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一至十二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廷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迄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燄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陷危，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滙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之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頹預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劃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情。而歷史文化之

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民國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 凡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本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別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九年（西曆一九二〇年）

一月

一日 徐世昌應段祺瑞之請，以大總統名義，頒令褒獎參戰出力人員徐樹錚等四十三人。

前月，段祺瑞以督辦邊防事務名義上呈大總統徐世昌，附列「參戰出力人員」名單，請予分別褒獎。徐據段呈，於是日頒令授王士珍勳一位，段芝貴以下軍職人員均獲晉陞或授勳，梁啟超亦獲頒「前敵匡時」匾額一方。原令如下：

「參戰一役，關係國家大計。建威上將軍段祺瑞決疑定策，用底於成，厥功甚偉，而內外羣僚，或識燭機先，力排羣議；或同心贊助，懋著勳勞；事定論功，宜加榮錫。茲據建威上將軍前督辦參戰事務段祺瑞呈稱，查明參戰勳績最著各員請特予獎勵等語。王士珍特授以勳一位；段芝貴、姜桂題著頒給九獅軍刀一柄；梁啟超著頒給前敵匡時匾額一方；曹錕授為虎威上將軍；張作霖、倪嗣沖、李純均授為陸軍上將；靳雲鵬、劉冠雄、張懷芝、王占元、趙倜、閻錫山均晉授以勳一位；陳樹藩、徐樹錚、傅良佐均晉授以勳二位；汪大燮特授以勳三位；李厚基、孟恩遠、蔣雁行、曹汝霖、陸宗輿均晉授以勳三位；田中玉、曲同豐、馬良、陳文運、張士鈺均晉授以勳四位；林長民、范源濂、張國淦、章宗祥、曾毓雋、張志潭、藍建樞、劉傳授均特授以勳四位；王家襄、羅開榜、衛興武、丁錦、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二

丁士源、蕭俊生、劉冠南、吳振南，均特授以勳五位。其餘任事出力各員，另令分別給獎。此令。」（註一）

此外，頒給張廣建，楊增新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熊希齡、孫寶琦一等文虎章；王寵惠、章士釗二等文虎章。（註二）酬庸之隆，一時稱盛。然參戰一舉，中國並未派遣軍隊，所謂「參戰出力人員」，實無寸功可言，徐世昌此舉，意在籠絡各派也。沈雲龍氏評曰：

「參戰一役，中國並未派一兵一卒赴歐，居然分和平勝利之果，已屬貪天功以爲己功。況大戰結束，事隔經年，猶復令頒此項榮典，謂爲『事定論功，宜加榮錫』，厚顏若斯，識者所嗤！且就上列獎敘人員而論，若王士珍、姜桂題、徐樹錚固始終對參戰不表贊同者；若曹錕、倪嗣冲、張作霖、王占元、孟恩遠之流，初嘗參預『督軍團』，藉反對參戰以鼓動政潮，經段祺瑞解釋，始改變其態度；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輩，舉國皆曰可殺，既以五四風潮罷職於前，今又畀以勳位於後，國事寧復有是非賞罰之標準？至若實際主持數萬華工赴歐參戰之梁士詒、葉恭綽等，應屬『同心贊助，懋著勳勞』之選，然爲安福系所不憚，反擯不與列，殊失公道之平。其尤堪注意者，世昌此番大學授勳，不分文武，無論南北，更不計朝野，除舊交通系外，舉皖系、直系、奉系、研究系、政學系、安福系、新交通系共治於一爐，甚至西南軍政府要角爲岑春煊智囊之章士釗，亦網羅在內，以示廓然大公，無分畛域。僅段祺瑞因上年九月十五日已授大勳位，榮典無可再加，且仍居邊防督辦地位，重權在握，視靳雲鵬爲屬僚，儼然太上政府。其所以呈請敘獎者，無非以馮國璋新逝，欲藉此消弭直、皖之對立，重行團結北洋系，而成爲唯一之領袖，而世昌則樂於利用此一機會，籠絡各派，取悅直、奉，便於操縱。徐、段既各本其私圖，恬不知羞，濫施名器，遂致勳位勳章，飛灑如雨，受之者自亦無足輕重，徒留民國史上中外譏笑之一頁而已。」（註三）

### 徐樹錚在庫倫舉行冊封外蒙活佛典禮。

徐樹錚自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冊封外蒙活佛專使身分，抵達庫倫後，即決定冊封大典於民國九年元旦舉行。並命令所有參加人員，「自二十九日起，先期齋戒三日，藉昭虔敬，以重禮而尊佛。」是日，徐氏率同文武官員，在儀仗隊導引下，自行館行抵佛宮，行冊封大典，盛況空前，稱爲蒙古數千

年以來之第一次盛舉，茲錄有關文件如後：（註四）

一、補登冊封外蒙翊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典禮清單，禮場詳圖，暨執事人員銜名清單。

（一）冊封典禮次序單：

- 一、禮庭正中懸國旗，大總統尊容。
- 二、參預典禮人員概著禮服。
- 三、佛汗預入休憩室恭候。
- 四、儀仗前導冊使率執事各官由行轅恭奉冊印至禮庭大門外肅候。
- 五、佛汗派官門外恭迓向冊印三鞠躬向冊使一鞠躬。
- 六、冊使如前儀奉冊印入門行屈正庭階下肅立東階。
- 七、佛汗降階奉迓。
- 八、冊使恭奉冊印升中階恭陳於禮案，就案東側西向立，執事各官隨立。
- 九、禮贊導佛汗詣禮案前北面立，向國旗暨大總統尊容各三鞠躬，禮畢少進。
- 十、冊使南面立，宣讀冊文，隨員西向立，以蒙語譯述，畢，仍退就案東側原位。
- 十一、冊使捧冊却教授，佛汗親受恭，陳於禮案後退就原位，向冊三鞠躬畢，轉面南向立。
- 十二、冊使向佛一鞠躬，佛汗答禮如儀，互遞哈達。
- 十三、禮成奏樂。
- 十四、冊使率在場文武各官向佛汗致賀。
- 十五、冊使率執事各官退佛汗派員恭送如初迓禮。
- 十六、歡宴誌慶。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冊封典禮佛汗封冊(二)  
日一月一年九國民

(二) 冊封典禮執事人員單

禮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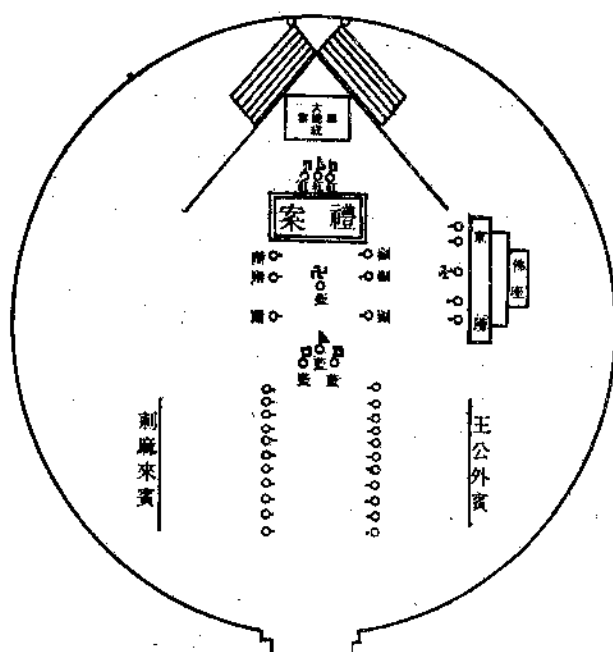
親王巴特瑪多爾濟

豫威將軍陳毅

商卓特巴喇嘛達什札布

貝子車林多爾濟

總指揮



記 附

黑色係佛汗降座恭迎之位置  
紅色係冊使讀冊授印之位置  
藍色係佛汗受冊使慶賀之位置

冊 佛 汗  
便 隨 員  
禮 贊  
贊 禮  
隨 員

四

褚其祥

副指揮

高在田

贊禮

王茲棟

鄂奇光

隨員

張鼎勛

楊志澄

周士傑

方擎

王蔭泰

張藻宸

多倫武

俞樹榮

張鶚翎

吳聊

孫宣

贊襄典禮照料來賓

朱是

車臣汗那旺那林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親王札木陽多爾濟

貝勒喇嘛羅布桑巴勒丹

堪布諾們汗羅卜桑海木楚克

親王綢楚克車林

親王那木蘇賴

朝爾吉古達木巴羅卜桑多爾濟

親王朝克巴達爾呼

親王銜郡王巴札爾巴呢

李 甯

郡王希爾寧達木丹

郡王大喇嘛綢楚克多爾濟

親王□魯蘇隆宗堪布倫

親王喇嘛達什鼎都布

親王車丹索諾木

親王多爾濟車林

親王色隆都吉勒

親王綢楚克拉布丹

大喇嘛貢布車林

副堪布多爾吉老本呼圖克圖蘇達那木達爾吉牙

統嘎拉格畢力格圖呼圖格圖綢蘇克

親王圖特丹





郡王高楚克丹巴

郡王那旺元丹

吳桂森

貝勒達木朝克旺濟勒

貝勒巴爾吉特希力

貝勒札木彥

胡吉爾堪布札拉甘查呼圖克圖丹丁巴吉爾

米爾根堪布呼圖克圖達木卜爾勒達希

朝爾吉胡畢勒甘古希頓杜布

朝爾吉垂音準

貝勒喇嘛羅布倉金巴

貝勒薩木巴勒吉密特

貝勒馬哈薩爾札布

貝子朝克圖瓦其爾

朝爾吉其爾普勒

朝爾吉丹丁

朝爾吉朝克圖占丹

統力克堪布乃丹

侯恨諾彥呼圖克圖札木湯丹畢占沁

貝子桃克呼圖

貝子桑吉札卜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貝子伊希瓦其爾

貝子沙克杜爾札布

貝子馬哈蘇爾札布

貝子尙君道布

貝子其閔道古蘇

楊福魁

貝子尼馬札布

貝子阿木爾

貝子巴勒吉尼馬

貝子鎚普勒

曲卓新

貝子貢卜札布

貝子元旦中聶

貝子羅卜桑占沁

貝子杜嘎爾素倫

貝子朝拉滿

貝子多爾濟古如札布

貝子蘇達那木旺圖特

鎮國公蘇特巴

鎮國公多爾吉巴勒

鎮國公必吉雅

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鎮國公巴達爾胡巴嘎圖爾

鎮國公賀林僧格

鎮國公那旺那木吉勒

鎮國公道告其

鎮國公貴倉

鎮國公哈斯瓦其爾

鎮國公察丹多爾濟

鎮國公達希

鎮國公阿巴爾末特

鎮國公巴彥其古勒甘

鎮國公察班素倫

鎮國公阿由希

鎮國公拉賴林布

鎮國公察杜卜素倫

公貢布素倫

公札木羊

公豆如道克圖呼

公車林旺道保多爾濟

陸世炎

公貢布

公嘎拉桑蘇達那木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公參達札布

公薩木帕勒那林

公希胡爾台

公薩格杜爾

公吉末特多爾濟

公貢卜札布

公巴吉爾格查

公巴圖保倫

公丁杜布

公圖卜新巴牙米

公清巴圖

公薩賴達爾

公賴倉

公貢保

公道克塔呼

公敏珠爾

公那孫道克圖呼

公達木丁

公額爾黑木巴牙爾

公巴勒嘎素倫

施雲卿

10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二、西北邊使擬發外蒙佈告

爲佈告事，照得本使奉

大總統明令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所有前此外蒙官府及都護使公署經辦政件

，已於本月五日分別移交本使接辦，業經佈告在案。地方事業與革萬端，有一時之善後，有百世之善後。一時之善後：若民情何以鎮撫，非常何以警備，如何約束軍伍，如何預防外患，本使仰賴 大總統政府邊防督辦指導於上，下得將士庶吏輔掖於旁，努力竭忠，或尙不難優爲；至百世之善後，則有非我蒙族民衆憬然自覺，毅然自勉，不足圖功者。茲就本使懷抱願望之策畫，括舉數條，以爲我蒙境父老子弟告：一曰昌明黃教，黃教自元明以來，卽爲我蒙民所崇奉，年代有遷，教宗無替，世尊妙法，深觀人心。我蒙川原阻遠，民皆散居，而數百年間，能自聚結，能自統屬，其吸合聯貫隱爲絡索，厥惟黃教之力爲最。故撫蒙境而談蒙治，志不在地方樂利則已，如志在蒙境樂利，而不能挈黃教以爲之綱，恐以僅僅數十萬衆崎零廣漠之區，彼此不相往來，苦樂無聞，不日卽於渙散離遏不止，更何樂利之可歆乎。 大總統鑒茲癰結，故撤治伊始，立舉冊封盛禮，授

佛嘉號，爲誕敷正教之倡。從此益加宣揚，宗風廣被，蒙族興隆，庶有以導。夫先路也，一曰增盛人口，地雖大非衆無與守，事雖繁非人無與辦，古今中外，理無殊致。我蒙地曠人稀，因之百業弗振，近歲丁口，尤日見減少，持有清康雍間戶口與元明之際相較，生齒已後不如前，更以今日民數與康雍間較，則尤覺遠不如昔，再不亟謀生聚，吾恐百年以往，我蒙族將有滅種之虞，不亦大可哀哉！夫天生蒙族，畀以泱莽大地。使爲謀生之所，當日武功震盛，亦曾陵轢歐亞，金元之史，罄竹難書，而降及我躬，不惟不能光繼前業，且令祖宗之祧，忽焉而斬，豈惟可哀，抑亦可畏！豈惟可畏，抑亦可恥！在秦之世，徐福以童男女五百浮海而東，蔚成強族，我蒙今尙撫有男婦數十萬衆，寧遽不能廣衍嗣育，日漸繁昌，是在我蒙民自圖之自爲之耳，天不限人之孳衍也。一曰流通商務。自黃帝御宇教民，日中爲市，以通有無，數千年踵事增華，萬邦血氣之倫，無不視爲重務。良以男耕女織，人恆其業，百工之所爲，不能備於一身，欲得日用之便，卽貿易之術不容或疏。情理之自然，亦事勢所必至也。我蒙素以游牧爲事，日用所須，尤賴商家通其氣脈，與其仰人鼻息，何如漸自習而行之，以免



厚利之外溢乎！一曰蕃殖牲牧：蒙境民衆，素不事家人生產，無耕耘貿易之業，伊古迄今，惟以游牧爲計，牧畜之盛衰，即我蒙衆禍福之所判，何容淡漠視之。本使北來之頃，沿途休憩，稍與民衆立談，因知近年牧況大見蕭條，各王公中數年前有馬萬餘者，今僅餘一二千，羣羊倒斃，一日夜或五六百，或七八百不等。牛駝則生產日少，病斃恒見。一方如此，他方諒無大差。此我蒙民切膚之痛，安能置而不顧？故蕃殖之方，誠宜亟起講求也。一曰倡導本業：何謂本業，即置備飲食衣服居所用具等類必須之物料，供之商人，實遷流通，以瞻民用，即商業之本原也。蒙境民衆食牛羊肉，衣羊裘，宿氈幕，牧畜即蒙民本業之一。然雜食米麥，實較純食肉脂爲宜。人身之發育需用植物爲助，天性然也。觀於蒙衆，本嗜牛羊乳，近則大嗜磚茶，可見一斑，蓋茶與米麥同屬植物也。又羊裘而外無不喜嗜布帛，若米也，麥也，茶也，布帛也，皆農民之本業也。又氈幕雖屬羊毛，而羊毛不能自結成氈，成氈後非斬木爲骨，亦不能自張成幕，幕中用爐、用板、用矮案、用短几，亦皆工業之所有事，非天地生成之狀，可知農工等業不容稍緩，亦終不能廢而不用，徒聽命於人，義何取乎！一曰啓發地利：人類利源莫不出自大地，我蒙地域廣大，寶藏富有，礦產林木，雄絕一世，而終古秘閉不加採擷，殊爲可惜。果能安守無事，原不必強有措施，但今世大同之局，各國偏地探求林礦，不憚險阻，求而遇之，則展轉經營，不遺餘力。或因之引致兵戈，毀人家國，繙稽外史，至可危懼。是雖欲長自闕惜，終恐有所不能。若早自爲計，及時啓發，不難以微貲博鉅利，以蒙產養蒙人爲策，孰善於此！失此不圖，不惟大利坐失於人，且將爲兵禍之媒，追悔而無及，必有不忍言者矣。一曰濬迪民智：我蒙民衆，天姿雄秀，本具特長，徒以隔絕內地，聞見蔽塞，加之識字讀書者不多概見，即讀書矣，而蒙文書籍爲數又屬無多，是以風氣不開，識解日錮，一遇稍不經見之事，輒自生疑，疑之不已，則多方猜度，愈覺疑團莫釋，猜之不已，畏心啓焉，畏心一啓，則將深閉固拒，或走避遠鄉，亦或結衆抵抗，枝節橫生，而萬事墮於冥冥中矣。推其原始，非我蒙民無智之過，有智而未加濬迪，遇事不能自決之過也。是以教養之事，極爲當務之急，不容愆以歲時矣。一曰推行仁治：我中國立國五千餘年，制治之美，莫備於周公，垂訓之明，莫詳於孔子。究其旨歸，一以仁治天下而已，政無遠近，事無小大，莫不本上天好生之德，制爲常經，以遂吾民之生。恐匹配之難，而產育不昌也，則制爲婚姻以正之

。恐子姓漸繁而同氣不睦也，則制爲家庭以親之。恐生齒日庶而統馭不捷也，則制爲君牧以臨之。恐飽食逸居而品德不立也，則制爲庠序以教之。恐禮防過嚴而心氣不和也，則制爲樂舞以愉之，恐梗頑難化而訓誘不率也，則制爲兵刑以威之，皆推己心之仁以及民。使民各發育其仁，順帝之則，沐浴大化，以遂此生也。其勸民遷善去惡之意，正與黃教無二。彼徒執婚姻匹偶之跡，疑與黃教不免抵觸者，特一孔之見耳。其實黃教規律，何嘗有禁人婚配之說，即今翊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巍然黃教之主，多賴昭敏淨覺額爾德尼車臣達木敦布爲之內助，始克由呼圖克圖進奉尊號爲博克多，又加封翊善輔化嘉號，額爾德尼車臣亦加封昭敏淨覺嘉號，足爲婚配，無害於教宗，且可昌明而光大之之證。吾敢斷言，周孔之治愈盛，黃教愈昌，周孔之治不行，黃教將日淪於漸滅而無所附麗，不可不預爲之所也。綜上數端，當務之急，皆其犖犖大者，非一語所得盡，亦非空言所能辦，要在循聖人施政之序，庶矣而後富之，富矣而後教之，思之以敬，行之以誠，持之以恒，未可責功於旦夕也。本使願力雖宏，材本微薄，軍書旁午，慮尤未周，博稽衆長，或可收效用，特掬誠於我父老子弟之前，凡有所見，無論僧侶軍民紳商吏士何色人等，望即具說上陳，備加甄采。我蒙百世樂利，繫於今日者至大且切。我父老子弟其共起圖之。此佈。

### 三、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善後事宜徐樹錚呈 大總統呈報接管外蒙各官署及都護公署裁併情形請鑒核備案文

爲接管外蒙各官署經辦政件，呈報鑒核，請飭院備案事。竊樹錚前奉 明令，外蒙現已撤治，原設之都護使署著即歸併籌邊使公署，並責成樹錚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此次奉命來庫，冊封佛汗，本擬將都護使署經辦各事，先行就便接管，至蒙官府各署，以蒙情初附，尙應徐行策畫，惟到庫以來，迭據該官府執政王公要請，從速接收，乃悉各署久已豫備交替，自執政以至庶僚，形同解體，政務紛繁，勢難中輟，因商定於一月四日始分別接收，當由前蒙官府總理巴特瑪多爾濟會同各署總次長，將各署印信卷宗等件，呈交前來，遂經分派員司逐一點收接辦。查外蒙官府設有內務、外交、陸軍、財政、司法五部。內務部掌管封襲驛台會盟典禮卡倫差馬地畝等事，其所屬地方官署於恰克圖、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烏梁海等處均派有大官，並於庫倫設有警察廳，於豐寧鎮即東營子設有管理商民事務司，已分別派員斟酌情形，逐漸接辦，其大官廳長等，一律飭暫照

舊供職。事務司已改爲警察署，直隸警廳。外交部掌管華俄蒙交涉、條約、礦務、教育、電政等事，現正摘取最要文件，從事彙譯。庫倫中小學校各一處，以經費支絀，業經停辦。電政局兼管電報、電話，各局現經裁併而改庫倫電局爲電報總局，叨林烏得莽哈恰克圖均爲分局，電話局則暫由公署直轄。陸軍部掌管軍隊蒙官府豫已遣散，所遺防邊戍卒、佛汗衛兵，現亦爲籌改編，至其軍械等件，多舊窳不堪應用，並已接收，另爲儲存。財政部掌管收支各款，收款以庫倫東西兩稅局，及木捐局爲大宗，每年合計約在七十九萬兩之間，現均飭原有員司暫仍供職，另加委一二員，略爲監察，移交之款，現銀五兩有奇，俄鈔九萬餘盧布，欠前大清銀行銀三十餘萬兩，中國銀行洋五萬四千餘元，俄國銀行三百八十餘萬盧布，此項俄債曾由各旗報効金資冀即償還，而俄人以鈔價低落，拒而不收，乃設生息局本利共計在五百萬盧布左右，經財政部移用三百餘萬，其餘仍放債生息，現飭詳查以期歸束。司法部掌管案件未結者，計一百九十二起，囚犯二十名，因暫設承審局經營，並趕爲清理積案。此樹錚接收外蒙官府大概情形也。至庫倫都護使署經管政件，並准前都護使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將所有案卷暨庫倫辦事大員印信小印，連同秘書長小印，一併移送前來，當經一點收，並將該署陸軍、司法副官各處，及衛隊營併歸本署。其監犯七十八名未結，華俄蒙各案件計二百六十七起，併歸承審局接辦。原有員司除隨同陳將軍回京，及久居塞外切思歸里各員司外，一概留用，接管各事，亦均大致就緒。所有辦理接收外蒙各官署及都護公署裁併情形，理合備文呈報鑒核。並請飭院備案施行謹呈。

附錄：

一、李毓澍：徐樹錚之籌邊與外蒙撤治（註五）

徐樹錚之西北籌邊計劃，係八年四月初所提出，初意不過藉此爲參戰軍開一出路，假邊防之名，以避免國際之詰責及國人之詬病。在六月以前，其計劃仍在停頓中，參戰軍既不欲移戍塞上，而徐氏本人亦不願遠離政治之中心，專心於籌邊工作。

迨至八年五月四日，學潮掀起，皖系爲國人所指責，一時全國輿論沸騰。西北籌邊使始於六月十三日正式明令

發布，參戰軍在不得已之情勢下，始移一部份爲邊防之用，聊以杜塞國人之口。於是參戰軍改名爲邊防軍，督辦參戰處改爲督辦邊防處，此即段系所用欺騙國人耳目之手法。

其後撤治醞釀已有成功之可能，時徐氏派往外蒙之軍隊，尚不過一團，遂以巡邊布署防務爲名，前往庫倫。其實乃欲攘撤治以爲己功，爲皖系重興之計。

#### 一、參戰軍之出路

段系與日本勾結，在參戰議論初起之時，即已開始。其時日本在東亞獨佔優勢，英法諸協約國既隱忍緘默，先後有五國諒解之換文，最後美日亦有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因地理關係，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此即日本自民六以後，力謀以參戰爲名，借款爲餌，誘惑段氏，思一舉而掌握中國軍事經濟等權之國際背景。

皖系非不知日本之野心，惟自黎元洪繼任總統後，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迷於武力統一中國之夢，非得日本之助，無法解決財政上之困難。協約國既有希望中國參戰之意，段系遂擬假參戰之名，大舉借債。

六年八月十四日中國正式對德宣戰，所謂西原借款陸續成立，計自六年八月至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段系與日本寺內閣先後借款總額，已公布者已達二億圓左右。此項鉅款除一小部份用於川湘戰爭外，最大部份均用於編練參戰軍，及製造安福系國會。

參戰軍計有三師四混成旅，復以中日共同防敵爲名，由日本供給軍官、武器。用以消除異己，雖同屬北洋派之直系，亦在敵視之列。

七年八月，安福系國會開幕，由徐樹錚幕後操縱，皖系一手掌握參戰軍，一手控制新國會。

七年九月新國會選徐世昌爲總統，十月十日就任，代理總統馮國璋卸任。段祺瑞雖亦辭去國務總理之職，但仍留參戰督辦名義，繼續擴充其參戰軍，支配北京政局。

徐世昌就職後，一時國內和平空氣彌漫，國際情勢亦大異往時，繼而英法各國，皆指責參戰軍徒事內爭，適日本首相寺內去職，由原敬組閣，歐戰告終，亦不得不稍變其積極援段政策。

十一月十六日徐世昌發布停戰令。二十三日廣州政府繼之，雙方在國內外之督促下，各派代表前往上海會議。



北方總代表爲朱啓鈴，南方爲唐紹儀，八年二月二十日起。正式在上海開和平會議。

參戰軍爲南北爭執之主要問題。參戰借款在段氏將辭國務總理時，方正式簽約（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段氏去職後仍以參戰督辦名義，利用該項借款，擴充兵力。南方代表則以歐戰已告結束，參戰之目的消滅，應即廢止軍事協定，取消參戰軍，停支參戰借款。段系置諸不理，反在會議之前夕，由督辦參戰處之參謀長徐樹錚，與日本陸軍代表乙東彥訂立延長軍事協定之條款，八年二月五日正式簽字。依據該條款將中日共同防敵協定中關於戰爭狀態終了之時期，解釋爲巴黎和平條約經中日兩國批准爲止。

三月二十九日外交部提出西北出兵說帖、擬對西伯利亞、呼倫及外蒙三處派遣軍隊，督辦參戰處表面上亦示贊同，意在緩和中外對該軍之指責。此可於下引四月五日外交部致巴黎陸徵祥電中見之：

「自南北議和停頓後，英法美各使，屢以參戰軍暨參戰借款，有碍南北和平爲言。雖經政府明白解釋，告以此項軍隊絕無對內作用，各使仍未釋然。近俄亂日熾，蒙邊情形益爲緊急，政府擬由該軍抽調分赴西比利亞外蒙呼倫等處駐紮。日前英使來部面詢有無違背中俄協約，經告以此舉係爲防止俄黨竄入，中政府認爲對於協商應盡之義務。現在俄國境內尙有多數各國兵隊駐紮，外蒙爲中國領土，爲自衛計，亦不能漠視。至中俄協約一層，現俄國分裂，新政府成立無期，從前協約暫時當然停止效力，英使亦無異議。現政府正在籌議出兵經費，巴黎方面如有致疑之處，請相機解釋。」

四月十七日徐樹錚爲謀參戰軍之出路，遂提出西北籌邊辦法，連同田中玉之條陳，一併由府院簽注，提交國務會議。五月以後，參戰軍益不見容於國人，六月十日國務院始將所謂西北籌邊辦法大綱議決照辦。十三日特任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十九日復規定出兵外蒙事宜統由西北籌邊使主持，以專責成。易言之即不容各部過問。二十四日又令徐氏兼任西北邊防總司令，所有參戰軍一律改爲邊防軍。七月十八日公布西北籌邊使官制。二十四日改參戰事務處爲邊防事務處，仍由段祺瑞任督辦。而其真正目的，不外假邊防之名，保全參戰軍之實，用以對內。是以全軍三師四旅之衆，真正派赴外蒙者，僅褚其祥所轄第三混成旅之第七團一團而已。（參戰軍計編練三師，師長曲同豐駐北苑，馬良駐濟南，陳文運駐保定，又四混成旅旅長宋子揚駐廊房，宋邦翰及張鼎勛駐洛陽，僅第三旅褚其祥駐



宣化。)

## 二、徐樹錚之西北籌邊辦法大綱

八年四月十七日徐樹錚提出之西北籌邊辦法大綱，爲北京政府對蒙政策之一大轉變，試與是年一月五日外交部爲增訂條件致陳毅電相對照，極爲顯然。全文節錄如次：

「謹略者：日前籌及西北邊事，奉飭擬具辦法大綱，陳候核奪。

查西北一帶，東自車臣汗，西至阿爾泰，北自俄界，南抵察綏，綿亘千餘萬方里，地面遼闊，悉屬蒙旗游牧之區，居民稀少，諸業未興。且地主之名與權，屬國屬人，亦未分明制定，故在任事之人，非堅抱開闢之志，忍艱耐勞，剛柔互用，難期有濟。在政府爲事擇人，亦非委以專責，假以便宜，終必勞而無獲。況值國帑耗虛，一切資力舉待平空籌集，稍緩須臾，又慮爲鷹虎所吞噬。此謀國者所由蚤夜惕息，攘袂急起者也。惟同此五味，而烹調之法，人異其術。樹錚所言之辦法有當與否，不敢必人以共計，而默爲審察，固覺此事不辦則已，辦則所舉者，皆不容不視爲要圖矣。

一、名義須先令頒也。事權限於名義，名正然後言順，名正言順事乃得成。此項名義不可太虛，太虛則無從假手；亦不可太實，太實反招窒碍。似宜明令特派西北籌邊使，庶幾虛實兼賅，進退可以自如，而不嬰內外之忌嫉。如再以明令普告謂現擬裁兵，預籌安頓，故特委專員布置墾務，則軍民心安，遐邇信仰，尤稱妥洽。

一、權限須即制定也。凡事權限不清，最難收效。名義定後，似應擬定官制，申明系統體制，及與境內之鄰護，都統，佐理，接境之督軍省長等如何聯接，咨交國會議決公布，庶有條理可尋，且預杜臨事之牽掣。

一、鐵路最爲急務也。事業之難易，文化之通塞，商務之益衰，兵備之厚薄，無一不恃交通爲脈絡。西北荒漠無垠，人多游牧，因之交通絲毫不關。然其地極目平曠，無高山大河之限，間阻沙漠，繞避甚易，修築鐵路，殊非艱事。計自張家口直抵滿洲里，約千五百里。自歸綏經賽爾烏蘇，過庫倫，直抵恰克圖，約二千餘里。賽爾烏蘇過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再折而出阿爾泰，以入迪化，直抵綏定，共約五千三、四百里。烏里雅蘇臺入唐努烏梁海千餘里，均屬不可少之幹路，誠宜亟力籌築，以便推行他業。財力足則同時併舉，不足則次第

興修。計日程功，不難籌勞以待。一俟俄亂告平，再商由恰克圖北修，與俄路相接，更爲有裨商務。

一、汽車可先通行也。鐵路綿延萬餘里，非歲月間所可成事，應先籌設汽車公司。按照預定鐵路脈絡，分投往返，再佐以遞站馬車及駝馱等，緩急相輔，周轉商貨，庶幾商務靈活，商業自盛，而稅收亦必日有起色。

一、墾牧可即布署也。西北地曠人稀，天候嚴寒，且前清禁例重重，是以民不樂往。今宜力振墾牧各業，沿鐵路兩旁，漸次墾闢，蕃殖牛羊諸畜，馬匹尤屬重要。易草萊爲沃壤，洵指顧可期之事。蓋西北各地，雖間遇沙漠，而草原極廣，甚宜耕牧，縱河濱有不甚貫通之嫌，而茂草蕃殖，足證地面以下水泉不深，鑿井引溝汲灌，亦易措手。

一、礦產可即採掘也。西北礦藏，號稱饒富，阿爾泰唐努烏梁海庫蘇古爾泊附近及喀喇沁鄂爾多斯各部，有金銀銅鐵鉛各種，質美量闊，外人垂涎已久，他如煤炭碱石等，數亦不尠，且率浮出地表，開採並不費工。

一、商貨可資流通也。西北物產不如內地繁衍，然動植各物運至內地銷售者，頗屬大宗。而內地之貨運售者，亦極不少。交通一便，貿易當易旺盛。

一、兵備宜有佈置也。近日蒙旗不靖之風傳，未必盡屬情實，而軍人政客遂多挾策干時，請速與師鎮勦。竊謂無名之兵，非計之得。蒙人多猜而好小利，易結納。與其突增多兵，俾相驚懼，或至生心自衛，勾結外援，反滋紛擾。實不如蚤日興辦工商墾礦各業，俾知親附。各業稍具規模，即行陸續增隊，藉資保護，不惟節省兵費，政府財力得紓，實屬馭邊正道，邊心益安，斯邊防賴以永固。

一、教化宜急布行也。有清以來，蒙部內屬，迄今約三百年，率以愚蒙爲策，實大背人情天理之正。此後欲蒙邊日見親洽，即非力整教化，勸諭興學，不易爲功。惟蒙性頑魯，驟迫以漢文漢語，殆無不掩耳却走者。似宜先以漢人學蒙文習蒙語入手。無論官民商吏，同事練習。成效稍著，情交日親，彼中漸知蒙文蒙語之不愜於用，自將有有心者起學漢文漢語。屆時因勢利導，則不待強求，自易膺迪。

一、禮俗宜漸移易也。前此蒙漢之隔閡，固由交通不便所限，而禮俗不通，實又爲交通不繁之大原，而孕百病之根。加以前清禁例，不准漢人携眷漠北，不准漢蒙通婚。於是相阻益遠，共此一國，而儼成絕俗。爲今

之計，似宜明令撤去一切禁例，准其携眷通婚，即令驟難暢達，而官吏員役以及墾耕商礦諸人，均得携眷而往。寄居日久，家室多往來之情，婚姻不待勸而合，久之則禮俗同歸一致，畛域庶可盡泯。

以上諸事無一非當務之急，而舉辦之先，又無一不待鉅額之款。果能切實舉辦，預計三四年自可有贏之利，十年以後，則更無窮。惟目前母金，何自而出，謹請借箸籌之。

一曰發公債資信證，一曰設銀行、行鈔票。二者相似爲用，缺一不可。公債之額應視最先築之一路所需若干以爲衡，各路庶先庶後，儘可由我自便。惟由綏至恰，宜提前趕辦，以其有外約牽制，不早扼定，必起爭端。此路一定，別路更無他慮也。

此路共計二千餘里，每里需兩萬餘元，以公債票面計之，約須發行五千萬元，方能敷用。可名之曰邊業內國公債，指定用途，即以邊業保證。現雖艱於銷售，然正不必急售，祇藉此明示興辦各業，信委專員之確據，姑以暫押二三百萬金可矣。（又九月八日徐氏致陳毅電亦有：「鐵路需款現正籌集自辦，總以不借外款爲歸，籌集情形容俟隨時商聞，祈先向蒙官府密告。」）

另設一邊業銀行，准其發行鈔票，招集商股，可得三四百萬元，合之債票所押，至少六百萬元易集也。六百萬元之實資，發行鈔票千一二百萬元，流通必易。恃此鈔票再益以隨時聯絡之小股，則汽車馬車各公司及墾牧採礦各業，不數月均可蔚然而起。

及時着手路工，信譽必益昭著，路工一開，即可收回債票，切實發售，是步步爲營之策，穩而無失。政府但選一沉幹有爲之人，畀以名義，假以事權，證以信託，儘可聽其自然待時而獲矣。（但當時皖系已失信於國人，如十月三十日甘肅省議會之通電即謂：「徐樹錚向美國資本家借款四百萬元以作邊業銀行創辦費，並用籌邊使名義與井口訂有軍事密約。」）

### 三、徐樹錚對外蒙之軍事部署

八年六月以後，邊防軍之一部開始調赴外蒙，由徐樹錚指揮，不受參陸處節制。此可於七月三十日英使與陳籙之談話知之：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二〇

「西北籌邊之計劃，爲外蒙王公因俄過激派擾境之虞，遂向中央請兵防患。中央無兵，而徐樹錚君有兵，且亦有餉，堪任豪役，中央遂任徐爲之。」

徐氏對於外蒙之部署，一切以實力爲先。在九月間得悉鄂木斯克政府有將俄在外蒙路權讓渡與日本消息時，陳毅據外蒙官府抄出俄蒙鐵路密約報京，徐氏覆電中有云：

「歌（電）敬悉。我以趕佈實力爲第一要義。車林所抄共載四年俄蒙密約，係彼私訂。此時俄力不振，在我似不宜故揚其約，俾世公知。我之實力一到，諸紛均解矣。」

十月初，烏科告急，謝米諾夫軍隊又有赴恰消息，陳毅再電請速撥隊前往。徐氏於覆陳錄函中，復強調「對蒙事外交之關鍵，全繫於實力部署」：

「第外交關鍵，端在實力。此時在我似應以一力布置實力爲要。實力既充，餘事均不難就範。」

第一批到達庫倫之西北邊防軍，爲八年七月八日李如璋所率領賈連之五十人，尋增至百人。其後因探知鄂木斯克政府有派馬隊一營赴烏梁海消息，陳毅先後於七月十二日、十七日告急，並懇催西北軍第三旅全數出發。據陳氏十七日電：

「現我軍到庫，不過百名，請催後隊趕程速進。現汽車因籌備不完，諸多阻礙，請一面趕雇邊駝，將全旅分批出發，免誤事機。」

八月俄激黨三千人進入烏梁海、南竄堪虞，陳毅再以西路空虛，電促增兵。九月，科布多告急，陳毅再電請續派軍隊（時西北軍第七團已在途）迅予赴援（九月十一日電），歷經國務院，外交部，參陸辦公處之函商催詢，九月二十三日邊防處覆函云：

「查此案前准陳使來電（科城告急之蒸電）業函西北籌邊使迅爲核辦去後。茲准復稱「敝屬軍隊均可抽調，惟軍費難籌，實爲大梗。現正晝夜設法，期赴事機。」

當各部審議外蒙撤治善後條例時，陸軍部計劃派往外蒙之軍隊，爲一師及機關槍四連，預計除新餉外，所需加支各款及置備出發所需蒙古包、駝馬運費及禦寒服裝等之特別費，共爲九十萬元。有「爲數尚非甚鉅，財政部亦允

照籌」之語。徐氏計劃出動之兵力，僅爲第三旅一旅，所需經費當不能超出此數，是經費問題，並不難解決。

徐氏所派之軍隊，究於何時開拔進蒙？爲數若干？據九月三日徐氏覆陳毅催兵赴援之電，有「敝部尅日啓程，決無延誤」之語。此時第三旅第七團已出發赴庫，徐氏此語，當指續派之第八團而言，但事實上該團並未進入外蒙。又據九月七日褚其祥旅長致徐氏電：

「頃接庫倫劉團佐（紹祖）電稱，七團（周圍）一營（李營）於魚（六日）日完全到庫等語」。

再參證八月二十六日陳毅之電，有「現西北軍第三旅，已有一團（第七團）在途，請飭催二、三團（第八團、第九團）趕緊續發。」又九月二十六日電，有「現三旅第七團已陸續到庫，應請催第八團續發」。翌日得知謝米諾夫軍隊將來恰克圖，再電請援，復有「應迅飭第八團來庫，以厚兵力，計有兩團兵力，定足制彼。」延至十月二十二日徐氏即將出巡庫倫之時，陳毅以俄激黨竄入烏梁海續請增援，仍有「海地盼援，迭經電陳，近日情形尤爲急迫，務懇籌邊使迅催第八團來庫，以便分撥往援。」

由此可知，在外蒙撤治以前，徐樹錚之邊防軍，實際派往外蒙者，僅第三旅所轄之第七團及賈連一連而已。餘雖早已調赴察綏近邊，（駐防宣化附近）但其開赴庫倫，則在撤治發動之後。

#### 四、徐樹錚對善後條例之批評

徐氏於十月二十三日由北京首途赴庫，行前國務院曾於二十日致電陳毅，說明「徐籌邊使日內赴庫，撫視所部軍隊，對蒙方面並無直接任務，蒙事仍由都護使完全負責。」

二十四日徐氏過張家口，得悉墨爾根堪布等喇嘛進京消息，即派參事長張藻宸伴同入京，其有意過問外蒙撤治極爲顯明，初不因國務院有「劃清權限」之電而有所顧忌。

二十九日徐氏抵庫倫，尋即電烏里雅蘇臺佐理員恩華及恰克圖佐理員李垣赴庫，以備諮詢。十一月一日致電北京痛斥善後條例：

「陳使所擬外蒙撤消自治善後條例，中有不妥之處，擬俟恩副使不日到庫會同熟商，昨經陳明在案。茲先將管見所及，及連日採訪蒙人言論，陳請鑒核。」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查原件共六十三條，其紕類之大而顯著者，約有數端：

蒙自清初內附二三十年，中朝專以愚蒙爲策，以致人智不開，地利不興，一遇外強鼓煽，立樹異幟。是以治蒙要義，非今日臻富庶漸啓文化，決不足策久遠。雖行之過驟，恐滋猜貳，而漸進徐圖，究不可忘厥大旨。原件似未嘗注目及此，是曰昧啓化之義，不可一也。

蒙在元金之際，雄武甲歐亞，而一蹶不振，極於今日，病在宗教限嚴，人口不昌。又土地屬人私有，不能以政規法令，使民服習逐漸昌盛其事業，利棄於地，日即窮困，所謂窖金而食脫粟，政府亦無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導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漸有興革。縱不宜強拂舊習，要必預留相機因應地步。此項條例乃舉其歷來錮疾，更從而護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於中國領土名義之下，因勢利導，權宜措施。既撤之後，反無術可進以文明，是曰堅固蔽之障，不可二也。

所實乎撤消自治者，非貴乎其名也，貴乎政府獲設治之實耳。今則政權統於中央，不過首條中籠統語，而餘數十，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慮深言之蒙人不應，故姑從其請以誘之，然後施以強力，以期得志。抑知國家行大政，胡可詐騙從事？又豈有詐騙而能久者？是曰乖輕重之宜，不可三也。

撤消自治以後，關稅如何改訂？財政如何整理？農商礦業如何振興？一未計及。但言王公札薩克喇嘛歲俸唭經等費，率由政府支給。樹錚誠愚，不知從何處支給。若曰取之於蒙，則蒙民既須供應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權仍在，自必照舊供應。以蒙民之困苦，寧忍更令增此輸納乎？若曰取之帑儲，則今日帑儲之窮，自顧且不暇，何暇顧蒙？恐今日制定條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仍他向矣。且帑儲即有餘力，亦無輦金而購漏卮之理。是曰戾財政之情，不可四也。

中俄蒙協約爲中俄所互定，列邦共聞共見，非蒙所能獨保，亦即非蒙所能獨廢。我欲廢此，當向俄交涉。如謂俄無政府，我姑與蒙訂明廢約，以占先着。試思他日俄有政府，能以今之條例杜其詰議乎？俄不詰議而坦然自謂仍存，我能以此條例阻其入蒙乎？乘俄無力，我本我領土之權，着實佈置，俄實無從撓我。若不暇他顧，訂之條例之中，侈然以爲折衝奏效。竊恐後議繁興，公約理屈，騰列邦之笑，仍與事無毫裨益，是曰背國約



之綱，不可五也。

且訂定條例之主旨，期能廢除俄約耳。而辦事官署之設，乃概繫之於依據俄約而設之辦事佐理等員，寧不更爲俄約增一證例乎？是曰貽矛盾之謂，不可六也。

連日庫中議論，皆言此項條例，出自三數王公之意，喇嘛固不贊同，即王公亦多未趨一致。且活佛強制之力尚在，縱全數王公追請，而活佛不應，終無如何。故喇嘛一流人物，未可過於荒拋。竊謂蒙古人智不開，而能自團結者，厥惟宗教是賴，即王公之於蒙衆，亦非藉宗教之力，不能行其權。離宗教而封取王公，未見可得一當。故爲政府計，應兼收並蓄，持其平以操縱於上，餌以利祿，崇以榮觀，無不甘就範圍者。若偏重王公，漫出微倖之計，漠置喇嘛，聽作不平之鳴，則遠之種他日傾覆之根，近之授強鄰籠絡之隙，是曰失遠大之見，不可七也。

夫藩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開地力，潛發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於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驚虛名，而不審其於事有礙，非謀國之至者也。樹錚爲料理軍事而來，本不願妄有瀆議。惟邊防所寄，亦不應有懈職責，專志一意，惟以國家疆域蒙民利樂爲念。謹用略陳所懷，上煩聰聽，如有百分一稍可採納，擬請飭下陳都護使及各副使另擬簡略括條文。不必毛舉細故，致近瑣碎，亦不必牽涉邦交，或滋他累。

其條文大意，在樹錚愚見，以爲政財大權，由政府斟酌情形選員督理，遇事與王公札薩克商酌妥洽，然後施行。宗教榮典，政府一意優崇，有加無已。王公喇嘛歲俸以及地方經費，由政府從優核給。所有封冊榮典，一概照舊。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護，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數條足矣。蓋文字愈繁，罅漏愈多，各種意見，愈易叢雜。將來阻梗愈無限量，不如統括言之，蒙心尚可獲安，而無阻於啓化之計也。」

徐氏指陳之七不可，當時靳雲鵬即謂其「自相矛盾」。試與善後條例對照，其說亦不攻自破。且六十三條中關於設官（用人），駐兵（軍隊）各款，中蒙間意見尚未一致。今徐氏反謂應「統括數條蒙心尚可獲安」，亦與事實不合。

##### 五、徐樹錚對院部及陳毅之態度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二四

十一月一日徐樹錚電陳善後條例到京後，四日國務會議議決，外蒙取消自治案仍交陳毅專辦，當日陳錄即親帥電稿，電知陳毅：

「昨徐又（又錚）使來電，對於取消自治，力陳七不可，且云俟調集恩副使到庫，會議再決等語。原電本日提出閣議，靳總理甚不以為然。且宣言此事既經迭次閣議決定，斷無反汗，損失威信，徐電自相矛盾。至徐調集各副使會議，只可在邊防範圍以內。至取消自治案，政府交陳都護專辦，不必他人越俎。縱使辦理後又何不便，再行取消，亦無損失等語。現約稿草案，日內由院備齊，即交黃成瑛帶庫。」

陳錄對於蒙事，「向主不用武人」，（洪楨函語），是以全力支持陳毅，以免徐氏操切從事。但事實上陳錄實無如之何。

十一月六日，徐樹錚晉見哲布尊丹巴，七日會晤陳毅。此時陳毅已迭電請示北京，善後條例是否先交徐使閱看，迄未奉覆。但以徐氏已晉見活佛，恐其受喇嘛左右，橫生枝節，遂將經過詳情告知，並將善後條例交予閱看。徐氏尚謂：「如與籌邊使辦事無妨碍，自無他說。」（陳氏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六、七日各電）

十一日徐氏偕旅長褚其祥，參議楊志澄，及被召來庫之恩華李垣，同往陳毅住所，重議善後條例。宣布原則四點：一、治蒙之策，應以啓化爲主，二、撤治後政權應收歸政府，不能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實。三、王公喇嘛不可崎輕畸重。四、西北籌邊使爲外蒙既定之長官，其官制中之職權，不能攙越。

本此四項原則，將陳毅原訂善後條例六十三條，分別駁議，並謂重訂條件，應以概括籠統爲宜。會談時情勢極爲緊張，陳毅迫於形勢，遂聲稱條例儘可修改，不足者可補添，與邊使官制相犯者即去之，但求無大碍者，能保留原文，俾安蒙心。恩李兩人亦未作表示，議遂定。（徐氏十一月十一日電）

徐氏不僅在庫對陳毅如此，即對於院部亦自恃甚堅，此可於其十一月十日電中見之：

「頃陳使面約，明晚到署商酌蒙事條文，屆時當約集李恩兩副使，並率褚旅長其祥，楊參議志澄同往商，庶免一二人偏見難洽。如慮人多洩密，樹錚可以軍法處之。」

查陳使原擬條例定稿之初，樹錚即有所聞，渠遣秘長黃某到京，亦即知之，因未來見告，故亦不過問。乃

黃（原電似漏「抵京」二字）六七日後，陳使忽電樹錚，謂黃有秘要赴京，到時祈面晤。詎黃晤時，躊躇其狀，閃爍其神，吞吐其詞。詢其有何秘要，則云無他事，因請假赴奉，故都護囑便道一催隊伍耳，樹錚更笑而遣之。

樹錚啓行前一日，謁大總統叩辭，奉詢及撤治條例事，飭取閱研考。歸向院秘書廳借得外交部簽注原件，即携之北行。途次，日夕審核，頗悉利弊所在。意到庫陳使必以見商，故早作預備。

又來時本望以籌邊事業，問諸陳都護及各副使，公共籌計。明年開春，即可興辦。一備國家另設官額，一使外約之官（原電此句，意不明顯，疑有脫誤），潛移默化漸致爲民治之區。於行時亦經陳明大總統鑒核，奉諭「甚好，問陳爲助，自是善策」。

故停車之夕，即取治蒙條議密案，傾誠相示，而渠始終意殊不屬。略與談及撤治事，其閃爍吞吐，亦與黃同。樹錚不便再言，是以電陳意見。擬俟李恩兩副使到後，公共商酌。

嗣知陳使接政府中人秘授意旨，囑其不須以條文相示，意在勾結一二蒙員，自行分投辦理。

查樹錚自到庫之日起，一言一動，每日必電陳政府鑒核。事有所見所聞，或所意揣，無不分析明白。自問無負於政府，無負於道義，樹錚在外之將，權宜甚大，豈好爲馴謹哉！祇以歷年來國家威信，不出都門，天下蔑視者多，故欲率爲矩式，納人以軌物耳。

今再敬陳管見，祈賜察照。東電（十一月一日）陳請核示之原議七不可，及條文大意，即奉鈞院公電，大總統諭許爲卓識遠謀，明晨公議時，自當抱定此旨，和衷商治。又條文中有與籌邊使官制攙越者，概予削去，然後責成陳使妥辦。如不能辦，則請責成樹錚妥辦，辦妥後仍移交陳使坐承其功。樹錚亦本邊使職權，力自圖之。樹錚祇重國事，決不以榮枯毀譽介意。

總之，西北籌邊使爲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即其職權，爲國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變更，速發亦屬無效。樹錚承命守職，一日不離職，一日即暫死守更職之義，無論外交，無論蒙情，無論土地，均應負其全責。明日卸職，即可幅巾騎驢，逍遙湖上。今日未去職，即絲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壞法律。民國以法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二六

律爲保障，破壞法律即是破壞民國，即天下之公敵，雖有周親，亦必讐之。樹錚忝爲國將，與國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國家，皆天職中所有之事，又不僅邊使官制而已也。」

十一月十九日徐氏再電請劃清邊使與都護使之權限，以邊使官制爲法律，係地方行政長官。護使官制爲命令，係外交官員微帶領事性質。並謂「不論將來都護使是否裁撤，凡護使官制以外事件或制內事件而涉及邊使職權者，非切實商承邊使不得逕辦」，此時國務院外交部亦惟有仰承徐氏之意旨。

此時徐使對陳毅之態度，據陳氏自稱：「對於條文過事挑剔，不諒辦事苦衷」，此後陳毅本人直至都護使署裁撤，被派隊護送離庫之前，事實上殆已無自由。

#### 六、巴特瑪被迫呈請撤治

外蒙撤治波折之起，由於喇嘛之反對，而主使者即外蒙官府總理兼內務長巴特瑪。徐氏抵庫之初，喇嘛密與徐氏聯繫，思藉以對抗陳毅。徐氏明知外蒙王公附和陳毅，亦有意利用喇嘛，而尤屬意於巴特瑪。謂「其人（指巴特瑪）頗具邱壘，亦頗諳外邦情勢，撤治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外交部十一月十五日收徐氏元電》十一月十一日徐氏與陳毅會商善後條文後，另簡括擬定八條。惟磋商條文，勢不免曠日持久。適自陳毅處得知外蒙王公等已遞有請願取消自治印文，即於十一月十四日電請北京，可據此逕以明令撤治：

「頃陳使言，蒙員等呈請撤治，王公及部長均蓋有印信云云。樹錚愚見，謂政府可據此逕以明令先行撤消自治，其餘辦法，另行商定，國家獲利更便。所謂快刀亂麻，似較先商條例，諸多牽掣者，直捷痛快。樹錚暫留庫鎮懾，一切敢保毫無意外。」

當晚，徐氏率軍官等至巴特瑪寓所，出示其新擬條件八款，迫令巴特瑪簽字承認。否則先由哲佛具呈請求撤治，條件另待商定。蒙方堅持不允，未獲結果。翌日徐氏覆電報告：

「寒日（十四日）到巴特瑪寓所議商條件，因仍爲去喇嘛權利，樹錚堅持欲定條例，非簡略不可。詳細辦法可另定辦事章程。或不定條例，但由佛率衆具請撤治，一切辦法統待另商，或派人隨樹錚入京詳定。渠狡展良久，逼之去謁佛……。樹錚旋又嚴詞告誡謂：「禍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寬限一日，夜晚定須解決，否

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

十七日陳毅亦將詳細經過情形，電陳如下：

「寒夜，徐使私訂條件八條，帶同軍官至巴特瑪處，迫令簽字。喇嘛大悔，黃黑遂聯合一氣，抵死不認。謂已商定六十三條，由陳使寄呈政府，此為不動根據。徐使謂陳使寄中央條件，未經我承認，不能了結，非照改訂八條簽字不可。蒙堅持須以政府核定者為主，是夕無結果，徐要求十五日晚再決。次晨蒙署全體大會，懇大員援助，當屬恩李兩副使婉勸徐使，萬勿燥切。一面親往蒙署，勸其先遞共同情願取消自治。條件俟派代表到京，從長討論，面請中央核定。蒙已認可，徐亦允許。」

至十一月十五日外蒙官府會議，經陳毅勸導，蒙方允先請願取消自治，呈遞呈文，條件將來再商，問題急轉直下。徐氏當日（刪二）電京謂：

「今日巴特瑪招集王公喇嘛全體會議，議定先由活佛簽名蓋印，率眾具呈自請撤治。一切條件辦法，概從另訂。飭人來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內定即辦妥。樹錚允以不逼，但仍須從速辦結，由活佛派員隨樹錚入京，謁大總統致賀云。」

就徐陳各電分析，徐樹錚確曾以兵力脅迫喇嘛及巴特瑪。波折橫生之撤治問題，竟因此而豁然解決。十五日徐氏旋另以刪四電京，有「撤治事，此間情形已定。蒙邊一帶，敝部已飭加派北發矣」之語，其得意之情，躍然紙上。

#### 七、呈遞撤治公文之風波

外蒙官府既經議決，先遞撤治請願呈文，一切條件辦法，俟派員到京再從長討論。當即着手準備，而公文中應否由哲佛具名蓋印，遂成為第一個小風波。

據徐氏十一月十五日刪三電：

「刪二陳報蒙員會議情形，並求今晚不必往逼，係都護派人來告，謂蒙員託其轉達。電發後，有人詢巴特瑪何以會議未散，匆匆先歸。答云昨徐公限定晚六時晤面，故早歸待之。樹錚即仍往晤，始悉所定辦法稍有不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同。都護係傳聞之詞，活佛簽名蓋印，向無此例，由官府各部長簽名蓋印，聲敍會議公決，活佛允准，請爲代陳政府。查清室遜政，亦由太后諭內閣與民國大員充接，並非帝后自行具名，夜郎雖小，帝制自娛，佛不具名，亦於外無嫌，遂慨然允之。」

以陳毅之熟諳豪情，當不致誤信傳聞，而有活佛具名簽印之說，且陳毅在撤治磋商中亦只有曾經活佛允准之語。又徐氏在十五日圓電，敍其十四日夜至巴特瑪寓所議商條件時，已有「由佛率衆具請撤治」一語，其非陳毅誤傳而來，尤屬信而有徵。此一風波雖立即解決，但旋又發生呈遞儀式及接受呈文機關之爭，徐氏愈感陳毅在蒙人中尙有其影響力，其堅持裁撤都護使署，並監視陳毅者，即由於此。

外蒙官府請願取消自治之呈文，於十七日遞送，但應當遞送都護使署，抑籌邊使，又成爲第二個風波。據陳毅十一月十八日電：

「先是徐使欲令正式遞彼轉呈，而蒙署堅不承認籌邊使官制，祇肯正式呈遞大員。爭論竟日，經毅力勸蒙署，始允於呈遞大員外，另備一份交徐使帶歸。」

證以徐氏十一月十八日電陳與外蒙官府往來照會，正式取消自治呈文確係由都護使署轉遞。

至於呈遞此項公文之儀式，則又爲徐陳第三個爭執之點。緣徐氏欲以隆重之儀式，由其代表大總統接受。陳氏則以如此形同受降，徒刺激蒙人感情。且一旦舉行公開儀式，勢非由徐代表接受不可，亦爲陳氏所不願。在外蒙及陳氏合力反對之下，事遂未果。而徐之不滿於陳者，至此益深。徐氏八年十月十六日及十七日兩電，敍此甚詳。

「巴特瑪頃以自請之撤治公文稿件送閱，明日繕就，派員恭送。當以觀瞻所繫，禮節應從隆重，即與商定明午在總理衙門會齊，渠率各大臣捧呈，樹錚率各使各軍官代表大總統接受。」（十六日諫二電）

「諫二所陳接受蒙呈禮節，商定即經函達各使屆時同往。今早有人倡言不可爲此，恐蒙人以爲受降，意中不樂。樹錚謂此正尊重蒙人，整肅體制之處，巴王已欣諾，毫無異言，何必自疑。其人乃密勾車公，向各王公煽惑，共聚巴王家中，令勿允。樹錚以此係虛儀，究竟呈件爲要，遂派員細商，先行遞呈。蒙員又請先由籌邊使與之印文，使蒙人知爲中央大員，常經繕給照會。」（十七日電）



## 八、外蒙撤治

外蒙撤治具呈請願之公文，係於十一月十七日呈遞於都護使署，簽名者爲外蒙官府總理巴特瑪以下各部總次長當日陳毅據以電聞。同日外蒙官府另以照會附送呈文一份，請籌邊使帶京轉呈。

徐氏在外蒙稍事摒當後，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啓程返京。二十二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令，正式頒布外蒙撤治。

『據都護使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呈，外蒙官府王公喇嘛等合詞請願呈文，內稱：「外蒙自前清康熙以來，即隸屬於中國，嗚呼向化二百餘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無事。自道光年間，變更舊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穢污，衆心益行怨怒。當斯之時，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獨立之舉。嗣經協定條約，外蒙自治告成，中國空獲示主權之名，而外蒙官府喪失利權。迄今自治數載，未見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誠有可嘆者也。』

近來俄國內亂無秩，亂黨侵境，俄人既無統一之政府，自無保護條約之能力。現以不能管轄其屬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通土匪，結黨糾夥，迭次派人到庫，催逼歸從，擬行統一全蒙，獨立爲國，種種煽惑，形甚迫切。攘奪中國宗主權，破壞外蒙自治權，於本外蒙有害無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該布匪等以爲我不服從之故，將行出兵侵疆，有恐嚇強從之勢。且唐努烏梁海向係外蒙所屬區域，始則俄之白黨，強行侵佔，拒擊我中蒙官軍，繼而紅黨復進，以致無法辦理。

外蒙人民生計，向來最稱薄弱，財款支絀，無力整頓，槍乏兵弱，極爲困難。中央政府雖經擔任種種困難，兼負保護之責，乃振興事業，尚未實行。現值內政外交處於危險已達極點，以故本官府窺知現時局況，召集王公喇嘛等屢開會議，討論前途利害安危問題，冀期進行。

咸謂近來中蒙感情敦篤，日益親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計圖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願取消自治，仍復前清舊制。凡於札薩克之權，仍行直接中央，權限劃一。所有平治內政，防禦外患，均賴中央竭力扶救。當將議決情形，轉報博克多哲布丹巴呼圖克圖汗時，業經贊成。

惟期中央關於外蒙內部權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議定，則於將來振興事務及一切規則，並於中央政府統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三〇

一權兩無牴觸，自與蒙情相合，人民萬世慶安。於外蒙有益，即爲國家之福，五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所共期禱者也。

再前訂中俄蒙三方條約及俄蒙商務專條，並中俄聲明文件，原爲外蒙自治而訂也。今既自己情願取消自治，前訂條件當然概無效力。其俄人在蒙營商事宜，將來俄新政府成立後，應由中央政府負責另行議訂，以篤邦誼而挽利權」等語。

並據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呈同前情（外交部原擬稿內無此句，時徐尚在返京途中，呈亦未賁到，但公府命令，仍加此語）核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義，同心愛國，出自至誠。應即俯如所請，以順蒙情。

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應受之尊崇，與四盟沙畢俾等享之利益，一如舊制。中央並當優爲待遇，應共享共和幸福，垂於無窮，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旋外交部將外蒙撤治經過情形，分電巴黎陸總長及駐外各公使。並編製外蒙情勢變遷紀實，刊布各報。俄帝侵略外蒙政策，至此亦暫時遭遇挫敗。

## 二、札奇斯欽：徐樹錚的入蒙與撤治（註六）

在這蒙古撤治問題波折起伏的時候，才華過人而剛愎自用的徐樹錚率軍入蒙。他不管閣議的決定和外交部的主張治意如何，一意孤行，以強迫手段完成了蒙古撤治的一幕史劇。

### 一、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的入蒙

早在民國七年春，德俄媾和之後，爲應付當時西伯利亞的局勢，就有外蒙應否劃爲戰區的建議。但政府以並未對俄宣戰之故，沒有劃作戰區，派兵入蒙。

民國八年，以「五四」運動爲最高潮，反對安福系和日本勾結，已成舉國一致的要求，在這種壓力之下，由日本軍人協助編訓的參戰軍的出路，成了安福系最頭痛的問題。因此藉出兵外蒙，恢復國土的手法，來轉移國人目標

，對於安福系，是既可維持實力，又可贏得人心的良策。

八年三月，高在田的建議，已開軍人干預蒙政的先聲。再加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的條陳，都是希望政府以武力取消蒙古自治建議，統計局長吳廷燮，更提出調查、綏軍隊移駐蒙邊，由參戰軍來填防的具體主張，這也未嘗不是為參戰軍找出路的辦法。在安福系已經決定派參戰軍入蒙之後，四月十七日，參戰軍參謀長徐樹錚提出西北籌邊辦法，改變數年以來北京政府的對蒙方針。他建議的內容已見前節，茲不贅敘。恰巧這時陳毅也轉變了一貫的溫和手段，一再催促中央出兵外蒙，以壓力來解決撤治問題，使徐氏得到率軍入蒙的好機會。

李毓澍氏在他的近著外蒙古撤治問題裏，談到這一段歷史時（一三七頁）說：「四月十七日，徐樹錚為參戰軍之出路，遂提出西北籌邊辦法，連同田中玉之條陳，一併由院簽注，提交國務會議。……六月十日國務院始將所謂西北籌邊辦法大綱議決照辦。十三日特任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十九日復規定出兵外蒙事宜統由西北籌邊使主持，以專責成。易言之，即不容各部過問。二十四日又令徐氏兼任西北邊防總司令，所有參戰軍一律改為邊防軍。七月十八日公布西北籌邊使官制。二十四日改參戰事務處為邊防事務處，仍由段祺瑞任督辦。而其真正目的，不外假邊防之名，保全參戰軍之實，用以對內。是以全軍三師四旅之衆，真正派赴外蒙者，僅褚其祥所轄第三混成旅之第七團一團而已。」

徐氏十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出發，經張家口，於二十九日抵達庫倫。這時陳毅與哲佛並高級僧官間的對立，已經很表面化了。

## 二、徐樹錚和陳毅的對立

以一個外蒙古為對象，設置了兩個大員，表面上雖然各有職守；但兩者間的磨擦，似乎是無法避免。何況陳、徐二人都有「立功異域」的志願呢。國務總理靳雲鵬氏，似乎已經看到未來的麻煩，雖然給陳毅去電說：「徐籌邊使日內赴庫，撫視所部軍隊，對蒙方面並無直接任務，蒙古仍由都護使完全負責，以明權限」的指示，但這並不能限制徐氏的野心。

徐氏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庫倫後，十二月一日就向北京發出電報，指摘陳毅等所擬的「外蒙撤消自治善後條例」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說明這只是少數王公的意見，多數並不贊同。力陳不可取消自治的七點理由。同時又矛盾的主張應立條件更低的新約，來替陳毅等所擬的六十三款。且應包括：「財政大權，由政府斟酌情形，選員督理，遇事與王公札薩克酌爲妥洽，然後施行。宗教榮典，政府一意優崇，有加無已。王公喇嘛歲俸，以及地方經費，由政府從優核給。所有冊封榮典，一概照舊。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護。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的原則。最後說：「商定後仍由陳都護使率同辦理。」好像他一來就要把陳毅變做他的傀儡一樣。

十一月六日，徐氏密謁活佛，引起陳氏的懷疑。他又把烏里雅蘇台佐理員恩華，恰克圖佐理李垣召來計議。陳毅迫於徐氏的聲威，同意把業經國務院同意的「善後條例」交徐氏過目，且可修改。十一日徐氏偕李垣、恩華兩副使，旅長褚其祥等訪陳毅，強迫他無條件的按照自己意思更改「善後條例」。十一月十日在他向北京的報告中，徐氏說：「樹錚到庫之日，一言一動，每日必電陳政府鑒核。事因所見所聞，或所意揣，無不分析明白，自問無負於政府，無負於道義。樹錚在外之將權宜甚大，豈好爲訓謹哉。」又說：「東電陳請核示之原議七不可，及條文大意，既奉鈞院公電，大總統諭許爲卓識遠謀，明晨公議時，自當抱定此旨，和衷商洽。又條文中有與籌邊使官制職權攙越者，概予削去，然後責成陳使妥辦。如不能辦，即請責成樹錚妥辦，辦妥後仍移交陳使坐承其功。樹錚亦本邊使職權，力自圖之。樹錚祇重國事，決不以榮枯毀譽介意。總之，西北籌邊使爲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即其職權，爲國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變更，速發亦屬無效。樹錚承命守職，一日不離職，一日即暫死守更職之義。無論外交，無論豪情，無論土地，均應負其全責。明日卸職，即可幅巾騎驢，逍遙湖上，今日未去職，即絲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壞法律。民國以法律爲保障，破壞法律即是破壞民國，即天下之公敵，雖有周親，亦必營之，樹錚忝爲國將，與國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國家，皆天職中所有之事，又不僅邊使官制而已也。」充份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蒙事由他自己負責處理，不容陳毅和中央院部有置喙的餘地。同日徐氏叫陳毅按照「一、治蒙之策以啓化爲主。一、撤治後政權應收歸政府，不能以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實。一、政教分設，王公喇嘛不可畸輕畸重。一、西北籌邊使即外蒙已定之長官，其官制中所有權，不能攙越。」的四項原則，重新修訂原定的六十三款。至此，陳毅努力，全成泡影，他本人也在徐氏的權威下，形同木偶。



最後在十一月十六日，徐氏以強迫的手段，叫庫倫官府遞出請求撤治的呈文後，二十一日離庫返京。「返京之前，徐恐陳毅在庫破壞其所爲，仍留兵監守都護使公署。返京之後，徐復呈請中央政府取消都護使職，另派專員辦理外蒙歸政善後事宜。北京政府從徐之請，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任命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兼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改任陳毅爲豫威將軍。徐奉命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後，復赴庫倫，陳毅旋即解職返京。」

### 三、徐樹錚與庫倫官府

徐樹錚在到庫一週後就「密謁」哲佛。所謂「密謁」，是對陳毅的秘密，而不是對蒙古的秘密。但所談何事我們現在無法知曉。可是在不出旬日之後，他又以請柬「不如禮」拒絕出席哲佛的誦請。這時哲佛與陳使已經勢同水火。新來的徐氏又如此折辱他。去北京的代表嘉享尊空手而回。雖然大總統徐世昌一再叫他「靜心修養」恐怕在實際上，使他已經無法心念「四大皆空」保持沉靜了吧。徐氏所說的「不如禮」，不知是否由於蒙漢禮法不同而來招的誤會，還是徐氏故意挑剔，誠心折辱，我們現在無法測知。

據徐氏自己給北京的電報說：

「昨晚活佛派人請讞，伊束不如禮，當經拒出。另派蒙總理兼內務長巴特瑪王來請，亦經嚴詞面數活佛之非，婉詞深慰巴王之老而多勞，並告以活佛多病，死期不遠，囑其爲黃教自愛，渠深領感而去。然其人頗具邱壑，亦頗諳外邦情勢，撤治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語之陳使，極以爲然。陳使即屬向喇嘛一派示威，樹錚言邊事與，兵事通，不外恩威並用四字，而用恩用威，先後彼此，頗費斟酌。以撫蒙而論，蒙性多猜，威則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結之。恐其久而易視也，然後威以折之，蒙無實力，必悚而就範。再待以恩，以結其心，則不思勾結外援，乃永無反側矣。武侯擒縱遺法，可師其意，而稍變通之，以策久遠，非僅今日計也。」

我們根據徐氏這封電報，可知他對於蒙古人究竟採取些什麼政策和手段。同時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他並沒有脫離古代男兒當立功異域班超式的英雄主義，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以及「以夷制夷」的手段，所以對於一個有現代性的問題自然不容易有合理的解決了。

在對內壓倒陳毅之後，他便開始根據所謂「恩威並施」的方法直接處理撤治問題。這時庫倫官府已把王公召來

開會。據陳毅的報告說：「日昨開會，各王公均不發言。不得已令四部王公退席，各抒己意，用文呈上。結果三（賽）、札、車三盟王公，均全體贊成，土盟各札薩克及有名王公，亦均贊成。……喇嘛詭計遂遭失敗。昨巴特瑪私謁徐使，遂又藉詞活佛不願，經徐使而加申斥而退。」可見此時外蒙王公在壓力下已經同意，（雖然不很痛快），喇嘛也孤立無援，若能稍加和緩，撤治似無問題。可是徐氏「對於條文，遇事挑剔，不諒辦事苦衷，竊恐有辜王公希望，又難措手矣。」（陳毅語）

十一月十四日，徐氏又電北京，主張政府可轉陳毅代呈王公呈請撤治文件，「逕以明令先行撤消自治，……似較先商條例諸多牽制者，直捷痛快。」

張忠絳先生說：「雖然徐樹錚於外蒙活佛接見……之時，盛陳兵力於活佛宮廷之外，而活佛仍不為動，力言外蒙撤銷自治，當非其時。徐樹錚見活佛拒絕撤銷自治，乃將陳毅與外蒙王公商定之六十三條修改，將其中優待外蒙之條件一概刪除，而代以較嚴之條件向外蒙「總理」提出。（張書三五二頁）陳毅的報告也說：「寒（十四）夜徐使私訂條件八條，帶同軍官至內務長巴特瑪處，迫令簽字，喇嘛大悔，黃黑遂聯合一氣，抵死不認。」徐樹錚也在他給北京的電報說：「寒日到巴特瑪寓所議商條件……或不定條件，但由佛率具請撤治，一切辦法統待另商，或派人隨樹錚入京詳定。渠發展良久，逼之去謁佛。樹錚尋又嚴詞詰諭謂，禍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寬限一日，夜晚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渠情狀極畏懼，大約一二日內，可見定奪矣。」在另一封電報中他說：「巴忽趨車而來，握手告語云，昨晚別後，連夜面佛，痛陳利害，繼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至此蒙古的撤治雖在徐氏的高壓下，佛宮的哭泣中急轉直下，得到結果；可是陳毅：「惟求蒙人依漢如天，永不再傷感情，隱種獨立之根。」的希望却無從達到了！

關於撤治的手續問題，第一、徐氏要求哲佛具名。蒙方引清室遜政之例不肯具名，後來徐氏以「夜郎雖小，帝制自娛，佛不具名，亦於外無嫌，慨然允之。」第二、呈遞問題。徐氏希望呈遞給他；但蒙署方面堅不承認籌邊使官制，祇肯正式呈遞大員。爭論竟日，結果決定，正文呈遞大員，另備一份交徐氏帶京。第三點是呈遞儀式的问题。徐氏主張隆重，蒙方希望沒有儀式。有人也以爲不要使蒙人受投降之辱，結果徐氏也同意讓步。



在一切表面上的問題都解決之後，庫倫官府十七日遞出請願取消自治的呈文。其內容與前十月末王公單獨所遞交的內容僅有數字的出入，當出於一人的手筆。

在離庫之前，徐氏還向北京發出一封電報說：「外蒙撤治意見糾紛，久議未決。今仍不附條文，慨然而定，殊爲始料所不及。」又說：「樹錚假國鉞，秉督辦（段祺瑞）神猷，手握重兵，恐喝無智無力之蒙人，譬揚刃以嚇家兒，丈夫所羞出。徒以公案久不決，國家將有損威失重之虞，遂不惜出此下策。」自滿的心情溢於言表。

二十一日他把「素無芥蒂」的陳使，授予「監守」後，離庫返京。

#### 四、撤治和哲布尊丹巴的冊封

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總統徐世昌公布准外蒙古王公喇嘛請願自治令說：「據都護使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呈，外蒙官府王公喇嘛等合詞請願呈文，內稱……（這段原文與陳毅十月三十日所轉報的相同。從略。）

「並據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呈同前情核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義，同心愛國，出自至誠，應卽俯如所請，以順蒙情。」

「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應受之尊崇，與四盟沙畢等應享之利益，一如舊制，中央並當優爲待遇，俾共享共和幸福，垂於無窮，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如此，這一個運動雖是由外蒙自動請求撤消自治而開始的，但幾經波折後，却變成了撤消外蒙古自治的結局。同日，大總統徐世昌又明令冊封哲布尊丹巴爲外蒙翊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並冊封女佛爲外蒙昭敏淨覺，額爾德尼，車臣，敦都木，喇木。

撤消外蒙自治後，在國際上並沒有引起什麼波瀾。只有帝俄政府派駐北京的公使庫達攝福雖向北京政府提出，中國不得片面廢約的抗議。但經外交部答以：「俄國人民及在外蒙應享之各利益，倘與中國在外蒙之主權及外蒙古之利益，不相抵觸，中國政府當然許其存在。」同日（十二月十日），外交部把答覆俄使的節略分致各國駐華公使。其後，除法國公使柏浦曾向代外長陳錄作過口頭上的探訊外，並無其他公使前來質疑，十二月十七日，俄使訪問陳錄，說明：「本使所抱宗旨，爲維持中、俄舊有之條約，故此次照例抗議，以盡本分內之事。但本使觀察，俄人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一日

在外蒙一切權利及利益之存在，與取消自治，諒不致有所抵觸，貴部公文內所云此節，當不見諸事實。」

他的聲明，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因帝俄崩潰，使他無法強硬；但實際上，却是在帝俄崩潰和外蒙撤治後，再做了一批得意的買賣。帝俄支持外蒙獨立，是為勒索權利。中俄北京聲明和中俄蒙恰克圖協定，是為保持勒索來的利益。現在中國不棄它的衰落，廢止它的權利，反因蒙古撤治，再給了一次保障，豈不最合他的如意算盤。

外蒙獨立曾使內蒙東端的呼倫貝爾加入它的獨立。恰克圖協定成立後，呼倫貝爾被迫脫離外蒙，實行自治。現在外蒙撤治，正巧他們主張獨立的領袖勝福也故物了。因此隨着也請求撤消自治。當然這是受了外蒙的影響。關於呼倫貝爾自治的始末，我們只有另文述及了。

凱旋歸來的徐樹錚受到安福系政府英雄式的歡迎，當他再以都辦蒙古善後的使命，和冊封哲佛專使的身份，前去蒙古時，段祺瑞氏親率軍官百餘人，在北京皇宮的保和殿舉行盛大歡送會。

十二月二十七日徐氏電告北京，說他和副使恩華、李垣，「恭賀印冊，平安抵庫，外蒙官府王公喇嘛……郊迎十里，儀文甚盛。……再者佛汗年老多病，樹錚到烏得時，即電傳大總統鈞命，免其遠出」。可見當時徐氏在外蒙的聲勢是怎樣浩大。

第二天他報告北京說：「冊封典禮，……定於元旦舉行，本月三十日為外蒙獨立紀念日，喇嘛王公輩仍擬照舊舉行祝賀。……非口舌得強禁。樹錚乃具咨聲明，謂元旦行禮，而奉大總統核定，本使及執事人員自二十九起先期齋戒三日，藉昭虔敬，以重禮而尊佛，貴佛汗及所屬參預典禮人員，亦應同時致齋。另由（恩）華、（李）垣往晤蒙員，面屬其紀念之會可改於冊封日行之，蒙員欣然，諒可無形禁阻矣」。

民國九年元旦，行冊封典禮。徐樹錚等率同文武隨員，盛張儀仗，恭奉冊印，自行館行抵佛宮。王公喇嘛，恭迓門外者，百有餘人。禮庭預陳國旗，暨大總統尊容。禮贊贊襄佛汗，向國旗大總統尊容，及冊印，各三鞠躬。冊使南面宣讀冊文，後親授冊印。佛及女佛，北面親受。樹錚等向佛及女佛致禮。佛及女佛答禮如儀。復率全場漢蒙文武官商，為佛申賀，全場歡呼萬歲，禮成肅退。王公喇嘛，祇送如儀。本日，氣候淑和，庫倫居民兩萬餘人，大抵全數出觀，途為之塞。外賓觀禮者，二十餘人。繙閱史冊，自有蒙古數千年以來，此為第一次盛舉。

以上幾件史料，給我們繪影繪聲的描出了這幅富於戲劇性典禮的圖畫，可惜這在風和日照好景下舉行的「曠古盛典」，却給後來的蒙古帶來可怖的風暴。

##### 五、撤治的後果

在這事已經過去四十多年的今天，讓我們來冷靜的分析一下當時這一幕史劇的影響，使我們可以看到個人英雄主義，和對弱者不必要的折辱，給後日歷史留下的影響，何等嚴重。

我們先拿這民國五年七月八日，陳錄以冊封專使的身份封哲布尊丹巴的典禮儀式禮節，相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一個是存心安慰，一個却是有意折辱了。

第一，冊封典禮的日期，是在外蒙獨立紀念日的第三天，同時又叫他們同日在哲佛受封之後，再作紀念獨立的祝賀。試想這些參加兩個祝賀的人們，撫今思昔，將作何種感慨？第二，徐氏叫哲佛也要「致齋」。按蒙古傳統哲布尊丹巴是「博克多」，是聖者，在頂禮他的時候，只要他肯把手放在那人的頭上，那人便由不潔變成聖潔。可是現在要他自己先「致齋」，然後受一個俗人的冊封，豈不是奇恥大辱。第三徐氏叫哲佛向國旗、大總統像片暨冊，各行三鞠躬禮。對於哲佛無異於三跪九叩首，這是歷代哲布尊丹巴，從來沒行的重禮。清末，那拉太后因強迫達賴在她萬壽節朝見行叩首禮，而使反英的達賴逃至印度。這應為前車之鑑的歷史故事，可惜也被徐氏忽略了。最後在哲布尊丹巴十年前曾即汗位的同一場所，徐氏南面站在他曾坐可汗的席位上，叫他面北接受冊封。這不但是對哲佛本人最大污辱，同時也太傷蒙古大眾的自尊心了。

清朝自康熙、雍正兩朝，對哲布尊丹巴一世特別優崇以來，世世哲佛都受到清帝極崇高的禮遇。清末駐庫倫辦事大臣志剛、桂斌等為要免去謁見哲佛時所行的叩首禮，曾費過相當的氣力。這樣一位蒙古大紫皈依的聖者，不但受到清帝的禮遇，就是後日「蒙古人民革命黨」執政之後，也沒敢直接折辱他，直到他圓寂為止，仍舊奉他為博克多汗。可見徐氏當時的要求，似乎是太過火了。

外蒙前「總理」喬巴山（Choibalsan）在他的蒙古革命史裏，特別用了相當的篇幅，來描寫他目睹這冊封典禮的經過。其目的就是要用它來刺激蒙古民族的情緒。所以筆者以為這一場冊封典禮，對於蒙古後來的歷史，有極重

要的影響。

徐樹錚在完成這件極有歷史意義的典禮後，不久就離開庫倫，回到北京從事內爭。旋安福系迫於直、奉兩系的壓力，削去徐氏兵權，並於七月四日，明令免除徐樹錚西北籌邊使的職務。九日直、皖戰起，皖派失利。八月十五日，北京政府又任命陳毅為西北籌邊使，九月十日又改任為庫、烏、科、唐鎮撫使。叫他去接替徐樹錚的職務。可是這時外蒙已經動盪不安了。

西北軍入蒙之初，就已經與當地軍民發生衝突，經過徐氏一再使用權其祥，高在田的兵力來威嚇蒙古之後，軍民間的磨擦，自屬難免，漢商的態度也傲慢起來。這些都直接刺激人民情緒。再加赤俄藉布里雅特人的浸透，赤化工作已經開始。他們利用愛民族，愛宗教的熱潮，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漸漸活動，組織起平民的政治團體。據喬巴山的蒙古革命史說：「（他們）為從中國「革命」的手裏解救蒙古，組成了以排除傷害外蒙古宗教和民族的敵人，挽回失掉的權利。忠心保衛宗教和國家，誠心安定內政，重視並改善貧苦民衆的生活，永遠保衛國內權利的完整，使不再有壓迫與被壓迫的痛苦，安居樂業為宗旨的蒙古人民黨。」這個黨就是後日廢除宗教，實行共產的「人民革命黨」的前身。

在王公和高級喇嘛方面，最初因拒絕謝米諾夫一黨「泛蒙古運動」的威脅，同意有條件的撤治，等到被徐樹錚折辱之後，欲求謝布的干預已不可得。這時謝米諾夫受赤俄的壓迫，聲勢已不如前，「泛蒙古運動」早經解體。他們可能接頭的，只有謝米諾夫的殘部——「瘋男爵」溫琴（Baron Fedor Romanovich von Ungern Sternberg）一羣潰兵。

自哲布尊丹巴受到折辱之後，王公喇嘛又重新團結，另謀驅逐駐軍的方法，他們盲目的前後派出兩個使團。一個去找溫琴，另一個也拿着哲布尊丹巴的印文，去向列寧求援，擔任這個任務的就是後日「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領袖蘇和巴圖爾（Suke-bator）和喬巴山（Čoi-balsang）兩人。另外還派出一個使節團到哈爾濱去，以山林礦產為抵押，向日本方面商洽借款購買軍火。

恩琴的軍隊在八月進入蒙古，十月攻襲庫倫，這次因為沒有蒙人內應被守軍所擊退。這時陳毅尚在來蒙途中。



褚、高兩氏，並未因此次的事件，更改其對蒙人的態度，反把主張調用蒙古軍隊的莽賴，哈丹巴圖爾兩王監禁起來，陳毅來庫倫後，又把哲布尊丹巴「保護」在他的公署之內，幾乎引起民變。他雖然不久把哲佛就送回佛宮，但因此在各處引起的民間暴動，却未中止。後來在十年二月，溫琴再度攻擊庫倫，城內民衆喇嘛都起來內應，庫倫遂告陷落。陳毅和褚其祥等，把許多士兵留在瀚海，退向恰克圖而去。

同年三月二十一日，外蒙古第二次宣佈「獨立」，哲布尊丹巴再度做了可汗，封溫琴爲親王，做最高軍事顧問。他在這時殺了無數的俄人，華兵和猶太人，因此得到「瘋男爵」(Mad Baron)的綽號。不久外蒙軍隊又從少數駐軍手裏佔領了科布多，和烏里雅蘇臺兩城。同時派兵南下，進入察哈爾。四月活佛派遣代表入京，請求停戰，但以恢復自治爲條件。北京政府雖有允意。但因北洋軍閥曹錕、張作霖、王占元等在天津集議的結果，決定請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爲蒙疆經略使，以武力收復外蒙。可是張氏志在關內，並未出兵，使北京政府失去了和平或武裝收復外蒙的機會。

白俄殘部溫琴的佔據外蒙和暴行，構成蘇俄侵蒙的最好藉口。他們這時已經把蘇和巴圖爾及喬巴山澈底施以「洗腦」，變成國際共產黨員的一員。民國十年三月十三日，把民族主義的「蒙古人民黨」在恰克圖改組成國際共產黨一個組織，改名爲「蒙古人民革命黨」，組織了「蒙古人民革命軍」，從中國駐軍手裏奪去恰克圖。七月六日蘇、蒙聯軍進入庫倫。二十二日俘擄了溫琴。

前此，以哲布尊丹巴爲中心的庫倫官府，曾對他們所派出去的蘇和巴圖爾等人的到來，抱着很大的希望。等他們臨近庫倫纔發覺，這些使節已經變質，惶恐起來，但已爲時太晚了。

不久外蒙的政權落到蘇俄赤軍支持的「人民革命黨」手裏，蘇俄政府馬上和他們定約，聲明：「依蒙古政府的請求，在蒙古未得完全『解放』之前，暫不撤兵」。從此外蒙便淪陷在蘇俄的控制之下，直到今天。

這些，我們不能不說是強迫撤消蒙古自治，和當時哲佛宮廷盲目求援，引狼入室的後果。

### 濟南學生因演劇與軍警衝突，各校教職員電請北京政府查辦。

濟南山東學生聯合會前於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福州交涉擱開國民大會及山東全省學生聯合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六、七日

四〇

會大會爲官廳阻止，致與軍警發生衝突後，情緒至爲悲憤。本日，學生聯合會預定在大舞臺演劇，事先並已獲得官廳許可，不意屆時警廳忽又派警干涉，致起衝突，學生受傷者多人。各校教職員因而大憤，決自二日起一律停止執行職務，並電請北京政府查辦。（註七）

註一：民國九年一月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〇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八月）頁五四三。

註四：以下諸件均見民國九年二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〇號。

註五：李毓樹：「外蒙古撤治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民國五十年四月）頁二三三——二六四。

註六：札奇斯欽：「外蒙古的『獨立』、『自治』和『撤治』」（見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四冊，正中書局出版，民國五十一年三月）頁一二三——一三五。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號，頁一三一。

## 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電各省區，禁阻抵制日貨。

自五四運動以來，國人激於愛國熱誠，抵制日貨，不遺餘力。北京政府爲循日人之請，由外交部以日政府向駐日公使正式質問抵制日貨情事，特通電各省區設法禁阻。（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號，頁一三一。

## 六日 駐華英使抗議湘省軍運煙種案。

駐北京英國公使因湖北破獲湘省軍運煙土，破壞煙禁，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一。

## 七日 北京政府設置新疆省博樂縣。



新疆省精河縣屬大營盤地方增設博樂縣治，經北京政府內務、財政、司法、三部會核後，呈請大總統徐世昌核定。是日，徐世昌對內務總長田文烈、財政總長李思浩、司法總長朱深發佈指令，文曰：

「呈會核新疆省精河縣屬大營盤地方增設博樂縣治，擬請照准由，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即由該部轉行遵照。

此令。」（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一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四〇二號。

## 八日 北京政府頒令維持教育經費。（註一）

令曰：

「據代理部務教育次長傅嶽棠呈稱：教育經費艱絀，籌議辦法，懇請明令施行等語。教育為國家要政，迭經切令整理。經費一端，尤關重要。比年以來，財政支絀，或應付不能如期，或籌措未能足額，實係有不得已情形。京外學界，多以校費久缺，紛請維持，亟應妥籌辦法，俾資救濟。所有在京各校經費，著責成財政部妥為籌措，核議具覆。其福建陝西湖南等處，既據稱教育經費近多停發，亦應由各該省行政長官兼籌並顧。無論如何為難，務當隨時撥濟，俾無廢輟。至教育基本金一節，並著該主管各部會商，酌籌辦理，以規久遠。此令。」（註二）

## 吉林省電陳日警在吉捕人。

吉林省督軍鮑貴卿電陳北京政府，報告江東日警於上月三十日在和龍縣搜捕墾民，當被憲兵拿獲日警一名，送該處領事訊辦，並向總領事提出抗議。（註三）

註一：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五。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一。

註三：同註二。

## 九日 北京政府特派葉公綽為勸辦各省實業專使。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八、九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日

四二

令文如下：

「歐戰告終以來，經濟競爭尤關重要。我國地產豐饒，亟宜因時利導，振興百業。前經明令主管各部，切實籌辦。顧幅員遼闊，方物攸殊，民智新開，尙資闢迪，非遴派專使，從事調查勸導，何以規遠大而利推行。茲特派葉公綽前往各省，會同各該省長官，將一應實業事宜，悉心考察，分別勸辦。其所至地方，並應延接紳商，體察情形，協同籌議。總期利源加闢，民蘇日困。近爲吾國家啓發展之宏圖，遠與各友邦謀提携之實益。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一）

### 北京政府任命馬良幫辦山東軍務。（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一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四〇四號。

註二：同註一。

## 十日 出席巴黎和平會議我國代表顧維鈞電告北京政府，協約國對德和約於本日在巴黎批准交換。

自巴黎和平會議對德媾和條約，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華所掠權利，爲中國代表所拒簽後，日本遂企圖與中國直接交涉，此次顧氏電告巴黎所簽條約，由協約國英、法、意、日、德諸國批准交換。我國全權委員因拒簽在前，仍未列席，美國因巴黎和約未經議會批准，亦未出席簽字。（註一）簽字式係於是日午後四時在法國外交部舉行，英、法、意三國總揆及日本代表松井均在場，德國代表爲勒恩勒與西姆森兩氏。首由法總理克里孟梭將簽字之議定書授與西姆森，載明協約國承允僅索船港材料二十七萬五千噸至三十萬噸，以抵償斯加巴佛洛之沉艦。次由批准和約之二十六國代表參與調印禮節；批准和約之十三個協約國代表，且簽字於正式記錄。歷時十五分鐘禮成，當時並無演說。惟克里孟梭於儀式完成後，起謂：和約今起發生效力，必須逐條履行，和局即可立即實現。（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二。

註二：同右書，頁一二五。

## 十一日 留日臺灣學生組織「新民會」，籌刊「臺灣青年」雜誌。

留日臺灣學生在東京組織之「新民會」，於本日在東京澁谷區蔡惠如寓所正式成立。新民會之發起人爲蔡惠如，據林呈祿記述其發起經過：

「回憶民國九年一月元旦，（蔡）惠如兄到神田敝宅來拜年，我對他談起前年啓發會解散的事情，歎息現在沒有團體，欲作政治運動，極感不便。他聽完我的話，便毅然決然答應要出面重新組織，以便繼承啓發會要做的事業。同月八日，他邀請舊啓發會會員十一人，假神田中華第一樓開創立磋商會，當經全體一致贊成。遂於同月十一日，在中澀谷惠如先生的寓所舉開創立大會，會名亦由他擬定爲『新民會』，蓋取大學篇中『作新民』之意。」（註一）

新民會成立時，衆推蔡惠如任會長。惠如謙辭，推林獻堂，於是公推林獻堂爲會長，蔡惠如副之。會中並由林仲澍、彭華英提議創辦雜誌，衆皆同意，並決定行動目標三項：

- （一）爲增進臺灣同胞幸福，開始政治改革運動；
- （二）擴大宣傳主張，連絡臺灣同胞之聲氣，發刊機關雜誌；
- （三）圖謀與中國同志多多接觸之途徑。（註二）

蔡惠如於發刊機關雜誌獨捐一千五百圓，復經定名爲「臺灣青年」，於同年七月十六日創刊。（註三）

### 附錄：臺灣新民會章程

#### 第一章：總 則

第一條：本會稱爲新民會。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一日

四四

第二條：本會專為研討臺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項，以圖謀文化之向上為目的。

第三條：本會以臺灣島民協力前條之目的而具有貫徹之熱誠者組織之。

第四條：本會置本部於東京，必要時得置支部於適宜之地方。

#### 第二章：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普通會員名譽會員及贊助會員。

(一) 普通會員係由會員介紹經例會決議而入會者。

(二) 名譽會員係有學識資產名望由會長推薦而經例會之決議者。

(三) 贊助會員係特別贊助本會由會長推薦經例會決議者。

普通會員每年負擔會費二圓但不住在東京者得予免除。

第六條：為達第二條之目的會員皆負有調查研究之義務，但有不得已之事情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會員因不得已之事情而欲退會者應具實對會長聲請。

會員認有污損本會之名譽或有不利用於本會行為時，經總會決議由會長予以除名。

#### 第三章：職員

第八條：本會置會長、副會長各一名及幹事若干名。會長副會長幹事於總會由會員中選舉之。

幹事中互選二名為專務幹事，職員之任期各以一年為限，但滿期後不妨再選連任。

第九條：會長代表本會掌理一切會務，開會時擔任議長整理議事。

副會長補助會長之職務，會長有事故時代理會長。

專務幹事受會長副會長之命掌理一切會務，會長副會長有事故時代理會長。

幹事受會長之命從事會務。

第十條：本會得置顧問若干名，顧問係具有學識經驗者經總會之決議由會長聘任之。

#### 第四章：會議

第十一條：通常總會每年二次四月及十月由會長召集之，但會長認有必要或經幹事半數以上或普通會員五分之二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上之請求時，會長得召集臨時總會。

通常總會會長應報告本會成績之概要。

總會議決本會會則明定之事項及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二條：例會每年二月、六月、八月、十二月四回由專務幹事召集之。會員發表調查研究之事項以資互相討論，交換智識。

#### 第五章：會計

第十三條：本會之經費以會費及有志者之樂捐充之。

第十四條：會計年度由十月一日起至翌年九月卅日。專務幹事作成一年度間之收支決算書，每年一次報告通常總會受其承認。

#### 第六章：附則

第十五條：本會會則非經總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十六條：本章程施行細則於例會另定之。（註四）

#### 一、新民會會員名單

會長林獻堂、副會長蔡惠如

幹事黃呈聰、蔡式穀

名譽會員陳懷澄、連雅堂

普通會員

（明治大學）林呈祿、羅萬俤、蔡玉麟、蔡先於、彭華英、陳全永、李烏棕、林濟川、林石樹、林朝廷、郭國基、顏春風、呂靈石、吳清水、陳添印、黃成旺、鄭松筠、陳福全、莊垂勝。

（早稻田大學）王敏川、黃周、林仲輝、呂磐石、施至善、王金海、林仲澍、吳火爐（衛秋）。

（中央大學）蘇維梁、吳鏡庭。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二日

四六

（商科大學）吳三連、蔡診曜、陳昆樹。

（東京帝國大學）劉明朝、蔡伯汾、林攀龍。

（專修大學）林伯叉、柯文質、蔡敦曜。

（慶應大學）陳圻、王江漢。

（東京高等師範）蔡培火、謝春木。

（其他）林資彬、李君曜、蔡炳曜、莊伊若、洪元煌、黃元洪、石煥長、陳天一、楊維命。（註五）

## 英使質問中日無線電臺合同。

駐北京英使因探悉北京政府近與日商三井洋行訂立無線電臺合同，由日商包攬承造，與馬可尼無線電合同牴觸，特向北京外交部提出質問。（註六）

註一：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臺灣民報」。

註二：蔡培火等：「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八一——八二。

註三：同右書，頁五四六。

註四：同右書，頁八三——八五。

註五：同右書，頁八五。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二。

十二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

民國五年，國語研究會成立之際，有識之士主張「言文一致」，要求改國文為國語。民國六年，第三屆全國教育聯合會開會時，湖南省教育會代表即向大會提議改國民學校之國文為國語科，其原提案云：

注音字母 統一字音之方便法，然非從事於語法改良，雖有注音，亦難奏效；莫如改國民學校之國文科爲國語科，將國文程度改淺，國語程度提高，仿語錄及說部書之形式，俾文與語之距離漸相接近，成一種普通國語。

因此，第三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呈教育部「請推行注音字母」議決案中，才有「請教育部速定國語標準，並設法將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區，以爲將來小學國文科改語科之預備。」之主張。到民國七年初，國語研究會的國語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兩大運動的鼓吹「言文一致」，報紙雜誌的文章漸漸多用白話了，新青年率先改用白話文，而胡適更用白話文寫「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爲北京大學的講義。大學的講義既然可用白話文來編寫，小學教科書之改爲白話，更應沒有問題，實則北京「孔德學校」早已率先採用注音字母，並已自編國語課本。江南幾所小學也得風氣之先，都已自編活葉教材。民國八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召開第一次大會時，劉復、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復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案，有云：

統一國語既然要從小學校入手，就應當把小學校所用的各種課本看作傳佈國語的大本營；其中國文一項，尤爲重要，如今打算把「國文讀本」改作「國語讀本」，國民學校全用國語不雜文言；高等小學酌加文學，仍以國語爲主體。「國語」科以外，別種科目的課本，也該一致改用國語編輯。

此案在大會中通過，並組織委員會整理，呈請教育部施行。教育部依據全國教育聯合會及國語統一籌備會等機關之決議，決定採行。因於九年一月十二日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自本年秋季起，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爲語體文，並同時咨行各省，飭所屬各校遵辦。文曰：

「爲咨行事：案據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呈送該會議決推行國語以期言文一致案，請予採擇施行。又據國語統一籌備會函，請將小學國文科改授國語，迅予議行各等因到部。查吾國以文言紛歧，影響所及，學校教育固感受進步遲滯之痛苦，即人事社會亦欠具統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圖文化之發展，其道無由，本部年來對於籌備統一國語一事，既積極進行，現在全國教育界輿論趨向，又咸以國民學校國文科宜改授國語言，體察情形，提倡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三日

四八

國語教育實難再緩，茲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爲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相應咨請貴署查照，轉令所屬各校遵照辦理可也。此咨。教育次長代理部務傅嶽棻。中華民國九年一月十二日。」（註一）

### 北京教育界風潮解決，本日復課。

北京各校教職員，前因要求將薪脩改發現金及不信任教育當局措施等五項，北京政府未予答復，全體停止職務。本月九日，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接見北京各校教職員代表，允發現薪。各校以所提要求業經當局允諾，因於是日（十二日）宣言復職復課。（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一月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四〇九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三。

### 十三日 德國向中國政府提出三項請求，外交部議覆婉拒。

大戰結束，中德恢復和平狀態後，德國政府經由顏惠慶公使轉電中國外交部，提出三項請求：

- (一) 請中國政府對於德國僑民財產，勿再沒收；
  - (二) 准德國人民來華自由貿易；
  - (三) 請即以前天津副領事塞伯特及德華銀行愛格林爲駐華非正式代表。
- 外交部對德國此項請求，擬定答覆原則三項，提經閣議討論通過，計：
- (一) 除規定應沒收之財產外，凡德僑須爲清理者，仍繼續清理；
  - (二) 德商來華貿易，須有條件，經中國政府特許者，方准入境；
  - (三) 以薩伯特爲非正式代表與中國議訂條約一節，因中國並未簽約，自難照辦。（註一）

### 美國宣佈自西伯利亞撤兵。

美國政府本日宣佈，即行撤退駐西伯利亞之美軍，至四月一日撤畢，並希望其他國家駐西伯利亞軍

隊亦能撤退。中、英、法、意等國立即表示同意，惟日本不僅不同意撤兵，且於次日照會美國政府，決定增兵。日本照會略曰：日本在地理上與美國不同，就過激派現勢，實足危及日本之安全。故日本政府決定增派軍隊五千名，駐防西伯利亞東部。（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二二一。

註二：同右書，頁二二五。

## 十四日 法使抗議中英飛機合同。

中英飛機借款，曾經美國公使提出抗議，駐北京法使對於此事亦提出抗議。略謂關於飛機事件，中法二國會於民國三年訂有協約。該約原載中國購買飛機或修理飛機允許法國有十年優先之權，即將來有飛機借款等事，亦須先與法國磋商，取得同意，方可實現。茲聞貴國與英國商議二次飛機借款，殊與民國三年所訂中法協約不符云。（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二二一。

## 十五日 俄國赤軍與反赤軍交戰，中俄邊防緊急。

先是民國三年六月七日，中俄蒙協約簽定後，外蒙在俄人操縱下實行自治，七年春，俄共政府組織成功，紅俄侵至恰克圖附近，而白俄將領謝米諾夫（Semenoff）退至赤塔後，因受日本援助，整頓軍隊，與布利雅特（Buriats），呼倫貝爾等處匪徒相勾結。欲在海拉爾（Hailar）設立政府，頗有侵入外蒙之勢。外蒙因感孤立，乃請求中國政府派兵一營入蒙相助。北京政府因西北邊防日岌，除命駐防綏遠高在田團長率所部馬隊兩營（改稱步兵一營）進入蒙古外，特於六月十三日派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負責西北邊防之經理。民國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外蒙活佛正式呈請北京政府取銷自治，徐世昌乃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頒布「核准所請」之命令，並聲明民國三年所訂之中俄蒙協約無效。至是蒙古復歸中國版圖。北京

政府任命陳毅爲庫烏科唐鎮撫使。管理外蒙一切軍政民政事務。並收復烏梁海地方及科布多所屬蒙旗。本日呼倫貝爾全體人民呈請取消特別區域。惟是時日本亦欲奪取外蒙，竟與謝米諾夫協談，供給款械，令其勾結蒙匪，圖取外蒙，爲侵華之西北根據地。（註一）

自民國四年六月，中俄蒙古協定成立，蒙古取消獨立，活佛改稱博克多汗，組織自治政府。然而財政困難，又復頻受壓迫，蒙古王公，咸感於博克多汗與俄人之專橫，益有思念中國之意。北京政府因於民國八年遣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將蒙古自治政府取消。會俄共黨赤衛軍既統一俄國，舊俄白黨敗將巴倫(Baron)恩琴(Urgen)退遁蒙古，盡逐華軍，利用博克多汗而操縱其主權。同時復備受白俄謝米諾夫之蹂躪，於是一般蒙古青年，遂趨向與赤俄聯絡，因組織蒙古國民黨，於民國十年攻破恰克圖，建立政府，而與巴倫等所利用之庫倫政府相對立，此時正醞釀時局趨於急緊也。（註二）

又按俄國沃木斯克被過激黨攻佔後，沃政府即移駐伊爾庫次克，近日激黨復攻入伊城，激黨（新黨）與反激黨（舊黨），在中俄邊境，戰爭頗烈。吉林、黑龍江、新疆、蒙古各處，已派兵防禦。（註三）

註一：李守孔：「中國最近四十年史」，頁二〇四——二〇五。

註二：羅香林：「中國通史」下冊，頁二二五。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二。

## 十六日 國際聯盟在巴黎舉行首次行政會議，顧維鈞應邀參加。

凡爾賽和約於本年（一九一〇年）一月十日正式調印，國際聯盟約章亦因之於十日起正式生效。國聯行政院並於本日在法國外交部舉行第一次行政會議，由法國代表波學懷擔任主席，英、日、巴西、希臘、義大利、比利時、西班牙等國代表，亦均參加。（註一）中華民國因未曾簽字於對德和約，故非原始會員（我國簽署對奧和約後始正式加入）。惟我參加巴黎和會之全權代表顧維鈞曾應邀到會觀禮，顧



氏並將情形電告北京政府。（註二）

附錄：

### 一、國際聯合會盟約

締約各國，今爲增進國際協同行事並保持萬國之和平及安寧起見，特允擔承消弭戰事之義務；

規定各國間公開公允榮譽之邦交；

確立國際公法之意旨爲各國政府間行動之正軌；並

維持公道及民族團體間彼此待遇之際恪遵條約之義務；

議定國際聯合會盟約如下：

第一條 國際聯合會之創始會員，應以本盟約附款內所列之各簽押國及附款內所列願意無保留加入本盟約之各國爲度，此項加入，應在本盟約實行後兩個月內，備宣言書交存秘書處，並應通知聯合會中之其他會員。

凡完全自治國或屬地或殖民地，爲附款中所未列者，如有議會三分之二同意，得加入爲國際聯合會會員，惟須確切保證其有篤守國際義務之誠意，並須承認聯合會爲其規定關於海陸及空中實力暨軍備之章程。

凡聯合會會員經兩年之豫先通告後，得退出聯合會，但須於退出之時，將所有國際義務及本盟約所定之一切義務，完全履行。

第二條 聯合會按照本約所定之舉動，應經由一議會及一董事部執行之，並以一經常秘書處佐理其事。

第三條 議會由聯合會會員之代表組織之。

議會應按照所定時期，或遇事機所需，並可隨時在聯合會所在地或其他擇定之地點開會。

議會開會時，得處理屬於聯合會舉動範圍以內或關係世界和平之任何問題。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六日

第四條

議會開會時，聯合會之每一會員，祇有一投票權，且不得派三人以上之代表。董事部由協商及參戰領袖各國之代表與聯合會之其他四會員代表組織之，此聯合會之四會員，由議會隨時斟酌選定，在該議會第一次選定之四會員代表以前，比利時巴西日斯巴尼亞希臘之代表，應為董事部部員。

董事部得議會多數同意，得指定聯合會之其他會員，其代表應為董事部常駐部員，董事部得同樣之同意，得增加聯合會會員之數，此項會員，由議會選定，列席於董事部。

董事部應隨時按事機所需，並至少每年一次，在聯合會所在地或其他擇定之地點開會。

董事部開會時，得處理屬於聯合會舉動範圍以內或關係世界和平之任何問題。

凡聯合會會員未列席於董事部者，常考量問題特別與之有關係時，應請其遣派一代表，以部員名義列席。

第五條

董事部開會時，聯合會之每一會員列席於董事部者，祇有一投票權，並祇派代表一人。除本盟約或本條約另有明白規定者外，凡議會或董事部開會時之決議，應得聯合會列席於會議之會員全體同意。

議會或董事部開會時之手續各問題，其中包含指派審查特別事件之委員會應由議會或董事部規定之，並由聯合會列席於會議之會員多數決定。

議會第一次會議及董事部第一次會議，均應由美國大總統召集之。

第六條

經常秘書處，設於聯合會所在地，秘書處設秘書長一員，暨應需之秘書及職員。

第一任秘書長，以附款所載之員充之，嗣後秘書長應由董事部得議會多數之同意委任之。秘書處之秘書及職員，由秘書長得董事部之同意委任之。

聯合會之秘書長，當然為議會及董事部之秘書長。

秘書處經費，應照國際郵政聯合會國際事務局經費分配之比例，由聯合會會員擔任之。

第七條 聯合會所在地點，定於日來弗。

董事部無論何時，得決定將聯合會地點改移他處。

凡屬於聯合會或與該會有關係之位置，其中包含秘書處，男女均得充任。

聯合會會員之代表及其辦事人員，當服務聯合會時，應享外交上之特權及免除。

聯合會或其人員或蒞會代表所佔之房屋及地所，均不得侵犯。

第八條

聯合會會員，承認為維持和平，必須減縮軍備至最低之點，以適足保衛國家之安寧及共同實行國際義務為度。

董事部審度每一國之地勢及其特別狀況，應預定此項減縮軍備之計畫，以便各國政府之考慮及決定。

此項計畫，至少每屆十年，應重行考量及修正。

此項計畫，經各政府採用後，所定軍備之限制，非得董事部同意，不得超過。

因私人製造運火及戰事材料，引起重大之異議，聯合會會員，責成董事部籌適當辦法，以免流弊，惟應兼顧聯合會會員有未能製造軍火及戰事材料，以應保持安寧之需求者。

聯合會會員，擔任完全坦白互相交換關於軍備之程度，陸海空中之進行程序，以及可供戰爭作用之實業情形一切消息。

第九條 關於第一條及第八條各規定之履行及大概陸海空中各問題，應設一經常委員會，俾向董事部陳述意見。

第十條 聯合會會員，擔任尊重並保持所有各聯合會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國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此種侵犯之任何威脅或危險時，董事部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辦法。

第十一條 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威脅，不論與任何聯合會會員有無直接影響，茲特宜言此事係有關聯合會全體，而聯合會應採用適當辦法，以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如遇此等意外之事發生，秘書長應依聯合

會任何會員之請求，立即召集董事部。

並宣言凡有關於國際往來之任何情勢，足以擾亂國際和平或國際和平所持之良好諒解者，聯合會任何會員，有權以友誼名義，提請議會或董事部注意。

#### 第十二條

聯合會會員，約定倘聯合會會員間發生爭議將決裂者，當將此事提交公斷，或歸董事部審查，並約定無論如何，非俟公斷員判決或董事部報告後三個月屆滿以前，不得遽行開戰。

在本條內無論何案，公斷員之判決，應於相當時間發表，而董事部之報告，應自爭端移付之日起六箇月內成立。

#### 第十三條

聯合會會員，約定倘聯合會會員間發生爭議，認為適於公斷，而為外交方面所不能圓滿解決者，該問題應完全提交公斷。

茲宣言凡爭議關於一條約之解釋或國際法中之任何問題，又或因某項事實之實際，如其成立足以破壞任何國際義務，並有由此種破壞應議補償之範圍及性質者，均應大概認為在適於提交公斷之列。

受理此類爭議之公斷法庭，應為訴爭國所同意或為兩訴爭國間現行條約所規定之法庭。

聯合會會員，擔任彼此以完全誠意實行所發表之判決，並對於遵行判決之聯合會任何會員，不得遽行開戰，設有未能遵行此項判決者，董事部應擬辦法，使生效力。

#### 第十四條

董事部應籌備設立經常國際裁判法庭之計畫，交聯合會各會員採用，凡各造提出屬於國際性質之爭議，該法庭有權審理並判決之，董事部或議會，不論任何爭議或任何問題，有所諮詢，該法庭對之，亦可發表意見。

#### 第十五條

聯合會會員，彼此約定如聯合會會員間發生足以決裂之爭議，而未照第十三條辦法提交公斷者，應將所爭事件提交董事部，為此起見，相爭國之任何一造，可將爭議通知秘書長，秘書長即辦理所有必要之籌備，以便詳細調查及考慮。



相爭各造，應將該案原委，連同有關係之事實及文件，儘速送交秘書長，董事部可立命發表此項案卷。

董事部應盡力使此爭議得有解決，如其有效，應酌定公布明文詳敘事實，說明爭點及解決辦法。倘爭議不能解決，則董事部經全體或多數之表決，應繕發報告書，詳列所爭事實之說明，及董事部所認為公允適當之建議。

任何聯合會會員，列席於董事部者，亦得將爭議事實及其決議揭布之。

如董事部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不止一造之代表外，該部人員一致贊成，則聯合會會員，彼此約定不得向遵行該報告書建議之任何一造，遽行開戰。

如董事部除相爭之一造或不止一造之代表外，不能繕具該部人員一致贊成之報告書，聯合會會員，保留權利，採行視為維持正義與公道所必要之行爲。

如各造之爭議，爲一造所聲明並爲董事部所查悉，按諸國際公法，實係純屬該造本國法權範圍內問題，則董事部應報告其事之真相，而不必提出建議案。

按照本條，在任何案件內，董事部得將爭議移送議會，議會如經相爭之一造請求，亦應接受爭議，惟此項請求，應於爭議送達董事部經過十四日後提出。

凡移付議會之任何案件，所有本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關於董事部之行爲及職權，議會亦適用之，議會之報告書，除相爭國之代表外，如經聯合會會員列席於董事部之代表並聯合會其他會員多數同意，應與董事部之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不止一造外，而爲該部人員全體同意者，同其效力。

#### 第十六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義務而遽行開戰者，則據此事實，應當然視為對於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即擔任立刻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間之各種往來，並阻止其他任何一國爲聯合會會



員或非聯合會會員之人民，與該國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箇人之往來。

遇此情形，董事部有向有關係各政府提出勸告之義務，使聯合會各會員，各出陸海空中之實力，組成軍隊，以達保護聯合會盟約之目的。

又聯合會會員，約定當按照本條適用財政上及經濟上應採之辦法時，彼此互相扶助，使各本國因此所致之損失與困難，減至極少之點，如破壞盟約國對於聯合會中之一會員，施行任何特殊辦法，亦應互相維護，以期抵制，對於協同保護聯合會盟約之聯合會任何會員之軍隊，應取必要方法，予以假道之便利，聯合會任何會員，違犯聯合會盟約內之任何義務者，可經列席於董事部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之代表，投票表決，宣告斥出聯合會。

#### 第十七條

若一聯合會會員與一非聯合會會員之國，或兩國均非聯合會會員，遇有爭議時，應邀請非聯合會會員之一國或數國，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照董事部認為正當之條件，以解決爭議，此項邀請，如經領受，則本約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之規定，除董事部認為有必要之修正外，得適用之。前項邀請發表後，董事部應即調查其爭議之情形，並提出其所認為最適當最有力之辦法。

如被請之一國，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而向聯合會一會員遽行開戰，則適用本約第十六條之規定，以抵制取此行動之一國。

如相爭之兩國，於被請後均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則董事部可採用辦法，並提出建議，使免生戰事，結束紛爭。

#### 第十八條

嗣後任何聯合會會員，締結各項條約或國際契約，應立向秘書處備案，並儘速由秘書處發表，此條約或國際契約未經備案以前，應不生效力。

#### 第十九條

議會可隨時請聯合會會員重行考慮業已備適用之條約，以及國際情勢繼續不已或致危及世界之和平者。

#### 第二十條

聯合會會員互相承認，凡彼此間所有與本盟約條文牴觸之義務或諒解，均因本盟約而廢止，並莊

嚴擔任此後不得訂立與本盟約條文牴觸之任何契約。

如有聯合會任何一會員於未經加入聯合會以前，負有與本盟約條文牴觸之義務，則應採用辦法，立即解除此項義務。

## 第二十一條

國際契約如公斷條約，或區域諒解如孟祿主義，此皆爲和平之維持者，不得視爲與本盟約內任何規定有所牴觸。

## 第二十二條

因此次戰爭之結果，前屬於數國統治權下之殖民地及領土，既不能復仍其舊，而其地之人民，又尚未克自立於近時門智競強之世界，則現應適用下列主義，即以此等人民之福利及發展，成爲文明之神聖信用該項信用之保持勿墜，應載入本盟約。

實踐此項主義之最善方法，在以此種人民之保育權，委託於一種先進國，其資力經驗或地理上位置均足以擔此責任者，而亦樂於接受者，此項保育之受託國，即以代理聯合會名義施行之。

委託之性質，應以該地人民發展之程度，疆域之形勢，經濟之情形，及其他類似之狀況而區別之。前屬土耳其帝國之某數團體，其發展之程度，已至暫時可以認作獨立國之程度，惟仍須由受託國予以行政之指導及扶助，至其能完全自立之時爲止，該受託國之選擇，應考量此數團體之志願爲主。

其他民族，尤以在中非洲者爲甚，其發展之程度，不得不由受託由董事部決定，列入秘書處經費之內。

## 第二十五條

聯合會會員，對於設立及協助正當組織之國民志願紅十字機關，以改良世界衛生防治疾病減輕痛苦爲職志者，擔任鼓勵並提倡之。

## 第二十六條

本盟約之修正，應由組成董事部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及組成議會之聯合會會員代表多數批准，始生效力。

聯合會任何會員，如有不承認盟約之修正案者，原不強受拘束，遇此情形，應停止其爲聯合會之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六日

一會員。

附款

(一) 國際聯合會之創始會員即簽押和平條約者

北美合衆國

玻利維亞國

英吉利帝國 (坎拿大 澳大利亞 紐西蘭 南非洲 印度)

古巴國

法蘭西國

瓜地馬拉國

哀特夏國

義大利國

里彼利亞國

巴拿馬國

波蘭國

羅馬尼亞國

暹羅國

烏拉圭國

被請加入本盟約之國

阿根廷國

哥倫比亞國

和蘭國

比利時國

巴西國

中華民國

厄瓜多國

希臘國

海第國

關多拉斯國

日本國

尼加拉瓜國

秘魯國

葡萄牙國

塞爾維亞克魯特斯拉文尼國

赤哈國

智利國

丹麥國

瑞威國

巴拉圭國

薩爾伐道國

瑞典國

委內瑞拉國

波斯國

日斯巴尼亞國

瑞士國

(二) 國際聯合會第一任秘書長

特留蒙 L'Honorable Sir James Eric Drummond K. C. M. G. C. B. (註三)

二、國際聯盟之最近行動

國際聯盟理事會成立後，已歷半載，議會亦已經美國總統召集，於十一月間在日內瓦開會，吾國亦為聯盟之一分子，自不能漠不關心，茲據紐約太晤士報所記，敘述國際聯盟正式成立後一切進行狀況如下，俾便國人之參考焉。

凡爾賽和平條約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正式調印，國際聯盟約章亦於是日起正式有效，茲分述其進行狀況如下：

一、聯盟員

至五月二十日止已加入國際聯盟者，凡共四十四國，其國名如下：

(1) 凡爾賽條約上業經簽字批准者，共十五國，即比利時、波利維亞、巴西、勃列顛帝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洲、新西蘭、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法蘭西、瓜地馬拉、意大利、日本、里比利亞、巴拿馬、秘魯、波蘭、暹羅、烏拉圭是。

(2) 中立國之被邀請而已加入者共十三國，即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丹麥、荷蘭、挪威、委內瑞拉、巴拉圭、波斯、撒爾凡多、西班牙、瑞典、瑞士是。

(3) 已簽字於凡爾賽條約而未批准者共十一國，即合衆國、古巴、烏圭多、希臘、海地、塞爾維克羅西斯洛伐尼、漢志、洪都拉斯、尼加拉圭、葡萄牙、羅馬尼亞是。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六日

六〇

(4) 未簽字於凡爾賽條約而以在對奧條約上簽字之資格加入者一國，即中國是。

(5) 未在國際聯盟約章上提及而自請加入者共四國，即桑摩里諾(San Marino)、盧森堡、冰島、喬治亞是。

## 二、理事會

理事會設代表九人，五大國各派一人，其餘各小國合派四人，掌聯盟行政事務，理事會於一月十六日在巴黎開第一次會議，討論理事會組織法，指派薩爾區域駐防委員，二月十一日在倫敦開第二次會議，承認瑞士加入聯盟，通過理事會議事規則，指派薩爾區域民政委員及丹齊格高等委員，承受波蘭條約中所訂保護小民族之義務，通過組織國際永久法庭之議案，交通及運輸自由之議案，設國際衛生局之議案，及召集國際財政大會之議案，三月十三日在巴黎開第三次會議，通過由國際聯盟派委員至俄國調查之議案，及急救波蘭室扶斯疫之議案，四月九日在巴黎開四次會議，答復協約國高等會議之請求，謂國際聯盟代管亞美尼亞，僅以監視大體為限，並無直接治理領土之必要云，五月間復在羅馬開第五次會議，承受新加入聯盟之國，討論召集聯盟議會問題，聯盟預算案及其費用之分配徵收問題，及永久軍備委員會組織辦法，並指派國際統計委員，報告交通及運輸自由之近況，釋回西伯利亞之敵僑，報告中歐賑飢及波蘭防疫情形，報告華盛頓勞工大會情形，公布聯盟員相互締結之各項新約。

## 三、議會

國際聯盟議會第一次會議已由美國總統召集，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瑞士日內瓦開會，各聯盟員得派代表之人，處理屬於聯盟活動範圍以內或關係世界和平之任何問題。

## 四、秘書處

國際聯盟應設永久秘書處，辦理搜集報告，準備議案等事，現該處已延聘各國專家約百人，駐處辦事，秘書處之地點，按照聯盟約章，應設於聯盟所在地，即日內瓦，惟現為便宜起見，暫設於倫敦，其辦事人員分為立法、代管、國際衛生、運輸、國際局所、行政委員、經濟、公佈、財政之九股。

## 五、進行事項

(一) 國際法庭 聯盟成立後，自以組織國際法庭消弭國際爭執為最重要之任務，二月十一日理事會開會即指派世界



著名法學家十二人，爲組織國際法庭之委員，計美、日、西班牙、巴西、比利時、阿根廷、意、法、諾威、荷蘭、英、南斯拉夫各有委員一人，現委員會正在編訂組織國際法庭法案，預備提出於十一月間之聯盟議會。

- (二) 勞工大會 華盛頓國際勞工大會於一九一九年十月開會，其會議結果，已屢載本誌，茲不複述，至常設之國際勞工事務局，則業已組織就緒，以法人湯麥氏(Albert Thomas)爲主任，此外又有各國政府代表二十四人及諸大工業國之資本勞工代表，常川駐局辦事。

- (三) 衛生事務 聯盟關於衛生防病事務，已設有國際公共衛生事務局，並於近日在倫敦組織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大會。

- (四) 軍備撤廢 第二次理事會決議組織常設委員會，起草關於裁減軍備，交換軍備報告，革除私人營軍器製造業等議案。

- (五) 交通及運輸自由 聯盟已建立常設委員會辦理和約所規定保證運輸自由之職務，而對於新國之河流鐵道等問題，尤爲注意。

- (六) 保護小民族 聯盟已承受波蘭條約中所規定保護該國內小民族之人種宗教文字之利益，所應負之責任，並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亦將負同一責任。

- (七) 代管 有一千三百萬土民之前德國殖民地及土耳其帝國大部分領土，現均歸聯盟代管，至此等土地應歸先進國代行治理，並其條件，則正在擬訂中，每年接受代管國報告及監視履行代管條件之常設代管委員會，亦不久可以組織告成。

- (八) 薩爾區域 人口六十五萬之薩爾重要煤礦區，現已由聯盟直接派員治理，聯盟之委員已於二月二十日起，接收該地之統治權，並出示通告該地居民。

- (九) 丹齊 丹齊由和約定爲自由城，歸國際聯盟保護，現聯盟已派英國托浮氏(Sir Reginald Tower)爲丹齊高等委員，該地已於五月間辦理選舉，選出憲法會議之議員，編制永久憲法云。

- (十) 財政會議 國際財政會議於二月十一日由理事會召集，五月中在不魯捨拉開會，討論各國賦稅、預算、國債、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七日

六二

出口額等事項。

(出) 公報、國際聯盟公報於二月間開始發行，公布聯盟行政事項及各項國際條約。

(出) 預算案 國際聯盟預算案已編訂告竣，計至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止，創辦期內支出共六十萬元，(美金)第一預算年度之支出，共為二百五十萬元，此項支出均由加入聯盟各國，酌量負擔，故其費亦不鉅云。(W)(註

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六。

註二：同上，頁一二三。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二一—一二八。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二九—三二。

## 十七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分發「注音字母發音圖說」，並通知各學校練習語音辦法。

(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於是日發布第二十五號訓令，將「注音字母發音圖說」一書，分發各省教育廳，京師學務局及各國立高等師範學校。訓令原文如下：

「據國語統一籌備會函送注音字母發音圖說一書，請予轉行分給各校作為國語科參考用書等情前來。查是書前經本部審定在案，尚屬適用，合亟檢同原書○本，令行該廳(局、校)查照酌量分配轉發所屬各校，俾資參考。此令。」(註二)

同日，教育部咨行各省區公署，附送國語統一籌備會條陳學校練習語言辦法，請轉行所屬中等以下各學校注意採用，咨文如下：

「為咨行事：據國語統一籌備會條陳學校練習語言辦法，請予採擇施行等情前來，查教授國文語言當與文字並重，本部於中小各學校令施行細則及師範學校規程內，均經明白規定。該會所陳辦法三端，頗合語法教授之用，相

應摘鈔原件，咨請貴署查照轉行所屬中等以下各學校注意採用，俾收言文並進之效。此咨。教育次長代理部務傅嶽  
葵。中華民國九年一月十七日。」（註三）

#### 附：練習語言辦法

一、修練語法，宜利用相當之機會也。學校之中，按照學科分時授業，語法既非專列為一科，故修練之方，當利用相當之機會，竊思學校中關於授受兩方可得修練語法之機會者，其要項凡三：

（甲）於作文時，練習文言體文字之外，兼行練習口語體文字。

（乙）教員學生共同組織辯論會演說會，談話會。

（丙）學校中多備語體文之書報。

二、修練語法，應採用適宜之形式也。學者程度不齊，在甲程度所宜者未必即宜於乙程度，故於表示語法之形式，亦應斟酌學者程度為適宜之措置，竊思如問答法，如範話法，較宜施行於低程度；如討論法，獨演法，較宜施行於高程度。他若對話法，聽寫法，無論何種程度皆可施行，第應伸縮其範圍耳。茲更分別說明之如左：

（甲）問答法 或由教員問、學生答，或由學生問、教員答，參互行之。

（乙）範話法 凡較難組織之語言，教員注意於選詞及詞位，口述範話，令學生復述，以簡確明瞭為主。

（丙）討論法 任舉一事項，令學生各抒意見，自由討論，教員亦可以平等地位，參加其間。

（丁）獨演法 令學者學平時所聞見，所經歷，或思想所存，各自單獨演述之。

（戊）對話法 二人以上或討論學業，或尋常酬對，皆無不可。

（己）聽寫法 一人（教員或學生）口述語言，他人以筆記錄，不僅修練語法，亦為溝通言文之助。

三、修練語法，應有適宜之指導也。此可分指導之要點及訂正之方法二者述之。

（甲）指導之要點 對於實質方面，首宜整理其思想，使之明瞭而確實，對於形式方面，當注意其發音及語法之組織，如有方言若訛言，必隨時矯正，至其發言時之態度，亦不可不注意及之。

（乙）訂正之方法 在教師方面者，可兼用一般訂正與個別訂正，在學生方面者，可令自己訂正或相互訂正。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十八日

六四

## 澳門葡人填築海面交涉。

葡人前在澳門海面，填築堤岸。經廣州軍政府迭次交涉，迄未解決。本日軍政府派遣軍艦，開駐前山，實行監視，並令停築。（註四）

註一：丁致聘：「中華民國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五。

註二：民國九年一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一四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三。

## 十八日 北京政府頒令優卹徐占鳳；並任命鍾體道為將軍府將軍。

北京政府將軍府將軍徐占鳳死亡，大總統徐世昌應河南督軍趙倜之呈請，於本日頒令優卹，並任命鍾體道為將軍府將軍，徐令如下：

### 一、

大總統令：河南督軍趙倜電呈將軍府將軍徐占鳳，治軍有年，積勞病故，請予優卹等語。徐占鳳久典軍旅，懋著勳勤，近年駐軍鄭縣一帶，維持地方，深資保障。方冀贊襄戎輦，益抒謨猷，溢逝遽聞，殊深悼惜，著給予治喪銀貳千元，並交陸軍部從優議卹，派葉濟前往致祭，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用示篤念成勞至意。此令。（註一）

### 二、

大總統令：任命鍾體道為將軍府將軍。此令。（註二）

### 附錄：陸軍總長靳雲鵬呈大總統核給已故將軍府將軍徐占鳳卹金文

為將官積勞病故，遵令議卹事：本年一月十八日，奉大總統令河南督軍趙倜電呈，將軍府將軍徐占鳳，治軍有年，積勞病故，請予優卹等語。徐占鳳久典軍旅，懋著勳勤，近年駐軍鄭縣一帶，維持地方，深資保障，方冀贊襄

戎幄，益抒謨猷，遠近聞，殊深悼惜，著給予治喪銀二千元，並交陸軍部從優議卹，派葉濟前往致祭，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用示篤念成勞至意，此令，等因。奉此，遵查陸軍平時卹賞暫行簡章第四條，內載在軍營立功之後，積勞病故者，照卹賞表第二號辦理。又積勞病故者，祇給一次卹金，不給年撫金各等語，將軍府將軍陸軍中將徐占鳳，治軍有年，功績昭著，茲因在職病故，核與此項規定相符，除治喪銀二千元應遵令另咨財政部撥給外，擬請從優照卹賞表第二號上將階級，給與一次卹金七百元，以彰往績，所有遵核將官卹金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具呈，伏乞鑒核施行，謹呈。（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一月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一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九年二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二九號。

## 十九日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西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東交涉案，要求直接交涉。

巴黎協約國對德媾和條約，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我國全權代表因反對此次條款，拒絕簽字。現在和約業經英、法、意、日、德諸國批准交換，駐北京日本公使小幡西吉，奉日政府訓令，於本日至外交部提出正式通牒，對山東問題要求直接交涉。其通牒稱：

「聯合國對德媾和條約，業於本月十日交換批准。凡在該批准約文上署名之各國間，完全發生效力，日本依據媾和條約第四編第八款，關於山東條項即第一百五十六條乃至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繼承膠州灣租借權，及德意志在山東所享有之一切權利，日本政府確信中國政府對於繼承右列權利一節，必定予以承認。蓋以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締結之中日條約中，關於山東省部份之第一條，曾有明文規定「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於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故也。以上權利，交還中國政府。至關於此事，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所交換之交還膠州灣換文中，曾言明「日本國政府於現下之戰役終結後，膠州灣租借地全然歸日本國自由處分之時，於左開條件之下，將該租借地



交還中國。(一)以膠州灣全部開放為商港。(二)在日本國政府指定之地區，設置日本專管租界。(三)如列國希望共同租界，可另行設置。此外關於德國之營造物及財產之處分，並其他之條件手續等，於實行交還之先，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應行協定。」是以此次日本政府為決定交還關於膠州灣租借地及其他在山東各種權利之具體的手續起見，提議中日間從速開始交涉，深信必得中國政府之允諾也。」（註一）

日使小幡復於同日另遞照會，提議由中、日兩國組織委員會會商解決山東問題，並主張暫行保留膠濟鐵路日本駐軍。日方照會稱：

「對德和約，現已發生效力。日本政府擬履行從前屢次宣言，將膠州灣交還中國。對於山東善後各事，擬由貴我兩國組織委員會，商議解決。至於山東鐵路沿線之日本軍隊，亦不必待新約成立，即可撤退，希望貴國組織巡警隊，保護鐵路，惟組織未完備以前，日本軍隊仍暫保留，以保持貴我兩國之利益，希望貴國政府，體諒斯旨。」（註二）

時外交總長陸徵祥正在歸國途中，次長代理部務陳籙經將日使來文提出國務會議討論，國務會議決議俟陸總長返國後，再行決定辦法答覆日方。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號，頁一二三。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七三。

註三：同註一。

## 二十日 國父派陳樹人為中國國民黨駐加拿大總支部總幹事。

陳樹人，廣東番禺人，民元前二十八年（一八八四年）一月十三日出生。年十七，遊學於畫學大師居古泉之門，能得其神髓。越二年，以清政不綱，決心鼓吹革命。繪事之外，先後主香港廣東日報，有所謂報，時事畫報筆政。民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夏，國父自西歐經香港赴日本，於香港格例不能登岸，樹人曾偕陳少白、黃世仲等秘密登船晉謁。國父告以將赴東京成立同盟會，樹人乃欣然就船上加盟，

時同盟會尚未正式成立也。未幾，遊學日本，畢業於京都美術學校繪事科。民國初建，返粵任優級師範學校、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嗣以願深究世界文學，乃復東渡入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四年畢業，得文學士學位。會袁氏篡國，國父乃令樹人赴加拿大辦理黨務。民國八年，王昌刺湯化龍案發生，北京政府駐加總領事楊書旻誣爲樹人主使，樹人遂被執。復經教會之助力，得以平反此一黨獄。（註二），國父聞訊，函電慰之。並核准黨務部主任謝持之簽請，派樹人爲中國國民黨駐加拿大總支部總幹事。（註二）

俄國舊黨謝米諾夫（Semenov）宣布爲西伯利亞臨時統治者，乃受日本軍閥之利用。

自俄國革命，宣布一切密約無效，日本政府乃決心扶助俄國帝制派之勢力，以與勞農政府對抗。除乘機占領俄國沿海各洲島外，並欲將俄國舊政府在中國北滿外蒙之一切權利，由假手於俄國帝制派而讓渡於日本。關於此事，日本於出兵西北利亞後，其對於沃木斯克全俄政府，最高主權之高爾哲氏，及俄舊黨將領謝米諾夫氏，予以種種之援助，皆訂有將來讓渡俄國在滿蒙一切權利之密約。至對謝米諾夫則與之協議，由日本供給款械，令其殘部與蒙匪結合，攻取外蒙爲根據地。循至攻陷庫倫，演成蒙禍。而日本軍官等策士，遂得運用蒙古王公，聯絡蒙古匪類，以爲攫取外蒙之預備。（註三）

註一：「革命人物誌」，第五集，頁二八八。

註二：中央黨史會藏國父批牘原件：「國父年譜」下冊，頁七七七。

註三：劉彥：「中國外交史」，下冊，頁六四八——六四九。

二十一日 北京政府發佈指令，對外交部次長代理部務陳錄彙報民國八年外交部派署駐外使領各館人員名單，准予備查。

陳錄原呈及派署駐外人員名單如下：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

六八

爲呈報事：竊查本部派署駐外使領各館員缺，截至民國七年十二月底止，歷經開單呈報在案。所有八年一月以後截至十二月底止，先後派署領館各缺人員，自應查照成案，開單先行呈請批准備案，以昭慎重。茲特開具清單，敬呈鈞覽。此次派署人員爲數較多，惟內有新設駐俄、墨兩國及駐巴黎、倫敦各領館之缺，且所派人員多半由此館調至彼館，或以薦任職調署，或以資深之委任職升署，資格尙無不合，擬請 大總統鑒核批准備案。謹將民國八年一月至十二月止，本部派署駐外使館領事館各缺名單，開呈鈞覽。

駐英使館

二等秘書官施 斌 三月七日派署

三等秘書官沈觀宸 三月七日派署八月四日核准辭職

三等秘書官陳維城 八月四日派署

隨員勞維秀 八月四日派署

隨員畢鳴玉 九月二日派署

駐日本使館

一等秘書官廖恩霖 六月七日派署

二等秘書官江洪杰 六月七日派署

駐瑞士使館

二等秘書官吳昆吾 二月十四日派署

三等秘書官徐 墀 一月二十一日派署十二月十八日調令回部辦事

三等秘書官宋善良 十二月八日派署

隨員鄭嘉瑩 一月二十一日派署

駐比使館

二等秘書官靳 志 一月二十一日派署

三等秘書官劉學忤 一月二十一日派署

隨員陳 鎔 一月二十一日派署

駐日斯巴尼亞使館

三等秘書官周詩蘊 一月四日派署

隨員龔 湘 一月四日派署

駐丹使館

一等秘書官曹雲祥 七月十九日派署

隨員夏循坤

十二月八日派署

駐巴西使館

二等秘書官吳勤訓 八月八日派署

三等秘書官童德乾 八月八日派署

隨員王一之 八月五日派署

駐義使館

二等秘書官王曾思 二月二十五日派署  
辦事 月二十四日調令回部

二等秘書官李世中 七月二十四日派署

三等秘書官張其棟 二月二十五日派署

隨員陳鴻鑫 二月二十五日派署

駐和使館

二等秘書官趙詒璣 五月三十日派署

隨員朱保倫 十二月十五日派署

駐法使館

三等秘書官王寶祺 八月九日派署

駐俄使館

額外隨員倪永齡 二月八日派署

駐葡使館

隨員莊 呂 十月十八日派署

駐巴黎總領事館

副領事李 駿 一月二十日派署

隨習領事劉文彬 一月二十日派署

駐鄂穆斯克總領事館

總領事范其光 六月十七日派署

副領事徐同熙

六月十七日派署

隨習領事關裕恩 六月十七日派署

駐古巴總領事館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

總領事吳光偉 十一月二十五日派署 副領事王沅

四月二十一日派署十二月三十一調任本部主事

駐倫敦總領事館

副領事羅忠誠 一月二十五日派署 隨習領事陳成泰

一月二十五日派署

駐金山總領事館

副領事王懷份 一月二十五日派署 隨習領事周熙岐

一月二十五日派署

駐爪哇總領事館

副領事陳炳武 十二月十五日派署 隨習領事李光亨

二月二十四日派署

駐新加坡總領事館

副領事秦汝欽 十二月六日派署 隨習領事程華銘

二月二十四日派署

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

副領事周思敬 四月二十一日派署

駐海參崴總領事館

隨習領事吳銘濬 五月十日派署

駐橫濱總領事館

副領事鄭啓昌 六月七日派署 隨習領事張一鈞

六月七日派署

駐俄屬黑河總領事館

總領事嵇鏡 六月二十三日調署 隨習領事裘汾齡

六月二十三日派署

駐坎拿大總領事館

隨習領事陳家傳 九月二日派署

駐朝鮮總領事館

副領事錢承榮 十月十三日派署



駐南斐洲總領事館

隨習領事王登庸

十月十八日派署

駐神戶領事館

領事柯鴻烈

五月十日調署

駐釜山領事館

領事辛寶慈

五月十日派署

駐巴東領事館

領事陳以復

六月十六日派署

駐紐約領事館

領事史悠明

十二月五日派署

駐順寧臘領事館

領事胡襄

十二月三十一調署

駐薩摩島領事館

隨習領事潘承福

八月十八日派署

駐赤塔領事館

領事管尚平

六月二十三日派署

駐伊爾庫次克領事館

隨習領事薛璣

三月二十一日派署

駐伯利副領事館

副領事權世恩

七月二十三日派署

駐廟街副領事館

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隨習領事王之相

六月二十三日派署

隨習領事馬長亮

十月十三日派署

隨習領事賴機

十二月十五日派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三日

副領事張文煥

九月二十六日派署

駐甌南浦副領事館

副領事陳 鑑

十二月三十一日派署

隨習領事劉家倫

十月十三日派署（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二一號。

二十三日 廣東護法軍政府致電北京，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國父在滬亦發表談話，主張廢除二十一條。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西吉於一月十九日向北京政府致送照會，要求中日兩國直接談判山東問題。北京政府雖欲守秘，然消息終於外洩，各界均表反對。廣東軍政府遂於是日致電北京，反對與日本直接談判山東問題。電曰：

「迭據報載，日使向北京政府聲稱日政府自己完全繼承租借膠州灣，並德國在山東各種利權等語，查我國拒絕簽字和約，正當此點，如果謬然承認，則前此舉國呼號拒絕簽約之功，墮於一旦，即友邦之表同情於我者，至此亦失希望，後患何堪設想。如果日使有提出上列各節情事，亟應否認，並一面妥籌應付方法。再查此案我國正擬提出萬國聯盟申訴，去年盛傳日使向北京政府直接交涉，當即電詢，旋准電復：青島問題，關係至重，斷不敢掉以輕心，現在並無直接交涉之事等語。此時更宜堅持初旨，求最後勝利。究竟現在日使有無提出，專變如何對付，國脈主權所關，國人惴惴，特電奉詢，統盼示復。」（註一）

時國父孫先生居滬，亦明示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且主張將二十一條作廢。國父曾先後接見北京益世報駐滬記者及上海通訊社記者，分別發表談話如下：

（一）與北京益世報駐滬記者之談話：對於山東問題之意見：

記者問：「山東問題應否與日本直接交涉？」

先生答：「君知我前此之意見否？余本主張二十一條應作廢，日本並應於租借期滿後，退出滿洲各地。高麗獨

立問題，按照馬關條約，中國亦應過問。余所主張如此，則山東問題不問可知矣。此次日本通牒，可以置之不理，蓋日本絕無可以長據膠州、青島之理由。試觀英國於歐戰時以勢力奪回德人佔領比國之地，及美國以兵力奪回德人佔領法國之地，均已無條件交還比國、法國，不聞英、美強行佔據。日本既屬協約國之一，應取一致行動，豈獨能佔據吾國之膠州、青島乎？況吾國既以拒簽德約自無再與日本直接交涉之理。與其現在與日本交涉，何如當時簽約？今約既未簽，而與日交涉，不蒙德約之利，徒受喪失膠、青及其他權利之害，天下寧有如此之愚人乎？其美國之保留案雖非全為中國，然反對日本之佔據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而不交還中國，亦屬一大原因。吾國若不顧美國之好意，而與日本交涉，則失美國之同情，將使美視為不堪扶助，殊屬失策之甚。吾國現宜與美聯絡，而日本可無所懼。此時若不知世界大勢，又不顧國家人格，倘一經與日本交涉，膠、青既失，他國必且效尤，瓜分之禍隨之，而美國亦愛莫能助，真可謂萬劫不復矣！非然者，吾國寧可極力堅拒日本，以抵制日貨，及其他斷絕經濟關係之法對待之。縱使日本以兵力壓迫吾國，極言之，吾國為塞爾維亞，日本為奧國，亦不過再惹起一世界大戰，其結果日本將受莫大之禍，吾國尚可無覆亡之患，且可因此而有振興之望。要之日本絕不敢冒昧用兵，則山東問題，吾國拒絕交涉，日本亦惟有有無條件之交還而已。此言余嘗告諸日人，使達之日政府，今即以余言告諸國人可也。」（註二）

記者問：「先生對於山東問題之救濟辦法意見如何？」

先生答：「余始終未嘗表示何等之意見，惟現下照余個人觀察所得，則此時似不必用獅子搏兔之全力，盡注於該問題之上，實應將目光放遠一步，專行注力於滿洲、高麗兩方面。其第一步辦法，應先要求恢復馬關條約，扶持韓人獨立，以緩其衝。第二步辦法，要求取銷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以鋤其攫取山東之根。因養成今日之局勢者，皆此二十一條中承繼山東德人權利一條有以釀成之也。該兩步辦法如能辦到，則吾國藩籬已固，山東問題亦即可以連帶解決。故余意目下殊可不必汲汲於山東一隅之問題。」

記者問：「兩步辦法極佳，惟如何實施之法，可得聞乎？」

先生答：「目下似宜先行造成一種強固之輿論，以博各國之同情，日後列強如有大半表同情於我，然後再定實施之法；或直接向日本要求；或提交國際聯盟會公判。公道自在人心，勝算即不難預卜」云。（註三）

〔二〕與上海通訊社記者之談話：解決山東問題應先恢復馬關條約及取銷二十一條約。

記者問：先生對於山東問題之救濟辦法意見如何？

先生答：余始終未嘗表示何等之意見，惟現下照余個人觀察所得，則此時似不必用獅子搏兔之全力，盡注於該問題之上，實應將目光放遠一步，專行注力於滿洲、高麗兩方面。其第一步辦法，應先要求恢復馬關條約，扶植韓人獨立，以緩其衝。第二步辦法，要求取銷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以鋤其攫取山東之根。因養成今日之局勢者，皆此二十一條中承繼山東德人權利一條有以釀成之也。蓋兩步辦法如能辦到，則吾國藩籬已固，山東問題即可以連帶解決。故余意目下殊可不必汲汲於山東一隅之問題也。

記者曰：兩步辦法極佳，惟如何實施之法，可得聞乎？

先生答：目下似宜先行造成一種強固之輿論，以博各國之同情，日後列強如有大半表同情於我，然後再定實施之法；或直接向日本要求；或提交國際聯盟會公判。公道自在人心，勝算即不難預卜云。（註三）

### 天津發生學潮。

日方要求與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山東問題之消息傳出後，羣情憤激，反日聲浪復張。天津各校學生，本日因檢查商店日貨，與警察發生衝突，學生被警察毆傷及拘捕者數十人，學生聯合會亦為警察所監視。（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十七，號四，頁一三五。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拾壹——四三。

註三：「國父全集」，第三冊，拾壹——四四。

註四：同註一。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國民學校令」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條文，將「國文」一詞改為「國語」；並修正「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第四條第十二條及第

一號表與第三號表，以利國語教育推行。（註一）

民國五年，國語研究會成立之際，有識之士即曾倡議「言文一致」，主張改國文爲國語。民國六年，第三屆全國教育聯合會開會時，湖南省教育會代表亦向大會提議，改國民學校之國文爲國語科。民國八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召開第一次大會，復通過劉復、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人所提「國語統一進行方法」一案，主張國民學校全用國語，建議教育部採納施行。教育部據此建議，因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自本年秋季起，一、二年級國文改爲語體文。（註二）本日，教育部復部令修改「國民學校法」第十三、十五兩條，將「國文」均改爲「國語」；同時修正「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有關條文，以利國語教育之推行。（註三）部令原文如下：

教育部令第八號：茲修正國民學校施行細則第四條第十二條並第一號表第三號表公布之，此令。

第四條 國語要旨，在使兒童學習普通語言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啓發其德智。

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次授以簡單語詞語句之讀法書法作法，漸授以篇章之構成，並採用表演問答談話辯論諸法，使練習語言。

讀本宜取普通語體文，避用土語，並注重語法之程序，其材料擇其適應兒童心理並生活上所必需者用之。

國語作法宜就讀本及他科目已授事項，或兒童日常聞見與處世所必需者，令記述之，以明敏正確爲主。書法所用字體爲楷書及行書。

凡語言文字在教授他科目時，亦宜注意練習。

遇書寫文字務使端正敏捷，不宜潦草。

第十二條 第三項（國文）改（國語）

第一號表第二欄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五、二十八日

七六

第三號表學業成績欄

(國文) 改 (國語)

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教育次長代理部務傅嶽棠。(註三)

註一：「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五。

註二：「教育雜誌」，十二卷，二期，記事頁一。

註三：民國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二二號。

二十五日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自巴黎回國，抵達北京。

外交總長陸徵祥奉派出席巴黎和會，公畢返國，於是日抵達北京，並即晉謁大總統徐世昌，報告巴黎和會經過。對於山東問題，陸亦表示「不便與議，只好徐待時機，再行解決。」於日使所提直接交涉之議，遂告擱置。(註一)

註一：「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七三。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令准取消呼倫貝爾特別區域，並廢除民國四年中俄合訂條款。

令曰：

「據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黑龍江督軍孫烈臣呈稱：據暫護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咨呈：竊查呼倫貝爾向屬中國完全領土，隸黑龍江省管轄。自改置特別區域以來，政治迄未發達，自非悉聽中央政府主持，不足以臻治理。茲據全旗總管、協領、左右兩廳廳長、幫辦等會議多次，僉謂取消特別區域並取消中俄會訂條件，實為萬世永賴之圖。因推左廳廳長成德，右廳廳長巴嘎巴迪，索倫左翼總管榮安，索倫右翼總管凌陞等，代表全體，籲懇轉電中央，准

將呼倫貝爾特別區域取消，以後一切政治，聽候中央政府核定。其中華民國四年中俄會訂呼倫貝爾條件，原爲特別區域而設，今既自願取消特別區域，則該條件當然無效，應請一併作廢，伏乞鑒核轉呈等語。核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深明大義，應即俯如所請，以順羣情。所有善後一切事宜，著該使等會商主管各部院察酌情形，分別妥籌，呈候核定施行。總期五族一家，咸霑樂利，用廣國家大同之化。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一）

北京政府復令派原任暫護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爲呼倫貝爾副都統，張奎式爲呼倫貝爾鎮守使，鍾毓督辦呼倫貝爾善後事宜。嗣復經黑龍江督軍孫烈臣電請，北京政府核准依舊制於呼倫貝爾區域設置呼倫、贛濱兩縣，並改吉拉林設置局爲室韋縣，統歸呼倫貝爾善後督辦管轄。

註一：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二三號。

## 二十九日 國父致書海外同志告以最近計劃舉辦二事：一、設一英文機關報；二、創辦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機關。

國父以中國國民黨之宣傳工作，在國內頗著成效。然以本國文字宣傳，外人無從瞭解，其影響只限於國人，而黨之精神義蘊，無從宣示國外。且自五四運動以後，青年革新思想澎湃，亟應予以暢導。因決定集資創設英文刊物及印刷機構，以廣宣傳。是日致函海外同志如下：

同志公鑒：敬啓者，迭接海外各支部來緘，均稱黨務日見發達，吾黨同志亦正磨礪以須，此則足爲吾黨慶也。茲有最近弟所計劃舉辦二事，請各地同志贊成資助者，謹佈如左：

### 一、設立一英文機關報

查支加哥各同志曾辦一英文月刊雜誌，鼓吹本黨宗旨，嗣以事故停版，然而此志迄未少衰，擬將該報移歸中國，由本黨幹部繼續辦理。弟意以爲吾黨在本國上海設一英文雜誌，冀於言論上得與外國周旋，同時以吾黨政治之主張建設上之計劃宣傳於世界，殊爲切要之著，此其事有關於本黨者甚大，姑舉其要略言之。本黨同志設立之言論機關，如建設月刊，星期評論，民國日報，以及海外各支部所辦之日報等，大聲疾呼，功效顯著。惟以中國文字外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九日

人無從了解，其影響者止於吾國人，我黨之精神義蘊，無從宣示於外國，凡有關於外交之事，動以言論不能發抒之故，因而痛受損失者甚多。況近日輿論喉舌，端在報章。試觀各國之各大政黨，無不一言既出，聳動全球，夫豈不藉報章鼓吹之力？而我黨獨以缺乏外國文報紙機關之故，遂令雖有絕大之計劃，亦無由披露於世界。是故吾黨苟能設立一英文雜誌，其利益誠不可量，最少則有下列之三項。

一、直接參加於世界輿論，將吾黨之精神義蘊，宣達於外，以邀世界對吾黨之信仰。

二、生外交上積極的作用（期得精神上物質上之援助）。

三、生外交上消極的作用（排斥各種侵略主義）。

觀以上要點，則吾黨之實行設立一英文雜誌爲必不可緩。茲因芝加哥同志有將雜誌移歸本部開辦之議，現擬實行辦法如下：

一、開辦費並第一年維持費，須二萬元（概算另表開列）。

二、此項經費，擬由各分部酌量擔任，總期達到此數。

三、各埠支分部認定此項數目通知本部後，雜誌卽行開始，所認定本款，務請於通知本部後三個月內滙滙，以爲經費。

四、雜誌發行伊始，世界未能週知，閱者之數未能增長，維持生存仍賴各支部各分部每年代銷至若干份；至一年後發行增加，則此報可以獨立，無須捐助。

概算表如左：

一、英文印字機全副，連運費約計四千元。

二、紙價（每年十二期，每期印三千冊，每冊約一百頁）約計六千元。

三、印刷工費約計二千五百元。

四、主筆翻譯及雜役等薪工，約計四千五百元。

五、郵費約計一千二百元。

六、房租約計一千二百元。

七、電燈燃料及其雜用約計六百元。

## 二、創辦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機關

本黨向有愛國儲金一項，原爲備本黨救國之急需。此項儲金，應以充最有實效之用途，方不負我黨同志拳拳之意。若以之充軍餉，究非有效之舉。蓋現在屬於本黨之軍隊，如在四川、陝西、湖南、福建、廣東等處，不下十餘萬人，月餉動須百萬以外，謂儲金一項而能供其浩大之餉精，實屬不能。抑或僅供一部，則受歧視之誚。況各處軍隊皆靠就地徵發以自養，此又無待於儲金一項。若爲將來大學計，則以本黨最近兩次舉事時所得之經驗而論，亦非有大宗固定之鉅款不濟，儲金之爲助甚微。故苟以吾黨同志熱心所集之儲金，擇一最爲有裨於黨有益於國之事而舉辦之，誠莫如設立一大印刷機關，其理由如下。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爲將來革命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唱，各種新出版物爲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花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攔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致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爲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爲最有價值之事。最近本黨同志激揚新文化之波瀾，灌漑新思想之萌芽，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者，則有兩大出版物，如建設雜誌、星期評論等，已受社會歡迎。然而尙自慊於力有未逮者，則印刷機關之缺乏是也。夫印刷機關，實出版物之一大工具。我國印刷機關，惟商務印書館號稱宏大，而其在營業上有壟斷性質，固無論矣，且爲保皇黨之餘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書籍，均帶保皇黨氣味，而又陳腐不堪讀。不特此也，又且壓抑新出版物，凡屬吾黨印刷之件及外界與新思想有關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卽如「孫文學說」一書，曾經其拒絕，不得已自行印刷。當此新文化倡導正盛之時，乃受該書館所抑阻。回望全國，別無他處大印刷機關，以致吾黨近日有絕大計劃之著作，並各同志最有價值撰述，皆不能盡行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二十九日

八〇

，此就吾黨宣傳宗旨之不便言之。至由營利上觀察，現在出版書報，逐日增加，商業告白，與時俱進，而印刷所依然如前，無資力者不能改良機器，擴張營業，故印刷事業為商務印書館所獨占，利益為所專，而思想亦為所制。近者陳競存兄提倡在廣東設西南大學，已有成議。大學成後，於印刷事業上又增一新市場，吾黨不起而圖之，又圖為商務印書館造利。綜觀近日印刷之增進，其所以要求於印刷機關之供給者甚多，斷非一二印刷館所能供其要求，又斷不能任一二家所壟斷。試觀日本一國，印書館大者何止十數。小者正不可勝計，其營業之發達，乃與文化之進步為正比例。今者我國因新文化之趨勢，一時受直接影響者，如全國各學校之改良教科、編印講義，碩學鴻儒之發憤著作等等，均有待於印刷事業之擴張。至於商場上之各種新式告白，需求更切。故以現勢度之，此種印刷機關，營業必可獲利，以故吾人深感現在之痛苦，預測將來之需要，從速設立一大印刷機關，誠不可謂非急務矣。果能成事，其利如左。

一、凡關於宣傳吾黨之宗旨主義者，如書籍雜誌等項，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

二、本黨常有價值券褒獎狀以及各秘密之文件圖籍者，均不必遠託外國。

三、本黨自行編譯各種新式教科書，以貢獻吾國教育界。

四、國內各種有益於思想革新之著作，可以代印，並可改良告白，以益商業。

五、做有限公司辦法，可為本黨之一營利機關。

據上理由，設立此印刷機關，擬先暫定資本五十萬元，擬分作五萬股。此項資本，擬以愛國儲金充之，如不敷此數，則各支分部之已辦儲金者，請益集多數。其未舉辦者，請早日極力舉行。以本黨在外國數百分支部計，每支分部集千數百元，即可成此最有裨於黨有益於國之大事業。此而能舉，則革命之成功，必可操券。（此印刷機關絕對不招外股，實以吾黨精神貫注之。）現本黨極力籌度，務祈早日實現。如在外同志有印刷上智識及技能，足贊助此事者，均請將姓名、住址開列寄來，以便請其回國相助。如未有此項熟識之人，亦應就近派遣子弟專習種種技術，以為將來此項人才之預備。此誠久遠宏大之事，望諸同志極力贊助，早日成為事實。

右凡兩端，均請貴支分部贊助，如荷同意，速惠復音，俟本部得各支分部復信後，即行編送定詳細章程奉上。



專此並頌公安。孫文謹啓，一月廿九日。」（註一）

廣州護法國會參、衆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及議員褚輔成等五百二十一人，聯名通電指責政學會議員破壞制憲會議，並宣告議憲暫時中止。

國會在廣州自民國七年九月開始召集憲法會議以後，即由於政學會派議員之阻撓，制憲工作無法順利進行。迨南北議和期間，議員多離粵，憲法會議遂告停頓。及和議無成，離粵議員又多返粵，憲法會議亦遂於民國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重行開會。但以政學會份子之抵抗，兩月以來，議憲工作毫無進展。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開會時，政學會議員以所提關於國會解散權及地方制度章省長職權問題等修正案，未獲通過，乃相率不出席以爲抵制，致使憲法會議不能成會。章士釗且在滬發表廣東國會無制憲權的議論，林森等忍無可忍，遂與吳景濂等五百二十一人於二十九日聯名發表通電，指責政學會議員沈鈞儒、金兆枝、楊永泰等破壞憲法會議，並聲明：「現議定自二十四日起，憲法會議暫行停頓，以待彼等最後之覺悟。」通電原文如下：

廣州軍政府岑總裁、伍總裁、林總裁、李參謀長、趙部長、吳代理部長、莫督軍、南寧陸總裁、譚督軍、李省長、雲南唐總裁、貴州劉督軍、四川熊督軍、楊省長、漳州陳省長、上海孫總裁、唐總代表、章太炎、孫伯蘭、汪精衛先生、陝西于督軍、郴州譚督軍、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農會、工會、學生聯合會、各報館、各團體、上海商會、教育會、農會、工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商業工團聯合會、各報館、各團體、北京商會、教育會、農會、工會、學生聯合會、各報館、各團體均鑒：一月六日憲法會議議事日程爲地方制度第十一條至第二十二條，議長按照議事日程第十一條第一項開議，討論終局後，議長先表決尹承福、陳家鼎、徐蘭墅、李載廣、童枕時等各修正案，均否決。次表決張瑞璽修正案，議長宣告表決結果，在席人數五百九十二人，起立者四百六十四人，已足四分之三以上可決，徐蘭墅提起疑義，要求反證表決；楊福州、韓玉辰、宋汝梅等主張用憲法會議規則第三十九條之規定投票表決；張知本、張我華等以三十九條係獨立條文，現經提起表決疑義，應適用第三十八條先行反證表決。時已

屆法定時間，議長宣告延長半點鐘，以兩種主張交付院議公決，贊成適用三十八條起立者四百十四人，多數可決後，議長宣告反對張瑞貴案者請起立，反證表決結果，議長宣告在席人數五百九十二人，四分一爲一百四十八人，起立者一百四十三人，不足四分一，證明前次表決已足四分三以上可決。時已五時三十分，延長時間已到，議長宣告休會，此是日會議經過之情形也。八日憲法會議議事日程爲地方制度第十一條第二項至第二十二條，忽有參議員沈鈞儒、金兆枝、楊永泰、秦錫圭、張魯泉、孫光庭、劉新桂、王鑾聲、楊森扎布、楊擇、丁文瑩、楊天驥、韓玉辰、鄭際平、楊福洲、宋汝梅等十六人，衆議員徐蘭墅、張佩紳、陳鴻鈞、李爲綸、歐陽振聲、斐廷藩、周之翰、朱博恩、陳祖基、徐紹熙、袁麟閣、劉彥、廖希賢、鍾才宏、王源瀚、魏郁文等十六人稱：六日張案反證表決後，有人再提起疑義，強求重行表決，並以八日議事日程明列第二項，相率不出席以示抵制，冀推翻六日表決。眞日陳鴻鈞等復捏造事實，通電欺罔全國，同人等隱忍至今，不與申辯，經林議長、褚審議長先後設宴勸告不聽，伍總裁馳書勸告無效，各分子各政團復紛紛協商，彼等忽而贊成，忽而反汗，種種變幻摹擬不出，明知院外協商非法律所賦予，同人等不惜委曲遷就者，實欲完成大法，冀彼等最後之覺悟也。一月十八日晚，由不出席議員代表沈鈞儒、王源瀚提出條件，要求十一條一項下加但書，文曰：但大總統依官制之規定，得派專員分別管理。且在協商會鄭重申明單獨表決但書，如能辦到，即可一致出席。十九日協商仍無異議，二十一日各政團一致贊成但書，允連署提出，交付審議後，再列議事日程；而沈鈞儒等忽又反覆，不贊成自己提出條件，欲將但書與十一條第一項合併表決，冀貫徹推翻表決之主張。同人等自是始識沈等之眞意。計自八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協商已有八次，彼等不出席亦已滿八次，在此時期，同人等心力交瘁，無術挽回。前猶疑爲手續之爭，內容之爭；今始知非手續及內容之爭；前猶疑各報載徐世昌電李純，忠告南方停止議憲，及某某分代表主張南京制憲等電，均爲報紙謠言；今欲不信不能。證以不出席議員，大半居軍府要職，而章士釗更明目張膽，爲文攻擊國會不宜制憲，可知彼等決心破壞制憲，醞釀已久，決非口舌所能挽回。嗟夫，世道人心墮落至此，夫復何言。惟彼等既決心破壞制憲，而不顧居破壞制憲之名，復飾詞以欺我國人，是不可以不通告我國人一，彼等謂六日反證表決後，有人提起疑義，認爲表決不確，定下次開會須再行反證表決。查民國五年後，隔日不能再行表決之先例甚多，今舉其一：如民國五年十月十六日憲法會議審議會

，會議錄載以大總統有解散權，付表決，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在場四百七十二人，起立者三百十四人，三分二少二人，不足法定人數，湯松年、劉崇佑等起言表決有疑義，董增儒說明有疑義之理由，陳銘鑑請照規則三十八條用點唱表決，附議者三十人以上，主席宣告應即反證表決，即由秘書長點唱席次。張伯烈反對反證表決，議員有同時發言者，議長王家襄復席，李兆年起言：尚未反證表決，議長何以復席？審議長報告今日第七十五條表決未有結果，下次再行表決，主席宣告延會。下次開審議會，即以其他動議付討論，表決時李兆年起言，前次表決有疑義，即應先行反證表決。主席宣告李君稍有誤會，蓋今日不能反證前日之表決，因現在出席人數與前日已不相同，不能反證表決。此後遂為確定之先例。當日民黨與研究系之爭，幾不亞於今日之廣州，即今之不出席諸人，亦主張隔日不能再行表決之人，卒經幾度疏通，研究會自認隔日反證表決為不合理，不願開此惡例，自願犧牲已見，故對於主席宣告，一無爭論，豈以研究會能犧牲於北京者，今日彼等乃不能犧牲於廣州乎？豈以彼等與同人等同主張於北京為合法，今日吾輩單獨主張即為違法乎？而況此次反證表決後，並無人報明席次再提起疑義，依照規則第三十八條說明疑義之理由，有反對諸人之函電不能指實為何人提起疑義說明理由可以反證，則議長自無從據以諮詢附議。所謂提起疑義者已完全不能成立，此次再行反證表決欺我國人者一也。二謂議長所發議事日程地方制度第十一條第二項至第二十二條為不合，非變更議事日程則不出席。查議案之成立，在於表決，表決為議會神聖不可侵犯，定有四百六十四人表決成立之案，議長一人有權能徇小數不出席者之請，將表決推翻之理？第十一條第一項既經通過，議長當然列第二項，有何不合之有？即讓一步言之，彼等果有正當理由，應出席據法以相爭，何故以不出席為要挾？再讓一步言之，彼等在議會恐不能得多數之同情，欲以不出席求協商之結果，此亦人情恒有，何以彼等所提出之但書，已經各派容納，擬經審議後列入議事日程，而彼等自身忽又反覆？其非爭議議事日程，已可概見，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也。此以議長違法欺我國人者二也。一謂張案破壞統一，開省長專制之風。查張案為省設省長一人，執行省政務，既曰國家行政得依法令委任，當然有可不委任者。省政務為本章第二條規定之省教育、實業、財政、市政、省警察及保安事項之類，為省長分內之事。國家行政除軍事外，為外交、國稅、司法、郵電、路政之類，為中央分內之事，中央儘可派員管理。至委任省長執行之事項，其權仍在中央，有何破壞統一之有？況張案以下條文明定省長為參

事會會長，省政務執行之方法，以省長及參事員之連署行之，對於省議會共同負責，是明明合議制，有何省長專制之有？若照原案規定，使省長統轄一省之軍政、司法、外交、國稅如前清之督撫然，大有尾大不掉之嫌，適成外重內輕之弊，恐彼等所謂破壞統一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此以破壞統一等語欺我國人者三也。一謂使贊成張案者人數果在四分之三以上，何所憚而不行投票表決？不知起立表決與投票表決，均屬法律所規定。當日韓玉辰等主張用第三十九條投票表決，議長已預備投票，而同時張知本等以提起疑義，係根據三十八條，當然適用同條用起立表決。兩說既有爭議，議長當然交付院議公決，既經四百餘人大多數贊成適用第三十八條，議長有何權力推翻表決。而猶少數之請？議長欲堅持投票，其如法律不許可？若謂憲法會議專憑秘書口說，議長報告，適為秘書、議長之傀儡，然則前此二讀會通過之條文，凡未經投票手續者，均可推翻乎？此以投票表決說欺我國人者四也。至謂議長按鈴開門，尤無一辯之價值：以時間既到，議員退席為議會慣有之事，議長當然開門，有何違法之有？此外彼等日語人曰：今日所訂憲法不適於用。不知適用與否，非經試驗不明。今尚未頒布，何能以少數意見斷定不適於用？同人學識有限，不敢信所訂條文為盡善，然贊否均本良心，不攙雜一毫私見，要旨以能發揚國輝，保障人權為依歸；若果將來不適於用，亦可循法定手續修改。今日惡法勝於無法之時，何苦以少數私見，即自行推翻乎？此誠同人不解者也。彼等又曰：此等憲法，北方必不承認。不知吾人制憲，是否悉依北方意思，尚屬疑問，況北方並未表示意思，吾人何能知彼欲何條而加贊成？彼不欲何條而當反對？議會通例，在於表決，表決結果，少數服從多數，即同人自身亦不能自主；若不循此通例，是已將議政根本打翻，有何事可議？且憲法公佈後，即生效力，何待北方之承認？此又同人所不解者也。彼等又曰：此等憲法，南方亦不承認。同人等役粵三年矣，知南事甚悉，就護法國體言之，海陸軍人希望憲法者也，各政治家希望憲法者也；就民意機關言之，各省省議會，商會等希望憲法者也；就社會言之，則制憲促成會，憲法慶祝會如潮似水，洶湧而起，希望憲法之成，較各方為尤熱；不知彼所指不要憲法之南方，屬於吾國何地？此又同人所不解者也。凡茲所陳，誠如彼等通電所云：皆我忠愛國家、忠愛地方之國民，亦得判其得失，同人不暇一一言也。尤有進者：民國憲會兩遭摧殘，賴同人犧牲無量生命、財產，始挽回約法賦予同人製定大法之權，同人雖無狀，然以飽經憂患之身，重念國人精血之寄，知非此無以報答國民，奠定邦本。七年議憲開會未久，



致爲和議所破壞，同人深爲痛心。八年之夏，同人復感外患之激刺，內政之紛亂，益知非此不足以解決時局，遂由同人再三集議，立大決心，發大宏願，鼓大勇氣，欲於最短期間完成制憲，以博最後之光榮；賴西南諸公多方維持，費盡千辛萬苦，始得於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開憲法會議於廣州。開議之始，親喪不給假，扶病必出席，病在垂危者尚以缺席論；揆諸常理，未免不情，衡以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之義，同人雖節哀奪情，亦甘心忍受也。故開議兩月，已通過若干條文，成績如何，當爲海內所共見；所餘者僅地方制度寥寥數條耳。使彼少數人不加破壞，雖謂今日已慶成功可也。而少數陰險反側之徒，以憲法若成，於彼交換條件，盤踞地盤之私圖不利，遂甘冒不韙，出最堅決、最卑劣之手段，以破壞垂成之業，使南方不能竟護法之功，北方不能循法治之軌，國民不能享法治之賜，紛紛擾擾，莫知所極，將來民不堪命，潮流激盪，必釀成全國大破壞之日，事果至斯，彼等之肉其足食乎？同人迫不獲已，敢對父老兄弟姐妹之前，鄭重聲明：此次憲法會議破壞，實由於現居軍府要職少數之議員同人不任其責。現議定自二十四日起，憲法會議暫行停頓，以待彼等最後之覺悟，一旦彼等有出席之表示，即應繼續開議，以副國人之期望。同人等誠信未孚，不能感化同儕，致數年慘澹經營之根本大法，又遭頓挫，既負國民之委託，復增時局之紛糾，清夜捫心，咎戾良多。急遽陳詞，不知所云。憲法會議議長林森、副議長吳景濂、代理審議長褚輔成暨出席議員五百二十一人叩。顒。（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於廣州）（註二）

國會議員周震麟等三十人復連署提議將章士釗議員除名，獲得一百四十五位議員之贊同。桂系軍人因益啣恨國會，乃以財政困難爲由，停發國會維持費，至是桂系之蓄意破壞國會，已盡爲人知。

###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各國聲明東北防邊護路辦法。

蘇俄赤軍節節東進，與舊黨軍隊在西伯利亞東部進行激戰。北京政府因應此種緊張情勢，關於東北邊防及中東路主權與護路各事，迭經北京政府院部討論，由外交部向協約各國正式申明（一）中東路屬我領土主權，不容第二國施行統治權。（二）霍爾瓦特（Horwat）僅爲鐵路坐辦，無擔負國家統治之權能。（三）按照鐵路合同，公司俄員及僑居沿線中外人民，應由我國完全保障。



中華民國九年 一月三十、三十一日

八六

北京政府外交部一面分電奉、吉、黑、新四省督軍及庫倫徐樹錚等厚集軍隊，極力防邊，籌備的款，實行護路。又霍爾瓦特在中東路界內一切舉動，嚴重監視，勿任逾軌。（註三）

### 天津學生為中日交涉遊行請願，被軍警毆傷數十人，學生全體罷課。

天津各校學生於本月二十四日，因檢查日貨與警察衝突，曾被警察廳長楊以德拘捕數十人，並有數十人被毆傷。各校學生復於本日聚集五千餘人，羣向直隸省長曹銳請願，要求轉電北京政府，拒絕與日本進行山東交涉，撤換楊以德，釋放被捕學生，恢復各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曹拒不見，且被毆傷，天津學生遂全體罷課散學。是為「一、二九」事件，各地學生均紛紛響應，形成學潮。（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五——四五四頁。

註二：國史館與中央黨史會編：前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遺集（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出版），頁七八——八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十七，號四，頁一三六。

註四：同註三，頁一三五。

三十日 北京政府因中荷條約業已期滿，向荷蘭駐華公使提議修正「中荷條約」。（註一）

### 清華學校校長張煜全辭職照准，外交部令派羅忠詒繼任。

清華學校校長張煜全，呈請辭職，本日經外交部核准，並調張氏回部辦事。外交部於同日以第十二號部令，派羅忠詒為清華學校校長。（註二）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二。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二七號。

三十一日 前中華革命黨安徽支部部長張滙滔（孟介）在滬被刺，傷重不治而死。

前中華革命黨安徽支部部長，大元帥府參事張滙滔，奉國父命主持蘇、皖、軍事，返居滬上。倪嗣冲陰謀害之。有語於滙滔勸其小心戒備者，滙滔笑置之，不以爲意。是日，滙滔由外歸寓所，行經維多利亞路，突爲兇徒狙擊，身中四彈。五日後傷重不治而死。滙滔被刺，國父曾親往慰問，及歿，國父悲不自勝，親書「國魂不死」四字以唁之。並擬援照宋教仁，陳其美例優葬之，惜以時局不靖，未及實行。

（註一）

#### 附錄：張滙滔事略

張滙滔，字孟介，安徽壽縣人。少讀書，好兵略，兼善草書。稍冠，便以天下爲己任，喜瑰奇傲儻之畫策。是時革命思潮，侵入長江流域，孟介以讀書不如學劍，入安慶營中爲兵，結納有志，言能動人，久之傳布甚廣。甲辰乙巳間，去安慶游日本，同里孫毓筠有盛名於黨中，時在東京，因相與結合，顏其廬曰陽明學社，實卽安徽同盟會分所也。以陽明主張知行合一，既知革命之當行，卽宜以身先之也。期年復回國，四方奔走，得實行家若干人。辛亥武昌起義，孟介與壽州紳士王慶雲謀響應，推慶雲爲首，而自願副之，集合土槍刀矛攻壽春鎮總兵，克之，諸將以孟介之能軍也。轉從孟介進攻潁州及於河南固始等縣，俱克之。未幾清廷起用袁世凱，與革命軍停戰議和，革命軍全權代表爲伍廷芳，世凱以孟介侵入河南，潁州復爲北方門戶，去項城故里祇數十里，心不能平，陰調大兵集中於周家口，令倪嗣冲將之，以嗣冲爲潁州人也，順流南下。孟介不意雙方停戰中，有兵來攻，及兵抵潁州，士兵不及鬪矣。伍代表力爭而不得，亦不肯以一隅事使和議決裂，遂無救兵，而孟介獨力支持。民國元年，黃公克強爲留守，南方軍屬焉，未知孟介爲豪傑之士也。時衆議主裁兵，孟介降爲混成旅長，心不懌，未就職。二年春，宋案發生，余時在鄂辦選舉方竣，來滬，晤孟介，隨往孫公寓。孫公震怒曰：「是不可忍也，以政府而司暗殺，尙得謂之國乎。」孟介自告奮勇，願歸淮上討袁。孫公喜，並命張靜江撥款四萬元。孟介遂商安徽首領范光啓、鄭芳蓀、龔振鵬、凌毅諸人，約在南京龍宅會議，孫公亦命余同往。屆時諸人皆至，振鵬時有衆一旅，會議時，衆問之曰：「

如淮上發動，子當如何。」振鵬慷慨答曰：「率兵來會，如有變化，盡其所有而來，假令皆變，一人亦來，不負約也。」於是先後赴壽春，住屯壘團部，即舊壽春鎮署也。屯壘團者，孟介舊部所裁之餘地，團長畢靜波，團副張漢，步兵三營，營長倪仲平、葛崑山、羅光華。砲兵一營，營長馬仁生，其他尚有袁家聲，廖少齋所部，正陽關水上警察廳長岳相等，為呼應。未幾安徽師長胡萬泰，受袁世凱之命，誘振鵬團長叛變，振鵬率餘部，如約來會。是役也，歷戰月餘，士卒奮勇，倪嗣冲大有不支之勢，會南京本部動搖，孟介始退。退至廬州，尚有人馬，與羣盜遇，盜索槍及馬，孟介與之，口唱秦瓊賣馬一齣，盜以其態度閒暇，非常人也，盜將方枕載之俱去，孟介曰：「江湖有義，槍任汝取，馬任與取，隨身衣被及枕，何不留我以作紀念也。」盜曰。善。「子行矣」與之，孟介遂行。蓋方枕中尚貯上海鈔票二千元也。自後往來東京、上海間，屢有圖謀未遂。民國五年，余赴漢口，邀孟介與俱，時北洋二師砲兵團團附曾魯，步兵連長姚藝，結合下級連排長數十人，將大舉。王占元覺之，商漢口總探劉貴狗，捕藝斬之，同時殉難者十餘人，魯遁免。旋袁世凱死，遂罷兵。民國八年，謀皖事急，倪嗣冲遣刺客刺孟介於上海墳山路，孟介抱傷追刺客，不及，歸寓。孫公親往慰之曰：「毋礙。」孟介曰：「死生人所不免，所惜者，未能為先生成大業耳。」孫公嗚咽，良久曰：「即為子覓良醫，保母生命之虞也。」閱日。卒於廣慈醫院，時方多令也。余生平交好軍人，如孟介之志大而才亦足以濟之者，不數觀。次年余回滬，致祭於報本堂，且輓之曰：「鈍初之死可無傷，克強之死可無恨，英士之死可無慘，聞道斯得道，求仁斯得仁，肝膽有書生，憑孤郡，抗頑胡，大器推尊顏太守。金陵共事見厥智，淮上共事見厥勇，漢皋共事見厥仁，惟我能識君，亦君能識我，男兒尚意氣，觀數奇，知骨梗，窮途痛哭李將軍。」（註二）

### 北京學生萬餘人為二十九日天津軍警制壓學生事件，遊行示威。（註三）

註一：陳紫楓：「張烈士孟介事略」。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二六——八。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二。

二月

一日 蔣先生中正在滬，與國父晤談黨務及國內時事。（註一）

長沙小學國文研究會開會討論小學採用文言文與白話文問題。

長沙小學國文研究會於是日召開大會，討論小學採用文言文與白話文問題。當經決議四案：

- (一) 國民學校完全用白話，國文及學生作文均須用注音符號；
- (二) 國民學校從一年起國音字母注音字母同時並授；
- (三) 學生作文中文言均存，但文言語尾字須去；
- (四) 國民一二學年寫字仍用範字，三四年可自由選帖。（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一九。  
註二：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五。

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各國聲明：外商在華訂立辦礦合同須經中央核准。

因外間常時宣傳中國商民有與外國商民私訂鑛務合同之事，恐未經政府承認，發生糾葛，兩受損失，本日北京外交部特通告外交團，加以防止，略謂：中國商民人等私與外國商民訂立關係國家之主權及地方公產契約，以及各省商辦路礦等事，非經中央政府允准，不能有效，迭次通行照會各國公使轉飭周知在案。近來各報，登載各省時有擬與外人訂立鑛務合同情事，雖屬不便輕信，而人言嘖嘖，或非無因，深恐外人不察中國行政權限，與各省私立合同，萬一釀成事實，外商必因之受累。茲再預先聲明：外商在中國訂立各項辦礦合同，均須經中央政府核准，方能成立；其未經中央政府核准者，無論與何省簽訂，經過何種手續，在中國法律上一律不能認為有效。（註一）

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函送新式標點符號一案，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區轉發各校採用。

北京政府教育部是日發布第五三號訓令，文曰：

「據國語統一籌備會函送新式標點符號全案，請予頒行等因前來。查原案內容，遠仿古昔之成規，近採世界之通則，足資文字上辨析義蘊，輔助理解之用，合亟檢同印刷原案○冊，令行該廳（局、校）查照，酌量分配轉發各局各校，俾備採用。此令。」（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四號，頁一三七。

註二：「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五；民國九年二月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一號。

#### 四 日 北京學生發起遊行，被捕者達四十餘人。

北京各校學生，因關於山東問題，主張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且為響應天津學生「一、二九」遊行，曾於前月三十日公舉代表，謁見國務總理靳雲鵬。次日復舉行遊行演講。不意日使小幡竟於二月二日向外交部要求取締學潮，學生大憤，乃於本日集會於前門一帶，遊行演講，聽者甚衆，交通爲之斷絕，當由警廳派遣大隊軍警，將各學生驅入天安門嚴守，並將方豪（按：方豪，字儼新，安徽人；非在臺之方豪神父）等四十餘人逮捕。影響所及，上海，杭州，安慶等地學生，遂羣起響應，情勢一時爲之緊張。（註一）北京京畿衛戍總司令部並發布布告於下：

爲布告事，查維持秩序，振飭紀綱，乃立國之大本，猶之私人希望發展，乃當以身體健康爲先。故越軌行動，國有常刑，即或託言正大，非便私圖，要不許超越範圍，致危國本，人民愛國，理所當然，政府惟有提倡，應無禁阻。惟愛國各有其方，斷不能勉同一致，學生務學及早成業，國力充實，有賴於茲，居位言志，愛國之道，莫過於



是。若或紛心政治，追逐潮流，卽陳義果高，仍屬有妨進業，國力臻益轉致遲遲，況復浸潤過激邪說，以未經熟考之思想，遽欲貿然嘗試，影響所至，國家日見分崩，社會因之瓦解，效益未見，禍害已臨，眞愛國者詎忍出此！該學生等須知國家之事，政府有責，國會人民，相爲監督，各界不乏有志，毋庸該學生等越分相干，徒事紛擾，按現行治安警察法第八條載學校學生不得加入政治結社，第十二條載學校學生不得加入政談集會，第九條第二十八條結社宗旨有擾亂安寧秩序之虞者，命其解散並得處結社者以一年以下徒刑，第十三條第三十二條集會之講演議論，有擾亂安寧秩序之虞者，命其解散，或中止講演，有不服者，並得處以五個月以下之徒刑，第十五條第三十四條屋外集合及衆人羣集，有擾亂安寧秩序之虞者，命其解散或加限制禁止，有不服者得處以二十日以下之拘留併科罰金。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七條在通衢大道及其他公衆聚集往來場所黏貼文書圖畫，或散布朗讀及言語行容，一切作爲有擾亂安寧秩序之虞者，得禁止並扣留印寫物品，有不服者得處以二十日以下之拘留併科罰金。又現行新刑律第七章第九章，關於妨害公務及騷擾各罪，定有專條，其以文書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人犯罪者，則有第十六章各條規定，對人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相脅迫，或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則於第三十一章分別論罪科刑。至殺傷放火等事，亦均明定制裁，此皆國家維持國本之法，刑章具在，絕不稍事姑容。本總司令職司衛戍，有維持京師公安之責，經此次布告之後，該學生等其各凜遵斯旨，各守分際，如果自甘暴棄，敢於故違，定當依法辦理，決不寬恕，毋謂言之不預也。特此布告。中華民國九年二月四日」（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四號，頁一三七。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一號。

## 五日 北京政府令各省不得截留鹽款及私加鹽價。

原令文曰：

「大總統令：鹽稅關係外債，前經明定條例，不得於正稅之外，以他項名目加徵。此項收入，並經全數作爲善後借款擔保。尤應專款存儲，用符原約。邇來各省間有截留鹽款及私加鹽價之舉，雖屬一時權宜之計，究與原定辦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二月五日

九二

法歧異，於國家信用，影響甚鉅，著責成財政部鹽務署，將從前各省截留之款，陸續撥還銀行團，照約專儲，各該省軍民長官，亦應體念時艱，共維大局，無論如何要需，不得再將鹽款截留，並不得將食鹽擅自加價。以維鹽綱，而保國信。即由該部署通行遵照。此令。」（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清華學校董事會章程，派嚴鶴齡、刁作謙為董事，並令設立審計會，派章祖申、周傳經、謝永忻、吳臺、李殿璋為審計員。

清華學校（今國立清華大學前身）經費係以美國退還之庚款為來源，外交部前於民國六年設立清華學校董事會，專司籌備基金，稽核用款。外交部以該校事務日繁，並為健全財務制度起見，於是日公布清華學校董事會章程六條，令即依此章程改組董事會，並另行設立審計會，執行審計業務。同日，外交部令派嚴鶴齡、刁作謙為董事，章祖申、周傳經、謝永忻、吳臺、李殿璋為審計會審計員，以鞏固基金，限制浮濫。（註二）茲錄外交部兩令及清華學校董事會章程全文如下：（註三）

#### 一、外交部令第十五號

清華學校暨游美監督處經費，本以美國退還賠款為來源，惟退款期限有窮，而校費必謀永久，前此設立清華學校董事會，將該校經費酌定範圍，力求撙節，以為積存基本金之準備，用意至為深遠。此次另行組織董事會，宗旨並不變更。仰在事各員，切實籌維，悉心稽核，以限制浮濫，鞏固基金為唯一宗旨。俾此校日起有功，維於不敝，是為至要。此令。中華民國九年二月五日。外交次長代理部務陳錄。

#### 二、外交部令第十三號

前於民國六年設立清華學校董事會，專司籌備基金稽核用款，近來體察情形，該校事務日益殷繁，必須將該會重行改組，輔助校長贊畫一切，方足以策進行而規久遠，茲派嚴鶴齡、刁作謙為董事，本日已頒布董事會章程六條，仰即遵照辦理，其關於稽核用途一事，應即另行設立審計會，並派章祖申、周傳經、謝永忻、吳臺、李殿璋，為審計會審計員。此令。中華民國九年二月五日。外交次長代理部務陳錄。

清華學校董事會章程

第一條 清華學校董事會，以外交部部員二人暨駐京美國使館館員一人組織之。

第二條 董事會對於清華學校及游美監督處一切事務，有協同校長管理之權，遇有清華學校或游美監督處發生各項問題，得由董事會處理，但須將議決情形呈請外交部長核准，方可施行。

第三條 清華學校應設立教職員會議，以校長為會長，該會對於編排課程、購置器具等專門事務，有議決之權。

第四條 董事會得收受教職員或與該校有關係之個人或機關之報告，但此項報告均須經由校長轉遞於董事會。

第五條 董事會會議事件以全體同意作為議決，如董事意見未能一致時，應陳請外交部長決定。

第六條 董事會辦事細則由董事會討論決定，呈請外交部核准公布。

吳佩孚電徐世昌，反對魯案由中日直接交涉。

魯籍軍人第三師師長吳佩孚駐紮衡陽，於聞悉日本駐華公使向北京政府提議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後，表示反對。乃與鄂督王占元，浙督盧永祥於是日致電大總統徐世昌，痛述不能與日本直接交涉之理由，要求徐世昌制止直接交涉之議。（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二月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一號。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五號，外交部第十三——十五號令。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吳佩孚先生集」，上編，頁二一六。

六日 北京政府下令禁止學生干政。

連日以來，各地學生反對山東問題直接交涉，學潮蜂起。北京政府不思有以疏導，且恐將為民八五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六日

四「六三」之重演，竟於是日以大總統徐世昌名義下令禁止學生干政。原令文曰：

「近年以來，學潮頻靡，法紀不張。以諸生雋異之姿，動輒聚眾暴行，自由行動。國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經明令剴切誥誡，申明約束，深冀其濯磨砥礪，勉為異日致用之才。諸生等果知自愛愛國，當亦憬然愧悟。乃據京師警察廳報告：本月四日，京師各校學生，有在前門外排列演說，阻斷交通，並有擊毀車輛毆傷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隸省長亦有學生包圍公署，擊傷警衛，不服制止之報告。似此擾亂秩序，顯干法紀，青莪之選，淪於榛棘，甚為諸生惜之！自來學生干政，例禁綦嚴，誠以向學之年，質性未定，紛心政治，適墮學業，抑且立法行政之責，各有專屬，豈宜以少數學子，拔出位之思，為踰軌之舉。在國家則有妨統馭，在諸生亦自敗修名，在政府雖愛惜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須知國家生存，全賴法律之維繫，學生同屬國民，即同在法權統治之下，負執行法律之責者，詎能以學生干法，置之不問？茲特依據法律，再為諄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後，應即責成教育部，督飭辦學各員，恪遵迭令，認真輔導。凡學生有軼出範圍之舉，立即從嚴制止，總期消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棄，希圖擾亂者，查明斥退，情節較重，構成犯罪行為者，交由司法官廳，依法懲辦。辦學各員，倘有徇庇縱容，併予撤懲。總之，國紀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國家為重，執法以繩，決無寬貸，其共懍之！」（註一）

令下後，北京政府又飭京師警察廳依據所謂「自治警察法條例」，佈告將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及教職員聯合會，一體解散。國務院亦通電各省，要求對山東交涉問題，力持鎮靜，實則乃對吳佩孚等昨日通電之間接答覆也。電曰：

「近以山東問題，羣言靡雜，在京則有糾眾阻斷交通之舉，在滬則有要挾停納賦稅之通電。凡此行為，動逾法軌，極其所至，適使秩序不保，外侮乘之，使國家益陷於困難之境。須知山東問題，關係重大，政府既負完全責任，自必熟思審處，務期於國有利，斷不至掉以輕心，膠以成見。且此項問題發生以來，政府亦當在詳慎考量之中，且將容納各方意見，期得正當之處置。惟是遠道傳聞，恐滋誤會，希就近曉諭各公共團體以及地方各界，俾知以國

家爲重，當鎮靜勿擾，以俟政府之策劃，策劃既定，亦必有以昭示國人。設有不逞之徒，利用時機，希圖煽亂，各軍民長官有維持治安之責，應即遵照迭次明令，分別制止逮懲，勿稍弛縱貽誤，是爲至要。」（註二）

俄國白黨領袖廓爾恰克(Kolchak)在伊爾庫茨克被殺。

蘇俄赤軍於月前攻佔伊爾庫茨克時，舊黨領袖廓爾恰克爲赤軍所俘。赤軍爲鎮壓反對勢力，於是日將廓爾恰克槍殺。（註三）

北京中華懋業銀行(The Chinese 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開業。（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二月七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二號。

註二：同右。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五號，頁一三二。

註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史事日記稿」。

## 七日 廣州軍政府致電北京政府，主張取消「中日軍事協定」。

中日軍事協定，始於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在東京交換中日兩國共同防敵之公文。繼於同年五月十六日，中國陸軍委員長靳雲鵬，與日本陸軍委員長齋藤季次郎，在北京締結中日兩國陸軍共同防敵協定。又於同年五月十九日，中國海軍委員長沈壽堃，與日本海軍委員吉田增次郎，在北京締結中日兩國海軍共同防敵協定。又同日締結兩國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說明書。又，同年九月六日，中國陸軍委員徐樹錚，與日本陸軍委員齋藤季次郎，在北京締結兩國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之詳細協定。又，民國八年二月五日，中國陸軍代表徐樹錚，與日本陸軍代表乙東彥，在北京締結兩國陸軍軍事協定延長期間之協定。同年三月一日，中國海軍代表謝葆璋，與日



本海軍代表伊集院俊，亦在北京締結兩國海軍軍事協定延長期間之協定。此外尚有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關於軍事協定有效期間，及日後撤回日軍之兩點，特向中國政府致一聲明書。凡此皆爲中日軍事協定之關係文書。此項軍事協定締結以來，日本有百利而無一害，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除皖系段氏一派人物以挾持已派勢力爲目的，因而贊成此種協定外，我全國國民，殆無不切齒恨此協定之成立與其存在。故西南軍政府與上海和會之南方代表，莫不以中日兩國與德奧戰爭態度終了之理由，要求北京政府廢除此項協定。（註一）

廣州軍政府於本日致電北京，略謂：

「自歐洲和會，外交失敗，山東問題，予吾國以莫大之懲創，其尤爲全國人民所痛苦呻吟者，莫如軍事協定一端，查去歲對德戰爭告終，國際會議開始，尊處爲軍事協定繼續延長期間之聲明，一錯鑄成，至今爲厲。邇者歐戰已完全告終，和平條約亦已施行，就事實論，凡爾賽之和約既簽，則所指批准和平條約云者，已無復問題，即以所謂協約國軍隊同時撤退而言，和約既簽，彼此即言歸於好，協約名詞，已無存在餘地。且駐歐軍隊，久已弛防。即駐俄之兵，亦同時撤退。終了之期已過，尙安用此協定爲。就理論言，軍事協定指爲防敵而設。今敵已不存，防於何有。若必牽引附會，強指俄之廣義派爲敵，則與前此協同防敵之主旨，殊屬不符。況中俄原屬友邦，邊地相銜，互萬餘里。此次俄國人民之政爭，又完全屬彼邦內政，我無干涉之理。吾國乃猶假借名目，故樹一幟，毋乃不智，事實如彼，理論如此，此種協定，實無絲毫存在理由。半載以來，全國各界，函電紛馳，要求廢除軍事協定，異口同聲，喧等外察大勢，內順輿情，敢進忠告，尊處果以國家爲前提，請取消軍事協定，一切密約，宣布中外，當機立斷，屬望臺端，謹布愚忱，立候明教。」（註二）

北京政府國務院電令奉、吉、黑三省，對俄亂嚴守中立。

俄國自沃木斯克政府失敗後，新黨兵勢日盛，美國已宣布撤兵，日本亦不出兵西伯利亞。國務院特

電令奉、吉、黑三省，對俄國內亂，與各國一致嚴守中立。當由吉林督軍鮑貴卿，以中東鐵路總司令名義，對外宣布不干涉俄事，在中東路界內，完全由中國保護外人。（註三）

註一：劉彥：「中國外交史」（李方晨增訂本）下冊，頁六二——二。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五號，頁一三八。

註三：同註二。

十日 雲南督軍唐繼堯下令免除駐粵滇軍總司令兼第六軍軍長李根源職務，令駐粵滇軍歸唐直轄，由李烈鈞就近統率；岑春煊、陸榮廷則仍令李根源統率滇軍。唐與岑，陸間因爭奪駐粵滇軍統率權，遂起爭執。

先是，民國五年洪憲帝制戰爭時，李烈鈞率雲南護國第二軍由滇南進兵桂、粵。及護法之役初起，李烈鈞本擬率滇軍北伐，會龍濟光自瓊崖內犯粵南，桂系無力應付，乃用滇軍剿龍。民國七年，李根源到粵，岑春煊以其政學會關係，乃商諸唐繼堯令派李根源統率駐粵滇軍，李烈鈞專任參謀部長。李根源與岑、陸薰莠同氣，對滇唐漸形離心。唐繼堯為保持駐粵滇軍之統率權，乃於是日下令免除李根源軍事職務，派為建設會議代表，所有駐粵滇軍歸由雲南督軍直轄，而由參謀部長李烈鈞就近指揮。不意唐繼堯此舉，深為桂系所忌。粵督莫榮新竟令滇軍各師旅團長，仍留李根源為統帥。滇軍多係李烈鈞舊部，來歸者衆；莫榮新因派兵助李根源，致引起武裝衝突。（註一）關於駐粵滇軍易帥風潮與滇桂衝突，上海正報曾作如下之分析：

「李麻子（即李根源）為陰謀家，唐督早已不悅其為人，二人根本早不相容，前年李到粵，乘張方內潰，攫得滇軍，本非唐之所願，而李前年既換李天保，去年又換鄭開文（二人為唐所委師長），軍中官長，又換去十之七八，李心目中已視二師為私有物，乘機即可脫唐獨立矣！此事唐已不能忍受，此其遠因。去年老岑赴桂，與老陸會議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日

九八

，陸以滇軍在粵勢若擴張，終於已不利，且議和之進行，權利之分配，均大有妨礙，故視李麻子爲眼中釘。老岑不知若何幹旋，始交換以李帶滇軍出湖南，並恢復程潛勢力。又聞滇軍一出湖南，即另改編，脫離唐之範圍矣！故前此盛傳岑督師出湖南之說，蓋即此也。趙藩本爲唐之代表，到粵後反爲李麻子所利用，不知密電滇中，又作了多少勾當（皆不利於唐之事），醞釀既久，愈逼愈緊，皆爲唐所探知，故爲先發制人之計，霹靂一聲，李麻子免職令下矣！外間所傳，政客播弄，李協和暗通，此皆表面文章，或者有些調和，然不過適逢其會耳！唐令措辭，本來太傷李之體面，李於是急走下策，求莫庇蔭。莫乘機以威力迫壓，令改編滇軍，事成則沒收兩師，對李則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去之，如反掌耳；不成則使滇軍自相殘殺，桂系收其利，所謂一計害三賢，其手段可謂辣矣！對於協和，則檢查信件，檢查汽車，即電話亦不使之通，直逼其跑耳！軍府初則本可出而調和，沒有不可了之事，未免暗中有點偏袒李麻子，坐視不理。直至正月元旦，李協和率贛軍千餘人暗中出走，出巡之電一出，而北江之戰雲起，鐵路拆，電線斷，交通全停。省中調軍遣將，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未幾而老陸之主意漸露，老莫之態度漸明，而政學會之大夢漸醒，老岑始忙，連日趨謁督署，力主調和，前日派代表數人，去追協和，此刻尚未覓見蹤跡也。近日北江所謂戰事，不過小有衝突，土匪亦藉端而起，兩方主力軍究未交鋒，將或出於調和之一途，雖不可知，然最近恐無從說起也。調查滇軍內容，大約歸附協和者十之六七，歸附李麻子者十之三四。刻聞協和已到始興，與楊益謙合，軍約萬人，無論誰勝誰敗，究非二李之爭，實係滇桂之爭，則西南臺子自拆矣！老段以保持個人地位而賣國，李麻子以保持個人地位而犧牲西南大局，南北皆一邱之貉也，可嘆也哉！」（註二）

## 北京新國會第二屆常會閉幕。

先是，國會參衆兩院於二月八日發出通告：

茲定本月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兩院議員齊集衆議院命令舉行臨時會閉會式。是日上午十時，兩院議員服午禮服，齊集衆議院，十一時兩院議員入禮場就席，旋由參議院議長主席，贊禮員引 大總統及國務員入禮場就席奏樂後衆議院議長致閉會詞，再由 大總統致頌詞，國務員致頌詞，主席宣告在禮場

者向國旗行三鞠躬禮（奏樂），主席宣告閉會式，禮成後退席。全體並攝影留念。（註三）

北京政府交通部與日本東亞興業會社、訂立電訊借款合同款額一千五百萬

元。（註四）

註一：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五四〇。

註二：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正報。

註三：民國九年二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五號。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二。

## 十一日 駐日留學生監督林鵬翔報告到任日期及留日學生情形。

呈曰：

爲恭報就任日期及留學生現在情形，仰祈鈞鑒事：竊於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奉大總統令派林鵬翔爲日本留學生監督，此令；等因，本年一月九日，復奉大總統面諭，迅速赴任等因，奉此鵬翔遵即出都起程，由滬東渡，於二月八日行抵東京，十一日就任視事，除接見學生敬謹宣布我大總統德意外，查現在各省留學日本官費學生一千二百餘名，以肄業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專門學校爲最多數，其東京帝國大學以及各官立高等專門學校，均有我國學生肄業。以上各校，均係管理嚴密，科目精要，爲彼邦全國最優之校，故肄業其中者，無不窮年兀兀，孟晉追羣，此外自費學生約計三千數百名，除已入各私立學校外，或學日文日語，或補習各種科學，豫備應考各官立高等專門學校，亦皆刻苦勵學，志無旁騖，頗多穎秀可造之彥。至於留學生總會自成立迄今，垂二十年，雖地址屢經遷徙，會員迭有更易，而規約宗旨甚爲平正，此外各省同鄉會，各校同學會等，皆以敦睦鄉誼，研究學術爲旨類，皆能自約束，秩序井然。鵬翔甫抵東京，雖未及一一親往視察，而訪問所及大致相同。此足上副我大總統廑念留學之至意。所有鵬翔就任日期，及留學生現在情形，理合恭詞具呈。再鵬翔於十八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一日

九九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二、十三日

自往訪日本文部大臣中橋德五郎，晤談之下，意頗殷勤，謂官立各高等專門學校以限於學額，不能多收貴國學生，實爲抱歉，此後當設法力爲推廣等語。合併陳明，伏乞 大總統鈞鑒。

註一：民國九年三月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六六號。

## 十二日 北京政府特派張國淦督辦建築漢口商場事宜。(註一)

是日，北京政府核准兼署農商總長田文烈之請，特派張國淦督辦建築漢江商場事宜。田文烈原呈文曰：

爲請派大員督辦漢口建築商場事宜事：竊漢口商場，自前督辦楊度籌畫以來，規模粗具，嗣以歐戰方殷，交款無期，旋於五年七月間奉令 歸併本部辦理，當就部內設立籌備處，遴派部員充當處長，接收經管，數年以來，疊與承受借款之美商三妙爾公司催詢交款，均以戰事告終即當照約履行。現在平和克復，情形不同，自應廣續前議，早日興作，伏查漢口居全國之中輪軌，交通漢豫繁密，工商各業日異月新，舊有商場限於一隅，規模較隘，勢非通盤籌畫，不足以資展布。擬懇鈞座特派資望素著諳悉商情之大員，督辦其事，隨時會商部省辦理，則事權統一，較易設施，其應行商洽興辦事宜，即責成該督辦妥爲辦理，所有擬請特派大員督辦漢口建築商場事宜，各緣由理合呈請鑒核施行。」(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二月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八號。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九四號。

## 十三日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辭職，由次長陳籙代理部務。(註一)

## 北京政府財政部幣制局，呈准派員籌備上海造幣廠。

北京政府財政部總長兼幣制局督辦李思浩，與幣制局總裁周自齊，聯名呈請設立上海造幣廠，並先行派員籌備，當經大總統徐世昌核准，於是日指令「准如所擬辦理。」(註二)



## 吳佩孚電新雲鵬，反對中日直接交涉。

吳佩孚於本月五日在湘致電徐世昌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後，徐世昌以吳系直系重要將領，殊多顧忌，故未直接答覆，僅令國務院通電各省區，要求對山東問題，力持鎮靜。吳對國務院之通電不感滿意，乃於是日單獨致電國務總理靳雲鵬，痛陳直接交涉之利害，主張應即拒絕日方要求。電曰：

「北京靳總理鑒：前上大總統歌（五日）電，諒邀鑒察。近聞山東問題，當局有直接交涉之傾向，通國不勝惶駭。查日人通牒，根據德約，若直接交涉，是承認其繼承德人利權也。且通牒援引廿一條，若直接交涉，是承認廿一條為有效也。既拒簽德約於前，復直接外交於後，是承認當日拒簽為無意識之舉動也。既未允列國之調停而簽約，乃屈服日本之命令而交涉，是承認甘受日本之歡心，何以對友邦之保留，國體掃地，人格喪失，更何以立國於世界。全國痛心疾首，瘡口吮咥，不惜以喋喋之代價，爭此國體人格。當局者亦何必膠執成見，偏欲與國民為意氣之爭。試問共和國，以人民為主體耶？抑以政府為主體耶！鄰國重於人民耶？抑人民重於鄰國耶？若竟悍然不顧，拂逆人民之公意，以博鄰國之歡心，則大亂之來，迫於眉睫，芸芸衆生，恐未必盡可以武力壓制也。我公愛國心重，愛鄉心切，既秉國鈞，尤負鄉望，必不致犧牲桑梓，阿附一時。鈞院魚（六）日通電有云：『自此項問題發生以來，政府亦尚在詳慎考量之中』等語。查此案既關以上情節，似應主張拒絕，斷無考量之餘地。務懇鼎力維持，退回通牒，則故鄉父老皆當拜公之賜。迫切陳詞，伏乞察納是幸。師長吳佩孚叩。元（十三日）。」（註三）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二。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八號。

註三：瀨江濁物：「吳佩孚正傳」。

## 十四日 北京政府通令禁止地方長官干涉司法。

北京政府司法部總長朱深以地方長官常有干涉司法之情事，特呈請北京政府令飭各省市政府嗣後凡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三、十四日

關於司法事務，除有法令明文規定外，均應恪守權限，毋滋凌越。徐世昌因於是日發布「大總統令」，禁止地方長官干涉司法。令曰：

「據司法總長朱深呈請明令申禁地方長官，不得干涉司法，以重法權等語。司法獨立，載在約法，所有用人行政，係屬司法部專責，權限所在，釐訂綦詳。即在特別委任監督司法行政之省長，以及施行戒嚴法之警備地域，其行使職權，亦皆明定範圍，不稍牽混。誠以三權分峙爲法治國之精神，各司各自分明，庶政乃無偏廢，嗣後各省軍民長官，凡關於司法事務除有法令明文規定外，均應恪守權限，毋滋凌越。庶國家收匡濟之功，法制有修明之盛，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一）

### 北京政府特任蔭昌暫行兼署參謀總長。

參謀總長張懷芝請假，北京政府於是日頒令特任蔭昌暫行兼署參謀總長。令曰：

「大總統令：張懷芝現在給假，特任蔭昌暫行兼署參謀總長。此令。」（註二）

### 北京政府派徐樹錚兼張恰鐵路督辦。（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二月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三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十五日 北京政府令授張作霖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孫烈臣勳四位，張作相勳五位。

（註一）

北京政府內政部，令北京警察廳解散學生聯合會及教職員聯合會。

北京警察廳，根據治安警察法第六條及第十二條，布告將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暨北京小學

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解散。(註二)

粵督莫榮新委李根源督辦粵贛湘邊防軍務兼南韶鎮守使，節制駐粵滇軍，以對抗李烈鈞。(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二月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四〇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五號，頁一三九。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二。

十六日 浙江督軍盧永祥等電北京政府，請俟南北統一後，再解決山東問題。(註一)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三。

十七日 北京政府募集內國八厘公債。

北京政府交通部長曾毓雋爲建築石德鐵路並歸還九年分應付各項債款，呈請募集內國八厘實業公債三千萬元，利息八厘，以十二年爲期，於本日奉指令照准。(註一) 其原呈及條例於下：

爲擬募集內國八釐實業公債三千萬元，建築石德鐵路並歸還九年分應付各項債款，仰祈鈞鑒事：竊維振興實業，端賴運輸便利，而運輸便利尤在鐵路之脈絡貫通，查京漢、津浦兩路，同爲南北之幹路，雖有隴海一路橫貫其中，而直隸、山東、山西三省，物產豐富，商業繁盛，揆諸現在情形，尙不足盡運輸能事，茲擬自京漢之石家莊站起，建築鐵路至津浦路之德州站止，計長三百五十華里，東接津浦，西連京漢、正太，並於運河相通，俾得本陸互應，挽輸暢達，發展工商，可操左券。且全路地勢平坦，無艱巨之工程，預計建築費約一千萬元，再本部於九年分應還收贖京漢鐵路公債餘額之本息，約二百三十萬元京綏鐵路之債票押款約計一百二十萬元，此項債務爲期甚迫，均應及早籌備，以資應付，加以八年度本部四政預算不敷之數，約須二千九百萬餘元，合計約在四千餘萬元，非預籌大宗借款，殊難周轉，前郵傳部創辦收贖京漢鐵路公債一千萬元，及本部歷辦京漢京綏隴海各路短期公債，應募踴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七日

一〇四

躍，信用昭著，成績尚佳，茲擬仿照前例，募集八釐實業公債三千萬元，即以京漢鐵路每年餘利作爲擔保，惟前辦收贖京漢鐵路債票，係以年息七釐計算，另提餘利四分之一爲治利，每年勻計約合一分利息，現因京漢京綏合併爲一路計算，餘利牽涉殊多，是以擬將年息改爲八釐，其實收之數改爲九五，其發行之經理費應如何酌給，俟發行時再行參酌市面情形而定。所有擬具募集內國公債緣由，除經提交國務會議議決照辦外，理合繕具公債條例呈請大總統鑒核，伏乞訓示施行。謹呈。

#### 交通部八釐實業公債條例

第一條 交通隊因添築路線並推廣各鐵路營業之設備，募集公債，名曰交通部八釐實業公債。

第二條 本公債總額北京通用現銀元三千萬元。

第三條 債票分一萬元一千元一百元十元四種祇列號數概不記名。

第四條 本公債利息爲一箇年八釐，以每年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爲發給利息之期。

第五條 此項公債按照票面每百元實收九十五元。

第六條 本公債之本息以京漢線餘利爲擔保。

第七條 本公債發行及每屆還本付息，由交通部指定銀行經理之。

前項銀行經交通部指定後，應呈請 大總統核准公布。

第八條 本公債自民國九年一起，以十二年爲期。前二年祇付利息，自第三年起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執行抽籤，按公債總額抽出十分之一，即合三百萬元，至民國二十年底止，全數還清。本息均用現銀元歸還，但政府仍保留提前贖還之權，其提前歸還之數目，由政府臨時酌定之。

第九條 凡購本公債票者，准自交到債款之次日起計算利息。

第十條 此項公債票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各鐵路人員繳納之特別保證金，及轉運公司包工人押款，並得隨意買賣抵押及其他公務上擔保品之用。

第十一條 經理此項債票之官吏人民，對於此項債票如有損毀信用之行爲，依照妨害內債信用懲罰令懲罰之。

第十二條 每屆抽籤之時，由審計官會同財政部交通部長官監視一切。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 吳佩孚再電靳雲鵬，辯爭山東交涉問題。

國務總理靳雲鵬於接獲吳佩孚本月十三日之電，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後，曾於十六日覆電佩孚，溫語慰勉。而吳意猶未盡，乃於是日率其所屬旅長聯名電靳，反覆論辯，詞意激烈，並分電各省區，一致力爭。電曰：

「（銜略）因山東問題，經日人資送通牒，要求直接交涉，聞中央政府有願承認之消息，敝處曾於本月元（十三）日呈上靳總理一電（見上），旋於銑（十六）日接奉靳總理覆電開：『元電悉！偉論甚佩！魯事關係至鉅，現正徵集各方意見，熟權利害，以定從違，斷不敢放違輿情，亦不敢放棄國家權利，致誤魯以誤國，尚希諒察』等語。以靳總理銑電語涉游移，倘一失足，國權與國土所關非淺，故於銑（十七）日復呈靳總理一電，文曰：『北京靳總理鈞鑒：銑電敬悉。自魯案發生，全國瘖口噤音，拒絕直接交涉，而中央當局，一則曰詳慎考量，博采羣言；再則曰熟權利害，以定從違，前後皆模稜之論調，始終無決定之斷語，故爲舉棋不定之手法，以實行其成竹在胸之政策。國事前途，尙堪問乎？歐會開幕，魯案發生，討論研究，輾轉經年，考量可謂詳矣！關於此案，歐會已接函電兩千餘件，各界向中央呼號者，更不止倍數，全國一致，南北同情，羣言亦可謂至矣盡矣！慶以加矣！前次拒簽之意見，此次直接之輿論，權衡利害，尤可謂熟矣！乃中央掩飾迴翔，藉口於國家權利，終必違拂民酬鄰之目的而後快。爲親日派一時之權利計，固也，其如全國衆怒，萬世公論何！如云直接交涉，於我有利，提交聯盟，於我有害，是我之厚，日之薄也。日人何以不欲提交聯盟，而欲直接交涉？何以我未求日直接交涉，而日先向我提出通牒？更何以聯盟開幕已近，而日人不待國際公判，偏欲行此捷徑耶？豈日人避利而趨害，至欲我避害而趨利耶？如謂國際聯盟不予受理，亦可留作懸案，必不容以國土主權，輕作孤注之一擲，雖下愚亦了然斯理。譬如甲佔乙田，更誘乙立平分契約，乙但求餘瀝之均沾，而棄其完全之主權，曾亦思乙不承認立約，則甲究屬強佔，雖百年後終可業



歸原主。乙若認立契約，則是祖業已歸他人承繼，自甘放棄，即使起訴法院，亦無翻悔爭回之餘地，此等淺顯理由，中央豈真見不及此耶？抑別有會心，更有難言之隱耶？準以上各種理由，據全國各界民意，無論有若大權利，必不可直接交涉。垂棘屈產，可爲殷鑒。師長既感師弟情誼，即當盡爲弟義務，既居宮之奇之地，即應盡強諫之責。況鬻拳兵諫，後世猶不以爲非，弟願學焉，師其勉旃！萬懇我師，勿爲一方權利，而犧牲國家領土；勿爲一時權利，而犧牲青史名譽。爲此務請我師拒絕直接交涉，駁還日牒，並宣告決定提交聯盟，以釋羣疑，而定人心，是爲至盼」等語。務乞一致力爭，駁還日人通牒，以達提交國際聯盟公判之目的，不勝盼禱之至！吳佩孚、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董政國、張福來同叩。」（註三）

### 廣州軍政府再電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四川督軍熊克武亦通電反對。（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六號，頁一三七。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四五號。

註三：瀨江濁物：「吳佩孚正傳」。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三。

### 十八日 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日金九百萬元借款。

此爲中日漢冶萍公司九百萬元借款，於是日借約簽字成立。按北京政府前曾向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要求借款五百萬鎊。應付急需，迭次往來磋商條件。嗣因四國公使對於我國答復，未能滿意，遂以中止。旋由日本單獨承借日金九百萬元，利息八厘，實收九二，以國庫債券爲擔保，期限六個月，於本日簽約交款。（註一）

清華學校校長羅忠詒辭職照准，外交部令派嚴鶴齡暫行執行校長職務。

清華學校校長羅忠詒於外交部明令改組董事會後，呈請辭職，當經外交部核准。外交次長代理部務陳籙於是日發布命令，派清華學校董事會董事嚴鶴齡暫行執行校長職務。（註二）至二月二十三日，陳籙復發布部令，調羅忠詒回外交部在參事廳辦事。（註三）

### 北京政府教育部決定辦理國語講習班，訓令各省教育廳遴員入班受訓。

北京政府教育部爲推廣國語教學，決自四月一日起舉辦國語講習班，以造就國語推廣人才。本日，代理部務傅嶽棠以第七十七號訓令，令各省教育廳遴員入學，並附送國語講習所辦法。令文如下：（註四）

查國民學校國文科改授語體文，自本年秋季起先從一二年級實行，業經本部通行各省區遵辦在案。惟事屬創始，關於實際教授如統一讀音，確定語體各端，亟宜先事準備，以利推行。茲就京師先行設立國語講習所第一班，定於本年四月一日開課，由各省區選派中學師範畢業生或現任小學教員入所講習，俾各學員學成回籍後，轉相傳習，以期收國語統一之效。合亟抄錄國語講習所辦法，令行該廳就該省合格人員中選派三人，於開課前來京報到，以便開課，並先期將所派名額呈復。所有各學員來往川資，及在京旅費，應由各省區於公款項下酌定數目支給。如該省體察地方需要情形，並可酌量加派數人，以廣造就而裕師資。此令。

#### 附國語講習所辦法

#### 國語講習所辦法

資格 由各省區選派中學師範畢業或現任小學教員三人（務擇國文通順，且口耳靈敏，容易領會普通話者）

期間 二月

授課時間 每週二十時

課程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八日

(一) 國音

(1) 注音字母

(2) 發音學通論(即 Phonetics)

(3) 中國音韻沿革

(二) 國語文法

(三) 國語教授之研究

(1) 教科內容

(2) 教授方法

(3) 實習

(四) 國語練習

(1) 讀文

(2) 講演(分組)

(3) 作文(課餘作)

(五) 言語學大意(臨時講演)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五號，頁一三九。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四五號。

註三：民國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四九號。

註四：同註二。

十九日 北京政府公布「民國八年公債條例」。

是日，北京政府頒布「大總統令」，文曰：「茲制定民國八年公債條例，公布之。」(註一)

其條例全文如下：

民國八年公債條例

第一條 政府爲補助預算不足起見，募集公債，以五千六百萬圓爲額，定名曰民國八年公債。

第二條 此項公債利率率定爲按年七釐。

第三條 此項公債以每年二月二十八日，八月三十一日，爲給付利息之期。

第四條 此項公債自發行之日起，五年以內祇付利息，自第六年起用抽籤法每年償還債額總數十五分之一，至第二十年爲止，全數償清。

前項抽籤於每年八月底在北京執行，其抽籤辦法另以部令定之。

第五條 此項公債以全國未經抵押之貨物稅爲擔保，每月另由財政部籌備專款撥交指定之銀行，永遠存儲爲備付本息之資金。

第六條 此項公債按照票面每百圓實收九十圓。

第七條 此項公債概不記名，其有請求記名者亦可照辦。

第八條 此項公債票額定爲五種如左：

- 一 萬圓
- 二 千圓
- 三 百圓
- 四 十圓
- 五 五圓

第九條 此項公債之債票及息票，自償本付息之日起，除海關稅外，得用以完納一切租稅及代其他種種現款之用。

第十條 此項公債得隨意買賣抵押，其他公務上須交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擔保品。

第十一條 經理此項公債人員對於此項債票如有損壞信用之行爲，依照妨害內債信用懲罰令分別懲罰。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日

一一〇

第十二條 此項公債每屆還本付息十五日以前，由財政部呈請 大總統特派審計院審計官二員稽查債款帳目，並檢驗還付本息之款，每屆抽籤還本之時，亦由審計院審計官會同財政部長官監視一切。

第十三條 此項公債經售債票及還本付息，由中國交通總分各行及財政機關暨政府委託之各官署銀行設實商號分別辦理。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北京政府特任張壽齡為全國菸酒事務署督辦，任命錢錦孫為全國菸酒事務署署長，饒孟任為幣制局副總裁。（註三）

中東鐵路督辦鮑貴卿，與俄國霍爾瓦特，訂立中東鐵路總公司改組辦法。（註四）  
吳佩孚等再電靳雲鵬反對中日直接交涉。（註五）

註一：民國九年二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三。

註五：同註四。

二十日 國父由滬電詢陳炯明有否決心離閩率師回粵。

國父以粵中滇桂衝突，乃意中事，在閩之粵軍，正好乘此良機，反攻回粵。乃電復陳炯明曰：「巧電悉。滇桂衝突實意中事，然由印泉起變則出意外。觀此今後種種變局，其有造於粵人復粵者甚多。未審兄能早日決心率粵軍回粵以收漁人之利否？如兄已決心，文當能使兩粵內部數處先發動，以擾亂而牽制之；然此必兄能隨即回粵，方濟於事，否則徒勞也。如何？望切實答復。孫文。（二月二十日發）。」（註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頁四五五。

## 二十一日 中國軍艦駛入黑龍江增防。

我國前因俄邊亂事，派艦駛赴黑龍江、松花江增防護。被沃木斯克政府軍隊阻止。近日沃木斯克政府失敗，新黨於我國派艦赴江事，不加反對，我國軍艦，現已到防。（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六號，頁一三七。

## 二十二日 蔣中正蒞謁國父，縱談歷代興亡得失。

是日，蔣先生中正赴國父寓所晉謁，適國父與日友岡本理治坐談，國父當即離席向岡本介紹蔣氏，譽不絕口。國父居滬，恒對蔣氏縱談歷代興亡得失，於清代建國規模之宏遠，與其勅諭法典之精深，尤詳加指陳。蔣氏之師事國父亦彌焉矣。（註一）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一九。

## 二十三日 吳佩孚通電反對吳光新督豫。

由於吳佩孚屢次電請撤防北歸，且有不得批准即自由行動之勢，段祺瑞乃欲更調河南督軍以塞吳之退路。蓋河南督軍趙倜，於直皖衝突中態度曖昧，深為段所不滿。二月中旬，段即指使河南部分軍人反對趙倜，又藉口趙倜縱容其弟趙杰賣官鬻爵，引起民忿，壓迫國務總理靳雲鵬撤換趙倜，改派皖段寵將吳光新繼任河南督軍，並派安福系衆議院秘書長王印川繼任河南省長。段一面催逼靳雲鵬下易督命令，一面密令吳光新將長江上游警備軍開赴信陽，趙倜亦調動軍隊，準備抵抗。直系亦不坐視，由吳佩孚於是日發出通電，反對河南易督，要求「總統、總理勿為安福所利用，立飭吳光新軍隊仍回原防，並宣示決不輕易趙督，以弭戰禍。」吳佩孚此電，實為對皖系挑戰之先聲也。電文如下：

「外交孔亟，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未悉居心安在。夫疆吏非一家之私產，政權非一系之營業，特其譏匿，而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一一一

不德於民，倒行逆施，以逞無疆之欲，竊爲當局危也。慨自安福跳梁，政綱解紐，窮兇極惡，罄竹難書，稍有血氣，咸不欲與共戴天。而乃長惡不悛，鬼蜮百出。……吳光新現爲長江上游總司令，何又得瞞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奪不厭，法紀蕩然，人人自危。值茲全國蠅蟻之秋，潛爲位置私人之計。祇知擴張黨勢，不顧牽動大局。如果一意孤行，勢必釀成大亂。丁巳易督，波及三年，未識當日肇禍者，亦有動於衷否耶？政府比年來舉措設施，無一不違反民意，全國所痛絕者，則保障之，全國所贊許者，則排擠之。順我者存，逆我者亡，舉滿清所不敢爲，項城所不肯爲者，而政府悍然爲之，曾亦思武力威權，較滿清、項城爲何如？全國之大，能否盡爲一系所盤踞？疆吏之多，能否盡爲一黨所居奇？兆民之衆，能否盡爲一人所鞭笞，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徒見其心勞而日絀也。……懇我總統、總理勿爲安福所利用，立飭吳光新軍隊仍回原防，並宣示決不輕易趙督，以弭戰禍。」（註一）

註一：國史編譯社：吳佩孚正傳。

## 二十四日

### 國父函賀李烈鈞重握兵符。

國父居滬，聞李烈鈞在粵重掌滇軍兵符，乃馳函致賀。函曰：

「俠黃足下：正懷舊雨，忽覩來雲，額手南天，喜曷可喻。足下以戡亂長才，久困羣小，撫髀之嘆，能勿同情。今竟合浦珠還，用武有地，豈唯一人之慶，實乃邦國之光。足下念險阻之備嘗，恍機緣之難再，當必奮發百倍，慰我羣望。文深盼得如足下者羣策羣力，以達吾黨最終之目的。如以葑菲爲可采者，自當本爲國爲友之誠，叩囊底智以備諮詢也。特質，並希努力珍攝。餘維心照不備。孫文，二月二十四日。」（註一）

### 軍政府參謀部長兼駐粵滇軍總司令李烈鈞率部北巡。

李烈鈞雖取得滇軍統率權，然受李根源之攻擊，在粵難以立足。因決意以出巡爲名，率部北上。其出巡通電略謂：

「……李公根源，雖一面通電辭職，復一面撤換官長，緝拿營團長數人，竟有監禁槍斃之事，……烈鈞忝長參部，何憫再言紀綱，……茲爲維持紀律協治安起見，即日前赴兩師駐紮管區，巡視撫慰。」（註二）

詎李烈鈞方離廣州城，而趙德裕、何福昌已紛紛出動堵截，莫榮新更派桂軍及福軍各路統領，計沈鴻英、鄧文輝等五十餘營，水路並進，沿途截擊，烈鈞屢次被困，爲自衛及安全計，乃不得不加部署，一面派隊警戒，一面繞道疾行，中經多次接觸，各有傷亡，故行程阻滯。（註三）

#### 附錄：李烈鈞出巡之涉歷

二月二十四日李部長命周高級副官氣銳爲行營副官長，密諭挑選得力參謀副官數員，隨即出發。令在省各部隊集中龍眼洞附近待命，由賴園通龍眼洞之電話，亦同時架設。另擬就出巡通電，蓋章留發，文曰：火急。廣州軍政府各總裁、各部長、各省各軍代表、參眾兩議院議長暨議員諸公、莫督軍、沈總司令、陳師長，桂軍各將領、各鎮守使，滇軍各師旅團營長各督辦、南寧陸總裁、譚督軍、陳舞琴先生，雲南唐總裁、周代省長、各軍長、貴陽劉督軍、王總司令，成都熊督軍、彬州譚督軍、趙師長，漳州陳總司令，黃岡呂督辦，詔安方會辦均鑒；烈鈞前奉唐總裁蒸電，派李公根源爲建設會議代表，將駐粵滇軍兩師收歸直轄，託烈鈞就近指揮等因，當經分咨軍府海陸兩部並廣東督軍在案。各師旅長奉唐總裁電令之後，亦以先後表示絕對服從唐總裁命令，並尊崇地方長官在案。乃數日以來，李公根源雖一面通電辭職，復一面撤換官長，緝拿團營長數人，竟有監禁槍斃之事。雲南爲李公桑梓之地，兩師將校多李公疇昔學生，乃以服從滇軍最高級官長命令之故，而反遭壓抑，至受毒刑。其表面雖云調處，仍是派兵壓迫軍府，總攬戎機，如未之聞。烈鈞忝長參部，何憫再言綱紀，滇軍將士雖能忍痛含辛萬一，憤激表露，即恐影響地方，雖調處安慰，軍府與督署固有方，而國難未靖，內部糾紛，究非西南之福。烈鈞前已告誡諸將士，嚴維秩序，和睦友軍，慎處事無慮周詳，撫膺敢忘責任。茲爲維持紀律，協保安起見，即日前赴兩師駐紮管區巡視撫慰。北庭無講和誠心，出師仍未可緩，所望軍府諸公早商大計，俾迭次屠龍援贛協固粵局之滇軍將士，得以早起前敵，藉副平昔所擁護之國會軍府、與愛戴之最高級長官並地方長官之厚期，則幸甚。烈鈞此次出巡，頗需時日，所有參謀部長職務，即軍府指令蔣次長尊簋代理，不勝感禱之至。倚裝陳詞，諸維鑒諒。是日親率內衛隊抵龍眼洞。計隨從出發兵力及高級幹部職員如左：

旅長盛榮超，重砲隊司令何子奇，副官長周氣銳，秘書楊述癡、熊公福，中校隨員張弛，少校參謀何燮桂，上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一一四

尉副官陳紀方、羅翹秀、崔巍、鍾士英，中尉副官王芝蘭、閔壽松、朱震，軍醫處長侯澤民中校，差遣趙靖謙、朱兆元、張燮爐、阮炳新，錄事吳鑫、黨銳，測繪員鍾烈准尉，司藥王棟。

警衛混成團：

團長李明揚。

步兵第壹營：營長卓仁機

步兵第貳營：營長陳金瑞。

步兵第三營：營長李守貞。

砲兵連連長：李師愨。

機關槍連：連長吳起鵬。

工兵一部。

輜重連：連長李雲廷。

內衛隊：隊長楊文田，警衛長徐保國。

滇軍第四司令部軍士大隊：

隊長陳學順，副隊長謝伯英。

二十五日 部長復命各部隊編組如次：

警衛梯團

梯團長李明揚。

第一支隊長陳金瑞。

步兵第一營，

山砲一連（缺砲一門），

早機關槍兩挺，

輜重一部。

第二支隊長卓仁機。

步兵第二營，

野砲一門，

機關槍一連（缺機關槍兩挺），

工兵一部，

輜重一部。

別動支隊長陳學順。

軍士大隊，

山砲一門，

水機關槍一挺。

步兵第三營，屬梯團長直接指揮。

本日全部由龍眼洞出發，命盛旅長榮超率第一支隊全部，先赴東華庄，任前方警戒，部長率梯團主力前進太和墟，留一部駐龍眼洞任後方警戒，旌旗整肅，遂向長途矣。是晚先頭部隊抵東華庄宿營，本軍次太和墟。

部長此次率隊出巡，雖事出倉卒，純爲愛和平合理之行動，尤無與桂粵軍衝突之預料。不意粵中當軸，聆此情報，大爲疑異。除當日開赴韶州粵漢鐵路一帶桂軍福軍主力外，督軍署復下緊急動員令，調桂軍各路統領，計沈鴻英所部四營、湯錦龍三營、呂定國三營、黃如雲兩營、申葆藩兩營、俞炳倫三營、江永隆三營、黃業興三營、旅長莫正聰所部一、二兩團、黃雁賓一團、盧炎山一團、鄧文輝二營、邱渭南六營、魏邦平四營、另游擊隊三大隊、李福林三營、統共桂粵軍約五十餘營，以沈鴻英爲前敵總指揮，邱渭南爲前敵總司令。另調惠州劉達慶所部四營由河源、新豐、連平出發，始興間，扼駐要道，大有準備作戰，以圖包圍隨從部長各軍模樣。又囑肇軍圍攻駐四會、廣寧之滇軍，肇軍以與滇軍迭同鋒鏑之故，頗慎重出之。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一一六

二十六日午前六時出發，第一支隊由東華庄進駐福源水，部長及主力在龍眼洞由泰和墟經高增墟東華庄抵平山宿營。本晚所得情報如左：

(一)新街車站有福軍一營，在花縣各屬之福軍，紛紛調集新街附近。

(二)軍田車站有魏軍兩營駐紮，停宿車中。

二十七日部長以原駐花縣之滇軍四十一團第一營段相才所部，既經開赴英德，無繞道花城之必要，遂令本晚駐平山附近宿營，就地休息一天，惟別働支隊及副官陳紀方、羅翹秀另有特別任務。是晚八時所得新街方面情報如左：

(一)樂同車站附近之鐵道電線均被破壞，粵漢車路交通驟斷。

(二)二十六日上午前十時，有福軍三營開赴高塘。

(三)塘口現無軍隊駐紮。

(四)大塘新街一帶(又名新民埠)有福軍六、七百人。

(五)駐鍾落之福軍約一連(二十七日)經過東華庄，開往何處未詳。

二十八日，盛旅長率第一支隊向銀盞幻鐵路前進時接報告，該處車站已有軍隊駐守，並破壞鐵道及電線交通，因開赴西坑，停止待命。

是日午前七時，部長率別働支隊並內衛隊由平山出發，經兩龍、福源水、富南庄抵西坑宿營。部長令別働支隊由丹竹霸經黃坭塘出源潭琶江附近，偵察北江情況。令李梯團長率所部前進福源水待命，○○○○樂方面情報如左：

○○附近交通阻滯後，新○○○埠一帶商民異常驚恐，立即閉市，駐該處之福軍亦全副武裝，出校巡。火車停止開駛。

又據卓支隊長由福源水呈報情況如左：

(一)附近各鄉村間有槍土匪，悉被敵軍招納，數約二千人上下，有協同抵抗模樣。

(二)未日午後二時，有四火車桂軍，約一營之數，開到新街，該處原駐有福軍一營，自桂軍到着後，即有一部向我方面前進，至橫潭與我龍口之大排哨對峙。

(三)野砲已於本日運到福源水，對於新街、軍田、花縣方面已嚴密警戒，平山後方仍留一部警戒。

廿九日晨，別動支隊長如部長命令，率支隊向青龍崗源潭方面進發，部長亦率本隊續行。別動支隊前動行抵黃坭塘附近，有該處之警察民團百餘人，扼守正面隘路及左右高地，防阻進行，陳支隊長遣員曉諭不聽，擊潰之。復經過黃坭塘向前方驅逐前進，方至青龍崗高地附近時，遇總幫統率兵一營，及滇軍廿五團一營，警察游擊隊若干，向別動支隊攻擊，因陳支隊長用號音調各連集合，待命增援不及，遂撤回黃坭塘東端高地，與該軍對峙。報告於部長，部長以桂軍來攻，必監督署有所誤會，或別有用意，遂令回進西坑附近宿營，集各部隊長官商議應付焉。

三月一日，部長令梯團主力移駐福源水附近佈置，與對於平山、花縣、軍田方面警戒之第二支隊互相聯繫，稍待情報。由西坑至福源水純爲隘路，兩岸高山，行軍困難，防備較易；西坑爲通銀盞幻、迎嘴、源潭三處之輻輳點，隨令第一支隊對三路擇險警戒。該支隊受教育之日尙淺，槍枝復複雜，故令服此任務。

二日午前八時，部長偕盛旅長、何司令、李梯團長赴福源水前方野砲兵陣地，召集卓、陳兩支隊長，視察指導一切。軍隊移調布置就緒，甫返福源水時，接陳支隊長金瑞由丹竹壩方面遞呈報告，黃坭塘之敵，已與我軍步哨開始戰鬥，現率本隊增加，正在劇戰中。部長據報，命何參謀迅赴福源水前方，調水機關槍一挺，內衛隊士兵一排，向西坊方面增加，正面陣地頗形堅固，敵軍以黃坭塘鄉團警察爲嚮導，約計兵力三連來犯，比被擊退。午後一時，沈鴻英所部楊錦龍率三營增援，一部聯合黃坭塘之敵施行攻擊，另以大部隊由銀盞幻襲擊我丹竹壩左側方面。是時我軍以機關槍掃射，甚有效力，敵軍以數倍兵力包圍，第一支隊長據報，以我軍朱師長所部張旅既被肇軍阻隔，恐非日間可出鐵路附近，目前判斷敵軍主力必在新街、軍田、源潭一帶，我軍乘勢由從化佛岡中間地區進佔翁源，出英德附近，遙與四會、廣寧並始興、南雄相策應，較爲有利，李梯團長遂令卓支隊長速赴野砲兵陣地，令向由福源水通西坑之隘路附近之敵猛烈射擊。蓋該砲兵陣地正面既可掃射軍田、平山、兩龍、花縣一帶後路，可逕尅凹口方向，洵最良陣地也。殊卓支隊長抵砲兵陣地時，該排長已卸砲門遁去，梯團長接報憤怒捕而殺之，復令警衛第三營

迅速開往蘆下準備宿營，並以一部在百步梯及涇江附近對李婆洞及花縣方向分別警戒，各部隊隨次第開赴蘆下。時風雨交加，氣候寒冷，行軍作戰均頗不便，行李輸運尤爲困難，沿途經過頗呈狼藉之狀，各高級長官督飭整頓，始稍有秩序，然已不易也。是役我軍有一部由福源水退却時，因失聯絡誤入花縣境，被該縣知事留難，致勇敢之士兵遂暫爲羈縻矣！

二日夜接情報，敵軍分三大部隊追蹤我軍，第一線魏邦平所部，與二線邱渭南所部，第三線盧炎山所部，約計兵力十營等語。三日午前二時，李梯團長令別動支隊爲前衛，卓支隊爲後衛，由蘆下北端集合，向從化方面出發。風雨未息，天色甚暗，雖有嚮導，莫辨路徑，出發兩小時始行數里。時將五更，昏暗益甚，坵塘水田朦朧，跋涉方向模糊，各隊多失聯絡，行進極形困難，而深山窮谷中，犬聲嗷嗷，人聲嘈雜，尤有令人顧慮之處。部長步行在後，睹此情形，命各隊停止待命，維持行軍紀律，規復距離，禁止談話，而自率各高級官擇一茅舍暫駐焉。及拂曉始令續進。道路休息，寒氣逼人，各將士戰慄之狀，多少人色，其辛苦如此，然各軍精神團結，準備作戰，無稍懈者。是日經過各村市，多燃炮歡迎，毫無驚異。午後二時抵鰲頭墟，該處知部長至，團保局及各鄉鎮耆老，更招待殷勤，本晚第一支隊、別動支隊宿八仙橋，部長並梯團司令部步兵第三營宿鰲頭墟，第二支隊宿距鰲頭墟十里之中學堂附近，對於蘆下方面任警戒，其時追擊部隊相距猶尚遠也。

四日晨，部長見各隊軍容不整，士兵疲憊，頗有令各隊休息一天，以資整頓之意。別動支隊長陳學順，第一支隊長陳金瑞聞信馳返，請示於部長，謂此地無高山大川，鮮險可守，森林村舍複雜，地方遼闊，我軍兵多械缺，作戰不易，曷若誘敵入險擊之。部長然其說，令向距從化城北方二十里之蘿村前進，各隊荷戈負戟復向長途矣！午後一時，經棋杆墟，是墟距鰲頭墟三十里，村民純李姓者，軍隊未至，先備壺漿以待。有一婦人着淡黃色外套，貌與鄉婦異，立道旁燃炮歡迎，察其貌似有愁腸者，何司令子奇、周副官長氣銳策馬詢其故，婦哀訴云：我本東堤妓女，被騙來此以四十金鬻之於鄉翁，到此以來，鄉翁極虐待，願貴軍憐之，許我以俱，則結草啣環等語。何司令聞而諭之，本軍紀律森嚴，爾雖情苦可憫，焉可借而行者？旋呼鄉翁至，給二十金，囑勿虐待該婦，復囑該婦善事鄉翁焉！鄉民集觀者如堵，然皆稱頌不置也。大休息後，繼續前進，棋杆墟之居民歡迎。若此爲前方無事矣！乃午後三

時，別動支隊與第一支隊行近蔴村時，鄉民不明爲本軍經過，鳴鑼聚衆，施放土砲及舊式槍砲，對我先頭部隊射擊，防阻進行。移時土砲聲遍聞數十里，如械鬥；而各鄉村之角聲斷續，頗呈奇觀。部長令梯團後衛佔領中間一帶地區，對敖頭墟方面及左右兩翼後嚴警戒，支隊長陳學順、陳金瑞督軍極沈着，不應一槍。一面派員持部長名刺入村內，曉以來意，軍醫處長侯澤民中校、副官張弛、砲兵連長李師愷復單騎馳往晤鄉耆，蔴村紳董遂欣然出而歡迎，各舖戶亦開市，餽送酒肉，招待殊優。鄉紳李瑞呈等數人復次第謁部長，表示誠意，並論大局粵局，稍明政治意味，部長謂北方軍人違法，演成南北分治之局，南方軍人跋扈，復演成內部分裂之漸，此我國所以難治也。粵東本多賢哲，然人民猶陷於水深火熱者，蓋有由來。今後能否出水火，惟視桂人之學問道德與良心何如耳！聞者慨歎不已，旋辭去。是日部長因奉到軍府岑總裁手諭，特派熊秘書公福齋書返省，陳商一切。其時敖頭墟、棋杆墟一帶，已有追擊部隊駐紮，使命往還極爲困難危險，然熊君本軍事老革命家，履險如夷，故一切處置裕如。晚七時接報告，從化知事携印偕警察離縣，不知去向，部長蓋知其別有陰謀也。

五日中午八時，各部長集合完結，部長令前衛先過河，後衛鞏固原陣地。用餐畢，忽一鄉民闖入部長臥室報告云：有桂軍二千人，距此僅十里。狀甚倉皇，何司令慮鄉民驚恐，以本軍作戰殊有把握，敵軍即追至亦無妨，君等勿驚。爲紳商等復語部長曰：時已不早，請登輿，似深恐敵軍追近者。部長周旋畢，登輿行，紳商然鞠躬送之。行五里許，達渡口，士兵千餘人，攜擠於一岸爭先渡，行李塞途，後方部隊不易通過。雖有渡船一隻，裝載不多，水深三尺餘，流復急，渡河極費時刻。而後衛司令卓支隊長報告至，謂有桂軍二、三營與本支隊接戰，刻正準備側擊等語。部長因遣副官朱震赴卓支隊長處，令抵抗二小時，掩護本隊渡河。復親臨渡口，命砲兵、輜重、傷病兵等先渡河。出手槍諭衆曰：有爭渡者處死刑。軍心始定，而後方槍聲漸近，部長深慮之，乘洋馬渡彼岸，命沉舟，令官兵盡徒涉，未十數分鐘全軍渡河畢，飭部隊按行軍序列續行，何司令、李梯團長各率一部，擇要地收容後到各部隊。時後衛已漸次向兩翼退過河東，敵軍百餘人由正面追蹤至渡未濟，我機關槍連轟擊之，傷敵十餘人，退回蔴村，出巡軍隊逐段開抵良口墟宿營。本晚李梯團長自率步兵一連，水機關槍一挺，任後路警戒，夜深與敵軍小部隊稍有接觸，要擊退之。



六日午前四時，由良口墟東北端道路集合出發，各部隊長官以敵軍連日追躡，殊屬可惱，求部長許在良口附近與敵一戰，諾之。令卓支隊爲前衛，別動支隊爲後衛，密授陳支隊長學順意旨，陳支隊長如令佈置，希有以大挫敵軍者。至午前八時，李梯團長率警戒部隊退過後，仍不見敵踪，陳支隊長以本日赴呂田路程甚遠，因撤隊隨梯團主力掩護前進。迨午後二時後衛登大營嶺山頂休息時，據瞭望哨報告，山麓深林中有白邊帽藍邊帽之軍隊數十人出沒。陳支隊長用望遠鏡觀察，果如哨兵言，且後方有大部隊續至，遂欣然令所部佈置於隘口，設伏兵於兩側高地。後敵軍旋貿貿然來，其前兵行距水機關僅二十餘步，伏兵出擊之，敵驚竄，傷亡頗衆，棄槍枝十餘桿、子彈千數百顆而去。敵蓋以爲福源水接戰之後，出巡軍已失戰鬥力，儘可任意猛追，殊不知非爾也。別動支隊本多辛亥以前之老兵，經驗甚富，尤爲沉着，時咸欲逐敵於良口外，陳支隊長止之。獲敵兵數人曉之曰：貴軍非盡能戰勝本軍，本軍原爲欲與貴軍接戰耳，今釋爾回，可告爾長官勿爲已甚者。復令所部撤去陣地，向呂田前進，而第一、第二兩支隊已在呂田附近，準備宿營警戒矣。是夜部長宿福晉堂，該堂教士與紳董見兩軍接近，慮有戰事，婉商之於各高級官，得資部長函，赴桂軍處晤呂幫統，呂謂敵軍來此係奉督軍命令，李部長鄙人亦素欽佩，滇軍問題若部長能讓步者，固易調處云。該墟紳董多屬文人，深明事理，念出巡軍之原委，頗表同情之感，其招待尤爲殷勤也。本晚得省城報紙數張，知桂軍調動大概。步兵第三營官兵頗露憂慮之狀，部長立命遣散之。旋據土民之報告，由呂田通從化、翁源、信豐各要路，距呂田二三十里處不等，均有滇粵桂各軍三五隊駐紮。部長疑之，飭捉土民數人引官兵分途偵探，則所稱敵軍者，僅警察鄉團並桂軍兩營耳，軍規不整。哨宿於一處，並無作戰準備。遂飭約二三紳董詢問，決定次日進行之道路。

七日午前二時集合於河州，令別動支隊爲前衛，卓支隊爲後衛，先後出發。是晚月朗星稀，萬籟俱寂，河流紆曲，山徑崎嶇，跋涉雖難，聯絡尙易，且經過之處村落稀少，雞犬不聞，尤覺安全可恃，拂曉則已行數十里，達翁源境界矣。午後三時抵沙田市，部長集各部隊長官討論嗣後之處置，有云宜取道信豐，經贛邊長寧赴嘉應州，與贛軍合者；有云宜逕由信豐繞贛邊赴南雄始興者。何司令尤主張前說，部長聞諸將語，殊形不悅，謂余輩此次出巡，在出鐵路中段，策應始興、四會兩方，現爲情勢所迫，雖難兩方兼顧，總須與一方會合，庶不失出巡價值，而尊重



長帥威嚴，維持綱紀之目的，亦可達幾分。現決定赴翁城，遇困難危險，余自有以處之。各將領聞言，形色一振，僉言部長決心尚如此，職等赴湯蹈火更何敢辭；我軍本旨在求戰，而非避戰，現敵軍圍繞兵力雖厚，戰鬥力薄，何難與之再決雌雄。部長旋令副官處致函翁源縣知事，爲本軍準備宿營；並傳書駐翁城滇桂軍各將領，謂本軍隨部長出巡假道翁源，希勿誤會等語。又密約李武成到翁城會商，此計畫遂爲韶州所知矣。各部隊隱宿營沙田市，準備翌日向翁源前進。

八日拂曉由沙田出發，部長察令前衛向廻龍前進，而自率梯團主力居中指揮。行十餘里，忽陳支隊長金瑞遣員報稱，赴翁源以經青塘爲便捷，此街乃通廻龍者，繞道數十里云。各部隊長官多請變換行軍序列，逕向青塘，部長則仍命別働支隊繼續前進，蓋部長之意，已別有所在也。午後四時抵廻龍時得報，周陂龍仙壩子墟一帶敵軍均移翁源集中，其原駐翁城之滇軍則向青塘前進，以爲出巡軍必假道該處矣。副官處復遣得力士兵，分途偵探，本晚遂宿營是處焉！

九日午前八時，盛旅長、何司令、李梯團長暨各部隊長官約集部長所宿關帝廟，請示進止，多數意見以翁源之敵已增至十餘營，良口方面之敵亦有向呂田前進情報，我軍進取翁源宜先切實偵察，本日即在廻龍或前進青塘以待確報等語。部長謂在此休息，不如向壩子墟方面轉進數十里，至周陂再行決定一切動作，尤爲妥當。以由周陂赴翁源，比之廻龍無異，而給養警戒均較便利，至必要時向始興前進，亦易處置。現敵軍主力多在翁源縣城及從化縣境，周陂龍仙壩子墟等處，通始興本道，及由翁源通以上各處進路，敵軍必無多兵力防阻，有之，舉全力驅逐亦易事也。各將領欣然，立飭何參謀率兵士一部，留廻龍警戒牽制，兼接受各方情報，命奏緊急集合號，不十數分鐘，各部隊遂整整齊齊，如令周陂前進，午前十一時大休息後，部長令別働支隊爲前衛，派盛旅長先行指導，蓋預期周陂有戰事也。午後一時通過距周陂十餘里之隘路，是處兩側高山亘綿數里，且多絕壁，中間河流隔絕，聯絡不易。部長語諸幕友曰：此處若設伏者，則應戰極難。復飭隨行各參謀副官留心觀察，並令後衛特加之注意，續行出隘路口，則聞周陂附近有槍砲聲矣。部長率衛隊前進，分別令大行李停止于河洲叢林待命，令後衛移主力出隘路口，以一部扼隘路後警戒，令陳支隊長金瑞警戒本軍兩翼後，並抄擊敵軍兩翼。至中途接盛旅長及前衛司令陳學順報稱，周

破附近有敵軍數百人，防我前進，比展開占領陣地，攻擊敵人，敵勢不支，已分向墟內及山陂深林中逃竄，現正從三面包圍等語。至午後五時，槍聲漸息，敵多潰散，有敵軍幫統呂定祥率兵數十人在周當店，士兵偵知，圍之。呂幫統遣排長王某出降，並乞寬宥，部長依盛旅長、何司令官之議，網開三面，盡釋之。店內搜出槍枝數十桿，七九彈二十箱，毫洋三千元，此外馬匹軍需品稍有所獲。據降將王排長另稱，本軍係廣東陸軍游擊第二第三營，惠州劉達慶節制，原紮龍仙，奉令開回周陂防堵，不意大軍至此如是之速。呂幫統得蒙釋放，感殊恩；排長出自綠林，自少有學術，願效驅策，帶罪圖功，部長飭留之爲嚮導，而周陂戰事之處置遂完功。本晚各部隊就原地徹夜，部長令第一支隊對翁源本道嚴警戒，並令各部隊準備拂曉戰。旋得訊由翁源方面增加敵軍滇軍第十一團兩連，中途聞我軍已佔領周陂，復向翁源城退去矣！

十日拂曉，盛旅長令各隊搜索村落畢，奉部長命向龍仙前進，原擬取本道，因恐途中搜索需時，復令第一支隊爲前衛，繞道梁莊前進，正午抵梁莊山麓森林開闊地大休息。軍士大隊頗鼓譟，有稱數日未盟者，稱昨晚未用餐者，有報槍枝損壞不堪用者，有讓我打開周陂而他人獲利者。蓋軍士大隊自黃泥塘、福源水兩次倉卒退却，伙夫逃亡，尚未補充，途中皆由他部隊接濟，故沿途給養多不及。時報告達，部長命內衛隊將七九槍盡換軍士大隊，每槍發彈五百顆，士兵欣然曰：有此槍枝，我輩願盡任先鋒，雖千萬人，吾往也。午後命軍士大隊爲前衛，向龍仙前進過梁莊休息時，因山坡起伏極複雜，部長派輜重兵一連任左方警戒。該連長忽惶惶報告曰：有敵軍百數十人由前面高山向我軍前進，其實乃前衛派出搜索部隊經過，一時行李輜重紛紛移動，幾草木皆兵矣！李梯團長見狀馳至，率內衛隊佔領左側高地警戒偵察，旋鎮定之。三時抵龍仙，獲偵探數名，搜出李根源懸賞通緝部長、朱師長之文告一件，研計後釋焉。十一日午前四時由龍仙出發，仍令別働支隊爲前衛，卓支隊爲後衛，梯團主力居中，輜重隨之。途中渡河三次，河面均寬達十餘密達，水亦深，船隻無多，行李擁擠，各高級官分任監督徒步，故進行尚速，十時至岡尾，觀者如堵，緣是處乃大市場也。前衛司令頗欲在此大休息，俟軍醫長謂：墟子墟爲交通輻輳，彼我所必爭。刻據土人言，前駐墟子墟由韶州派來之滇軍，雖有調回翁源之說，未可斷其不復來，且翁源距墟子墟僅八十里，較由廻龍前後尤爲便捷。前衛復冒雨續行，至三時抵墟子墟，軍士大隊各連均擇市內寬綽處駐紮，部長趕至力戒不

## 日本自西伯利亞撤兵。

可，約陳支隊長、謝副隊長登通翁源本道之左側高地視察，授以任務，命立移各連于前方，分區警戒。復召集李梯團長、卓陳支隊長以機宜，並應戰轉攻之法，蓋敵軍若由翁源至此，極易遮斷通司前至始興之本道，不得不稍加注意也。四時報軍政府特派代表吳復初、劉問之、張守初三君至，晉謁部長，詳陳岑、伍、林各總裁希望調處厚意，部長推誠接待，修書數通轉託代達。晚七時，接探報，距壩子墟二十里松塘附近，是韶州派到敵軍數千百人，內以工兵營及十一團主力為骨幹等語。部長置之，蓋已有置也。（註四）

日本政府鑒於形勢之必要，議決撤退西伯利亞派遣軍，計分為三時期。第一期，因謀戰線之整理，黑龍州方面，即時實行撤兵。第二期，俟輸送捷克軍之歸還已告終結後，次第由後貝加爾方面撤兵。第三期，沿海州方面之撤兵，因地位的關係，有自衛之必要，則當鑒於彼時之形勢，擇定適當之期間焉。（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五六。

註二：「李烈鈞出巡記」，頁九。

註三：同註二。

註四：「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一五六——一六九。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六號，頁一四〇。

##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任命王印川署河南省長。

自皖、直兩系為更調豫督問題發生爭執，國務總理靳雲鵬頗感躊躇。無如段祺瑞催迫甚急，國務院因於是日召開國務會議通過任命吳光新為河南督軍，王印川為河南省長。不意吳佩孚等通電反對，徐世昌不無顧慮，故此案送請總統蓋印發表時，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長而不同意更動河南督軍。因而是日北京政府僅發表王印川長豫之令。（註一）段極不懌，對靳雲鵬深表不滿，靳因於二十九日再度提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四、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呈辭職之舉。(註二)

北京政府派王瑚為甘肅全省禁烟察勘員。

令曰：

「禁烟為國家要政，迭經明令誥誡，除惡務盡，令出惟行。特是西北僻遠省分，防察難周，或因禁網之偶疏，遂啓奸民之嘗試。欲使認真禁絕。端在實地查勘，現已有令派王瑚為甘肅全省禁烟察勘員，尅日馳往嚴密考察，如該省地方軍民官吏，查禁不力，或有意縱容，查明從重懲辦。軍隊包庇，罪其將領，其有牟利放種情弊，立予褫職。追贓治罪，令申所布，無稍寬貸。其餘各省區並應由內務部酌量情形，隨時遴員察勘，務期一律肅清，勿留餘孽。各該管行政長官職責所在，尤應切實奉行，勿得視等具文，致干禁令。其共懷之，此令。」(註三)

北京政府任命恩華為蒙藏院副總裁。(註四)

中東鐵路總公司改組。

中東鐵路督辦鮑貴卿，前在哈爾濱與俄國霍爾瓦特磋商改組鐵路總公司並收回路界內行政權，於十九日始行商定簽約，本日開始改組總公司成立會。(註五)

註一：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五〇號。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六號，頁一三七。

二十七日 國父以桂系陸榮廷，莫榮新挾李根源攻擊李烈鈞部滇軍，破壞西南，特電貴州督軍劉顯世盼出兵柳州，以襲桂陸後方。

電曰：

「貴陽劉汝舟督軍鑒：○密。頃接湖南電稱，陸榮廷派兵至永州，復派代表至尊處，商改編湘西靖國軍歸彼勢力範圍，是否屬實，雖不可知，惟此次莫榮新挾李根源抗命，不啻破壞西南，形同叛逆，陸榮廷以老奸巨猾，佯為不聞，實欲乘此驅逐滇軍，取消國會軍政府，單獨投降。近且益肆猖獗，令劉志陸團攻潮州贛軍，繳械解散，以杜福建粵軍入路。屯軍永州，挾譚延闓以防湘西靖國軍之攻桂林。狼子野心，志不在小。文為西南大局，不忍坐視，已電令在粵海軍同志，起救協和，共除桂賊。我公為大局計，為冀廣並協和計，若令一軍出柳州，以衝陸賊巢穴，則彼直無所逃命耳。前此廖湘芸失敗，文已命其重張旗鼓，復出洪潑，以收永桂。並祈我公電令駐湘西黔軍將領，凡遇廖軍到處，希妥為接洽，並望協同動作，以望早靖桂氛，而定西南大局，是為至禱。如何盼復。孫文、沁。」

(註一)

北京政府核准田文烈免除農商總長兼職，並令農商次長江天鐸暫代部務。

農商部總長一職，原由內務總長田文烈兼署。田氏以無法分身，請辭兼職，當為總統徐世昌接受，於是日頒令准田文烈免兼農商總長，並令農商次長江天鐸暫行代理部務。(註二)

北京政府改組戰後經濟調查會為經濟調查局；並派孫寶琦兼該局總裁，郭則澐，王迺斌為副總裁。(註三)

北京政府先於二月二十六日公布「經濟調查局暫行條例」十五條，規定經濟調查局直隸於國務總理，掌理國內外經濟狀況之調查與研究。復於是日特派稅務督辦孫寶琦兼該局總裁，郭則澐，王迺斌為副總裁；派黃序鵠、景耀月、張益芳、陳銘鑑、常增璋、史澤成、易宗夔、高仲和、蔣義明、黃霄九、蕭承弼、李慶芳、張武、蕭芳駿、吳蓮炬、孔祥柯等十六人為參議，經濟調查局之改組遂告完成。(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致——四五六。

註二：民國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五一號。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一二六

註三：同註二。

##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派周肇祥督辦奉天葫蘆島商埠事宜。

奉天省之葫蘆島，爲遼西門戶，內接榆關，外連渤海，形勢極爲重要。自前清光緒年間，提議興築，因工鉅費細，以致歷年籌議，終無結果，茲經北京政府交通部與東三省張巡閱使一再會商。議定由交通部奉天省合辦，開闢商埠，擬具綱要五條，具呈政府核准施行。當經函交內務農商兩部，會同核議。兩部以此舉於埠務大有裨益，深表贊同。復經提交院議公同決定。本日北京政府令派周肇祥爲督辦。

(註一)

## 留法勤工儉學生爲要求津貼，與駐法公使館衝突。(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五二號。

註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稿」。

##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內閣總理靳雲鵬再請辭職，未准。

北京政府內閣總理靳雲鵬因未能促成吳光新督豫，深爲安福系不滿，且有倒閣之醞釀。靳以處境困難，因於是日上呈請辭。安福系三總長——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曾毓雋，司法總長朱深，相率於三月三日起不出席國務會議，四日且上呈辭職，以示抵制。而直奉集團八省督軍則紛紛電請挽留靳內閣，總統徐世昌遂不批准靳雲鵬之辭職，靳於三月四日起回院辦公。(註一)

## 北京國民大會風潮。

北京各界公民於本日在新世界南，召開國民大會，討論對外問題及釋放京津被捕學生等事，旋被軍警解散，雙方略有衝突。(註二)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四。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六號，頁一三八。

北京大學招收女生二名上課，一為江蘇籍王姓，一為湖南籍易姓，是為我國大學男女同校之始。（註二）

附錄：蔡元培自述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註二）

註一：「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五。

註二：「蔡元培自述」（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民五六，臺北），頁三一。

中華民國九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三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月

一日 國父發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專著。

國父在滬著「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於本日發表於「建設」雜誌第二卷第二號，其主旨：主張速行地方自治，以爲民國立基礎；期順應世界之潮流，組成理想之自治團體，俾謀全民幸福。茲錄其全文如下：

地方自治之範圍，當以一縣爲充分區域。如不得一縣，則聯合數鄉村，而附有縱橫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爲一試辦區域。其志向當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爲目的。故其地之能否試辦，則全視該地人民之思想智識以爲斷。若自治之鼓吹已成熱，自治之思想已普遍，則就下列之六事試辦之，俟收成效，然後陸續推及其他。其事之次序如左：

- (一) 清戶口；
- (二) 立機關；
- (三) 定地價；
- (四) 修道路；
- (五) 墾荒地；
- (六) 設學校。

(一) 清戶口 不論土著或寄居，悉以現居是地者爲準，一律造冊列入自治之團體，悉盡義務，同享權利。其本爲土著而外出者，其家族當爲之代盡義務，回家時乃能立享權利；否則於回家時以客籍相待，必住滿若干年，盡過義務，乃得同享此自治團體之權利。地方之人有能享權利而不必盡義務者：其一則爲未成年之人，或以二十歲爲準，或以十八歲爲準，隨地所宜，立法規定之，此等人悉有享受地方教育之權利。其二爲老年之人，或以五十歲爲準

，或以六十歲爲準，隨地所宜，立法規定之，此等人悉有享受地方供養之權利。其三爲殘疾之人，有享受地方醫治供養之權利。其四爲孕婦，於孕育期內免一年之義務，而有享受地方供養之權利。其餘之人則必當盡義務，乃得享權利；不盡義務者，停止一切權利。故於清戶口時須分類登記之，每年清理一次，註明變更，列入年冊。

(二)立機關 戶口既清之後，便可從事於組織自治機關。凡成年之男女，悉有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而地方自治草創之始，當先施行選舉權，由人民選舉職員，以組織立法機關，並執行機關。執行機關之下，當設立多少專局，隨地方所宜定之，初以簡便爲主。而其首要，在糧食管理局；量地方之人口，儲備至少足供一年之糧食。地方之農產，必先供足地方之食，然後乃准售之外地；故糧食一類，當由地方公局買賣。對於人民需要之食物，永定最廉之價，使自耕自食者之外，餘人得按口購糧，不准轉賣圖利。地方餘糧，則由公局轉運，售賣於外，其溢利歸諸地方公有，以辦公益。其餘「衣」「住」「行」三種需要之生產製造機關，悉當歸地方支配，逐漸設局管理。至於人民對地方自治團體之義務，每人每年當出一個月或兩個月之勞力，隨人民之志願，立法規定之。每月當以三十日爲準，每日當以六點鐘爲度。(註)其不願出勞力者，當納同等之代價於公家自治機關。每年當公布預算決算，並所擬舉辦之事業，以求人民同意。

(三)定地價 如以上二事辦妥，而合一縣百數十萬人民，或數鄉村一二萬人民而爲一政治及經濟性質之合作團體。其地方發達進步，必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而其影響於土地必尤大。如童山變爲森林，石田變爲沃壤，僻隅變爲市場；前者值數元一畝之地，忽遇社會之進步發達，其地價乃增爲數百元、數千元一畝者不等。有其地者，不勞心、不勞力，無思無維而坐享其利矣。細考此利何來？則衆人之勞力致之也。以衆人之勞力焦思以經營之社會事業，而其結果則百數十之地主享其成，天下不平之事，孰過於此。此地價之不可不先定，而後從事於公共之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以何爲便乎？當十年前，英國之行按價抽稅，其定地價之時，設一專官以估定時價，經官估定之後，地主則照價抽稅，值百抽幾。如地主以爲估定太高，不甘出稅，可以上控於專判衙門，由衙門再判爲準。其於定地價一事，專設兩級機關以專理之；英人視之以爲利便，而在吾人地方自治甫行之初，倘效此舉，不獨不便，實亦窒礙難行也。然則吾人當以何法行之？余以爲當由地主自定之爲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爲地方自治之經費，如地



每畝值十元者，抽其一角之稅，值百元者，抽一元之稅，值千元者，抽十元之稅等是也。此爲抽稅之一方面，隨地主之報多報少，所報之價，則永以爲定。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此後所有土地之買賣，亦由公家經手，不得私相授受。原主無論何時，只能收回此項所定之價，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由衆人所用之勞力以發達之結果，其利益亦衆人享有之。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制，可以免却；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爲着手之急務也。而由地方自治以舉辦以定地價之事，則地方全體當擔負該縣以前所納之地丁錢糧，所餘則悉歸地方自治之用，由自治團體直接與省政府或中央政府訂明條例，永相遵守；若由中央舉行，則除現收地丁錢糧之外，當撥八九成爲地方之用，而以一二成歸之中央。如全國能行此，則中央之財賦當增加不少矣。

（四）修道路 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財賦之脈也。試觀世界今日最文明之國，即道路最多之國，此其明證也。中國最繁盛之區，即交通最利便之地，此又一證也。故吾人欲由地方自治所以圖文明進步，實業發達，非大修道路不爲功。凡道路所經之地，則人口爲之繁盛，地價爲之增加，產業爲之振興，社會爲之活動，道路者實地方之文野貧富所由關也。地價既定之後，則於自治範圍之內，公家可以自由規畫，以定地方之交通，而人民可以從事戮力於修築道路。所謂人民義務之勞力，宜首先用之於此。道路宜分幹路、支路兩種：幹路以同時能往來通過四輛自動車爲度，支路以同時能往來通過兩輛自動車爲度。此等車路宜縱橫遍布於境內，並接連於鄰境。築就之後，宜分段保管，時時修理，不使稍有損壞。如地方有水路交通，亦宜時時修理保存，毋使稍有積滯，務期水陸交通，兼行並利。道路一通，則全境必立改舊觀；從此地方之進步，必有不可思議者矣。

（五）墾荒地 荒地有兩種：其一爲無人納稅之地。此等荒地，當由公家收管開墾。其二爲有人納稅而不耕之地。此種荒地，當科以價百抽十之稅，至開墾完竣之後爲止；如三年後仍不開墾，則當充公，由公家開墾。凡山林、沼澤、水利、礦場，悉歸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開發，開墾後支配之法，亦分兩種：其爲一年收成者，如植五穀、菜蔬之地，宜租與私人自種。其數年或數十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藥等地，宜由公家管理。開荒之工事，則

由義務勞力爲之。如是數年之後，自治區域當可變成桃源樂土，錦繡山河矣。

(六)設學校 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書籍與學童之衣食，當由公家供給。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當陸續按級而登，以至大學而後已。教育少年之外，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爲年長者養育智識之所。或疑經費無從出，此不足憂也；以人民一月義務勞力之結果，必足支持此費。如仍不足，則由義務勞力之內議加，或五日、或十日、以至一月，則無不足矣。一境之內如人盡所長，爲公家服一二個月之義務；長於農事者爲公家墾荒，則糧食足矣；長於織造者爲公家織布，則衣服足矣；長於建築者爲公家造屋，則房舍足矣。如是少年之衣、食、住，皆可由義務之勞力成之。自治區之人民各有雙手，只肯各盡其長，則萬事俱備矣。不必於窮鄉僻壤，搜括難得之金錢，籌集大批之款項，始能從事於自治也。只要人人能知雙手萬能，勞工神聖矣。至於手力所不能到之處，則以我輩手力所生產之糧食原料，由公家收集輸之外國，以換其精巧之機器，以補我手力之不足，則生產日加，財富自然充裕。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萬能，力求實用；凡能助雙手生產之機械，我當仿造，精益求精，務使我能自造，而不依靠於人。必期製造精良，實業發達，此亦學校所有事也。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泉源也，必學校立，而後地方自治乃能進步。故於衣、食、住、行四種人生需要之外，首當注重於學校也。

以上自治開始之六事，如辦有成效，當逐漸推廣，及於他事。此後之要事，爲地方自治團體所應辦者，則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事。此外，更有對於自治區域以外之運輸、交易，當由自治機關設專局以經營之。此即自治機關職務之大概也。

總而論之，此所建議之地方自治團體，不止爲一政治組織，亦並爲一經濟組織。近日文明各國政府之職務，已漸由政治兼及於經濟矣。中國古代之治理，教養兼施；後世退化，政府則委去教養之職務，而聽民人各家之自教自養，而政府只存一消極不擾民者，便爲善政矣。及至漢、唐，保民理民之責猶未放棄，故對外尚能禦強寇，對內尚能平冤屈；其後則並此亦放棄之，遂至國亡政息，一滅於元，再滅於清，文明華胄竟被異族荼毒者三百餘年，可謂慘矣！今雖光復祖業，創建民國，而執政者仍爲清朝之亡國大夫。彼輩爲政，惟知擾民害民，爲其所有事，罔識世

界大勢，只顧自私自利；「多行不義必自斃」，當受文化潮流所淘汰，可無疑也。惟民國人民當爲自計，速從地方自治，以立民國萬年有道之基，宜取法乎上，順應世界之潮流，採擇最新之理想，以成一高尚進化之自治團體，以謀全數人民之幸福。若一縣辦有成效，他縣必爭先倣行，如是由一縣而推之各縣，以至一省一國，而民國之基於是乎立，有志之士，宜努力篤行之。」（註一）

編者按：關於規定人民義務勞動時間，據民國九年三月一日「建設」雜誌第二卷第二號所載本文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印之本文單行本，均爲「六點鐘」，即六小時。

## 北京新國會第三期常會開幕。

北京新國會（即安福國會）自民國七年八月十二日成立後，於同年開第一期常會。至八年一月十二日閉會。八年三月一日開第二期常會，至八月三十日閉會。第三期常會則於是日開幕，會期半年，至八月三十日始行閉會。（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一冊，卷一——三六五至三六八。

註二：顧教錄：「中國議會史」，頁一五六。

## 二日 國父對於劉煥藜報告與張敬堯協議情形，批囑致湘中同志放濶胸襟。

劉煥藜上書國父，報告與張敬堯協議情形云：

「張敬堯與煥藜所約條件，對桂系：服從國父命令外，至湘省省長，財政廳長等職，交歸中華革命黨之湘人，並請國父指派，爲聯合湘西及林修梅等之交換條件。」

國父批曰：

「張果有以實力助吾黨解決廣西問題，則萬事皆可從此解決，不必支支節節與爭湘省之權利也。務期轉致湘中同志，放濶胸襟可也。」（註一）

此蓋張敬堯墮於在湘立足困難，而爲鞏固在湘之地位，國父洞察其計，欲使湘中同志，不爲其權利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日

所誘。

### 北京政府內務農商財政三部呈准設立糧食調查會。

北京政府國務院參議會彙進，前具密呈請設糧食調節會弛運售米糧之禁以開財源。經國務院函達內務財政農商三部查核。經三部會同討論後，議決先行設立糧食調查會，調查各地產銷額數，漲落原因，以及稅釐運營等各種情形，然後着手辦理弛禁放運之事，特擬具章程十一條，於本日呈奉指令批准。（註二）

註一：國父批牘及劉煥黎來函原件。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七。

### 三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義大利扣留我國輪船。

奧國輪船賽利亞號，前經我國於對奧宣戰時沒收，改稱華乙號。本年由捷克人租賃此輪，運送西伯利亞之捷克兵回國，道出義大利境，義國人遽行截留。其理由謂該輪船公司義國有股份在內，即在該處地方審判廳單獨審判，擅自決定該輪為義國所有。並向中國追索其餘二輪，吾國以此種行為，蔑視萬國法規，蔑棄國際信義，當由外交部及駐義公使向義國提出嚴重抗議。（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七。

### 五日 梁啟超自歐洲遊歷歸國，是日抵滬。

梁啟超自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國遊歷，遍經英、法、荷、瑞士、義大利、德國等國，於本年一月十七日自巴黎起程歸國，於三月五日抵達上海。對記者發表談話，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

梁氏謂：

「余初履國土，即聞直接交涉之呼聲，不勝駭異。夫既拒簽於前，當然不能直接交涉於後，吾輩在巴黎時對於不簽字一層，亦略盡力，且對於有條件簽字說，亦復反對，乃有不簽字之結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盡失，並



且前後矛盾，自喪信用，國際人格從此一墮千丈，不能再與他國爲正義之要求矣。」（註一）

#### 附錄：梁任公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梁任公先生，近自歐洲歸國，適上海中國公學恢復後第二次開學，遂開會以歡迎之。梁先生即席演說，主張發揮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矯歐洲代議制度及資本主義之流弊，頗足爲國人當頭棒喝，茲錄其詞如次：

鄙人對於校中任事諸人皆爲道義交，可謂精神上久已結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盡義務爲可愧耳，此次遊歐，爲時短而歷地多，故觀察亦不甚清切，所帶來之土產，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響者，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此次遊歐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則因觀察歐洲百年所以進步之故，而中國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對於此點有所感想，考歐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第一以政治論，例如代議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紀唯一之寶物，各國皆趨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國獨否，此何故，蓋代議制在歐洲確爲一種階段，而在中國則無此可能性，蓋必有貴族地主，方能立憲，以政權集中於少數賢人之手，以爲交付於羣衆之過渡，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秀之人，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再擴至平民，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如日本亦然，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至於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國本有民意政治之雛形，全國人久已有輿論民嚴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則甚爲渾漠，爲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實自民本主義而言，中國人民向來有不願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義之精神，對於此種特性不可漠視，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權之迷夢，而忘却此種固有特性，須知集權與中國民性最不相容，強行之，其結果不生反動，必生變態，此所以吾人雖欲效法歐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種不成功果爲中國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國爲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於英者，爲成功歟，抑失敗歟，日本則因結果未揭曉，懸而勿論，且言德國，其先本分兩派，一爲共和統一派，一爲君主統一派，迨俾士麥出，君主統一乃成，假定無俾氏，又假定出於共和統一之途，吾敢斷言亦必成功，特不過稍遲耳，又假定其早已採用民本主義，吾敢決其



雖未能發展如現在之速，然必仍發達如故，則可見此五十年乃繞道而走，至今仍須歸原路，則並非幸也可知矣，總之德國雖學英而成，然其價值至今日則仍不免於重新估定，如中國雖爲學而失敗者，然其失敗未必爲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後無路，勢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則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國國民，此次失敗，不過小受波折，固無傷於大體，且將來大有希望也。第二論社會亦然，中國社會制度頗有互助精神，競爭之說素爲中國人所不解，而互助則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國禮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爲出於克己精神與犧牲精神者，中國人之特性，在能拋棄個人享樂，而歐人則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決不能謂個人享樂主義爲高，則中國人之所長，正在能維持社會的生存與增長，故中國數千年來經外族之蹂躪，而人數未嘗減少，職此之故，因此吾以爲不必學他人之競爭主義，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擴充之也。第三論經濟，西方經濟之發展，全由於資本主義，乃係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並非合理之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已將趨末路，且其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對於資本集中，最不適宜，數十年來欲爲之效法，而始終失敗，然此失敗，未必爲不幸，蓋中國因無貴族地主，始終實行小農制度，此種小農制度，法國自革命後始得之，俄之多數派亦主張此制，而中國則固有之，現代經濟皆以農業爲經濟基礎，則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豈非大幸，將來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採用之，鄙人覺中國之可愛正在此。總之，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爲積極是已，如政治本爲民本主義，惜其止在反對方面，不在組織方面，社會制度，本爲互助主義，亦惜止限於家庭方面，若變爲積極斯佳矣。鄙人自作此遊，對於中國甚爲樂觀，與會亦濃，且覺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以人格論，在現代，以李寧爲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惟俄國國民性爲極端，與中國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爲中國人亦非設法調和不可，即於思想當爲徹底解放，而行爲則當踏實，必自立在穩當之地位，學生諸君，當人人有自任心，極力從培植能力方面着想，總須將自己發展到圓滿方可，對於中國不必悲觀，對於自己，則設法養成高尚人格，則前途誠未可量也。（註二）

註一：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稿」，下冊，頁五七二。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六號，頁一二七——九。

## 六日 第一任挪威駐華公使米賽勒呈遞國書。

挪威向無駐華代表，本年第一次派遣米賽勒氏爲駐北京公使，於本日向北京政府呈遞國書。由徐世昌以大總統身分接受，並致答詞。「政府公報」記述其觀見情形如下：

民國九年三月六日上午九鐘二刻，新任挪威國駐京公使米賽勒呈遞接任國書觀見銜名，欽命駐華全權公使米賽勒。

新任挪威國駐京公使米賽勒觀見頌詞：大總統閣下，挪威政府自去歲即決定派遣公使駐紮北京，蓋是處至今尚無敝國外交代表也。敝國政府素願中挪兩國交誼日見親密，兩國商務關係得藉使館愈形發達，敝國元首特命本公使充任駐華全權公使，曷勝榮幸，並命代致敬意於貴大總統之前，且使本公使將中挪素有之親密交誼，盡力維持之，茲敬以本公使充駐貴國全權公使國書，捧呈貴大總統，祈垂察焉。

大總統答詞：

貴公使奉命爲駐華挪威國特命全權公使，本日呈遞接任國書，本大總統接受之餘，殊深嘉悅，自兩國通好以來，貴國政府第一次派駐中華代表特命貴公使來京建設使館，足徵貴國政府實心親善之意，本大總統尤爲欣慰，深信此後中挪兩國交誼必能日益親密，兩國商務亦必愈形發達，貴公使在華任事，本大總統自必推誠相與，俾貴公使善盡厥職。即請貴公使將本大總統友好之意，轉達貴國大君主陛下。並祝貴國大君主陛下政躬康泰。（註一）

北京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國民公報孫幾伊無罪，高等檢察廳長尹朝楨不服，上訴。

北京國民公報記者孫幾伊，前因登載克魯泡特金自敘傳並各種評論被捕，經北京地方審判廳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孫不服，上訴於高等審判廳。本日由高等審判廳判決，宣告無罪。高等檢察廳長尹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七日

一三八

朝槓，以審判廳判決不合，已上告大理院。（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三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六〇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七。

## 七日

### 北京政府令限制各省官銀錢行號發行紙幣。

北京政府原令略謂：

「據財政部總長兼幣制局督辦李思浩幣制局總裁周自齊呈，請限制各省官銀錢行號增發紙幣，並規定收換新舊紙幣各辦法等語。發行紙幣，為國家銀行之特權，前經財政部釐訂取締紙幣條例，頒行已久，限制綦嚴。乃近日各省官銀錢行號往往藉口周轉，任意發行，種類既參差不齊，準備亦虛實難究。金融因之閉滯，奸商得以把持，貽害閭閻，亟宜挽救，著由財政部會同幣制局詳訂限制辦法，通飭遵行，並責成各銀行監理官，嚴審糾察，嗣後各省區官銀錢行號，概不准擅發紙幣，其已發者，應即遵照取締紙幣條例，確定期限，逐漸收回，毋得再有增發，以祛積弊而維幣政。」（註一）

### 北京政府財政部總長李思浩，幣制局總裁周自齊，呈准設立貨幣檢查委員會。

財政部幣制局為檢查各種貨幣之成色重量，並稽考造幣各廠會計情形，暨其他關於貨幣信用各項事務，特呈請設立貨幣檢查委員會，並擬具章程進呈，本日奉北京政府指令照准。（註二）

李思浩、周自齊原呈如下：

為擬設貨幣檢查委員會，酌擬章程，恭呈仰祈鈞鑒事：竊查我國幣制，夙稱複雜，自民國三年頒布條例，著手統一，本局成立，繼續進行，現查舊幣及外幣銷燬日多，流通漸少，而一圓新幣鑄數已達三萬三千餘萬元，約占大銀元全數百分之六十四，比較民國七年八月增加百分之十七，近來銀圓需要頗增於前，而各廠鑄數亦遠過平昔，繼此以往，假以時日，則主幣一項不難先收統一之功。惟是新幣推行浸廣，鑄造日多，難保其成色重量絕無參差，而造幣會計關係尤重，允宜杜漸防微，嚴加稽考，以肅幣政。查幣制局向設有技正處，專行考驗各廠送驗之銀銅各幣



，惟考驗祇限於樣幣，檢查不及於各廠，實不足以昭完備而示精密。茲擬由局另設貨幣檢查委員會，慎選深諳化驗通曉簿記人員，隨時分赴各廠，就地檢查，凡各幣之成色重量以及各廠之鑄造方法會計情形，均應實地考求，務使成色重量不逾公差，會計款日類若畫一，庶幾廠務日以進行，信用益加彰著，於國幣統一前途，不無裨益。謹酌擬貨幣檢查委員會章程六條，繕呈鈞鑒，如蒙允准，再由局另訂辦事細則，定期實行，所有擬設貨幣檢查委員會酌擬章程，緣由繕單具陳，是否有當，理合呈請 大總統鑒核指令遵行。

#### 幣制局貨幣檢查委員會章程

- 一、幣制局貨幣檢查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一人，委員八人。
- 二、幣制局貨幣檢查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及委員，均由幣制局遴選精通幣制人員，呈明派充。
- 三、委員會之職務為檢查各種貨幣之成色、重量，並稽考造幣各廠會計情形，暨其他關於貨幣信用各項事務。
- 四、委員須分赴各廠檢查前項事務，如幣制局總裁對於某廠認為有特別檢查之必要時，得令委員會為臨時之檢查，如委員長或委員之多數認為對於某廠有特別檢查之必要時，亦得呈經總裁核准為臨時之檢查。
- 五、檢查之結果由委員長呈報幣制局總裁核辦，並隨時由幣制局送登公報刊布。
- 六、委員會辦事細則另定之。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九。

註二：民國九年三月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六四號。

## 八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即行設立教育行政人員講習會。

先是，全國教育聯合會建議教育部即令各省區設立教育行政人員講習會，教部認為可行，於本日訓令各省區遵照辦理。全國教育聯合會原建議案如下：

歐戰告終，世界大勢一變，強對於教育，靡不銳意研討，力求革新。我國教育界人士，自宜順應潮流，共圖改進。而各省區教育行政人員，對於地方教育負規畫指導之責，更宜隨時講求，為根本之救正。否則閉門造車，誤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九日

一四〇

辦學之趨向，膠柱鼓瑟，拂時勢之需求，影響於教育前途，洵非淺鮮。應請通行各省區教育行政官廳，商同省區教育會，酌量地方情形，設立教育行政人員講習會，於短少時間內，示以教育上最新之學理，與今後辦學必要之常識，似於各地教育進行不無裨益。茲擬辦法四條，敬請大部鑒核施行。

一講習會分省區教育行政人員講習會及縣教育行政人員講習會，但得按照性質分別舉行。

一開會講習宜利用寒暑假，其時期長短及講習資料，由各省區自行擇定。

一講習會經費應列入預算，縣教育行政人員所需旅費，由各地方自行擔任。

一各省區應將舉辦講習會詳細情形，呈報教育部備查。（註一）

註一：民國九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六三號。

## 九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轉送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建議注重工藝教育一案，令參酌辦理。

令文如下：

據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呈送，中等以下教育宜注重工藝一案，除中學校增加手工時間應照八年四月二十五日部文辦理外，其餘亦多可采之處，合行節錄原案，令仰該廳局參酌辦理。此令。

### 中等以下教育宜注重工藝案

職業教育認為今日重要問題，職業之中，尤應特別注重工藝，以工藝與農業商業有聯帶關係，無工藝則農業不能發達，商業不能振興也。茲擬定辦法如左：

一、中學校手工一門，宜每週改為三小時。

（說明）手工一門，在中學尤宜注意。查部定中學校令施行規則第十二條第二項，有手工宜授以天然物之模造，及簡易日用器具各種細工等語，自為注重實用起見，但表列每週時數僅一小時，未免過少，不足以資深造，應請大部從速修正於第一年至第四年每週皆增二小時，共為三小時，但特種農場或商店實習者，不在此限。



一、甲乙種工業學校工場，應一律設置完備。

（說明）查六年三月二日部令有甲乙種工業學校所有工場均應完全設立等語，各省區至今多未實行。即已設工場者，亦多未臻完善，應請大部通行各省區，嚴行督催成立，並須敷學生實習之用。

一、國民學校高等小學校手工一門應令兒童自動。

（說明）兒童對於手工至有興味，但教師或偽造成績作陳列品以壯觀瞻，不將兒童自製品物比較優劣，殊非提倡工藝之初意。應請大部通行各省區轉令各小學校，將所有兒童製品，不論優劣，分別前後，一律陳列，並於教授時發揮兒童創造之能力。

一、學校所設販賣部宜注重學校製造物品。

（說明）各校須就各地所產原料製造各地適用物品，由本校自設販賣部出售，以銷數之暢滯，見成績之優劣，方與注重工藝宗旨相合，應請大部通行各省區一律遵行。（註一）

## 德國要求與我恢復通商。

德國希望與我國恢復通商，迭經駐德外交人員據電政府，請速確定辦法，最近德政府覆向駐德外交人員催取答復，並稱中國雖未簽字和約，但該約中規定給予中國各權利，德國概行承認，惟望早日恢復通商，並擬派員來華，充作代表，尤望勿沒收該國在華財產等語，當局接據報告，已由外交部與駐京和蘭公使開始接洽，尚未完全決定，但聞稅務處對於德貨入口徵稅辦法，已議決按照無約國稅率，實行徵收。（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三月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六四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二二九。

十日 吉林省日人越界捕捉韓人，吉督電請北京政府向日駐華公使抗議。

吉林毗連韓境，近日韓人對日企圖獨立，因被日本軍警制壓，往往竄入吉邊各縣，日人屢有越境搜捕之事，吉林督軍鮑貴卿特電請北京政府向駐華日使抗議。（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八。

### 十一日 雲南督軍唐繼堯任唐繼虞為援粵總司令，率師出發援助李烈鈞。

雲南督軍唐繼堯，以李烈鈞部在粵滇軍遭受桂軍沈鴻英、粵軍魏邦平等部攻擊，於是日任命唐繼虞為援粵總司令，率兵三師，由滇出發東進。陸榮廷則自廣西出師阻遏，並駐兵龍州，以為粵督莫榮新聲援，共擊滇軍。（註二）

岑春煊電唐繼堯，徵求對於曹錕、張作霖、李純所提出解決時局辦法五條意見。

北方將領曹錕，張作霖、李純等日前發表通電，提出所謂「解決時局」五項主張，以誘致西南放棄護法主張，承認北京政府。廣州國會及軍政府多數總裁，均不置理，獨岑春煊於本日密電唐繼堯，徵詢對於曹錕等通電之意見，有意與北方妥協。曹錕等通電所提五項意見是：（一）新舊國會同時停會，由政府召集各省議會聯合會，修改國會組織法及國會議員選舉法，根據新法案召集新國會，由新國會依據天壇憲法草案制定憲法公布之。（二）西南取消自主，承認徐世昌為大總統。（三）成立弼政院，由中央聘請八人，南北各四人，下設參議十六人，均由中央任命。（四）民國六年以後中央與各國所訂條約及其附件，均交弼政院審議，如認為有損國家主權，應由中央向各國交涉廢止或修正之。（五）事實問題（指各省地盤及人事分配），由中央與西南各省直接商洽，如未能獲致協議，由弼政院協商解決之。岑致唐電，本屬秘密，詎唐繼堯有憾於駐粵滇軍之被桂系分化，乃將岑電公開揭露，並謂此項辦法與護法宗旨不符，於是廣州國會議員及總裁伍廷芳等均不直岑春煊所為，滇唐亦與桂岑公然決裂矣。

廟街日軍與俄新黨激戰，全軍覆沒，中國江亨艦誤斃迫近之日兵三人。(註二)

日本自一九一八年五月出兵西伯利亞後，即佔領海參崴，廟街至貝加爾湖一帶地帶。本年二月，蘇俄紅軍游擊首領托里亞皮津(Triapitsyn)突進入廟街，本日與日軍衝突，發生激戰，日軍全被殲滅，日本居留民亦被殺。日本遂以此為藉口，於四月初再派增援軍隊登陸海參崴，支持謝米諾夫部制壓紅軍。

(註四)

時中國有江亨等四艦駐泊廟街，於衝突中曾誤斃日人三人，日方遂以中國軍艦有援助俄國赤黨之嫌，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並要求調查，其後交涉經年，至十二月始告解決。中國為日本所迫，向日本政府道歉，並付撫卹金三萬元。(註五)

註一：「民國通俗演義」，下冊，頁七一六。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三。

註三：同右書，頁一六四。

註四：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下)，頁六〇二。

註五：王宏宇：「中國外交史概要」，頁六四。

十二日 日本宇治軍艦駛入江蘇南通天生港，蘇省長官電請北京政府向日本駐華公使

抗議。(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八。

十三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荷蘭公使修改領約。

南洋荷屬華僑，公舉代表回國，要求政府修改中荷條約，本日由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駐京荷蘭公使，略謂：「中荷領事專約，於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即西曆一九一一年五月五日，由貴我兩國全權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十二、十三日

大臣議訂，業經履行在案，現經本國政府詳加體察，今昔情形，既有不同，則該約條款及所附換文，應有酌加修改之處，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請將中國政府提議修改領約及附文之意見，轉達貴國政府查核見復，以便彼此協商。」（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三。

## 十四日 廣東滇、粵軍衝突擴大，唐繼堯通電聲討粵督莫榮新。

此次滇粵軍衝突原因，以桂系粵督莫榮新幫助李根源，壓迫在粵之滇軍（李烈鈞所部）。本日唐繼堯通電西南海陸軍將領，略謂留粵滇軍問題，滇省務持慎重，茲據報莫榮新派兵四出，公然開釁，目無滇省，甘爲戎首，繼堯不能坐視兩師滇軍，受人侵奪，決取必要手段，特行通電聲討，並已任唐繼虞爲援粵總司令，率兵三師，十一日由滇出發，駐陝之葉荃，亦率部由陝假道鄂湘入桂，廣西陸榮廷，現出駐龍州。（註二）

## 九江英警及美兵刺傷工人，當經交涉員向英國領事提起交涉。

江西九江英租界巡警，於本日踢斃碼頭搬運夫一人。致全體運夫與巡警發生衝突，英領事遣駐九江美兵登岸彈壓，復傷華工數人，當經交涉員向英領事提起交涉。（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二一八。

註二：同註一。

## 十五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教育廳及京師學務局，遵照全國教育聯合會建議，辦理蒙藏教育應注重國語。

教育部訓令原文如下：

據全國教育聯合會呈送蒙藏教育應注重國語一案，內稱：我國由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而成，乃外蒙西藏時發獨

立之警報，最爲可慮。竊考滿回兩族與漢族之風俗，今雖微有不同，而其語言則全同，所以漢滿回三族之結合甚固，若因此而教育進步，則三族之結合益加親密，自不待言。至若蒙藏兩族，與漢族關係，密切不減於滿回。特以蒙古族游牧大漠南北，藏族遠在橫斷山脈以西，不惟風俗未能與漢族混同，而語言顯然大異。所以結合不密，且上種官吏與商人用其欺壓愚弄手段，以圖厚利，蒙藏人積怨已久，即無外人煽惑，識者已預知外蒙西藏將有圖謀分離之患。民國注意漢蒙雜處之熱河、察哈爾、綏遠，漢藏雜處之川邊，各劃割以適當之地，定爲特別區域，設官分治，急圖補救，用意甚善。但此等地方漢蒙藏之人民，共同生活，蒙藏人之生業決不敵漢人之農工商，因此蒙藏人日貧，而心思變計，不知改業，徒以失利之故，忿恨漢人，即所管官吏，所屬王公，謀辦實業與學校有以富之，教之，彼等既不通漢語，不肯來學，漢人之熱心實業教育者，不通彼等之語亦不能往教，所以彼等近今仍乏進步，前次京中曾開有殖邊學堂，蒙藏文學堂，均爲造就開發蒙藏之人材而設，今酌用此意，推廣範圍，而期實用，擬自明年起，特別區域所屬道縣之師範學校，實業學校，教授各種學科及國語外，國語之外加授蒙語或藏語，以儲通譯國語之人材，即爲推行國語之預備。其爲蒙藏人特辦之初等中等各校，均應注重國語。注重國語之法，即使上項畢業生先以蒙藏語教蒙藏人，使之習國語，俟彼等所習之國語稍有進步，直以國語教授，種種科學，開辦種種實業，彼等自然心感漢人之厚愛，樂享共和之幸福也。特別區域之外，若甘肅之寧夏、酒泉，陝西之榆林，以及奉天、吉林、黑龍江與蒙古接壤地方，所有師範學校，實業學校，應照上擬特別區域之辦法辦理。此外新疆之纏頭、回族，青海之番族，風俗語言，各有差異，且皆與漢族不同，故被他族之歧視，遭官吏之欺虐，爲日已久，不無怨懟。則新疆及甘肅西寧之師範學校，實業學校，亦應參照上項辦法，酌加番語、纏頭語爲教授國語，促進學識之媒介。務使西北各種族去其疑貳，速進文明，其收效當更易於蒙古西藏也。吾國五族之民，果用一致之語言，自無不通之意志，同心協力，息內爭而防外患，除偏見而護共和，五族之幸，民國之幸等語。甚屬切要，合即節錄原案，令行該廳局遵照辦理。此令。（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三月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七一號。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十六日

一四六

十六日

李烈鈞率駐粵滇軍突圍，進入始興；國父電唐繼堯出師相助。

二月下旬，李烈鈞巡視在粵滇軍駐紮區域。方離羊城，即遇趙德裕、何福昌予以堵截，而桂軍沈鴻英、鄧文輝亦均沿途狙擊，烈鈞輾轉突圍而達始興，喘息未定，而韶關桂系軍閥，備戰甚急，屢與李部滇軍接觸，李部敗趙德裕於江口，並進擊圖犯始興之成桃軍。（註一）國父因致電唐繼堯，促其出兵百色，以攻陸莫之老巢，而解烈鈞之被圍。原電曰：

「袁廣兄鑒：協和此次以維持兄之威信，故間道出始興。所走之路，與廣韶鐵道爲平行線，桂賊利用鐵道之便，爲攔路抄側尾追三面之攻擊，協和能脫險而抵始興，實天幸也。然始興亦絕地，桂賊今用數倍之衆，圍而攻之，非速救恐仍不免。昨接兄漾電，具體之言只有已以全權委託協和一語。夫協和冒九死一生而蹈絕地，實爲兄也。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所望於兄者火速出兵耳，非全權也。況滇軍已有一部附李根源，則權已分裂，尙何全之足云。文爲大義計，爲兄並協和計，已着陳競存出兵相救。惟桂賊對於競存早有戒備，則競存一路，恐難達目的。查桂賊之徒衆，現分二大部，一圍攻協和，一防制競存。其老巢則甚空虛。聞桂賊之意以爲兄之兵力皆在川粵，且多爲李根源勾結，其中必有不爲兄用者，彼料雲南必不能出兵，故對兄有此輕侮之舉，兄爲自救計，宜火速出兵百色，其數無論多少，必能奪其膽氣，而搖其根本，蓋此爲彼之弱點也。如兄百色之兵已動，文必令欽廉鄉團並起以援之，而絕西江之交通。如此，則彼攻協和防競存之兵不能不回救老巢，而協和之圍可解，競存之阻可消，更可合攻廣州。廣州一下，彼衆必解體矣。兵法曰：攻其所必救，今撲其老巢，非兄莫屬。而勝負亦在此一着。桂賊滅，而兄之威信乃可復也。望勇決圖之，萬勿遲疑，幸甚。孫文。」（註二）

### 中東鐵路發生罷工風潮。

中東鐵路俄國工人，因同情於海參崴新黨，反對路局坐辦霍爾瓦特，舉行罷工。當經吉林督軍鮑貴卿以護路總司令名義，照會霍爾瓦特，尅日解除路事行政各職權，一面派軍隊守據鐵路防隊房屋及俄國巡警局，並發刊布告，勸諭俄工照常工作，俄工旋即開工。（註三）

按：新俄勞農政府於民國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向我宣言：「放棄從前俄皇政府向中國奪取之一切侵略品，……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鐵產、森林、金產、及他種產業、由俄皇政府與克倫斯基政府，及霍爾瓦特，謝米諾夫，高而恰克等賊徒，與從前俄國軍官、商人，及資本家等侵佔得來者，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價。」我方以蘇俄既有此宣言，乃從事收回路權。於民國八年八月改稱此路為東省鐵路，設護路軍總司令部於哈爾濱，任命吉林省督軍鮑貴卿兼護路總司令，及東省鐵路公司督辦。乘時收回鐵路及附屬地之行政警察權。又公司改設理事十人，由中俄兩方平均分配。乃當時在華之帝俄軍民以鐵路總辦霍爾瓦特 Howart 將軍為首拒不受命，煽動鐵路員工擾亂。我方為清除白俄之活動，乃武裝佔領其在我領土內的一切軍事機構，迫令放棄其在我境內所享的特權。一面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東清鐵路建設及經營合約追加協定」，規定收回東省鐵路之管理指揮權，及其郵電設施。自此本路雖在七強共管之下，惟已變更其原來政治性的經營，而為一商業性的經營。（註四）

查北京政府外交部與華俄道勝銀行締結之東清鐵路建設及經營合約追加協定要點如次：

- (一) 俄國鐵路公司有經營滿洲礦山及工商業權。（第六條）
- (二) 俄國有以鐵路運輸軍隊之權。（第八條）
- (三) 出入於滿洲各貨物之關稅，限於現行海關稅率二分之一，而出入於內地之貨物，則須照上定之減稅貨物折算，而取子口半稅。（第十款）
- (四) 我國雖有任命正總裁之權利，而其實際之大權，概歸於俄人副總裁之手。
- (五) 俄國有該鐵路附近行政權。（註五）

北京政府為福州事件，向日使提出撤領、賠償、道歉、懲兇四項要求。（註六）

民國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福州中國學生因排斥日貨運動，遊行示威，並檢查各商店私存日貨，竟為福州日本僑民毆擊，造成傷害。幾經交涉，日人均不置理。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遂再向日本駐華公使提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十七日

一四八

出撤領、賠償、道歉、懲兇等四項要求。

註一：「李烈鈞自傳」，黨史會藏，原稿。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五七。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九。

註四：凌鴻勳：「中國鐵路志」，頁二七七。

註五：漆南薰：「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註六：「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四。

十七日

國父分電西南滇、黔將領唐繼堯、王文華等，促出兵討桂。

是日國父兩電唐繼堯，一爲望唐致電湘西各民軍勿爲陸榮廷莫榮新所誘；一爲商榷滇桂軍事五點意見。兩電文曰：

(一) 莫廣兄鑒：港函：協和以侵(十二)日抵始興，莫榮新等散布協允調停之說，故各方稍持觀望。來電以全權委協和，辦法甚是。惟協和近爲桂軍包圍，消息不通，無從接洽。潮澄伍旅又被劉志陸逼令繳械解散。今所恃以救協和者各路民軍耳，非有正式大軍以持其後，民軍力薄，能救協和與否，尙不可必。近聞陸復派兵至永州，派代表至貴陽，有收復湘西民軍勢力之計劃。請致電湘西各軍，勿爲所誘。要之，老賊心一而力齊，我則兵少而號令動作皆不一致，前途利鈍未可逆料，又川事當即解決，即使不能遽行移兵而去熊，亦大足爲粵聲援，衆宜置於粵事之淩。報載尊處又出師百色，此誠上着，亦救協和之急着，如尙未行者，宜火速舉行。兄果出兵百色，文必促覲存同時入粵，及令欽廉速起制之，則游勇可滅也。孫文。」(註一)

(二) 「雲南唐總裁鑒：申密，兄既具最大決心，前途光明準可實見。文已加電各處，力促協力援助。惟急待商榷者如下：一、此次事變名爲莫榮新助逆，實則陸榮廷以老奸巨猾之手段，行其破壞護法竊據西南投降復辟首領之預定計劃。不幸莫等勝而協敗，陸則統有兩廣，勢必擁李根源返滇，與兄爲敵。即協勝而莫等敗，陸則以罪名

加諸莫等，而自處調和地位。仍不失其兩廣地盤。故此舉必具決心，以剿平游勇，奠定西南爲唯一之目的，無調和之可言。二、爲達最後目的，必須合川、滇、黔全力圖之。然熊克武不去，則不能紓後顧之憂。去熊計劃，已命呂向石顏黃盧劉廖各同志早作準備，想已與兄接洽，今當促其速舉。請兄電令駐川滇軍助而促之，熊可一麾而去也。熊去，則督率川省所有之衆，可指揮如意矣。三、競存決行動員，因方聲濤妨害後方，故稍稽遲。來電云，求韻松共起爲助，殆未知韻松之近來墜落，此後如致電韻松，宜令其顧全大局，毋滋紛擾。四、悅鄉爲人不如玉堂，而海軍動需巨款。今欲使其出力，祇有給錢，取其可用者用之，文已着手運動。五、已電王殿輪協同湘南大舉，兄對於軍事計劃，希隨時電告。此即復寒電。孫文，篠（十七）。（註二）

同日並致電黔軍王文華，促其與唐繼堯，劉顯世協商出師方略，曰：

「貴陽王殿綸總司令鑒：殿密。足下主張正義，欣慰之至。但婉勸莫督以大局爲重，則是未知桂賊之用心。此次事變名爲莫榮新助逆，實則陸榮廷以老奸巨猾之手段，行使其破壞護法竊據西南投降復辟首領之預定計劃。假如莫等勝而協和敗，兩粵完全爲陸勢力，恐根源亦爲李耀漢第二，何有於國會軍政府？即協和勝而莫等敗，陸則歸罪於莫等，而自處調和地位，仍不失兩粵地盤。強盜用心，肺肝如見。故爲今之計，惟有以剿平桂賊奠定西南爲唯一之目的。足下逼近賊巢，一舉足以衝破桂賊之腹。刻下競存實行動員，先收湘南。廣肇方面，湘南居韶州上游，與桂軍積有惡感，若足下就近電促湘南將領，率軍南下，直抵韶州，非惟解協和之危，且制廣州命。其他欽廉方面，可搖動南寧巢穴者，亦着着進行。甚望足下統率精銳，就近與唐劉二公協商出師方略。西南成敗，在此一舉，若舍此不圖，貽誤滋大。希察納賜復。此復元（十三）電，孫文篠。」（註三）

### 俄新黨軍隊，捕吉林饒河縣知事劉懋昭。

俄國新黨軍隊，突入吉林饒河縣境，將縣知事劉懋昭捕去，誣爲賄縱俄人高梅果夫，當由駐海參威領事邵恆濬向俄人抗議，並行交涉。至四月二日，俄人釋放劉懋昭，並道歉。（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一四五七。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十八日

一五〇

註二：同註一，頁四五九。

註三：同註一，頁四六〇。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九。

十八日

### 駐衡陽第三師吳佩孚部決定分期撤防北上。

護法軍北伐時，段祺瑞欲以武力統一西南，遣隊南征，以曹錕（直隸督軍）爲第一路總司令，由保定南下駐漢口，吳佩孚副之，由湖北入湘，駐衡陽。及南北停戰議和，吳雖功高，而北京政府乃以張敬堯督湘。吳佩孚志不得伸，遂與南方各總裁通款，迭電指斥北京政府，謂其媚外求榮，喪失國體。並曾疊電北京政府，請求撤兵北返。

北京政府，以南北和議未成，湘局堪虞，不允遽撤，曾電令曹錕阻止，勿使北返，而吳仍堅持前議，其覆曹電云：

「竊奉轉示中央電覆，湘防不能遽撤情由，捧讀之下，不勝驚愕！我軍遠戍湘南，瓜期兩屆，所有必需回防之苦衷，迭經電陳，無事贅述。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同屬一家，並非外患仇讐，何須重兵防守？中央對於大局果能開誠布公，必不至於我虞爾詐。且湘督守土有責，其所部軍隊，比我加倍，實足分布，更何須另籌大隊，嚴防內地耶？如慮彼方乘虛反攻，則師旅長當負調停之職，必使雙方妥洽，方行撤隊，斷不冒昧從事，輕啓弊端。若謂撤防太速，壞其前功，則三載換防，不可謂速，圍牆煮豆，何敢言功。既云損精銳，竭腦肝，即應恤疲勞，養士氣。既云頻年數十戰，即應回防休整，方合公理。苦戰求和，久役思歸，乃數萬衆之同情，非師旅長等之私意。師旅長等既有將兵之責，即知全軍疾苦，在中央距離遙遠，對於我軍前方疾苦情形，諸多隔閡，不知箇中滋味。而師旅長等身臨切近，斷不忍於漠視。若據中央來電，宣布勸慰，不惟無顏對數萬軍士，啓口爲難，且恐激出意外之事。夙仰我帥知兵愛兵，心切意摯，務懇據情轉達中央，准予所請，幸勿耽延時日，羣情迫切，急不擇言，翹首瞻依，立待後命！」（註一）



曹接電即據以轉京，直至三月二日北京政府始電復，謂此事須籌備接防隊伍，始能決定，已電湘督張敬堯籌備磋商，俟覆到核定，再行知照。曹、吳以政府有意延宕，至爲不滿，乃瀝述將士思歸苦況，再電請求，略謂：

「湘鄂之役，我軍幾經激烈之戰，各官兵入死出生，戰鬥而傷亡者，固堪憫惻；勞瘁而致疾者，亦當體恤。迭據該師旅長等電陳，前方官兵，或患咯血，或患骨痛，或患濕疾，悲慘之狀，目不忍睹，該官兵盼望北歸，大有急不能待之勢，空言撫慰，勢難遏止。且查張湘督所部，舊有及新編各隊，足敷分布，客軍駐防，本係暫局，斷難持久，請毋庸候張督覆到，即准職軍尅日開拔北旋，以慰士心。」（註二）

北京政府以其情詞懇摯，無可退阻，始變通辦法，暫准吳軍先行撤回三分之一，其餘仍責成吳駐衡陽，指揮一切。同時，張敬堯則電告政府謂吳軍撤防，所部足資分布，對前線防務，完全負責，惟所部各軍槍械不全，不敷使用，請迅電飭漢陽兵工廠撥發槍枝，即日運湘，以維軍實。然吳軍則以中央既准將一部調回，其移動之處，即須他軍填紮，全部調換，與一部調換，範圍廣狹雖有懸殊，而變遷之態即無可免，且各軍官佐眷屬已於七日分起北旋，士卒思歸愈迫，決非空言所可維繫，復由曹錕於十一日續電懇請俯念成卒疲苦，萬難再事滯留，准予全部撤歸，而北京政府仍顧慮撤防影響甚大，仍電曹轉飭阻止，並發款慰勞，實則吳軍已開始自由行動，且於十三日將分批開拔日期逕電北京，規定（甲）自三月十五日起至二十日止爲第一混成旅開拔期；（乙）自四月一日起至十日止爲第二混成旅開拔期；（丙）自四月十日起至十五日止爲第三混成旅開拔期；（丁）自四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爲第三師步旅開拔期；（戊）自五月一日起至五日止爲第三師砲、騎各團開拔期，殆已置北京政府連電阻止撤防之命令於不顧！況西南軍政府爲履行前諾，復於十八日續付吳軍毫洋三十萬元，供開拔之用，以是吳軍撤防之舉，愈益不可搖撼；而是日段祺瑞尙授意北京附近駐軍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李進才、劉詢等五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十八日

一五二

師長通電，藉口營房不足，拒絕直軍移駐，其亦不智之甚矣！（註三）

至吳佩孚之與南方軍政府及湖南省長譚延闓間之秘密協議，係於三月中旬成。居間說合者爲曹錕才，童錫梁，鍾伯毅等人。此中經過，童錫梁曾有敘述。茲附錄於後。

### 衡陽撤兵

民國八年，段祺瑞執政，謀以武力統一全國，以第七師張敬堯爲湖南督軍，據長沙，第三師長吳佩孚爲前敵指揮據衡陽，湖南省長譚延闓，師長趙恆惕，踞促於郴永一帶，粵桂雖允爲後援，而殊難得其實力之助，夏間，吾待父居嶽麓山下橋園，時鄉間兵匪縱橫，殊難安枕。一日故人曹耀才扣門來訪，曹乃辛亥九月一日革命時元勳，所謂湖黨之首領也。吾問其來意，曹言直皖之內爭已著，湘督張敬堯乃段之嫡系，現駐衡陽之吳佩孚，乃直系首領，曹錕之左右手也。吳爲人頗開明，常言南北宜和衷共濟，時局方有轉機，若恃武力攻取，兵連禍結，必致兩敗俱傷，故欲與民黨連絡，前月派人來長物色黨人，而得我，我至衡陽見其意甚誠懇，欲我將此意達於譚趙，然我與趙素無連絡，而此時在省朋友中，爲譚趙兩公所信心者，意莫若公，故舉公於吳，吳乃派一小火輪，遣一副官，帶數從兵，專來迎公，其船現泊朱張渡，其副官欲來拜謁，我意此時公必不願見北方軍人，若冒昧前來，反爲唐突，故令其候於舟中，由我一人前來達意，公能爲湖南一行乎，余思其事如確，則可免湘人於塗炭，拯友於困厄，吾又何懼一行耶，乃與曹君同至河干，登輪南邁，同行有譚公秘書黎君，乃文肅公培敬之裔，民元與吾同在軍府共患難者，途中共談吳之近事，有前所未聞者，爾時吾蟄居鄉間，閉門謝客以自晦，故於時事不甚了了，然對於吳之印象素好，憶傅良佐撤退之際，北軍王汝勤范乃賢兩師，大敗於衡山，殘兵絡繹於途，甚爲狼狽，一日吾渡江西歸，見一營開赴河西，服裝整潔，紀律良好，有一下士與吾同舟，吾問此營與汝同師乎，曰然，問其番號，曰第三師，問其師長，曰吳佩孚也，吾觀其動作，似是掩護退却之後衛，渡江後，見其登山布防，距吾家約三數里耳，越一日，忽聞此營已晝夜撤去，吾因走往觀其陣地，見其據大道左側一小山，掘有步兵壕及砲壘，約爲步兵一營，砲兵一連陣地，控制南來大道，頗占形勢，撤退時除遺棄一鐵鉞外，未放棄一物，足見其秩序尚佳，其陣地後方山谷中，一小舍方

在張燈結彩，問其有何慶典，曰昨日方有婚事，問北兵曾來乎，曰昨夜曾來購稻草，此外未來也，斯時湘中方苦於軍隊之擾民而入境之北軍爲尤甚，在戰時前線而能保存如是之紀律，實所未見，吾所知吳之事蹟雖僅止此，實已有良好之印象，此來亦欲觀其爲人，冀或遇豪傑之士也。到衡陽登岸，即見吳署名之一告示，謂輜重隊兵某，入倡家強奪一水煙筒，即行鎗決云云，吾見之而驚，以爲此時南北之治兵者，均尙諱飾與姑息，萬不得已而懲治一兵，猶必謂其爲冒充軍人者，曾不肯自承其兵之犯法，況於戰地奪取倡家一水煙筒，乃微末不足齒數之事，而吳乃坦率嚴厲如此，無怪衡人之愛戴，忘其爲外來之北軍也。當湘軍與張懷芝張敬堯搏戰於株醴時，勝負未決，吳乃由湘鄉躬率騎兵五百，由寶慶直撲衡陽，衡陽未設防，遂入據之，越日湘軍之敗於株州者，有一支約數千人，欲退入衡陽，見城門緊閉，問若無人，問誰據此，曰北軍第三師也，湘軍大驚，不敢攻，遂巡引去，而吳此時方於城中太宴士紳，陽陽若無其事，人皆服其膽勇，越兩日，後軍始陸續集結，吳亦不出師邀截湘軍，謂歸師勿遏也。

吾至衡，寓友人楊君家，楊乃民元實業司長，與吾有同僚之誼者，爲吾言吳到衡前後情事如此，且言吳慷慨磊落，有烈士之風，必非設詞以誑人者，囑吾推誠待之。吾既見吳，見其恭而有禮，言論亢爽，謂民國肇建，於今八年，而諸人方在爭奪地盤，以位置私人，於革命時目的殆忘之矣，長此不已，必將亡國，諸人或謂我因未得地盤故主和平，不知雖與我以湖南督軍，我必不受也，我輩軍人，現在惟有埋頭整軍，以謀對外，若南北相持，祇有同歸於盡耳，我雖未與炎午謀面，實久已佩服其人，其治軍廉公有威，作戰時沉勇強毅，我二人一在南，一在北，合力練兵，將來左提右挈，同禦外侮，國事庶有可爲云云，其言雖不無誇張之嫌，然實無一毫虛僞，余乃以此意緘報譚畏公與炎午，囑其派人前來接洽，余可保吳之可信，而和談之可成。吾以老父方在險地，不能舍之來郴，度以後解嫌修好，必有所應磋商之細節，非一時所能就緒，囑即派親信前來，接辦此事云云。此緘即託黎君帶去，譚公旋即派呂蓮生，炎午派其族姪蘇塘來，吾偕之見吳，以後吳與譚趙之間，即由彼連絡，吾乃歸長沙，曹君耀才亦與吾同歸，未甚干預此事，但彼居省垣，交通較便，與吾保持消息之連絡而已。

是時，北方由段主政，吳若與之破裂，則孤軍陷入絕地，處境甚危，雖盛談和平，然不敢倡言反段，段曾派徐樹錚赴衡，以授勳爲名，勸之合作，吳亦依違答之，未敢與絕也。計一旦若廻師北向，則形同叛變，張敬堯梗於長沙

，曹錕雖在岳州，不能救也。吳曾言張軍不堪一擊，然一旦開霽，則餉源斷絕，若曠日持久，實爲可慮，不免躊躇，最後由岑春宣在粵籌得毫洋六十萬元，以爲開拔經費，始決計北撤，此事由鍾君伯毅等奔走說合。（註四）

註一：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二：同註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四——一五。

註四：「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三三三——三三八。

十九日 北京政府爲實施義務教育，由教育部將山西省所定辦法通行各省參照，並由各省參酌情形，另定標準，咨部核定，逐漸推行。

本日，大總統徐世昌發布命令，着教育部將山西推行義務教育辦法，通令各省參照辦理，令曰：

「教育部呈據全國教育聯合會呈請通令各省區實施義務教育據情轉呈等語，教育普及爲立國根本要圖，前經教育部擬定籌備辦法，呈准頒行，比年以來，除山西省分期籌進，成效昭著外，其餘各省或限於財力之未充，或苦於軍事之倥傯，致未能一律實施。着即由教育部將各省所定辦法，通行各省區參照，並由各該省區察酌地方情形另定設施標準，咨部核定，總期義務教育逐漸推行，比戶聞弦誦之聲，里黨睹膠庠之盛，於以開通民智，鞏固邦基。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一）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給予教員許可狀規程」。

是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以第二十三號部令，公布「給予教員許可狀規程」，爲核發教員證書之始。「規程」共計七條，原文如下：

第一條 凡給予教員許可狀，應依照本規程辦理。

第二條 凡非依照本規程得有許可狀者，除有特別規定外，不得充當教員。

第三條 高等師範學校並其他爲養成中等教員所設立之官立學校畢業生，及中等教員檢定合格者，其教員許可

狀由教育總長給予之。

第四條 師範學校並其他爲養成初等教員所設立之公立學校畢業生，及小學教員檢定合格者，由地方教育行政長官給予之。

第五條 凡領受教員許可狀者，其姓名、年歲、籍貫、及檢定之種類，許可之學科，以公報宣布之。

第六條 凡領受中等學校教員許可狀者，應納費二元，領受小學教員許可狀者，應納費一元。

第七條 凡領受教員許可狀後遇有變更姓名籍貫及毀損遺失等情事時，應詳具理由，呈請原給予官廳換給許可狀。（註二）

### 英教士在河南沁陽為匪所殺。

河南沁陽縣土匪，於本日夜間搶劫教堂，戕殺英國教士一人。駐北京英國代辦公使即向外交部提出交涉。（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三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七二號。

註二：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七四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九。

二十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旅華外人，近在京外各地，多設立無線電臺，有礙中國主權，特向上海領事團提出抗議。（註一）

北京政府褫前代理阿爾泰辦事長官張慶桐職。

張慶桐前因擅發紙幣激生兵變，交付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懲戒。現經委員會議決，依照文官懲戒條例，應受褫職停止任用六年之處分，並提交法廳訊辦，本日訓令司法部查照執行。（註二）

雲南將領劉祖武、黃毓成、李友勳、唐繼虞等通電討伐莫榮新、李根源。（註三）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

一五六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七號，頁一二九。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三。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四。

## 二十一日 河南榮澤兵變。

河南鄭州第八混成旅一部份兵隊，本日在榮澤縣譁變，路站電線均毀。（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三。

## 二十二日 藏兵攻川邊，占領烏齊德格等十一縣。

川藏交涉，前經英人調停，訂約休戰，近日藏番滿拉，又率兵五千，進攻川邊，佔領賴烏齊德格等十一縣。川邊官吏電北京政府告急。（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四。

##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將被捕學生押送地方檢察廳審訊。

北京各校學生，前因主張山東問題拒絕直接交涉，並釋放天津被捕學生，舉行遊行演講，被警察廳拘捕四十二人，經各校要求釋放未允，於本日押送京師地方檢察廳，舉行訊問。（註一）

## 駐陝奉軍許蘭洲部請求撤防。（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四。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四。

##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電復廣州軍政府主張取消「中日軍事協定」之要求。

廣州軍政府前電致北京國務院，主張取消中日軍事協定。現經國務院電復，略謂：軍事協定，原為

共同防止德奧而設，現在各國駐俄軍隊，業經分起撤退，我國軍隊，自當與各國一致行動。迨全隊撤回之日，即爲軍事協定終止之期。（註一）

### 唐繼堯通電，反對岑春煊與北方所議解決時局辦法。

本年三月十一日，岑春煊電西南各省當局，徵求對於李純、曹錕、張作霖所提解決時局辦法五項建議之意見。李、曹、張等所提五項辦法爲：

- (一) 新舊國會同時停會，由北京政府召集各省議會聯合會，修改國會組織法及國會議員選舉法，根據新法案召集新國會，由新國會依據天壇憲法草案制定憲法草案公佈之。
- (二) 西南取消自主，承認徐世昌爲大總統。
- (三) 成立弼政院，由中央（北京政府）聘請八人，南北各四人，下設參議十六人，均由中央任命。
- (四) 民國六年以後中央與各國所訂條約及其附件，均交弼政院審議，如認爲有損國家主權，應由中央向各國交涉廢止或修正之。
- (五) 事實問題（指各省地盤及人事分配），由中央與西南各省直接商洽，如未能獲致協議，由弼政院協商解決之。

岑氏此電，原極秘密，旨在試探各方反應，以爲與北廷進行勾結之準備。不意唐繼堯有憾於駐粵滇軍之被分化，乃於是日發表通電將岑電公開揭露，聲稱岑電所提出之辦法與護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主張重開和會決定一切問題。其他不滿意政學會及桂系人士，亦一致指斥岑春煊既未徵求國會同意，復未提出政務會議討論，甚至伍廷芳、林葆懌等人事先亦毫無所聞，似此岑個人獨斷獨行，私相勾結，實爲出賣上海和會之不法行爲。岑則辯稱僅係轉達北方軍人來電，並未附以己意，不能算是違法。（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四。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六期，頁一三—一四。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十四日

## 二十五日 李烈鈞所部滇軍，克復南雄後，滇粵軍隊停戰。

滇粵軍隊自發生衝突後，在韶州始興等處接戰，現經軍政府政務總裁岑春煊等出而調和，於本日起停戰（註一）

是日九時，成桃部犯馬子坳，窺始興，烈鈞立命抵禦，成不支退却。旅長魯子材乘勝逐北，團長胡部復由羅壩率兵增援，成桃部土崩瓦解，紛紛投誠。下午三時克復南雄，成桃遁，軍政府聞訊，乃由岑春煊派吳介璋赴始興前線調解，岑並到韶關迎候烈鈞。嗣四月一日，烈鈞赴韶，與岑之代表李書城、王有蘭同返廣州。旋赴港轉滬，晉謁國父面陳一切。（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四。

註二：「李烈鈞自傳」。

## 二十六日 國父致電貴陽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徵詢討桂意見。

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前於本月十三日發表通電，嚴詞指責桂系，目為蠹賊，國父先於十七日致電慰勉，（註一）復於本日電詢對於出師討桂計劃。電曰：

「貴陽王殿綸總司令鑒：嚴密。尊通電歷數某會包辦投降，目為西南蠹賊，詞嚴義正，足寒奸膽。惟為根本解決之障礙物，西南方面，不在某會而在游勇。條（十七）日覆足下元電曾經論列。爾時甚望足下出師，並電促湘西南同志將領，合力搗游勇巢穴，此電未知達否？不幸協和中輟，楊、魯退兵，兩廣地盤完全落於游勇之手。彼且夕所謀直接與復辟首領講和，不憚盜賣西南以求逞其私慾者，至此乃實現矣。吾輩不欲言救國則已，如言救國，則此根本為害之游勇，非先撲滅不可。或謂先剿游勇，有似內訌，恐為敵人所乘，不如北進討賊，易博多數之同情。不知兵家之所忌，最在後顧之憂，昔孔明未出祁山，先擒孟獲，蓋內患不清，則外侮無由禦。今兩廣完全為游勇佔有，即欲前進，後方之補充接濟，將何取資，況貴州與黔、桂、犬牙相錯，尤足擾害後方者乎？足下智勇過人，知必

抱最大決心，以先掃游勇爲清內患之唯一任務也。文已與袁廣、協和迭電商榷，均荷贊同，共籌討賊，汝舟兄亦曾電告，千鈞一髮，偉劃如何？立候電示，孫文、宥。(二十六日)」（註二）

案：電文所謂某會包辦投降，係指政學會而言。所指游勇，係指陸榮廷所部桂系軍隊而言。

## 北京政府接獲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

蘇俄勞農政府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表首次對華宣言，係由代理外交總長加拉罕(Leo Karakhan)簽署。惟此項宣言，當時並未能直接通知中國政府。延至本年一月，蘇俄紅軍已到達伊爾庫次克(Irkutsk)。三月二十三日，俄方始由伊爾庫次克將此宣言抄本拍發至北京，電報號碼爲三三四號，並已譯爲法文，上有加拉罕及西伯利亞暨遠東外務人民委員會全權委員楊森(Jakov Davidovich Yanson)簽字。(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於三月二十六日收到此項宣言抄本後，即漏夜趕譯，至次晨，即告譯成華文。全文如下：

「北京外交總長轉中國人民及中國北方與南方政府同鑒：

今日勞農政府之軍隊，既將特外機外餉爲奧援之苛而恰克專制背叛革命之軍隊撲滅，已進達西伯利亞，並將與西伯利亞革命人民聯合。故人民委員行政部特向中國人民作下列之博愛忠言：

勞農政府之俄羅斯及其赤軍，既戰鬥兩年，既出不可思議之力量，今向烏那大山之東進行者，並非壓制，亦無奴民奪地之心，凡西伯利亞之農民工人，均已深悉矣。吾儕今願將自由之權，給與各地人民，使東方各民族得解脫外族強權及外族金錢之壓制束迫，中國民族即此等被壓迫民族之一，並係其最著者。今吾儕不僅專施援救於工黨，並且兼施於中國人民。故請將吾儕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以來，從未懈於宣告而被出賣於歐美日本之報紙，秘匿不宜之事，再普告於中國人民：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勞動農民政府執政以來，乃屢次以全俄人民之名義，致書於全世界之人民，力勸伊等建立耐久之和平。此和平應以放棄侵佔他人土地，及放棄吸收他人金錢爲根本。所有民族，無論是否自由，或在他國強權壓制之下，均應在內部生活上完全自由，任何權力不應從而拘束之。吾勞農政府又曾

續訂宣言，將從來俄國與日本與中國，及與從前聯盟各國所訂結之一切秘密條約，概行作廢。因此種條約，實爲俄皇政府及其聯盟各國力侵利誘壓服地方各民族之機械，其中以中國民族爲最，得其利者僅各資本家與地主及俄國高級軍官而已。吾勞農政府曾邀請中國政府談判，磋商廢棄一八九六年之條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草約，及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簡言之，即將俄皇政府自行侵奪，或借日本及其他聯盟公共侵奪自由中國人民之所有者，一概歸還中國人民。此項談判聞至一九一八年三月爲止。此時條約各國實扼北京政府之喉，廣用金錢，收買中國官吏及報紙，並強迫中國政府拒絕與俄國勞農政府交涉。而日本與協約各國不待東三省鐵路之歸還中國人民，即羣起而霸佔之爲己有；並侵入西伯利亞，從而強迫中國軍隊公共出兵，共同作爲此項可駭而有罪之強盜行爲。中國人民——勞動家與農民等，並不知歐、美、日本軍隊侵入東三省及西伯利亞之真相及其原因也。吾儕特致書於中國人民，望其明瞭勞農政府曾宣明放棄從前俄皇政府向中國奪取之一切侵略品，如東三省及他種地方是也。各處人民應自行選擇願相隸屬之國及自行採定其政府之體制。勞農政府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全部及他種產業，由俄皇政府與克倫斯基(Alexander Fedorovich Kerensky)政府及霍爾瓦特(Horvath)、謝米諾夫(Semenov)、苛而恰克(Kolchak 另譯庫爾查克)等賊徒，與從前俄國軍官商人及資本家等侵佔得來者，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勞農政府放棄中國因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而負欠之賠款，本政府所以不能再三宣言及此者，因聞吾儕雖屢次宣言放棄，而此項賠款仍由協約國徵收，以接濟北京俄國舊帝國政府之使臣及駐在中國各處之俄國舊帝國領事官等人之濫用。此種俄皇之奴隸，其全權早經取銷，而伊等仍僭守舊職，並以日本及各協約國爲奧援，騙誑中國人民。中國人民不可不知此事，並應將此等誑人騙徒驅逐出境。勞農政府廢棄所有各種特別權利及俄商在中國地面上佔有之一切租借地。任何俄國官員及教士不准干涉中國事件，如伊等犯罪，應照中國法律，受地方審判，在中國地方上祇能有中國人民之權力及司法，不能有他種權力或他種司法。在以上各重要點之外，勞農政府並願即與中國人民談判，與其全權代表公同斷結所有從前俄國政府偕同日本及協約各國對於中國所作之一切強暴及不公平之事件。勞農政府深知協約各國及日本此次必再竭力使俄國勞動家及農人之言語不克達於中國人民，俾使中國人民不知欲收回被奪之產，須先與東三省、西伯利亞之侵佔人了結。因此，故勞農政府今特通消息



於中國人民：本政府之赤軍親向烏拉大山之東方前進，以援救西伯利亞之農人及勞動家，出伊等於賊徒苛而恰克及其聯盟日本人專制之下。如中國人以俄國人民為榜樣，願恢復其自由，並避免協約各國在菲而色恰（Versailles 指凡爾賽對德和約）為之代定之命運，使之為『第二高麗』或『第二印度』者，則奮爭自由之時，舍俄國工人、農民及其赤軍外，更無他同盟及他兄弟可尋。

勞農政府今以中國政府間接邀請中國人民即與吾儕建立正式交涉，並即派遣代表來吾軍前。代理勞農政府外交總長加拉罕（簽字）——證明抄寫無誤——西伯利亞及遠東外交人民委員會全權委員楊森（簽字）。」（註四）

即以上項宣言而論，可謂極盡誘惑、煽動之能事。措辭極為動聽，其主旨在鼓動中國人民對英、日等國反抗，取得中國合作，避免孤立，藉以打擊白黨。所謂中東鐵路、庚子賠款、領事裁判權及其他特權，此時俄國勞農政府不惟無力過問，無法享受，反足以供白黨利用，聲明放棄之後，縱不能立即獲得中國政府對勞農政府的承認，至少可以獲得中國人民好感，同時又可予白黨以嚴重打擊。故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到上項宣言，即向總統府、國務院請示，徐、靳當即召集國務員等會議，僉以舊失權利，忽得返還，自屬大幸，但協約國對俄尚未公認勞農政府，中國與協約國聯盟，未便驟允與俄單獨訂約，遂於八日國務會議決定，由外交部密派總領事范其光赴海參崴作非正式之接洽，並電令駐丹麥代辦曹雲祥（延生）轉告勞農政府代表，謂：

「中華民國對於俄國勞農政府，前日提議將各種權利及租借地歸還中國，以為承認莫斯科新政府之報酬，此種原意，實感激異常。惟中國為協約國之一，所處地位，不能對俄為單獨行動。如將來協約國與俄恢復貿易與邦交，則中國政府對於俄政府此種之提議，自當尊崇，希望勞農政府善體此意，並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亞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勿虐待中國人民及沒收其財產，以增進中俄國民之友誼，是所至盼。」（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六一。

註二：同右書，頁四六〇。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十七日

一六二

註三：王韋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一。楊松(Iakov Davidovich Yanson 1880-)又稱哈耶瑪(Hayama)，

係拉脫維亞人，幼參加俄國革命，被選爲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布黨)的里加委員會委員。一九〇五年至七年，被捕，判徒刑六年。一九一四年流放至西伯利亞，二月革命後，任布黨東部西伯利亞支部主席。一九一八至二〇年，任伊爾庫次克外交人民委員部代表，一九二一至二二年任遠東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其後歷任蘇俄外交，商務部門要職。

註四：「革命文獻」第九輯，總頁一二〇七——一二一〇。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五五)，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四期。

二十七日 國父再函貴州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勗掃除廣西軍閥，並說明與段祺瑞接洽用意。

國父是日致函貴州王文華曰：

「劉君少南來，重辱惠書，謙摺之至，非切實從事於革新者，不能爲若言也。劉君備述尊狀，極慰。惟是革新之障礙，若不排除而廓清之，則其進步之難，難於填海。故兵者不祥之物，然以視用之者如何。足下精兵數萬，指揮運用以行偉抱，此其時矣。廣西當道以游勇起家，不識國家爲何物，辛亥以還，每遇軍興，彼游勇者靡不因以爲利。此次護法，厥罪尤彰。近且破壞滇督易帥之令，從前假面揭露無餘，若不亟加剪除，西南何以立足？文覆兄電，計達覽矣。抑文尤有進者，西南內訌，根本搖動，北伐之說，目前徒托空談。且內部用兵，尤不能卽與北戰，蓋背腹樹敵，智者所不爲也。今日之計，勢不能不與北方周旋；然聯絡北方將帥者，不止一人，不曰聯皖排直，卽曰聯直排皖，數年之間，其效可觀。文則以謂亂法賣國，直爲罪首，皖爲附從。今迫於勢不得已，與之周旋，則當擇其較有信義而不巧滑者，而後可以計事，且亦年來主張聯某排某者之應行臨機變計者也。此無他，要以使吾人計劃暢行無阻而已。僕之與段芝泉接洽，卽本此意，足下英爽邁倫，期許甚厚，略佈胸臆，惟裁察之。並頌勛祉，孫文。三月二十七日發。(註一)」

國父函復呂志伊、段雄、李善林等，促團結一致，對付桂系。

國父在滬，憤於粵督莫榮新破壞滇督唐繼堯命令，處理滇軍易帥之不當。經函復呂志伊等促其團結一致，以對付桂系云：

天民、方城、裕如先生均鑒：眞日快郵電，誦悉。利害明白，規畫切要，極佩。吾人及今團結一氣，收之桑榆，未爲晚也。廣西游勇破壞大局，文爲國計，早已著手準備，誓殲渠魁。不幸又有莫榮新破壞滇督命令之事，榮廷態度暗昧，逆跡益彰，而協和犯冒危難，尤宜速救。比已分電各方，合力猛進矣。文之性情行事，天民兄所素知，今三兄願犧牲一切，與文終始，以圖利國家，前途光明，不待著卜。所囑各節，自當視吾力所至，竭蹶圖之。惟軍行之際，間詭百出，稍一不察，輒啓猜嫌，往往功敗垂成。玩寇自禍，非疏通各軍意志，不能免此。三兄滇人也，而久客於粵，幸留意焉。滇粵軍情，尙望隨時見告，專此奉復，惟珍重努力不宣。孫文、三月廿七日。（註二）

張作霖在瀋陽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對付皖系方策。

是日，張作霖藉祝壽名義，邀集八省同盟各省督軍代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應付皖段辦法。決定：（一）擁靳不反段；（二）推薦張勳爲皖督以代倪嗣冲；（三）解散安福系。（註三）

日兵佔滿洲里車站。

日本兵隊佔據滿洲里車站，四面架機關槍，禁人出入。北京外交部因向駐京日使質問。（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四六一。

註二：同註一。

註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七冊，頁一三五。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四。

二十八日 浙江第一師範因更易校長發生風潮，警察包圍學校。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

一六三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一六四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因官廳撤換校長，要求復職，並拒新校長到校，經官廳訓令該校休業，本日，學生赴省長署請願，與省署衛隊衝突，受傷數人，次日，官廳復派武裝警察圍守師校，迫令學生出校，學生堅持不去，省城各校學生，均往援助，旋經人調停，將警察撤退，暫由舊教職員維持校務。（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四。

## 二十九日 國父致函李安邦、李綺庵，指示討桂軍事。

先是，黃明堂上書國父，言與李安邦、李綺庵等，以討賊軍名義問題，稍存芥蒂。國父因致函二李，告以不必介意於名目，當以立功多少爲定。函曰：

「安邦、綺庵二兄同鑒：據明堂來函，彼已定爲第四軍，而兄不甚贊成等語。竊思此時名目，殊無要緊，兄不必以此介介也。至於將來軍級之大小高下，當以立功多少爲定，而立功之主要在破敵多少論，不以得地廣狹論。若得地而不進取者，亦以無功論，雖無地而能游擊四方以破敵者，論功有加，幸兄等本此意以進行。我信仁兄特深，所以望於二兄者亦深，爲此之故，所以兄對於其他之同志，當以事讓之以名譽，使能和衷共濟爲要。如廣府能起事，未破省城之先，當注重兩要點，一爲長洲砲臺。此當與海軍疏通，然後占領爲根據地，以重兵守之，此事當與鄧鼎峯合作。二爲盡奪其內河砲船，以控制各江之交通，而尤以絕塞西江爲重，務使由三水至梧州，皆入我勢力之下，如能達此兩目的，則省城可不攻而下矣。前日謀借之款，能得手否？速由電報知（此事可着小兒哲生電達）。如尚未得手，此間現在可如數籌滙，望將欠單交哲生繳銷可也。此致，即候壯安。孫文、三月廿九日。」（註二）

## 北京國會通過中玻商約。

我國前與玻利維亞訂立通商條約，現由北京政府將該約提交北京國會，經參衆兩院先後通過。（註二）。

軍政府政務總裁伍廷芳及參衆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反對岑春煊獨裁，勾結北京政府，離粵赴上海。

軍政府總裁兼財政及外交總長，平素對岑春煊之獨裁作風，已深致憤懣，及岑春煊不經其同意而逕與北方直系將領私相勾結，伍廷芳遂決計脫離軍府。三月二十六日，岑赴韶關調停滇軍衝突並迎護李烈鈞回穗，伍乃趁機於三月二十九日攜帶財政、外交兩部印信及關稅餘款出走赴港，參、衆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亦隨之偕行。岑春煊聞訊，即於三十一日趕返廣州，遣員携親筆函勸伍回省，伍拒之。及四月一日，參院副議長褚輔成亦出走至港，行前並號召隸國民黨籍諸議員一律赴港集中，並指揮兩院秘書廳將所有印信卷宗分批運港。伍、林、吳、褚諸人旋次第離港赴滬。（註三）

暨南學校校長趙正平等發起於上海創設商科大學，於是日開會討論進行方法，推黃炎培為籌備處主任。（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六二。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四。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六期，頁一一四。

註四：「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五。

### 三十日 北京政府設內國公債局，以梁士詒為總理。

內國公債局，自民國五年梁士詒出國後，民國六年奉令裁撤，歸併財政部辦理，於此數年間，民五發行六釐公債，民七發行短期公債，同年又發行六釐公債，民八發行七釐公債。以辦理無方，銷行不暢，且以新公債低折之故，牽及民三、四之公債價格；而中國交通兩行停兌鈔票，尚未收回，國帑日乏，金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三十日



融日亂。遂於本月是日由財政部呈准總統徐世昌，請援照成案，設立內國公債局，並以梁士詒爲總理。原呈略云：

「查我國之有內債，雖始於元年六釐公債及八釐軍需公債，而內債之真正發行，普及全國，募集足額，社會大爲歡迎，國庫賴以充裕者，厥爲三、四年公債。夷考其故，當時籌畫指揮，討論執行，有內國公債局爲綜持一切之總機關。該局……苦心擘劃，毅力經營，成績昭彰，著聞中外。現在時局艱危，遠非昔比，國庫支絀，倍於曩昔，卽往知來，自非設立專局，遴派大員，籌畫督率，不足以收成效，而策進行。本部一再籌思，擬就現設之公債局，加以組織，查照三、四年公債成案，改爲內國公債局，……嗣後舊公債之如何整理，新公債之如何進行，及與公債相關之金融計劃，責成該局詳慎規劃，隨時商同本部逐漸進行……」（註一）

註一：「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七六。

三十一日 山東籍軍官王占元、盧永祥等四十八人發表通電，力爭魯案，反對與日本進行直接交涉，主張提交國際聯盟解決。

魯案交涉事自日使提出直接交涉後，北京政府應付方針，始終在若明若暗之間，雖經吳佩孚一再致電質詢，迄無明確之誠意表示。於是山東教育界，乃分函同鄉官商，呼籲愛國保鄉，吳佩孚亦派遣代表，運動北洋魯籍將領，一致聲援。至三月三十一日，遂有湖北督軍王占元，浙江督軍盧永祥、四省經略使署參謀長潘矩楹、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第二十九師師長吳俊陞、皖北鎮守使殷恭先、煙台鎮守使朱泮藻、延珪鎮守使張培榮、曹州鎮守使高鳳城、陝南鎮守使管金聚、山東督軍署參謀長張懷斌、山東新軍司令何鋒鈺、東臨剿匪總司令張善義、代理淞滬護軍使何豐林、魯軍第一混成旅旅長潘鴻鈞、第八混成旅旅長靳雲鶚、山西第二混成旅旅長孔繁爵、直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孫傳芳、第十七混成旅旅長趙榮華、第二十旅旅長榮道一、第五旅旅長董政國、第九

旅旅長徐鴻賓、第三補充旅旅長彭壽莘、邊防第二旅旅長王得志、第三旅旅長劉鼎臣、湖北第二旅旅長寇英傑、團長魏惠田、郭連峯、郝景星、朱憲文、孫桂霽、王爲蔚、郭敬臣、陳清源、楊清臣、上官建勳、楊長才、吳錫九、張俊峯、潘守蒸、關際雲、孟昭月、穆思棠、宋大需、劉國全、王金鈺等四十八人，聯名通電北京政府及各省，力爭魯案，反對直接交涉，主張提交國際聯盟解決，原電如次：

「（銜略）山東交涉，自接收日本通牒以來，疊經各界人士，集合研究，愈以拒絕直接交涉，提交國際聯盟爲唯一之辦法。詎道路傳聞，有與希望相反趨向。占元等廬墓所在，痛切剝膚，父老責言，勢難緘默，敢進危言，幸垂聽焉！外交重要，關係國本，詳慎考慮，誰曰不宜？顧詢謀既已僉同，而方針依然未定。逆料鈞座左右，必有謂直接交涉，不至有害，提交聯盟，未必有利，持此說以熒惑聰聽者。此非毫無知識，便是別有肺腸，一言喪邦，莫此爲甚。大抵強國與弱國交涉，利在單獨，不利在共同；利在秘密，不利於公開。至弱國外交，則適得其反。試問二十年來，我國利權，斷送於各種密約者幾何？此次彼以甘言誘我，非愛我也。果誠意親善，則宜先將完全主權，逕行交還，並即時撤退軍警，以示退讓，不必斤斤焉爲條件之磋商矣。故直接交涉，結果必於我無利，可以斷言。倘慮提交國聯，未必可恃，在歐會簽字和約之時，或者尙屬疑問。今則德約保留山東之款，已由美參議院通過，且英法各國對於保留案，亦表示贊同。專款難成，得道多助，利害明瞭，無待著龜。與其爲條約之贈與，寧使爲強力所佔有；與其菁華盡棄，留空殼之地圖，毋寧死力抗爭，作國際之懸案。否則引狼入室，爲虎作倀，羣情激憤，鋌而走險，禍變之來，將有不忍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決祈俯鑒民意，斷而行之，山東幸甚！國家幸甚！」（註一）

靳雲鵬接上電後，始不敢再持兩端，即囑秘書廳彙集關於魯案電文，分類呈閱：

（一）反對直接交涉主張提出國聯者；（二）主張直接交涉無效再提國聯者；（三）無主張者；（四）贊同直接交涉者，計第一類約佔十之七八，第二、三兩類約佔十之二三，第四類則甚寥寥，靳因決定從多數民意辦理，並於閣議時，向各閣員說明此旨，乃覆電各省，聲明並不直接交涉；而北京被捕各校學生，經移送京師地方檢察廳，以學生均自首，遂

不受理而於四月九日一律釋放。可見上電效力若是之鉅，然領銜者王占元，而主動者實吳佩孚也，吳之所以堅決反對，旨在對待夙以親日著稱之安福系，是亦項莊舞劍之意<sup>(註一)</sup>。然吳氏反日愛國指斥敢言之聲譽，遂自此名震全國矣！(註二)

### 美國資本團代表來華。

美國摩根銀公司代表拉門德(Lamont)氏及資本團代表施棟韋金卜魯斯等，因組織新銀團事來華。拉氏先至日本，調查日本對於新銀團之態度，本日始由日本抵滬，旋即至北京。(註三)

### 日本政府發表對西伯利亞撤兵宣言。

日政府對西伯利亞撤兵宣言如下：

「日政府之派兵赴西伯利亞，乃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軍起見。當派出之際，曾經聲明、俟捷克軍完全退離之時，日政府將調回派出之軍隊。惟日本帝國與西伯利亞地理上之關係。與他國不同，西伯利亞東部之政局，影響波及滿洲朝鮮，加以日人僑寓西伯利亞者，為數甚衆，今皆處於不能保全其生命財產之地位。日本帝國之不即實行撤兵者，即為此故，日本對俄無政治野心，如毗連吾國之土地，政局安靜，滿洲朝鮮，脫除危險，日僑之生命財產，可保安全，並擔保交通之自由，則日本必於捷克斯洛伐克軍退盡之日，撤回駐西伯利亞之軍隊。特再聲明於此。」(註四)

此項宣言，竟將我國滿洲與朝鮮並列，北京政府外交部其後於五月十七日特向日本駐華公使提出抗議。

註一：「民國通俗演義」，下冊，頁七一二。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四期。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六——一三七。

### 三月 北京政府接收中東鐵路。

是月，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中東鐵路俄籍會辦霍爾瓦特(Hornath)職務，旋正式接收中東路權，特派宋小濂督辦東省鐵路事宜，張景惠任護路司令，中東路區內之俄舊黨勢力，一蹶不振。(註一)

北京大學本教授治校之宗旨，組織評議會，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處四大部。(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國民學校文言文教科書，分期作廢，逐漸改用語體文。(註三)

#### 附錄：教育部通告

國民學校國文科改爲國語科，業經本部將國民學校令及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修正，以部令第七號第八號公布在案，並通行各省區，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爲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查本部審查教科圖書規程第二條，審定圖書係認爲合於部令學科程度及教則之旨趣，堪供教科之用者，現在坊間出版國民學校所用各種教科書，曾經本部審定者，自經此次部令公布以後，其教材程度即不免多所不符。茲特依據部令酌定辦法如下：凡照舊制編輯之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其供第一第二兩學年用者，一律作廢；第三學年用書秋季始業者，准用至民國十年夏間爲止。春季始業者，准用至民國十年冬季爲止。第四學年用書秋季始業者，准用至民國十一年夏季爲止。春季始業者，准用至民國十一年冬季爲止。至於修身算術唱歌等科，所有學生用書，其文體自應與國語科之程度相應，凡照舊制編輯之修身教科書其第一學年全用圖畫者，暫准通用，第二學年所用文體與國語科之程度不合者，應即作廢，第三第四兩學年用書均照國文教科書例，分期作廢，算術教科書在未改編以前，准就現行之本於教授時將例題說明等修改爲語體文，一律用至民國十一年冬季爲止。唱歌教本均應一律參改語體文。恐未周知，特此通告。(註四)

俄共代表魏金斯基(Grigori Neumovich Voitsky)來華活動，抵達北京。

中華民國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一七〇

魏金斯基，又作維辛斯基，吳定斯基或吳廷康，即俄人查爾金（Zerkhin），受第三國際之命，前來中國活動，偕同華人楊明齋，於本年三月末抵達北京，與李大釗取得聯繫，決在華發展共產組織。魏氏出生於一八九三年，於一九一三年赴美，在美國與加拿大做學生及工人多年，至一九一八年返俄，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在克拉斯諾耶爾斯克（Krasnoyarsk）蘇維埃工作後，奉黨部在白衛軍統治區從事地下活動。一九一九年參加沃木斯克暴動，企圖推翻苛爾恰克統治，未能成功，旋調赴海參崴參加密秘工作，同年五月被捕，判無期徒刑，押往北庫頁島服勞役。一九二〇年一月，在北庫頁島參加政治犯暴動成功，調第三國際遠東書記局工作，前來中國活動，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之催生婆。（註五）

註一：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一〇五——六。

註二：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六。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九年三月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六五號。

註五：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下冊，頁五〇五。



## 四月

一日 廣州非常國會議院副議長褚輔成離穗赴港，並指揮兩院秘書廳將所有印信卷宗分批運港，以示與岑春煊系決絕。（註一）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為安福系所逼，向徐世昌請假。（註二）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為第二十五週年紀念，在天津開全國大會。（註三）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五五七。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四。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五。

二日 國父召蔣中正商閩粵軍事，並囑由滬赴漳州一行，佐陳炯明籌劃作戰。

國父於本日召見蔣中正先生，籌商閩粵軍事，並欲蔣氏赴漳州晤炯明等，陳炯明、許崇智、鄧鏗、朱執信諸人亦迭電催。廖仲凱亦當面勸其一行，乃於四月八日離滬，抵漳州，佐陳炯明籌議作戰計劃。然因事不協，神經刺痛，於十六日往鼓浪嶼，二十二日返滬。（註一）

國父致電川籍黨人張佐丞，告以對時局方針，以清除內奸為先，對付北敵為次。

電曰：

「佐丞轉同志各將領諸兄鑒：頃悉諸兄已決議解決四川問題，甚喜甚慰。惟四川問題解決之後，宜先統一南方，然後對付北敵，方為萬全。若南方未統一以前，即出師武漢，是以四川一隅而對付四川全體。且後面更有桂賊助敵以擾我，則勝算未可操也。北敵向分兩派，馮派向守中立而與桂賊結，段派向主用兵。是南北之爭，其在前線作

戰者，殆全屬吾黨與段派耳。近來段派大有覺悟，已與我黨調解，願歸和好，是此時北敵全數可以按兵不動，我正可乘時以清內奸，內奸清則南方可以統一，而段派當可就軌道也。且目前之爲患者，心腹爲大，外敵爲小。而吾黨現有之力，攻桂爲易，攻北爲難。此孔明所以未出中原先擒孟獲，吾黨今日正宜師之，幸爲留意。孫文。多。」（註二）

##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分期籌辦義務教育，限八年之內全國一律普及。

北京政府教育部是日發布第一七七號訓令，飭各省參照山西推行義務教育辦法，分期籌辦義務教育。並釐訂進度，逐年推行，限八年內（即民國十七年前）辦理完竣。訓令原文及進度清單如下：

「案奉大總統令開：教育普及，爲立國根本要圖。前經教育部擬定籌備辦法，呈准頒行。比年以來，除山西省分期籌進成效昭著外，其餘各省或限於財力之未充，或苦於軍事之倥傯，致未能一律實施。著即由該部將晉省所定辦法。通行各省區參照，並由各該省區察酌地方情形，另定設施標準咨部核定，總期義務教育逐漸推行。比戶聞絃誦之聲，里黨睹膠庠之盛，於以開迪民智，鞏固邦基，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等因，奉此，查義務教育亟應切實籌辦，以期全國國民咸受教育，爲本部年來設施之方針，近察世界趨勢，旁徵國內輿論，奮起直追，尤覺无可再緩，茲特由部參照山西省所定推行義務教育辦法，訂定分期籌辦義務教育年限，以八年爲全國一律普及之期。在此期限內，除山西江蘇兩省前已訂定辦法，報部有案外，其餘各省區均應依此標準，切實規畫，訂定施行程序，於本年內將所定完全計畫及第一期設施事項，先行報部核定。其在學務發達財力充裕各地方，自可縮短年限，先期辦竣。即或限於財力，一時不及趕辦者，亦應參照施行程序，不得過於遲緩。此後並須按期將設施事項及實施狀況，分別報部，藉資考核，以仰副大總統殷殷興學之盛意。至已經實施義務教育各地方，本部已將其辦法彙編付印，一俟印成，即當通行各省區參照。合亟鈔錄分期籌辦義務教育清單一紙，令仰該廳遵照辦理可也。此令。」（註三）

附清單一紙

分期籌辦全國義務教育清單

民國十年省城及通商口岸辦理完竣

民國十一年縣城及繁鎮辦理完竣

民國十二年五百戶以上之鄉鎮辦理完竣

民國十三年三百戶以上之市鄉辦理完竣

民國十四、五年二百戶以上之市鄉辦理完竣

民國十六年一百戶以上之村莊辦理完竣

民國十七年不及百戶之村莊辦理完竣

## 俄人擅入吉林境內捕我官吏事件，交涉解決。

俄國軍隊 前入吉林饒河縣，捕去知事劉懋昭，經吉省外交當局向俄交涉，現俄人已將劉知事釋回，向我國道歉。（註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六四。

註三：民國九年四月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八九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五。

## 四日 國父電勸陳炯明率軍回粵進攻桂逆。

國父在滬，得聞李烈鈞於克復南雄後，接受桂系岑春煊之調和。乃致電陳炯明，勸其先發制人，進攻桂逆。函曰：

「覲存兄鑒：聞協和已與桂賊調和歸省，如此不武，殊出意外；然桂賊無能，亦於此見。今兄後路已肅清，正宜毅然猛擊，先發制人，毋為人制，則必操勝算，萬勿以協和息兵而餒。蓋此正兄獨立以建功立名之良機也。各路之響應視兄之進止爲定，不審兄之決心有無因協和而中變，望爲切實答復，以便轉致響應者。文。（四月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四日

一七三

(註一)

## 北京政府批准中玻（玻利維亞）通好條約。

我國前與玻利維亞議訂通好條約，業交國會通過，本日經北京政府批准鈐印國璽，由外交部轉寄駐日代辦公使莊璟珂互換。徐世昌以大總統名義對外交部發布第九二三號指令，文曰：

「呈中玻議訂通好條約請交國會通過並批准用璽以備互換由，呈悉。中玻議訂通好條約業經國會通過，應准鈐用國璽，由該部轉寄駐日代辦公使莊璟珂訂期互換，以資遵守。此令。」（註二）

我駐蘇州陸軍第二師第五團兵士，本日在虎邱旅行，被日人將兵士胡宗漢用獵槍擊斃，當經警察將兇手送由交涉署解交駐蘇州日本領事，並由交涉員向日使交涉。（註三）

日軍突攻海參崴、雙城子、驛馬河之俄新黨，傷及華人。翌日又攻擊伯利等處，當由我駐崴委員李家鏊向日軍官提出抗議。

此次日軍擊敗俄軍，占領海參崴及附近要地以後，我旅崴僑民，被日軍傷害頗多，並被拘十餘人。中國外交部駐海參崴委員李家鏊，遂向日軍提出抗議。（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六四。

註二：民國九年四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四八八號。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一。

## 五日 吳光新部在信陽譁變。

駐河南信陽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所部軍隊，本日有一部分忽起叛變，肆行焚掠，旋即竄散。（註

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頁一三一。

## 六日 國父復電李綺庵及廣東艦隊，指示討桂方略。

李綺庵奉命聯絡海軍艦隊，發動討桂，於本月五日上電 國父報告佈署情形， 國父於是日覆電指示方略。

電曰：

「綺庵兄鑒：微電悉。海軍果確，則省城可襲。北艦可奪。二事得手，大功便成，不待粵軍之回矣。如省城不能襲，只能奪北艦，亦可先握花地、河南及黃埔、虎門各要塞，然後一面合各路圍攻省城，一面以艦隊進攻西江，節節取之，至梧州為止，握而守之以堵桂賊之出路。若二事皆不得手，則以艦隊收三水以下各邑爲根據，而合水陸進攻西江如前，以待粵軍之回，則大功可成也。下電譚交粵艦隊同志鑒：頃得了陳代表電，悉諸公有志殺賊，以救桑梓，三千萬同胞將有出水火之望，快慰何似。進行方略請與安邦綺庵詳商，謀定後動，務期一舉破賊可也。」（一）

（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馬聯甲幫辦安徽軍務。（註二）

留粵國會議員推孫光庭、陳鴻鈞代行參、衆兩院議長職權，並通電指責林森、吳景濂、褚輔成等變志違法。

廣州國會參、衆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及參院副議長褚輔成相繼離穗赴港後，岑春煊首於四月三日派憲兵搜查兩院，發現國會重要文件早經運走，乃派警嚴密監視。四月六日，留粵政學會一系國會議員召開兩院聯席會議，公推孫光庭爲參院主席，陳鴻鈞爲衆院主席，代行議長職權。並發表通電，指議長林森、吳景濂與副議長褚輔成「變志違法，帶印潛逃」，聲稱林森等嗣後以議長名義對外發表之文電，一概認爲無效。（註三）



## 蘇俄卵翼之遠東共和國成立。

蘇俄爲適應西伯利亞之特殊政治環境，並阻止日本對西伯利亞的進一步干預，因於西伯利亞地區建立遠東共和國(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以作緩衝。遠東共和國於是日宣布正式成立，由俄共青年黨員亞歷山大·克柔斯赤可夫(Alexander M. Krasnoschekoff)任總統兼外交總長。國都初建於上烏丁斯克(Verkhne-Udinsk)，至本年十一月，遷都於赤塔。蘇俄政府並於五月十六日，由外長翟趣林致照會於遠東共和國臨時政府，予以正式承認。(註四)「東方雜誌」曾以「遠東共和國之成立」爲題，說明其成立經過及有關文件如下：

遠東共和國之緣起 俄國海參崴各政黨，近曾開聯合評議會，共產黨及社會革命黨等，皆派代表出席，審議緩衝地帶與歐俄政府之關係，社會革命黨方面，主張爲解決遠東紛亂起見，在勞農政府與日本之間，組織純粹之獨立緩衝國，其地域西方包括後貝加爾及依爾庫次克一帶，一切對內對外政策，須與勞農政府分離獨立，又此緩衝國家之組織，須爲民主的聯邦制。共產黨方面，則主張僅於遠東設置緩衝地帶，其軍事經濟，仍與勞農政府保持從屬關係，於內政方面，僅自治組織。雙方意見頗遠，結果各派卒採共產黨之主張，組織遠東共和國云。

遠東共和國之範圍及性質 (一)國境，共和國國境，起自蒙古境至烏金斯克以北，更自色倫格河至貝加爾湖，沿過波溫拿牙村及貝加爾湖延袤至雅庫特司克州境，復沿庫來米牙進斯村及牙布羅諾衣山脈，以至勘察加北冰洋境界，故此國境線內，含有後貝加爾黑龍沿海哈薩林勘察加諸州。(二)政府，政體問題，根據於四月六日會議決定之宣言，對於極東領土內，所有社會各階級，保證其民主的自由，且組織代表全體居留民的民主政府，該政府嚴守此項主義。(三)與各政府關係，遠東政府，已經勞農政府承認，故兩政府經濟上協約，現在審議中，至於海參崴及黑河兩政府與遠東共和國政府的關係，俟遠東政府統一各州後，即與兩政府協定對外政策，更須統一日本軍勢力範圍內的行動。(四)國際問題，遠東共和國政府，大約依美國及其他聯合國所決定的條件，爲媾和要素。(五)謝米諾夫問題，謝黨力微，已不成爲問題，惟尚依日本軍隊保護，盤踞赤塔，若遠東政府不希望與日軍停止戰鬥

時，早已佔領赤塔。(一)日本關係，如日本五月十一日之宣言爲有誠意，則必使謝米諾夫撤退赤塔，且撤廢一切防衛，以開遠東政府的通路，使入後貝加爾，援助其民主政府的組織。

「備考」上烏金斯克新政治團體有二個：(一)上烏金斯克沿後貝加爾地臨時政府，代表者爲社會民主黨代表可里的滿，社會革命代表依瓦尼次克，多數派代表克拉斯諾雀可夫，此政府於本年三月八日成立，其領域在東方勢力範圍內，目下爲牙布羅諾依山脈，將來爲後貝加爾一帶，西方若依勞農政府的主張，則爲色倫格河，一設克拉斯諾路斯克地方，此政府的主張，則爲後貝加爾西端，一設里馬，政治機關以自治會爲基礎，社會革命黨代表二，職業同盟代表一，農民代表二，布里牙族代表一，共產黨代表未定，該政府之政綱，對外策(1)緩衝國設定，(2)反對謝米諾夫，對內策(1)編製軍隊稱爲革命軍，(2)西伯利亞紙幣作爲勞農政府紙幣的價格十分之一，(3)極東政府，上烏金斯克立法會議宣言後，稱獨立遠東共和國，其代表者爲外交代表克拉斯諾雀可夫，領域後貝加爾洲、黑龍洲、沿海洲、樺太洲、勘察加洲。政治機關(1)立法會議，目下惟後貝加爾洲選有代表，(2)政府爲代表立法議會之意思，以各州政黨民族代表者組織之，(3)政府有行使軍事政治的全權政綱對內策，(1)自治民主政治，(2)維持秩序促進和平的事業，(3)廢止答刑，對外策(1)緩衝國設定，(2)與外國保持親善主持，(3)希望即時的經濟協商，(4)反對謝米諾夫。

按：克拉斯諾雀可夫氏，是東部西伯利亞多數派的首領，當列寧在歐俄得勢力時，彼即在極東大活動，常往來於黑河伯利間，統率多數派以謀東西相策應，昨年四月在黑河，雖被反對黨逮捕，幸即逃出，其後則不知匿跡何處，今年沃木斯克政府倒後，極東漸爲多數派的勢力，氏於此時又再出現，盡力指導多數派的責任，目下爲後貝加爾政府的重鎮，若緩衝國果能成功，氏必爲政府的中心人物也。

遠東共和國宣言書 日本帝國政府對於遠東問題所採之態度，五月十一日駐海參崴日軍司令之宣言，已明白宣布，其所提出之條件，吾等已欣然應諾，依據日司令之宣言，於捷克軍完全撤退後，尚須在遠東設立一獨立而鞏固之民主政府，以保證住居該地外人之生命與自由及財產，而後日軍方能撤退，遠東各省，實爲國際上重要問題，此種問題，關涉於協約各國甚深，非依據國際的基礎以爲解決，其道無由，因上述種種原因，故予以遠東共和國政府名

義，認爲此時應向貴國政府及國民與各協約國政府及國民一爲陳述也：溯遠東各省，由貝加爾以東，直達太平洋岸，自近二年來，爲國內國外軍隊戰爭之場，佔領的軍隊、及征伐的軍隊、與襲擊的散兵，皆蹂躪吾等之土，以致財產匱竭，居民星散，加以該地毗連數國，密接太平洋，遂至所發生之問題，愈趨於複雜，然遠東之人民，因黨派之戰爭，致分崩離析，因頑固派軍隊之暴虐，致困頓艱屯者，至此時遂不得不將和平統一之責任，而自行擔負矣，故吾國人民以土地遼闊，人民散處，皆決定以爲唯建立一獨立之國家，包括上述各地，設立一強固的民主的之政府，以爲統轄各處之人民，夫而後則今日之問題，可易於解決。今遠東共和國之獨立宣言書，已由吾等代表所組織之國民會議發布，此種宣言書，已樹立吾國之根本法，確定吾國民主制度之基礎，今將原文一份附送貴國，該國民會議今已建立政府，並將議決政綱，委交該政府辦理，以聯屬前日分離之各省，使歸於統一，以安集前日流離之人民，使回復其舊居，以制定法令改革工人境遇，俾其安心以從事於建設的事功，並與外國通商及訂立邦交，而尤與東西兩面之鄰國通商及訂定邦交，以恢復和平，凡上述各種之任務，新政府皆着手實行，以達其所期待之目的，使彼我國紛亂如麻之大部分地方，一歸於和平與秩序之境也，故欲達上述之目的，第一全俄蘇維埃政府之赤軍，須與彼此贊成之地點停止東進，第二現集中赤塔之舊黨殘軍，外國政府不可援助，而日本之遠征隊，尤不可援助，第三須使吾國政府得直通赤塔，與聯貫後貝加爾，使與遠東各省結合，第四須使吾國得立刻與協約國訂立邦交拯救危難，俾兩方俱受其益，第五凡外國遠征隊，須一律撤退，俾各種實業得以回復，凡上所云，皆吾國人民之希望，而於此危急之秋，皆視此爲謀和平與統一遠東之唯一方法，故於茲開始媾和，以討論日司令所提議條件之際，予以新政府名義，將日司令之條件重行申明，而根據嚴格的實用基礎，以與貴國磋商，並依照和平正義樹立基礎以爲解決遠東問題之標準，希望貴總長速將此宣言書轉達貴政府，並賜以答覆，萬勿於收到該宣言書之後而默然不爲一答也，非尼烏典斯克，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六日，遠東共和國外交總長克拉斯納西却哥夫。

國民議會宣言書 茲向美國英國日本中國法國意國俄蘇維埃共和國之政府與各國政府各國國民，爲下列之宣言：吾等爲後貝加爾地方全體人民之代表，於非尼烏典斯克開國民會議，今以全體人民之名義，向各國鄭重宣言曰，吾國遭兩年之內亂，地方蕭條，人民困苦，而彼國民所共棄之強盜謝米諾夫與其黨徒，得以擅奪政權，焚殺劫掠，

暗無天日，遂致民不聊生，吾國與鄰國之邦交，無由締結，卒致土地為協約軍所佔領，吾等處茲危急存亡之秋，決欲以停止內爭，集合分散之人民，以恢復自由及和平為務，今後貝加爾地方之人民，既推倒彼篡奪政權之高爾哲與謝米諾夫，故由吾等之代表對各國而發布宣言，（一）所謂遠東之各省，包含後貝加爾州、黑龍州、沿海州、樺太、堪察加、及中東鐵路租借區域各地，該地之地理上及經濟關係，與俄國政府中樞，距離太遠，故不得不自為一國，採用共和政體，（二）於遠東各地之中，設立一民主的政府，由人民意思所選出之代表組織之此種政府，對於各階級人民，皆予以一種民主的自由之保障，俾各人得以和平方法，而發展其能力，（三）國民會議，欲達上列目的，由該會議中選出人員，組織臨時政府，此種政府，向凡住居共和國各民族各黨派之代表，皆網羅在內，國民會議並予該政府以軍事上政治上之全權，俾其征討舊黨殘軍，制定法令，組織地方政府，起草法律，召集憲法會議，議決憲法，以樹立共和國家之組織大綱，（四）國民會議，對於從前高爾哲謝米諾夫之餘黨以懇切之心，勸其即解除武裝，勿再作犯法活動之事，並以全體人民名義，擔保其身體安全，及安然回家，以從事於工作，（五）國民會議，以死刑與吾國人民之宗旨不合，特行宣布從此廢止，（六）國民會議，今由臨時政府代表向各國宣告，遠東政府極欲與各國訂立邦交，而對於鄰接各國，有多數人民僑居吾國者，尤欲與之訂立邦交，吾國之實業交通，因內亂之故，幾致根本破壞，致饑寒之慘，常迫在目前，吾等之目的在和平，在和平的勞動，在與各國訂立邦交，在根據民主的基礎，以改造人民之生活，對於外人予以一種生命財產安全之保障，國民會議為恢復和平計，請各國政府派遣外交代表以締結邦交，今向各國切實聲明，凡吾國之國民，皆極擁護政府，俾其恢復秩序，設立種種之布置，使最適用於和平的生活，與和平的勞動。

勞農政府承認遠東共和國文 茲用俄國社會黨勞農共和國名義，照會貴執政者：俄國社會黨勞農共和國，近對於貴執政組織遠東共和國之宣言，極表贊同，並準宣言中所規定各種根本法，承認貴執政用臨時政府名義宣布之民主主義共和國，且俄國勞農政府，並與貴新政府行使外交關係以便聯絡商務經濟上及政治上等事務，茲特將正式承認貴政府之決議情形，通知貴執政，並用俄國社會黨勞農共和國名義，深祝遠東共和國之成功，並望與俄國勞農共和國互行和平的共同努力，勞農政府外交長奇奇耶林。



遠東共和國對日通牒一 海參崴日本駐俄軍隊總司令官大井將軍鑒：足下之宣言，代表貴國政府及國民輿論，一掃我等從來之疑念，從來日本軍在沿海州及赤塔方面之行動，吾人總想日本存有特別之目的，今得光明正大之足下宣言及態度，對於極東共和國獨立宣言日本撤兵及日俄兩國國民經濟的復活，俱表示最大之好意，故我極東政府，對於日本軍及反革命軍，希望中止戰鬥，即對於國內所有各敵，亦擬同時中止作戰之行動，又我極東政府深望極東之和平及統一，爲謀雙方之協議，並有於一定時期派遣代表之準備，遠東共和國外交總長克拉斯納西却哥夫，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遠東共和國對日通牒二 海參崴日本帝國駐俄軍隊總司令官大井將軍鑒：貴總司令本年五月十一日，向本總長之宣言，敝國國民，同深欣慰，本總長經於五月十四日備具通牒，表致謝忱在案，敝國頻年內訌，迭召外侮，國民厭亂久矣，前奉宣言，立詞懇摯，所示各節，顯切著明，敝國民私相欣幸，以爲言歸於好，和局當可立覩，其尤令敝國深感者，則以貴總司令，曾有開誠布公之聲明，謂貴國政府，對於西伯利亞，實無侵略領土之野心，又謂日軍紀律嚴明，尊重駐在地之俄國民意，又謂無論對於俄國何黨，決無袒助，其最後一語，尤足感激，敝國政府爲仰副該宣言之詞意及精神起見，本總長特飭敝國代表，提出條件如下：（一）由赤塔至滿洲里邊境之鐵路，又由赤塔至斯爾列田斯克之附近地方，暫認爲日本之勢力範圍，俟將來商訂撤兵辦法時爲止，（二）爲防止沿鐵路之黨爭或革命，以免危及日軍各隊及本國人民起見，本國政府擔任將沿烏蘇里安鐵路俄國正式國民軍隊、或各黨軍隊，暨謝米諾夫喀巴路之軍隊，沿路線兩旁，各退三十基羅邁當，至地方政府，則改由地方自治機關辦理，（三）按照貴總司令宣言，對於貴我兩國經濟關係，殊爲注意，今爲恢復此項經濟關係起見，本國願以上開勢力範圍之兩旁地點，設立中立地帶，並將海參崴至赤塔及威爾赫烏金斯克之電線開放，得以自由通電，上開條件，本國政府已將境內一帶之領土主權，暫時犧牲，所以甘心俯從者，爲冀和平起見，詎料貴國代表，拒絕討論，又提出休戰條件，祇許本國軍隊前赴赤塔邊境，而斯爾列田司克及伯利兩處無告之民，仍在敵黨刀俎之中，（中略）本總長敢以和平公道暨貴我兩國國民之名義，將下開各節，詢諸貴總司令，尙希本五月十一日宣言之誠意，坦懷示復，（一）對於上開沿貝加爾鐵路，何以不援烏蘇里安鐵路成案暫歸中立，所留日軍，須保證不干預俄國內政，（二）對於沿貝加爾湖東部



人民，何以不禁止軍隊之干涉，予其人民以自決政體之機會，（三）對於我共和國諸邊境，何不討論，迅即停戰，（四）對於我共和國境之鐵路及電線，何不完全開放，（五）對於我國之和平密使，在各處接洽，何以多方攔阻，而駐赤塔之下級軍官，究有何理由，阻止該密使通行，敝國人民，渴盼和平，對貴國又素持善意，敢盼貴總司令不憚煩難，圓滿答復，是所切禱，遠東共和國外交長克拉斯納西却可夫，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註六）

#### 附錄：王事均：遠東共和國的地位（註六）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四月六日，遠東共和國（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正式成立，建都於上烏金斯克（Verkhne-Udinsk），以曾取得美國籍的俄國青年共產黨員亞歷山大·克柔斯赤丘夫（Alexander M. Krasnoschekoff）任總統兼外交總長，成為這個新國家的實際統治者。遠東共和國完全是蘇俄一手羽翼成的緩衝國（buffer state），以適應當時西伯利亞方面特殊的政治環境。此時白俄軍隊在西伯利亞遭受嚴重挫敗，廓爾恰克之政府完全瓦解，捷克軍隊亦已完全退出，聯軍已無繼續留住西伯利亞境內之理由與必要，協約國的政策開始轉變。九年一月，美國首先宣布自西伯利亞撤兵，英、法、義及中國繼之，到了四月一日，美軍全部撤退，四月卅日，華軍亦行撤離。只有日軍逗留不去，日軍在數字方面，遠較其他協約國之總數為多，兵力甚為雄厚，其總司令部設在海參崴，由大井（Marimoto）任總司令官，雖然曾經表示對西伯利亞並無領土野心，亦決不會袒助俄國任何黨派，致違反俄民公意，一俟俄國東部恢復原狀，對朝鮮與滿洲無危險時，即行撤兵。但事實上恰恰相反。美軍撤退區域，日軍復將其迅速佔領，且深入西伯利亞，冀圖永遠控制，復藉口赤黨游擊隊在廟街（Nikolayevsk）之殘忍行為，致該處日僑生命財產大受損失，進而佔領北庫頁島。一面又極力扶植謝米諾夫（Aman Semenov）的勢力，以打擊赤黨。這時美日關係，漸趨惡化，美國要求日本迅速撤兵，因在俄之遠東境內留駐，已不復有任何法律上之理由。三月卅一日，日本致美之復文聲稱：「與西伯利亞之接近，無一國家較我為尤近……在西伯利亞之情況，實威脅朝鮮與滿洲之和平」。美國國務卿彭伯里康爾貝（Bainbridge Colby）乃向東京提出強硬之抗議，力言日本不應於俄國衰弱之際，侵佔其領土，「俄國人民有自決其命運之權利」。外交爭執，此往彼復，繼續不已。至於蘇俄，正忙於對波蘭的戰爭，擬一舉而下華沙，赤化波蘭，進而赤化德國，赤化全歐，未料竟連遭軍事之挫敗，波軍獲得法軍協

助，扭轉危局，且攻入烏克蘭，於五月八日佔領基輔(Kiev)，蘇俄一時無暇東顧。在遠東，蘇俄兵力的薄弱，為顯著之事實，日軍控制東西伯利亞，可隨時西進，佔領赤塔、伊爾庫斯克，甚至鄂木斯克，易如反掌。俄軍欲與抗衡殆為不可能之事。蘇俄既不敢公開與日軍為敵，只有作有計劃的迴避直接接觸及戰爭，其策略有二：一、為利用美、日的衝突。列寧曾不止一次坦白的申述：「吾人不能與日本作戰，務必盡力避免之，此種戰爭，非吾人力量所能及」。又云：「我之政策，乃在利用各帝國主義國家間之意見分歧，使不能協議，或至少暫時不能協議，此為我過去三年中政策之主要綱領」。「如帝國主義國家間自相發動戰爭，我將更為安全。我之責任，乃在使彼等同室操戈。……美日已在作戰之前夕，此一戰爭無可避免，又將有千萬人之死亡及二千萬人之殘傷。美日將互相作戰，因日本於帝國主義戰爭之際，曾靜默工作，幾乎將四億人口之中國為其所佔」。此種觀念，應用於遠東，使列寧希望美日兩國由西伯利亞問題之爭執，而引發戰爭。二為於遠東成立一緩衝的政治機構，因在日本軍事佔領之下，蘇維埃的行政工作，實無法推行，如能由此一政治機構，自理其地方行政，進而組成新政府，以從事折衝迴旋，蘇俄暗中操縱指使，表面上却能置身局外。不但可避免與日本直接接觸，且可靈活運用，進退自如，在此種情勢之下，遠東共和國遂應運而生。

克柔斯亦可夫恰是扮演這幕角色的適當人選。他於西元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誕生於俄國基輔的一個貧苦的猶太家庭裏，一八九六年進入基輔大學，並參加激進的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ic Party)，他極富組織天才，成為一個卓越的宣傳家。兩年之後，這個組織被帝俄政府破獲，他被逮捕並判了六個月的徒刑。出獄後，他被放逐至尼庫賴伏斯克(Nikolaievsk)。在托洛斯基的領導下，繼續從事他的革命活動，及托氏被捕，他遂一躍而成為這個地方組織的領袖。俟後輾轉流離，由尼庫賴伏斯克而克里門瓊克(Kremenuk)，再到烏克蘭的波里塔瓦(Polava)，最後他定居於地尼伯河(Dniiper R.)流域之愛喀特倫諾斯拉夫(Ekaterinoslav)，並開始組織「南俄勞動階級組合」(South Russian Proletariat Association)，在南俄作第一次公開的示威運動，屢與警察衝突，他再度被逮繫獄，凡九閱月。一九〇一年回到基輔，為地方當局所注意，擬將之遣戍西伯利亞。他乘機逃往柏林，稍事逗留，渡海赴美，在美國一直住到一九一七年。他先後充當裁縫及裱糊匠，維持生活，並化名為托賓遜(Stroller Tobinsson)，

以避免帝俄使館的追蹤。他參與美國的激進改革派，從事社會主義的運動，一九〇六年，成為「美國勞工同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的會員。回到芝加哥後，他白日工作，夜晚入芝加哥大學讀書，一九一二年獲得法學士學位。生活問題也獲得解決。翌年，他成為芝加哥工人學會(The Chicago Workers' Institute)的首領，經常對數百美國及俄籍工人，講演社會和政治問題，雄辯滔滔，聲譽鵲起。他學識頗豐，嫻於三種語言，而且讀過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對哲學亦有相當造詣，研究過尼采(Nietzsche)詹姆士(James)與愛因斯坦(Einstein)的著作。他極為活躍，廣結人緣。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的消息傳到美國後，他乃偕其妻與子女各一往溫哥華(Vancouver)，然後乘船赴日本，擬間道返國。經過克倫斯基駐日委員仔細考察，終允其進入俄境，同年八月上旬，在海參崴登岸，斧資已罄，生活窘迫。適尼古賴斯克·烏蘇里(Nikolsk-Ussuriski)市議會需要一位門塞維克(Menshevik)黨籍的議員，他所隸屬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却係布爾塞維克的支派，但由於陰錯陽差，他終獲補此空缺。嗣後並被選為尼城工農兵蘇維埃的主席。十月底，「遠東工人組織」第一次在海參崴召集會議，他前往參加，並被選為副主席。返尼城後，又召集一勞工會議，決定在東海濱省展開蘇維埃的活動。一九一八年二月「遠東人民委員會」(The Far Eastern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在阿穆爾成立，克氏又任主席。同年九月，聯軍進入西伯利亞，這個組織乃告瓦解。此後克柔斯亦可夫將其妻與子女送回美國，他則遍歷西伯利亞各城市，喬裝商人，參加商業公會，以為掩護，從事反對廓爾恰克的秘密宣傳工作。先到尼布楚(Nerchinsk)，再至伊爾庫斯克、喀刺斯諾亞斯克(Krasnoyarsk)，一九一九年五月到達薩瑪里利(Samaria)被日軍以赤黨間諜罪名逮捕，送往烏法(Ufa)監獄，途中一度逃脫，旋又被逮，九月移往伊爾庫斯克監獄。是時蘇俄軍隊東進，鄂木斯克政府已呈不穩之勢，十一月十四日，鄂木斯克失守，伊爾庫斯克風聲鶴唳。十二月二十五日，伊城部分駐軍叛變，歸附激黨，已成無政府狀態，二十八日，克氏與其他二百五十名囚犯，同被釋放。他立刻又成為活躍的人物。伊城由多數的門塞維克黨與社會主義保守派組成一臨時政府，他與其他的共產黨首領，雖未直接參加，但却表示支持，以維持目前的秩序。由於當時的客觀環境與他的政治經驗，使他的觀點逐漸改變。經過數月的觀察，他認為建立一個保持私有財產制度的民主緩衝國家(democratic buffer state，代替共產政權，更有助於解決西伯利亞的實際問題。這種

新觀念的論據有兩點：第一、聯軍決不能和平的容許一個共產政權，存在於東部西伯利亞境內。第二、西伯利亞的條件，並不適合於共產主義。這一片廣漠的土地，未經開發，人口稀少，需要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其資源，庶可充分供應人民的生活，將多年擾攘混亂的局面，加以安定。此時蘇俄軍隊正乘勝東進，逼近喀刺斯諾亞斯克，此項主張，如不能獲得莫斯科方面的贊同與合作，絕難實現。克氏乃組織一使團，自任團長，幾經波折，始得通過捷克軍防線，至託木斯克(Tomsk)，向蘇維埃參謀本部(Soviet General Staff)，提出在東部西伯利亞建立一個獨立共和國的計劃。俾作為蘇俄與日本暨聯軍間的緩衝。談判進行順利，經過一度辯論後，他的建議終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被接納。蘇俄軍隊繼續東進至奧克河(Oka R.)為止，在伊爾庫斯克之西 250 versts，合計約四十六英里。並沿奧克河劃分蘇俄與遠東的疆界，自蒙古邊境起至安喀刺河(Angara R.)、葉尼塞河(Yenisei R.)，以迄北冰洋(Arctic Ocean)。此線以東的地區，比日後遠東共和國領土的面積，還要大上三倍。託木斯克蘇俄參謀本部雖被說服，仍須獲得莫斯科方面的最後同意。經過電訊的往返討論，列寧和托洛斯基終於贊同了此項協議，克氏的任務於焉完成。他乃以蘇俄代表的身分，立即返回伊爾庫斯克，着手實行這樁計劃。未料竟遭受當地激進的蘇維埃組織的強烈反對，目為反革命，他倉促離開伊城，另圖發展，三月七日抵達色楞格河(Selenga R.)邊之上烏金斯克。幾經努力，驅走謝米諾夫的勢力，費盡唇舌，說服地方的各黨派，屢遭挫折困難，終於上烏金斯克召開了一個會議，各地代表四百餘人參加，包括了赤塔的代表與阿穆爾的政治亡命。經過一星期的討論，緩衝國的觀念，贏得與會者一致的接受。新政府遂於四月六日組織成功。由克氏起草之獨立宣言，亦於是日以臨時議會的名義公開發布，由遠東外交部秘書卜圖佛(Paltova)署名。此一宣言最初是用英文寫的，然後譯成俄文，為一重要的歷史文獻。全文如下：

「美利堅、英吉利、日本、中國、法蘭西、意大利、俄國勞農政府及世界各國政府公鑒：本正式國民代表團代表貝加爾全境今在上烏丁斯克城正式會議，用代表名義佈告世界各國及其政府，並作鄭重之宣言：自我國同室操戈，兩年以來，將我富裕之國，悉行劫掠，並使可恨之守舊黨如強盜亞達門(Atamans)及其雇傭得以存立。今日強暴屠殺之黑雲，仍高懸空際，燒殺兇焰瀰漫，極形恐嚇，人民不堪生活，鄰邦親交，久已斷絕，協約國軍隊遂由佔領我國土地矣。本國國民際此困窮，羣起而叛，大書旗幟，曰終止內亂，曰連合國民協謀自由



和平。現在廓爾察克及謝米諾夫已被推翻，貝加爾全境居民爰由其代表佈告如下：

① 遠東各省包括貝加爾(Trans-Baikal)全境、阿穆爾(Amur)、普利木耳斯凱(Primorsk)、薩哈連(Saghalin)、堪察克(Kamchatka)及中東鐵路區內，以上各處，或因經濟與地理之形勢，或因其為廣延之邊界，與俄國共和國之政治中心，相距極遠者，俱由本代表團宣布創為一獨立之邦，組織共和政體。

② 遠東共和國疆域以內，應建一民主政府，由民選代議士代表全民之意願，凡社會間各階級之民主自由，俱保證之，此乃社會實力和平發展之擔保也。

③ 本議會為實現其志願起見，茲由會員中選出臨時政府，凡在本共和國之土地居住者，無論屬何政黨，隸何民籍，得入政府，代表各方面之意見。臨時政府成立，本議會付之以政治軍事全權，俾其竭力繼續攻擊舊黨餘孽，樹立法治秩序，組織地方民主自治政府，草擬法律，預備召集制憲大會。一俟貝加爾與遠東各省連合，制憲大會亟須成立，以備奠定根本之大會，從而進行制定遠東共和國之憲法焉。

④ 本議會懇切勸告廓爾察克及謝米諾夫舊日之官吏士兵，爾等宜即停止暴戾不法之舉，本議會代表國民，給予爾等安全之保證，其速解除武裝，歸返田園，重享安居樂樂之生活。本議會茲公佈廢止死刑，以死刑與吾民志願有悖也。

⑤ 本議會茲佈告世界各國及其政府，遠東共和國願與各國建立友好之邦交，尤以與我毗鄰者為最。蓋鄰邦公民法我境內者，為數甚夥也。我國內訌，業已動搖我經濟生活之根本，破壞我國之工業及交通，並將饑饉之陰影帶至吾人面前。今者吾人之目的，惟在和平與安居樂業，並與他國密切合作，俾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吾人之生活。至於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俱當予以擔保。

本議會茲請各國政府派遣全權代表，與本國新立政府締建邦交，俾共同之利益，從茲鞏固。凡我國民，咸同心贊助政府，建設秩序，造成和平工作之機會，此實本議會可以許願於各國者也。臨時議會遠東共和國外交部秘書卜圖佛」。

在宣言中，「遠東共和國」一詞首次出現，特別標明其獨立民主的(independent democratic)性質，並願儘先與毗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六日

一八六

鄰之邦締交，其中當然包括中國。尤堪注意者，爲中東鐵路區域竟劃歸遠東領土之內，誠爲荒謬之構想，蘇俄謀假手遠東共和干預中東路政之用心，昭然若揭。宣言既經發佈，克氏放棄莫斯科政府代表的資格，一變而爲新共和國的國民，旋被議會選舉爲總統，直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方解除總統職務。成爲遠東共和國前期的實際領袖。

五月十六日，恰當遠東共和國成立後的四十天，克氏接到蘇俄外長翟趣林的照會，承認遠東爲一各別的獨立民主共和國。略云：

「余深幸能代表蘇俄政府通知閣下，鑒於遠東共和國臨時政府基於其宣言中所陳之體制，組織一獨立民主共和國，本政府對在此臨時政府領導下所建立之民主共和國，特予承認。蘇俄政府準備立即與新共和國政府開始正式的外交關係，俾締結商務與政治的協定。

謹以上述各節通知閣下。深願目睹遠東共和國之繁榮，並與鄰邦和平相處。余認爲代表蘇俄政府向閣下傳達此意，乃余之職責。翟趣林」。

雖然這個承認僅是來自蘇俄，但已足使遠東共和在國際上獲得一個立足點，贏得政治上第一回合的勝利。下一步將是對中國與日本的交涉。克氏在收到蘇俄照會的同一天，以遠東共和國兼外交總長的名義，首次致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附以獨立宣言書。首述自捷克軍隊完全撤退之後，據日本駐海參崴陸軍長官之宣言，日本撤兵一節，惟求一先施條件而已。其條件即由俄人於遠東諸省，設立一鞏固獨立之民主政府，足以保障居留各該省內外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又因遠東諸省之將來，實爲國際上的重要問題，與協約各國，均有密切的關係。欲求此問題的根本解決，須從國際上着想。故乘此時機，以遠東共和國政府的名義，向中國政府與人民及其他協約國宣布建國的宗旨。次述其政府之希望與擬訂的具體辦法。略云：

「近兩年來貝加爾湖以東至太平洋東各境，實爲內外軍隊紛擾之戰場，割據者有之，討伐者有之，時起時滅之混戰者亦有之，莽莽山河，實無一寸乾淨土。而散居各境之人民，日在戰兢之中，多遭屠戮，一切之交通機關，均被毀壞，所遺國民之性命財產，岌岌堪虞。而本國之邊界甚長，既與中日兩國接觸，又有太平洋之關係，是使遠東諸省之問題，愈難解決。夫吾遠東諸省之人民，既受各敵黨紛爭之破殘，又受舊黨之虐政，故吾

人迫要自謀國是。同時散居此廣大國境各處人民一般之心理，均以爲解決時局唯一辦法，惟有另設一超然獨立之政治團體，包羅所有上開諸省之領土，聯同一氣，組織政府，務令其鞏固，又合于民主之精神，庶使所有之俄民，均願附屬，如是則今日之殘局，當可設法收拾矣。現在建設遠東共和國，已由各境所派之代表集議，正式宣布獨立，其宣言書，係將本國之根本法律，切實規定，此則我國民主政治之綱領也。……查當時代表會議已組織臨時政府，照以下之順序，極力舉辦，即聯合遠東諸省規訂法律，而使現在身隸各黨軍隊之士卒，各歸家鄉，又規復和平情狀，以圖興辦生產之工業，又與各外國條約通好，發生政治經濟之關係，而以東西近鄰諸邦爲尤要，總以求國內和平爲歸宿。以上各節，是爲本政府目前之要圖，本政府亦必積極進行，以期完滿。庶使國內紛擾情狀，漸趨平靖，以達和平秩序之目的。其辦法須照下列程序辦理：

○ 勞農政府之軍隊應商訂一定之界線，嗣後不得東漸。

○ 現在殘留赤塔之舊黨，無論何國政府（尤以日本之遠征軍爲要），不得予以援助。

○ 本政府入赤塔之通路，無論何國不能施以阻攔，如此則貝加爾湖流域一帶境土暨遠東諸省，可以聯絡一氣。

○ 即與協商各國訂約通好，發生經濟關係，以圖雙方利益，庶使目下種種困乏之情況，從此稍蘇。

○ 所有各外國之遠征軍隊，須退出國境，俾境內工商各業，可圖恢復。

以上各條件，係本國人民極端之希望，且本國人民之心理，均以爲祇有此種辦法，方可圖遠東暨西伯利亞之永久和平也」。

此電於兩日後（五月十八日）到達北京，對其國家所處的地位、立場與政策，均有詳盡之說明，舉凡消滅白黨，謀取西伯利亞之統一，促使遠征軍（尤其日軍）之撤退諸目標，都是蘇俄在目前所無力達到的，也是無暇顧及的，只有假手於遠東共和國來完成。這樣看來，簡直可說是莫斯科與上烏金斯克之間，在表演唱雙簧。由此對遠東共和國性質與地位，可獲得較爲正確的了解。六月三日，克氏再電北京，通告對日本通牒事，冀博取中國的同情。並請對西伯利亞情勢，詳加觀察，絃外之音，自是向中國表示友善，以爲建立外交關係之初步。北京政府對遠東共

和國的情形，甚為隔膜，且須視協約各國的態度，決定應採的步驟，故反應冷淡，對兩電皆未置復。

遠東共和國要想達到以上的目標，實非易易，因其面臨的困難問題甚多，難望於一朝一夕，獲得徹底解決。第一爲如何將西伯利亞的白黨殘餘，全部予以消滅或驅逐。鄂木斯克政府雖然完全瓦解，但散兵潰卒，仍到處流竄，廓爾恰克、阿年潤夫(Annenkoff)、喀[?]路(Kappel)等殘部，由貝加爾、烏拉山一帶東竄，形同流寇，並與謝米諾夫合流，麇聚赤塔一帶。謝米諾夫的軍隊，雖然未曾打過一次勝仗，但先後獲得捷克軍與日軍的供應，仍有相當力量。在「獨立宣言」發表後的兩星期(四月二十日)，遠東共和國的別動隊，由伊琦(General Eiche)率領，進向赤塔，在復活節的前夕，已進逼城外四英里的範圍之內，砲兵且向市街開始轟擊。然日軍立即袒助謝米諾夫，出面干預，遠東軍隊奉命不准向日軍還擊，迅即撤退。半月之後，再度進攻，日軍正式參戰，遠東軍隊傷亡慘重，撤至穆哥松(Mogson)，無力再圖發展。如不能與日本獲致協議，欲驅走赤塔白黨，憂乎其難。謝米諾夫亦深知如日軍轉移，彼之地位即瀕絕望，一再請求日軍勿自貝加爾撤兵，並致書日本皇太子，表示效忠之意。在這種情形下，遠東共和國唯一可循之途徑，只有向日本進行交涉。

第二爲日本撤兵問題。美國雖一再催促日本自西伯利亞撤兵，俱無效果。遠東共和國甫行建立，即屢次照會駐海參崴之日本遠征軍總司令大井中將，日方均不予理睬。大井甚爲贊成緩衝國的觀念，且準備協助其建立，惟須完全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故日本的政策，是鼓勵每個地方政府，使其逐漸強固，彼此之間，僅維持表面的合作，實則割據分立，互相牽掣，藉以增進西伯利亞的擾攘形勢，難望出現統一之局。然後由日本暗中操縱，選擇最能聽命的地方政府，加以扶植，故日人的緩衝國觀念，與克氏大相逕庭。五月十一日，大井突致電遠東共和國，表示實無侵佔西伯利亞領土的野心，日軍紀律嚴明，尊重駐在地之俄國民意，一俟捷克軍撤退後，如果遠東方面設立一鞏固之民主國，俾能保護居留境內外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即可撤兵，並對緩衝國之組成，深表欣悅，等於承認遠東共和國的存在。日本態度的改變，完全是遷就既成事實，並試探能否將上烏金斯克政府，依其理想的模式加以控制。此電適時遞到上烏金斯克議會，立即引起強烈的反應，克氏的反對者一致指責純係偽造，經證明爲確實後，反對的聲浪遂告平息。五月十四日，遠東共和國備具通牒，答覆大井，表示謝忱。略示：

「茲奉宣言，本總長代表遠東共和國政府，敬表示謝忱。對貴國政府及國民之情意，尤足感激弗忘。時屆交涉緊急，貴國言書適能逢時而至，布示種切，俾數星期內所有疑慮及彼此猜忌渙然冰釋。所恨舊黨餘孽仍肆行前代壓制酷虐種種惡習，以致沿海一帶，如溺水火，屢遭兵燹，赤塔居民，尤爲困苦。我軍前往，意擬實行拯救，而日軍各部深加反對，是日軍出征之旨，非爲拯救俄民，維持地方秩序可知也。茲觀貴國宣言書內容，深悉貴國對遠東共和國種種親密美意，與本政府宣言書之宗旨希望幾同一轍。足使停止日本軍事上之行動，恢復前此經濟上有益之關係。……本總長特重申本政府之謝意，並爲籌備解決種種問題，對於和平統一諸事，深然貴總司令之布告，將於指定之時間地點，特備歡迎日本代表，議商解決」。

通牒中復說明兩點：第一、深信日軍必盡力平息遠東亂事，故遠東共和國政府特與勞農政府劃定中立區域，俄軍應於色楞格河之西爲界，不得逾越。遠東軍隊則以掃除舊黨餘孽及促進和平爲主旨，已奉命避免與日軍前鋒發生衝突。第二、盼望日軍一面須行停戰，一面須解除白黨武裝，勿再支持其反對遠東之軍事舉動。日軍雖未立予答覆，然雙方接觸頻繁，旋由日方提議開和平會議，五月廿四日，遠東共和國即派出一代團，前往赤塔附近之岡哥特（Gongol），與日本代表高柳少將會晤，進行談判。最初雙方同意毋庸議訂休戰條件。遠東代表團乃向日方提出四項辦法，作爲會談之基礎：

- ① 由赤塔至滿洲邊境之鐵路，及由赤塔至斯列田斯克（Strelnsk）之附近地方，暫認爲日本之勢力範圍，一俟將來商訂撤兵辦法時爲止。
  - ② 爲防止沿鐵路之黨爭或革命，以免危及日軍及地方人民起見，遠東共和國負責促請沿烏蘇里安（Ussurian）鐵路之勞農軍隊、各黨派軍隊及謝米諾夫、喀巴路殘部，沿路線兩旁各退離三十基羅米當（kilometers），至地方政府則改由地方自治機關辦理。
  - ③ 爲恢復兩國之經濟關係起見，遠東共和國願以上開勢力範圍之兩旁地點，設立中立地帶。
  - ④ 將海參崴至赤塔及上烏金斯克間之電線開放，得以自由通訊。
- 此係根據克氏之訓令，且經柏里摩利安（Premorian）地方政府所承認者，在上烏金斯克方面，認爲將「境內一



衣帶水之領土主權，暫時犧牲」，已是作了最大的讓步。惟日本窺察遠東共和國之意向，深知難使就範，高柳乃謊稱未奉政府訓令，拒絕討議。並於六月一日，將所提辦法完全拒絕，另提苛刻的休戰條件，即將雙方軍隊，按照現駐地點，不能移動。換言之，祇許遠東軍隊前赴赤塔邊境，不能逾越雷池一步，斯爾列田司克及伯利等處，仍歸白黨盤據。高柳並於會議席上直率聲稱：「日本與謝米諾夫毫無嫌怨，在吾人觀察謝氏並無害人之事，故對謝氏不能有所要求，亦不能勒令其退出鐵路，因吾人始終並未與謝氏齟齬也」。六月二日，克氏致牒抗議，亦無效果。雙方談判雖未中斷，惟進行滯緩。在此期間，日本仍繼續補助謝米諾夫，自赤塔至斯爾列田司克之貝加爾湖鐵路線仍在白黨與日軍控制之下，謝部且由赤塔向蘇漢杜(Sohondo)一帶進擊，威脅上烏金斯克之安全。遠東政府派遣之「和平密使」，擬赴斯爾列田司克及海參崴等處接洽者，亦被赤塔日軍所阻，不准通行。遠東方面，實一籌莫展。嗣後西伯利亞的政治情況發生變化，一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一由於遠東共和國軍力的增強，一由於東海濱省(Marine Province)赤黨遊擊隊的猖獗，日軍顧此失彼，損失慘重，乃被迫改變計劃。六月十二日，日本作戰部給大井一項秘密命令，告以目前情勢下無法大量派遣援軍，必須慎重將事。日本已準備與遠東共和國妥協，集中全力經營東海濱省。局勢遂急轉直下。七月十七日，雙方在岡哥特簽訂協定，八月底日本第十四師團全部撤離外貝加爾。但問題並未完全解決，東海濱省的日軍仍佔領如故，赤塔則在社會黨右翼斯喀刺庇爾(Constatine Schrabert)的領導下，自行組織地方政府，拒絕遠東共和的軍隊入城。同時恩琴掠其南疆，將物資劫奪一空，然後竄至外蒙邊境，予以莫大困擾。

第三為西伯利亞各地如何達到真正的統一問題。最初上烏金斯克政府雖「號稱共和，轄地不過兩縣」，亦可說是兩「區」(District)，勢力甚小，不能算作一個統一的國家。如何贏得各地人民的信任，如何謀取各地方政府的聯合，共同組織成遠東共和國統一的行政機構，實為當急之務。早在「獨立宣言」發布之前，上烏金斯克業已派出代表，前往海參崴，呼籲聯合一致，共建民主之邦，東海濱省的共產黨及積極份子，仍堅持他們的立場，等待蘇俄軍隊的到達，四月一日，雙方同意在烏蘇里·尼古賴斯克(Nikolsk-Ussurisk)舉行會議，各黨派共聚一堂，最初贊成組一共產政府，旋共和派的意見獲得勝利，緩衝國觀念之被接受，顯然有極大的可能。當時日軍在東海濱省的勢力



穩固，竭力遏止此一情勢的發展，在海參崴、尼古列斯克、廟街及其他城市，大肆屠殺，以阻撓遠東的統一，特別是上烏金斯克與海參崴的聯合，並禁止其代表通行，封閉境內之鐵路與電線。惟布拉哥維斯琴斯克(Blagoveschen-sk)地方政府的軍隊，沿鄂穆爾鐵路西進，與來自貝加爾北部的遊擊隊會師，驅走日謝聯軍，自動與遠東共和國合併，西伯利亞的統一在望。嗣後再與海參崴方面接洽，雙方之政策計劃，距離甚遠，新共和國首都所在地，尤成爲爭執的焦點。一方主張首都的位置，愈西愈好，俾可避免日本的干預；一方則認爲應設於類似海參崴之大都市，果真如此，勢必形成雙軌政治的奇異聯合，其國際地位，必大爲削弱。海參崴地方組織，一時無法擺脫日本的羈絆與影響，且分子複雜，各具懷抱，保守派暗中同情謝米諾夫，不願日軍撤退，激進派深知欲將遠東共和國改變爲一共產國家，目前已告絕望，只有製造混亂，候機圖逞。所以他們一致支持以海參崴爲首都的主張。五月初，各地代表在上烏金斯克開會，議論紛紛，爭執激烈，且有準備推翻此一新建共和國，復舊蘇俄合併者，克柔斯亦可夫之地位已形動搖。而霍趣林的照會適時而至，大局始告穩定。

七月一日，海參崴臨時政府「總統」美特維特夫(Metvedev)發佈宣言，表示其立場。全文計十七點，極爲冗長，綜其要旨，一爲說明與蘇俄、上烏金斯克間之關係：

「遠東共和國之獨立，雖經宣布，其政策之大旨，雖已得各方面之贊同，然與歐俄勞農政府之關係，尚未妥訂最後辦法。遠東政府一切措施，均採獨立主義，不受牽掣，惟對莫斯科政府，則以和衷共濟爲主。海參崴與上烏金斯克兩臨時政府，亦採同一之政策。遠東共和國不能如波蘭之與俄國完全分離，與母國務須密切聯合，此共和國仍爲俄國之一部分。所有俄國在遠東之各項權利及利益，均應歸其繼承」。

一爲對中國多所干求，包括恢復邦交，開議修改舊約，及中東鐵路等問題：

「本臨時政府具有誠意，欲使中國人民與遠東共和國人民間之和平及睦睦邦交，從速恢復。臨時政府對勞農政府拋棄俄國舊時各條約之宣言，不受拘束，對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勞農政府電告中國讓與各節，亦不負責。惟承認中俄舊約中，有對中國殊欠平允之處，此項舊約，亟應修改，當以雙方利益及公道爲根據，將不平允各節，分別更正之。遠東共和國願以相互之精神及公道爲根本，與中國商議一切，並願一俟中國承認本國

在政治上及工商上之合法利益，即當商議廢棄治外法權各問題。

遠東共和國全部拋棄前俄皇政府對中東鐵路所抱帝國主義之目的，特別是以該路為媒介，希圖將滿洲變為俄國殖民地，而使其民同化於俄國之計劃。中國政府務須設法禁阻俄國舊黨，免其利用哈爾濱及中東鐵路總局為根據地，而進行反抗臨時政府之舉動，尤以謝米諾夫之黨徒為最。鐵路區域內俄人之生命財產，中國政府應一律保護，不得歧視。

中東鐵路總理(General Manager)應由中國與遠東共和國政府會商同意委派。至該鐵路董事部，應有本國代表一員。

中國及遠東共和國暨歐俄勞農共和國，應速開三方面會議，以期商定將來邦交之基礎。

這個宣言，無疑的是出自海參崴激進派之手，雖然表示與上烏金斯克政府採取同一政策，實際上仍是重彈雙軌政府的老調，甚且假冒遠東共和國的正統，對中東路的干預，尤多非分之處。中國駐西伯利亞高等委員李家鏊正辦理機關收束事宜，準備摒擋返京，拒絕接受，乃由維楞斯基(Vladimir D. Vilensky)赴華之便，一併携來。此為蘇俄政府所授意，至為明顯。足證蘇俄對上烏金斯克與海參崴兩臨時政府，等量齊觀，無分軒輊，不過利用其扮演中俄交涉的居間角色而已。另一方面，亦可看出兩臨時政府仍是貌合神離，互爭雄長，遠東共和國迄未樹立起統一的政治中心。海參崴的非正式代表阿格達夫(Agariev)，甚且先期到達北京。

第四為糧食及經濟條件的缺乏。西伯利亞地瘠民貧，一向仰賴東三省米糧的供應，貝加爾一帶需要尤切。鄂木斯克政府，屢請中國運糧接濟，少則三十車，多則三百車，華商亦因糧食為出口之大宗，生計所關，紛請弛禁。運糧糾紛，層見叠出。及鄂爾恰克失敗，遠東共和國成立，因連年兵燹，所至殘破，農失其耕，工商凋敝，糧荒遂成為嚴重的問題。新政府為解決經濟困難，力謀增加生產，發展工商業，特設農業、商業、工業、糧食供應四部，協同籌劃，以先天條件的缺乏，現狀殊難改善，惟有循外交的途徑，籲請鄰邦的技術協助與物資供應。六月底，克柔斯亦可夫親赴莫斯科乞援，此行頗有收獲，除協議雙方紙幣的兌換率，以穩定遠東共和國的物價外，蘇俄並允諾依其需要供應糧食及其他物資，克氏則將盛產毛皮的貝加爾湖聖諾斯(the Holy Nose)半島租讓與蘇俄，租期二十

五年，以爲交換條件。他於完成使命後，八月間返抵上烏金斯克。繼而謀與疆界毗鄰的中國建立商務與外交的關係，除了政治目的外，取得更多的糧食供應，自係其重要目標之一。蘇俄駐遠東共和國的代表維楞斯基曾明白指出西伯利亞亟需由滿洲方面輸入大量的小麥稻米，以濟民食。在這種情形下，上烏金斯克政府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向北京進行交涉。這可以說是一種外交的嘗試，負責此項任務的，就是克氏的親信伊納提業斯·優林（Ignatius L. Yourin）。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六五。

註二：民國九年四月七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九〇號。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六期，頁一一五。

註四：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八九。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二一——一二五。

註六：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七九——一〇三。

## 七日 北京政府核定西北籌邊使公署編制。（註一）

### 北京政府鹽務署設立鹽務學校。

鹽務署爲造就鹽務人才起見，擬照稅務學堂例設立鹽務學校，先設三科，一別科，三年畢業，一本科，四年畢業，一補習科，年限不定。於本日呈奉指令照准。（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四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九一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三。

## 八日 北京政府增設新疆省焉耆及和闐兩道。

新疆省長前以本省南疆阿克蘇喀什兩道，疆理廣濶，人民繁庶，現制諸多不便，擬在焉耆縣增設焉耆道尹，劃阿克蘇道轄之焉耆、輪臺、尉犁、塔城、且末等縣及庫爾勒縣佐，並劃迪化道轄之吐魯番，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七、八日

一九三

鄧善兩縣，共轄七縣一縣佐，又在和闐于闐增設和闐道尹，劃喀什道轄之和闐、于闐、墨玉、洛浦、皮山、葉城等縣及策勒村縣佐，共轄六縣一縣佐，其缺均升爲三等。呈奉令交內務、財政兩部查核辦理後，由兩部呈請照准。（註一）

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議決免除伍廷芳外交、財政兩部部長兼職；特任溫宗堯爲外交部長，陳錦濤爲財政部長，陳未到任前由次長文羣代理部務。

廣州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於是日召開政務會議，決議免除伍廷芳所兼外交、財政兩部部長職務，任命溫宗堯爲外交部長，陳錦濤爲財政部長，陳未到任前，由次長文羣代理部務。並發表公報，譴責伍廷芳棄職離省，既不接受勸告回省供職，又不辦理移交。並稱自八年六月，外交團同意以百分之十三之關稅餘款交與軍府支用以來，根據協定，均由伍出面經手領收五次，計共三百九十餘萬元，除支付外，應存一百八十餘萬元，均被伍携走，現在庫空如洗，軍政各費均無法應付。岑並派員向港、滬法庭提出控訴，要求伍廷芳歸還携款。（註二）

北京國務會議議決：關於蘇俄政府來電事，由外交部密派范其光總領事赴海參崴與勞農政府作非正式接洽。（註三）

上海全國學生總會，電北京政府駁回日本魯案通牒，限四日圓滿答覆。（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六期，頁一一五。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五。

註四：同註三。

九日

伍廷芳在港發表通電，說明離粵經過，並不認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之決議。

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於四月八日決議免除伍廷芳外交、財政兩部兼職後，伍氏是日在港發表通電，聲明：「廷芳離粵後，廣州政務會議，不足法定人數，一切行動，概屬無效。」伍氏通電全文如下：

【銜略】 慨自國會被散，大法陵夷，國命存亡，間不容髮。幸我海軍將士暨西南諸將帥，先後崛起，以擁護約法為職志，由是國會來粵集會，組織軍府，民國正統，斷而復續，臨時約法，亡而復存，廷芳遂亦隨諸公後，奔走駭汗於護法旗幟之下。泊夫軍府改組，易獨裁制為合議制，由國會選舉總裁七人，綜攬西南政務，廷芳不才，承乏一席，受事之初，方期與諸總裁戮力同心，貫徹初旨，何圖德薄能鮮，補救毫無，武人各為其私，軍府形同虛設，撫躬自問，良用疚心，廷芳復何忍虛與委蛇，供人傀儡？爰於三月二十九日，暫行去粵。深恐遠道傳聞，莫明真相，謹將去粵之故，為諸公觀縷言之：共和政治，着重民意，民意所寄，厥在國會，是故擁護國會，護法也，破壞國會，違法也。國會議員，間關南下，開正式會於廣州，亦既兩年矣！去冬廢續制憲，以黨見紛呶，功虧一簣，我西南當局，宜加竭誠擁護，聿觀厥成。乃地方政府，擅以國會經費，挪作軍用，致國會無形解散，護法精神，掃地以盡，此廷芳不能不去者一。按之軍府組織大綱，大事取決於政務會議，政務會議組織於七總裁，主席總裁，僅七總裁之一，較之其他總裁，並非有何特權。雲老海內名流，夙所敬仰，廷芳等舉為主席，原冀其號召羣倫，力肩艱鉅，不謂受人矇蔽，太阿倒持。迹其數年以來，一切措施，不以多數總裁之意思為依歸，而以左右近習之是非為可否。試以近事證之：與北方數督軍以協商之解決時局辦法五條，維持軍閥，犧牲國會，漠視外交，揆之吾人護法救國之初衷，大相刺謬。廷芳於事前絕無所聞，必俟信使往還，電商妥洽，然後舉以相告。目無國會，目無軍府，此廷芳不能不去者二。廷芳忝受公推，兼長財部，調劑出納，責有專司，乃公款之支銷，半屬虛糜，詳細之用途，無從過問。如變賣敵人財產數十萬元，為私人所把持，至今十餘月，未見收支報告也。調遣滇軍出發湘邊。初索六萬元，繼增至十五萬元，經廷芳支付八萬，乃聞只給滇軍一萬，餘則或以個人名義，犒賞桂軍也，或為口將扣留，用途莫測也。坐視虛糜，未能挽救，此廷芳不能不去者三。滇軍駐粵多年，身經百戰，其將官之進退，向受袁公



之指揮，邇者黃公撤銷該軍長李根源，原屬行使職權，無可非議。乃李根源聯同莫督軍，□□稱兵，全省騷然，生靈塗炭。數紀綱之不振，痛桑梓之傷殘，此廷芳不能不去者四。軍政府者，西南八省之最高統治機關也，其根本之結合，基於各省各軍，其惟一之標的，基於護法救國。今被二三私黨，盤踞把持，假護法之美名，謀箇人之權利，天下其謂西南何？此廷芳不能不去者五。廷芳足跡甫出省會，而部員被監視矣！銀行存款被查封矣！近且準備控廷芳於香港法庭者，彼私黨之於廷芳，一若不戴天也者。嗟夫！大法未復，國難未紓，廷芳一息尚存，此心不懈。日內赴滬，當與孫唐兩總裁暨國會議長諸君計畫進行，並與護法各省電商大計。諸公明達，何以教之，謹電宣言，諸希垂察。再廷芳離粵後，廣州政務會議不足法定人數，照章不能開會，一切行動，概屬無效。廷芳忝長財政，責任攸關，特將關稅餘款，携以偕行。廷芳一生於公款出入，不苟絲毫，操守如何，國人當能共信，所有收支數目，自當詳細報告。知關廛念，併以奉聞。伍廷芳，青九日叩。」（註一）

林森、吳景濂、褚輔成聯名發表通電，宣佈岑春煊違法禍國罪狀，並聲明國會將另行擇地開會，以貫徹護法初衷。

電曰：

（銜略）溯自叛督倡亂，約法失效，國會遭非法解散，總裁被迫去職，國會同人不得已，乃依據約法，自行集會於廣州，制定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大元帥。後復修改組織大綱，選舉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依會議制，代行國務院職權，攝行大總統職務，一再宣言，矢志護法救國，為國人所共聞視。嗣因頻年戰爭，重苦吾民，歐戰告終，國人望治，由雙方政府選派全權總代表，開對等和議於上海，凡法律外交政治軍事諸問題，應悉由上海和會議決，依據軍政府組織大綱，請求國會同意，法理炳耀，昭若日星。不意岑總裁春煊自就任後，即勾通北方，陰謀苟和，以金錢、閣員、督軍省長，與夫八省鐵路督辦，為私人權利之交換，報紙喧傳，醜聲四播。森等以事未徵實，正待詳查，乃岑春煊三月真日致電唐總裁繼堯，竟以北方數省督軍，提出解決時局之辦法五條，徵求同意。其條件首列解散國會，創造省議會聯合會；次為西南取消自主，電賀非法總統徐世昌為大總統。其餘三條，亦無非毀法

亂國，瓜分利權。至全國民所奔走號呼之外交問題，則付諸北方指派之非法機關審之；全國民所痛心疾首之武人專橫，則由西南軍閥與北廷直接協商維持之。似此違反民意，貽禍國家，視國會如無物，置全權代表及其他總裁於不顧，目無法紀，尙何護法之有？禍國殃民，又何救國之有？至國會經費，向由鹽款撥支，而岑春煊以勾通北廷之故，嗾使莫榮新設計把持，歷時三月，竟不照發，計在使國會無形消滅，以便私圖，其用心較袁世凱停止議員職務，督軍團脅迫解散國會，尤爲險毒。森等職任國會議長，受國民寄託之重，護法三載，大義昭然。今竟以數年重苦吾民之結果，徒供少數人權利之交換，顧念職責，義難容忍。謹先將岑春煊違法禍國之尤者，宣告國人，並即相繼離粵，另擇地點，繼續開會，以貫徹護法救國之初衷。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自伍總裁廷芳離粵後，已不足法定人數，此後一切行爲，概不生效力，而森等則惟有矢誠竭力，一本初志，以與我全國國民共勉之。參議院議長林森、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褚輔成叩。（註二）

### 北京政府外交部聲明對日俄（新黨）在哈爾濱海參崴之戰爭，嚴守中立。

近日日本軍隊與俄國新黨軍隊，果在毗連我境之哈爾濱，海參崴等處衝突。互相戰鬥，北京外交部特通告駐京各國公使，聲明嚴守中立。（註三）

### 曹錕以追悼陣亡將士為名，召集各省代表於保定，組織八省聯盟。

時直皖兩系在北方相持不下，暗鬥甚爲激烈，而直系聯絡徐（世昌）靳（雲鵬），業已成功，直系曹錕，即以追悼歷年陣亡將士之名義，電召直系各省代表，組織八省聯盟，同時以吳佩孚充任電戰先鋒，抨擊段祺瑞指使吳光新往奪河南趙倜地盤，「全國之大，能否盡爲一系所盤踞？疆吏之多，能否盡爲一黨所居奇？兆民之衆，能否盡爲一人所鞭笞？」（註四）

### 北京地方檢察廳，起訴被捕學生，各校學生均自首，檢察廳不受理。

北京被捕學生四十三人，自警察廳押送地方檢察廳後，由檢查廳略加詢問，即將方豪、王名烈、夏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十日

一九八

秀峯等三人釋放，本日對其餘四十學生，以妨害交通罪起訴。各校學生，以此事應由全體負責，聯合向檢察廳自首，檢察廳不允受理。（註五）

南京高等師範開校務會議，提出籌備國立大學案，組織委員會討論進行，旋於十一月經教育部核准以高等師範之教育、農、工、商四專修科改歸大學，高師各本科仍繼續辦理。（註六）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一四三—五。

註二：王景濂、唐乃濡：「中華民國法統遞嬗史」（民國十一年無錫出版）。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五。

註四：章君毅：「吳佩孚傳」上冊，頁二五六。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四。

註六：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六。

## 十日 北京政府頒令酌減浙西各縣賦則。

令曰：

「浙西各屬，賦額偏重，前據浙江紳民，以民困難支，籲請量減，經該省長呈擬辦法前來，當經交部核議，茲據內務總長田文烈，財政總長李思浩呈稱，查浙江徵銀科則，尚屬無甚軒輊，惟徵米科則，互有多寡，擬請將科米在九升以內各縣賦則，暫從緩議，先就科米在九升以上之嘉善等縣，分別量減，以一斗為最高率。並以每畝科徵正賦銀米，合計至多不逾銀元五角為度。至普行清丈，應俟時局大定，再行舉辦等語，應即准如所擬，先將嘉善、吳興、德清、平湖、崇德、等縣賦則，分別酌減，由部轉行該省長，責成各該縣，統於本年內辦理完竣，俾得於民國十年分起，按照減定之數，核實編徵。至普行清丈，雖一時未易舉辦，亦應預為籌劃，次第施行，總期擔負減輕，

賦率確定，以恤民艱，而垂久遠。此令。」（註一）

## 北京政府農商部發行有獎實業債券。

北京農商部前爲振興實業起見，議定仿各國發行獎券辦法，發行有獎實業債券，興辦銀行及多項實業。定票額二千萬元，分四期發行，每期發行五百萬，以百分之三十二爲獎金，餘皆充作辦理實業之資，定本年發行第一期債券，已呈奉令准，即於本日發行，並定九月一日抽籤，未中簽者換填實業證券爲償還。（註二）

## 日軍在中東路逮捕俄人。

日本軍隊近在中東鐵路海拉爾等處車站逮捕俄國工人，經我軍禁阻無效，吉黑兩省長官，以護路爲我國主權所在，電請北京外交部向駐京日使提出交涉。（註三）

臺灣日本總督府爲同化臺胞，再改文官服制，廢止對襟長排鈕扣型及佩劍，改戴簡單型帽。（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四月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四九三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四。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五。

註四：「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二。

## 十一日 廣州軍政府總裁林葆懌辭職赴港。（註一）

繼伍廷芳、林森、吳景濂、褚輔成離粵後，政務總裁兼海軍部長林葆懌亦於是日辭卸政務總裁，離穗至港。至是，廣州軍政府遂成岑春煊一人獨唱之局面，部分國會議員離去後，國會亦形同虛設。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十二、十三日

1100

## 海拉爾日本與捷克軍隊衝突，傷害華兵。

中東鐵路日本軍與捷克軍發生衝突，雙方開槍轟擊，傷害我國兵士數名，當由我國向日捷兩軍交涉，經英法軍官調停，今日捷兩軍撫卹死傷，並向我國道歉。（註二）

## 福建壽甯兵變。

駐福建壽甯縣兵隊於本日突然譁變，携械沿途搶掠，經附近軍隊派往追剿。（註三）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稿」。

## 十二日 日軍佔領哈爾濱我國營房。

日本近日調大隊軍隊至哈爾濱，佔用我國營房多處。經吉林長官電請北京外交部向駐京日使交涉。

## 十三日 國父函促譚延闓速定攻桂大計。

譚延闓於本月上書國父討論湘中軍事，國父函復，促其速定攻桂大計曰：

「祖菴吾兄左右：得四月十三日手教，謝君劉君來晤，更詳尊情，以左右與同胞辛苦奮鬥，爲國爲民，此意當爲海內外所感服。然三年以來，歷盡艱瘁而目的未達，前途猶遠，此無他，湘粵之事俱桂系制之。以粵爲魚肉，以湘爲犧牲，唯其私利是視，故湘不獨不能得有力之援助，即發憤自強，亦其所甚忌。湘之外敵北兵也，其隱患則桂系也。某嘗謂欲達護法之宗旨，非先清西南內部不爲功，欲復湖南之湖南，尤非打破桂系勢力不爲功。西南護法，始終爲桂系所梗，延至今日，遂成一不戰不和不死不生之局。而彼最近對於滇軍，野心陰謀，更復顯著。往者以國會軍府在粵，故雖人懷義憤，猶有投鼠忌之嫌；今則國會既去，軍府無名，桂系遂爲天下之公敵。聞黃廣已決從滇邊進兵，貴州亦已攜手，粵人恨桂實深，競存更不能不急速回戈。惟湘當其中，須與首尾相應。鄙意以爲當由競



十四日

朱執信上書國父報告與李厚基、臧致平交涉經過。

朱執信書曰：

存先發，而湘爲應援，滇黔更以精兵覆其巢穴，如此則桂必敗亡，而大局可望有根本解決。否則粵固永爲賭盜橫行之世界，湘亦受制於人，終爲若輩所賣，吾輩提倡護法，徒爲社會人民之痛苦而已。此時事機已迫，是非利害，均不待言而共喻。所望左右與同志諸公，速定大計，示我好音。軍用所需，已與秩庸切商爲助；其他或更有可以致力者，亦不敢辭。專此，即頌近安。並祈賜鑒。孫文、四月。」

「介石、仲愷，已於前兩日到漳，介石述先生意欲符即回滬。但此處情形不定，故符俟有一決議，始行。大約至遲亦不過十日可決矣。當（陳）覺民初報李厚基願助彈時，（李）協和尚未出巡，（陳）競存大高興，以爲可有十二分把握。然照該信須以臧氏（致平）在厦接頭爲斷。故次日即派（鄧）仲元與符往晤臧氏。及到厦晤臧，臧乃言六八彈須待段（祺瑞），七九·六五彈仍須待李（厚基）復電，機槍及砲則無（但允求之段），其交付時日及地點均不能置答。而借兵一節，則以競意須將撥來之兵改粵軍號，歸競指揮，故臧亦不允，於是交涉並無結果。及符往安海約（許）汝爲歸，而李烈鈞回省之消息已到矣。其時李厚基又派一諮議余壽來，言願極力幫助。及細問其所謂幫助者，彼乃言覺民言總司令（陳炯明）欲回潮州，李督自然於交戰後缺子彈時，源源接濟，並且不止希望總司令回潮州，實希望其回廣州。其時競存與仲元告以非先得子彈不能發動之意。彼言如此則前後說話不相符，恐難取信，又無結果而去。現競存擬派仲元、汝爲往福州，與李商量，將吾人所能犧牲者盡數說明，彼所能助者於何時期何地能交付若干，亦一訂定。回漳即布置攻擊計劃，一面由介石作成。此項交涉大約日內可行，結果即望於一禮拜內知之也。競存意如有北兵參加攻粵，則須先生來主持，始免受受人攻擊。符經答以「想先生必允來漳」矣。」（註一）

唐繼堯通電否認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註二）  
北京政府令以浙江三門灣，為試辦模範自治農墾區域。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十四日

令曰：

「內務農商兩部呈請將浙江三門灣定爲試辦模範自治農墾區域，安置回國僑民，俾興實業等語。僑商同屬中華國民，比年以來，慘懷祖國，咸思復我邦族。於農工商各項實業，協力經營，政府迭經切令地方長官，妥爲撫輯。惟是該僑商等，久居海外，習尚各殊，或以靡有定居，而企業無由發展，或以初歸故土，而情形未及周知，非亟設法勞來，何以資招徠而慰嚮望。該部請將浙江三門灣定爲模範自治農墾區域，自爲優待僑民振興實業起見，應即准如所擬，由部會商浙省軍民長官，切實規畫，並應由外交部分飭各埠領事，通知僑團，公舉代表回國，妥籌辦法，次第推行，總期旅外僑民，聞風興起，近以彰悅來之治，遠以樹拓殖之規，有厚望焉。此令。」（註三）

## 北京國務院因廣州內部意見不一致，通電促和。

原電略謂：

「近迭據各方來電，促進和平，具見愛國之誠，一年以來，中央以時局危迫，謀和至切，開誠振導，幾於瘡口吮音，乃以西南意見歧殊，致未克及時解決。不幸而彼方變亂相尋，且有同室操戈之舉，缺斨破斧，適促淪胥，蒿目時艱，能無心痛！中央對於西南，則以其同隸中華，誼關袍澤，深冀啓其覺悟，共進祥和。但本素誠，絕無成見。而對於各方，尤願鑒彼糾紛之失，力促統一之成。誠以國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關，苟一日未底和平，則一日處於艱險。而以目前國勢而論，外交艱棘，計政匱虛，民困莫蘇，危機四伏，尤在迅圖解決，不容稍事迂迴，中央愴懷大局，但以利國家福人民者，無不殫心圖之。而所以積極擘劃，共策進行，仍惟羣力之是賴。各軍民長官，匡時幹濟，夙深倚任，所冀共體斯情，以時匡翼，庶幾平成早覩，國難以紓，功在邦家，實無涯涘，奉諭特達，國務院。寒。」……」（註四）

上海學生聯合會於本月八日，曾電請北京政府駁回日本對魯案通牒，限四日圓滿答覆，因逾期未獲答覆，乃通電罷課，並遊行示威，全國各地繼之。

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因致電北京政府請駁回日本對魯案通牒，未得答覆，乃於本日通電全國各省學生聯合會罷課，並主張舉行遊行演講，聯絡工商各界，杭州及上海等處，均發生學生與兵警衝突事件，學生受傷頗多。（註五）

### 山東魚臺兵變。

駐山東魚臺縣城內兵隊，於本日晚間譁變，四出搶掠，旋即出南門竄散。（註六）

八卦教徒密謀在開封起事，被破獲，自焚，死者三十餘人。（註七）

註一：朱執信上國父函原件。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註三：民國九年四月十五日「政公公報」，第一四九七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五。

註五：同右書，頁一三六。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十五日 國父致電孫科，指示匯款用途及軍事機宜，並轉電李烈鈞離粵來滬。

原電曰：

「今日由廣東銀行電滙二萬元，以五千元備欽廉用，五千元備買煤用，三千元備汕頭用，二千元備朱本夫所謀之路用。以上皆當與綺菴詳慎查明，確有把握，乃可支用。又支五百元，由綺菴交馬伯麟用，餘款作香港籌備用，由你酌量開支。各路籌備之後，欽廉可先發，相機自由動作；潮汕次發，當與粵軍共同動作；廣屬後發，水陸一致動作。父。下電譯交鶴仙轉協兄鑒；雲南遠水恐難救粵中近火。現聞湘南有望，請兄設法速離粵來滬，轉入湘南，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十六日

二〇四

統率一部赴韶，與滇軍聯合，約定覲存同時進攻，桂賊必破。文。（四月十五日）」（註一）

## 北京勸業場開幕。

北京政府農商部所設勸業場，於民國七年間焚燬，當經開工重建，現已完工，於本日開幕。（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六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六。

## 十六日 伍廷芳自港抵滬，並發表談話，認廣州軍政府已經中止。

軍政府總裁兼外交，財政部長伍廷芳自粵抵滬。伍氏前於九日在港發表離粵宣言，聲明「廷芳離粵後，廣州政務會議不足法定人數，一切行動，概屬無效。」（註一）自兩李爭兵問題發生後，伍廷芳及參、衆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及大部份國會議員，皆反對岑春煊，相率離粵赴滬。軍政府之七總裁，在粵者只餘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代）林葆懌三人而已。廷芳抵滬，凡應用文件印信，與國稅餘款，均攜帶來滬。並聲明對外交財政兩部，仍負全責。自滇桂反目之後，繼堯將桂系軍閥與徐世昌所訂反段密約條件，如取消自主，犧牲國會及委任岑春煊等爲弼政院弼政諸事，盡情發表，以爲報復。至是復承認廷芳離粵，係根據西南內部之同意，廷芳有保管關餘財產券之責，並宣布軍政府對內對外均無效。於是國父與伍廷芳、唐紹儀、及多數國會議員結爲同一陣線，聲言將軍政府與國會一律移滇。惟繼堯雖與桂系軍閥反目，但不贊成在滇組軍政府，因不願有臨於其上之機關駐於昆明也。（註二）

伍氏到滬後，並對各報記者發表談話。茲分錄如下：

大陸報云：三年前領袖護法戰爭之伍廷芳博士，于前日由廣州回上海。前日午後博士在戈登路本宅中語本報代表云：廣州政府已經終止，新國會數星期內即將開會，至開會日期及地點，均尚未定。舊國會議員約三百人，現到滬者約九十人，不日尚有續到。此等舊議員將代表南方，再加入北方議員，即組織一新國會。伍博士到滬後，軍政

府總裁之在滬者，連孫中山、唐少川，共有三人，預料唐繼堯（總裁之一）將派代表來滬，如是則南方總裁，在滬者乃居多數矣！博士謂唐繼堯必派代表到滬，一致行動。至于其他關涉國會之問題，博士不願討論。博士對於新銀團之目的，以躊躇之態度表示贊成，惟謂中國目下尚非借外資之時，今必先恢復國內和平，至于外資之條件，如果相當而滿意，則吾人必樂用之。又詢以對於學生運動之意見，博士云學生之行動，絕非爲自利，與吾國官僚之專於自身設想者，大不相同。學生所爲，全出于愛國忠誠，此其所以當得同情也，雖有時不免有過分之處，然其用意則至善。總之學生運動，乃中國之一有希望徵狀也。又提及山東問題，博士謂彼不願詳述意見，但言彼信此事交國際聯盟公判，最爲妥當，萬不可與日本直接談判云。

字林報云：本報代表前日訪伍廷芳博士于其寓廬。據博士所述西南政府之顛倒情形歷歷如繪。代表先詢以聞廣東軍隊甚多，如何維持？博士云：廣東省滇軍桂軍浙軍，又有粵軍，皆以廣州之收入爲軍餉。廣東本極富饒，今乃奇窘，職是之故，軍事當局直以勒索人民爲事。軍隊名爲維持治安，實則致亂耳！凡軍隊所在之處，恒向人民征不法之稅，然猶不足供給軍用，仍向財政廳索款。此財政廳長爲督軍莫榮新所委任，事事遵莫令而行，全省公地，已全數出賣，以所得之款，付給軍隊。孫中山時代所設法取得之鹽稅，用以付各黨派各軍隊及軍政府經費與國會一部分之經費者，近皆爲軍閥專斷扣留，不肯付與國會及政府各機關，故所謂護法政府者，實全在督軍控制之下。詢以軍隊有解散之望否？博士答云：「余極願裁兵，惜無權力，軍隊之大多數爲桂軍，爲陸榮廷莫榮新所統，彼二人欲以桂派宰制廣東。」問以對於學生運動之意見，博士用力答曰：中國人之真正盡力救國者，祇有學生。彼等因真愛國，故從事救國，毫無自私目的。詢以廣州女子參政之運動如何？博士云：受教育之女子，因感不平，要求與男子平等，此爲人類得寸求尺天性，男子亦然，何能獨責女子？博士言彼于新銀團事，未有所知，且並不知拉門德氏近來上海，因在廣州時極忙也。詢以何故離廣州？博士云：余之由滬赴粵，本希望維持約法，遵守一切法律，此目的始終不變。余祇望中國依法而治，絕不爲求祿位而往南方也。余本早願退隱，惟因既參預推翻清廷，建設民國，政治並未改良，故余之責任，自應贊助改革國事，使人民得相當之治理。余並願消滅武力主義。余在粵三年，軍政府則設立兩年有餘，不料今乃知吾之同僚諸人，並不忠於護法；余力圖維持此主義，惜同事者多抱私利之見，不但不



護法，且以爭取祿位爲事，余不能再與偕居，故決計離去，但余仍爲軍政府之一員，仍爲外交總長兼代財長。余行時，取印信而行，以證明此事實。自余離粵後，軍政府因不足法定人數，已不能存在，並依法已自然解散矣！總裁須有四人，始得多數，今余與孫中山、唐紹儀均在滬，唐繼堯亦贊助吾人，尙存三人不足法數。彼等手足無措，爲保面子起見，乃免余總裁之職，另派一人爲代，實則又是違法舉動耳！博士對於關餘問題，略有所述；但因此事現歸英按察使署審理，故彼不願將所言刊布。博士精神甚佳，雖已高年，而強健猶如少年云。（註三）

### 九江英美軍警傷人案解決。

江西九江英租界巡警及美水兵與華工衝突交涉，經交涉員與英領事迭次協議，將肇事巡警免職，現已解決。（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四月十八日上海正報。

註二：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五四〇——一。

註三：「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二六一——三。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六。

### 十七日 林森、吳景濂等抵滬；國會議員離粵至滬者亦近三百人。

林森、吳景濂、褚輔成等是日自香港抵達上海，離粵到滬之國會議員亦近三百人。由吳景濂向報界發表談話如下：

「不幸之國會，既經兩次解散矣！今次未受解散明令，而同人所身受之境遇，實較兩次解散時尤爲慘毒。吾人自護法赴粵，對於一切事宜，早感同床異夢之苦。當憲法會議，既被若曹破壞，即具犧牲國會、單獨媾和之決心，第以在粵滇軍與國會，多數不能俯首聽令，引爲大痛。亟謀將滇軍勢力盡數據爲己有，遂有撤換第三師長鄭開文之舉。李根源對唐滇督，久成水火，李氏派人赴滇，運動顧品珍，反對唐督，又完全敗露，而李氏利用滇軍以助岑春煊等私行媾和之計畫，更爲滇督所深惡痛恨，及換師長之事發生，遂一決而不可收拾。莫榮新早視滇軍爲眼中釘，

得此機會，立即展其長腕，不幸軍事動作未能如意，遂發出主和之通電，現在之調和局面，卽自此發源。此等舉動，完全紊亂法紀，破壞職權。假如唐寶慶將桂軍師長無故撤換，桂軍是否允從？更如莫榮新以督軍名義，撤換國會秘書科長，或吾人以議長名義，撤換督軍秘書科長，是否可以通行？皆不待問而知其無效也。國會中人，目睹此不法舉動，亟應主張公道，仗義執言，然吾人手無寸鐵，匪惟不能主張公道，且受精神上之痛苦。而岑春煊、莫榮新輩，皆以監犯視予（吳君自謂），始則搜查院秘書廳，收繳守衛槍械，封鎖房屋，捕掌書記逮記及參院守衛；既且派警監視吾人所居之褚寓，吾人出入，且不自由。而國會經費，則三月不發，岑春煊揚言予曾以國會經費接濟協和十七萬元，助協和招集土匪，今後國會經費，若仍撥交予手，必仍接濟協和，因此不能撥付云云。兩院同人，在粵者除政學會外皆典當度日。然國會經費，與督軍不生關係，吾人至此，迭以公文向軍府交涉，軍府始終不應，最後兩院議員二百人，在南園集議，主張向軍府開最後之交涉。次日予與褚副議長，携兩院正式公文，親赴軍府晤伍博士父子，當面投交，適岑春煊着人召伍梯雲，予與伍君卽以名刺付來人訪謁岑氏，得覆謂：現正病中，愈後再行約談。伍博士忿然曰：「甚麼病，明日還要到韶關去呢！」予卽取軍府收文憑條而返，該文中已聲明軍府如無法撥付經費，議員等當別作良圖，固顯然最後通牒也。先是岑春煊召伍梯雲，予以嚴重之警告，謂褚寓照霞樓皆造亂機關，予（岑自謂）與乃翁交情甚好，汝今後勿再與來往云云。吾人自軍府歸寓，適接唐滇督軍來電，謂岑春煊三月眞日通電，開示北方李曹各督解決時局辦法五條，徵求同意，繼堯已予駁覆，盼三議長就近密勸岑氏打消云云。吾人得見此五條辦法，證以數日來所受之待遇，知再留粵地，必無幸理，而軍政府接受最後通牒，亦無答覆，遂決心離粵。一面將此旨通告伍博士，老博士亦忿然曰……眞電去今已多日，岑氏通電各省徵求同意，予（伍博士自稱）忝居總裁，與岑氏同居軍政，乃隻字不曾聞見，予眞瞶極矣！再居此將何爲？乃亦離粵而至港。至廣東岑春煊，現仍沿用軍政府名義，誠屬可怪。軍府組織大綱規定：「凡事取決於政務會議，至少須有總裁四人列席」。今七總裁僅餘岑、林二人，當然不能開議，更何據以執行政務？曩日之軍政府，事實上、法律上均已消滅。而日來公然有伍廷芳財政外交免職之舉動，誠屬不法。伍博士既未辭職，合議制之政務會議，當然不能免職，今後伍博士，無論行至于何地，仍係以身而兼有財政外交兩總長之地位，而軍政府款項，當然由合法之財政總長保存。岑春煊派代表三人

，赴港追索，且延律師起訴，不惜以中華民國國家事件，求直於外人殖民地之法曹，嗚呼已矣！其實伍博士存款銀行，係以個人名義存入，銀行通例，「誰存誰取」，他人無干涉之餘地，起訴云云，亦徒多事而已。吾人離粵後，政系議員欲改軍府，組織非常國會，然非常國會組織法，係以參議院長為議長，衆議院長為副議長，今與林、王、褚三君，均已離粵。議員來滬者，又有多人，始終留粵者，五十號石行會館兩部，與維新俱樂部，併計不出五十人，當然無產出議長之餘地。彼等在粵，因互爭議長不決，竟有孫光廷為參院臨時主席，兼督理衆議院事務之怪頭銜，非常國會云云，亦只好會其所會而已。」（註一）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一四五——七。

## 十九日 安徽學生因搜查日貨與商民衝突，受傷者頗多。

安慶商民，因恨學生搜查日貨，本日乘學生游行演講時，糾衆毆擊學生，並捕去數人，學生受傷者頗多，各學校已向法庭起訴，又蕪湖及江西省之學生聯合會因搜查日貨事，亦與商人發生衝突。（註一）

## 開封學生罷課。（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九號，頁一三六。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 二十日 北京政府令以孔德成襲封衍聖公，並緩覲見。

衍聖公孔令貽逝世後，其側室王氏於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遺腹生男，名曰德成。山東省長屈映光乃咨請內務總長田文烈，呈請明令以孔德成襲封孔子第七十七代衍聖公，並准俟其成年後再行覲見。徐世昌據呈後，乃於是日發布「大總統令」，文曰：「孔德成襲封為衍聖公。此令。」並指令內務總長田文烈，文曰：「呈請以孔德成襲封衍聖公並緩覲見由，呈悉。已有令襲封，並准緩覲。此令。」（註一）

附錄：內務總長田文烈呈請以孔德成襲封衍聖公並緩覲見文

爲襲封世爵，擬請明令發表以重榮典，恭呈仰祈鈞鑒事：竊准山東省長咨開：已故衍聖公孔令貽側室王氏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巳時，遺腹生男，業經電陳，並將曲阜縣及監護委員醫生人等所具證書咨送查核在案。茲據呈報王氏所生之子，命名德成，即請以孔德成承襲衍聖公世職，檢具印甘各結，咨請核辦等因到部。查已故衍聖公孔令貽遺腹生子，前經該省長電呈鈞座並分達本部有案，該遺腹子遵照世系命名德成，亦據報部。本部查核該故公爵既無嫡出，復無其他庶長，其遺腹子孔德成承襲七十七代衍聖公世爵，核與崇聖典例所載衍聖公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其公爵按舊制，由宗子世襲，報經地方行政長官呈由內務部核請承襲之例，尙屬相符。惟是公爵世職名位較崇，擬請明令特予襲封，並請准其俟成年時，再行來京覲見，以示我大總統衛道尊師優禮聖裔之至意。所有擬請明令孔德成襲封世爵，並緩覲見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鑒核施行。謹呈。九年四月二十日。（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五〇三號。

註二：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五〇七號。

二十一日 非常國會議院議長林森，副議長王正廷，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褚輔成，通電否認三月二十九日以後之軍政府政務會議。

電文如左：

「軍政府之職權行使，依軍政府組織大綱，由國會選舉總裁七人組織合議制之政務會議行之。茲孫總裁文、唐總裁紹儀駐滬，亦無代表出席；唐總裁繼堯，於二月已准其列席政務會議之代表趙藩辭職；伍總裁廷芳，又於三月二十九日離粵。是自三月二十九日始，政務會議已不足法定人數，所有免伍廷芳外交財政部長等職，及其他一切決議事件，概屬違法行爲，當然不生效力。至軍政府外交財政兩部，祇認伍廷芳爲合法之部長，一切外交財政事宜，仍應由伍總裁兼部長負責。用特宣告中外，以維法紀，而正觀聽。參議院議長林森、副議長王正廷、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褚輔成。馬。」（註一）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二十一日

## 義國飛機抵粵。

義大利飛行家，前定羅馬至日本東京間之飛行計劃。中途飛經我國，曾由駐北京義使照會我國北京政府外交部飭爲保護。本日義飛機由越南河內飛抵廣州，旋復經由福州飛至上海，由上海飛往北京。（

註二）

北京政府特派戴陳霖、劉符誠爲出席西班牙萬國郵政博議大會全權代表。

原令文曰：

「大總統令：特派戴陳霖、劉符誠爲全權代表，前往日斯巴尼亞（西班牙）萬國郵會博議大會會議郵政事宜。

此令。」（註三）

## 吉林督軍鮑貴卿向北京政府報告接收中東鐵路經過情形。

吉林督軍兼中東鐵路督辦鮑貴卿，於本日電北京政府報告接收中東鐵路經過情形，略謂：

「東路政權，業經完全收回，其他路警各權，均由董事會決定次第施行。公司坐辦一職，由皮勉諾夫暫行擔任，並公推王代表景春爲幫辦。以資襄理。」（註四）

## 新任英國駐華公使艾斯敦呈遞國書。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卸任回國後，英政府新任艾斯敦爲駐華公使，於本日上午九時在北京呈遞國書。隨同觀見者有頭等參贊藍普森，署陸軍參贊普尼蔚，頭等參贊和棣，二等商務參贊婁斯，署漢務參贊哈爾定，副領事馬爾定，副漢務參贊臺克滿，三等參贊鄧巴爾，使館醫官德來格，衛隊統領少校銜韓門德，衛隊上尉昭特等人。（註五）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二九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三。



註三：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五〇四號。

註四：同註二。

註五：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五〇四號。

## 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核准外交、內務兩部呈擬之「德國人民入境許可辦法」。

北京政府外交、內務兩部，改訂德國人民入境許可辦法一種，呈經大總統徐世昌於本日核准施行。其原呈及辦法如下：

爲改訂德國人民入境許可暫行辦法會呈，仰祈鈞鑒事：查德奧國人民入境許可暫行辦法，前由國務會議議決，業經密呈鑒核並分行照辦在案。茲接駐義王公使電，以前訂辦法，按諸今日情勢，似屬過嚴爲言，同時准駐瑞士汪公使咨，亦有遠東各國對德奧宣戰者如日本，已允德奧人民自由入境，我獨不然，相形之下，徒增他人惡感，請另籌妥善辦法等語。當經兩部詳加商酌，竊以原訂辦法係以因時制宜爲主旨，於寬嚴之間，本不無酌量伸縮之餘地。惟現在德國對我已通商之接洽，而奧約復經簽字，情形更有不同，該王、汪兩使來文於對待德奧人民既均主張從寬，自不妨採取意旨，再就原訂辦法詳細改訂，以期適宜。刻下改訂辦法已會商擬定，並經國務會議議決，名爲德國人民入境許可暫行辦法。計分四條，其奧國人民入境事件於未派遣公使以前，亦擬照本辦法暫時酌用。如蒙允准，卽由兩部通行遵辦。所有兩部會商改訂德國人民入境許可暫行辦法，暨聲明奧國人民入境事件於未派遣公使以前亦照本辦法暫時酌用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繕單呈請鑒核，訓示施行。

附改訂德國人民入境許可暫行辦法四條：

- (一) 德國人民聲請入境，應向中國駐外公使或領事，呈明事由，聽候核示。
- (二) 中國駐外公使或領事，對於德國人民聲請入境事件，如查明無中國現行管理無約國人民章程第三條規定之情形者得許可之，但屬於前被遣送回國，及有疑義者，應先電請外交內務兩部核辦。中國駐外公使或領事，辦理前項許可事務，因事實上之必要，得訂定取具保證辦法。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二二二

(三) 外交內務兩部，對於駐外公使或領事，依前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電請核辦事件，得會商特許入境。前項特許之標準，由外交內務兩部商定之。

(四) 中國駐外公使或領事，對於許可入境，或電經外交內務兩部會商特許入境之德國人民，應給予入境護照，以上辦法。已於本日呈奉令准。(註一)

### 北京政府外交部駁復日本對於福州事件之提案，並促開議。

中日福州交涉，前經北京外交部向駐華日使提出要求三項，日本未經允許並向我國提出要求，本日北京外交部將日本提案駁復，並催早日開議。(註二)

### 上海軍警干涉學生講演，學生受傷多人，華界一度罷市罷工援助。

上海學生罷課後，在各處遊行演講，本日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學生被傷多人，華界南北市，發生罷市罷工風潮，旋由軍警阻止，即照常開市。(註三)

### 日本在北庫頁島等地增兵。

日本陸軍省稱爲保護尼古萊夫斯克及北庫頁島日僑起見，日兵一支隊於四月十九日出發，由軍艦兩艘護送，於本日清晨抵亞力山大羅夫斯基，日兵當即登岸，未遇抵抗。(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五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一五號。

註二：同註一，頁一二八。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頁一三〇。

二十三日

浙江督軍盧永祥，通電提議廢除督軍制度，各省督軍復電贊否參半，旋經

北京政府議定暫從緩議。(註一)

上海罷工罷市抗議軍警毆傷學生，淞滬護軍使宣佈戒嚴。(註二)  
吳敬恆自上海赴法國查看里昂中法大學。(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二八。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註三：同註二。

二十四日 陝西葉荃，盧占魁，郭堅聯合向陝甘各地出兵。

陝省軍隊盧占魁、葉荃等，衝入甘肅防線。與甘省軍隊發生戰鬥，旋經甘軍將盧葉軍隊擊敗。(註一)

(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二八。

二十五日 護法議員王法勤等十二人聯名警告章士釗，誠其勿再倒行逆施。

岑春煊以伍廷芳攜帶關稅餘款離粵赴滬，乃委託章士釗爲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提出控訴，追繳餘款。赴滬議員王法勤、劉祖堯、譚正、李素、王湘、萬葆元、范鴻鈞、彭介石、王試功、張書元、萬鴻圖、陳榮廣等聞而大憤，因於是日聯名致章士釗，提出嚴重警告。書曰：

「行嚴先生執事：廼者執事自稱軍府代表，捏伍總裁於上海英公堂，求外力以快私爭，久爲國人所齒冷，而猶有爲執事所應知者：會審公堂，名義上爲北京非法司法部所管轄，故其所適用者，內地之法律，而最高之執行權就在內地。今以護法政府訴訟於非法政府管轄下之司法部，豈非異事？古稱虞芮質成，執事豈以北京偽政府果有文王之德，欲奔走赴懇以歸之耶？王叔與伯與爭訟，聽上下其手於晉太夫，論者猶爲周室羞，況以堂堂公府，受裁於其所討伐者之附屬機關耶？查公堂審判章程，惟被告可用代理，而原告必須親自出庭。執事所代表者爲岑、林、莫三人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二二三

，將來以兩總裁、陸軍部長、軍閥對簿於非法管轄法庭之前，而代表偽政府之襄職官，亦高坐堂皇以臨之，試問西南面目，國家體制，當須降至何等？（岑）西林以主席總裁，備員為總統府顧問，執事亦曾受爛羊頭之二等文虎章，以今事比之，或自視為不足介意。然受恩私室，呈身暮夜，猶可曰人無知者，乃今於青天白日之下，公然為此倒行逆施之舉，所損失者，豈僅君等個人之人格哉？法勤等欲為國家及西南爭人格，當放鷹鷂之逐鳥雀，操白梃以問君等之罪，非若前此國家內部之爭，僅以除名查辦了事也。惟執事實利圖之！謹此忠告，即希深省。」（註一）

### 北京政府指令獎敘在俄救助華僑著有勞績人員劉澤榮等六員

北京政府本日發布指令，核定外交部呈請獎勵在俄救助華僑著有勞績人員劉澤榮等六名。外交部原呈文曰：

「為核議外交部請獎救助華僑著有勞績人員劉澤榮等勳章，恭呈仰祈鈞鑒事：據銓敘局呈稱：准駐俄代辦鄭延禧函稱：自歐戰發生，華僑來俄謀生日衆，其中以華工為大多數，中國在俄所設領事為數不多，保護難周，不得不添設僑會，藉資維助，民國七年經使館之提倡，學界之贊助，於彼莫兩京設立旅俄華僑聯合會，嗣後基也夫、阿壘薩瑪爾等處，相機設立支會，各該會長辦理華僑事務，頗具熱忱。當此俄國大亂之際，尤能竭力籌畫救助華僑，實屬熱心公益，不無微勞，擬請給予勳章等語，並附名單前來。查單開各員既據函稱先後創立華僑聯合會多處，救助華僑，熱心公益，均屬有功足錄，允宜給獎，以資鼓勵。相應開具銜名及擬獎勳章等第，咨請查照轉呈等因。到局，查案內劉澤榮一員，原請五等嘉禾章，李寶堂、劉雯、張永魁三員，原請六等嘉禾章，董天鈞、王堂、李鴻基三員，原請七等嘉禾章，與例均尚相符，擬請照准給獎，以資鼓勵。是否有當，謹呈請轉呈等情前來。理合具文呈請鑒核，訓示遵行。

### 駐陝奉軍許蘭洲，與陝西省長劉鎮華部鎮嵩軍在鄠縣激戰。

駐陝奉軍許蘭洲一旅，因軍隊移防事，與陝省劉鎮華所部之鎮嵩軍，在鄠縣發生衝突，雙方死傷多人，當經北京中央派員前往查辦。（註二）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十輯，頁二六〇。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四。

二十六日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催議山東交涉。按巴黎和約日本於三月內還我山東之規定，已於四月九日期滿。（註一）

日本前向我國提出山東交涉後，北京政府因全國人民主張拒絕直接交涉，延未答復。本日，駐華日使小幡酉吉又奉本國政府訓令。照會外交部催促從速開議，內容略分三項：

- (一) 謂日本駐德代理公使，已收到德國關於膠州之各種文件，並送達東京，日本繼承德人在山東之權利，依照和約，有三強國批准，即發生效力。現五強國中已有四強國批准，故日本當然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利，毫無疑義。
- (二) 日本政府本於善意與友誼，要求中政府與日直接交涉，以解決山東問題。而圖兩方之利益。但日政府所深抱不安者，日政府此種之好意，非特為中國所不諒，而中國人民，且發生種種排日舉動，故日政府現時不得不聲明，如中國依然抱持延宕政策，日本亦不得不視此種緘默為表示贊成日本之聲明。
- (三) 因上述理由，故日政府要求中國政府速將方針決定，並定期與日本討論解決山東問題云。（註二）

註一：「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七九。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四。

二十七日 李烈鈞離廣州經香港赴上海。（註一）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設實施義務教育研究會，並派部員鄧萃英、張繼煦、覃壽堃等十七人為委員。（註一）

註一：「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八六。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二十六——二十八日



##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通告各省，說明對蘇俄政府對華通牒立場，並查禁上海各界聯合會等親俄言論。

自蘇俄勞農政府對華宣言之消息公佈後，各地民衆團體多表興奮。如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商界聯合會即於十一日發表宣言，謂中國人民業已覺悟，愿依俄國對華宣言，收回各項權利，恢復中俄邦交，並望俄國人民再接再厲，作正誼人道前驅。並電達政府，請速行解決中俄問題，收回前此已失權利，機不可失，幸勿遲延等語。同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亦復書俄羅斯人民，謝其對華宣言，盼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下戮力廢除國際的壓迫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然此時北京政府忽接駐海參崴高等委員李家整報告，謂威埠俄國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認有俄國通牒送達中國，恐就中有欺詐等情。徐、靳得報，不禁疑慮叢生，諸多瞻顧，惟上海各界聯合會以政府無端延宕，錯失機宜，遂不免大事指摘，歷登報端，且云政府難恃，不得不自行交涉。徐、靳惟恐激起風潮，乃於二十九日通電各省，飭令查禁，電云：

「查前次勞農政府通牒，雖有歸還一切權利之宣言，惟旋據高等委員李家整電稱：『詢據該政府代表威林斯基，此事恐有人以欺騙手段，施諸中國，危險莫甚，即使俄國人民確與中國有特別感情，然必須將來承認統一政府時，各派代表，修改條約，方爲正當，想中國政府亦必酌量出之，弗爲所愚』等語。是前通牒，果否可憑，尙屬問題。現在熟加考察，如果該政府實能代表全權，確有前項主張，在我自必迎機商權，冀挽國權。該全國各界聯合會等，不審內容，率爾表決承受，並有種種陰謀，實屬謬妄！除已電飭楊交涉員（晟）力與法領交涉，務令從速解散，並通行查禁外，希即飭屬嚴密偵查，認真防範，遇有此類文件，並應注意扣留，以杜亂源，特此通告。」（註一）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二次催議山東問題。（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五。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 三十日 北京政府撤退前派駐西伯利亞之軍隊。

我國因俄邊對德防務，業已終了。決定將派駐西伯利亞軍隊，分三批撤退，第一批現已開拔，以此一面並擬向日本方面聲明，中日軍事協定，本非對俄而設，故關於日俄衝突事件，中國軍隊無與日軍共同動作之義務，此次撤兵之旨，即根據於此云。（註一）

曹錕通電贊成廢督，並建議禁止軍人入黨。（註二）

四川第五師師長呂超，二師劉湘，三師向傳義，四師劉成勳，六師石青陽，七師顏德基，八師陳洪範，靖國軍司令黃復生，盧師諦宣布川督熊克武勾結政學系等罪狀，出兵討伐，推呂超劉湘為川軍總副司令，並推唐繼堯，劉顯世為川滇黔靖國聯軍總副司令。（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五。

註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五冊，頁一三六。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中華民國九年 四月三十日

二一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五月

### 一日 上海勞動團體首次慶祝萬國勞動紀念節。

上海勞動團體因本日爲萬國勞動紀念節，擬在西門體育場第一次在中國舉行慶祝，乃軍警以上海現在戒嚴期內，禁止開會。其餘北京廣州等地亦舉行慶祝。（註一）

唐繼堯，劉顯世宣布就川滇黔靖國軍總副司令，派顧品珍，王文華分統滇、黔軍，進軍重慶，擊熊克武。（註二）

隴海鐵路督辦施肇曾與荷蘭銀公司（Netherland Syndicate for China.）及比利時電車鐵路合股公司（Compagnie Generale de Chemins de fer et de Tramways en Chine）訂借荷款五千萬弗羅令，比款一萬五千萬佛郎。

北京政府與比利時鐵路電車公司，阿姆斯特丹銀行團建築海口公司簽訂十年期限利息八分之一億五千萬法郎及五千萬弗羅令之借款。依據此一契約，由比利時鐵路電車公司貸出的一億五千萬法郎之半數，將以之作爲隴海鐵路觀音堂至陝西間建築之用，（或以之作爲支付以本鐵路爲擔保的前次借款歸還本利金之用），由阿姆斯特丹銀行團等貸出之五千萬弗羅令，則將以其半數充作海州附近之築港費用，其他半數則作爲完成徐州至海口間之鐵路建築費。（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五。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六。

註三：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八四。

二 日 兼任經濟調查局總裁孫寶琦辭職照准，北京政府特派郭則雲繼任。（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交通兩部會同答復英、美、法三使，聲明湖廣鐵路德國債權已失效，三國不能承受。

湖廣鐵路德國債券，前由駐北京英、美、法三國公使及銀行團照會北京政府外交、交通兩部，主張由三國承受。現經兩部備文答復。以中國對德宣戰之後，即將德國債券明文宣布失效，所有各國從德國手內間接得此債券，中國當然不能承認。現此項債券應付之利息，已由中國政府悉數扣留。備抵歐戰之賠款。合將經過事實暨未能承認理由，覆請查照。（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五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一五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五。

#### 四 日 留粵國會議員補選熊克武、劉顯世、溫宗堯為軍政府政務總裁。

軍政府自伍廷芳離粵赴滬，國父與唐繼堯宣佈辭卸政務總裁職後，參、衆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及大部分國會議員，皆反對岑、陸，相率離粵赴滬。軍政府之七總裁，在粵者只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代）林葆懌三人而已。岑、陸為挽救殘局，乃嗾使留粵之少數政學會籍議員，於本日開會補選熊克武、劉顯世、溫宗堯為政務總裁，以接代國父、溫宗堯、及伍廷芳等之遺缺。（註一）

同日，重定軍政府各部部长人選，計：內政部長岑春煊自兼，外交部長溫宗堯、財政部長陳錦濤、司法部長徐傳霖、交通部長趙蕃、陸軍部長莫榮新、海軍部長林葆懌、參謀部長呂公望。

北京政府改訂中東鐵路司法職權辦法。



中東鐵路訴訟事件，向歸哈爾濱鐵路交涉局，由中俄會審。吉林督軍兼中東路督辦鮑貴卿到哈後，於本年三月間將俄人所侵佔各種政權，一律取消，此項會審制度，亦隨之消滅，於是華人與外人訴訟則照華洋訴訟辦法辦理。除業在濱江縣公署內籌設華洋訴訟機關外，其關於中東鐵路界內之司法職權，現由東省鐵路督辦公所，另定暫行辦法四條。

(一) 華人與華人訴訟，不論與路務有無關係，概歸法庭辦理。

(二) 華人與外人訴訟，不論與路務有無關係，概由縣知事按照華洋訴訟辦法辦理。

(三) 當事人之住在地或肇事處所，如當地或近處無審判機關，或縣公署之華洋訴訟機關未經成立以前，可暫由分駐之各站交涉局代為審理。惟仍以各分局所管轄各站之區域為限。

(四) 鐵路界內所有之俄國監獄，一律由我國收管，撥警防守，如俄領事須拘留犯人時，應按照寄押手續辦理（註二）

## 川督熊克武宣佈復職。（註三）

蔣夢麟，胡適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專文，反對以罷課為學生運動之武器，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生活，團體生活與社會服務生活。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後一年以來，教育界風潮迭起，學生運動亦有脫離常軌之勢。蔣夢麟、胡適兩氏乃於五四運動週年紀念之日，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希望學生放棄以罷課為武器的學生運動，而注重以生活為中心的學生運動。其全文如下：

今天是五月四日，我們回想去年今日，我們兩人都在上海歡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日子過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當去年的今日，我們心裏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國講演教育哲學，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實驗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四日

二二二

在教育一方面輸入新鮮的教育學說，引起國人的覺悟，大家來做根本的教育改革，這是我們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這一年以來，教育界的風潮幾乎沒有一個月平靜的，整整的一年光陰就在這風潮擾攘裏過去了。

這一年的學生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從這裏面發生出來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學生的自動精神，是一件，引起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興趣，是二件，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是四件，引起許多學生求知知識的欲望，是五件，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我們不能不認為學生運動的重要貢獻。

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學生時代的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着他們來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但是我們現在不幸生在這個變態的社會裏，沒有這種常態社會中人應該有的福氣，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人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干涉糾正，於是這種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是變態的社會裏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現在有許多人說學生不應該干預政治，其實並不是學生自己要這樣幹，這都是社會和政府硬逼出來的，如果社會國家的行為沒有受學生干涉糾正的必要，如果學生能享安心求學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強烈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責，他們又何必甘心拋了寶貴的光陰，冒着生命的危險，來做這種學生運動呢。

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漢末的太學生、宋代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與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的社會裏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因為是不得已，故他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辦法，却不可長

期存在的。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却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況且中國眼前的學生運動更是不經濟，何以故呢？試看自漢末以來的學生運動，試看俄國德國印度朝鮮的學生運動，那有一次用罷課作武器的，即如去年的五四與六三，這兩次的成績，可是單靠罷課作武器的嗎？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

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却有大損失，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們看來，用罷課作武器，還有精神上的很大損失：

(一) 養成倚賴羣衆的惡心理，現在的學生很像忘了個人自己有許多事可做，他們很像以為不全體罷課便無事可做，個人自己不肯犧牲，不敢做事，却要全體罷了課來吶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衆羣裏跟着吶喊，這種倚賴羣衆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二) 養成逃學的惡習慣，現在罷課的學生，究竟有幾個人出來認真做事，其餘無數的學生，既不辦事，又不自修，究竟爲了什麼事罷課，從前還可說是激於義憤的表示，大家都認作一種最重大的武器，不得已而用之，久而久之，學生竟把罷課的事看作很平常的事，我們要知道，多數學生把罷課看作很平常的事，這便是逃學習慣已養成的證據。

(三) 養成無意識的行爲的惡習慣。無意識的行爲就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要做的行爲，現在不但學生把罷課看作很平常的事，社會也把學生罷課看作很平常的事，一件很重大的事，變成了很平常的事，還有什麼功效實驗，既然明知沒有實驗功效，却偏要去做，一處無意識的做了，別處也無意識的盲從，這種心理的養成，實在是眼前和將來最可悲觀的現象。

以上說的是我們對於現在學生運動的觀察。

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簡單說來，只有一句話，『我們希望學生從今以後要注重課堂裏、自修室裏、操場上、課餘時間裏的學生活動。只有這種學生活動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學生運動。』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四日

二二三

這種學生活動有三個重要部分：

(一) 學問的生活。

(二) 團體的生活。

(三) 社會服務的生活。

第一、學問的生活 這一年以來，最可使人樂觀的一種好現象，就是許多學生對於知識學問的興趣漸漸增加了，新出的出版物的銷數增加，可以估量學生求知知識的興趣增加，我們希望現在的學生充分發展這點新發生的興趣，注重學問的生活，要知道社會國家的大問題決不是沒有學問的人能解決的，我們說的學問的生活，並不限於從前的背書鈔講義的生活，我們希望學生（無論中學大學）都能注重下列的幾項細目：

(一) 注重外國文 現在中文的出版物，實在不夠滿足我們求知知識的欲望，求新知識的門徑在於外國文，每個學生至少須要能用一種外國語看書，學外國語須要經過查生字記生字的第一難關，千萬不要怕難，若是學堂裏的外國文教員確是不好，千萬不要讓他敷衍你們，不妨趕跑他。

(二) 注重觀察事實與調查事實 這是科學訓練的第一步，要求學校裏用實驗來教授科學，自己去採集標本，自己去觀察調查，觀察調查須要有個目的，（例如本地的人口、風俗、出產、植物、鴉片煙館、等項的調查）還要注意團體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統的報告，現在的學生天天談『二十一條』究竟二十一條是什麼東西，有幾個人說得出嗎？天天談『高徐濟順』。究竟有幾個指得出這條路在什麼地方嗎？這種不注重事實的習慣，是不可不打破的，打破這種習慣的唯一法子，就是養成觀察調查的習慣。

(三) 建設的促進學校的改良 現在的學校課程和教員，一定有許多不能滿足學生求學的欲望的，我們希望學生不要專做破壞的攻擊，須要用建設的精神，促進學校的改良，與其提倡考試的廢止，不如提倡考試的改良，與其攻擊校長不多買博物標本，不如提倡學生自己去採集標本，這種建設的促進，比教育部和教育廳的命令的功效，大得多咧。

(四) 注重自修 灌進去的知識學問，沒有多大用處的，真正可靠的學問都是從自修得來，自修的能力，是求學

問的唯一條件，不養成自修的能力，決不能求學問，自修注重的事，是（一）看書的能力，（二）要求學校購備參考書報，如大字典，詞典，重要的大部書之類，（三）結合同學多買書報，交換閱看，（四）要求教員指導自修的門徑和自修的方法。

第二、團體的生活 五四運動以來，總算增加了許多學生的團體生活的經驗，但是現在的學生團體有兩大缺點

，（一）是內容太偏枯了，（二）是組織太不完備了，內容偏枯的補救，應注意各方面的『俱分並進』。

（一）學術的團體生活，如學術研究會或講演會之類，應該注重自動的調查、報告、試驗、講演。

（二）體育的團體生活，如足球、運動會、童子軍、野外幕居、假期遊行等等。

（三）游藝的團體生活，如音樂、圖書、戲劇等等。

（四）社交的團體生活，如同學茶會、家人懇親會、師生懇親會、同鄉會等等。

（五）組織的團體生活，如本校學生會、自治會、各校聯合會、學生聯合總會之類。

要補救組織的不完備，應注重議會法規（Parliamentary Law）的重要條件。簡單說來，至少須有下列的幾個條件

（一）法定開會人數，這是防弊的要件。

（二）動議的手續與修正議案的手續，這是議會法規裏最繁難又最重要的一項。

（三）發言的順序，這是維持秩序的要件。

（四）表決的方法。（一）須規定某種議案必須全體幾分之幾的可決，某種必須到會人數幾分之幾的可決，某種僅須過半數的可決。（二）須規定某種重要議案必須用無記名投票，某種必須用有記名投票，某種可用舉手的表決。

（五）凡是代表制的聯合會，無論校內校外，皆須有複決制，（Referendum）遇重大的案件，代表會議的議決案，必須再經過會員的總投票，總會的議決案，必須再經過各分會的複決。

（六）議案提出後，應有規定的討論時間，並須限制每人發言的時間與次數。



現在許多學生會的章程，只注重職員的分配，却不注重這些最要緊的條件，這是學生團體失敗的一個大原因。此外還須注意團體生活最不可少的兩種精神：

(一) 容納反對黨的意見 現在學生會議的會場上，對於不肯迎合羣衆心理的言論，往往有許多威壓的表示，這是暴民專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見都可自由發表。

(二) 人人要負責任 天下有許多事，都是不肯負責任的『好人』弄壞的，好人坐在家裏歎氣，壞人在議場上做戲，天下事所以敗壞了，不肯出頭負責任的人，便是團體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國家的國民，民治主義的第二個條件，是人人要負責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張，要用正當的方法來傳播自己的主張。

第三、社會服務的生活 學生運動是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利害發生興趣的表示，所以各處都有平民夜學，平民講演的發起，我們希望今後的學生繼續推廣這種社會服務的事業，這種事業，一來是救國的根本辦法，二來是學生的能力做得到的，三來可以發展學生自己的學問與才幹，四來可以訓練學生待人接物的經驗，我們希望學生注意以下各點：

(一) 平民夜校 注重本地的需要，介紹衛生的常識、職業的常識，和公民的常識。

(二) 通俗講演 現在那些『同胞快醒，國要亡了。』『殺賣國賊』『愛國是人生的義務』等等空話的講演，是不能持久的，說了兩三遍就沒有了，我們希望學生注重科學常識的講演，改良風俗的講演，破除迷信的講演，譬如你今天演說『下雨』，你不能不先研究雨是怎樣來的，何以從天上下來，聽的人也可以因此知道雨不是龍王菩薩灑下來的，也可以知道雨不是道士和尚求得下來的，又如你明天演說『種田何以須用石灰作肥料。』你就不能不研究石灰的化學，聽的人也可以因此知道肥料的道理，這種講演，不但於人有益，於自己也極有益。

(三) 破除迷信的事業 我們希望學生不但用科學的道理來解釋本地的種種迷信，並且還要實行破除迷信的事業，如求神合婚、求仙方、放焰口、風水、等等迷信，都該破除，學生不來破除迷信，迷信是永遠不會破除的。

(四) 改良風俗的事業 我們希望學生用力去做改良風俗的事業，如女子纏足的，現在各處多有，學生應該組織天足會，相戒不娶小脚的女子，不能解放你的姊妹們的小脚，你就不配談『女子解放』。又如，鴉片煙與嗎啡，現在各處仍舊很銷行，學生應該組織調查隊，偵緝隊，或報告官府，或自動的搗毀煙間與嗎啡店，你不能干涉你村上的鴉片嗎啡，你也不配干預國家的大事。

以上說的是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

學生運動已發生了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是一種好現象，決不能壓下去的，也決不可把他壓下去的，我們對於辦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夢想壓制學生運動，學潮的救濟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引導學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動」。

學生運動現在四面都受攻擊，五四的後援也沒有了，六三的後援也沒有了，我們對於學生的忠告，是「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可一而再再而三的麼，學生運動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榮譽，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改變活動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有益有用的學生活動上去」。

我們講的話，是很直率，但這都是我們的老實話。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二。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頁一三六。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七。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〇七一—一二二。

## 五日 國父致電陳炯明，徵詢堵截北軍意見。

原電曰：

「汕頭陳總司令鑒：存密。北氛日盛，聞有分兵由長龍寇惠，直攻虎門消息。此不獨海軍出路斷絕，且危及貴軍之後方，昨海軍諸人會商，請福林尅日派兵前往堵截；福林以惠屬係歸兄轄，非得兄同意未便派兵爲言。現在惠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五日

屬兵力單薄，如北兵果來，斷非貴軍所能兼顧。現福林已定與海軍提挈，如能出兵長龍，自可擄兄後顧之慮。尊意若何？盼即電復。孫文，歌。（五日）」（註一）

### 在滬國會議員在上海開談話會，決遷國會於雲南。

部分國會議員離粵到滬後，本擬在滬繼續開會，以皖系浙督盧永祥忽提議新舊國會合併開會制憲，深感在滬開會不妥。因於是日召開談話會，經討論各方情勢後，決定移滇開會。（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九——四六七——八。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七。

## 六 日 上海婦女團體，組織「中華女子參政同盟會」。

上海女界聯合會女青年會等十團體，因接到萬國女子參政同盟會來函及寄來議案，於本日在女界聯合會開會，議決組織中華女子參政同盟會，並舉鄭毓秀女士，周淑安女士，朱家驊夫人爲出席萬國女子參政同盟會代表。（註一）

上海中華學生聯合會及全國各界聯合會，被上海法總領事飭令法租界巡捕房予以封閉。（註二）

## 陝西省增設鎮坪縣。

陝西漢中道平利縣屬鎮坪鎮地方，界連川鄂，距縣城三百六十里。一切行政，甚爲不便，前由陝西省長據該處人民請求，呈請改設正縣，即定名爲鎮坪縣，作爲三等縣缺，仍歸漢中道管轄，經內務財政兩部會核後，於本日呈奉令准。（註三）

葉荃、盧占魁、郭堅軍隊聯合先後攻占陝西旬邑、麟遊、鳳翔、岐山、鳳時



及甘肅之徵時，俘陝南鎮守使管金聚，旋即釋放。（註四）  
海參崴「臨時政府」發表宣言。

海參崴臨時政府，宣布以西伯利亞爲緩衝地帶，獨立施政，本日發表宣言，其對內方針：

(一) 視俄羅斯爲一國家，務謀其統一。臨時政府，僅在全俄結合以前，掌握其主權。

(二) 極東區域，凡屬勞農政府勢力所弗及者，臨時政府代表其主權。又極東地區內，關於國家問題之解決，當基於極東住民之意志，故臨時政府所視爲切要問題，須依普通選舉，而設置立法機關。

(三) 臨時政府與勞農俄羅斯結合以前，樹立一般經濟政策，固屬又不可能之事，但務以極東勞動者之利益爲主眼。斷分實際之設施。而求適合國家財政經濟之條件。又對外政府，凡依國際公法及舊俄國與各國間所締結之協約均尊重之，力求與各國增進平和之關係。且臨時政府在於極東，代表俄國之獨立主權，以當對外之折衝。現值外國出兵問題平和解決之際，宜阻止外國干涉內政，並擁護俄國之政治經濟的利益，以致最善之努力。（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五。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一號，頁一三八。

## 七日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再度請辭。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因受安福系諸人壓迫及倒閣暗潮影響，不安於位。前於四月一日請假不視事，雖經大總統徐世昌電召王士珍入京調停，然無效果。靳感處境困難，因於是日再度請辭。徐世昌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七日

未即允准，僅允靳連續續假，以爲應付。（註一）

北京舉行京津間第一次郵政飛行試驗，發動着陸共須五十分鐘。

北京政府爲便利郵政起見，擬由飛機運送快郵。先從北京天津間入手，於本日舉行京津間第一次航空試驗。上午十時由北京南苑出發於十時五十分抵津。（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齊燮元幫辦江蘇軍務。（註三）

湘軍決聯合在湘滇贛各軍趁吳佩孚部撤防北上，合力驅逐湘督張敬堯。

駐湘南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是日與滇軍將領朱培德、魯子才、贛軍將領李明揚等會商，決乘直軍吳佩孚部撤防之際，合力驅逐北洋軍張敬堯，恢復湖南。（註四）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五。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五。

註三：民國九年五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百五二〇號。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七。

八日 北京政府密令駐丹麥代辦公使曹雲祥，向蘇俄派遣丹麥與協約國代表接洽，轉達中國政府對俄態度。

協約國對俄問題，近日各派代表在丹麥與勞農政府代表接洽，我國亦派駐丹代辦公使曹雲祥爲代表。日前曹代使來電報告列國對俄態度，並請示辦法，以便與俄恢復貿易及邦交。政府隨即電示曹代使，令其將下列各語，轉告俄勞農政府派赴丹麥之代表，略謂：

中華民國對於俄國勞農政府前日提議將各種權利及租借地歸還中國，以爲承認莫斯科新政府之報酬。此種厚意



，實感激異常。惟中國爲協約國之一，所處地位，不能對俄爲單獨行動，如將來協約國能與俄恢復貿易與邦交，則中國政府對於俄政府此種之提議，自當尊崇，希望勞農政府善體此意，並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亞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及委員，勿虐待中國人民及沒收其財產。並令伊城及巖埠之勞農政府官吏，對於前日所沒收中國商人之糧食及貨物以賑濟西伯利亞之饑民，一律予以公平賠償。以增進中俄國民之友誼云云。

聞關於後者之要求，勞農政府已允斟酌辦理，現在除謝米諾夫及日軍所佔領之地外，在西伯利亞之中國人民，將可得一充分公平之待遇。（註一）

北京政府國務院國務會議議決將華俄道勝銀行股本銀五百萬兩作為教育基金。  
。（註二）

美國駐華公使向北京外交部，質問日軍駐紮中東路滿州里及檢查旅客事。

駐北京美使質問中東路滿洲里駐紮日軍，並檢查旅客，根據何種理由，中國政府何以任其如此行動，要求答復。（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五——六。

註二：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六。

註三：同註一。

十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日本在中東鐵路沿線增兵。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日本近在中東路線一帶，增兵運械，自由行動，向駐北京日使提出抗議，要求從速撤退。（註一）

北京政府成立文官考試事務處，籌備舉行文官普通考試。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日

二三一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一日

二二二

北京政府擬於本年九月舉行文官普通考試，特明令設立文官考試事務處負責籌備，派郭則澐兼任處長，該處於本日正式成立，國務總理據呈轉報大總統徐世昌文曰：

「爲遵令籌備文官普通考試具報設處辦事暨啓用關防日期，恭呈仰祈鈞鑒事：據文官考試事務處呈稱：前奉大總統令定於本年九月舉行文官普通考試，並奉院令派郭則澐兼充文官考試事務處處長各等因，奉此。則澐遵即督飭局員妥速籌備，現已將考試事務處組織成立，於五月十日開始辦公，並奉頒發銅質關防一顆文曰：文官考試事務處之關防，卽於是日敬謹啓用等情呈請，轉報前來，理合具文呈請鈞鑒，備案，謹呈。」（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三六。

註二：民國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三九號。

## 十一日 英、美、法、日四國對華新銀行團成立。

民國七年間，美政府提議由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組織對華新銀行團，對於中國政府直接借款或由中國政府所保證之間接借款，一律無政治借款與實業借款之別，悉爲新銀行之共同事業，當經各國政府贊成，去年五月間，四國銀行團代表，復在巴黎會議新銀行團之組織綱要，惟因日本要求滿蒙除外，爲美國所反對，故該團迄未成立。本年三月間，美國銀行團代表拉門德等，由美至日，與日本資本家協商，並來中國向各方面調查一切，日前復由北京再至日本，日本政府於本日接受英美法三國關於組織新銀行團之條件，對華新銀行團遂宣告成立。（註一）

## 義大利釋回前被扣留之「華乙號」商船。

義大利扣留我國華乙輪船案，經政府與義國迭次交涉，本日駐北京義使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謂義政府極欲維持兩國現有之良好交誼，惟司法獨立，不受行政干涉，政府爲憲法所拘束，未可逾越權限，故不能阻抑船公司所取之行動，亦不能諭令法庭撤銷收回船隻之裁判。但經政府從中勸解，船公司已

允撤回訴訟，自換文六日內，此船即可釋回。（註二）

四川第五師師長呂超，第六師師長石青陽等聯合滇軍趙又新，顧品珍，擊敗熊克武。熊被迫自成都出走綿陽，由呂超代為督軍。（註三）

駐海參崴日軍司令大井(Marimoto)宣言，日對西北利亞無領土野心，亦不袒助俄國任何黨派，捷克軍撤退後，須在遠東設立一民主政府，日軍方能撤退。（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三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三〇。

十三日 北京政府准督辦運河工程事宜兼督辦湖南賑務熊希齡辭職，令派潘復督辦運河工程事宜，王瑚督辦湖南賑務。（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五月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二六號。

十四日 國父致電許崇智指示應付桂系作戰方針。

原電曰：

「汝為兄鑒：近日桂賊罪惡已顯，西南各省同志皆欲去之；惟各存觀望，不敢先發。李協和迫而走險，先試其鋒，以千數百人當桂賊二萬餘衆，桂賊尚無如何。倘協和稍為持久，各軍冒險應之，則桂賊必可淘汰。惜冀廣望競存先動，競存又要冀廣先動，遂失良機，而使桂賊驚魂復定。今桂賊為生存計，知非先滅粵軍不可，自與協和調解後，已聚全力以對粵軍，今聞彼布置已定，日來已集大股於潮汕，為先發制人之計，其攻漳之期不遠，文科彼一進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三、十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四日

二三四

攻，恐競存不能抵禦，漳州或致失陷，所幸我之計劃亦將就緒，如桂賊深入閩南，則吾必能傷其要害於廣州，及制其行動於潮汕。所慮者則漳州一失，恐致粵軍全部解體耳。今特預先告兄，望兄有以備之。萬一漳州失陷，請兄切勿張皇，務須鎮靜處之，集中部衆於上杭武平一帶，爲一突進東江之舉，則必能轉敗爲勝也。蓋東江之防營鄉團及綠林皆已布置，到時必能歡迎助力，我則或到廈門與臧軍共同動作，或去珠江流域指揮皆未定。如兄尙能保存一部分粵軍，則吾黨必可再復廣州也。湘西廖湘芸已增加數倍之力，不久再出攻桂；湘南譚延闓正在交涉中，或可轉其聯桂之心以攻桂，滇黔則必不坐視，將必出兵相助。如此則不患桂賊之勢力不倒，所患者彼敗後其餘衆復爲游勇以害民耳；故先約滇黔預備以堵其入山之路。予擬六月初離滬，往閩往粵，尙在未定。如至此時桂賊尙未攻閩，吾決先擊之，望兄集中所部以候令。餘事由禮卿另爲詳報。孫文、寒。（十四日）」（註一）

### 唐繼堯宣布不承認桂系操縱之軍政府政務會議（註二）

自滇桂反目之後，唐繼堯將桂系軍閥與徐世昌所訂反段密約條件，如取消自主，犧牲國會及委任岑春煊等爲弼政院弼政諸事，盡情發表，以爲報復。至是復承認伍廷芳四月九日離粵，係根據西南內部之同意，伍氏有保管關餘財產券之責，並宣布桂系岑春煊操縱之軍政府，對內對外均爲無效。

### 北京政府任命薩鎮冰暫代國務總理，羅開榜暫代陸軍部部務。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兼陸軍部總長靳雲鵬，再於五月七日提出辭職後，總統徐世昌僅允給假十日，並邀王士珍晉京調停，然無效果。時段祺瑞以「太上總統」自居，幕後操縱政府，且直、皖尖銳對立，戰機一觸即發，靳雲鵬難安於位，一再懇辭，徐世昌不得已，於是日任命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國務總理，陸軍部次長羅開榜暫代部務。（註三）

附錄：靳雲鵬呈 大總統呈陳病體日深瀝懇辭職文

爲病體日深，難勝重寄，瀝懇辭事。竊雲鵬待罪樞院，八月於茲，夙矢捐糜，敢辭況瘁。惟以孱軀多病，外感

紛乘，屢治未痊，有觸輒發，前月以病體難支，陳情乞退，未邀鑒允，顧念恩知至厚，時會至艱，猶期勉竭庸庸，圖報萬一，不謂久病之後，難以煩勞，感發舊恙，日益增劇。近且心神不寧，寢食俱廢，甚或積勞困憊，驟失和覺至一二小時之久。午前所患差減，尚可支持，過午益甚，每致委頓。當此內政外交事機吃緊，以雲鵬之庸拙無似，就令彈心淬厲，猶虞隕越，矧以病軀困痺。心力告疲，籌慮每疏，措施多舛，若復因循懸棧，必致貽誤國家，負咎滋重。再四思維，惟有瀝懇俯察愚誠，准免國務總理陸軍總長本兼各職，俾可安心靜攝，以冀早日就痊。雲鵬年未五十，圖報方長，曲荷裁成，敢忘篆結，所有瀝陳病狀懇辭職緣由，理合呈陳 大總統鈞鑒施行。（註四）

### 北京政府特派張元奇為經濟調查局總裁。

經濟調查局總裁一職，原由郭則澐兼任。本月初，郭呈准免兼斯職，北京政府於是日頒令特派張元奇繼任。（註五）

### 北京地方審判廳判決被捕學生。

北京中學以上各校學生，前因遊行演說被捕，由警廳轉送地方檢察廳起訴，本日地方審判廳宣告判決蔡成章等十九人處五等有期徒刑二月，除將拘留日數扣除徒刑日數外，尚差十五日徒刑，當受執行，又莊聯輝等二十一人，各處拘役四十五日。其拘留日數，已相抵有餘。即日釋放。（註六）

### 蘇俄外長瞿趣林照會「遠東共和國」，予以正式承認。（註七）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致——四六八。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七。

註三：民國九年五月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二七號。

註四：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三九號。

註五：同註三。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五日

二三六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

註七：「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三一。

十五日

## 在滬國會議員開第二次談話會，通過國會移滇開會，發表宣言。

在滬國會議員於是日在國會議員通訊處召開談話會，商討移滇開會宣言內容，並決議首批赴滇人員於六月一日起程。上海正報披露議員談話會開會情形如下：

昨日十五國會議員，在國會議員通訊處開談話會。褚副議長主席報告開會後，先諮詢大眾後到議員補領維持費應如何辦理？僉謂仍遵照前次談話會議決辦理。繼由王君試功提前討論國會移滇開會宣言，衆無異議。由馬君驥說明起草之意旨後，胡君祖舜質問陸榮廷與岑春煊罪惡相等，何以只言岑而不言陸？萬君傑元對於草稿亦有修正。馬君驥云如以原稿爲太冗長，則可單以國會移滇爲言。朱君念祖反對此說，以爲六年憲法會議及新舊國會合併制憲等謬說，非打銷不可。終由王君試功提議云：從前褚君以岑陸尚有輕重之差，故與大眾商量提岑不提陸；自廣州私選總裁以後，岑陸相合，事實昭著，已無輕重之可分，岑陸罪惡，單據真電不足以蔽，其主旨所在，猶以章士釗、郭椿森所定之五條爲最鮮明，必須着重說明。再私選總裁乃政系一部分人之行動，已有董耕雲等四十四人之通電否認，宣言書中亦須證明其無效。衆皆贊成。遂由褚主席諮詢大眾，委王君整理文字。衆無異議。宣言文另載。主席報告有議員查君提議，宣布岑春煊十六大罪。凌君鉞云：宣言岑陸並提，罪狀亦宜並列岑陸，方與宣言相合。後由某君提議俟以後再議。遂提赴滇日期及收束秘書廳兩問題。決議六月一日第一批先行，收束秘書廳極力從簡，遂散會云。（註一）

同日發表國會移滇開會宣言，文曰：

叛督稱兵，約法破壞，國會遭非法解散，總統被強迫棄職。同人等職居最高立法機關，受國人委託之重，不忍大法凌夷，國本搖動，乃自由集會廣州，初開國會非常會議，繼開常會，再開憲法會議者，所以行使我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也。組織軍政府，選舉大元帥，後修改軍政府組織大綱，改選七總裁，以合議制組織政務會議，並代行國務

院職權，攝行大總統職務者，所以維持我中華民國之統治權也。不意岑春煊、陸榮廷戶位軍政府總裁以來，專意通敵，單獨媾和，私派章士釗、郭椿森等勾串叛督，秘結五條辦法，專圖私人權利，破壞護法，事實昭著。又復嗾使莫榮新監視議員行動，扣留國會經費，並調重兵圍搜兩院秘書廳，淫威濫施，橫暴萬狀。同人等開會莫能，職權無由行使，遂相率離粵。惟職責所在，奚能放棄？茲本國會自由集會之義，移滇開會，誓達護法救國之初衷。所有廣州政系議員私選總裁，及其他一切行爲，完全違法，當然無效。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已去其四，政務會議已不足法定人數，所有任免職官及其他一切議決，概屬違法，亦當然不生效力。至恢復六年憲法會議，及新舊國會合併制憲法謬說，尤屬無稽調言，豈能以偽亂真？謹此宣言，藉正觀聽，護法救國，矢志不渝，凡我國人，其速奮起圖之。（註二）

北京政府對於英日同盟續約，發表聲明，要求此次續約文內凡關於保全中國領土，鞏固主權，以及各國機會均等字句，一律刪除。（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五月十六日上海正報。

註二：「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二七三——二七四。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七。

## 十六日 國父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講「要造成真正中華民國」。

講詞全文如下：

本黨自改組以來，我因有許多別項事故，不能常在本部專心辦理黨事，故將諸事付託諸君。今觀諸君皆能本吾黨進取之精神，奮勉從事，實爲忻慰！唯此後所應留意者，有一事。諸君皆知中華民國何以成？以有同盟會。從前同盟會開始不過數十人，一兩年後，就發達到若干萬人，所以到了辛亥年，一舉就成功了一個中華民國。但是那年武昌起義後，十二月間，我到上海，有一種很奇怪的空氣，此空氣爲何，即是一般官僚某某等，及革命黨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也。當時這種言論的空氣，充塞四圍，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實是莫名其妙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六日

二三八

！無論如何大聲疾呼，總喚不醒。所以後來革命黨的失敗，中華民國的失敗，都是在這一句話上頭，這是我們大家不可不徹底覺悟的。

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正中華民國。但是我以為無論何時，革命軍起了，革命黨總萬不可消，必將反對黨完全消滅，使全國的人都化為革命黨，然後始有真中華民國。所以我們的責任，以後就在造成一個真中華民國。

真中華民國由何發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纔能希望無窮的發展。譬如一棵大樹，只要根本存在，那怕秋多時他的枝葉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會發生新的枝葉，還要一年茂盛一年。我們中華民國算是一棵大樹，我們革命黨就是這樹的根本，所以我們要格外留意，將根本好好培植。現在以上海為本部，辦理海外黨事，只要本部辦事有精神，則海外當然發達，要圖本黨發達，全在諸君辦理。諸君須知黨事為革命原起事業；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仍絕對要用黨來維持。所以辦黨比無論何事都為重要。我常勸人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如從前宋純初等，都是辦黨事很有才力的，到後來都拼命要做大官，無形中就把黨事廢置了。九年以來，我們得了許多經驗，許多教訓，以後我們要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同化到全國，完全靠在這黨的作用上面，我們同志非拿全副精神來辦他不可。諸君切勿以為黨事無足輕重，諸君如將黨辦得堅固，中華民國也就堅固了。

現在辦事要義，第一、須知黨事重要，遇事就要辦理，萬不可稍有延滯，因為光陰比什麼都貴；一件事早一刻辦，就早一刻收效果。第二、形式與精神並重。形式上完備後，纔能振起精神。如海外保皇黨，何以至今還尚存在，因為他還有一點形式故。第三、我們以後要注意培養人才與延攬人才，將來種種事業，非有多數的人才莫辦。前此所計畫之大印刷所及英文報，事在必舉，總以能早一日辦起為好。

諸君一同辦事，儘可於每禮拜集議，將本部事務共同研究；本黨前途發展，全在諸君身上，我對於諸君很有無窮的希望，願與諸君交勉之！（註一）

北京大理院判決「國民公報」訟案。

國民公報爲孫幾伊所創辦，因該報刊載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敘傳及有關各種評論，爲北京政府逮捕。原案經北京地方審判廳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月，旋由孫上訴於高等審判廳，經宣告無罪，復由高等檢察廳上告於大理院，本日經大理院判決，以違反出版法處孫幾伊以五等有期徒刑五月。（註二）

臺灣日本當局 派飛機在臺北、新竹、高雄等山胞居住區上空飛行，投彈示威。（註三）

日本臺灣總督府對山胞武力抗日，甚爲棘手，因於四月一日設警察飛行班，十六日在臺北練兵場試飛，五月十六日飛往各地偵察「番界」試行投彈，威脅山胞。（註四）

遠東共和國對協約各國宣言，要求蘇俄紅軍停止東進，外國政府勿援赤塔舊黨，撤退外國軍隊，立即與協約國訂立邦交。

遠東共和國總統克柔斯亦可夫，本日以兼外交總長名義，致電中國及其他協約國政府，附以獨立宣言書，宣佈其建國宗旨，並提出五項要求：

- (一) 蘇俄勞農政府軍隊應商定一定之界限，嗣後不得東漸；
- (二) 現在殘留赤塔之舊黨，無論何國政府（尤以日本遠征軍爲要），不得予以援助；
- (三) 各國不得阻攔遠東共和國政府入赤塔之通路；
- (四) 即與協商各國訂約通好，發生經濟關係；
- (五) 所有各國遠征軍應行撤退。（註五）

克氏致中華民國外交總長之電，於五月十八日到達北京。六月三日，克氏曾再電北京，通告對日通牒事，冀博取中國同情。北京政府對遠東共和國情形，甚爲隔膜，且需與協約各國取一致態度，故反應冷淡，對兩電皆未置復。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十七日

二四〇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捌——一〇三。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七。

註三：朱傳譽：「中國國民黨與臺灣」，頁十八。

註四：「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二七。

註五：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引外交部檔案。

十七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對於日本西伯利亞撤兵宣言中以滿洲與朝鮮並列，特向日  
本駐華公使提出抗議。

日本於三月卅一日發表西伯利亞撤兵宣言，內有因居留西伯利亞國民生命財產，不能安全，及滿洲朝鮮之安全，難以確保，不能立即撤兵等語，又宣言四項第二項，有俟高麗滿洲安平無險，方能撤兵等語，均以滿洲與朝鮮並列，國人大為憤怒，向當局要求交涉，北京外交部特致文駐華日使抗議，略謂：

「日本三月卅一日關於出兵西伯利亞撤退之時機，有滿洲朝鮮並稱之名詞，……查滿洲為東三省，係吾國行省之一部，豈容有此與朝鮮連續之記載，實屬蔑視吾國主權，特此抗議。」

又邊防處因中日軍事協定之關係，亦以同樣之公文，向日本武官東乙彥抗議。（註一）

段祺瑞在團河召集會議，部署軍事，準備迎擊直系吳佩孚軍。（註二）

四國新銀行團協議該團不經營滿蒙鐵路借款。（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七。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五。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八。



## 二十日 徐世昌核定「修改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暨施行規則」。

北京政府內務總長田文烈、陸軍總長靳雲鵬、海軍總長薩鎮冰，會銜呈送修改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暨施行規則，請求大總統徐世昌核定施行。徐於本日發布指令，予以核定。茲錄田文烈等原呈暨附件併錄如下：

爲修改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暨施行規則，恭呈仰祈鑒核事。竊查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於民國三年九月曾經奉令公布，又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施行規則於民國四年十月，呈奉 指令准如所擬辦理等因 各在案，是項條例暨規則行之數年，徵諸事實，並體察該會現在情形，不無應行修改之處，現經內務、陸軍、海軍三部會議，依照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施行規則第七十五條，將該項條例及施行規則修改數端，俾臻盡善，是否有當，理合繕具全文呈請鑒核訓示，公布施行。再此稿係陸軍部主稿，會同內務、海軍兩部辦理。合併聲明。

### 中國紅十字會條例 陸軍部教令第一百三十號

第一條 中國紅十字會依陸軍部海軍部之指定，輔助陸海軍戰時後方衛生勤務，並依內務部之指定，分任賑災施療及其他救護事宜。

第二條 中國紅十字會得募款設立醫院，造就救護人材，並儲備救護材料。

第三條 中國紅十字會設總會於北京，設分會於各省，各分會均隸屬於總會。

總會設會長一人，總理會務，監督各分會，副會長一人，輔助會長辦理一切會務。

第四條 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副會長，由 大總統派充，任期三年。

分會長任期二年，由分會推舉，經會長認可後，方得就任。並由會長報明內務、陸軍、海軍各部，分會長就所在地範圍內，執行緊急職務時，直接陳請於該地軍事長官及地方長官。餘均陳請總會轉陳。

第五條 中國紅十字會之資產及帳簿，得由陸軍部海軍部內務部各就所管事項。隨時派員檢查。

第六條 中國紅十字會須於每年一月以內，將上年收支之計算事業之成績。造具清冊，報告陸軍部海軍部及內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日

務部。

第七條 中國紅十字會戰時隨軍救護人員之待遇，與軍屬同。

救護隊之編制及其服裝之定式，由陸軍部海軍部協商核定。

第八條 中國紅十字會戰時隨軍救護人員及救護材料，需用國有輪船鐵道時，得依陸海軍人員及軍用品例辦理。

第九條 中國紅十字會戰時隨軍救護人員在戰地應用房屋糧食船車馬匹，得由會長分別陳請陸海軍部轉飭支給。

第十條 本條例未盡事宜以施行規則定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中國紅十字會條例施行規則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所稱本會者，指中國紅十字會及分會而言。

第二條 本會享受日來弗條約及其推行於海戰之條約，並用白地紅十字記章等權利。

#### 第二章 事業

第三條 本會戰時衛生勤務及本條例第七條之辦法，由陸軍海軍兩部另定之。

第四條 本會分任賑災施療及其他之救護，臨時受主管官廳之指定，酌派救護員辦理。

第五條 本會養成救護及看護人才辦法如左：

一、總會設紅十字會醫學校，應依教育部定章辦理，但會長得酌定額數免收學費。

二、資遣學生附學於中國國立公立或外國醫學校，其學費由本會支給。

三、看護員之養成就本會醫院行之，其學費由本會支給。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學生，不得中途退學，畢業後歸本會任用，違者責成保證人賠償各費。又第三

款之看護員，畢業後四年之內歸本會任使。

第六條 醫學校教育細則看護教育細則及看護教程，由總會另定之。

第七條 本會救護材料分三種如左：

一、衛生材料如器械、藥品、滋養品、治療用消耗品、病者被服寢具及病者運搬用具，均屬之。

二、普通材料如事務用品被服帳棚食器庖廚用品及雜品均屬之。

三、賑濟材料如棉衣糧食棺具等均屬之。

第八條

本會救護材料之儲備，由總會分會協商分擔之，每預算年度開始之日，會長應將本會前年度及本年度各分擔之數，報告內務陸軍海軍三部，其會計年度依現行會計年度辦理。

第九條

總會醫院均以中國紅十字會某地醫院稱之，分會醫院均以中國紅十字會某地分會醫院稱之。

第十條

分會醫院由分會長將醫院辦法及職員履歷報經總會核准後，方可設立。

第十一條

凡本會醫院均由醫院長管理之，醫院長以專門醫學畢業人員為限。

第十二條

本會醫院病床日誌處方錄由院長保存之，醫院長每月應編患者統計表病類統計表報告於所屬會長。

第十三條

中國紅十字會醫院通則及各院辦事細則，由總會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會分會設於各省，稱為中國紅十字某處分會。

第十五條

中國紅十字分會以設立醫院者為限，但特經總會認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分會會務每三月報告總會一次。

第十七條

總會應由會長副會長督率理事長及分任職務之會員，辦理會務。並將一切會務每年彙報內務陸軍海軍三部備案後啓用之。

總會執照及圖記由總會頒發。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日

第十八條 總會有隨時稽查分會會務及其資產帳簿之權認爲不正當時，得提付常議會議決行之。

第十九條 總分會辦事細則由會長定之。

### 第三章 會員

第二十條 本會會員分五種如左：

一、名譽會員 以左列人員經常議會議認可者充之：

甲 獨捐一千元以上者 乙 募捐五千元以上者 丙 辦事異常出力者

二、特別會員 以左列人員經常議會議認可者充之：

甲 獨捐二百元以上者 乙 募捐一千元以上者 丙 辦事一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三、正會員 以左列人員得在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者充之：

甲 每年獨捐五元滿六年者 乙 一次獨捐二十五元者

四、普通會員 納捐十元以上者。

五、學生會員 納捐一元者。

第二十一條 本會名譽會員、特別會員、正會員，均爲終身會員，普通會員以十年爲限，學生會員以修業期內爲限。均得佩帶本會徽章，但不得以會員名義在外招搖。

第二十二條 本會會員如受公權褫奪，同時失其會員資格。

第二十三條 入會之拒絕及會員之除名，均由常議會議行之，得不宣告其理由，但對於正會員屬於分會者，由分會議事會議決行之。

第二十四條 凡失會員資格或被除名者，追繳本會徽章，但所納會費概不發還。

第二十五條 名譽會員特別會員經常議會議認可後，由總會發冊並頒發徽章。分別報部立案，正會員普通會員學生會員由分會每月開單送請總會登冊，並頒發徽章。

第二十六條 本會會員增減總數由總會按月報告常議會議，按年報告內務陸軍海軍三部。



第二十七條 納捐者如隱其名或用堂記，不得推爲會員。

第二十八條 入會者得以相當物品材料房屋田地股票債券作爲會費，但不得以無完全所有權者充之。

#### 第四章 議會

第二十九條 總會置常議會。

常議會以常議員四十八人組織之。

第三十條 常議員每年由大會就名譽會員特別會員正會員中選舉之。

前項當選者，由會長報告內務陸軍海軍三部備案。

第三十一條 常議員每年選舉十六人。其任期三年，但第一年選舉常議員之任期，分三種於左：

一任期一年者十六人 二任期二年者十六人 三任期三年者十六人

第三十二條 常議員得連選連任。

第三十三條 常議員職權如左：

一稽核預決算 二審決會員之除名及入會之准否（除本規則第二十三條但書規定外）、三稽核各項規則 四選舉資產監督及總會出納會計員 五議決其他重要事件

第三十四條 常議員中互選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議長因事未能出席時以副議長代之。

第三十五條 常議會每月開會一次由會長召集之。

第三十六條 常議會議事以過半數決之，可否同數時，由議長決定之。

第三十七條 常議會除議長外，非全數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不得開會，但戰時及有緊急事件時不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凡緊急事件不及待常議會議決者，會長得自裁決施行，但事後須經常議會追認。

第三十九條 本規則第三十三條第四款選舉用記名單舉法行之，以得票演出席議員三分之二者爲當選，前項當選者姓名年齡籍貫履歷，由議長報告會長轉陳內務陸軍海軍三部。

第四十條 戰時或有事變時，會長得將常議會，改組臨時議會臨時議員人數由會長定之。除常議員繼續充臨時議



員外，得由會長於會員中另選補充。

第四十一條 分會設議事會辦理左列事項：

一初審分會預算決算 二議決分會正會員入會之准否 三選舉分會會計員及分會職員 四議決分會臨時重要事件

第四十二條 分會議事員定數十二人，由分會長召集該分會所在地會員開分會大會，用記名單記法選舉之，以得票

最多數者爲當選，當選者由分會長報告總會。

第四十三條 分會議事員任期准照本規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第四十四條 分會議事會准用本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第四十五條 分會議事會每月開會一次由分會長召集之。

第四十六條 分會議事會除議長外，非全數議員半數以上出席不得開會，但戰時及有緊急事件時不在此限。

第四十七條 臨時有緊急事件發生，分會長得對於議會適用本規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第四十八條 本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三款之選舉，依本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行之。

前項當選者姓名籍貫年齡履歷，由該議事會議議長報告分會長轉陳總會。

第四十九條 常議會及分會議事會細則由各該議會自定之。

## 第五章 職員

第五十條 本會除本條例第三條及本規則第四章規定外，設職員如左：

一顧問 二諮議 三理事長 四理事 五資產監督 六文牘長 七會計長 八醫藥長 九調查員 十文牘員 十一會計員 十二醫院長 十三醫長 十四藥長 十五醫員 十六輸送長 十七看護長 十八藥劑員 十九書記 二十藥劑生 二十一看護 二十二輸送人  
以上職員人數視事務之繁簡定之。

## 第六章 資產

第五十一條 本會資產如左：

一基金（自第二項至第八項所收之款經本會指定作為基金不為經常開支者均屬之） 二原有動產及不動產 三政府補助金 四會員捐 五特別捐 六遺贈 七本會事業所生之收入 八以上各項所生之利息。

第五十二條 基金應會同內陸海三部存儲妥實銀行，非經三部核准不得動用。

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一條所稱捐或贈者，金錢物品材料房屋田地股票債券均屬之。

第五十四條 本會資產及其契據由司會計員交由資產監督管理之。

第五十五條 本會不動產之管理細則，由常會議決後，送由會長陳請內務陸軍海軍三部核定之。

第五十六條 本會資產之動支，由司會計員按預算定數支配，經臨時議會或常議會認定後，向資產監督支用。

第五十七條 本會資產等出納帳簿登記辦法，均照審計院修正普通官廳用簿記辦理。

第五十八條 本會收捐概以蓋用圖記，經會長及副會長署名編號之收據為憑，金錢以外須以實收之物品種類數量記入，收據為三聯式，一交納捐者。一交資產監督，一存司會計員。

第五十九條 本會收捐每月分別登報一次。

第六十條 本會所收現款以外之物除可留用或留為生利者外，按序陳請會長審定提付常議會認可後拍賣之。

第六十一條 每屆預算終期，出納會計員應將經理出納決算帳簿附以證據按左列順序送由資產監督轉送會長，提付常議會稽核報告大會通過後，由會長彙送內務陸軍海軍三部備查，並登入徵信錄分送各會員察閱。

一屬於總會者，由會計員逕送。二屬於分會者，由該分會會計員送由分會長付議事會初審後轉送。

第六十二條 每屆預算期前，總會由會計員分會由分會長各就所管事項編製預算，按前條順序，送由會長審定提交常議會稽核報告大會通過後，由會長送交資產監督查照施行。

第六十三條 本會資產屬於分會者，該分會用充歲出之數不得逾其歲入之半，餘應歸存總會。

第七章 大會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日

二四八

第六十四條 凡屬本會會員均得出席大會。

第六十五條 本會每年開常年大會一次。

會長認須開臨時大會時得臨時召集之。

常議會提出理由請求會長開臨時大會時。會長自受請之日起五星期以內須召集之。

第六十六條 大會之召集及其會議之目的須登報通告之。

第六十七條 大會之表決以出席會員爲限。

第六十八條 大會以會長爲議長，以副會長爲副議長，議長缺席時以副議長代之。

第六十九條 大會之議事以過半數決之可否，同數時議長決之。

第七十條 大會所議事件除臨時發生事件外，依左列各項行之。

一 報告會務 二 稽核決算 三 議決預算 四 選舉常議員。

前項之選舉用記名法以得票最多數者爲當選。

當選者姓名籍貫年齡履歷。由會長報告內務陸軍海軍三部。

第七十一條

各分會除每年召集所在地會員開大會一次，每屆二年開大會時，並選舉分會會長。其選舉方法依據第三十九條辦理，遇有必要情形時得開臨時大會。

#### 第八章 獎勵及懲罰

第七十二條 獎勵辦法如左：

一 捐款在一千元以上，及募捐五千元以上，或對於會務著有特別勞績者，由總會分別情由陳由政府轉呈獎勵。

二 捐款在一千元以下，及募捐在五千元以下，及對於會務著有成績者，由總會分別獎勵並陳明各部備案。

前項獎勵辦法由總會另定之。

第七十三條 懲罰辦法如左：

- 一、本會會員中受刑事處分或其行為有違本會章程者，本會得褫奪其會員資格。
- 二、假本會名義招搖撞騙者，得由總分會長就近通知地方官廳嚴行究辦。
- 三、分會會長如有品行不正或行為違背會章，一經總會查明，得知照該分會撤換另行選舉。
- 四、分會執行會務有不妥適者，得由總會分別令其更正或改組，或函請地方官廳令其更正或改組之。

第九章 附則

第七十四條 本規則自內務陸軍海軍三部呈奉 大總統批准之日施行。

第七十五條 本會從前所訂經部立案之條議及章程，一律廢止。

第七十六條 本規則如有應行修改之處，由常議會提出理由由會長陳請內務陸軍海軍三部會呈大總統修改之。其由內務陸軍海軍三部認為應行修改時亦同。（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六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四六號。

二十日 吳佩孚覆電北京政府，說明請求撤防本意，決心移軍北上。

本月十七日段祺瑞召集團河會議後，一面迫北京政府電囑曹錕力阻吳佩孚部撤防，一面由湘督張敬堯派暫編第二師長兼湘南鎮守使吳新田赴衡陽商洽接防。（註二）北京政府應段之請，於十九日電令吳佩孚暫勿撤防，吳遂於是日復電說明撤防本意，並「懇請大總統，總理毅然俯准回防」。吳電如下：

「效（十九日）電奉悉，我軍請求急於撤防，非以師旅長等個人之心理，向上峯為故意之要求，實因兩年來，以數萬之衆，困頓湘南，經歷百般之痛苦，衆心忤忤，萬難支持，歸意勃勃，沛然莫禦。師旅長忝膺重責，身臨切近，覩此情形，所關極重，不敢不據實上陳，懇請撤防，因此路軍隊，訓養有年，為畿輔基本之軍，國家有用之兵，若但以一隅湘防，使數萬健兒，困苦流離，日坐愁城，殊覺可憫。師旅長所以急求撤退者：一為安兵心以保健國軍，二為班師後整頓補充，作異日效命疆場之準備也。乃迭電披瀝上陳，而政府以湘督陳詞，迄未核准，揆政府及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日

湘督之意，不過恐我軍一撤，南軍與湘督兩相衝突，實礙大局，殊不知師旅長等請求撤防，並非置湘防於不顧，湘督若承認接防，師旅長等當力任爲其調停，訂立條約，使不至有衝突之處。吳鎮守使新田現正在衡，已將詳細情形詳細面談，託其轉達湘督，趕速擬定接防辦法。惟湘督尚未首肯者，以未奉中央命令耳。查湘督所部之兵力，接收我軍防地，足數分布。……湘督位居封疆，有守土之責，何獨以防務屬責於我軍，使我軍消受無限之困苦，各兵士以在外暴露，兩載有餘，家鄉關念，印入腦髓，決非空言所能挽回。想我大總統，總理明見萬里，愛惜士卒，當能體察衆情俯准撤防，仰懇我帥據師旅長等電陳情節，轉電中央，懇請大總統、總理毅然俯准回防，並令湘督接防，無任迫切待命之至！」（註一）

### 北京政府駐意公使王廣圻與波斯代表在義京議定修好條約。

波斯政府，前要求與我國通商，由我國駐義公使王廣圻與波斯代表在義京議定通好條約，經王使將約文寄呈北京政府核准，本日北京政府派王廣圻爲簽訂條約全權代表。（註二）

註一：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二號，頁一三三。

### 二十一日 北京政府抗議日軍侵犯中東鐵路主權。

日本軍隊，近在中東鐵路屢有侵佔營房，扣留車輛等種種侵權舉動，北京政府迭接奉黑吉三省報告，特由北京外交部向駐華日使館日本公使提出抗議。（註一）

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對日本催議山東交涉一案提出答覆，拒絕即行開議。惟稱：如日本政府能將一切戰爭措施從事收束，中國政府當訓令地方官員隨時隨事與日本領事人員接洽辦理。

本年一月十九日，駐華日本公使，奉日政府訓令，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山東交涉案，前月二十六日，



又照會我外交部，催促從速開議，經北京政府國務會議討論後，決定答復公文，本日由我外交部送達駐北京日本使館。其內容大略如次：

「關於解決交還青島及其他山東善後問題一事，准四月二十六日照開等因，查此事前一月准貴公使面交節略，所述貴國因條約實施之結果，擬爲交還青島及膠濟沿線撤兵之準備各節，本國政府，均已了解。無如中國對於膠濟問題，在巴黎大會之主張，未能貫徹，因之對德和約並未簽字，自未便依據德約逕與貴國開議。且全國人民對於本問題態度之激昂，尤爲貴公使所熟悉。本國政府基於以上原因，爲顧全中日邦交起見，自不容率爾答復。至續准送交改正節略譯文，獲見貴國政府願將膠濟沿線軍隊之撤退。本國政府正與該地方官籌商辦法，從事編制警衛隊，以任保護全路之責。又准照開前因，當經本部長將上述本國政府不能遽行與貴國開議各情形面達在案。惟根據目前事實上之情狀，對德戰爭之狀態，早經終止。所有貴國在膠濟路環界內外軍事設施自無繼續保持之必要，而膠濟沿路之保衛，從速恢復歐戰以前之狀態，實爲本國政府及人民所最欣盼。自當於最短之期間爲相當之組織，以接貴國沿路軍隊維持沿路之安寧。此節與解決交還青島問題，純爲兩事，想貴國政府必不執定曾否開議，藉以遲延其實行之期，致益滋本國人民及世界觀聽之誤會也。貴國政府果願將戰時一切軍事上之設施，從事收束，以爲恢復和平之表示，本國政府自當訓令地方官隨時隨事與貴國領事官等接洽辦理。相應奉覆，即希查照爲荷！」（註一）

### 吳佩孚親率所部第三師，自衡陽撤防北上。

吳佩孚部第三師自衡陽撤防計劃，本年三月中旬確定後，即已逐步實行。本日，吳親率所部，分水陸兩路，自衡陽開拔。地方人士均至河干歡送，軍士沿途高唱吳氏自撰之滿江紅軍歌，慷慨激昂，聞者動容。（註二）其歌詞如下：

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廓。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弱，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却歸來，永作蓬山遊，念彌陀。（註三）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五二

吳部途經株州，湘潭，俱受各界歡送。二十七日過長沙，湘督張敬堯曾請見，並饋贈之。章錫琛記吳軍撤防過長沙時情況曰：

「民國九年之夏，譚吳和談既成，吳軍回師北上，湘軍踵之而下，是時外間尙多不明真相，吾於曹君處，得此消息，並知吳軍過境之準確時日，是日與曹君至臨江某友人家，竟日憑欄以觀過軍，且意或躬逢一場之熱戰，早餐後，果見有大隊船艦蔽江而下，聯帆船四艘爲一排，以一小輪拖之，凡二十餘排，正堂堂，頃刻馳過，張軍排列岸上，步砲相間，戒備森嚴，蓋防其登陸奇襲也，數小時後，第二批又至，船艦尤多，中有建帥字旗者，或云吳之本人在此舟中，省方有一小輪向其駛近，彼此均未停輪，後聞此輪乃張派一副官，送以筵席，以示犒師，且請謁見，吳拒不接見，但受其饋，其實吳果在此舟中否，不得知也，又數小時，第三批又至，船艦略等於第二批，於是大軍畢過，已薄暮矣，是日市民終日在緊張之中，至此始如釋重負矣，以形勢言之，張軍沿長潭江岸布防，吳軍乘帆船方舟而下，殊無戰鬥之力，情事極險，然吳氣可吞張，殊不以爲懼，後此有人問吳，爾時張若遽擊將若之何，吳笑而不答，蓋彼分軍爲三，未知主力所在，張若啓釁，當有以待之，然觀者無不服吳之氣可蓋世也，後數日，即聞張軍與湘軍遇於湘潭，一戰而敗，不旬日遂退出長沙，段之威望頓失，直皖之釁遂深，後此遂有中原大戰，段系覆敗，吳遂取威定霸，雄踞洛陽，一意整軍經武矣。」（註四）

吳部於二十七日抵岳州，三十一日抵漢口，小駐數日後，即進駐洛陽。

註一：「東大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二號，頁一三四。

註二：「吳佩孚先生集」，上編，頁二一七。

註三：同上，頁一七七，原題「登蓬萊閣歌」。

註四：同上，下編，頁三三七——八。

## 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核定「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編制令」草案。

海軍總長薩鎮冰擬訂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編制令草案一種呈請大總統徐世昌鑒核，於是日核定。

薩鎮冰原呈及「編制令」全文如下：

爲本部擬訂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編制令草案，業經閣議公決，繕呈鑒核，伏候明令公布事，竊查籌辦吉黑江防一案，前經閣議決定後，本部業於上年七月間，呈派海軍少將本部視察王崇文爲吉黑江防籌辦處處長，前往哈爾濱設處籌辦，當派軍艦四艘，駛赴該處，以資布置，並聲明俟布置就緒，再訂編制請簡司令以專責成，各在案。昨據該處處長呈稱，奉令赴哈正籌辦間，適因與俄發生交涉，所到軍艦俱停泊廟街，幸在停頓時間與戊通公司商定，准讓鋼質商船三艘，改造軍艦，並准鮑督軍允撥巡江艦一艘，藉資調遣。至辦公地點及停泊碼頭應用各地段，亦適屬該公司之產均已商讓、劃定，擬設修理廠之機器，係與俄商商購，已有成議，再礮臺需礮四尊，亦經滬畧修竣，聽候裝運，且停泊廟街四軍艦，現准俄新政府允許上駛，不日即可抵防，所有奉令籌辦江防，業已大致就緒，理合遵照原案請訂編制，簡派司令，以符名實等情，前來本部，當准予照案擬訂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編制令草案，咨送國務院請提出閣議在案，茲准國務院函開，此案經國務會議議決照辦相應函達查照呈辦各等因到部，理合將本部擬訂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編制令各緣由，縷晰具陳，並將該編制令草案繕具清本恭呈鈞鑒，伏乞察核後明令公布，俾得施行，實爲公便。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編制令

第一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置司令一員，直隸於海軍部，其公署地點暫設於哈爾濱。

第二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置左列各課：

輪機課 軍需課 軍醫課

各課職掌於本公署辦事總則內規定之

第三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承海軍總長之命，管理所屬艦隊礮臺陸戰隊船廠煤棧及養病所各事宜。惟關於艦隊事宜，仍應秉承海軍總司令辦理。

第四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於該地方官爲維持地方安寧請派兵力時，若因事機急迫不及請示，得以便宜行事，但須隨時呈報海軍部。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二五四

第五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置參謀三員，承司令之命參贊軍務。

第六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置副官三員，承司令之命掌管宣達命令及其他一切庶務。

第七條 海軍吉黑防司令公署置書記官長一員，書記官二員，承司令之命掌理文牘事務。

第八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置翻譯官二員，承司令之命掌理翻譯事務。

第九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每課置課長一員，課員若干員，承司令之命掌理各課事務，並因事務之必要時得置技士若干員。

前項課員技士之員額，由司令酌量配置，呈請海軍部核定，但總額至多不得逾十五員。

第十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為處理事務得酌用繪圖生、軍士長、准尉官、並僱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海軍吉黑江防司令公署辦事細則，應由江防司令擬訂呈請海軍部核准施行。

第十二條 本編制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四三號。

## 二十四日 川軍熊克武軍但懋辛部敗滇軍顧品珍師，佔領簡陽。

滇軍顧品珍前入川擊敗熊克武，熊氏得川將劉湘，劉成勳，向傳義等之助，自五月二十日起，乃與顧品珍部激戰於簡陽一帶，熊軍獲勝。自川滇軍發生衝突後，滇省連日派軍入川，重慶、敘州、雅州，等處，戰爭頗為激烈。（註一）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八。

## 二十五日 北京政府與英國訂立一百萬鎊飛機借款。

中英飛機借款，已成者共英金一百八十萬零三千二百鎊，最近北京政府因擴充航空事業，需款甚鉅，又向英國方面，磋商續借，已完全成立，其草約業於本月二十五日正式簽字，內容要點如下：

（一）借款總額共英金壹百萬鎊。

(一) 利息周年八釐。

(二) 償還期限，以滿九年爲期。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至第四年止，僅付利息，自第五年起，每年還本十分之二。至第九年完全還清。

(三) 擔保品，由北京財政部發行英金國庫券一百萬鎊充之。

(四) 用途專作擴充航空之用，不得移爲他項經費。(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二號，頁一三四。

## 二十六日 北京國會通過對奧和約。

中國雖然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拒簽對德和約，但以後仍繼續參與巴黎和會，對奧和約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簽訂時，中國代表以其與山東問題無涉，故由陸徵祥，王正廷出席簽字。按聖什爾曼和約(Treaty of Saint Germain)即對奧和約。該和約關於中國的規定，與對德凡爾賽和約中關於中國之規定，幾乎完全相同。嗣協約及參戰各國於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成立對匈牙利和約，我國復派顧維鈞出席簽字，匈牙利在戰前與奧地利原爲一國，即奧匈帝國，是以對匈和約(Treaty of Trianon)中關於中國的規定，與聖什爾曼和約中關於中國的規定，也完全相同。茲引聖什爾曼和約有關中國之規定如後：

依據聖什爾曼和約中國與奧國所訂之約章，如與本約不相抵觸，而中國意欲恢復者，可以由中國通知奧國恢復其效力，此外之約章，則均應廢止。奧國應放棄奧國依據辛丑條約及其附件所得之權利，並放棄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以後按照該約到期之賠款。(因中國於對德絕交之時，並未對奧絕交，時爲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故奧國放棄賠款之期，應爲八月十四日以後。)中國今後不再受一九〇二年關於中國新稅則之協定辦法，以及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二年關於黃浦之協定辦法之束縛，以利益或特權給與奧國。奧國允將其天津之租界(奧國在漢口無租界)，及其他屬中國領土內所有之房產、碼頭、浮橋、營房、礮臺、軍械、軍需品、各種船隻、無線電報臺、及其他屬於奧國政府之公產，讓與中國。但外交官及領事所用之住房或辦公所，不在前項讓與之列，中國政府於本約施行之



日，未得辛丑條約有關各國公使之許可，不得自行處理北京使館界內與人公私產業。奧國應允取消天津租界借約，中國自願將其開放，作爲公共居留貿易之用。奧國應允不因在華奧人被拘留遣送，而向中國及協約與參戰各國有所要求，並得因自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以後奧國在華船隻之逮捕充公，或財產權利之被清理封存，而有所要求。（

註一）

此項協商及參戰各國與奧國間之和平條約。北京政府於本月二十一日提出於新國會衆議院，本日衆議院開會討論，先由外交部派員出席報告。略謂：協約及參戰各國與奧國間之和平條約，係於民國八年九月十日，由陸王二專使會同各國全權，在聖日耳曼盎雷依宮正式簽字。此次訂約，自會議開始以迄正式簽字，其間所經波折不一。最初我國提出大會對奧要求條件，大要計分八款。除青島等一二特別問題外，其餘均與向德要求者相同。德約未簽字之後，對奧約簽字與否，關係愈重。其初忌我者頗有藉詞拒我單獨簽奧約之意。幸歸無形打銷，嗣某國方面因天津奧租界問題，對此稍有阻撓，亦經各國委員調解。繼奧全權又提出答辯書，於全約十四章頗有修改。而關於中國五款，變更尤多，殆有根本推翻之意，經各全權委員分向英法美日等國委員接洽，並繕具說帖，函送和會會長及三國委員會，將奧所提修正案，關於中國各款，逐條答辯。請其提出高等會議，照原案拒絕修正。至八月十九日五國會議，對於約內中國一章，決定按照中國專使請求維持原議。對奧和約因以定局。我國專使遂於九月十日，與各國全權在聖日耳曼盎雷依宮將議定約文正式簽字，全約計分十四部，三百八十一條，附件十三種，內有七種：曰關於監察軍械及彈藥貿易之專約，曰議定書，曰協商及參戰各國間關於義大利賠償計算之協定，曰協商及參戰各國間關於舊奧匈君主國領土脫離費用分擔之協定，曰議定書，曰聲明書，曰簽字之議定書。亦經兩專使於同日分別簽字，嗣最高會議又修正附件內關於義大利賠償計算協定聲明書及關於舊奧匈君主國領土脫離費用分擔協定聲明書二種，亦於民國八年十二月八日經顧專使維鈞在法外部與各國全

權公同分別簽字，此我國參與議訂奧約之大概情形也。此項條約之效力，須俟締約國批准存案，並須俟協商及參戰領袖國中之三國批准存案，始能完全發生。上年十月准駐義王使電，義君主已於是月七日頒布命令將對德奧和約批准。並稱因議院未及通過，即已解散，故按照義憲法第五條先行批准，將來新國會召集，此項命令仍須於若干日期內交院追認。又迭准顧使電稱：國際聯合會既已成立，大會之期，計必不遠。我國入會資格，首憑奧約。奧國已於上年十月批准。法國亦已提交國會。今國際聯合會董事部召集國際財政會議，我國如有意加入者，尤宜迅行批准各等語。所陳不爲無見。近又准施使本月六日電，英已批准奧約等語。我國未簽德約，奧約施行之遲速，於我關係綦切。現各國既有批准消息，在我自不容獨後，務希迅予通過，以便尅日批准施行。當開全院委員會審查，旋即投票通過。即日備文咨達新參議院。二十九日經參議院投票通過。（註二）

### 湘南趙恆惕部湘軍開始北進，佔領祁陽，耒陽等縣。

原駐衡陽直軍吳佩孚部撤防後，湘軍乃於是日發動攻擊，目的在驅逐湘督張敬堯出湘。經兩日戰鬥，即將祁陽，耒陽等縣佔領，聲勢甚盛。衡陽亦被湘軍佔領。湖南督軍張敬堯於是日電北京國務院告急，北京國務院乃電廣州軍政府質問，惟軍政府復電謂係張軍開釁，雙方連日正在激戰中。（註三）

註一：王世杰，胡慶育合編：「中國不平等條約之廢除」，頁八二——三。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二號，頁一三四——一三五。

註三：同右書，頁一三五。

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呈准增設駐墨西哥、古巴、瑞典、挪威、玻利維亞五國公使。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巴黎和議定局後，世界各國多增設使館，我國亦應擇要增設，以張外交勢力。呈請增設墨西哥、古巴、瑞典、挪威、玻利非亞五國使館，於墨西哥簡使專駐，並兼駐古巴，仍於古巴另派一代辦，於瑞典、挪威、簡派專使專駐，並一代辦，於玻利非亞派一等秘書兼代辦。（註一）

蘇俄塔什干蘇維埃政府（Tashkent Soviet）與新疆省政府督軍楊增新，訂立伊犁塔什干臨時通商條約十條。

蘇俄塔什干蘇維埃政府要求新疆當局與其通商，新疆督軍楊增新乃派伊犁道尹兼辦交涉事宜許國楨，伊犁知縣牟維潼等與塔什干政府所派交涉員黎瑪列夫，商務員列維塔斯等在伊犁會商，並於本日簽訂「伊犁塔什干臨時通商條約」十款，規定以伊犁及俄國七河省歲爾內城爲雙方通商之地。（註二）

俄人 Tripitzin 因日軍進迫，焚燬廟街（Nikolaevsk），中國領事抗議無效，華人多受其災。

俄人 Tripitzin 於本年二月二十九日進據廟街，俘該處日軍及白俄，三月十一日，日軍叛變，被撲滅，此時日援軍將至，Tripitzin 即焚掠退走，旋被擒，故中國領事之抗議，歸於無效。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二號，頁一三五。

註二：「革命文獻」第九輯，頁二〇九；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一〇六。

二十八日 國父致電譚延闓，促其從速決定軍事準備。

國父因桂系在粵，擾亂護法，賊謀顯露，特電湘省譚延闓，促其從速決定軍事準備，聯合驅桂。電

曰：

「譚組菴先生鑒：靖密。西南護法，而桂系始終亂之，往昔行爲，已爲公論所不赦。最近對於滇軍，賊謀益露

，當國會既去，軍府無名，使人無復投鼠忌器之患。聞袁廣已決從滇邊進兵，貴州定與携手，競存亦擬同戈圖粵。湘當其中，若與首尾相應，則彼必敗亡。且湘爲桂所左右，縱勝北方，無異爲淵驅魚，前事已可爲鑒，計宜共力先絕後患，於理於勢，俱無疑義。兄與所部爲國奮鬥，久歷艱瘁，今有機可乘，必能遂除民害，望速決定軍事準備。倘有可以爲力之處，不敢辭謝。專電敬候好音。孫文、勸（廿八日）。」（註一）

### 徐世昌頒授勳位給張懷芝、傅良佐等二十二二人。

本日，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親頒勳位證書予張懷芝等文武官員，計共二十二二人，其姓名及勳位次

序如下：（註二）

- 特授勳一位張懷芝
- 特授勳二位傅良佐
- 特授勳三位蔣雁行
- 特授勳三位曹汝霖
- 特授勳三位陸宗輿
- 特授勳三位鮑貴卿
- 特授勳四位曲同豐
- 特授勳四位陳文運
- 特授勳四位曾毓雋
- 特授勳四位張志潭
- 特授勳四位劉傳綬
- 特授勳四位孫烈臣
- 特授勳四位許世英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八日

二五九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二十八日

特授勳五位王家襄

特授勳五位羅開榜

特授勳五位衛冀武

特授勳五位丁錦

特授勳五位丁士源

特授勳五位蕭俊生

特授勳五位吳振南

特授勳五位胡叔麒

特授勳五位張景惠

川軍師長劉成勳，向傳義，但懋辛，劉湘，陳洪範等通電否認唐繼堯，劉顯

世為川滇黔聯軍總司令。（註三）

滇軍顧品珍部退出四川資陽。（註四）

日本在山東內地設置電桿。

日人近在山東高密古城一帶，擅自設置電桿，該省外交當局，以其侵害我國主權，向駐濟日本領事提出抗議，迄無答復，當由省長電請外交部向駐華日使交涉。（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六九。

註二：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四一號。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八。

註四：同註三。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二號，頁一三五。

## 二十九日 中華職業教育社召開第三屆年會。

中華職業教育社於民國七年創辦以來，已歷三載。是日召開第三屆年會，會期兩天。並同時舉辦玩具展覽會及職業教育圖表展覽會。（註一）

新任美國駐華公使柯蘭(Charles R. Crane)抵上海，聲明不干預中國內政。

（註二）

註一：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七。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八。

## 三十日 北京政府令派王廣圻為全權代表，與波蘭簽訂通商友好條約。（註一）

滇軍顧品珍部退四川富順。（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四三號。

註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稿。

## 三十一日 在滬國會議員集會討論移滇事宜。

在滬國會議員於是日下午，在議員通訊處召開談話會，討論國會議員移滇事宜，上海正報披露談話會情形如左：

國會赴滇籌備暨一切進行，均經詳紀前報。茲聞昨五月三十一日午後二時，在議員通訊處開談話會。當時由衆公推李君執中主席，首由主席請籌備員凌君鉞報告籌備經過情形。凌君報告六月一日第一期赴滇不能起行之原因，由於款項尚未籌妥，一俟款項籌妥，然後訂期起行。報告畢，萬葆元發言，詢問本日談話會，何以議長竟自一人不到？究竟議長是否已與國會脫離關係？彭養光述迭晤伍總裁情形，謂伍總裁希望同人作速赴滇開會，通電全國，期

有以貫徹護法之初衷。某君述前數日與伍總裁談話，據伍云議長對於赴滇經費，以爲必需二十七萬，此款必由國會籌借方爲正當辦法。萬葆元謂赴滇經費，應由本會籌備員與議長共同負責領取，不能由議長單獨保管（衆贊成）。劉成禺云：應即推人公同質問議長，迭次不來與會，究竟係屬何種作用？而且國會赴滇，各省籌備員連日非常忙碌，議長幾乎不相聞問，究竟議長去與不去？對於國會同人亦應有一種表示。尙鎮圭謂赴滇方法，宜作速進行，前次褚副議長以爲赴滇旅費，須在六月一號以後十號以前一星期內可以籌出，預算約計爲二十二萬。至于究竟實數多少？同人尙不得而知，但此後對於款項監督，事前在預算，事後在決算，惟無論預算決算，事前同人均應加以注意，以免再蹈從前款項不清覆轍。張瑞萱謂同人赴滇本不成問題，惟款項一層究竟何時可以撥到？亦宜確定日期，胡祖舜謂赴滇日期，前經談話會決定六月一日，已有宣言，既經發表，不能隨便取消，致失信用，可由籌備員公同向議長當面質問，兄弟認爲辦法有三：（一）公推代表四人，聯同籌備員，質問議長最後辦法；（二）經費問題，應速解決；（三）由籌備員與議長共負一切責任。丁鶴謂款項問題，應由籌備員議長共同負責，免誤行期。討論畢，主席以胡祖舜主張，公推代表四人爲籌備員，質問議長最後辦法付表決。結果當場推定胡祖舜、張秋白、劉成禺、丁鶴四君爲代表，與各省籌備員同往議長處質問，遂由主席宣告散會云。（註一）

### 簽字。（註二）

出席巴黎和會代表顧維鈞電告北京政府，萬國航空專約及附件在法國外交部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二七一——二七二。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八。

是月陳獨秀等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於上海。時第三國際代表魏金斯基（Voitinsky）已在上海，當時參加該研究會者有沈仲文，陳獨秀，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等二十餘人，隨後該會在北平、廣州、四川、湖南等處成立分會，展

## 開活動。(註一)

「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成立後，第三國際復在上海設立「外國語學社」，以楊明齋、俞秀松主持之，爲吸收青年之外圍組織，出版有「共產黨月刊」「上海勞動界」等刊物。另在各地設立「馬克斯主義研究分會」，北京方面由李大釗，張國燾主持，出版有「勞動者」刊物，創辦有「平民教育講演團」及「勞動夜校」。廣州方面由譚平山主持，出版有「勞動之聲」等刊物。其他各地之負責人，湖南爲毛澤東，四川爲惲代英，浙江爲沈玄廬等。(註二)

註一：阮芳華：「中國赤禍四十年」，頁二九——三三。

註二：李守孔：「中國最近四十年史」，頁八八。

中華民國九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六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六月

日 中波（波斯）通好條約在羅馬簽字。

中國與波斯王國間的通商友好條約談判成功，於是日由中國駐義公使王廣圻與波斯駐義公使兼代表伊薩剛在羅馬簽字。此約基於平等互惠精神，爲中國與外國訂約而不給予領事裁判權之首次。（註一）

唐繼堯發表通電，實行廢督裁兵。

雲南督軍唐繼堯於本日發表通電，宣告解除雲南督軍職務，實行自治救國，並勸川、桂、黔諸省一致行動。唐電原文如下：

「自悍督稱兵，國會解散，復辟繼起，總統去職。法紀凌替，國本動搖。繼堯蒿目時艱，深維治本以爲法律未能尊重，卽國家無由奠安。爰及同人，宣言護法。乃武力統一主義與法治不相容，南北兩方遂至以兵戎相見。馴至國力益耗，民病愈深。吾人鑒於戰禍之不可以久延，乃順國民心理，而主張和議。繼堯曾擬訂條件，除於法律外交兩問題求正當之解決外，並擬裁兵廢督，以弭爭端。方冀和議告成，履行條件，庶可以拔除禍國之根本，導揚民治之精神，不意和議累停，往年不決，南北內部，愈益糾紛。在南方則粵中事變，方幸收平，而川省戰機，又復勃發；在北方則吳趙爭豫，陳許爭秦；而湘皖直奉之間，亦正磨刀相向。此外之禍機潛伏，待時而發者，尙不知凡幾。亂轍相尋，迄無止境。土崩魚爛，可爲寒心。夫歐戰告終，人心厭亂，羣力趨重民治，以恢復和平，而吾國乃日事同室操戈，以自取亡滅。推原禍始，皆由督軍制爲厲之階。今既和議之成，尙難預定，而海內洶洶，僥焉不可終日。此時惟有卽行廢督裁兵，爲曲突徙薪之計。繼堯遭國多故，忝握軍符。既睹建國之坦途，尙復何心於權位，實行廢督，請從堯始。茲已於六月一日卽行解除雲南督軍職務，雲南督軍一職，卽於是日廢除。所有全省軍政，劃爲三衛戍區域，由衛戍司令官分別擔任。至全省民政事宜，概由省長主持辦理。繼堯暫以聯軍總司令名義，保衛地方，收束所部隊伍，以免兵冗餉絀，貽國家以鉅患。一俟裁兵事竣，卽當解甲歸農，退安田里。至督軍制度，積藩鎮



割據之遺風，阻礙平民政治之實現，欲謀廢此弊制，舉國早有同情，亦望當局諸公，爲銅山洛鐘之應，救國自救，當不後人。繼堯首倡實行，原非徒爲甯身計，當就力量所能及，在範圍以內，貫徹此旨，力促其成。倘有擁兵自衛，抗此主張者，則是自便私圖，不恤國難，願與同志共棄之。敬佈悃忱，尙祈亮察。」（註二）

### 北京政府特派督辦東省鐵路公司事宜張景惠，爲東省鐵路護路軍總司令。

東北東省鐵路公司督辦兼護路軍總司令鮑貴卿因病電請辭職，當經奉准。北京政府決將鐵路公司督辦與護路軍總司令分開，於本日發布命令，特派宋小濂督辦東省鐵路公司事宜，另派張景惠爲東省鐵路護路軍總司令。（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三號，頁一三三。

註二：東南編譯社編述：「唐繼堯」，頁九九——一〇〇。

註三：民國九年六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四五號。

## 二 日 新任巴西駐華公使阿威士呈遞國書

巴西新任駐華公使阿威士於本日向北京政府呈遞國書，其參贊森托斯陪同晉謁。（註一）

湘軍魯滌平旅克寶慶，張敬堯部暫編第一師師長田樹勛敗走。（註二）

臺灣日本總督府，召開農業基本調查會。（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六月四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四七號。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八。

註三：「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二二七。

## 三 日 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共同發表宣言，聲明：廣州軍政府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廣州已無政府；自參衆兩院同時他遷，廣州已無國會；軍府決

定移設他處，在移置未完成前，一切事宜由議和總代表唐紹儀接洽辦理。

六月二日，國父在滬邀唐紹儀、伍廷芳、李烈鈞（甫於五月三十日自港抵滬，爲唐繼堯代表），林森、王正廷、吳景濂、褚輔成等會議，決定由孫、唐、伍、唐四總裁發表聯合宣言，否認廣州軍政府及國會，並責成唐紹儀與王揖唐接洽，恢復南北和會。宣言於是日發布，全文如下：

「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而廣州無政府；自參眾兩院同時他徙，而廣州無國會。雖其殘餘之衆，濫用名義，呼嘯嚮侶，然豈能掩盡天下耳目？即使極其詐術與暴力所至，亦終不出於兩廣。而兩廣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沒；況雲南、貴州、四川固隨靖國聯軍總副司令爲進止，閩南、湘南、湘西、鄂西、陝西各處護法區域亦守義而弗渝，以理以勢，皆明白如此。因知護法團體，決不因一二人之搆亂而渙散也。慨自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論戰則惟知擁兵通敵，論和則惟知攘利分配，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擅逞其欲，遂有所謂五條辦法者。護法宗旨，久已爲所犧牲，猶尸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烟苗遍地，賭館滿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飽驕兵悍將之慾，軍行所至，淫掠焚殺，鄉里爲墟，非惟國法所不容，直人類所不齒。文等辱與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當，而終於忍無可忍，夫豈得已。惟既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徹主張；茲已共同決議，移設軍府。紹儀當受任議和總代表之始，以人獸亂，外患孔殷，爲永久和平計，對於北方提出和議八條，尤以宣佈密約及聲明軍事協定自始無效爲要義，今繼續任務，俟北方答覆，相度進行。廷芳兼長外交、財政，去粵之際，所餘關款，妥爲管理，其未收者，亦當妥爲交涉。文、繼堯倡率將士，共濟艱難，苟有利於國家，惟力是視。謹共同宣言，自今以後，西南護法各省區各軍，仍屬軍政府之共同組織。對於北方繼續言和，仍以上海爲議和地點，由議和總代表準備開議。其廣州現在假託名義之機關，已自外於軍政府，其一切命令行動及與北方私行接洽之事，並抵押借款，概屬無效。所有西南鹽餘及關餘各款，均應交於本軍政府。在軍政府移設未完備以前，一切事宜委託議和總代表分別接洽辦理。希北方接受此宣言後，瞭然於西南公意所在，廣續和議，庶幾國難救平，大局早日解決。文等不勝厚望，惟我國人及友邦共鑒之。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註一）

## 駐華日使答復西伯利亞撤兵宣言之抗議，語多曲解。

日本於三月三十一日發表之西伯利亞撤兵宣言，以滿洲與朝鮮並列，北京政府外交部曾經向駐華日使提出抗議。本日由日使小幡西吉答復，略謂：

「關於帝國政府所公布之西伯利亞撤兵宣言中，不當有滿洲字樣事。五月十七日，外交部節略，帝國公使，業已閱悉，查該節略內稱此次帝國政府宣言中，載有「有因居留西伯利亞國民生命財產，不能安全，及滿洲朝鮮之安和，難以信從，不能立即撤兵。」又有「高麗滿洲，安平無險云云。」之字句等語。今以之與帝國政府之宣言原文對照，與上記漢譯相當之處，顯係「雖然帝國之對於西伯利亞地理的關係，自與其他之列強不同，且極東西伯利亞之政情，不但立即波及於鮮滿地方之情況，而西伯利亞地方之多數居民，實有不能期其生命財產之安全。此乃帝國不能遽爾決行撤兵之原因。（中略）我接壤地方之政情安定，對於鮮滿地方之危險除去云云。」實因朝鮮及滿洲兩處地方地理上，均與西伯利亞接近，不過指摘西伯利亞政情之影響，有始而波及於滿洲，繼而由滿洲立即依次波及於朝鮮之虞而已。其中並無何等字句，含有蔑視保持中國領土之東三省內部安寧之中國政府地位之意。至於與「難以信從」相當或類似之文字，該宣言中無論何處，亦未使用。關於本案中國政府之抗議，諒係誤譯或誤解上述帝國政府宣言之所致。帝國公使希望中國官民不致誤解帝國之毫無他意之此等簡明事實，亦不致因之有累及邦交之事為盼。」（註二）

## 川滇戰爭，顧品珍通電脫離與唐繼堯關係。

川滇軍隊發生戰爭後，戰事頗為劇烈，滇軍師長顧品珍，通電與唐繼堯脫離關係。川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各師長，聲明否認唐繼堯為川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肆——二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四。

註三：同上，頁一三五。

四日 顧維鈞代表我國與協約各國同時簽訂對匈牙利和約。

註一：傳啓學：「中國外交史」，上冊，頁三四三。

五日 國會赴滇籌備會集會討論赴滇程序。

在滬國會議員本決定於六月一日開始移滇，嗣以準備未周，乃組織國會赴滇籌備會進行準備。本日國會赴滇籌備會開會討論赴滇程序，上海正報記其開會情形曰：

「國會赴滇籌備，暨一切進行，均經迭誌前報。茲聞昨六月五日午後二時，國會赴滇籌備會，又在通訊處開會，首由凌鉞發言，謂本日李執中君因事未到，請李正陽君主席，請褚副議長報告起行船位，暨旅費籌畫情形。褚輔成報告畢，凌鉞謂本日開會原因，以前日四總裁宣言，各方面頗有疑惑。其內幕有何作用？固不得而知；但吾輩議員，職居代議，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而國民之意思，即寄托于國會。當國會由粵抵滬，開第一次談話會時，兄弟主張議員自決，國會革命，同人均極表同情。現正當此時期，應有決心毅力，以作最後奮鬥，並主赴滇公費支給辦法，在固定數額，上海支給一半，雲南支給一半，既省滙水，又免周折。其不願在滬支給者聽，實爲同人與秘書廳雙方便利起見，但支給公費，以到雲南者爲限。末云秘書廳裁減職員問題，亦宜及早解決，以免職員諸君于赴滇後發生困難。其赴滇預備經費，請問褚副議長，究竟最後有若何把握？褚輔成謂赴滇預備經費，四總裁現正協商辦理。至于公費支給便利方法，擬在滇發給，上海支票一百元，雲南一百元，因同人中眷屬留滬，不能赴滇，故不能不變通辦理。丁象謙謂同人有無家屬在滬，須預先聲明。恩克阿穆爾謂結束秘書廳辦法，暨赴滇經費概算，議長何以尙不向籌備會提出報告？褚輔成謂結束秘書廳赴滇職員，自應以必要爲斷，經費概算，當于談話會報告，裁減秘書廳職員，當于籌備會報告。凌鉞謂赴滇同人，應由籌備會再致一函，催即預備相片，于三日內交來，以便先行代爲辦取護照，免誤行期。會議畢，遂由主席宣告散會云。」（註二）

臺灣花蓮港發生大地震，死傷二十五人，房屋倒毀千餘家。

此次地震，震央在花蓮港，造成二十五人死傷，房屋一五三〇棟倒毀之災害。（註二）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六日

二七〇

註一：民國九年六月七日上海正報。

註二：臺灣震災紀念畫報，頁三。

六日 岑春煊通電撤免唐紹儀議和總代表名義，另派溫宗堯接替；並否認上海四總裁通電之效力。

本月三日，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名發表宣言，聲討桂系，並責成唐紹儀與北方代表王揖唐接洽恢復和議後，唐紹儀即於本月四日通知王揖唐，王表示接受。惟時任廣州軍府主席總裁之桂系渠帥岑春煊大為氣憤，於本日召集政務會議，決議撤消唐紹儀南北議和南方總代表名義，另以溫宗堯接替。並發表通電曰：

「上海新聞路南陽寄廬章代表、郭代表、並轉劉、曾、李、彭、王諸代表均鑒：本日政務會議決議決免去唐紹儀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職務，特派溫宗堯為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此令，等因，特聞。政務會議，魚。」（註一）岑春煊並於同日致電北京政府，於說明撤消唐紹儀議和總代表職務外，並否認孫、唐、伍、唐四總裁六月三日通電之效力。岑電略曰：

「本日開政務會議，議決免去唐紹儀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職務，特派溫宗堯為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同人等尊重滬會，無非希望促進和議，早日解決大局，惟王揖唐為北方議和總代表，此間迭電聲明，始終並未承認，而唐紹儀復經撤消總代表，所有唐王私議之和平條件，不能發生效力。又上海租界內所稱之軍政府，除唐繼堯未辭職外，唐紹儀始終未就職，孫文業於八年八月間辭職，伍廷芳於本年三月間捲款棄職，經於五月四日經國會非常會議，宣告免職，另行改選。是孫、唐、伍三人所有宣言及一切行動，均屬無效，特此聲明。」（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六月九日上海正報。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五。



七日 郭同、李華林等上電國父與軍政府，在滬各總裁及國會議長，請將國會及軍政府移至重慶。

電曰：

「上海孫中山、唐少川、伍秩庸三總裁，林子超、吳蓮伯、王儒堂、褚慧僧四議長，並轉兩院同人繆延之、王伯羣、饒子和、曾其衡、胡展堂各代表，章太炎、孫伯蘭、汪精衛諸先生，香港李協和部長、伍梯雲廳長、密轉林悅卿總裁，貴陽劉督軍、王總司令，成都楊省長、呂總司令，劉副司令，重慶黃總司令、朱參謀長，並轉滇軍顧趙兩軍長、石顏盧各司令，郴州譚督軍，漳州陳省長，慶府黎總司令、王總司令、藍總司令，湘西田張各司令均鑒；自岑春煊、莫榮新率其惡黨政學會等把持粵局，劫奪滇軍，壞民國之軍紀，誣李部長爲土匪，派兵勦捕，懸賞緝拿，視伍總裁爲敵，囚限其自由，搜其家宅，堂堂軍府，行同盜賊，西南威信，爲之掃地殆盡。又其甚者，查抄議院，通緝議員，集留國會經費，撥充亂軍之用，遂使伍總裁不能不出走，國會同人不能不播遷。西南半壁之局，民國正統之繫，志士仁人，年來之苦心，將領軍士年來之血汗，斷送於若輩之手，言之令人泣下。當此之時，果和局即可告成，吾人何不可棄偏安而謀統一，同心戮力，以揚民國之輝？無如南北意見尚未妥協，和議手續猶待磋商，假令此時西南不別謀團結，前途必多危險。蓋岑、莫諸逆，盤踞粵中，憑藉軍府舊名，仍可行其亂命。縱論軍府之組織、法律具在，留粵總裁已無半數，彼何能再假虛名以禍西南？然夫人至敢於甘冒不韙以作亂而犯法，則今日又豈紙上之繩墨所能範其行爲？假使彼輩更假政務會議命令，撤退和議總分代表，上海和會勢必受其影響，至時即欲謀和，又更有難言者矣！全局渙散，人心無歸，加以敵手之勾煽，收買奸黨之挑撥離間，遲之又久，西南局勢必更下於今日，此可斷言者矣！近聞少川先生主張懸國會軍府招牌於滇中，設總裁辦事處於上海，其意在使人心有歸宿，和議得所後盾而已。但同人等以爲果無廣州之假託，則空招牌之設，事本可行，既有假者，則時伺我隙空，將無異於假；況滇中在地理則交通不便，在形勢則人心不集，招牌既題，既欲非空而不可得，此同人等以期以爲不可者也。假令南北和局進行無阻，則設總裁辦事處於上海，以促和議之速成，未始非計。但默察各方情勢，和議之開，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七日

二七二

北方是否確有誠意，南方是否歸於一致，前途茫茫，言之心悸，萬一和議又生障礙，總裁辦事處安可久存於租界，此同人等期期以爲不可者二也。夫論上海與滇中，於軍府國會均有不相宜之理，而論今日之形勢與人心，則軍府國會，確有擇地重設之必要。近人有主漳州之說者，同人等以爲漳州四面皆敵，軍力亦不厚，不若重慶爲善。蓋重慶爲長江上游，形勢既偉，航路亦通，爲滇黔川軍密集之區，勢力既厚，和戰均易着手。且政學會之熊克武，近既爲川人所不容，必棄職潛去，川中各軍會議，決定建靖國聯軍總司令部於是處，公請唐聯帥蒞渝，重事組織。同人等以爲即移國會軍府於重慶，既得形勢，又洽機宜，橫覽西南，實無有過於此者。建設既成，廣州之假自不敵吾之真，由是促開和議，無人能爲梗阻，對北亦易談判。萬一和局不成，則滇黔川湘聯爲一體，海軍將士素旨頗堅，豈至棄多數而附少數？即兩廣之主權者，度亦未能自外。縱彼岑莫怙惡不悛，仍敢破壞大局，則本實力以圖之，亦豈難事？用是即長保我西南半壁，亦策之上者也。是擇地重慶，實爲可和可戰可守之辦法。諸公卓識偉才，想能見及乎此，同人等近以此意陳商唐聯帥，亦承贊可，並願蒞渝主持一切，以慰各方之望。如公等同意，請即促兩院議長議員及各總裁，分派代表赴渝，從速組織，豈第西南之幸已哉！臨電神馳，不勝待命。郭同、李華林、劉盛垣、角顯清、何畏、汪彭年等（虞）叩。」（註一）

### 臺灣北勢番山胞襲擊白冷，稍來兩地「警察駐在所」，旋為日人救平。

臺灣東勢角支廳（今臺中縣東勢鎮）北勢番山胞因不堪日警壓迫，自六月起襲白冷，稍來二警察駐在所及東溪腦寮，殺害日警十五人。該支廳聞警，急在尾條溪以南六日里之間，裝設電流鐵絲網，並派警察隊彈壓，但未能收效。乃以飛機投彈，並以軍隊暫駐東勢角，作威嚇行軍。各社山胞，懾其淫威，遂繳械投降。（註二）

### 日本在廟街扣留我國礮艦。

日本軍隊 近在廟街被俄國勞農政府軍隊礮擊，死亡多人。日軍旋將該埠佔領，並以我國駐在該埠

之礮艦，有助俄軍轟擊日軍之嫌疑，竟將江亨、利綏、利捷三艦、派兵監視，形同拘留。吉黑江防司令王崇文，以停泊廟街我國軍艦，對於日俄戰爭，向係嚴守中立，清查各艦所存彈藥，較原發數量，並不減少，足證並未參與戰爭。當將此旨函致日軍司令部，詳加解釋，一面致電北京政府提出報告。（註三）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二七四——二七六。

註二：「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二七。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五。

八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發表對英日聯盟之意見，交付路透社轉致英倫各報登載，略謂：「英日盟約中含有關於中國之條款，似中國已被視為簽約國之領土，此項條約決難為中國所承認；將來凡國際會員所訂關於中國之條約，若無中國之承認，不能作為有效。」（註一）

北京政府此項對於英日聯盟之意見，由外交部次長陳籙交付路透社轉致英倫各報登載，原文如左

「三月以前，中國政府對於各國報紙所載英日聯盟之滿期及繼續問題，極為注意，在一千九百零五年與一千九百十一年兩次盟約內序言第二節之文，關於中國在國際上之地位及中國之國際關係，均未經中國承認，自行規定，全國輿論，無不為之憤慨。現中國政府以為此時宜向英國政府提出種種意見，中國政府曾訓令駐英公使，對於各報所登載英日聯盟一節，向英國外交部正式詢問，同時並聲明凡兩國訂定之條約，照常例言，除締約國外，他國不能過問，然觀英日盟約中含有關於中國之條款，似中國已被視為簽約國之領土，是以此項條約，決難久為中國所公認，且各國均當視為均等行動。中國所得英外部之口頭答復，其一謂英日聯盟之滿期及繼續問題，尚未提出討論，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日

二七四

其二謂緣於前次所訂之繼續條約，均照原文。設此次聯盟決議繼續，則當仍照原例也。按以上之答復，中國已備有明瞭之解釋，說明三次繼續條約不同之點：(一)一千九百零二年之條約與一千九百零五年之條約根本不同處，係前約特別擔保高麗之獨立。(二)次約——即一九〇五年之約——包含印度在內，而高麗則從爲屬國。(三)第三次所訂條約，於其序言內有云：關於大局之變遷，而定其趨向等語，由是所有關於高麗及印度邊境之各條，均按此目的而酌定之。蓋此事曾得俄國之承認而互相擔保也。試由表面推測，則此種自利之條約，與其將來廣大之變遷，已得簽約國之許可。然中國之意見，非絕端反對此約之繼續，惟中國人民皆認中國爲此約於歐戰中山東問題已受足痛苦，盡人皆知，且中國將正式批准奧約，而爲國際聯盟會員之一。則將來凡國際會員所訂關於中國之條約，若無中國之承認，不能作爲有效，國際盟約第十款，即予中國之保證，是必尊重中國土地之主權也。現中國迄今尚未得英國之答復，至爲企盼。中國爲維持和平及其人民之發達起見，故擬決定立國之方針，一俟英國答復，則將向日本聲明也。」

(註二)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八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六——一三七。

十日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等一行，抵達買賣城。

本月初，遠東共和國政府商得莫斯科政府之同意，派遣代表團前來中國訪問。代表團之總代表爲優林(Ignatius L. Yourin)，副代表兼秘書爲柯尙寧(M. J. Kassamin)，另有隨員、司機各二員。優林等一行，於九年六月十日晨抵達買賣城，要求取道庫倫前來北京。惟爲駐恰克圖之代理西北籌邊副使路邦道所拒，路告以發給通行護照，非地方官所能專擅，應向北京請示。優林以請發通行護照，不得要領，乃於十二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提出要求。電曰：

「本總代表現充遠東共和國赴華外交代表團領袖，業於本月十日晨行抵買賣城。謹此通告閣下，余深感榮幸。本代表團奉敝國政府委派，前赴北京，其職務係將敝共和國之立國目的及志願，縷陳於貴政府之前，以期與貴我兩

共和國之親睦，而使其愈加親善。敝代表等面晤此處之貴國地方長官，承稱發給通行護照，非地方官所能專擅，應即請示貴部等語。敝總代表用敢電請貴總長，惠予電飭貴國駐紮此處之副使，迅速將護照發給，俾得過赴北京，接洽一切。」（註一）

### 日人在蘇州槍殺我兵士案，獲致解決。

日人角間孝二，前在蘇州虎邱山用獵槍擊斃蘇省兵士吳宗漢一案，經蘇省交涉員迭次向日領交涉，現已解決，由凶手賠償卹金，並由日領正式道歉。（註二）

註一：外交部檔案，優林電報譯件。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六。

### 十一日 法國駐華公使柏卜(A. Boppé)呈遞國書。（註一）

### 湖南督軍張敬堯逃遁，湘軍進佔長沙。

自吳佩孚軍北撤後，護法湘軍譚延闓部即向長沙進軍，二日克寶慶，五日攻安仁，七日取衡山，湘督張敬堯除急電北京請援外，束手無策。是日下午，湘軍進佔湘潭，寧鄉，長沙已是風聲鶴唳。各國駐長沙領事期約往見張敬堯，請將長沙劃出戰區三十里以外，張表示決死守長沙。不意入夜後，張突下令焚燒鎮湘樓與軍火庫，並於火光與砲聲之中，率部逃離長沙，奔向岳州。

張敬堯逃離長沙後，其部將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及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等遂亦紛紛後撤。護法湘軍先頭部隊湘南警備隊司令李韞珩因得於本日率部進駐長沙，湘軍總指揮趙恆惕亦於十四日到省。（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六。

註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五冊，頁一四六。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二、十三日

二七六

## 十二日 新任美國駐華公使柯蘭呈遞國書。(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六。

## 十三日 國會參眾兩院正副議長林森等通電，請尅期將軍政府移滇。

國會參、眾兩院正副議長林森、吳景濂、王正廷、褚輔成響應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於六月三日發表之宣言，於是日致電孫、唐、伍、唐四總裁，請將軍府移滇。電曰：

「上海孫總裁、唐總裁，伍總裁，雲南唐總裁均鑒：奉江日宣言，仰見不辭危難，力肩艱鉅，護法愛國，始終不渝，廻環維誦，欽佩同深。夫國會軍府爲我護法團體之中樞，自國會離粵，廣州無國會；自伍總裁離粵，廣州無軍府，森等早有宣言，尊論尤爲痛切。現國會移滇，業經通電宣言，茲已成行有日，諸公決議移設軍府，洵爲切要之圖，務望尅期成立，力謀完備。至和平固爲國人所殷望，而永久和平仍當求之於法治，故保全法系，正所以鞏固國基。和議倘能重開，深冀體念國民多數之心理，貫徹護法救國之初衷，庶國脈可保，正義能伸。臨電禱祝，謹此奉覆，諸希察照。林森、吳景濂、王正廷、褚輔成(元)」。 (註一)

## 北京政府下令：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撤職留任。

原令文曰：

「迭據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等電呈，譚延闓所部，乘直軍換防之際，先後侵佔耒陽、祁陽、安仁、防線，並攻陷衡山、衡陽、寶慶等縣。遂由湘鄉、湘潭，直逼省城。猶復進攻不已，我軍不得已退出長沙等語。查自七年十月停戰議和以來，湘省防線，曾經劃定，本極分明，久爲中外所共見。此次譚延闓等乘機構釁，迭陷城邑，蓄謀破壞，事實昭然。該督軍有守土之責，自應力營防守，以固湘局。何得節節退縮，置原劃防區於不顧，又復擅離省垣，實屬咎有應得，張敬堯著即褫去本兼各職，暫行留任。仍責成督飭所有在湘各軍隊，迅速規復原防，倘再不知奮勉，貽誤地方，張敬堯不能當此重咎也。此令」 (註二)

北京政府特派鄂督王占元為兩湖巡閱使，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為湖南檢閱使。（註三）

吳佩孚自鄭州發表通電，主張召集國民大會，解決時局。

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先在武漢停留數日。六月五日，吳再率部北上，七日抵達鄭州。本日，吳在鄭州致電反皖同盟各省，反對安福系包辦上海和談，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蓋吳氏此舉，不啻向皖系直接挑戰，直皖間的衝突已迫在眉睫。電曰：

「奉天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開封趙督軍鈞鑒：同密。玄黃反復，於今三年，政若絲棼，局同釜破，舍謀和統一，無以為救國之方，此固全國所共認也。然全國所希冀者，乃全國之謀和，非局部片面之謀和；乃全國之統一，非一黨一系之統一。自王揖唐離斷和會，營菟裘於申江，本其誠字妙訣，以實行其收買離間政策，以金錢為香餌，以名器為釣鉤，一般偉人政客，心醉神迷，大有甘入彀中之勝，銅臭薰天，名節掃地，海上名區，幾成為分贖議和之營業場，竊不禁為國家之前途懼，為國民之前途悲，更為諸名流之人格惜也。」

夫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國交能制勝於外者，亦未有敷衍一時，而克保永久和平者。安福系毒痛四海，腥聞於天，王揖唐敗國殄民，豺狼不食，唐紹儀獨與之鈎稽野合，夜行不休；孫文啣廣州被逐之嫌，倒行逆施，結好安福，冀續其士敏斯上廠之舊夢；伍廷芳為舊國會所誑誘，而噬臍莫及，唐黃府為奸人所盜名，而冥然罔覺；褚（輔成）、吳（景濂）暨舊國會議員，為安福系誘至申江，始知受騙，而已失身殉人，雖悔莫追，不獲已惡懲王正廷假借外交以苟和為補牢之計，王以國際會員之關係，不得不藉好於中央，乃有歌電之表示。西南軍府瓦解，已不可掩，而政（學）系中人偏視此為絕好之時機，欲乘勢謀和，以圖一黨私利之發展，遂取消唐總代表，而改派前充浦口督辦現為政（學）系中堅之溫宗堯，以圖與唐對抗。似此撲朔迷離，五光十色，同床異夢，黑幕層層，而冀其謀和統一，竊恐謀和而愈不能和，統一而愈不能一也。

觀四總裁江（三）日之宣言，則口希望北方接受此宣言後，瞭然於西南公意所在，賡續和議，試問七總裁列四

，是否即屬公意？舍桂而言滇，能否解決和局？安福系當道能否救平國難？與安福系携手能否鑒服民望？賣國黨不除，能否長治久安？安福系私許權利，能否得償夙願？綜觀以上顛末，是種苟且結合，能否謀和統一？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一言爲智，君子所慎，我南北明達諸公，雖即望和心切，亦必不輕於盲從，而貽失言之譏。民國公例，莫善於國民公決。當今之時，既不可受唐（紹儀）拒溫（宗堯），尤不可受溫拒唐。鄙意惟有出於召集國民大會，以真正民意公決，庶可無偏無黨，永決後患，未悉高明以爲何如？佩孚擬明晨赴保，面謁曹經略使，詳陳一切。各帥如有賜教，請即逕達經略使，爲盼爲禱。吳佩孚叩元。」（註四）

案：吳佩孚此電，旨在譁衆取寵，既無法理之可言，復昧順逆之至理，而其糾合武人勢力以干政之心，則已昭然若揭。沈雲龍評曰：「此電不僅痛詈安福系與王揖唐，甚且訾及南方諸要人，乃至對開國元勳首倡護法之中山先生，亦信口污蔑，肆無忌憚，意在譁衆取寵，遂效潑婦罵街，短識無知者反佩其敢言之勇，致是非曲直轉滋混淆矣。至所謂非常國會議長議員之離粵，竟指爲安福系所誘騙，然未舉出確證，僅採諸道聽塗說，殊非事實。其主張召集國民大會解決時局，又未條舉方案，如何組織，如何產生，如何於事有濟，可見政治頭腦之簡單，徒事空言以欺世人耳！」（註五）

註一：「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二七六。

註二：民國九年六月十五日「政府公報」；「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六—七。

註三：同註二。

註四：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六。

## 十四日 北京邊防督辦處宣佈廢止「中日軍事協定」。

當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六月三日在滬發表聯合宣言時，曾希望北方接受其宣言，賡續議和，惟以北方宣佈對日密約及聲明軍事協定無效爲先決條件。（註一）段系軍人主持之邊防督辦處爲表

示願意繼續和議，因於是日宣佈廢止中日軍事協定。（註二）

## 駐華日使致送山東問題交涉復文，仍盼與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日本前向我國催促從速開議山東交涉，經我國答復不能開議，本日駐華日使小幡西吉又奉其本國政府訓令致送復文於北京政府外交部。其文如下：

「對於交還膠州灣租借地及其他之山東善後問題，本年一月十九日日本帝國公使館之口述書及四月二十六日之照會中國政府於五月二十二日以節略答復前來，業已受領，據該節略中國聲明，因未簽對德和約自不能依據德約，且全國人民對於本問題態度激昂，基於兩種原因，為顧全中日邦交起見，未便率爾答復云云。惟關於處理本問題之根本原則，中日兩國間，既有條約，而帝國政府所期望者，不外依據此項條約從速為公平妥當之解決。並非他意，依其迭次之聲明。毫無疑點，而中國政府因未簽對德和平條約之故，以為不便直接與日本商議青島問題，帝國政府所不能首肯者也。德國因中德條約所得關於山東省之一切權利利益，按照對德和平條約，業由德國移交於日本，此乃明確之事實，而在上述之條約中，中國政府業經預允承認此項移交，此等權利利益，既當然歸屬於日本，自不得因中國政府之拒絕書名於對德和平條約與否。受何等影響，此又為明白之事理。是以帝國政府於對德和平條約發生效力後，即根據其迭次之聲明條約及協定，為交還上述權利利益中應行交還於中國者，及確定與之關聯之事項之尚須確定者起見，向中國政府提議，開始商議，中國政府，似應速為應允，不致躊躇。使帝國政府得以具體的證明其公明之態度，此乃當時帝國政府之所深為期待者也。然中國政府，事不出此，遷延數月，竟以未簽對德和平條約之故，及民心激昂為理由，以為未便開始商議，是乃阻止最忠實履行條約上之義務，以及聲明條約之帝國政府之誠意，及希望有意遲延。解決山東善後問題之責任，究應誰屬，實待煩言。雖然，顧念中日邦交之帝國政府，重行言明，中國政府將來以為便於開始商議之時，無論何時，帝國政府允與商議，本問題負遲延解決本案之責任，致激世界觀聽之誤解，諒非中國政府之本意，帝國之所以披瀝誠意。促鄰邦政府之再行考慮者亦實在於此。

再關於山東鐵路沿線之警備一節，如一月十九日之口述書所載，帝國政府之意。俟中國組織完了巡警隊。雖在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四、十五日

二八〇

中日協定成立前，立將日本軍隊撤退，業得中國政府之承認，且信於巴黎和會列國與日本之間，業得了解之組織山東鐵路巡警問題，可能實行，故帝國政府依據此趣旨。俟中國政府完了組織巡警隊，無論何時，由中日各該官憲協定鐵路警備交替手續後，再行撤退日本軍隊，至於膠澳環界內外之一切軍事上設施云云，此諒係指租借地內外之日德開戰以來所設置之各種軍事的設施而言。帝國政府之所以欲與中國政府開始交涉者，亦不外希望中日間協定如何處分此等設施，而確定其事而已，中國政府進而商議山東善後問題。與帝國政府協定之時，屬於商議事項之一部分此等問題，立即解決，自不待言也，特此奉達。」（註三）

### 臺灣東北部颶風成災，死傷四十四人。

此次東部海上颶風，時速二五公里，通過彭佳嶼花蓮，而風速每秒 最高高雄三十三公尺，彭佳嶼二十八公尺，造成死二人，傷四十二人，房屋全倒二三三棟，半倒一二三〇棟，東部及北部臺灣略有損失。（註四）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八九。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九。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三號，頁一三八。

註四：「臺灣七十年來之颶風」，頁六五。

### 十五日 閩督李厚基上書國父，願竭誠共濟。

福建督軍李厚基由福州上書國父云：「時局敗壞如此，非一致協力，何能挽回，我公手創共和，救國救民之心，久而彌切，厚基不敏，甚願竭盡愚誠，以期共濟。陳君競存處派鄧參謀長（鏗）來，偕同黃君（大偉）面商各節，均有端緒，已託黃君代達一切。」（註一）國父納之。（註二）

曹錕、吳佩孚秘密召集保定會議。



吳佩孚撤軍北返後，屯駐洛陽，是日偕旅長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等北上保定，與直系渠魁曹錕秘密召集保定會議，會商對付皖派。翌日曹錕電辭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註三）吳佩孚並遣曹士溥赴鄉城，與山東勦匪總司令張善義聯絡，請其牽掣段祺瑞派駐濟南之馬良部。（註四）戰機已有引滿待發之勢。

### 駐華英使抗議陝西違禁種煙。

駐華英國公使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聲稱前四川督軍劉存厚，在陝西西南部漢中一帶自派員役督種煙苗，且催促農人種煙，經漢中道尹派員剷除，竟被劉存厚軍隊將剷煙員戕殺十四名，請設法處治此案人犯，北京政府允即派員查辦。（註五）

### 日本在吉林省僑民攻殺韓人，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其侵犯主權，提出抗議。

日本近日越江入吉林境界，攻殺韓國黨人，北京外交部以其破壞公法，侵犯主權，特向駐華日使提出抗議。（註六）

註一：中央黨史會藏：李厚基原函及國父批牘原件。

註二：「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六。

註四：「吳佩孚先生集」，上編，頁二一七。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七。

註六：「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六九。

### 十六日 北京國會議決會期延長兩月。

北京國會第三次常會會期，本至本月底屆滿。惟因民國九年度預算，尙未能提出公決，因決定延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七、十八日

二八二

長會期兩月，預定至八月三十日閉會（註一）

駐華美使抗議岳州張敬堯部潰兵，戕殺美籍教士。

張敬堯於逃離長沙後，率所部第七師駐屯岳州，大肆搶掠。有美國教士雷瑪特亦為亂兵所殺，本日駐華美使柯蘭提出抗議。北京政府責令張敬堯查辦，張自知責無可逭，乃出四萬五千元撫卹雷瑪特家屬，事乃平息。（註二）

註一：顧敦錄：「中國議會史」，頁一五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七。

十七日 國父派徐紹楨為兩廣各路討賊軍總司令。

國父以廣東各路討賊軍事準備，即將完成。原擬任命居正為總司令，黃大偉為參謀長，以統一指揮。旋因居正不暇去粵，乃派徐紹楨為兩廣各路討賊軍總司令，督師討桂。（註一）並致函李綺庵曰：

「綺菴兄鑒：茲派徐固卿（紹楨）先生回粵為總司令，統率各路討賊軍，望兄糾合同志，聽總司令指揮，奮勇進取，務期掃除桂賊，肅清兩廣，為百粵人民造無窮之幸福，實為厚望。」（註二）

徐樹錚自庫倫回北京。

直、皖衝突日亟，皖段乃召時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之徐樹錚回京，共謀對付直系，徐樹錚乃離庫倫，於本日返抵北京，與段系諸將領共謀對付直系方策。（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〇。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一四七〇。

註三：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二七〇。

十八日 北京政府明令公布協約國對奧和約。

令曰：

「本大總統經國會之同意，批准協商及參戰各國與奧國間之和平條約暨附件七種，並修正附件二種，茲公布之。此令。」（註一）

### 新任比利時駐華公使艾維滋呈遞國書。

比利時新任駐華公使艾維滋(Robert Everts)本日上午九時，向北京政府呈遞國書。陪同晉見大總統徐世昌者，有參議男爵費郎芳，衛隊統領中尉博資爾，及通譯官白德斯（註二）顧維鈞電告北京政府，對土和約因中土未曾宣戰，不能簽字。

協約國對土耳其和約近已成立，我國因並未對土宣戰，經由國務會議決議不再簽字。本日顧維鈞公使由法電告北京政府，已將此項決定通知和會會長。（註三）協約各國對土和約，延至八月十日正式簽訂。（註四）

### 僑俄華工在蘇俄共黨導演下，舉行「中國工人第三次全俄大會」於莫斯科。

蘇俄爲利用僑俄華工對中國國內發生影響力，於是日在莫斯科導演「中國工人第三次全俄大會」，由劉紹周（即劉澤榮）擔任主席，蘇俄人民委員加里寧(M. Kalinin)，翟趣林(C. V. Chicherin)等均到席致賀。大會曾決議組織「華工社會黨同盟會」，並邀請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訪俄。（註五）附錄：李雲漢：蘇俄對僑俄華工的麻醉與利用。

僑俄華工人數，迄無精確的統計，據張嗣昭所記，民國五年之人數有十五六萬之多，戰時彼等曾受盡俄人之虐待凌辱。張嗣昭「游俄僉載」：

「華工到俄，據吾去年（民五）十一月離俄時計之，聞其實數已達十五六萬名之多，而北京政府竟未察覺，駐俄公使館亦不悉其情。迨至此項工人多被驅於前敵，搬運掘壕伐木諸種重役，備受至痛之苦。多有衣食不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八日

二八四

周，被凍餒鞭撻死者。強矯之人，乃冒死逃至俄都，向公使館求救，乃竟無從交涉，即交涉亦不得要領。」帝俄軍隊的虐待，中國公使館之冷酷，均在此輩華工心理中，播下仇恨的種子。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列寧開始要對中國實施「革命征服」之時，他深感此輩僑俄華工頗具「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條件，乃決意加以麻醉而利用之。截至一九二〇年六月止，此輩華工在俄共中央的直接指揮之下，已召集三次全體大會。其一、二次大會文獻不足，無法知其底蘊，其第三次大會却是有聲有色，其影響直接達於國內，令人震驚。

這次「中國工人第三次全俄大會」是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八日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有六十人，代表華工十萬」，由粵籍留俄學生劉紹周擔任主席。蘇俄人民委員加里寧 (Mikhail Kalinin) 翟趣林等均曾參加致賀，並曾公開宣稱：

「中國蘇維埃共和國，會和蘇俄密切的同盟。……君等如此進行，係俄國革命所造成。蓋俄國之革命使君等成為新人，力能奮鬥以爭自己之人權，並為其他工人爭解放。」

大會決議組織「華工社會黨同盟會」，並邀請中國革命領袖「楊生」訪俄。曾出席大會之俄東方外務部部長，前俄駐滬副領事伏斯耐斯基，於六月二十二日致電上海「大陸報」，敘述大會的決議情形說：

「華工協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此間開會，經三日激烈辯論，及委員會會長一度使人信服之演說之後，各代表已於今日議決將此商業協會改為一政治組織，名曰華工社會黨同盟會。此新組同盟會之活動，將來須移至中國，但總機關設於俄國。該會議並決定邀請著名之革命黨領袖楊生至俄。俄之人民委員脫邱林氏今日不期而蒞此會場，演說解放世界被壓制人民之問題，其言云：中國人民被壓制已久，今吾得接晤諸君，視為中國社會運動地方之先鋒，實為大樂。」

上項決議中提及之中國革命領袖「楊生」，係大陸報譯音，實際係指孫中山先生。六月二十五日，「大會」並決議致電中山先生暨全國各界，要求促成中國政府盡速對蘇俄政府的承認。原電於七月五日，以「大會」議長Jiao Sin Tohao (按即劉紹周) 署名自莫斯科發出。提出「請求於同胞之案」四條：

其一、請求全國同胞團結，大力協助中國青年革命事業以排除其敵人，如帝國侵略資本專制等主義。

其二、請求我國即行承認勞農共和國，彼爲領導受制人民共爭自由者也；並請我國對於反對俄國之列強，切勿施以援助。

其三、請求我國即派正式全權代表來俄以結邦交，此爲我國急要之圖，萬不容緩者也。

其四、請求我國即行設法使在俄僑民之欲回國者，得以利便言旋，歸途無阻，實爲至幸。

就前項「成立華工社會黨同盟會」決議及致孫中山先生電文之涵義觀察，即可明顯的看到俄共麻醉並利用僑俄華工以爲對華進行滲透的工具，所謂「新組同盟會之活動將來須移至中國，但總機關暫設於俄國」，所謂「設法使在俄僑民之欲回國者，得以利便言旋」，都是俄共有計劃的對華滲透的鐵證。

當然，列寧在隨時利用機會，公開的把這批「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輸送到中國來，執行其「革命的任務」。一九二〇年秋張斯慶到俄，列寧認爲有機可乘，遂把這個「深信勞農主義之可能」的華工領袖劉紹周介紹給張斯慶，並賦予劉以「對中國宣傳之任務」。張斯慶回國時，果然將劉帶回，但又怕北京政府發覺，乃將其留在哈爾濱一帶活動。

「華工社會黨同盟會」之外，在遠東的阿穆爾省城尚有所謂「中國社會共產黨」的組織。一九二〇年十月，莫斯科舉行其「社會革命成功第三週年大紀念」時，這個「中國社會共產黨」並曾發表過一次「慶賀宣言」，對於俄國革命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理想，推崇備至。其宣言第二段是：

「茲當俄羅斯社會革命三週年紀念盛節，勞農工兵，國集慶祝，誓望將來世界各國，亦一致解除政治及經濟之壓迫，使人人均得自由平等幸福，社會主義，大放光明。無階級之分，無貧富之別，國無歐亞之殊，種無黃白之異；世界大同，實現不遠，理由充足，主義正大，此實和平之淵泉，人道之正義。如日月之光輝，星辰之高照，人人皆得以共見，是不可泯沒污濁者也。」

這段文字，顯示俄共對華僑麻醉欺騙之成功，也顯示華僑甚至國內少數知識份子對於蘇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認識之淺薄與天真。至於這個「中國社會共產黨」的組織內容，雖無文獻可徵，但就李章達的「視察新俄日記」所見，知其領導人物爲劉謙，其本質爲「招兵而外，尚須擴大□□□務」的一個預謀叛亂組織。其時人數尚不够多，約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十八——二十日

二八六

百人左右，其後東北中俄邊境之有共黨指揮之「中國師」及「韓國師」出沒，與此組織不無關係。（註五）

註一：民國九年六月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六二號。

註二：民國九年六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六三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七。

註四：傅啓學：「中國外交史」，上冊，頁三四三。

註五：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六——四九。

## 十九日 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入北京，調停時局。

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以直系曹吳湘境撤防北返以後，十三省聯盟亦宣告組成，直、皖關係瀕臨破裂，遂電召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直督曹錕，蘇督李純入京，共謀緩和局勢之計。李純稱病告假，曹錕亦藉口撫慰歸軍，未便輕離保定。惟奉天督軍兼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應召入京，徐世昌派徐樹錚迎之於廊房。張作霖抵京後，先謁大總統徐世昌，繼謁國務總理靳雲鵬，再驅車往訪段祺瑞，表示願以「第三者」立場，斡旋時局。（註一）

## 北京政府派張文生為蘇魯豫皖四省勦匪司令。（註二）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六。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〇。

## 二十日 督辦邊防事務處派遣張斯慶率團赴俄考察，是日抵達買賣城。

六月上旬，督辦邊防事務處派出一非正式之代表團赴俄考察，由陸軍中將張斯慶率領，張斯慶為安福系軍人，曾奉派為駐鄂木斯克軍事代表，對西伯利亞形勢甚為熟悉。張氏一行是日抵達買賣城，與「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相遇，繼進入俄境，經特羅伊茨科薩瓦（Troitskosavsk）、上烏金斯克、伊爾庫次克等

地，於九月上旬到達莫斯科。（註一）

## 福建廈門英領強佔後海灘地方。

福建廈門後海灘地方，係在英國租界前面。當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我國官廳因廈門商業發達，地方日益繁盛，議將該灘塢築作為公路，時駐廈英國領事，欲將該地併為租界。迭經官廳與之交涉，均無結果，最近英領事竟圈築圍牆，並於該地內，禁止軍警拘拿人犯，儼然視為租界。經省署責令交涉員與英領嚴重交涉，不得要領，現交涉員已將歷次交涉情形，呈明北京外交部，請咨行駐北京英國公使，轉令駐廈英領，速將強佔各地，一律退還，以重主權。（註二）

註一：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六一——六三。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八。

## 二十一日 劉顯世通電廢除貴州督軍職務。

貴州督軍劉顯世，響應雲南督軍唐繼堯廢督之主張，於本日宣告廢去貴州督軍名號，即日解職，仍以靖國聯軍副司令名義，收束軍隊。（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八。

## 二十二日 張作霖自北京前往保定與曹錕、吳佩孚會商解決時局辦法，曹吳提出條件由張帶回北京商辦。

張作霖既以「調人」自居，調停直、皖衝突，遂向徐世昌提出以靳雲鵬復任國務總理與撤換安福系三總長（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曾毓雋，司法總長朱深）為調停方案。徐世昌再請其赴保定與曹、吳一談。張作霖因於是日偕王迺斌、張景惠及蘇、贛、魯、豫等省區代表何恩溥、李竟成等前往保定，與曹、吳會商。曹、吳提出六項條件：（一）撤換安福系三總長，靳雲鵬復職；（二）撤換王揖唐議和總代表名



義；(三)湘事由和會解決；(四)凡和會不能解決之問題，由國民大會解決之；(五)邊防、西北軍、南軍與各省軍隊同樣裁減；(六)開復張勳原官。張作霖允將此項條件，携回北京與當局面商。張於次日返北京。(註一)

###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復優林，拒其來京。

北京政府外交部於接獲優林六月十二日請發護照前來北京之電後，由代理部務(陸徵祥辭職後，外交總長一職時尚虛懸)之次長陳籙與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幾經措商，決定拒絕優林至京；令其就近與地方官員接洽。是日，外交部電復優林：

「貴代表團擬於通商事宜，有所陳述，儘可就近與地方官接洽，隨時商明本部，當較來京一行，諸多便利，暫可無庸議及京行也。」(註二)

### 法國前總理班樂衛 (Paul Painlevé) 抵北京。

法國前國務總理現任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院長班樂衛氏 (P. Painlevé)，春間由巴黎出遊，歷經英、美、日本諸國，茲因進行中法交換教育之計劃，並考查中國鐵路情形，於本日由日本抵北京。

班樂衛氏於一九一七年第一次歐戰最激烈之時膺法國內閣總理之重任，且為世界著名之數學家，自六月二十二日抵華，至九月十一日返國，共計旅華約及三月，北京大學為之創授與博士之例，同時美之杜威，英之羅素亦均於此時先後在華講學，故班氏留華為時雖短，而影響我國熱心學問之趨勢亦甚為顯著。(註三)

### 日本駐華公使為湖南湘潭日警被戕事，向北京政府抗議。

湘省南北兩軍激戰時，南軍在湘潭殺死日人一名，又在長沙射擊日船武陵丸，傷日人二名，日本駐華日使本日乃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註四)

註一：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二：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一一三。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四號，頁一三八。

註四：同註三。

## 二十三日 段祺瑞致電國父，表示悔禍，贊同本月三日之宣言。

段氏因吳佩孚自湘境撤兵北上，皖直之戰，迫在燃眉，乃乘勢聯絡滇唐，並密向國父輸誠，國父以桂系軍閥，日漸猖獗，勢非驅其離粵不可，故對段之密使，有所接觸。初，段謂南北戰爭，不啻其本人與國父之戰爭。因要求國父提出可作和平協定基礎之條件。國父之條件，即為廢除所有對日密約。段接受此項條件，允許廢除「中日軍事協約」。故有本月十四日邊防督辦處聲明中日軍事協定無效之表示。段祺瑞復以個人名義致電國父，表示贊同本月三日之宣言。（註一）

日本對於中東鐵路，又再提出要求：（一）沿路添設日本護路軍隊。（二）沿路附設日警。（三）如有匪警，須調日軍會剿。北京政府以此項要求，有礙路權，一律拒絕。（註二）

北京政府令浦口商埠會辦溫宗堯免職，派周嵩堯幫辦浦口商埠事宜。（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〇。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八。

註三：同註二。

##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任命齊耀珊為山東省長，沈金鑑為浙江省長；原任山東省長屈映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二十四——二十六日

二九〇

光調京，另候任用。（註一）

北京政府頒令懲處張敬湯、張繼忠。

令曰：

「據暫行留任湖南督軍張敬堯電稱：接衡總司令湖南陸軍第一旅旅長張敬湯於湘潭一役，首先退却，以致險要盡失，請撤去總司令旅長並褫奪一切官職勳章，交軍法處先行看管，聽候中央處置，又第七師補充第三旅第五團團長張繼忠，策應不力，失守衡山，請一併褫革聽候嚴懲，並自陳用人不當，請嚴加懲處等語，張敬湯張繼忠畏葸無能，貽誤地方，厥咎甚重，均著即行褫奪軍官軍職，並分別撤銷勳位勳章，即由該督派員押解來京，候令懲辦，張敬堯調度無方，業經褫奪官職，此次據呈檢舉，尚能不徇親私，著從寬暫免置議，以觀後效。此令。」（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六七號。

註二：民國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六七號。

## 二十五日 日軍在山東戕殺華人。

日軍在膠濟路岢山站附近，無故槍斃華人二名，安邱、昌邑兩縣知事本已含糊了事，嗣經軍、政兩長查悉，立即將兩縣知事撤懲，令交涉員嚴行交涉。（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八。

##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頒令懲辦湖南失職文武官員。

湘軍北進，北軍將領多不戰而走，文官亦多棄職而逃。經張敬堯呈請嚴懲，北京政府乃於本日發布

三令如下：（註一）

（一）

此次湘防失利，固由張敬堯督率無方，節節退縮，而各路將領策應不力，相率潰散，亦屬有虧職守。除張敬堯



等前經明令分別懲辦外，李奎元以第十一師師長兼任幫辦軍務，當湘防緊急，所部未應一戰，紛紛退却，迨長沙失陷，指定地域，責令固守，乃玩違不遵，所部復先後潰至鄂境。陳德修有分防寶慶後路之責，當湘省換防之際，乃敢逗遛皖省，屢經嚴電責令赴湘，仍復畏葸不前，致該軍聞風而靡。似此貽誤戎機，實屬咎有應得，李奎元、陳德修均著先行褫奪軍職官勳，交陸軍部按法懲辦。以昭儆戒。此令。

(二)

據暫行留任湖南督軍張敬堯電稱：湖南政務廳長史久紹，湘江道尹王丙坤，警務處長劉之龍，偵緝處長劉泉德、鑛務局長張榮楣，補充第二旅旅長楊纘緒，軍法課長盛鑄泉等，棄職潛逃，請予懲處等語，史久紹等或身任監司，或職膺戎政，責任均極重要，乃竟罔顧職守，相率遠颺，貽誤地方，實難辭咎，史久紹、王丙坤、劉之龍、劉泉德、張榮楣、楊纘緒、盛鑄泉，均著先行褫職，並分別褫奪官勳，聽候查辦，以伸國紀。此令。

(三)

據暫行留任湖南督軍張敬堯電呈：旅長劉振玉，團長王記三等，臨事退却，全部潰散，請予懲辦等語，劉振玉、王記三均著先行褫奪軍職官勳，由陸軍部查明詳情，依法懲辦，以肅軍紀，其餘各員並交該部彙案查辦。此令。

### 湘軍收復岳州，張敬堯倉皇遁逃。

湘軍於六月二十三日開始由長沙繼續北進，二十五日佔領新牆。張敬堯畏葸貪生，不待湘軍抵達，即於是日退出岳州，岳州當即為湘軍收復。(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六九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四號，頁一三八

## 二十七日 臺灣日本總督府公佈地方制度。

臺灣日總督府是日公佈地方制度，設臺北，臺中，臺南，新竹，高雄五州，臺東，花蓮港二廳。下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二九二

設三市，四十七郡，一百五十五街莊。並公佈改訂地方官制及地方費令，於九月一日起實施。（註一）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二七。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日本近日在山東之佈置，如（一）開礦及修築輕便鐵路；（二）設置郵局電線；（三）設立學校病院；（四）開設工廠，製造物品；（五）在內地租房蓋屋；（六）在內地設肆營業；（七）租賃購買及佔用地畝各項，均屬違約行為，特向日本駐華公使提出抗議。（註二）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國語講習所第一期畢業學員名單。

北京政府教育部於本日發布第三〇五號訓令，通告國語講習所第一期辦理情形，及畢業學員名單。

原令如下：（註二）

據國語講習所呈稱敝所第一期甲乙組學員於四月三日開課後，各省區報到官費自費學員共計一百七十二人，至五月二十八日修業期滿，即於二十九三十兩日分門考試，經各教員評定等第，除因曠課過多開除學籍者二人，因事未與考試者五人，成績過劣未能給予畢業證書者四人外，計及格學員范祥善等一百六十一人，業經照章發給畢業證書，理合繕具清冊呈請大部備案，並請將合格各員由部分咨原送各省區以昭慎重等情前來；除令准並分行外，合即檢同國語講習所第一期畢業學員名冊，令仰該廳查照。此令。

附國語講習所第一期畢業學員名冊一份

計開

范祥善	江蘇嘉定	陳樞藩	福建閩侯	陸紹曾	江蘇吳縣	陳函初	福建閩侯	楊雲矗	直隸蠡縣
朱廷珪	江蘇松江	蘭爾芝	山西定襄	于德粹	山東臨淄	王俊又	山西靈石	張鳳雲	江蘇陽山
劉儒	江蘇江都	洪範	福建閩侯	張德純	陝西長安	黃和鈞	湖南長沙	包珠	江蘇儀徵

李成章	廣西桂林	馬昌期	江蘇松江	張蔭昌	直隸深澤	張殿笏	直隸吳橋	杜天錫	山東招遠
林信鑑	福建閩侯	吳兆甲	江西臨川	張倬	浙江杭縣	秦鳳翔	江蘇無錫	郝蘊惠	河南開封
項延釗	江蘇江寧	孟海清	湖北均縣	徐駒	江蘇常熟	王翰卿	察哈爾多倫	蕭逢時	湖北漢陽
高聖保	黑龍江海倫	范椿	浙江杭縣	張榮瑚	江蘇江陰	孫毓桂	直隸涞水	袁崇思	山東曲阜
吳寶祚	察哈爾張北	潘寶書	江蘇上海	李錦元	山西長子	吳庚鑫	江蘇江都	趙增祐	江蘇淮陰
孫志道	湖北應山	侯超羣	廣西蒼梧	李級仁	陝西長安	于燾東	黑龍江瑗瑋	曹伯評	四川漢源
朱英	江蘇松江	鄧雲鵬	江西南城	駱元勳	雲南昆明	黎名巽	江西南昌	承振華	江蘇武進
富興銳	京兆大興	楊定鑒	江蘇常熟	于琪	江蘇江寧	南式客	京姚大興	趙震	雲南鶴慶
虞席珍	安徽廣德	封挺楷	陝西長安	閻志和	河南睢縣	胡鑄鼎	湖北黃岡	方世樹	安徽歙縣
江潤生	雲南昆明	夏來安	江蘇江寧	王中謙	山東濟河	楊毓玖	陝西長安	程時燾	江西新建
任元泰	甘肅皋蘭	杜含章	京兆宛平	李濤	湖南長沙	魯秉誠	湖北監利	呂樹聲	吉林賓縣
鄒大康	福建閩侯	周連中	直隸遷安	繆熾章	雲南宣威	李文富	四川重慶	任潮	熱河平泉
羅世澤	廣西信都	徐迪	浙江紹興	劉翰章	吉林吉林	史正心	陝西華縣	馬鑄時	江蘇江都
唐雲卿	江蘇連水	李光鼎	湖北長陽	于紹興	陝西長安	奚國鈞	吉林吉林	葉耕	江蘇吳江
薛瑞庭	江蘇陽山	吳家瑜	河南南陽	鄭永祿	甘肅皋蘭	趙維翰	河南羅山	吳家仁	江蘇吳縣
楊文英	湖北蘄水	夏邦俊	湖北蘄春	范長庚	熱河灤平	楊俊	江蘇吳縣	王學澄	京兆宛平
陳日濤	浙江紹興	劉敦品	湖北黃陂	沈壽松	江蘇常熟	申延秋	江蘇東海	胡允諸	湖北孝感
于鑑泉	山東鄒城	唐景山	湖南長沙	許少泉	直隸玉田	雷海峯	京兆宛平	柴恩重	直隸天津
范魏昌	山東泰安	趙雄飛	河南南陽	梅榮生	江蘇江寧	閔煥章	江西南昌	周希頌	湖南長沙
馮之綱	湖北沔陽	陳隋	湖南麻陽	傅特	湖南瀏陽	裘樸	江西新建	潘遇馴	江蘇吳縣
王宗文	京兆霸縣	吳源濬	吉林長春	賈文選	湖北長陽	程銘彝	江蘇吳縣	邢邦彥	甘肅皋蘭
王特	湖南長沙	趙自誠	京兆武清	太運震	雲南昆明	夏掄升	江蘇高淳	錢龍生	江蘇吳縣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二九四

洪迪	安徽懷寧	鄭孝燿	福建長樂	劉肇龍	湖南醴陵	王毓顯	甘肅皋蘭	葛作霖	熱河承德
駱宗培	四川新都	岳學忠	山東高唐	尚詒	京兆涿縣	曹興璜	湖南長沙	鍾讀麟	山東益都
胡士彥	湖南長沙	蕭啓宗	京兆涿縣	譚青選	湖南澧縣	熊楚雄	湖南長沙	盧家諷	湖南寶慶
孫承德	綏遠歸綏	陳道宏	福建閩侯	杜進	江蘇泰縣	唐祖培	湖北咸寧	宮廷璋	湖南湘潭
宋毓琛	黑龍江呼蘭	王欲仁	陝西長安	袁鑑堂	陝西華縣	楊恩麟	吉林吉林	曹汝弼	綏遠清水河
蕭樹華	湖南長沙	姜履昌	熱河豐寧	顧世德	江蘇松江	烏建邦	綏遠歸綏	劉聖傳	湖北宜都
王惠成	黑龍江龍江	王輝祖	江蘇太倉	盧炳堃	湖南寶慶	程沅	江蘇吳縣	郭泰來	綏遠歸綏
王尚卿	綏遠托克托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〇。

註二：民國九年七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七四號。

二十九日 朱執信，廖仲愷，奉國父命抵漳州，促陳炯明回粵討桂。岑春煊等暗與北方直系軍閥勾結，粵督莫榮新派兵入閩，圖消滅粵軍。（註二）

國父飭陳炯明率軍回粵，申討桂系軍閥。先是月來直皖衝突漸烈，段祺瑞所部邊防軍，不足一戰。而桂系軍閥，借口助皖，派兵入閩，實欲師假途滅虢故計，來犯粵軍。故國父急促陳炯明回師。當時國父派朱執信、廖仲凱到漳州，促陳炯明返粵討桂系軍閥，並許以經濟上之援助，炯明終遲疑未決，經許崇智、鄧鏗諸將領再三陳說，乃與福州段系督軍李厚基約，以閩南由李軍接防，而厚基則助炯明以軍費餉糈，由閩圖粵，但炯明此時原無回粵之志，旨在保全勢力，仍遣黃強、金章等向桂系及其附庸派系政客，曲意交歡，黃強屢晤莫榮新，冀有調和之望，（註二）又派吳禮和等赴北京，商訂條件，古應芬、廖仲凱屢等無效，朱執信以其反覆無常，即掉頭赴滬，此時苟非莫榮新，林葆懌等決意取閩，危及漳

州地盤，陳必無反粵之決心也。（註三）

北京政府明令暫行留任湖南督軍張敬堯毋庸留任，即將所部軍隊交由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接管，來京聽候查辦；任命吳光新為湖南督軍兼省長。

北京政府以岳州失守，張敬堯應負全責，於是日下令將張敬堯撤職查辦，令文如下：

「據暫行留任湖南督軍張敬堯電呈：南軍進攻不已，退出岳州，暫駐嘉魚收集候令等語，張敬堯前經棄瑕留任，原冀其效力自贖，乃復退出湘境，實屬咎無可追。張敬堯着無庸留任，所部軍隊，即行交由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接管，切實考核整理，張敬堯於交卸後，迅即來京聽候查辦。」（註四）

北京政府同時發表命令，任命吳光新繼任為湖南督軍兼省長，並命令吳新田代理第七師師長，收容張敬堯殘部。（註五）並同時下令懲罰張宗昌、范國璋，令曰：

「第二路總指揮暫編陸軍第一師長張宗昌，陸軍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奉令駐湘，有保衛地方之責，乃張宗昌所部先後退至萍鄉、袁州，范國璋所部退至寶塔洲，均已遠離湘境，職責所在，咎實難辭。張宗昌范國璋均著褫奪軍官，暫留原職，仍應整肅所部，努力戎行，以觀後效。」（註六）

### 徐世昌、張作霖、段祺瑞議商解決時局危機辦法。

自張作霖於二十三日自保定帶回直系六項要求後，次日即赴團河與段祺瑞會商，未獲結果。是日，由徐世昌出面，邀張作霖、段祺瑞至公府會議。徐、張當時對保定六項條件提出折衷意見，希望安福系三總長退出內閣，徐樹錚解除西北籌邊使與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職務，所部改歸陸軍部直轄。段當時未明示反對，翌日，段召集安福系將領會商，決定採不退讓政策，僅允將邊防軍改歸邊防督辦直轄。時局至此，已無調停餘地，直、皖戰火已迫在眉睫矣。

### 中國正式加入國際聯盟。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中國既批准奧約，乃由駐英施肇基公使正式通知國際聯盟會。國聯秘書長依據盟約，聲明中國已備具入會完全資格，無任歡迎，應請照章派代表三員，正式出席北京財政會議，享有完全權利。我國原派代表饒孟任一員，尚未出發，擬再加派二員，前往出席。（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二冊，頁三。

註二：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頁一〇八九。

註三：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四七。

註四：民國九年六月三十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七二號。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四。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四號，頁一三九。

## 六月

### 北京政府派顧問福開森等三人，赴西伯利亞考察。

北京政府為瞭解遠東共和國建國後之情況，於本月派出三名外籍顧問，至西伯利亞地區考察。彼等先到赤塔，再達上烏金斯克。其中尤以美人福開森(John C. Ferguson)英人辛博森(B. Lenox Seipson)最為活躍。遠東共和國當局曾予以盛大歡迎，謂日本為中、俄共同敵人，兩國應一致合作，以謀對付。並表示願以平等互惠精神，修正中俄間以往條約。同時要求北京政府取締白俄在哈爾濱及中東路區內之活動。辛博森於返京後提出報告，認為遠東共和國具有與鄰邦交好之誠意，其國內公民與政黨皆享有自由，對蘇俄則無絕對獨立，不妨與之作正式之往還。（註一）

湖南彭國鈞，易培基，楊樹達諸人，以前張敬堯在湘時，教育摧殘殆盡，商同譚延闓組織教育委員會，以易培基為委員長，各教育家又以為教育會中斷發起

組織一教育促進會，以為教育研究機關。（註二）

註一：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一〇五——一〇六。

註二：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七。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

二九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九年 六月

二九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七月

### 一日 北京政府停付俄國庚子賠款。

俄國內部革命發生後，我國對俄庚子賠款，仍照舊交付駐華俄使署。現由北京外交部通知俄使，於本月起停止交付。（註一）不意英法兩國公使表示反對，日本公使亦表示中國政府此舉係「違反國際公法」，北京政府分別予以解釋，事遂寢。

曹錕等發表「直軍將士告邊防軍將士書」，聲明決心掃除安福系及徐樹錚。（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三七。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一一七。

### 二日 徐世昌下令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靳雲鵬准辭卸本兼各職。

是日，徐世昌頒佈「大總統令」，正式核准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靳雲鵬辭職。令曰：

「國務總理陸軍總長靳雲鵬迭呈辭職，情詞懇摯，靳雲鵬准免本兼各職。」（註一）

實則，靳之辭呈早於上月即已提出，徐世昌未予批准，僅給假休養，而由海軍總長薩鎮冰暫行代理。今直、皖衝突，箭在弦上，靳再懇辭，並推薦周樹模組閣，終獲徐世昌同意。

北京政府明令裁撤淞滬護軍使，改設淞滬鎮守使，以何豐林任之；原任淞滬護軍使盧永祥調任浙江督軍。

是日，北京政府發表明令：

（一）淞滬護軍使一缺著即裁撤，改設淞滬鎮守使；

（二）調任何豐林為淞滬鎮守使；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一、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日

(三) 特任盧永祥爲浙江督軍。(註二)

北京政府此舉，乃係基於直系蘇督李純之秘密建議，意在削弱皖系盧永祥之勢力，因將護軍使改爲鎮守使，職位編制及人員均須裁減也。詎北京政府命令發表後，盧永祥、何豐林均拒不受命。何豐林於通電指責李純玩弄兩面手法外，並於是日代盧永祥通電各省。略謂：

「當此南北相持之時，國是未定，人心未安，政府失其重心，大局日趨危險。淞滬地方重要，未便驟事更張。現仍以盧永祥兼任淞滬護軍使名義，由何豐林代行維持現狀。」(註三)

盧永祥之電報發出後，北京國務院曾致電質問盧永祥：

「該督電保何豐林繼任淞滬護軍使，查此席由師長以上軍官兼任，何爲旅長，資格不合。今循該督之請，改軍使爲鎮守，以何實授。該督向明大義，近又倡裁兵廢督，何致有此；恐係奸人冒名發電，望即查覆」。

何豐林乃於四日致電北京國務院，引舉李厚基以旅長升任督軍的事例，以駁斥國務院「資格不合」的說法。同時，盧、何授意浙、滬兩地駐軍第四師，第十師全體官兵，軍警機關以及上海商業團體等紛紛電請北京政府收回改設護軍使之成命，實授何豐林爲護軍使。(註四)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准日軍駐紮中東鐵路哈綏哈長兩段。(註五)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七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三七。

註四：同註三。

註五：「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一。



## 日 曹錕、李純、張作霖通電聲討徐樹錚，宣佈其六大罪狀。

本月二日，徐世昌下令准靳雲鵬辭國務總理職後，擬以周樹模繼任，咨請國會同意，而安福系議員則以不開會以爲抵制。以是曹錕於三日與李純，張作霖聯名發表通電，申討徐樹錚六大罪狀。電謂：

「……原夫徐樹錚者，鳬鵠爲心，豺狼成性，邀榮希寵，濫典軍符，購械吞款一案，本應詔正典刑，乃以阿附要人，苟全性命，乘機復起，鼓盪蠱潮，朦蔽總揆，脅制元首，以致合肥下野，黃陂蒙塵，國會天絕，都門禍啓，川湘兩役，妄逞干戈，重慶喪師，長岳啓釁，合肥之聲望掃地，中央之威信無餘，戰禍連年，烽煙四起，川陝湘閩，滿目瘡痍，此其禍國殃民之罪一也。

「罪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徐樹錚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倭。自合肥秉政以來，徐樹錚經手所借日款，不下六億萬元，其抵押條件，雖合肥亦莫明真相，局外人更無從懸揣，如中日軍械借款也，軍事協定也，高徐順濟抵押也，籌邊銀行設立也，莫非徐樹錚一手經營。對魯案則主張直接交涉，西北軍則權衡操自東鄰。全國抵制外貨，彼則毆辱學生以媚外，全國力爭國權，彼則斷送路礦以賣國，以天下爲囊金，視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爲對內之憑藉。乘俄人內亂之際，冒陳毅垂成之功，勾結東人，取消外蒙自治，濫邀一時之名，隱伏無窮之患，此其賣國媚外之罪二也。

「黃陂卽位，合肥當國，徐樹錚不過一院秘書長耳！乃某督入覲，則需索分肥，某督蒞新，則釀金作壽，假藉輿援，擅作威福，上下其手，高下在心。唐（紹儀）長外交，則擋駕於津門；丁（士嶸）長秘書，則被排於公府；孫（洪伊）長內務，則受窘於閣席。泊乎直軍告捷，安福誕生，結黨營私，攪權竊柄，以國會爲城社可據，以元首爲奇貨可居，以國軍爲一系之爪牙，以疆吏爲一家之私產。盤據財政，壟斷交通，曾（毓雋）徐（恩元）彈冠，梁（士詒）周（學熙）束手，龔（心湛）朱（深）染指，錢（能訓）靳（雲鵬）寒心。王揖唐擬老申江，丁士源併吞京漢。南池子則車水馬龍，太平湖則橫流禍水。安福俱樂部，竟成官僚營業場，朝列黨籍，夕爲閣員，未蒞封疆，先納黨費。屈映光禍貽東魯，王印川毒流中州。四凶則跋扈於封疆，三賊則託庇於外府，炙手可熱，莫之敢撓，此

其把持政柄之罪三也。

「全國本屬一家，何嘗有南北之判？北洋原係一體，何嘗有皖直之分？乃徐樹錚強分界限，挑撥感情，既思以北圖南，更思削直肥皖。川湘閩陝，陡起烟塵；合肥河間，無端水火。皖直鬭力，南北構兵，煮豆燃萁，內訌不已，更肆其收買離間政策，而使南與南戰，北與北戰。曾毓雋秘勾程（潛）李（根源），以謀湘粵離心，王揖唐厚結孫（中山）唐（繼堯），以激滇桂啓釁。唆廖（湘芸）周（則範）叛逆於滄浦，閻（烈鈞）離析分崩，使詐使貪，詭。魯省則藉馬（良）以逐張（樹元），秦中則嗾劉（鎮華）以襲許（蘭洲）。勾心鬭角，離析分崩，使詐使貪，詭隨百出，同室操戈之慘，鬩牆無底止之秋，追原禍始，豺虎不食，此其破壞統一之罪四也。」

「陸建章爲北洋耆宿，徐樹錚曾隸幟幃，無論其有無不赦之罪，既爲陸軍上將，特任命官，總以請命中樞，提交軍法會議，方爲公允。乃徐樹錚以新進後生，擅殺大吏，欺蔑前輩，藐視王章，專擅恣睢，莫此爲甚。迨至各省疆吏羣起責言，竟復矯命傳宣，巧爲掩飾，弁髦不法，謾亂紀綱，此其以下殺上之罪五也。」

「徐樹錚一微末司書耳，經合肥逾格提拔，扶搖直上，得有今日，對合肥惡如何效忠補闕，矢志報稱，方不負乃公提拔之厚意，而乃飾非怙過，扶惡不悛，蒙蔽聰聽，以把持左右。合肥本無對內野心，徐樹錚謬獻軍國政策，合肥原非媚外主旨，徐樹錚妄獻親日嘉謨，以致三造共和清白乃心之元老，竟至聲譽掃地；不啻爲徐樹錚一人作牛馬。徐樹錚殫武窮兵，合肥爲積怨之府；徐樹錚敗國殃民，合肥爲衆矢之的。部曲離心，士卒解體，胸懷叵測，別有肺腸。西北籌邊使設置伊始，即便與邊防督辦對抗，公牘平行，目無長上，逢蒙學射，忘本背師。陪臣執國命，律以春秋大義，罪不容誅，此其以奴欺主之罪六也。」

「以上六罪，不過舉其荦荦大者，其餘窮兇極惡，罄竹難書。毒痛四海，民欲偕亡，惡貫滿盈，末路淹臨。錕、作霖等忝任疆圉，謬治軍旅，國危民病，疆吏之差。爲國除奸，義無反顧。謹厲戎行，引領待發，掃清君側，奠我神京。伏望全國士民，一致聲討，殲厥渠魁，取彼兇殘，有我斧鉞。凡我袍澤，同仇敵愾，既非黨惡助虐，必不觀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亦當奮從罔治。試看今日之中央，竟是誰家之政府。應天順人，時不可失。謹此露布，咸與聞知！偕同安內，盡興乎來。曹錕、張作霖、李純同叩。」（註一）

日本宣佈佔領庫頁島北部，聲稱直至俄政府可承認而圓滿解決時為止。（註二）

註一：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一。

四 日 北京政府頒令特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應即解除西北籌邊使及西北邊防總司令職務，留京供職，西北籌邊使一職，著李垣暫行護理，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着即裁撤，所屬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註一）

直、皖敵對形勢空前緊張之際，大總統徐世昌乃於是日在公府召集特別會議，決定免除徐樹錚本兼各職，此一則出之於張作霖之建議，一則由於徐深懼直系兵威也。徐氏此舉，自然開罪皖段。命令發佈後，段在團河曾大怒大罵不已。翌日，段即以邊防督辦名義命令邊防軍緊急動員，同時，邊防軍各旅長挽留徐樹錚仍供原職之通電亦見諸報端矣。

奉命暫行護理西北籌邊使之李垣，字謙六、河北大興人，一八七九年生，留學俄國。時任籌邊副使，駐庫倫。

### 北京協約國戰勝紀念坊落成。

我國參加協約各國戰勝德奧後，特在北京中央公園建築協約國戰勝紀念坊，以為紀念。上年開工以來，現已全部告竣，於本日舉行落成典禮。（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七六號。

註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稿」。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四日

## 五日 皖督倪嗣冲入北京。

安徽督軍倪嗣冲乞假養病，於本日由蚌埠抵北京，旋赴北戴河靜養。（註一）

## 協約國代表在比利時東境斯巴召開之大會開幕。

協約國爲謀令德國履行和約，自本日起在斯巴（比國東境與德國交界地）特開大會，令德國派代表討論，德國代表爲總理倫巴克氏，外交總長西門士氏；國防總長蓋斯勒氏等，英國代表爲首相喬治氏等，法國代表爲總理米勒蘭氏，意國代表爲斯福柴伯爵，日本代表爲珍田子爵。（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三八。

註二：同右書，頁一四二。

## 六日 駐北京西北邊防軍改稱定國軍，以段芝貴爲總司令，向保定出發，聲言討伐曹錕、吳佩孚。

北京政府免除徐樹錚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職務之令公佈後，皖系首魁段祺瑞遂命駐京西北邊防軍改稱定國軍，以段芝貴爲總司令，動員第一、三、九師部隊，於本日下午達動員令，南下保定，準備與直系曹吳作戰。（註一）

## 馮玉祥退出常德、桃源。

南軍佔據長沙岳州後，北方軍隊多退出湘省，惟湘西一部，尙歸北方馮玉祥軍隊據守。近日北軍旅長朱澤黃所部突然潰變，致益陽沅江失守，馮玉祥遂由常德、桃源，退駐津澧。旋復退至鄂境。湖南境內至是已無北方軍隊。（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區，請分設國語統一籌備會。

北京政府教育部應國語統一籌備會之請，於是日通咨各省區，請分設國語統一籌備會，共策國語統一之進行，咨文如下：

「爲咨行事，據國語統一籌備會函稱：國語統一，事大任重，責效非易，現在本會籌備之事，如調查各地閭方言之手續，研究施行國語教育之方法，與夫對於國語教育之懷疑誤解加以辨正等等，各地之情形既不相同，則應付之方針尤須隨地而定。如由各省區特設機關以與本會聯絡一致，則合力而效多，分功而事速，國語教育乃有普及之望。應請大部分行各省區，各設一國語統一籌備會，將以上各事悉心籌畫，共謀進行。數年之後，必有成效可觀，即希察核施行等因前來；查該會所請在各省區分設國語統一籌備會一節，足資普及國語教育之助，相應咨請貴署參照部定國語統一籌備會規程，訂定會章，切實進行，以期收國語統一之效，並將辦理情形咨報備核，此咨。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六日。」（註三）

註一：「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五冊，頁一五七——一八。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一。

註三：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七；民國九年七月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八〇號。

## 七日 張作霖「調停」直皖衝突失敗回奉，宣言「局外中立」。

本月六日，張作霖應徐世昌之邀，再赴團河訪段，謀求最後努力。惟段堅持要徐世昌下令罷免吳佩孚。作霖勸段保持冷靜，詎段對張表示不欲張再行調停。張自知局勢已無可挽回，乃於七日深夜一時離京，隨即宣言「局外中立」。（註一）

各國駐北京公使團對於近畿將發生軍事衝突，照會北京外交部，願中國政府負保護外人之嚴重義務。

駐北京公使團原照會略謂：「現在正值中國領土多數地點已在京城鄰近一帶地方重復發生無益而危



害人民之軍事衝突之時，外交團各公使對於此等衝突，已經屢次有不滿意之表示，各國公使甚欲表示對於徐大總統之信用。甚願從其所任最高職務之地位，使各方所蔑視之人道普通原理，得以優越實行。但仍欲以最尊重正式之法，提醒中國政府，對於保護外人所負之嚴重義務，自今以往，倘有外國所屬人民，因亂致受性命或財產之損害。公使團應使中國政府擔負全責，相應表明意願，各方面擬籌設一切妥協辦法，以免機械軍隊進入京城，或使用拋擲炸彈之飛機於京城空際之上也。」（註二）

臺灣東勢角山胞殺害日警十五人，日政府派警察隊彈壓無效，乃以飛機投彈，並派軍隊威嚇，山胞懾於淫威，遂繳械屈服。

按東勢角北勢番山胞，襲「白冷」、「稍來」二警察駐在所及「東溪」腦寮，殺害日警，腦丁十五人，該支廳聞警，急在尾條溪以南六日里之間，裝設電流電鐵絲網，並派警察隊彈壓。但未收效，仍以飛機投彈，並請軍隊暫駐東勢角，作威嚇行軍，各社山胞懾其淫威，遂繳械投降。該支廳乃將勢力者二百二十四人，收容於埋伏坪地方。（註三）

### 世界猶太人大會在倫敦揭幕。

世界猶太民族大會，本日在倫敦開會，計到代表二百五十人。所討論之問題，以巴力斯坦殖民及從速組織移民事務，最為重要，猶太民族委員會副會長宣稱，後數年內，每年至少須遷猶太人三萬於巴力斯坦，初數年內，需英金四百萬鎊，以充購田地，興水利，設學校及公共建築之用。（註四）

註一：「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五冊，頁一五八。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三八。

註三：「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二七。

註四：同註二書，頁一四二。

## 八日 蔣中正離滬赴閩。

蔣先生中正自四月二十二日離閩返滬，即在滬佐國父策劃諸事。五月，曾患傷寒入篠崎醫院休養，至六月十五日始病愈出院。國父力請蔣氏赴閩訓練粵軍。七月一日，國父先遣朱大符（執信），廖仲愷赴閩，促陳炯明率部回粵。朱、廖至漳州後即電促蔣氏即行去閩，胡漢民、戴傳賢兩氏亦來面勸，蔣氏因於是日自滬啓程赴閩。（註一）

段祺瑞等具呈大總統徐世昌，要求「迅發明令，褫奪曹錕、吳佩孚、曹錕三人官職，交祺瑞拿辦」，並稱：「兵隊現已整備，備齊即發」。

是日段祺瑞由團河至北京，在將軍府召集全體閣員及軍政人員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起兵討伐曹吳。散會後，段即以呈文一件交代理國務總理薩鎮冰轉達徐世昌，列舉曹錕、吳佩孚、曹錕三人罪狀，請求將此三人褫職查辦。原呈如下：

「呈爲揭勦兇奸，呈明拿辦，以整綱紀，而振人心事：竊維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法制紀綱，人人所應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爲羣衆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屬，恪供爾職，以報國家倚畀之隆，而盡守法服官之責。若曹錕者，始以第三師長奉派入川，無功而歸，尙無大過，適直隸督軍員缺，遂以畀之，意尙不滿。尋與張勳歃血爲盟，秘圖復辟，討逆軍突起馬廠，聲威甚盛。曹錕中懾，乃請附義軍，鼠首兩端，論功已屬可恥，事未幾即定，而彼驟增三旅，並要請上將頭銜。比因湘戰方亟，姑予報可，授以兩湖宣撫使之任，兼第一路總司令，俾率衆南征。詎彼徘徊漢上，擁兵不前，繼假吳佩孚轉戰之力，獲拔長岳，而曹錕不以爲喜，反從而媚嫉之。政府擬任吳佩孚湖南督軍，曹錕則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將軍，而曹錕仍快快時出怨言，謂政府將奪其所部。於是委師北旋，逍遙津保，嗾使吳佩孚叛變，一則要請經略四省，再則懇求增兵四旅，挾勢邀賞，不獲不休。政府欲資其力以收統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盡允其請，而卒未出保定一步。今大總統當選時，吳佩孚以曹錕部將，

仍敢妄事詆謀，稱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後，猶稱東海先生，未嘗一盡敬上之禮，與入衡前行止頓異，電文具在，海內切齒。曹錕不惟不加約束，反曲代辯解，縱容指使，情節已屬顯然。吳佩孚駐守衡州，暗與敵通，受賄六十萬元，沿途使用廣東毫洋，證據確鑿，無可諱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嚇詐金錢，盤據京漢、隴海各路，檢查郵電，梗阻交通，搜檢行人，礙及商旅。又監視鞏縣兵工廠，私留部械；扣阻陸軍部採購之軍米，意令京軍絕食；截留發給江西之槍彈，意令贛軍陷敵。目無政府鄰省，跋扈恣睢，而曹錕乃派兵橫出京奉、津浦各路，監視德縣兵工廠，遙與爲應。且令所屬津保一帶隊伍，羣向京師修築砲臺，作長圍之勢，其膽大妄爲，罪惡擢髮難數。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錕奸詐所蔽，自知湖南淪陷，無顏居湘鄂川贛四省經略之名，乃更覬覦直魯豫晉四省巡閱之職。覬覦而不遽得，羞懼無可掩飾，則妄造黑白，攻擊西北邊使，迫挾元首，違法出令，以洩驕蹇之氣。外蒙全境，大逾內地數省，辛苦收回，未費國家一錢，較之喪失湘省，損兵棄械，害民禍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爲國進賢，乃獨數數勾通陸榮廷，誘惑元首；屢請起用復辟罪魁之張勳，誠不知是何肺腸矣！至其含墨鬻貨，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時，國庫奇絀，強索軍費數百萬元，儲之洋行，預避抄檢。於私宅起造花園，窮極工巧，計費在數十萬之鉅。而所部服裝餉需，乃勒欠數月之久，不復補放。現又派人四出煽惑軍隊，視北京儼如敵國，肆意設計，困絕京師糧食，圖激民變，不復顧念各國駐使及僑居商民。似此包藏禍心，貌爲愚忠，始則憑藉寵靈，擴張權勢，終乃奮揚兇狡，危害國家，其一切貪謀秘計，均由其弟曹錕爲之布畫，亦難兄難弟也。本上將軍創建民國，至再至三，參戰一役，費盡苦心，我國國際地位，始獲超遷。此後正當整飭紀綱，益鞏國基，何能聽彼鼠輩，任意敗壞法律，牽惹外交，希圖搖動邦本，謹用揭明罪狀，上請大總統迅發明令，褫奪曹錕、吳佩孚、曹錕等三人官職，交祺瑞查辦，餘衆概不株連，整飭紀綱，以振人心，而定國是。去腹心之患，則統一可翹足而待。兵隊現經整備，備齊即發，伏祈當機立斷，立沛大號，與天下更始，不勝激切屏營待命之至！謹呈大總統。」（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二〇一——二二一。

註二：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九日 北京政府下令褫革吳佩孚第三師師長職，交陸軍部懲辦；曹錕以督率無方，褫職留任。

段祺瑞於七月八日領銜通電要求懲辦曹、吳之後，同時要求內閣採取行動。內閣於同日下午舉行會議，通過予吳佩孚以免職處分，曹錕改爲褫職留任，由曹錕、朱深送總統府蓋印發表，世昌頗有難色，深恐此令下後，激起曹、吳等抗命也。於是樹錚乃以兵圍公府，強迫世昌依允，並揚言免曹、吳令，候至午夜不下，則琉璃河方面，當於九日上午首先開戰。世昌身處重圍，受此威嚇，不得已，乃下令懲辦曹、吳，令云：

「前以駐湘直軍，疲師久戍，屢次籲請撤防，當經電飭撤回直省，以示體卹。乃該軍行抵豫境，逗留多日，並自行散駐各處，實屬異常荒謬。吳佩孚統轄軍隊，具有責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難辭咎，著即開去第三師師長署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係中央直轄軍隊，應由部接收，切實整頓。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中央所以指揮將帥者，即將帥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綱紀不張，各軍事長官，往往遇事輒託便宜，以致軍習日漓，紀律因之頹弛，嗣後各路軍隊，務當恪遵中央命令，切實奉行，不得再有違玩，著陸軍部通令遵照。此令！」（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教育廳及京師學務局，即於暑假內開辦國語講習科，召訓小學教師。

北京政府教育部以部辦國語講習所第二期學員即將結業，欲利用此等學員開發各地國語統一運動，因於本日以第三二二號訓令，飭各省區於暑假內開辦講習科，聘國語講習所畢業學員爲教師，召集小學教員參加講習，以期普遍推行國語運動。令文如下：

「本部附設國語講習所續招第二班時，特分行各省區選派現任國文教員來所肄業，蓋以師範學校於地方教育關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九、十日

三一〇

係甚重，欲謀國語統一，必須由師範學校著手，較易收效。現該第二班學員將屆畢業，應令轉飭各師範學校利用此項畢業學員，於暑假期間開辦國語講習科，招集師範區域內小學教員前來講習，以廣造就，而裕師資。並將該講習科辦理情形報部備核。合行令仰該廳局遵照辦理可也此令。」（註二）

### 四川熊克武部，自內江等地退回成都。（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八一號。

註二：民國九年七月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八二號。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一。

### 十日 段祺瑞召集「團河會議」，自任定國軍總司令，派徐樹錚為參謀長，段芝貴為前敵總指揮，聲討曹、吳。

是日，段祺瑞召集團河軍事會議決定自任定國軍總司令，派徐樹錚為參謀長，段芝貴為前敵總指揮，曲同豐、魏宗瀚、陳文運、劉詢任各路司令，並下令動員，以邊防軍第一師、第三師、中央第三師，出蘆溝橋，沿京漢線攻保定，為西路，段芝貴指揮；以西北軍第二旅，沿京奉線攻天津，為東路，徐樹錚指揮；另邊防軍第二師由山東攻德州，以牽直軍之後路。而直軍方面，自懲辦曹、吳令下，即憤激主戰，更無迴旋之餘地。曹錕於九日自保定抵津誓師，任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王承斌副之，兼指揮中西路，沿京漢線前進，曹錕則指揮東路，駐京奉線，嚴陣以待。吳且聲言將親率三軍，直指北京，驅老段，誅小徐，故所部名討賊軍，設大本營於天津，司令部於高碑店，軍隊前鋒已分達涿縣、琉璃河、固安、楊村一帶，戰事一觸即發。（註一）

張作霖致電段祺瑞，勸勿袒護徐樹錚，聲言：將親率師旅，剷除禍國障礙。

電曰：



「段督辦鈞鑒：我督辦光明磊落，中外敬仰，祇以二三僉壬，朋比爲奸，熒惑聰聽，不惜歛天下之怨，以遂己之私，海內騷然，婦孺共憤。廼者徐樹錚罷免籌邊使職，原爲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輩則妄造蜚語，歸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進謁崇階，本以感恩圖報之誠，願我督辦爲千古之英雄，無受二三奸人之蒙蔽，以免爲項城第二。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自以爲效忠於我督辦者，至深且盡，而彼輩反以爲負心，此誠作霖所不解者也。現在各省天災迭告，民不堪命，爲民上者，方將撫卹之不遑，豈堪再啓兵戎，重爲民禍。作霖何心，安忍坐視。且此次在京，備悉奸人百計害我三省，其種種陰謀，已披露於全國。作霖反覆焦思，忍無可忍，如有敢於倒行逆施，居心禍國，即視爲公敵，誓將親率師旅，剷除此禍國之障礙，以解吾民之倒懸，然後請罪於大總統我督辦之前，以謝天下！，作霖叩。」（註二）

張作霖此電，已公開表明其助直討皖態度，次日，張作霖即電告曹錕，已派奉軍第二十七、二十八兩師由張景惠統率入關，分駐天津附近，準備助戰。（註三）

### 曹錕致函公使團，請防禁義日兩國人民協助安福系軍隊。

曹錕於本日函致公使團，聲稱近日中國發生內政衝突。而義日兩國人民有協助安福系軍隊之事，不但協濟軍用品，且有參與作戰之活動，請求預爲防禁，旋經義日兩國向公使團聲明保守完全中立。（註四）

蘇滬兩方調動軍隊，上海宣佈特別戒嚴。嗣經外交團及地方團體迭向雙方勸告，始允各撤軍隊回防。

淞滬軍區改制之爭，引起江蘇督軍李純與滬護軍使盧永祥及何豐林之間之猜忌。時直、皖兩系戰事即將爆發，皖系爲增強浙江實力，下令原駐福建之浙江潘國綱一師調回浙江。潘師調浙途中經過上海，李純懷疑係對付蘇軍，因令蘇錫鎮守使兼蘇軍第二師師長朱熙於七月九日派兵一團進駐崑山，十日，並拆毀由黃渡到陸家濱一段路軌，致滬寧路夜車停駛。盧永祥、何豐林因於十一日宣佈上海特別戒嚴，浙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日

三二二

軍亦向南翔一帶集中，雙方戰機呈一觸即發之勢。上海領事團藉口滬寧路與借款條約有關，向雙方提出勸告，要求於三日內撤回雙方軍隊，恢復通車，蘇、浙兩省民間團體亦呼籲和平，蘇、浙當局始於十二日撤回軍隊，並將鐵路軌道修復，至十三日各車照常通行。（註五）

### 國會通告在滇開會。

在滬國會議員之一部份，自退出廣東後，復決定前往雲南集會。於本日以參眾兩院名義，宣告國會在滇成立。少數桂系及政學系議員，則仍留粵，舉孫光廷為參議院臨時主席，陳鴻鈞為眾議員臨時主席，代理議長職務，開非常會議。（註六）

### 熊克武退出成都。

自川滇軍發生衝突後，連日戰爭甚烈，熊克武部卒為滇軍顧品珍、趙又新、川軍呂超、石青陽等部所敗，熊克武於本日退出成都。廣東軍政府以劉成勳幫辦四川軍務。（註七）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二期，頁一〇九。

註二：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三九。

註五：同註四。

註六：顧敦錄：「中國議會史」，頁一七九。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三九。

十二日 曹錕聯合張作霖及李純、王占元、陳光遠、趙倜、蔡成勳、馬福祥等直系將領，通電聲討段祺瑞與徐樹錚。

電文如下：

「自安福部結黨營私，把持政柄，挾其國會多數之勢力，左右政局，而陰謀作用，輒與民意相反，實爲禍國之媒，寢成輿論之敵。其尤影響國事者，政爭所及，牽動閣潮，以致中樞更迭不定，庶政末由進行，甚至黨派之後，武力爲援，政治中心，益形机阻。試察其行動之機，則發蹤而指使者，多係徐樹錚等所主持，恣睢專橫，事實昭然，元首明燭彼奸，於是下令開去徐樹錚籌邊使之職，解其兵權，籌紓黨禍，併因靳揆辭職，提出周少樸氏，方期從容組閣，以文治之精神，奠邦基於鞏固，詎倏傳警耗，變出非常。合肥方面，以段芝貴爲總司令，派邊防軍直趨保定，昌言與直軍宣戰，並計定攻蘇攻鄂攻豫攻贛，強迫元首，下令討伐。近日元首已被其監視，言動均失其自由，假借弄權，惟出自一二奸人之手，此時政本已搖，發號施令，無非倒行逆施之舉。似此專橫謬妄，實爲全國之公敵，夫元首有任免官吏之權，乃因免一徐樹錚，彼竟敢遽行反抗，訴諸武力。以直軍而論，自湘南久戍，奉准撤防，無非藉資休整，備國家禦侮之用。既無軌外之行動，有何討伐之可言，詎合肥欲施其一網打盡之計，是以有觸即發，爲徐樹錚之故，爲安福部之故，乃不惜包圍元首，直接與錕等宣戰，總施攻擊。錕等素以和平爲職志，對此疊起蕭牆，無術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馬厲兵，共伸義憤，紓元首之坐困，拯大局於瀕危。掃彼妖氛，以靖國難。」

(註一)

吳佩孚以「討賊軍前敵總司令」名義，與其旅長曹錕、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商德全等聯名通電，宣佈段祺瑞、徐樹錚罪狀。

電曰：

「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報館、各法團、學校均鑒：民國八年，海內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二日

分崩，追原禍始；段爲戎首，謹爲我邦人君子袍澤兄弟剴切陳之；段氏祺瑞，秉性兇殘，專擅恣睢，陰賊險狠，自受知項城，則身軍界，嫉榮華殿爲愈己，而暗殺以逞兇；妬馮河間爲比肩，而排擠以構怨。泊乎共和肇造，入組軍符，高下在心，黜陟由己，援引小徐，朋比爲奸，購械吞款，庇惡亂法，視總統爲贅疣，視國疆爲敝屣，視民意爲芻狗，視約法爲弁髦，以國軍爲一己之爪牙，以疆吏爲一家之私產，以他人之從違爲黜陟，以一己之喜怒爲禍福。漠視民瘼，輕啓兵端，嗜殺以爭，殘民以逞。唆使劉存厚禍川，而令吳光新攔奪川督；排斥譚延闓離湘，而令傅良佐盤踞湘省，卒致重慶喪師，長岳敗衄，連年烽火，滿目瘡痍，波及閩秦，牽及滇粵，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尤可恨者，專橫暴戾，性與人殊，用徐賣國籌邊，則曰爲國進賢；引賊擾亂內蒙，則云爲國啓土；森林路鑛，則抵押淨盡；民膏國帑，則斲喪無餘；利用參戰以供內爭，對外則宣而不戰，對內則戰而不宣，謗笑全球，坐失機會，愧對友邦，亦當無地自容，稍有心肝，何忍出此。乃復藉端遷怒，毆辱議員，國會天絕，西南禍起。製造安福系以禍國殃民，創設邊防軍以窮兵黷武。我袍澤本不願爲冀豆之煎，彼段氏偏欲作犬牙之鬪。私借日債，不下六億萬元，盡爲鷹犬狐鼠所銷費。關牆無底止之秋，同室操戈之慘。清夜捫心，當知自悔。溯其覆前清而專制甚於前清，覆項城而狼戾過於項城，覆黃陂則教軍人犯上，覆河間則使同氣相殘，茲對今大總統，又行故智，段氏之肉，其足食乎？試問定武，誰設計而賣友？試問友邦，誰作佞而賣國？三膺揆席，毫無成績，分崩離析，統一無期，稍有廉恥，當知退避。乃權利熱中，亟作馮婦。假藉邊防督辦，暗中操縱政權，凡此逆跡昭著，罄竹難書。元首罷除徐樹錚，原爲俯從民意，段氏以翦其羽翼，因羞成怒，團河會議，凶餒鴟張，特派徐樹錚親率軍警，包圍公府，軟禁元首，奪出印信，擅發偽令，都門喋血，津保弄兵，謀爲不軌，窺竊神器。鎮守使、師旅長等忝列戎行，密邇畿輔，居晉鄭勤王之地，效李郭撥亂之舉，本救國衛民之志，出討賊敵愾之師。爲擁護元首計，爲俯順輿情計，爲保存國民人格計，爲培養國家精神計，不得不整飭戎行，訴諸武力，殲厥渠魁，取彼兇殘，攘除奸兇，以紓國難。公等或任封疆，或居軍旅，或屬商學團體，或係言論機關，救民救國，諒有同情，除惡除奸，決無反顧。如能助軍助餉，均爲全國之同胞，否則附逆盲從，自有相當之對待。既非黨惡助虐，必不觀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必當脅從罔治。凡屬明智之士，必知順逆之分，應天順人，時不可失，掃清君側，奠我神京，謹抒至誠，海內共鑒。西路總指揮陸

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東路總指揮蒯榆鎮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錕，後路總指揮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四省經略使署總參謀長潘榘楹、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第五混成旅旅長商德全、新編第一旅旅長王用中、第二旅旅長李榮殿、第三旅旅長彭壽莘、冀南鎮守使周符麟、第三師第五旅旅長董鎮國、第六旅旅長張福來、參謀長李濟臣率全體將士同叩。」（註二）

## 北京政府頒令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直、皖構釁，戰火即起，駐京外使對其本國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定，深表關切。大總統徐世昌因於是日頒發明令，飭令京外軍民長官對外人加意保護。令文如下：

「查外人在華生命財產，應由中國切實保護，載在約章，永資遵守。邇來地方多故，尤慮有不逞之徒，乘機滋擾，波及外人。亟應責成京外軍民長官，對於外人生命財產，一律加意保護，勿使稍受損害，以重邦交。設有疏虞，定惟該管長官是問，特此通令知之。此令。」（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三九——一四〇。

註二：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三：民國九年七月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八四號。

十三日

## 張作霖通電派兵入關援直。

奉張於本日通電援直，電文有謂：

「作霖奉大總統令入都，本愛國保民之素志，抱寧人息事之苦衷，冒暑遠征，力疾奔走。曉音瘖口，出爲調停。原期暫息爭端，藉以稍舒國難，無如我則垂涕而道，人則充耳勿聞，國難情形，有非筆墨所能罄者，厥後事機逾迫，險象環生，大總統日陷於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於火熱水深之下，見聞所及，慘痛難言，五內如焚，一籌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謀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聞京師保定之間，將欲發生戰事，而由京到津避難者，已絡繹於途，大有顛沛流離之象，（中略）京畿重地，遽作戰場，根本動搖，國何以立，而京奉鐵路，關係條約，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三日



倘有疎虞，定生枝節，（中略）是用派兵入關，扶危定亂，其與我一致者，用願引爲同袍；其敢於抗我者，即當視爲公敵。」（註一）

### 英日同盟延長一年。

英日兩國政府已通告國際聯盟。謂英日盟約延長一年，以後此盟約，可逐年廣續，又國際聯盟發表英日兩國政府七月八日在巴斯發出之公文，署名者爲駐英日使珍田，與英國外交大臣克松，內稱，英日兩國於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所立之約，雖與國際聯盟公約精神相合，然究與國際聯盟公約文字不相符合。英日兩國甚願尊重國際盟約之文字，故特聯合通告國際聯盟，如英日盟約須於一九二一年後繼續存在，則其形式必與國際盟約適合，此乃英日兩國所承認之原則也云。（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四〇。

註二：同右書，頁一四三。

### 十四日 直皖戰爭在北京近畿琉璃河、楊村等地爆發。

經數日之調兵遣將，直皖戰爭終於本日在琉璃河、楊村兩處爆發。當時直皖兩方軍力之佈置：

（一）直軍方面——九年三月起吳佩孚撤防北上，分駐兵力於直隸各要地，備戰也。六月九日張作霖入關，以調停爲名，實則聯合直系，七月三日曹、張與李純通電宣佈徐樹錚罪惡，調兵攻北京。吳佩孚爲直軍前敵總司令；王承斌副之，兼指揮中西兩路，沿京漢線進，曹錕爲東路總指揮，駐京奉路。七月十三日，張作霖亦入關備戰，曹錕並命旅長馮玉祥於七月六日由涿常德桃源退入鄂境，以阻截吳光新。

（二）皖軍方面——段祺瑞之組編西北軍，名雖籌邊，實以對直。七月三日曹張李（純）合電宣佈徐樹錚罪惡，段祺瑞遂改西北軍爲定國軍，（亦稱皖軍）並於七月八日（原電見本月十五日發出。），通電聲討，而在團河會議，以段芝貴爲前敵總司令，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爲前衛司令兼前敵總指揮，向京漢路出發，陳文運爲中路指揮，向榆垓、固安，徐樹錚爲總參謀兼東路指揮，段祺瑞自兼總司令。

駐琉璃河邊防軍第一師第一團馬隊及第十三師第一營步軍，於本日下午三時接到攻擊令，向直軍第十二團第二營，開始總攻擊，西北軍第二混成旅及邊防第三師步兵第二團，亦於同時分由張莊蔡村皇后店三路進攻楊村之直軍防線，激戰多時，均爲直軍所敗。（註一）

## 北京政府命令各路軍隊退駐原防。

直皖戰爭既往爆發，而大總統徐世昌猶於是日下令各路軍隊退回原防，原令如下：

「民國肇造，於茲九年，兵禍侵尋，小民苦於鋒鏑，流離輿尾，百業凋殘，羣情皇皇，幾有僥焉不可終日之勢。本大總統就任之始，有鑒於世界大勢，力主和平。比歲以來，兵戈暫戢，工賈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猶以統一未即觀成，生業不能全復。今歲江浙諸省，水潦爲災，近畿一帶，雨澤稀少，糧食騰踊，訛言朋興。眷念民艱，憂心如搗。乃各路軍隊，近因種種誤會，致有移調情事，鋒車所至，村里驚心。饑饉之餘，何堪師旅，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膺國民付託之重，維知愛護國家，保又人民，對於各統兵將帥，皆視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剴切申誡，自此次明令之後，所有各路軍隊，均應恪遵命令，一律退駐原防，戮力同心，共維大局。以副本大總統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註二）

## 順直省議會，天津總商會、直隸商會聯合會通電宣佈段祺瑞罪狀。（註三）

註一：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一〇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五號，頁一四〇。

註二：民國九年七月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五八六號。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二。

## 十五日 李綺菴策動駐粵海軍江大等艦起義反抗桂系，事敗。

先是李綺菴由粵至滬晉謁國父，請示討伐桂系方略，國父令其返粵運動海軍艦隊，準備起事討伐駐粵之桂軍。綺菴返粵之後，即行召集海軍同志陳策，丁培龍、李福游等密商運動各艦事，經分頭接洽結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五日

三一八

果，江大、江固、江鞏、準捷、安北、新安、雷震、雷乾等十六艦均一致贊同，候命起義。綺菴再遣同志游說潮汕、欽廉、香順及四邑等處軍隊，亦允於海軍發難時響應。綺菴以上列情形報告國父，在此期間，國父指示李綺菴之運動海軍進行方略等，曾有函電四五通。六月二十八日致綺菴告以準期發動，切勿失約，電曰：

「徐總司令（紹楨字固卿）乘廣利來，所定期必動，切勿失約，幸甚；一失約，則七月十五日以後，由徐總司令另行招集大眾，以圖發動也。孫文，勸。」（註一）

七月七日致綺菴規定軍隊名義，並畫清指揮權限電曰：

「陷電悉，（一）事後當需款與擔任起事後可由地方籌款之議，不能不應。（二）各軍只得稱路，來函猶欲稱軍，決不能許可。徐總司令已到港，一切指揮，皆當為彼命是聽，兄不可總指揮。以後關於各路權限，悉由總司令定奪。望轉各同志，務要遵照為是。孫文，陽。」（註二）

七月九日致綺菴令速預備響應粵軍返粵電曰：

「齊電悉，甚慰。總司令十天左右可到。到後當起速發動潮汕與廣屬各起，粵軍亦同時反攻，望起速預備一切。孫文、佳。」（註三）

七月十日致綺菴告派居正為總司令，黃大偉為參謀長電曰：

「兩函悉，甚喜。粵艦果有八艘能來起義，則粵省已在掌握中。惟所慮者兄等非軍事專家，恐臨時不善運用，致為敵人所乘耳。故特派居正來粵為總司令，黃大偉為參謀長，由余面授作戰方略。望各同志一律稱路，不得稱軍。而各路司令悉聽總司令指揮，而立功後再定等級。此次事成，兄之功當居第一。務望勉旃。孫文、灰。」（註四）

國父於得李綺菴運動駐粵海軍八艦起義情形之報告後，即委李安邦為討賊第一軍（路）司令，李綺菴為廣東討賊軍海陸軍總指揮兼討賊第二軍（路）司令，陳策為廣東討賊軍副總指揮兼海軍陸戰隊司令



。徐紹楨任討賊軍總司令赴香港策劃起事。

是日，討賊海軍各艦按預定計劃起事，李綺菴、陳策、李福游等即率同楊巽簡、楊孚祥、袁柳溪、周貴持、周少棠等乘江大艦以爲臨時指揮部，通電討賊。惟艦隻燃料短絀，即派艦繞道澳門採購，而澳門葡吏見粵艦紛集，頓起猜疑，一面電詢莫榮新，一面開砲轟擊，綺菴與葡軍解釋，不理。乃率艦駛出澳外，擬繞出江門後，會合各艦直攻廣州、詎莫榮新已調豫章等艦來襲，江大艦緊急應戰，致遭擱淺，艦上同志遂分乘舢板渡登九澳海島，駐島葡兵又開槍掃射，同志李福游、張金福、潘美河、盧二、張標、盧三、吳根、梁滿、梁松、王四、朱槐、陳到、梁勝等十三人死難，陳策周少棠等二十三人爲葡軍俘虜、李綺菴等九人僱乘漁船冒狂風暴雨脫險，此次討賊行動遂無功。（註五）

此次運動駐粵海軍起事，既已失敗，對於參加起事之丁基龍及陳策，國父於事後曾致電陳炯明曰：「粵軍未返旆時，江防有丁基龍陳策兩同志糾合艦隊，約同李安邦、李綺菴舉事，以破壞桂賊勢力，事雖不成，然已足令桂賊失措，不無微功。丁陳爲海軍難得之同志，欲謀粵局鞏固，以防北方運動，宜量才錄用之，以固江防團體。二李則現帶民軍，亦望善遇之。」（註六）

#### 附錄：李綺菴民國九年江大等艦討賊事略

討賊之起原 先是民國六年，軍閥以武力解散國會，且張勳乘機復辟，致民國有累卵之危，孫總理怒然憂之，乃率北洋艦隊來粵。由省議會通電，歡迎國會南來，召集開非常會議，選任總理爲大元帥，建設帥府，糾集西南各省健兒，護法戡亂。無奈柄粵政者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莫榮新等，一面暗通北廷，一面阻撓大計。迨八年尤變本加厲，挾以武力，誘以利祿，嗾令國會提案，改組元帥府，慫恿政學系岑春煊任主席，迫走大元帥，以遂私圖。是時羣龍無首，南北皆非，陰霧瀰漫於全國，大元帥乃在滬召集同志；再籌徹底辦法，以定國是。適李綺菴抵滬督謁，實以運動粵艦隊爲主力軍，並聯絡陸軍以響應之，先肅清粵省，僞爲革命策源地，然後率海陸軍，分道北伐，以掃除軍閥，而奠安民國，大元帥聽之。時適李烈鈞出巡南路，爲桂軍襲擊，大元帥聞耗，憤其無道，遂命綺菴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五日

三一〇

迅速回粵，籌備討賊各事。

綺菴奉令旋粵後，即召集海軍陳策、丁培龍、李福游諸同志，密商運動粵艦隊事宜，嗣努力奔走，果獲粵艦江大、江固、江鞏、準捷、安北、新安、雷乾、雷震等十六艘一致贊同，候命起義，並派各熱心同志，分投游說粵籍陸軍官兵，曉以大義，動以鄉情，亦得駐紮潮汕欽廉香順及四邑等處軍隊同情，允于發難時響應海軍，共伸義憤。又由李安邦組織討賊第一軍，綺菴及陳巽簡、李濟源、曾詠樂、黃增霽、林德民等組織討賊第二軍，為海陸軍起義之援助，此當時籌備之大概情形也。

討賊之定期 綺菴于籌備海陸軍諸事完竣，即呈報大元帥，旋奉委綺菴為廣東討賊軍海陸軍總指揮，兼討賊第二軍總司令，委陳策為廣東討賊軍海陸軍副指揮，兼海軍陸戰隊司令。委居正為總司令，黃大偉為參謀長，後因居正不暇來粵，改委徐紹楨為總司令。其餘各艦艦長，及各路司令，均分別委任，並授予方略，俾依照進取，仍囑靜候明令，方可發動。大元帥遂迭電漳州陳炯明，令速拔隊回粵，以期共同討賊。不料炯明動員無期，而西北軍閥日益肆恣，將危及國本，當此一髮千鈞之際，大元帥遂毅然決然電令綺菴等于九年七月十五日，率海陸軍先行起義，擬先平粵亂，再定中原，完成革命。

討賊之發動 討賊將發動時，徐紹楨已抵香港，策劃進行。綺菴既奉到起義之明令，即轉達各海陸軍同志，着依期發動，並照方略進行，毋得逾越。屆七月十五日，粵艦隊即雲集所約地點，無一後至者。各陸軍同志，亦領取發動費及各種旗幟，預備響應，綺菴及陳策、李福游即率同楊巽簡、楊孚祥、袁柳溪、周貴持、周少棠等乘江大艦，以為臨時指揮部，通電全國，頒命發令，佈告有衆，義聲雷動，轟震遐邇。

討賊之中折 粵省海汊紛歧，艦隊為主要之戰鬥力。此次粵艦隊既一致起義，于戰術上可操勝券，故莫榮新新聞訊之下，如霹靂一聲，驚惶失措。不幸天未厭亂，適各艦燃料短絀，不足以供進取，乃繞道澳門採購，而葡吏見粵艦紛集，頓起猜疑，一面電詢莫榮新，一面制止航行，併令澳兵艦及炮臺發炮轟擊。綺菴以為係屬誤會，上艦面向葡人解釋，有一同志竟為所害，乃知不可以口舌諭，乃冒險駛出澳外，俾直入香順，繞出江門，會合大小各艦，糾率陸軍，進攻羊城。抑知莫榮新既接澳電，即賄贖北洋之豫章等艦駛來截擊。江大艦繞到九澳海面，適與豫章等艦



相遇，原粵艦與北洋艦早有息壤之約，今雖與相遇，亦冀其退避三舍，以踐前言。不料彼受賄寒盟，竟開炮遙擊，江大艦又適攔淺，失却戰鬥力，致討賊大計，竟中途蹉跌，桂賊之殘喘苟延，豈冥冥中亦有數存耶？

同志之遇難 江大艦既忽攔淺，豫章艦又迎頭截擊，在艦各同志即分乘舢板，渡登九澳。惟此乃孤懸海島，無路逃生，且駐紮葡兵，又開槍掃射，彈如雨下。故是役乘艦同志百餘人中，李福游、張金福、潘美河、盧二、張標、盧三、吳根、梁滿、梁松、王四、朱槐、陳到、梁勝等十三人殉焉！（其遺體，越數日由旅港同志備棺，暫葬于九澳，嗣討賊功成，于十年二月，由省政府派員運棺回粵，改葬于四望崗，義塚巍立，令人起敬，英名亦與黃花同流芳於萬禩矣！）此外陳策、周少棠等二十三人，爲葡人所獲，入澳獄兼旬，幾經交涉，始回復自由。其餘各同志，分匿於巖林間，飢寒數日，俟邏者稍懈，乘隙脫險。綺菴與楊孚祥、袁柳溪、周貴持等九人，雇漁船逃大澳，而中途又遇狂風暴雨，爲數十年所罕觀，船幾覆者屢。迨抵大澳，以爲化險而夷，抑知否運未終，復來水警干涉，橫加以海盜之名，辱囚三日後，港督知是黨人，即行釋放。陳巽簡、劉鐵戎、李錫贊等六人，巖棲二晝夜，乘月光沿海岸伏行，忽聞鷄聲喔喔，知有村落，循聲而往，乃抵一腐竹廠，幸主人粵籍，慨然收容，匿于草堆，翌晨駕艇回澳，易裝登岸，安然抵寓。又有幾水溺水而亡者，惜姓名未詳，嗚呼慘矣！

討賊之再起 爰及九月，粵軍返旆，凡在粵之海陸軍同志，不以七月之蹉跌而志稍衰，仍繼續奮鬥。綺菴率健兒起義於香山順德等處，與桂軍鏖戰四晝夜，始佔領小欖鎮，旋拔隊出發虎門，進攻寶安，其餘各陸軍同志，亦紛紛起義響應。莫榮新知大勢已去，遂率殘部竄桂，粵局遂以底定，亦足稍慰七月十五日陣亡烈士之靈矣！

附錄各電文及佈告 徐鶴仙（註：卽元詒）兄鑒：已派李綺菴兄回粵，解協和之圍，請即轉致協和兄，以勵士氣。孫文叩。

綺菴、安邦兄同鑒：電滙萬元，爲安邦計劃用。籌備後，須與協和代表徐鶴仙接洽，查確協和無調和，乃可動；若協和已調和，宜息。再則綺菴須另備欽廉、潮汕同時發動，爲粵軍回粵之先導可也。孫文，卅一叩。

綺菴兄鑒：滙哲生交安邦萬元，想已收到，廣籌籌劃如何？有把握否？欽廉若確能起事，再籌五千元來，務望與競存同時動作，幸甚！下電譯交東京酒店徐鶴仙鑒：函悉，競存後路現已肅清，即日動員回粵，望傳達協和，振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五日

三三二

作士氣，同時攻擊可也。孫文，多。

綺菴兄鑒：微電悉，海軍果確，則省城可襲，北艦可奪，二事得手，大功便成，不待粵軍回矣！如省城不能襲，只能奪北艦，亦可。先握花地河南及黃埔虎門各要塞，然後功成，合各路圍攻省城方面，以艦隊進攻西江，節節取之，至梧州爲止，握而守之。若然得手，則以艦隊收三水以下各邑爲根據，而合水陸進攻西江如前，以待粵軍之回，則大功可成也。下電譯交粵艦隊同志鑒：頃得丁陳代表電，悉諸公有志殺賊，以救桑梓，三千萬同胞，將有出水火之望，快慰如何！進行方略，請與綺菴兄詳商，謀定後動，務期一舉破賊可也。孫文覆，魚。

綺菴兄鑒：欠煤當在港設法爲便，連發動費需款幾何？覲存廣屬一動，即必出兵，能先動否？如不能動，則候覲存定期再報。下電譯轉陳策君鑒：今電委丁培龍爲正指揮，黃達觀爲副指揮，統率艦隊協力討賊。孫文，灰。

綺菴兄鑒：皓電悉。要他方一致動作始能久持者，則不宜先發，須待各方籌備，然後由電約乃可發。發時須照前電欽先潮次廣後，此辦法非得極佳之機，或逼于萬不得已之故，切不可更改。覲存動期未定，然若汕潮得手，彼必隨時回粵，煤價不能多備，盡此五千元，請告陳君酌量善用可也。孫文，號。

綺菴兄鑒：今日由廣東銀行電滙二萬元，以五千元備欽廉用，五千元備買煤用，三千元備汕頭用，二千元備朱本夫所謀之路用。以上皆當與綺菴詳慎查明，確有把握，乃可支用。又支五百元，由綺菴交馬伯麟用，餘款作香港籌備用，應酌量開支。各路籌備妥當，欽廉可先發，相機自由動作。潮汕次發，與粵軍共同動作，廣屬後發，水陸一致動作。孫文，刪。

綺菴兄鑒：覲存必動，惟期未定，廣屬須靜候。聞劉志陸部下林百民有意來向，請綺菴派人密訪，此人如何？究可靠否？查實即覆。孫文，梗。

綺菴兄鑒：齊電悉，甚慰。總司令十天左右可到，到後當趕促發動潮汕與廣屬各起粵軍亦同時返攻，望趕促預備一切。孫文，佳。

綺菴兄鑒：徐總司令乘廣利來，所定之期必動，切勿失約，幸慰！一失約，則七月十五以後，當由總司令另行招集大眾，以圖發動可也。孫文，勘。

綺菴、子瑜兄同鑒：欽廉尙無發動消息，恐不能辦，款用之幾何？如不能辦，該處款能收回幾何？桂賊集重兵于東江，子瑜所聯絡營兵鄉團，當能活動。如不能，則當改響應爲發難，與各路同時並起，以牽制敵之後路，如何之處，盼覆。孫文，儉。

綺菴兄鑒：兩函悉，甚喜！粵艦果有八艘能來起義，則粵省已在掌握中。惟所慮者，兄等非軍事專家，恐臨時不善運用，致爲敵所乘耳！故特派居正來粵爲總司令，黃大偉爲參謀長，由予面授作戰方略，望各同志一律稱幾路，不得稱軍，而各路司令，悉聽總司令指揮，而成功後乃再定等級。此次事成，兄之功當居第一，務望勉旃。孫文，灰。

綺菴兄鑒：欽廉能起，甚佳。親存不日動，各宜先後繼起。艦隊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門，與防近各營同時起事，立起少步隊與數小艦進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斷其交通之路；以大隊水陸並進，取香山、順德而守之。以容奇爲艦隊根據，以大良爲步隊大本營，以甘竹勒樓黃蓮紫坭蔡舊門一帶之水爲防線，水陸軍握而守之，爲持久計。此防佈置妥當，即分軍進取虎門，東莞、石龍一帶爲右翼，以絕彼東江之交通，然後分東西路水陸夾攻。西路取道官窑石門水路，以攻石井；東路取廣九鐵路，進攻長洲牛山各炮臺。得手進攻河南花地，與西路聯絡，而包圍佛山陳村敵軍，盡繳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此作戰方略之大要也，務望與艦隊同志謹識而執行之。覺生現改派往湘指揮，如兄等能隨機應變，實行方略，則不必派人來，否則另擇妥人來總粵事。子瑜款籌得即匯。孫文，卅一。

綺菴兄鑒：林良儒即仲循者，是人前兄誤告其名耳！慎密探查之。聞其人以權利爲依歸，如能設法消其阻力亦佳也。欽政期甚是，惟到時務望果決猛進，如得手，則廣屬與艦隊繼之，此時粵軍必能同也。孫文。

總理鈞鑒：桂人破壞西南大局，普天同憤。頃悉先生派李綺菴君回粵討逆，敝艦隊同人，志切同仇，一惟先生馬首是瞻，謹先電陳，應如何籌備進行，伏乞電示，代表丁培龍、陳策。上電係廣東海軍全體會議表決，代表與綺菴商囑，秘密請覆電以堅其志。綺菴，微。

總理鈞鑒：冬電敬悉。協和回省，情形稍變，再商方能動作。欽廉極力進行，潮汕在磋商中，奉支魚兩電悉。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五日

三二四

艦隊擬設統率處，公推廣金艦長丁培龍、江大艦長黃達觀爲正副指揮，名目是否有當，伏乞裁奪。陳策叩。上電係艦隊來稿，發動時，艦須款，備電匯，乞明令委任討賊，覓存何日能出兵？綺菴，灰。

總理鈞鑒：艦隊發難，煤斤關係綦重，應先行籌備供給，以免臨事周章，請曲先生妥商三井洋行，預備購辦。綺菴，灰。

總理鈞鑒：灰電敬悉，艦隊發動，約需款一萬元，請籌備，陳策叩。上電係艦隊來稿，現與艦隊同志磋商，約定五月佳日可能發難，乞即轉電覓存，及雲南協和，各路能否如期舉行，一致動作。綺菴，皓。

總理鈞鑒：汕已準備候機發，放洲昨日抵港候訊，漳事如何？懇電示。放洲、綺菴，元。

總理鈞鑒：號電敬悉，欽廉報告未到，動期未定，潮汕原定候覓存先發動。廣屬先發，恐難久持，須有他方同時響應，或先動，方能成功，甚望覓存促動。綺菴，叩。

總理鈞鑒：艦隊風聲甚急，恐消息洩漏，乞促總司令即來。綺菴，條。

總理鈞鑒：儉電敬悉。欽廉已與黃必雲部下聯絡，因其參謀力主緩起，故未能早發，昨已派人催促，限三星期內發動。東江新調桂軍約三十餘營，佈置要點。鄧子瑜所聯絡鄉團，實不能發難，粵軍如返攻潮汕，此間各路，即可響應，否則雖能發，恐亦無濟。艦隊同志慮桂賊將令各艦分防，調往各地，致失聯絡，故皆望急辦。粵軍何時動？乞預電示。綺、瑜、科叩，艷。

（銜略）慨天禍中華，變亂頻仍，自國會被迫解散，我西南與師護法，以救危亡。倘能共膺艱鉅，何難立剪凶殘，鞏固共和？不料岑賊春煊、陸賊榮廷、莫賊榮新等，陰謀險狠，狼子野心，驅迫正人，攬權獨斷，自私自利，禍國殘民，蹂躪我粵疆，殺戮我粵民，腹削脂膏，以餒養桂省無賴；開賭販烟，姦淫焚劫，搬遷槍彈機器書籍，盡賣公產，屯田衙署，以土地礦產森林押借洋款，以威迫利誘謀佔欽廉；粵籍軍人，剷除殆盡；教育實業輿論，摧殘備致。盤踞粵東，視爲征服，吾粵何辜？遭此荼毒。尤可恨者，假護法之名，謀利己之實，暗通北廷，月受三千薪俸，私訂五條辦法。絕國會經費，迫而使散，凌軍府總裁，辱而使去，川滇則煽惑而誘亂，湘閩則侵伐而謀併。駐粵滇軍海軍，則誘迫兼施，使其團體自潰自滅，此其擾亂之狡惡也。對於民國，毫無擁護之誠，時圖傾覆。張勳復



辟，則獲殿前議政大臣、兩廣總督等職，繼而擁戴亡清太傅徐世昌爲大總統，朋比爲奸，潛伺機緣，以逞其復辟之謀，遂其臣僕之願。今竟聯名密保張勳復職，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等強盜游勇官僚，對於國家地方，均爲元兇巨惡，罪無可道。苟不是刈是鋤，民國寧有幸存？閭閻豈能久安？綺菴等奉孫大總裁命令，率海陸軍興師討賊，以奠民國，掃除虐政，以安黎庶。幸大兵所至，全省軍民，咸知大義，四方景從，犁庭掃穴，指顧間耳。除告天下外，特電臺端，伏冀進而教之，以匡不逮，吾粵幸甚！民國幸甚！廣東討賊海陸軍總指揮兼討賊第二軍總司令李綺菴，副指揮兼海軍陸戰隊司令陳策同叩，刪。

嗟乎！我粵三千萬同胞，至於今日，有能隱忍甘受桂賊之淫威者乎？我信未之有也。桂賊自民國五年入粵，迄今四載，果有善政以及於粵民乎？我未之聞也。彼本蠻峒游勇，貪暴性成，曾不識書，曾不識有世界，曾不識有政治，更不識有共和，不過恃其牛羊之力，凡種姻開賭、運米強奪、可以厚自封殖、可以重苦粵民者，悉爲之而不鑒。凡諸衆惡，繩之以法，有一於此，無所逃形，猶復口含天憲，侈言護法也。綺菴等今宣佈桂賊陸榮廷、莫榮新等之罪狀，謹語其大者，略其小者，願我粵父老昆弟垂察焉！桂賊前之佔據廣西宣告自主者，無非藉擁護國會爲口實，不然稱兵者爲叛逆，律以內亂，其將何辭？是國會者桂賊之護符，而桂賊得以長此割據，保持祿位，無非托庇于國會，不圖北庭一旦以權利相啖，彼即視國會如寇仇，不恤以兵圍之，復沒收其歲費，使議員逼于饑寒，不得不離去，而國會無形解散矣！此其罪惡之最著者也。桂賊入粵，即視粵人爲被征服之民，凡要官要職，非桂人不得爲之，不然，則爲參養者，其粵人得爲之者，則寡廉鮮恥甘爲鷹犬者也。視官途如利藪，以囊括爲奇能，昔之實人，今爲殷富，策金歸者，不絕於途，寧聞粵人呻吟疾苦之聲乎？此又其罪惡之顯著者也。桂賊于共和制度，未能了解，跡其舉動，悉以復辟有關，秘密遣使與張鬆結交，而張勳是其義弟，起用張勳之電，騰之報章者，寧能掩人耳目？民國六年復辟之際，其態度實曖昧而不明，往事昭然，于今尤烈。暗結帝孽，謀危民國，實無可飾，此又其罪惡之顯著者也。六年討龍之役，桂賊入粵之兵，不過數千，以今衡昔，奚啻十倍？悉罷粵省民政教育各費，不足以供其伯什，以致變賣公產，靡有孑遺，抵借洋款，延及學校，不惜爲外人所譏議。近且增兵不已，跡其用心，無非以滅絕粵人以爲快，此又其罪惡之顯著者也。凡此數端，皆其鉅惡之暴露者，而種烟、開賭、運米、劫奪種種尤未與



焉！綺菴正告我粵人曰：今日之廣東政府，是殺人越貨之政府；語其政策，於增募軍隊之外無所事；語其才智，於削奪民財之外無他能，及今不討，不獨貽粵省破產之憂，必使粵人萬劫而不可復。吾黨夙以濟世救民爲職志，今者厚集義師，驅除桂賊，以與粵人更始。義師所至，除拘捕二三尤貪暴者置之於法外，其非抗拒義師悉置不問，若有粵人甘爲桂賊指供，刺探我軍，殺無赦。至岑春煊者，本宗社之餘黨，初無護法之志，徒以希圖權位，不惜自貶人格，寄生于桂賊之下，乞其餒餘，義師至日，應以與驅逐，爲此檄告，俾衆咸知。

（銜略）溯自桂賊入寇粵省，凡百施爲，無不本其強盜天性，行其暴民政策，視我粵二千萬方里爲附庸，三千萬人民爲奴隸，姦淫焚殺，腹削刼奪，罪惡彌天，弛賭禁，種鴉粟，奪書籍，移器械，賣公產，借洋債，抽苛捐，運銀毫，此刼奪我粵之財物也。暗殺程總長，妄戮陳記者，槍斃金司令，殺福軍，散肇軍，近復啓釁粵軍，交鋒惠州，炮轟村落，百里成爲丘墟，屠殺鄉民，孩童亦難幸免，此塗炭我粵之生民也。更而破壞護法，訂五款條件，陰謀復辟，聯結帝黨罪魁，迫去總裁，驅逐國會，擾湘攻閩，圖蜀謀滇，此擾亂西南之大局也。總之，桂賊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禍粵禍國，罪無可道。慶父不除，魯難未已。綺菴憤國法之淪亡，悲桑梓之顛沛，爰率孫大總統命令，于前月率海陸軍起義討賊，未告厥成，今幸粵軍回粵，克復潮惠，綺菴夙任討賊之責，寧敢後人？是用再整我師旅，修我戈矛，舉義香順，佔據小杭崗尾一帶，俟編竣隊伍，即搗羊城，掃平桂賊。凡我西南護法諸公及粵省軍民，諒必同仇敵愾，尙冀早日會師嶺表，以救粵救國，此綺菴所頂祝者也。臨電屏營，翹企指南，以匡不逮爲禱。廣東討賊第二軍總司令李綺菴叩，義印。（此通電係再起討賊發）

照得桂賊禍粵，于茲五載，殘殺刻剝，塗炭生民，復假名護法，肆行亂紀，明降北逆，暗謀復辟。本總司令憫粉榆顛沛，悲大法凌夷，憂國家阽危，奉孫大總統命令，聯絡艦隊，組織陸軍，廓清桂賊，綏奠鄉邦。爰于去月綺江大等艦出發，督率海陸軍，同時夾攻，不圖中道坎坷，事與願違，然于平空霹靂，妖賊喪膽，尤足以興起我軍民自決心。今幸陳總司令率粵軍回粵，不旬日而恢復潮梅，師次韶惠，直搗五羊，盪平百粵，指顧間耳！本總司令與粵軍夙盟討賊，職責所在，寧敢放棄？是用再勵戈矛，率我健兒，應援協勦，俾賊焰早清，黎庶咸蘇。此次與師，志在誅鋤賊魁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不事株連，從義師者友，抗義師者敵，大兵所至，原駐各軍，應促反正

，免被剿伐。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商民人等亦宜各安職業，毋自驚擾，致干咎累。爲此合行佈告，仰軍民人等，一體知照，此佈。廣東討賊第二軍總司令李綺菴。（註七）

## 段祺瑞發表聲討曹、吳檄文。

文曰：

「爲檄告事，案查曹錕、吳佩孚、曹錕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本上將軍業於本月八日據實揭劾，請令拿辦，罪惡確鑿，誠屬死有餘辜。九日奉大總統令，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吳佩孚褫職奪官，交部懲辦。令下之後，院部又迭電飭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寬予優容，該曹錕等應如何洗心悔罪，自贖末路，不意令電煌煌，該曹錕等不惟置若罔聞，且更分隊派兵北進，不遺餘力。京漢一路，已過涿縣，京奉一路，已過楊村，進窺張莊，更於兩路之間，作擣虛之計，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襲我軍，是其直犯京師，震驚畿甸，已難姑容；而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師爲國家根本重地，使館林立，外商僑民，各國畢屆，稍有驚擾，動至開罪鄰邦，危害國本，何可勝言；更復分派多兵，突入山東境地，逕佔黃河南岸之李家廟，嚴修戰備，拆橋毀路，阻絕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將墜之懼。本上將軍束髮從戎，與國同其休戚，爲國家統兵大員，義難坐視。今經呈明大總統，先儘京畿附近各師旅編爲定國軍，由祺瑞躬親統帥，護衛京師，分路進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勦奸兇而定國是，殲魁釋從，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錕等三人，其餘概不株連。其中素爲祺瑞舊部者，自不至爲彼驅役，即彼部屬，但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來歸，即行錄用。其擒斬曹錕等獻之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將帥，愛國家，重風義，遭此急難，必有屢及劍及興起不遑者，祺瑞願從其後，爲國家除奸惡，即爲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爲此檄聞。祺瑞叩。」（註八）

同日曹錕由保定通電各省，指責段、徐之邊防軍挑釁略謂：

「邊防軍稱兵近畿，擾害商民，近仍進行不已，以衆大之兵力，佔據涿州固安涑水等處，於寒刪兩日向高碑店方面分路進攻，東路則佔據梁莊北極廟一帶，向楊村攻擊，砲火猛烈，槍彈如雨，敵軍力爲防禦，未即還攻。而彼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五日

三二八

竟愈迫愈緊，實爲有意開衅，事實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勵將士，嚴陣以待，固我防圍而衛民生。特電奉聞，諸惟察照。」（註九）

### 皖軍徐樹錚部擊敗曹錕所率之直軍，占領楊村。

直、皖兩軍交戰以來，皖系邊防軍第一師第十五師首向駐高碑店之直軍第三師進攻，直軍被迫退出高碑店。同日，徐樹錚所部東路西北邊防軍進攻楊村，賴日本護路隊之助，終將駐楊村直軍曹錕部擊退，占領楊村。而段軍西路段芝貴部，則爲直軍吳佩孚所敗，雙方互爲勝負。

### 北京政府交通部呈報簽訂隴秦豫海鐵路比荷借款合同。

隴秦豫海鐵路督辦施肇基，代表政府，向比利時在華承辦鐵路電車公司，荷蘭建築海口公司，及荷蘭安士第壇地方之銀行團，訂借短期借款一萬五千萬佛郎，於五月一日，在歐洲簽字，本日經北京外交部呈報北京政府。（註一〇）

### 唐繼堯、李烈鈞，與到滇國會議員商決在重慶召集國會，組織軍政府。（註一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一。

註二：同右書，玖——四七二。

註三：同右書，玖——四七二。

註四：同右書，玖——四七三。

註五：中央黨史會藏：「江大等艦起義討賊事略稿」。

註六：「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三。

註七：「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一九一——二〇一。

註八：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九：「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三四六。

註一〇：「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五。

註一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二。

## 十六日 蔣中正抵漳州，晤陳炯明談戰局。

蔣先生中正奉國父之命自滬赴閩，經鼓浪嶼，於是日抵漳州。十七日晤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談戰局。連日在漳州總部議事。時炯明擴充私人軍隊，增編至十餘旅。其中葉舉、練演雄、陳炯光、尹驥、翁式亮、鍾景棠、楊坤如等，皆跋扈異常，與許崇智積不相能，諸事莫舉。蔣氏甚憂慮。（註二）

## 廣東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為直系聲援，電討段祺瑞。

原電略謂：

「國賊段祺瑞者，三站揆席，兩逐元首，舉外債六億萬，魚爛諸華。募私軍五師團，虎視朝左，更復曜嬰徐樹錚，排逐異己。嘯聚安福部，規持政權。軍事協定為國民所疾首，而堅執無期延長，青島問題宜盟會之公評，而主張直接交涉。國會可去，總統可去，閣僚可去，而挑釁煽亂之徐樹錚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財產可以犧牲，國家主權土地森林路礦可以犧牲，而彼輩引外殘內之政會，必不可以犧牲。凶殘如朱溫董卓，而兼鸚鵡國肥私。媚外如秦檜李完用，而更擁兵好亂。綜其罪惡罄竹難書，古今權奸，殆無其極，軍府恭承民意，奮師南服，致討於毀法賣國之段祺瑞，及其黨徒，亦已三稔於茲，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強兵，內爭宜戢，周旋壇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鷹麟猶存。嗟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護私權。揖盜談廉，言之可醜。始終峻拒，寧有他哉！亂源不清，若和奚裨。吳師長佩孚，久駐南中，洞見癥結，痛心國難。慷慨撤防。直奉諸軍，為民請命，仗義執言，足見為國鋤奸，南北初無二致。廼段祺瑞怙惡飾過，獎扇姦回，盤據北都，首搆兵燹，以對南贖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許對內之邊軍，痛毒畿輔，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異己即噬，不惜舉國為仇，故曩謬為南北之爭者，實未徹中邊之論也，道路傳言，僉謂該軍有某國將校，陰為之助，某氏顧問，列席指揮，友邦親善，知必響言。揣理度情，當不如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六日

三三〇

是。然而敬瑄猶在，終覆唐室，慶父不除，莫平魯難。今者直省諸軍，聲罪致討，大義凜然，爲國家整紀綱，爲民族爭人格，揮戈北指，薄海風從。軍府瀕年討賊，未集全勳，及時鷹揚，義無反顧。是用獎率三軍，與愛國將士，無間南北，並力一向，誅討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與維新，若更徘徊，必貽後悔，維我有衆，壹乃心力，除惡務盡，共建厥勳。概奸雄之魄，毋或後時，抉郿塢之藏，相將飲至。昭告遐邇，盍興乎來。」（註二）

### 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在鄂被拘。

直皖在北京近畿戰爭發生之後，皖系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勾結前湖南督軍張敬堯，圖取湖北，助攻直軍。被直系鄂督王占元探悉，於本日派兵將吳光新拘獲，張敬堯聞風遁出鄂境。吳光新所部駐鄂軍隊，於是晚聞訊譁變，當經鄂軍擊平。（註三）

留日臺灣學生在東京創辦之「臺灣青年」雜誌創刊，由蔡培火為發行人，林呈祿等為主編，並請蔡元培等題字勛勉。

「臺灣青年」雜誌係臺灣留日學生團體「新民會」之機關報，於本年一月開始籌備，至是日正式發行創刊號。係中、日文並載，每期百餘頁，計共出版十八期，爲日本政府禁止發行。（註四）

附錄：

#### 一、臺灣青年發刊緣起

民國九年一月十一日，東京臺灣留學生（大專以上）所組織的「新民會」在東京澀谷蔡惠如的寓居舉開創立大會。席上由彭華英，林仲澍兩人提議創刊雜誌，經全場一致贊成通過，但是通過儘管通過，發刊雜誌非錢不可，這一羣窮書生要如何實現這個決議，完全沒有把握。同年三月六日，蔡惠如將由東京赴北京，東京驛頭有很多留學生送行。當火車將要開駛的時候，蔡惠如悄悄地掏出一疊鈔票交與林呈祿說：請將這一千五百元充作發刊雜誌的費用，就是一號、兩號都可以，務必發行以免使青年們失望。



當時蔡惠如常往來於上海、北京、東京間，但因事業年年耗損，祖先遺產損失殆盡，一千五百圓雖是淺淺之數，在他當時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下却是相當可貴的。新民會同仁感於蔡氏的義氣，其後經幹部活動的結果，募得辜顯榮三千圓，林獻堂一千圓，林獻徵一千圓，顏雲年一千圓的樂捐，遂於同年七月十六日於東京發刊「臺灣青年」第一號。刊物輸入臺灣島內其為識者所歡迎，僑居祖國及南洋各地的臺胞亦予以大力支援，零星的捐款陸續匯來，乃得順利發展，且竟出下村民政長官之所料，不致成為「三號雜誌」（日本俗語，因為發刊雜誌往往維持到第三號，便資源稿源兩竭而不得不停刊）。當時有關雜誌經營的重要人士是林呈祿、彭華英、林仲澍、王敏川、徐慶祥、蔡式穀、蔡玉麟、石煥長、羅萬俤、陳炳、蔡敦耀、呂靈石、陳昆樹、蔡先於、吳三連、蔡培火等。負責實際責任的是林呈祿、彭華英、蔡培火三人。蔡培火擔任編輯外交兼發行人，林呈祿任司庫，彭華英庶務管。

臺灣青年一共發刊十八期——第一卷發行五期，第二卷五期，第三卷六期，第四卷二期——至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止以後改題為「臺灣」。該刊在島內受歡迎，同時也受官憲疾視，雜誌愈發展官憲的壓迫愈強，第一卷第四期，第二卷第三期，第三卷第六期，第四卷第二期均遭禁止發行。主要的原因是提倡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與批評日本治臺的政策較為激烈的緣故，例如第四卷第二期被禁止的文章有吳三連的「對酒專賣之私見」，鄭雪嶺（鄭松筠律師）的「希望改善留學生待遇」等。臺灣青年發刊，日本方面的名士政要頗為聲援，尤其是當時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和平運動方興未艾，以男爵坂谷芳郎為首腦的日本平和協會正在展開積極的運動。因為美國威爾遜總統所提倡的「民族自決」思想，普遍喚起殖民地民衆的反應，在其前年（民國八年），朝鮮且爆發轟轟烈烈的獨立運動（日人稱萬歲事件），使日本朝野大為震驚，政府不得不改變朝鮮的統治方針。平和協會對臺灣、朝鮮的留學生極力討好，且因林呈祿與該協會總幹事川上勇夙有交情，故對臺灣青年雜誌，愛護有加。

綜觀日人方面的寄稿者可分為兩個系統，其一是由日本基督教界權威者植村正久牧師介紹而來的人士，如田川大吉郎、島田三郎、古島一雄、山脇玄、永井柳太郎、清瀨一郎、五來欣造、松岡正男、和田猪三郎、友枝高彥、安岡正篤、吉野作造、海老名彈正、姉崎正治、內崎作三郎、江木翼、安部磯雄、尾崎行雄、江原素六、藤田逸男、山本忠興等。其二就是由平和協會的領導者坂谷芳郎、川上勇所羅致的人士木下友三郎、永田秀次郎、平沼淑郎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六日

三三一

、元田作之進、帆足理一郎、北澤新太郎、佐野袈裟美、石本惠吉、三宅雪嶺、田中華一郎、村川堅固、占部百太郎、佐野學、小林丑三郎、河津暹、末弘巖太郎、杉森孝次郎等。

其他還有下村宏、神田正雄亦常爲臺灣青年撰稿。以上所列舉的人士全是當時日本一流的學者與開明的政治家，他們既不受稿費（當然亦付不出稿費）亦未接受款宴，純係出自一片同情弱者的正義感而執筆，所以特別可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爲臺灣青年撰稿或編輯的有關人員姓名如左：

林呈祿、彭華英、羅萬俤、黃朝琴、徐慶祥、吳三連、王敏川、蔡式毅、石煥長、劉明朝、黃呈聰、林仲澍、李瑞雲、陳圻、林濟川、蔡玉麟、蔡敦曜、劉青雲、蔡先於、郭馬西、陳昆樹、顏春芳、蔡珍曜、呂鑒石、林仲輝、涂火、林欒龍、林伯爰、楊維命、蔡伯汾、鄭松筠、謝星樓、周桃源、郭國基、柯文質、張聘三、林萬金、王金海等，真是濟濟多士，其他臺灣的父老林獻堂、蔡惠如、連雅堂、陳槐庭、李漢如等。

至於林呈祿有關六三法案的見解以及林獻堂對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議論，已成爲歷史的文獻。（註五）

### 一、「臺灣報業史的研究」記載「臺灣青年」創刊經過

「新民會決議發行雜誌的會員，都是一羣窮學生，沒有錢開辦，只有乾着急；幸而，後來得到旅居在日各前輩的捐款，始得如願。關於這個創刊的捐獻，有個很有趣的插曲：當時往來於北京、東京、臺灣間的蔡惠如，他那時不是青年、也不是學生，可是他對日本的政治不滿，常在青年學生們之間鼓吹民族思想，當新民會刊行「臺灣青年」決議後，大家正爲經費問題苦惱時，有一天，他將離開東京往大陸，在東京車站，他忽然掏出一千五百元，交給林呈祿，囑咐他們進行月刊出版事宜。因此大家就如同大旱後逢着甘霖，該雜誌即由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三位負責創刊，蔡培火擔任編輯兼發行人。」

當時，臺灣總督在臺灣實施報刊許可制度，所以「臺灣青年」乃於一九二〇（民國九·大正九）年七月十六日在東京創刊。根據該刊第一號的記載，編輯兼發行人爲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蔡培火，主編爲當時尚在東京大學就讀的臺灣青年林呈祿、吳三連、羅萬俤、陳圻、郭國基、彭華英、劉明朝。

李瑞雲、蔡伯汾、呂鑒石、涂火、張明道、石某、王某、林中輝、李乘鰲、徐慶祥、蔡玉麟、郭馬西、蔡先於

、林濟川、蔡培火、林仲澍、吳丁福、林伯受、呂靈石、林舜聰、陳昆樹、林猶龍、陳光明、蔡敦曜、劉青雲、陳以文、林朝槐、蔡式穀、顏春芳、蔡珍曜、楊維命等人。

臺灣青年爲每月刊行一次的刊物，在創刊詞中說明其目的稱：

「本刊創立的目的在介紹內外文明，詳論臺灣政治應改善之事，兼謀日華之親善」。

「創刊號的『臺灣青年』，爲廿四開本，日文占六十二頁，中文占五十四頁。

每本售價四角。第一卷第一號有田臺灣總督、楊度、蔡元培三位的題字。內容及卷頭語均極慷慨淋漓。該刊第一卷發行五期，第二卷五期，第三卷六期，第四卷二期，至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爲止，一共出版十八期。（註六）

## 德國派遣代表來華協議通商。

德國派遣代表柏爾期（亦譯卜爾熙）華勒爾爲代表，已抵北京，擬與我國協議通商新約。（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臺北重印本），卷一，頁二二——一二二。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五——一三六。

註三：同右書，頁一三五。

註四：「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二七。

註五：蔡培火等：「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五四五——五四七。

註六：「臺灣報業史的研究」，頁五八。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六。

## 十七日 北京近畿直皖戰事，直軍獲勝。

皖系邊防軍與直系軍交綏後，連日戰鬥甚爲猛烈，十五日東路徐樹錚所率西北軍，由張莊蔡村皇后店進攻楊村曹錕所率之直軍，當將楊村占領，旋爲直軍奪回。西路吳佩孚所率軍隊，與邊防第一師大戰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七日

於涿州之北。(註一)

張作霖藉口在奉天捕獲安福系謀亂東三省之代表姚步瀛等十三人，通電討皖。

張作霖於本日通電，謂：在奉偵獲由北京派來大理院長姚震之姪姚步瀛等十三名，供認受曾雲沛等指派，並有定國軍第三軍委任，至東省招募匪徒，擾亂東省，使奉軍內顧不暇，牽制奉軍兵力，張認為皖段有意破壞東北，因宣稱決心與直軍「共舉義旗，擁護元首，討伐諸奸。」張電原文如下：

「各報館均鑒：奉省偵獲由北京派來姚步瀛等十三名，親筆供認受曾雲需等指派，並有定國軍第三軍委任，給予大洋十二萬元，來東省招募匪徒，在山裡及中東路線一帶擾亂東省，使奉軍內顧不暇，牽制奉省兵力。且據曾雲需云：款項如果不足，即由哈爾濱綏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該公司係曾雲需所開，並說此事詳情，已與徐又鐸妥議，商承段督辦意旨，決定照此辦理等語。姚步瀛並自認爲督辦謀主，一切計劃均經詳細供明。姚步瀛大理院院長姚震之姪，姚震並經參與會議。此案獲犯以後，即經急電段督辦詳詢，據覆並無此事。督辦素來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諒不錯犯至此，惟眞贋實犯，供證詳明，設非奸人指使，從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長爲法律最高機關，乃竟預此奸謀，國之前途，何堪設想！作霖此次入都，對於奸人圖直、圖皖、圖蘇、贛、豫、鄂種種計劃，均已詳晰無遺。三至團河，垂涕而道，即出都以後，曾發庚(八日)電，對於督辦痛陳利害，登諸報端，爲天下所共見。自問冒暑奔馳，往來調停，無負國人；即奸黨意旨未洽，尋仇啓釁，亦祇及作霖一人，與東省地方人民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歸塗炭。近且布散謠言，謂義師意旨，含有復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復存，此稍具常識者皆能知之。凡我同志，皆屬共和功首，豈肯生此拙謀？奸徒窮蹙無聊，乃造作誣蔑之語，舉動如此，狗彘不如，當爲有識者所共悉，無足深辯。近見報載督辦呈文，自稱本上將軍，而文內乃痛詈吳佩孚之種種不法。夫對於大總統而稱本上將軍，民國以來，亦尚無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構亂，陷督辦於不義，禍全國之人民，便逆黨之陰謀，逼疆吏以兵諫者也。作霖此次出師，爲民國誅勦奸黨，爲元首恢復自由，拯近畿數百萬人民於水深火熱，倘國難不解，黨惡不除，誓不旋還鄉里也。特電馳陳，作霖印。」(註二)

由於奉張上電明確表示討段，並加入直軍作戰，致使直皖東路戰況亦爲之一變，原駐廊房指揮軍事之徐樹錚，亦繼西路指揮段芝貴之後，匆匆遁入北京，所部邊防軍俱不戰而潰。

### 江西督軍陳光遠，解散張敬堯部第七師。

張敬堯所部第七師第二十五、六兩團，自長沙岳州撤退後，由鄂竄入江西，當由贛鄂兩省會電北京政府請示辦法，覆令就地解散，該軍抗不繳械，遽爾譁變，經陳光遠派隊馳往彈壓，始行遣散。陳光遠係直系長江三督之一，張敬堯則爲皖系裨將，陳之解散張敬堯殘部，實亦直皖之戰之一部也。（註三）

### 西伯利亞日俄兩軍休戰。

日本與烏定斯克俄羅斯遠東共和國休戰委員會，已於本日在貢哥太車站交換覺書，內謂委員會深知早日恢復和平與維持秩序之最佳方法，乃在建設一有統一政府，而不受外界武力干涉之緩衝國，據委員會宣稱，該緩衝國不能脫離國際經濟關係，或與先進諸國互絕往來。遠東俄羅斯與日本，有甚密切之相互利益，緩衝國當然希望得日本至大之愛助，今爲顧重上載之根本原則起見，委員會議定緩衝國不以共產主義爲其政策，所取之政策，必適於國家主義，並以廣大民治原則爲其基礎，並議定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以便民意得以適當單獨宣達。（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六。

註二：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四〇。

### 十八日 直奉聯軍會攻涿縣，皖軍潰敗。

是日，直奉兩軍合攻涿縣，克之。皖軍前敵總司令曲同豐被俘，第十五師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第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十七、十八日



三十旅旅長齊寶善等，均率部向直軍吳佩孚部投降。直奉軍大獲全勝。（註二）段祺瑞迭接敗耗，且憤且慚。曾圖自殺，以部下力勸未果。本日由團河回京，向徐世昌引咎自劾，並要求補發停戰退兵令矣。

### 皖軍與直軍爭奪德州，皖軍戰敗。

皖系駐魯馬良所部邊防軍第二師，於本日進攻駐德州商德全所部直軍，當將德州占領。旋經奉軍至魯援助，遂將邊防軍擊敗。（註二）

註一：「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三四七。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六。

十九日

### 北京政府下令直皖各軍，停戰退兵。

直皖戰爭，至十八日已成直勝皖敗之定局。靳雲鵬代表段祺瑞派傅良佐赴天津向直軍求和，被直隸省長曹銳扣留，而前線皖軍已全線潰退，段祺瑞乃親謁大總統徐世昌，要求下令停戰。徐世昌因於是日發布命令，文曰：

「前以各路軍隊，因誤會致有移調情事。當經明令一律退駐原防，共維大局。乃據近日報告，戰事迄未中止，羣情惶懼，百業蕭條，嗟我黎民，何以堪此，況時方盛暑，各將士躬冒鋒鏑，尤屬可憫。應責成各路將領，迅飭前方各守防線，停止進攻，聽候命令解決，用副本大總統再三誥誡之至意。此令。」（註一）

### 段祺瑞通電辭職自劾。

徐世昌停戰退兵之令既下，段祺瑞即引為依據，於同日致電直、奉、蘇、贛、鄂、豫等省當局，宣佈「瀝請自劾，用解愆尤」，並自請解除所有本兼各職，撤銷一切榮典勳獎。電文有曰：

「保定曹經略使、天津曹省長、盛京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武昌王巡閱使、開封趙督軍、歸化蔡都督、張家口王都統、寧夏馬護軍使鑒：同密。頃奉主座巧（十八）日電諭：『近日疊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

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再延長，危險寧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整綱飭紀，初非黷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廛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貽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歷陳自効，用解僇尤，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共諒寸衷，奉達，即祈鑒察。祺瑞叩。」（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九一號。

註二：國史編輯社：「吳佩孚正傳」。

## 二十日 直軍佔領長辛店，皖軍全線潰敗。

### 駐信陽吳光新部趙雲龍旅為第十一師李奎元部擊潰。

駐河南信陽吳光新部下趙雲龍所率軍隊一旅，本日與王占元所部第十一師李奎元所率軍激戰，旋經李軍將趙軍擊敗，繳械押解出境。吳光新為皖系，王占元為直系，此亦實為直皖之戰之餘波。（註一）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二。

## 二十一日 北京外交部電告庫倫邊署：倘優林改用商務委員名義，可允其來京。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於七月七日自恰克圖致電外交部，促請開議，外部於次日電復優林，允即派員赴恰會商。惟優林要求會商地點改在庫倫，北京外交部又以難以派員前往，因於是日電令駐庫倫邊署及恰克圖佐理員，告以部派委員不克成行，倘優林改用商務委員名義，可允其前來北京商談。（註二）

### 南北海軍通電，聲討安福系。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三三八

南北海軍將校林葆懌、藍建樞、蔣拯、杜錫珪等，於本日通電聲討安福黨人罪惡，並稱南北實力提携，共濟艱難。蓋林葆懌時已捨棄其護法立場，與北洋海軍密相勾結矣。（註二）

註一：王事均：「中蘇外交序幕」，頁五三四—五。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二。

## 二十二日 直皖戰爭結束，北京政府令派王懷慶督辦近畿軍隊收束事宜。

是日北京政府頒令：

「現在各路軍隊，均已遵令停進，惟近畿地面，散歸軍隊，為數衆多，據京兆尹王達呈稱：事關屬境安危，請設臨時散兵收容所等語。京畿圍圍股閫，關係重要，軍隊散逸，擾累堪虞。雖經陸軍部派員分別收容，亟宜遴派大員統籌布置。茲特派王懷慶督辦近畿軍隊收束事宜。着即迅速妥籌，分別辦理。並隨時會同陸軍部商籌辦法務使散卒咸遵約束，編限各獲安全，用副綏靖畿疆之意。」（註一）

## 譚延闓發表通電，宣佈湖南自治。

自湘督張敬堯被逐後，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於本年六月進駐長沙，是為譚氏第三次主湘。譚氏為防北軍復行南下蹂躪湘軍，亦不欲桂軍干預湘政，因於是日發表通電，宣布湖南實行自治，是為主張聯省自治運動之先聲。譚電一出，湘人李劍農等復極力撰文鼓吹，他如章炳麟、梁啟超、熊希齡、蔣百里、褚輔成等亦均表示贊助。（註二）據李劍農敘述：

「湖南是聯治運動的急先鋒，所以省憲運動首先起於湖南。因為護法戰爭，湖南當軍事之衝，受禍最烈；張敬堯的貪婪及其部下軍隊的殘暴，都足以促起湖南人民自治的要求；所以吳佩孚一撤兵，湖南人羣起驅張，張去後即樹起自治的旗幟，主張將湖南超出於南北政爭之外，南北兩方，均不許加兵於湘境。此時湖南由譚延闓以湘軍總司令名義主持一切。譚於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發出所謂『薦電』，宣佈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滬各處的湖南名流對於

譚氏的碼電，羣起響應。熊希齡等在北京並且請梁啟超代行擬就一種湖南省自治法大綱，寄回湖南，督促譚氏實行。到十一月，譚氏因內部軍心不附去職，趙恆惕繼任湘軍總司令，省議會選舉第十二區司令林支宇爲省長，正式宣告自治。由軍民兩署協定一種「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即省憲法）籌備章程」，交省議會議決施行。依此章程所定的制憲程序：一、起草，由省政府聘請具有專門學識及經驗者十三人，組織起草委員會擔任，對於草案內容如何，政府當局概不過問；二、審查，由湖南各縣人民選舉代表一百五十餘人，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已定之草案，並有修正權；三、複決，經審查委員會審查修正後，交由全省公民總投票複決，複決後公布施行。這種制憲程序的形式，算是很嚴重，並且很有民主的精神；但是因爲一般人民的知識太幼稚，複決不過是一種形式；審查委員會對於草案既有修正權，所以憲草的適宜與否，全視審查委員會的組織是否適宜以爲斷。」（註三）

朱執信自港上書國父，報告陳炯明態度疲沓如故，運動李福林反正亦有困難。

朱執信自香港上國父書曰：

「此次到港，本意（李）福林處有可運動，或能一爲幫口。然到港則事已無可爲，福林爲人非空口白舌所能動也。（陳）競存處力量費盡，疲玩如故。此際感情已傷，留亦無益，故決計先來滬，一陳彼間狀況，俟見哲生（孫科）兄後即行，對付競存，（許）汝爲之方法，仍以先生電彼告以日間到滬爲上策，此層爲彼所無可如何者，而彼又深知先生一到，桂必攻彼，無可猶豫也。」（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九四號。

註二：趙恆惕：「炎武九十自述」。

註三：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五四八—九。

註四：中央黨史會藏：朱執信上國父函原件。

二十三日 直系將領吳佩孚等電復王懷慶，提出罷兵條件六條，請轉呈北京政府採

納。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直、皖之戰，勝負既判，祺瑞自動請辭，世昌笑謂：「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囑田文烈、曹汝霖將辭呈退回。段又派靳雲鵬、張懷芝、傅良佐赴津調停息戰，未得要領，而直、奉軍已直入京師，分紮南北苑。世昌乃於二十二日電召張作霖，籌商善後，並令派步軍統領王懷慶督辦近畿軍隊收束事宜。王奉令後，即將潰敗之西北邊防軍，分別改編，或給資遣散，京師治安，得以粗定，復另派員向吳佩孚洽詢罷兵條件，吳於二十三日領銜直系將領自琉璃河電覆：

「萬急！北京王步軍統領鑒：統密。陶參議重來，奉台教敬悉，忻慰無已。段氏竊國，視元首為傀儡者三次矣！以國家為一家之私產，引狼入室，喪盡國權。為擁護元首計，為保衛國家計，均非將奸黨殲除不可。闕下稱兵，豈初心所敢出。蝮蛇所噬，斷臂求生。隱衷苦情，大總統當能曲恕也。對於安福黨辦法，國人忿恨者，欲食彼輩之肉。惟遇事株連，亦非與人為善之道。聯軍諸將士本國民要求之意，體元首豁達之量，謹擬六條，請密陳我大總統乾綱獨斷，行使職權，使國民重覩天日，逆黨永絕根株，則民國重光，百僚守度，皆出大總統之賜也。」(一)邊防督辦官制取消，邊防軍解散。(二)西北籌邊使官制取消，西北軍解散。(三)段合肥安置湯山，候國民公決。(四)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審辦。(五)國會停會。(六)安福系首領王揖唐及安福系議員追交證書，永褫公權。以上六條，似無苛刻。其未盡之處，除由曹經略使通電聯軍各省徵求意見，彙呈大總統核辦外，謹密電奉陳，乞先密陳主座。若蒙採擇施行，速降明令，使元兇不能遮逃，兵士立可釋甲。鴻施所被，寧有既極，臨電不勝惶悚戰兢之至！鵠候回示，敬頌勳祺！直軍師旅長鎮守使吳佩孚、曹錕、趙玉珂、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商德全、王用中、李榮殿、彭壽莘、董政國、張福來、周符麟、汪學謙同叩。漾(二十三日)。」(註一)

### 駐北京各國公使團酌派軍隊維持京奉交通。

駐北京公使團於本日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謂駐津法英美日四國陸軍長官，對於京奉路線交通問題，決議在該路上沿途酌派外國軍隊，維持交通，並將天津總站，改為歸英人管理，所有中國軍隊，如能確守一九〇二年之公約，均可使用該路，如有意損壞路線，斷絕交通，則各該國軍隊，當以相當之兵



力抵抗之。(註二)

舊俄使抗議停付賠款。

舊俄羅斯帝國政府派駐北京公使，前因我國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停付庚子賠款，曾提出抗議，外交部未復，本日再提出抗議。(註三)

註一：存萃學社編集：「直皖戰爭文牘」。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七—一三八。

註三：同右書，頁一三八。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局部改組，皖系財政總長李思浩、司法總長朱深，交通總長曾毓雋均去職；徐世昌令派財政部次長潘復，司法部次長張一鵬代理各該部務；交通總長則特任內務總長田文烈兼署。(註一)

北京政府特派王懷慶兼署京畿衛戍總司令。

原任京畿衛戍總司令段芝貴係屬皖系，直皖之戰失敗後，棄職潛逃。大總統徐世昌因於是日任命直系將領王懷慶繼其職。(註二) 王遵令就職，並具呈報告曰：

「爲具報就職日期，並感激下忱，謹恭呈具陳仰祈鈞鑒事：竊於七月二十四日，奉大總統令，特派王懷慶兼署京畿衛戍總司令，此令。等因，奉此旋准前任京畿衛戍總司令段芝貴將銀質關防一顆，派員賁送前來。懷慶遵於是日就職任事。竊懷慶一介武夫，迭蒙拔擢，值此軍興之後，兵鮮約束，民苦流離，商旅裹足不至，閭閻一夕數驚，懷慶惟有整備戎行，嚴設守禦，俾宵小不至潛滋，四民皆懷安堵，以期仰副我大總統綏靖畿疆之意。所有就職日期，並感激下忱，理合恭呈具陳。伏乞鈞鑒。」(註三)

北京政府核准河南省長王印川辭職，並特任張鳳臺為河南省長。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六日

三四二

王印川本係安福系議員，賴皖系之力始得出任河南省長。皖系既敗，王即去職，徐世昌特任命張鳳台繼任。（註四）

張斯慶、朱紹陽自上烏金斯克赴伊爾庫次克、邊防處電令與蘇俄勞農政府只能作非正式接洽。（註五）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九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九年八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〇七號。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三。

##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下令撤銷對曹錕，吳佩孚等之處分。

原令文曰：

「據兼代國務總理薩鎮冰呈：師長吳佩孚等所部軍隊，前次在豫暫駐，未能即時回直，證以曹經略使來電，始則因住房舍一時難騰；繼則因鐵路車輛未能即時應付，並非有意逗遛，其情事既有不符，擬請將處分令撤銷等語，應准將本年七月九日關於曹錕吳佩孚等處分命令，即行撤銷。交陸軍部查照，此令。」（註一）

## 北京政府任命權量兼署交通部次長。（註二）

直皖戰爭直勝皖敗，原任交通部次長姚國楨以與皖系接近，遂告辭職。大總統徐世昌因於今日發表命令：任命權量兼署交通次長。權氏於次日就職，上呈報告曰：

「為呈報就職日期仰祈鈞鑒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奉大總統令任命權量兼署交通次長，此令。等因，伏讀之下，感悚交縈，竊量猥以樗材，迭蒙寵眷部曹，供職已逾十年。前曾兩署次長，代理部務，愧虛竊乎高位，無裨益

於時艱，其時均值政局動搖，樞垣改組，勉承斯乏，暫任維持。此次軍務驟興，政潮推盪，枚卜有待，佐理需員，復承恩命新頒，彌覺撫衷增報。自維謏陋，益當勉竭愚忱，力圖報稱，以期仰副我大總統栽培德意。謹遵於本月二十七日就任兼署交通次長之職。理合恭呈具報，伏乞大總統鈞鑒。」（註三）

北京政府准京師警察總監兼京都市政督辦吳炳湘免職，派殷鴻壽繼任，任命田文烈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令裁撤漕運局，所有該局事務，仍由各主管部辦理。（註四）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電請來京。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接受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告，本日專電北京外交部，請給發來京護照，以商務總代表名義來京。並聲明此行宗旨，專為會商兩國通商事宜。（註五）

臺灣地方制度改為五州三廳。

民國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日皇以勅令第三一八號改革地方制度，廢廳為州，廢支廳設郡市，廢區堡里鄉而設街庄，並自九月一日起施行。改設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州，臺東、花蓮二廳。此次修正主要點，一為提高地方官權限，二為廢支廳而設郡市，遲郡守市尹，原來支廳長以下地方官員，概以警政人員充任，修正後普通行政以文官充任。（註六）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一五九八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九年八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〇七號。

註四：同註一。

註五：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三五。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三四四

註六：「臺灣省通志」，疆域篇，頁六六。

二十七日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節略，為停泊廟街中國軍艦砲擊日人事提出抗議；北京政府同意派員會同日人作實地調查。

本年三月十二日日俄在廟街衝突事件發生後，日本方面於事後指控中國停泊廟街軍艦曾砲擊日本軍民，且供給俄軍以武器彈藥。日本駐華公使小幡復奉日本政府之命，於是日向中國外交部提出節略，內稱：

依據日本兵卒之日記及俄人之證言，中國砲艦確有砲擊日本軍民且供給俄軍以武器彈藥之情事。「茲特提議，由中日兩國該管官憲對於上記中國砲艦及在艦人員嚴密協同調查，希望中國政府承諾：（一）為協同調查；（二）至此項調查結了止，命中國砲艦仍留於麻郭，不使變更投錨地點」日軍且於上述日本使館節略送致中國外部以前，即已將中國軍艦艦員兵丁駐廟街張副領事僑民等五千餘人圍困於麻郭地方（距廟街四十俄里）加以監視。

中國政府於接到日本使館送致之節略後，即派定海軍上校陳復等四人（外部二人，海部二人）馳赴肇事地點，會同日本所派委員花岡止郎（日使館一等書記官）等五人作實地調查。第此時江面將凍，中國軍艦急於外駛，水兵尚有暴動之虞，加以我方委員孤懸海外，交通郵電之權盡操在日人手中，且此時廟街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下，我方人證極不齊全，是以我方委員急於將此案了結，不能堅持中國原來之立場矣。（註一）

## 日美進行庫頁島交涉。

日本擬佔領庫頁島北部，日美政府近曾交換關於此事之意見，美國不肯承認日本佔領政策，聞美政府通告日本，謂美國願遵守樸資茅茨條約，主張該島北部仍應屬俄。（註二）

註一：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三六—三三七。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四二。

##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准督辦邊防事宜兼管理將軍府事務段祺瑞辭職，並裁撤督辦邊防事務處。

段祺瑞以直皖之戰之發生，難辭其咎，因上書徐世昌辭職，徐准其所請，於本日發表命令：「督辦邊防事務兼管理將軍府事務段祺瑞迭呈辭職，段祺瑞准免本兼各職」。同日，北京政府頒令裁撤督辦邊防事務處。令曰：

「前以沿邊一帶，地方不靖，當經令設督辦邊防事務處，以資控馭。現在屯駐邊外軍隊，業已陸續撤退，該處事務較簡，所有督辦邊防事務處，應即裁撤，其所轄之邊防軍，著陸軍部即日接收，分別遣散，以一軍制，而節冗費。此令。」（註一）

「前有令將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即日接收辦理，所有西北軍名義，應即撤銷，着責成該部迅速收束，妥為遣散，仍將辦理情形，剋日呈復，此令！」（註二）

段祺瑞本人，亦於是日發表通電，聲稱：

「近日叠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爭如再延長，危險寧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振綱飭紀，並非驅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亟念，撫衷內疚，良深惶悚。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貽誤，自負其責。現在應應瀝情自効，用解愆尤。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註三）

同日徐世昌頒令國務院飭法制局重行審查西北籌邊使官制。令曰：

「西北籌邊使官制，前經國會議決公布，惟現在蒙邊情形較有不同，原定官制不盡適用，應由國務院飭法制局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九日

三四六

另行詳審改訂，呈候依法頒行。此令。」（註四）

北京政府核准大理院院長姚震辭職；特任董康為大理院院長。（註五）  
駐北京英、美、法公使禁僑民容留華人。

徐樹錚等自北京政府下令嚴緝後，均避入交民巷使館界內，本日駐北京各國公使團會議辦法，英美法三國公使，主張此次通緝諸人，不應照國事犯例保護，惟日本及義大利等國公使，頗持異議，遂由英美法三國公使通飭本國僑民，不准容留中國男子，其容留者限即日遷出。（註六）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六〇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八二。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九。

##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頒令通緝徐樹錚等皖系首要。

段祺瑞氏失敗辭職後，北京政府由直系當權，對於安福系人物，即下令通緝，其原令文曰：

「國家大法，所以範圍庶類，緬規千紀，邦有常刑，此次徐樹錚等稱兵畿輔，貽害閭閻，推原禍始，特因所屬西北邊防軍隊，有令交陸軍部接收辦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繼乃煽動軍隊，邊啓兵端，甚至迫脅軍威上將軍段祺瑞，別立定國軍名義，擅調隊伍，佔用軍地軍械，逾越法軌，恣逞私圖，曾毓雋段芝貴等互結黨援，同惡相濟，或參與密謀，躬親兵事，或多方勾結，圖擾公安，並有濫用職權，侵擄國帑情事，自非從嚴懲辦，何以伸國法而昭炯戒，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著分別褫奪官職勳位勳章，由步兵統領京師警察廳，一體嚴緝務獲，依法訊辦，其財政交通等部款項，應責成各該部切實徹查，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候核奪，國家雖政存寬大，而似此情罪顯著，法律具在，斷不能爲之曲宥也。此令。」（註一）

上令所通緝之十人，實則均已聞風脫逃。李思浩單獨逃往華俄道勝銀行，徐樹錚等九人則逃匿於東交民巷日本公使館，旋至日本兵營藏匿。

**北京政府下令湖南督軍兼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免職，交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查辦。**

原令文曰：

「兩湖巡閱使王占元，電請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潛居漢口，日與著名亂黨，秘密計劃，初欲借用湖南潰兵，後乃變計煽動土匪，希圖擾害地方，復私調所部，潛赴信陽，欲圖分擾豫境，潛携炸彈，冀圖暗殺豫直重要軍官，對於鄂省所運軍餉及招募新兵，一再扣留，在漢宣言，不出旬日，即見武昌有亂，伊乃出而靖難等語。吳光新身綰戎符，應如何捍衛地方，維持大局，如該使電稱各節，實屬意存破壞，法所難容，吳光新著先行免去湖南督軍暨長江上游總司令各職，交王占元徹查確情，呈候核辦，所有長江上游總司令一缺，應即裁撤。其所轄軍隊並由王占元妥爲收束，以節軍費，交陸軍部查照。此令。」（註二）

實則，吳光新早已爲王占元所扣留，其部隊亦經王占元改編。王占元並組織軍法會審，判吳光新十五年之有期徒刑。

**北京政府令褫吳炳湘原官暨勳位勳章。**

令曰：

「前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於此次徐樹錚等稱兵構衅之時，不知遠嫌，有背職務，雖經免職，仍着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以示懲儆。此令。」（註三）

**曹錕、張作霖上電徐世昌，報告接收皖軍情形。**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二十九日

三四八

皖系所屬邊防軍及西北軍，自直皖一役潰敗編遣後，尙餘駐紮洛陽之宋邦翰、張鼎勳兩旅，甚爲完整無損，至是復由曹錕、張作霖派員前往接收，並於二十九日電告北京政府云：

「北京大總統鈞鑒：陸軍部鑒：統密：昨據駐紮洛陽西北軍旅長宋邦翰、張鼎勳電稱：該旅成立之初，與奉軍淵源可溯，故全數官兵均願撥歸作霖等語。當經電復，以該兩旅現擬歸部接收，未便照辦。而該旅長等再三商請，出自至誠，又恐稍有稽延，軍械等項不免散失。現經錕等協商，擬即由錕派旅長王承斌前往接收，並由作霖飭由駐紮石家莊之旅長鮑德山派員幫同辦理，嚴飭聲明約束，不准騷擾地方。該兩旅接收後，暫行歸錕節制。俟錕等赴京謁見時，稟承大總統規定妥善辦法，分別處置，特先電陳。曹錕、張作霖叩。」（註四）

北京政府特任昭武上將軍熱河都統姜桂題兼管理將軍府事務。（註五）

北京政府特派江庸爲修訂法律館總裁。（註六）

北京政府令撥銀賑卹浙江水災。

浙屬臨海、黃巖、溫嶺、寧海、麗水、縉雲等縣，連日大雨，港潮衝激，山洪暴發，田廬人畜多被淹沒，災情奇重，浙江督軍盧永祥電請撥款賑濟，本日北京政府令財政部撥銀壹萬元，尅日匯交該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註七）

註一：民國九年七月三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〇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存萃學社編集：「直皖戰爭文牘」。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一。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三九。

三十日 日本駐華公使對湘省日艦被擊案，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

駐北京日使對日艦在湘被擊案，向北京外交部提出要求，內容共計八條，北京外交部令漢口交涉員查復。（註一）

### 國際聯盟理事會開會。

國際聯盟理事會今日在桑塞巴斯開全體大會，貝爾福氏於開幕之前，發表宣言，聲明聯盟會之普及性質，謂無論中立國與前敵國，皆當加入聯盟，俾得全世界之協助，貝爾福氏隱露凡違背聯盟會之決議諸國，聯盟會將以經濟封鎖對待之。（註二）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三。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六號，頁一四二。

三十一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附設國語講習所第二期學員畢業。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布第三〇六號訓令，通告國語講習所第二期畢業學員名冊，令各省教育廳及京師學務局知照。訓令及名冊如下：（註一）

「據國語講習所呈稱：竊敝所第二期學員於六月八日開課，各省區報到官費自費及本所按照所章第九條之規定，由所長許可入所者，共一百四十一人。至七月三十一日各科課程教授完畢，由各教員評定分數，除因久不到課開除學籍者三人，缺課太多，按照部定學業成績考查規程第九條之規定，不准畢業者五人，病故者一人，因事自請退學者三人，成績過劣未能給予畢業證書者五人外，計及格學員朱楚善等一百二十四人，業經照章發給畢業證書。理合繕具清冊，呈請大部備案，並請將合格各員由部分咨原送及各該員原籍各省區，以昭慎重等情到部，查該所第一期畢業學員名冊，業經分行各省區查照在案，此次第二期學員畢業事同一律，應准予所擬辦理，除指令該所准予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三十、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三十一日

備案及分行外，合亟鈔同國語講習所第二期畢業學員名冊令行該廳局知照。此令。」

附：國語講習所第二期畢業學員名冊

計開

朱楚善江蘇宜興	高應奎京兆通縣	白鎮瀛京兆宛平	李華貴州貴陽	惠豐京兆宛平	王煥斗直隸東鹿
盧崇赫奉天鳳城	于毅京兆宛平	馮承榮直隸天津	郭錫睿京兆通縣	張希曾河南濟源	茹秉銓浙江紹興
張宗鎬京兆通縣	李景龍江蘇吳縣	張治浙江嵊縣	聶鴻藻貴州貴陽	吳啓治湖北長陽	曹鴻文浙江桐鄉
石庸俊奉天遼陽	童殿佐京兆通縣	王傳陝西朝邑	程守銘湖北黃岡	許光世江蘇武進	王肇業陝西醴泉
譚元吉湖北沔陽	朱鎮中湖北黃岡	莫潤蘅浙江蕭山	楊得春山東壽光	曹希忠甘肅狄道	嵇觀浙江吳興
宗威江蘇常熟	周慕岳奉天遼陽	張巽甫湖北沔陽	朱增離浙江臨海	章登元江蘇灌雲	賴季允廣東蕉嶺
唐若蘭四川巴縣	彭夢民貴州貴陽	羅廷錕京兆大興	張守約陝西三原	周靜湖南寶慶	季光瑞貴州貴陽
劉成毅奉天瀋陽	鍾永年貴州貴陽	曹福山奉天北鎮	韓夢琦奉天遼陽	殷宗夏京兆房山	薛競江蘇江寧
蕭賦儒貴州松桃	周監浙江浦江	林青福建莆田	吳炳烈江西永新	吳椿蔭湖北蒲圻	王蔭芬直隸遷安
杜寶恒奉天瀋陽	葛冰如江蘇上海	彭獻廷安徽宣城	李煦春奉天義縣	高世慎奉天遼陽	蘇耀祖京兆寶坻
王祖祐湖北蘄水	包祖懿浙江湖州	孫振甲奉天海城	方最安徽歙縣	陸秀江蘇無錫	吳景勳奉天撫順
王尙卓陝西三原	莫紹錦貴州八寨	姜寶善山東齊河	黎民楷江西南昌	高世樾直隸冀縣	高全瑞直隸晉縣
張守度湖北沔陽	郭祖培江蘇江寧	程堇湖北黃岡	吳景賢奉天昌圖	戴杰江蘇如皋	馬乘風奉天瀋陽
鄒榮治江西南康	陸亭林甘肅榆中	歐陽錫蕃湖南常德	吳玉璣奉天遼中	趙德潤直隸涪縣	馬文憲江蘇如皋
傅德成奉天新民	傅定雲吉林扶餘	司心銘河南鄭縣	李秋潭熱河阜新	王希曾奉天瀋陽	劉敬臣直隸平山
童世衡浙江黃巖	武思光湖南澧浦	徐永澤奉天瀋陽	趙康濟雲南大理	唐敬修雲南寧洱	陳東軒湖北荊門
葉其青浙江瑞安	高志奉天瀋陽	龍汝鈞貴州貴陽	歐陽濤江西宜黃	高殿卿山東恩縣	穆文閣奉天瀋陽
葉松坡福建閩侯	許孝先江蘇吳縣	周策勳湖南安鄉	陳振華福建閩侯	施淑儀江蘇崇明	陳昌湖南瀏陽



馬協鳳湖南桃源 鄭文熙福建莆田 易振鵬江蘇進賢 王德復浙江杭縣 李蔭黎湖南桃源 劉鴻勳江蘇江都  
 鄧偉江西永修 劉東谷湖南南縣 廖景蘇江西永修 張俊民奉天瀋陽 金樸清京兆宛平 包宗幹浙江建德  
 楊佑江西新建 樊金科陝西長安 曹迺降陝西長安 魚金波陝西韓城

註一：民國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二六號。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三五二

中華民國九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三五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八月

### 一日 川軍總司令呂超電請國父入川，組織政府。

川滇軍發生衝突後，熊克武於是年七月十日退出成都。在川各軍，推呂超爲川軍總司令。呂氏即電國父及唐紹儀等入川組織政府。（註一）

四川省議會亦致電國父歡迎，國父亦有意入川，惟受川中軍事情勢影響，終不果行，此事前後情形，周開慶氏曾作說明如下：

「國父關切四川政治經濟之建設，於民國七年至九年，希望四川成爲護國革命之根據地。國父於民國六年南下廣州護法，七年六月，以受桂，系排擠而離粵。其時楊庶堪返川出任四川省長，熊克武任四川督軍，全川均在民黨勢力之下。國父昭示川中同志，謂『川中形勢天賦，物力素雄，民智優秀，倘能提携羣彥，以謀國事，則肅清大難，奠定共和，慰斯民喁喁之望者，皆將爲兄等是期。』（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致但懋辛等函）九年八月，川軍總司令呂超電請國父入川組織政府，省議會亦函電促駕。國父覆電省議會，謂『西南自桂系破壞，法統幾乎中絕。幸貴省及時戡定，奠我宏基，自應本改造之精神，建民治之極軌，文雖不敏，願隨其後，忝承電促，感奮交併。』九月，國會遷重慶，國父亦決定入川，不幸川中民黨發生內訌，熊克武勾結敵軍，攻擊護法各軍，楊庶堪亦被迫離川，國會議員宣言離重慶，故國父欲以四川爲護法根據地之計劃，成爲泡影。」（註二）

### 吳佩孚主張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提出大綱八條。

吳佩孚早於七年一月入湘之時，即不滿於段祺瑞之主戰政策，有主張召集國民大會以解決國是之意。及上月戰勝皖系，乃欲乘機發表其政治主張，藉作號召。本日，吳果然通電各方，主張召集國民大會，並提出其國民大會擬定大綱八條：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一日

三五四

- (一) 定名國民大會。
  - (二) 性質由國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縱把持。
  - (三) 宗旨取國民自決主義，凡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公決，他方不得藉口破壞。
  - (四) 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各會各舉一人，爲初選所舉之人，不必以各本會爲限，如無工商會，寧闕勿濫，再由全省合選五分之一爲復選，俟各省復選完竣，齊集天津或上海，成立開會。
  - (五) 監督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干涉。
  - (六) 事務所先由省農工商學總會公同組織，爲該省總事務所，再由總事務所電知各縣農工商學各會，尅日成立各縣事務所。辦事細則由該所自訂。
  - (七) 經費由各省縣自由經費項下開支。
  - (八) 期限以三個月內成立，開會限六個月，將第三條所刊諸項議決公布，卽行閉會。並主張將南北新舊國會一律取消，南北議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歷年一切糾紛，均由國民公決。(註三)
- 吳佩孚此電發表後，各方評論頗多。茲將楊端六、彭一湖、梁啓超、張一麐、王徵、程耿等六氏之評論文字附錄於後，藉供參考。

附錄：

#### 一、楊端六：國民大會平議

自吳佩孚將軍主張組織國民大會解決時局以來，頓惹起全國人士之議論，然除一二稍抱悲觀者外，大都以國民大會爲解決時局之最好方法，意見之歧，不過組織大會之手續而已。

##### 一、國民大會之先決問題

於討論本問題之前，有先決問題二：第一、國民大會果有組織之必要乎，在彼曩昔之世，一國政治之組織集於少數優秀特出之人，今則稍異，優秀特出之人固仍爲社會中堅不可少者，而僅此則不足以有爲也。必有多數中下等人

才以爲之輔，而後政治之推行乃能盡利。民國成立，於茲九年，政象日以紛亂，較之前清末年尤爲匆遽，吾人推原禍變相尋之所自，不外兩事，一則外力之壓迫，使吾人不得從容發展其政治組織之本能，二則吾人實未達組織近世國家之程度，細察此九年來內外政局之經過，此兩事均爲釀成目下紛擾之原因。然平心論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外侮雖爲助長內亂之一道，而我四萬萬國民不能經理四百萬方里之土地，乃事實之無可掩者也，吳子玉將軍謂新舊兩國會均不能代表真正之民意是已，然新舊國會議員非來自民間乎，新國會之不洽人意，猶曰產出不正，舊國會議員則非表面上出自民選者乎，而何以有搗亂投降之舉耶？今排除兩國會及省議會而令農工商學各會司選舉之事，究竟農工商學各會是否中國人，是否遂足代表真正民意，是否將來不至搗亂，皆疑問也，故繆金源先生謂政局的根本解決法在將國民程度提高，（見八月三日晨報）我對於此次組織國民大會之感想亦復如是，然而病雖篤，不可不用藥，一味悲觀，殊非善策，此次國民大會較前次國會有益與否，是在將來之試驗，即無大效，亦不妨試辦之，或者天牖其衷，國人漸醒，則今日之事，不亦吾人意外之幸運乎。

第二、國民大會之組織果合乎法理乎，臨時約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憲法未施行以前，本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今憲法固無有也，故言法理，臨時約法應爲今日有效之憲法，其第五十三條規定約法施行後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國會組織法由參議院定之，據元年發布之國會組織法，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如事之進行甚順，則憲法已成，國會亦早已改選矣。乃以政潮疊起，憲法既不就，國會亦累次解散，累次召集，卒至南北分裂，內訌不已，然歷年之中，國會雖屢經頓挫，而制憲之權仍屬之國會，無人敢過問也，國會組織法雖經修正，（八年四月）而臨時約法仍爲根本之大法，無人敢過問也，今國民大會之議，不僅舉國會組織法一旦毀棄之，即對於臨時約法所畀國會制憲之權亦剝奪之，是不啻使九年來所奉爲立國大本之約法失其最後之根據地，是果合乎法理乎？然法律爲民意之結晶體，民意丕變，法律自然隨之而改，今所問者，民意尙承認新舊兩國會乎，新國會之不正，殆已成爲公論，無須吾人代爲研究，惟舊國會則似在疑問之中，然自國民大會提議以來，贊成舊國會繼續有效者無一人焉，（舊國會議員自身之主張不足爲公論）即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通電主張，亦只云根據合法之選舉法成立第二屆國會，然彼等猶斤斤於選舉法也，今一般人心已不認



選舉法之存在，已不認臨時約法之有效，則民國之根本大法未始不可付之於國民大會以圖再造，如以為破壞約法足以開毀法之惡例，將來國民大會之議案亦難免同一之命運，是同不足憂也，今所憂者，不在國民大會議案之將來見毀，而在國民大會組織之目前能成功與否，苟國民大會所議足以永垂百世，則一部分之人焉能施其反對之議論，如所議不適於國情，則三五年後自必步臨時約法之後塵而同歸於盡，固不待吾人爲之鯁鯁過慮者也。雖然，臨時約法之見棄，果出於國民之公意乎，是不可不詳加考察，今日人心之反對舊國會，乃事實之不可掩者，如云不爾者，則盡舉數例以表示國民愛戴舊國會之猶然存在乎，舊國會之不能制憲，證據確鑿，夫以不能制憲之國會而強之制憲，此臨時約法之誤也，今若再拘守不適於國情之約法，則其修改皆爲枝葉，而國家根本大法終不能成，關於此點，梁任公先生早已發爲文章，登諸八月一日之北京晨報，惟梁先生對於國民大會之職務，尚在模稜兩可之中，予將盡力以辨明之。

## 二、國民大會之職務

國民大會之前提既已解決，則所當論者，國民大會所應盡之職務與其組織之方法而已，今請先言國民大會之職務。

吳子玉將軍提議組織國民大會八款，將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修正選舉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公決，此一切重大問題六字實含有無數危險物在內，例如南北統一問題，懲辦國賊問題，解散軍隊問題等等，無一非目下重大問題，若悉舉以付之國民大會，不獨時期延長，不能如吳子玉將軍所云三個月開會，再六個月閉會，且因法律與政治兩種問題混淆不清，必致惹起紛糾，而憲法問題必又爲其他問題所犧牲而不克早日成立，此年來政局之覆轍，吾人豈可再蹈之，梁任公先生識破制憲爲目下唯一之大問題，故不憚諄諄致意於此，然猶曰吾以爲國民大會主要之事業則制憲而已矣，然則梁先生承認制憲以外尚有副業爲國民大會所可爲者矣，吾以爲國民大會之惟一事業在乎制憲及隨帶而生之選舉法，其餘皆非所問也，蒲徠士卿論費爾特費憲法會議（Lord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edition, 1914, Vol. I, pp. 681—3.）極爲明瞭，可爲吾國今日之鑑鑒。其言曰：

美國之習慣，凡製憲之事常屬於特別會議，即爲偶然或臨時的目的而召集之代表機關也，例如十三州獨立

第一次憲法即以此法製成於一七七六年，及一七七七年，至一七八〇年，議製全合衆國憲法時，亦擬用此法，自聯邦憲法第五條承認凡製定新憲法均採用特別會議以後，各邦憲法亦有仿行之者，於是乎成爲美國政治之常規，蓋通常立法部之權限爲根本大法所限制，故欲廢除根本大法或大加修改，理宜付之通常立法部以外之機關，苟所修改者有一定之條款，則其職權不妨委諸通常立法部，是固美國之慣例也，原來此種特別會議爲人民公選機關而握有無上主權者。今則性屬顧問，其職務僅草創新憲法，認否則付之國民。……

憲法會議權限問題。屢經法庭之審議，今已具有一小部分法律與一大部分習慣，茲且不備述。惟吾人所當注意者，乃用特選機關以樹立政治之基本實有種種利益，法蘭西及其他歐洲諸國多將憲法起草權委之通常立法部，甚至委之行政機關，兩相比較，甚有興味，即如吾英，亦曾兩次由巴力門製定與新憲法無異之法律，日後固難免不有三次四次之舉動也。

美國憲法會議既專爲製憲而生，與尋常行政問題無涉，不受權勢之影響，不與聞國帑之出入，無個人團體請託之機會，故無須由政黨組織之。無須遵守黨見，由是比較的公正之士得選入特別會議，而欲有所活動於政黨者反不屑爲也。

特別會議，不似通常立法部專爲黨派所組成，故人人頗有獨立自由之精神，而提案可望從其本身之得失着想。既不必要求一部分之贊助，亦不必反抗一部分之意志，又黨派問題既不至於提出會議，則會員不至爲黨情所牽，亦不至爲政局所擾。

憲法會議既以製憲爲惟一之事業，則其用心也專，討論之時，不至爲別種無味之問題所中斷，而會議之進行必速。

憲法會議之事業既限於唯一。而憲法又非深思遠慮之人不能過問，加以期限短促，故不願滾入政治漩渦者常樂爲之，此種人在美國甚多，在歐洲亦日見增進，是以憲法會議議員之才能雖不必優於通常立法部之人，而正直一點則確然高出於彼等也。

憲法起草後須付之人民公決，則會議可享較大之自由，不致爲選區意見所拘束，憲法草就後而會議即行解

散，則尋常所有沽名釣譽之動機亦必較少，會議之職權既在乎提案而不在乎立法，則不必有藉怨於某某階級之虞，自非特別規定使人民逐條投票外，所草憲法，人民只能全體承認或全體反對，故起草之時，必多方慎重以求免乎過失。

習於歐洲議會政治之人或不免謂憲法會議雖有上述種種利益，而有一難處，即搜集如許人員毫不關於黨派者使得迅速執行其職務是也。會議之組織既不帶黨派色彩，則議員將無所適從，今日分爲二，明日分爲三，學者衆多，空想之提案亦將愈多而不適於用，此等非難聲中，或有一面眞理，然在美國，則組織迅速，且重於實行，故雖有空想之提案，寧爲幸事，今衡其得失，則凡欲草創一完全新憲法，仍以屬之於特別會議爲宜，蓋此種會議雖有時未能盡善，而其所包含之人才較通常立法部爲高，其議員之品格智識亦優於尋常，惟是吾人所要求者不在全體改造，而在現行憲法一條一項之修改，則以其修正之條項，供人民之討論足矣，美國各州憲法之修改，即採用此法者也，至於最近，美國西部六州憲法許人民糾合一定之數以國民動議的方法提議修改憲法，便將此議付之人民公決，不必經過立法部，亦不必經過憲法會議。

以上所述，多本於美國各邦制憲史，蓋自一七八七年以後，未曾有聯邦憲法會議也，然其理則可應用之於凡百制憲機關。

蒲徠士之意見。可約之爲二：

一、制憲之事不可委之通常立法機關，而須組織特別會議。使之起草。

二、憲法草案成立後，付諸國民公決以定取舍，如此將根本大法與尋常法律分而爲二，使憲法於短時期內得以成功，而不爲他事所中斷，如中華民國之制憲早用此法，則全案久已告成，不致有今日之現象矣。今吳子玉將軍提議復將憲法問題混入其他問題之中，則將來憲法未成而紛擾又起矣，此吾人今日所當切戒者也，但有一事，頗覺困難，蒲徠士謂熱中政黨者不樂加入此種特別會議，在美國或是如此，而在今日之中國，則政客滿天下，虎視眈眈，其欲追逐，無論憲法問題何等重要，無論會議期限如何短促，苟有一隙可乘，則羣起以求入之，然則人才問題與不黨問題，不幾爲我輩所不能希冀者乎，然而中國猶中國也，中國人猶中



國人也，吾人責成者以急行，責成者以辨色，固不可也，惟採用比較善良之方法，以爲吾國解決難題之一助，或亦有效焉耳，吾國人而不欲有一可遵守之憲法也則已，苟欲有一可遵守之憲法，則議員之選擇固國民之天職也，事之成否，不得不訴之於個人之良心。

然則其他重要問題，如南北統一，懲辦國賊，解散軍隊等等，將奈何，曰此政治問題也，不宜與憲法混而爲一，如國民以爲有干涉之必要，則可另組機關以執行之，予以爲此種問題，一時必不能解決，即解決矣，而相似之問題必繼續而起，無有盡期，如是則與憲法會議之性質毫不相類。

南北未統一以前，憲法會議可以成立乎，即成立矣，而所議者有效乎，此不可不考慮者也，曠觀今日之政局南北統一——毋寧謂全中國統一——之事殆非一二年內所能望，然國家根本大法總宜及早製成，予以爲當此人心活躍之時，宜以多數人之公意，竭力組織國民大會以爲之先驅，今我國之不統一，雖云爲法律上之爭執，其實則爲政治問題所左右，製憲之事既純屬法律上之問題，則全國統一與否無關輕重，吾人苟能自多數公正國民聯合起來，組織國民代表大會以從事於製憲，憲法草就以後，再付之國民公決，即可成爲中華民國之根本大法，即令代表不全，亦不妨盡國民運動之能力，自大多數省分發起，而後陸續推及全國。美國當十三州獨立之時，亦曾遇種種困厄，憲法固非一次製定者，康格雷會議亦常不足法定人數，然其後以華盛頓、哈密敦、亞狄孫諸人之奮鬥，卒能排除萬難，造成新大陸共和國最初之模型。我國憲法而欲旦夕製成也，必不可得矣。

### 三、國民大會之組織

國民大會之職權既如上所述，其次重要問題則爲大會之組織，國民大會四字，原不免有誤解之處，以我國土地之廣，人口之多，欲合全國人民以議國事，勢所不能，即令各處同時發起大會，同時討論一二重要問題，亦以言語龐雜，形同築室道謀，此等空想之論，言之雖覺得高尚，行之實不可能，吾人解決一國大事，非如小兒遊戲，可以盡人試驗，故國民大會不如國民代表大會較爲確實，如以爲代表組織與通常代議院相混，則其區別之點亦不難求。第一、國民代表大會之職權異於通常立法機關。第二、國民大會係臨時的組織，非如通常立法機關可以永久存在。國民大會既爲代表的組織，則代表應以何種方法選出之乎，據報載各方面意見，約爲兩種，(一)用現有團體選舉

，如吳將軍提議原案是也。(一)組織臨時的團體選舉，如梁任公先生所提議是也，二者孰優孰劣，殊不易判，就理論上言之，梁先生之國民動議法尚矣，而實際上不若用現有團體選舉之爲愈，蓋國民動議有三難，一、臨時組織必需極長時日，不足以應目前時勢之要求，二、自由發起必致大惹紛擾，陷全國人民於自相衝突之境域，三、臨時組織必多費錢財始克成立，其結果必至富者操縱其間，貧者無容喙之地，故予以爲現有團體雖不能滿人意，而較之臨時組織者確有優點存焉。

現有團體之選擇如何，亦一問題也，據吳將軍原議，國民大會會員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各舉一人初選，再由全省合選五分之一爲復選，夫農工會之不足恃，論者已多言之，今所望者惟商學兩界耳，此兩派中，一代表保守主義者，一代表進取主義者，如能秉公選舉，則憲法前途或有一線之光明，惟吳子玉將軍所謂商學會不應限於現在各商會及教育會，應使前者可以包含舊有勢力之紳士界人物，後者包含各學校教授管理人等與中學以上之學生以及各種學術團體如學生聯合會等，關於此點，吾友彭君一湖已曾屢次主張，不遺餘力，理由充足，不必更贅。

吾人一面主張現有團體之選擇，不可不一面主張其他團體之屏除，在職官吏、軍人、警察、政黨機關、省議會、及新舊國會議員不得與聞選舉之事，惟除安福系之新舊議員省議員及軍人警察外，均應有被選舉權，官吏之中，惟法官可以被選，被選後應暫時開缺，俟國民大會完結以後，如本人願復舊職則仍復其職，學生不應被選，彭君一湖亦極力主張，吾人深表同意。

現有團體四字，不可不稍加嚴格之解釋，予以爲本年八月以前業已存在或業已發起之團體方有選舉國民大會之資格，如此庶可杜僥倖奔競之風，國民大會會員名額不可過多，蓋大會之職務在於製憲，則所需人員應爲宿學專門之士，此種人才既不易得，而人數過多之時，意見不免紛歧，故以少爲妙，依吳將軍之計畫，則全體會員將在五百以上一千以下，以此製憲，必不成功，欲議事進行迅速，非再減爲十分之一不可，昔費爾特費會議僅有會員五十五名，議事五月而成今日之美國憲法，署名者不過三十九而已，今若自各省選出議員三名至五名，則可得八九十名，如舉得其當，儘足代表真正民意，若舉不得當，則雖千萬議員無益也。

議員之薪水不可不有規定，然國民大會既不由政府召集，誰爲規定議員薪水者，惟希望各省選舉機關斟酌本地



情形略爲限制，各省不必一律，但每人薪水及旅費應有適當之數，不可過少，亦不可過多，蓋此等議員必非爲區區薪水而來，其願充斯役，半爲愛國心所驅使，半爲名譽觀念所激成，然苟無相當之報酬，有志之士不免爲之裹足，而報酬過多，則又足惹起逐鹿之爭也。

開會地點以上海爲最適宜，北京固爲惡濁政治之漩渦，即天津亦密邇北京。難免不爲政治影響所波及，惟上海較爲安靜，可使國民大會自由討論之機會。

國民大會應否公開，亦一疑問也，如爲事之進行計，則以非公開爲善，惟論者必以爲迹近專制，其實國民大會若僅有草憲之權而無成憲之權。則秘密會議不至有害於民國，費爾特費會議亦是如此，足爲吾人之師。

憲法草案成立後，再行發表，儘人民討論，然其決擇之權仍屬諸原有選舉機關，得各省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即爲有效。

#### 四、結 論

以上所論，僅就我一國民之責任上發出，雖不必爲有系統之研究，然千慮一得，或於時局不無小補云爾，吾人今日執筆濡墨爲此冗長之敘述，原先已承認國民大會頗有組織之必要，而後討論其組織之內容，不然，吾其詞費矣。原來國家社會之組織爲有機體，法律不過此有機體之結晶而已，假使一國內無一善良分子，則其國終不國矣，死物之法律將焉用之，今日之問題，固我國全體之問題也，吾人苟不能出其固有之良心以圖全體共通之利益，則無論國民大會之組織若何，終必不得良好之結果，吾儕國民，其能犧牲個人之私利乎，其能全體一致促成國民大會之成立乎，其能慎其所舉以樹憲法會議之基礎乎，其能盡力監督使不爲外力所壓迫乎，其能可決將來之憲法草案以完成此大事業乎，是固不能預言也。

曠觀我國人之舉動，凡對於破壞一面之事皆優爲之而樂爲之，如推倒滿清，推倒袁世凱，推倒段祺瑞，推倒張勳，皆已節節成功。且非常迅速，目下人心對於社會習慣之破滅，對於資本主義之攻擊，亦皆一唱百和，翕然從之。至於建設之事，留意者少矣。今國民大會，一大建設事業也，國民之能力果若何，是固不能無疑，然觀近年來新式工商業日益發展，謂吾人絕無建設能力不可也。惟事有大小，行有難易，國民制憲非工商業可比，吾人今日能力或

尚未至如許高之程度亦未可知，然失敗者成功之母，烏在其不可試辦乎哉。（註四）

## 二、彭一湖：關於國民大會之提議

國民大會國民大會之聲，已洋洋乎盈於吾人之耳鼓矣，顧用如何方法以選出國民大會之代表，以及國民大會應解決如何之問題，似尚無多數一致之意見，鄙人不揣固陋，亦欲妄供一得之愚，以爲研究茲事體者之一助。予主張此次國民大會代表，以紳商學三階級爲選舉有權者而選出之者也。（凡有工會農會之地方該工會農會亦得以爲選舉團體而加入之）予所主許於學界之選舉權，非僅予於各地之教育會，及各校之教職員而已，乃欲舉凡中學以上之學生而悉予之，予全提案中，如有與人不同之處，或即此點，然對於予之此種主張必有倡爲反對之說者，故予於此不能不詳陳予所以爲此主張之理由，在反對予之說者，必曰使學生參預選舉，是使學生干政，學生干政危道也，此斷不可，余曰唯唯否否，國家之所以禁學生干政，不外兩點，一則以爲學生少不更事，不足以與聞政治。一則以爲學生在求學時代，不當使之爲政治紛心。此兩種用心，原非無理，特吾人之所主張，僅欲使學生參預此次選舉，並非主張彼等之從政，既非主張彼等從政，而謂彼等少不更事，不足以參預選舉，亦未免誣蔑學生過甚。若更切實言之，即謂在吾國今日現狀之下，其兼具爲選舉人之知識與良心者，殆捨學生莫屬，亦非過言，至於妨害學業之說，如從此以後舉一切國事皆使學生得干預之，其於求學之有礙，自不待言。惟吾人之所主張，以爲此次國民大會，乃特別事件，非常態行爲，對於特別事件，許學生一度參預其間，縱謂不無一時的妨害，然其害甚微，斯固吾人所敢斷言者也。

以上爲予對於反對者所爲消極的辯護，予今且舉予所以爲此主張之積極理由焉。予所持積極的理由無他，即欲使學生參預此次選舉，藉謀此次選舉，不爲少數無賴者所利用而已。蓋吾國情形與各先進國不同，一般人民對於彼自身利害與政治有如何關係之點，大都茫然，加之一般人民，均極勤苦，對於時間與金錢不能有所犧牲，以對於政治本無自覺之人民，重以實行參預選舉又不能不於時間與金錢略有所犧牲（以鄉民爲尤甚。）則欲彼等熱心從事於選舉，殆勢有所不能也，此而爲勢所不能，則設無一部份對於政治已有充分之自覺，又對於時間與金錢亦能略

事犧牲之學生參預其間，即令此次選舉，無如前次新國會選舉純由督軍省長所指派之怪現象發生，吾亦敢斷言此次國民代表之選舉，必爲一部份無業莠民所把持，而落於絕非國民所欲學爲代表者之手。不特此也，使學生參預選舉，更有一莫大之利益，如右述一般國民，因種種關係不肯躬行參預，即使讓一百步，假令彼等知爲救死計，不惜犧牲工費而來，然試問彼等平日所與交遊者，非僅其鄉黨隣里之人乎，彼等之聞見所及，對於一定地域內，適足以爲其代表者之人物，非真茫然罔覺乎，彼等既不自知，孰足以爲其代表者，彼等之選舉意志，又能不爲少數無賴者之所操縱乎，然而凡此種種，一反而求諸學生社會，則皆可一掃而空之。予信以上種種理由之非虛，此予所以毅然決然主張使學生參預此次選舉而不疑也。

予既述可使學生參預此次選舉之理由，今請進述關於此次選舉之大概規劃如下：

一、選舉區 選舉區可分三種。(一)縣區。(二)省會區。(三)京師區及通商口岸區。

二、當選人數 縣區一人。由紳商學界聯合選舉(但未畢業之學生不得當選)。(二)省會區十人，五人由紳商聯合選舉，五人由學界聯合選舉，(未畢業者不得當選)被選人不必按地方分配。以凡足以繫全省人之信用者爲斷。(三)京師區二十人，十人由紳商聯合選舉，十人由學界聯合選舉(未畢業之學生不得當選)被選人不必按省分分配，以凡足以繫全國人之信用者爲斷。(四)通商口岸區八人，由紳商聯合選舉。又其他如係多數學校集中之地，更由學界聯合選舉五人，(關於各選舉區代表人數頗有商榷之餘地容後再細論之)

右所述爲予關於國民代表應如何選舉之建議，今再提議國民大會應解決如何之問題如下。

國民大會所當解決之問題有四，一、宣告南北統一，至關於內閣之組織以及現實政權應如何分配之問題，由南北政府直接磋商，國民大會姑不過問。二、制定憲法中之幾部。(1)國會選舉法及組織法。(2)人民自由權保障條例。(3)地方制度。三、決定全國兵額，並決定裁兵與處置被裁兵士之方法。四、組織國民法庭，執行此次禍首諸人之裁判。關於第一項，予所以主張國民大會不與聞內閣組織，及政權分配之理由，因吾人承認現實勢力之強大，以吾國薄弱之民力，必不足以左右之，與其徒託空言，毋寧置之不問，尙足以保存國民之威信。關於憲法，予所以僅主張



制此三部者，因在吾國今日之憲法，以此三部爲最重要，就國會選舉法及組織法而言，民國初元之約法，以及民國七年所修改之約法，（此修改之約法吾人當承認其有效無效是爲另一問題今不具論）在吾人皆認爲不善，今後選舉新國會當有適用之新法律應運而生。故國會選舉法與組織法、不可不付之於國民大會之決定。就自由保障規定而言，吾國週年以來，所謂人民之自由，早已剝落殆盡，雖謂國民大會，縱如何規定國民最高之自由，苟人民無力抵抗強權，終成廢紙，然法律之有權威與否，與立法手續亦有重大之關係，經國民大會制定之自由保障條例，將來政治上之惡魔，即欲有所破壞，亦必多存一分忌憚之心。至於地方制度，爲吾國今後政治能否進步之第一關鍵，故亦必於國民大會決定之。關於第三項所以僅言裁兵而不及於廢督者，因廢督乃表面的，裁兵爲裏面的，兵而果裁，即不廢督亦無不可，又何必引出事實上之種種難題以惱吾國民大會代表者之頭乎，最後予所以主張組織國民法庭，執行此次禍首之裁判者，因吾國週年以來，道德既形墮落，法紀亦復蕩然，無論其人罪大惡極，至於何地，彼惟稍事隱伏，即可逍遙法外，且於不即不離之間，又已恢復其權要之地位，人本多弱點者也，國法如此，人亦何所憚而不爲惡哉，故予於此次又甚願使國民得以重懲彼輩蠹賊，以爲後來者戒也。

凡上所陳，不過舉予所主付之國民大會解決之條項而已。至應如何解決之方法，予擬如有國民大會發生，予將以余之所見一一披露於國民之前，以資採擇，今非其時，姑不論也。九、七、三一（註五）

### 三、梁啟超：國民自衛之第一義

何謂國民自衛之第一義，曰國民制憲，何謂國民制憲，曰以國民動議(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有公權之人民若干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Referendum)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此原則非創自我，其先我而行者，有瑞士及美國各州焉，有德國焉，在彼既有憲法，故採此原則以改正憲法，在我未有憲法，則當採此原則以產生憲法，兩者義本一貫也。

有憲法國遂定乎？吾不敢言，無憲法無以爲國，則吾敢言。九年來無憲法之苦痛，吾民受賜抑既多矣，今後而猶爾爾者，則未來之苦痛，將益不知紀極，故無論如何，憲法早一日出現，吾民總可以早得一分之保障，而欲憲法

出現，吾以爲舍從事於國民制憲運動，其道無由。

國民制憲事業，宜發動久矣，不始今日，然今日確爲更不容逸去之一時期，數年來每經一度變亂，則制憲問題必一度發生，何故必以其時發生？變亂之後，一方面人民全體稍帶活氣，一方面則國內各部分勢力正在搖動消長之中，而建設之議乃得入，質言之，凡帶有革命性之變亂一度經過，則根本法之締造，自然人人感其必要。二年六年制憲之動機，皆自此發，制憲不就，遂又爲第二次變亂之媒。夫往事則既有然矣，今茲變亂，果能稱爲含有革命性耶？吾不敢言，然則變亂後制憲動機能復活耶？吾亦不敢言，雖然，吾民既備嘗無憲法之苦痛而渴思得一憲法，則宜勿問變亂當事者之意嚮何如，毅然自造此動機而自完成之，此眞今日所當有事也。

歷次制憲所以不就，由於議員溺職與政府牽制，固也，推原禍始，則制憲權本非國會所宜有，而臨時約法以此權委諸國會，實爲憲法難產之一最大根原。蓋憲法者，所以規定國家各機關之權限，其不容由一機關專擅制定，理本甚明，臨時約法所以將此權畀諸國會者，實緣受「國會萬能」之舊觀念所束縛，當時漫不加省，泐此一條，遂以釀歷年擾攘之惡因而不能自拔，殊不知國會萬能之觀念，早已成爲十九世紀歷史上之一殭物，今世歐美各國，方且認爲民主主義之一大障礙，胥謀所以濟其窮，而我乃撫人吐棄之唾餘，直接流毒政治社會，而間接以沮國家根本法之成，天下之可痛，孰有過此。國會之建，於茲八年矣，其末流乃至有新舊二會，新舊二會，莫不以代表國民自命，問所代表者爲誰氏，舉國民莫之或承，不承由他不承，代表我自代表，問頻年以來，每一大問題發生，所謂國民公意者存耶否耶，曰、何爲其無，國民每對於一問題、其公意所趨，未嘗不顯豁呈露，且其公意恆不謬於判斷而常與國民利福適相應，雖然，欲求法律上之根據以表示此公意，則卒不可得，政府曰，我當局也，法律上授我以行政權，汝曹何爲者，議員曰，我國民代表也，法律上爲一國主人翁焉，汝曹何爲者，其懷抱公意之國民雖復百千萬億，而在法律上不過爲百千萬億之私人之言也，本至公也，而欲證明其爲公，則無說以自完，乃不得不忍吞窒結，而一任政府與國會相勾煽相狼狽，盜民意之名以售其奸，數年來吾國民所受之痛楚，豈不如是耶，使全國眞民意而得所憑藉以自由表示，則國事之敗壞，何至如今日，而吾民之顛連疾苦，又何至如今日者，然則如何而始能得此憑藉，舍求諸憲法外，其道末由，憲法如何而始能與我以此憑藉，舍國民自動制憲外，其道末由。



就法理上論，主權在國民全體，明載於臨時約法，自動制憲，即此主權作用之發動，最爲合理。就事實上論，今日除國民自動外，恐憲法永無產生之期。夫憲法不能由總統欽頒，國人所同認也。不能由南北軍人私行製造，又國人所同認也。舊國會耶，新國會耶，無論其或久已滿期，或成自非法，彼此皆無法律上之根據也，無論其議員中什九皆帶黨派臭味，久爲國人所不信也，又無論制憲權萬不能畀諸國會如吾前所云云也，就令讓數步而仍認國會得有此權，則舊耶，新耶，新舊合耶，羣議紛呶，既互數年，今日亦云胡能決，並此置勿論，而彼國會者，無論爲新爲舊，事實上目前皆不能開會，且此後亦無再行開會之希望，已爲衆所共見，是故責望現存之國會以制憲，雖海枯石爛，而憲法終不得出現，可斷言也。然則待諸下屆新選之國會耶，新舊選舉法之適用，今尙爲未決之問題，何所憑依以行選舉，且必須俟新舊兩會消滅後始能執行新選舉，其間需時幾何，自選舉以至召集，其間需時幾何，召集後而組織起草委員會從容起草，需時幾何，起草後而大會審查，而逐條讀議，會期不過數月，開常會之日居三之二，開憲法會議僅三之一，全憲制成，需時幾何，如是則吾民欲得百數十條之憲法，非期二三年不可，恐議未終而大亂又見告矣。是故今後之程序，當由憲法產出選舉法，由選舉法產出國會，必先有憲法而後有國會，不能先有國會而後有憲法，此自一定不易之理，然則制憲事業，委諸將來之國會與委諸現存之國會，其爲不合理也則同，無待辯也。

於是有爲權宜之計者，則曰以省議會或其他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等各選若干人而委以制憲，雖然，此果足爲鑒心切理之辦法乎，此不待思索而有以知其決不能也。律以法文，則與約法全國憲權相抵觸，衡以法意，則於主權在國民全體之義又無當焉，教育會商會等並非約法上之國家公機關，固無論矣，省議會以地方機關以擴其權限於中央，法律上未之或承，若舍法理而言事實，則國民對於省議會之不信任，亦正與國會同，謂其足以代表民意，又誰欺者。夫憲法者，國家之根本大法也，木之有根，必厝諸不易搖動之地，然後發榮滋長乃有可期。今若委省議會等以制憲，制而不成，固無論矣，幸而成焉，而頒布焉。一旦有驍桀者起，惡其害己而思去其籍曰、此非法機關所產出也，則拉而摧之，猶反掌耳，如是則有憲猶之無憲也，故省議會等制憲之議，無論其不能實行，即行矣而亦不勝其弊也。

比者軍人中有倡召集國民大會之議者，意至美矣，顧所當問者，其一，所責望於國民大會者爲何事？其二、國

民大會以何種方法組織？以何種方法召集？吾以爲國民大會主要之事業，則制憲而已矣，欲國民大會之效用於實際，舍國民動議國民投票兩種形式外，別無他途。言國民大會而冠以召集二字，實爲不詞，夫國民大會非可召集者也，四萬萬人集於一堂，天下既萬無是理，若督軍省長指派其所私昵者若干人焉，土豪政客干謁自薦者若干人焉，而以冒國民大會之名，集於一地，承仰強有力者之意旨爲之畫諾，則與洪憲時代所謂國民會議者，牛羊何擇？徒爲民國史加一重污點，甚無謂也。是故言國民大會善矣，顧吾民所期者在真國民大會，其僞國民大會，義不得不擯，欲求真國民大會耶，亦曰國民動議國民投票而已，吾認此事爲國民公共責任之第一事，且認今日爲千鈞一髮不宜放過之最要時期，敢以極沈摯極逼切之意，掬所見以陳於國民之前，我國民其猶有所不忍於斯國耶？嗚呼！物既瘳矣，歲既晏矣。長夜漫漫，何時旦矣，凡有血氣，可以興矣！九、八、一（註六）

#### 四、張一鵬：對於國民大會之商榷

鄙人對於民國九年以來之感想，得一個最正確之公式，此公式爲何，即人心之向背是已，辛亥以前，人心痛恨於滿清之親貴，而漸漸傾向革命，則滿清倒。丙辰之役，人心痛恨於籌安會之跋扈，而漸漸傾向護國軍，則洪憲倒。洪憲以後，則徐樹錚以武力橫行，造成其所謂安福俱樂部，以包攬政權、財權、軍權，人人痛恨安福派，而激爲全國罷學、罷市之舉動，然徒手小民，豈能與武裝軍人爲敵，軍人中之主公理者，乃仗義一呼，而安福又倒矣。可見人心所向者必成，人心所背者必敗，此人心之力量，比之金錢槍礮之力量，不知大若干倍。繼此以往，無論何種勢力漲落，此公式當爲不刊之定例。

無論何種軍閥，一有特殊勢力，必侵犯人民之自由權，今日世界潮流皆革去軍國主義，而以民治主義替代之。苟有大豪傑之軍閥家，必順此潮流以提倡民治主義，而以中華民國主權，還諸國民全體，近日段派之軍閥倒矣，然將來之軍閥，爲直乎，爲奉乎，爲粵桂乎，爲滇黔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下惡乎定？惟有早自覺悟，以全國人民公意，搏成一氣，而軍閥則拱手聽之，是真國利民福之金丹，千載一時之機會也。

吳子玉將軍主張國民大會，其用意正大深遠，吾輩亟應贊成，鄙人上年主張由全國省議會聯席，解決時局，

卽是此意。西洋各國國民大會，皆由市鄉各團固有機關召集，吾國地方自治各機關，已爲軍閥摧殘殆盡，故不得已而欲以地方固有之省議會，暫行國會職權。上年江蘇省會，通電全國，各省會贊成者，已過半數，雖有鑑基，不如乘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鄙見莫如由直隸、江蘇共同發起，令各省議會，各舉二人，會集於天津或上海，卽以草定國民大會組織法之權付與之，而教育會商會等團體，則爲選舉之監督人，務令掃除從前金錢收買武力高壓之積習，二者不除，則吾國前途，必無光明之一日，如有犯刑法上之選舉罪者必無赦，各督軍省長當以此自誓，成爲信條，中國庶有轉機乎。

上海和會及新舊兩國會，皆七零八落，不成問題，顧約法未廢，憲法未成之前，將何所依據，約法上之缺點，在兩院制定憲法及國務員須兩院同意，弄得此九年中，無一憲法，無一完全之內閣，誤國不淺。又副總統之召人覬覦亦是權利競爭之媒介。鄙意此三大點，當付諸國民大會，先行修正，或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每省二三人，專司其事，由國民付以此權，凡修正國會組織法、選舉法之權，而政府一切勿問焉，吾國庶有多乎。

一國之立，必有重心，此重心若在國民手中，則因自身之利害關係，必謀所以自決自衛者，今日之重心，由皖派軍閥，而落於直奉兩軍閥中。吳將軍百戰功高，尤爲重心中之重心，故不能不望尊重民意之吳將軍，堅持此正大深遠之民治主義，一洗九年以來軍人之不名譽，而易爲最高尚最純潔之人格，則造福於國家者，雖百世猶利賴之。彼美洲之華盛頓，獨非軍閥乎，何以能造成今日之美爲地球各國所宗仰乎，卽其不私權利之一念，所以爲衆父也。九、八、一（註七）

## 五、王徵：國民大會之商榷

前日報載吳子玉師長國民大會一電，及梁任公先生國民制憲一文。國人懸命之問題，經二君發端，自當有一番詳審的討論，然後方可見諸事實，二君之文，皆以制憲爲中心，梁文注重原則。吳電詳勘實際，茲爲分別論之。

任公曰：何謂國民自衛之第一義？曰國民制憲。何謂國民制憲？曰以國民動議（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有公權之人民若干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Referendum）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此原

則非創自我，其先我而行者，有瑞士及美國各州焉，有德國焉，在彼既有憲法，故採此原則以改正憲法，在我未有憲法，則當採此原則以產生憲法，兩者義本一貫也。任公欲採國民動議與公決之方式以制憲，是不能不考此二法之起原，與其在政治實際上之作用，然後斷其是否適於制憲，公決起於上古部落時代之國民大會，疆域既小，民數亦小，故國有大事，即可召集全體國民，以手作勢而公決之。迄十六世紀始現於瑞士數州，當時以聯邦代表，不能有全權，議決之案必付國民公決，始能執行。近世美國動議與公決權與此全異，其發生之原因，第一爲反對『議會萬能』主義。議會受政黨支配，或受資本階級運動，所定法律，常偏袒一階級而不利於其餘，故西方數州，實行採用動議與公決制，以濟代議之不足，非得已也。第二爲修改州憲，美國憲法向爲硬性憲法，其改訂手續，頗爲煩重，人民因社會情形變遷，常感其不便，故採動議公決制。然雖行之二十餘年，尚未見其披靡全國也，而對於聯邦政府，曾未見其有人倡議也，蓋以恆久試驗，結果經多數學者之研究，尚不能定其能否完全適用。總之，動議與公決制，乃濟代表機關之不足，又僅適於較小限域內，和法律公證完備之國家，實爲國民『自衛』之計，並非制憲之方。況吾中國現在政治道德如此，公證集會諸習慣之不備如此，如毅然行之，恐國民眞意未明，政黨分爭先見，公決之義未伸，武斷作僞之行先覩也。此對於梁氏提議不能贊同之理由之簡單陳述，其詳細當續論之。

吳君提議國民大會，大旨是『國民自決主義，凡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公決，他方不得藉口破壞』，吾人對此議能勿欽佩吳君之卓見，能勿欽佩吳君之敢言，惟記者謂將國家根本組織法與取決現在大政方針，當區爲二事，分別對付之。（吳君原電摘錄於後）

中華根本組織法，爲產生各國政治之淵源，其自身之產出，應經謹慎周密之討論，學者專家之審查，方足以福國而利民，故其人數不宜過多，如按省分配，每省至多當不能逾二人，使之專意於此，而置現在政治於不顧，至關於政治種種待決問題，可另籌一政治會議，或將國民大會，分爲兩部，一爲制憲，一爲解決現今政治問題。

憲法之公布亦一重要事也，由國民大會公布施行乎，抑必經過一法定機關通過而後公布之，記者於此，主張憲法暨選舉法制定後，當付諸全國總投票批准而生効力。此法有數長：（一）國民大會不能自由發展意思時，或不能代表國民眞意時，與國民以否決之機會。（二）國民不易爲特種勢力所從服，故能表見國民眞意。（三）可作國民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一日

政治教育。

其第二項記者頗表贊同，其五項言選舉監督一節，是否農工商各會長監督爲已足，抑或應參考現今全國輿論，歸學校加入監督地位，今日中國政治如此，武人勢力如此，社會道德又如此，稍具愛國之熱誠，純潔之意志者，厥惟學校之學生與教員。一面由學校實行調查與監督之責，一面組織選舉律師公會辦理選舉訴訟，庶凡選舉弊端爲之一清。

第四項會員一節，如照原定複選五分之一，人數未免過多，即分作制憲與政治兩會，恐亦非極廣大之會場，不能收容，其討論開會自不免龐雜，如減爲十分之一，似爲適中。

以上不過讀兩先生文電所得，略爲批評之，倉卒成文，尙多未及討論之處，詳細商榷，願俟異日：

(一) 定名，爲國民大會。(二) 性質，由國民自行招集不得爲官署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縱把持。(三) 宗旨，取國民自決主義，凡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法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公決，他方不得藉口破壞。(四) 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各會各舉一人，爲初選所舉之人，不必以各本會爲限，如無工商會，寧闕勿濫。再由全省合選五分之一爲複選。俟各省複選完竣，齊集天津或上海成立開會。(五) 監督，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干涉。(六) 事務所，先由各省農工商學各會尅日成立各縣事務所辦事細則由該所自訂(七) 經費，由各省縣自治經費項下開支。(八) 期限，以三個月內成立開會，限六個月將第三條所列諸項議決公布。即行閉會。(註八)

## 六、彭一湖：再論國民大會

### 一、關於反對國民大會者

A 國民大會真的不能開嗎？現在對於國民大會有一種最有力的反對議論。節其要旨，就是說依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的民意機關只有一個國會。此次曹張討段，如果認爲是一種革命行爲，那可以不顧約法如何，另造一種非國會的國民大會出來解決時局。如其說不是革命，那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就當然有效，約法既然有效，



就自然不容有破壞法統的國民大會發生，是不錯，這種尊重約法的苦心，就是我們主張開國民大會的人，對他也不能不表相當的敬意的，但我以為這種議論，根本上有一個大錯誤，民主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一條原則，現世界上還有誰可以出來反對嗎？如果說還有反對的餘地，那我以下的議論：也許還不穩當，若是說誰也不能反對，那依國內主權是絕對無限制的原則，我們中華民國國民全體，就令從今以後國民全體要把代議制的國會制度廢止，另造一種舉一切政治法律都取決於國民大會的新制度，都是我們的自由。何況現在並不廢止以後的國會制度，不過因為現在的國會發生了非全國國民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國民只一時的起來開一個國民大會，解決這個困難，那有什麼約法上的法統問題，可以拘束我們呢！我常怪中國人因循苟且，不敢為徹底的改革。以致每每遇着有徹底改革的機會發生，就有人怕事情鬧大了不得了，趕忙着拿甚麼偶像來嚇人。這一回拿着約法來反對開國民大會的人，也不免是犯了這個毛病，我希望國民大家努力。不要為這種議論所搖動，並且希望現在反對開國民大會的人，回轉頭來和我們大家商量怎麼開國民大會的方法。

#### B

國民大會不能制憲嗎？現在拿破壞法統來反對開國民大會的人，同時又依據臨時約法第五十四條所謂『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來反對國民大會制憲，我對於這一層議論，依前節同樣的理法反對。中華民國國民全體，既有權超越約法上的法統來開國民大會，便有權超越約法第五十四條來實行國民大會制憲，至應如何辦理，請看下文便知，這裏暫且不講。

#### 二、關於國民大會再提議

關於國民大會，我曾在本報八月二號發表過『關於國民大會之提議』的一篇文章，但今天所提議的，和前回的提議案全然不同，我現在且把他的綱領略說於下：

A 國民大會的組織及使命，國民大會的組織，分為兩部，一是國民大會本會，一是國民大會委員會，國民大會本會，除因犯罪剝奪公權沒有回復的人而外，凡屬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不分男女皆為會員，這種國民大會本會。分在各縣城各大都會公開議決下列幾事：

(一) 決定新國會的存廢。(說明)新國會的當廢，在我們心內並不成為問題，不過說取消他，不但總統沒

有這個權，便是我們沒有組織只是一個一個的國民，也沒有這個權，所以新國會的存廢問題，不能不交國民大會解決。

(二) 決定舊國會的存廢。(說明) 舊國會的當廢，因為他自民國元年成立，到現在已經九年，加上事實上也不再開不成會。所以在我們心內也並不成問題，不過他的存在，在約法上是有根據的，若是沒有超約法的國民大會發生，就誰也沒有撤消他的權，因此舊國會的存廢問題，也要交國民大會解決。

(三) 決定依舊選舉法選舉新國會，抑或由國民大會委員會修正舊選舉法選舉新國會。(說明) 假使國民大會多數贊成取消新舊國會，其結果自然要議到下一次的國會問題，但從前的選舉方法，流弊很多，及今不治，將來的國會分子，又不知道是些甚麼混賬東西，所以舊選舉法應否修正問題，也不能不交國民大會解決。

(四) 決定國民大會委員會有無制憲之權。(說明) 國民大會不適於制憲，這是不待言的，至於國民大會委員會，依大委員會底下再組織小委員會的辦法，事實上固然可以制憲無疑，但制憲權這個問題，因為臨時約法那句話的關係，弄的很重大，斷不能由委員會自決，所以國民大會委員會有無制憲之權，也得由國民大會本會決定。

於右四種決議(各國民大會本會不必都有四種決議，譬如極端言之、有贊成新國會存在的地方、在那個地方、至少二與三不成問題、當然沒有甚麼決議)之前或後，由各國民大會本會選舉委員一名，帶着各國民大會的決議權，總集合於一定地方，開國民大會委員會，以上係論國民大會本會的組織及使命，至於國民大會委員會，即如右述依各國民大會本會所選舉的委員組織而成，該委員會的任務也大概如下：

(一) 將各國民大會本會決議案報告，依多數取決的結果，佈告全國，並通告政府，其有須政府執行的事項，同時要求政府執行。

(二) 國民大會委員會，如果將國民大會本會關於第一第二兩項決議報告出來，各依多數取決，有一個國會(或新或舊)存在的時候。即將第三項決議案打消。(因為有一個國會存在理論上就不能有新選舉發

生)反之個也不存在，這才移入第三項報告，報告的結果，如果是多數主張由國民大會委員會修正選舉法，那國民大會委員會，即應從事於選舉法的修正，至於第四項決議案，可以獨立報告，不受任何一項的牽連，因為這一項不比一二三項，有聯帶關係的原故，假使這一項報告的結果，又是主張國民大會委員會制憲者居多數，國民大會委員會即應從事於憲法的制定。

(三)國民大會委員會，如果因決議的多數，被委任修正選舉法或制定憲法，該委員會即應限期修正或制定成立，交由政府公布施行。

B 國民大會組織法應如何決定，議案應如何成立，右節說國民大會分為兩部，及國民大會本會決定什麼，國民大會委員會辦理什麼的話，但這種意見，就令有多數贊成的人，又依甚麼手續使他確定成立，依我所見還是由京津學生聯合會，首先發起一個國民大會籌備總會(會員不限於學生)通電全國。請各地學生聯合會同時發起支會，一面將上項辦法，附以詳細說明，通電全國，請各地國民大會籌備會，將他們的意見電達總會磋商，如得多數贊成，即作為法定成立。

以上不過舉大端，至於詳細辦法，等有人贊成的時候再討論。(註九)

### 七、程耿：余對於國民大會辦法上之意見

國民大會當成立之理由，國人論之詳矣，靡有遺矣。然多數人士猶踟躕不敢前者，特恐受武力及積勢之壓迫，行之而不必見效，不如不行也。以余思之，吾人之受武力壓迫，不自今日始，因受壓迫而圖總解決之決心，亦不自今日始，今雖未及總解決之期，然確為試行部分解決之機會，設吾人舍此不圖，而仍若有所待焉，則來機未卜，近機已逝，俟河之清，不知何年月日有吾人民行使主權之機矣。故余以為國民大會之是否受武力及積勢之壓迫不能生結果，此完全為武力與民意消長問題。至國民大會之主張組織與否，乃完全為當不當問題，儘不必慮其結果何如也。況自余觀之，即國民大會經武力之壓迫而不發生政治改良之結果，然於民國前途之改進方面，仍具非常之功效。蓋既促進人民對於國家有一度非常之接觸，其能引起高度之愛國心，則甚彰彰明也。由斯以談，無論國民大會之能不

能發生效力，吾人民終須抱一種出而組織之決心，踴躍態度，決非所宜也。

然則國民大會果將如何組織之乎？曰國民大會，在此時之中國，可謂無法組織，強欲組織之，其結果將與另組一新國會等，故不如舍組織而言辦法。或曰子之所謂辦法者，其意味果何如乎？余試申述之，愚意欲開國民大會，當注意於民議之彙集，不必側重於代表人及開會之會場。換言之，即當注意於議，不必主重於會，一注重於會，即生代表人數多寡問題，如何選舉問題，會場所在地點問題，代表費用問題，種種困難皆足以阻止組織之進行，愚意不如即以中華民國版圖為國民大會之會場，而籌一徵集民議之方法，以吸收國民動議之意見，再籌一決定議案之方法，以解決國民公決之總投票。夫如是則國民大會具體之形式，雖不能組成，而其結晶意見，未必不可由此而實現。茲余先述徵集民議之方法如左：

吾浙今夏開教育會聯合會時，曾有組織各省區代表會議解決時局之提議，當時余亦為贊成中之一人，然退而思之，各法團代表人民解決時局，於形式上未始不當，於輿情上似未盡愜，蓋全國法團中，不幸不乏帶有政黨臭味之份子也。若昧昧然將解決時局之大權，完全俾與全國法團負責，分量上未免過當。雖然，各法團在實際上乃代表各地各界辦理對外事務者也，僅因少數分子之不良，而遽謂各法團當與新舊國會同科，則又大謬不然也。據愚之意，法團對於時局之不能有最後解決權固矣，解決權當屬諸國民全體公決，然因其現在代表各地各界之資格，竟不妨委託法團聯合會經理國民大會整理議事之任務，（此乃義務非權利、又愚意國民大會一名詞、不如改為國民公議）此種任務當分當三段，由縣法團聯合會省法團聯合會全國法團聯合會分別行之。其行之之法，第一步要先由各縣

法團聯合會徵集就地國民動議之意見，編成國民大會中應議之議題而彙送於省法團聯合會。（惟各法團本身亦自當有建議權）第二步各省法團聯合會，就各縣送到之議題，潤色其內容，而編交於全國法團聯合會。第三步全國法團聯合會，則就各省送到之議案，分別性質，歸類審查之，審查終了，即將其審查案暨各省原案，發還各縣法團聯合會張貼各鄉區，徵求全國公民之取去，且用消極決議法，限若干日內，使反對審查案者，投票於縣法團聯合會預備之票櫃中，屆期，詳記其票數，逕報告於國民監督會計算之。（此會兼計算國民總投票之職，故亦可稱國民總投票計核會）由此辦法上觀之：各縣法團聯合會不過為國民大會中議題之徵求者，各省法團聯合會，不過為國民大



會議案內容之潤色者，即全國法團聯合會，亦不過國民大會中議案之審查者，最後之解決權仍屬於國民全體，法團初無濫用職權，冒稱國民大會之弊，而國民大會反因法團辦理上之便利而實現其結晶意見矣。

且照此辦法，全國人民有三次與議國事之機會，當各縣法團聯合會徵求意見時，稍有普通常識之人民，人人得提出簡單之議案或案目，此一次之機會也。當各省法團聯合會會議時，並不拒絕人民對於其所提出之議案申述理由意見，此第二次機會也。至於審查後之議案，既當遍布於各縣徵求最後之議決，則不但與議而且具有最後之解決權矣。余意國民果真知愛國者，依此辦法，當無一人，不與於斯會議也，國民大會實際之收效，寧有逾於此者哉。

或曰：各區法團中，既不免帶有政黨臭味之分子，倘使渠等運用其長臂陰謀手腕而沾污全局，則將若之何？答曰：國民果具堅毅之心以謀國事，則彼陰謀家，實無所試其技，蓋監督之方甚多也，在各縣有各界會員得請求行使代表請還權，在全國有國民監督會得撤消各原法團代表之咨請權，請求不行，咨請無效，得由就地各界解散原法團，另行組織之，若猶不行或無效，是必其代表無撤回之理由，當請上級法團聯合會解決之矣。至於全國聯合會會員之撤消，則當得原省法團聯合會之公決行之，國民監督會，僅有請求權可矣。

或曰：人民之不滿意於現政府亦已久矣，今一旦有發洩之機會，勢必共傾其疾首痛恨之宿憤，雜然提出其簡單之議題，若各縣法團聯合會，彙而致之於省，省又潤其內容，彙而致之於全國法團聯合會，彼全國法團聯合會審查後，其將若何答復報告乎？答曰：此則不難，各縣法團之徵求人民動議，自不能阻止人民祇議某項題目，國民能盡量發揮，各省法團亦不得視為繁碎。至於全國法團聯合會，本有審查之權者也，其審查之結果，得按議題範圍之大小，而分為兩樞，一樞關於解決時局之大問題，一樞為關於立法問題，前者自當由全國法團聯合會即交國民公決，後者則不妨待新國會成立以後，用全國法團聯合會名義，提出於國會省議會各縣自治會請求解決也。似此辦法，全國民意，可以湧溢呈露，而將來政府之大方針，亦知有所適從，夫開國民大會之用意，豈僅限於解決時局而已哉，此議案之所以不嫌繁碎也。

其次予當略述決定議案方法之意見：予意決定議案之方法，不外乎全國總投票，票數之計算，予既主張消極式的投票矣，則計算手續，當不甚難，惟此項計算任務，不如委任另一團體為之，果若有國民監督會者，則此項任務



，固不妨由監督會兼之也。至監督會之組織，或由各省法團聯合會，每省指定四人行之，或由學生聯合會改選後兼任之，惟此二法中，似以第一法爲切實，第二法爲合理，蓋學生聯合會，超然於法團之外，而省法團指定之人，則不免有同源之嫌也。

以上爲予主張組織國民大會（或國民公議）辦法之簡單說明，至於法團聯合會之組織法，另爲一問題，可不攔入。茲所不能不顧及者，尙有二事，一爲限期問題，一爲職權問題，愚意各縣法團聯合會，當從速於十月內成立，全國法團聯合會，當於年內成立，全國法團聯合會之審查提案，當於明年二月底告竣，各縣之報告，限於明年五月底彙齊，國民監督會當於年內成立，於明年六月底計核定，至遲一年，國民大會之眞果可以實現矣。實現後發生效果，則此際不及顧慮，予固已言之也。至於國民大會之職權，似當於憲法國民大會章規定之如下：

第一條 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議決非常政變中之辦法案。

一 修改憲法。

一 於無國會或國會不能行使其職權時得選舉大總統。

至此次國民大會之職權，似屬於約法上之主權作用，運用得宜，極可伸縮。不過愚意主縮不主伸，蓋過伸生窒礙，反有辱於人民公議之尊嚴也。

予個人主張於此次國民大會中當議之事項如下。

一 制定憲法（國民大會組織法附之）

一 修改國會選舉法

一 舉定大總統

一 議決停止全國著名政客之公權若干年案

一 宣言不承認一切暗昧之國際密約

一 宣言限期不裁兵不納稅（註一〇）

西藏向北京政府要求在拉薩或印度開和平會議，公請英人作證。

甘肅督軍張廣建，本日致電北京政府，聲稱前因西藏交涉，曾派員與達賴暨藏王磋商一切，頗有進步，惟藏人要求在拉薩或印度開和平會議，公請英人作證，請示辦法，並請先飭前方軍隊暫停進攻。

(註一一)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四。

註二：周開慶：「民國四川史事」，頁一一——一二。

註三：「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三四八——九。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九——一八。

註五：同上，頁一〇七——一〇九。

註六：同上，頁一〇九——一一二。

註七：同上，頁一二——一三。

註八：同上，頁二三——二五。

註九：同上，頁一五——一七。

註一〇：同上，頁一七——二〇。

註一一：同上，頁一三三。

### 三日 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

原令文曰：

「政黨爲共和國之通例，約法許集會結社之自由，安福俱樂部具有政黨性質，自爲法律所不禁，近年以來，迭據各省地方團體函電紛陳，歷舉該部營私誤國，請予解散，政府以爲黨見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樹錚、曾毓雋等，稱兵搆亂，所有參與密謀，籌濟餉項，皆爲該部主要黨員，觀其輕弄國兵，喋血畿甸，肆行無忌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三日

三七七

，但徇一黨之私，雖荼毒生靈，貽禍國家，亦若有所不恤，是該部實爲搆亂機關，已屬逾越法律範圍，斷不能容其仍行存在，着京師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即將該部機關實行解散。除已有令拿辦諸人外，其餘該部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區如設有該部支部者，並着各該省區地方長官，轉飭一律解散。此令。

「（註一）

### 北京政府任命王瑚為京兆尹，陸錦署陸軍第九師師長。

原任京兆尹王達因係皖系黨羽，於直皖戰後辭職。北京政府於本日發布命令，任命王瑚為京兆尹。同時核定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瀚免職，任命陸錦署第九師師長職。（註二）

### 北京政府司法部頒布「民事訴訟執行規則」

本日，北京政府司法部發布第五四四號訓令，制定「民事訴訟執行規則」一種，令各高等審判廳遵即施行。訓令原文及「民事訴訟執行規則」全文如下：

「查民事執行案件，前以執行律尚未頒布，辦理殊乏依據。民國三年間，曾由京師地方審判廳擬具民事執行處規則，拍賣動產暫行簡章，不動產執行規則，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規則，呈經本部令准試辦；嗣由各省審判廳先後呈請採用，均迭經本部令准照辦在案。施行以來，頗收實效，惟前此援用，各省或以試辦伊始，僅請援用一部，或以規定簡略，另訂補充規則，辦法未免紛歧，且原規定不適實用者，復迭經變通，解釋易滋疑義，現在民事訴訟律強制執行，律尙待釐訂，自非先將各該項規則重行纂訂，無以期統一，而使實用。茲制定民事訴訟執行規則一百三十八條，令行該廳轉飭所屬審判廳，在民事訴訟律強制執行律未公布以前，一律遵照辦理。此令。」

#### 附民事訴訟執行規則

#####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 條 地方審判廳設民事執行處，辦理關於強制執行事務。

第二 條 民事執行處置推事書記官，承廳長之指揮命令，督同承發吏實施強制執行事務。

第三條  
第四條

關於強制執行之命令，以廳長名義行之。

強制執行事務由民事執行處依聲請或以職權行之。

民事案件判決確定後，本廳審理各庭應將訴訟記錄移付民事執行處。

應為強制執行事件，民事執行處接到訴訟記錄或判決正本或聲請書後，應即發命令實施強制執行。

第五條

民事案件在審判衙門和解終結者，民事執行處得依聲請實施強制執行。

關於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命令，亦由執行處執行之。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及再審之聲請時，不停止強制執行，但審判衙門因必要情形以職權或因聲請命當事人提出相當確實保證，而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判者，不在此限。

當事人對於前項裁判，不得聲明不服。

第六條

執行案件有調查之必要時，除責令勝訴人調查報告外，得由民事執行處推事或書記官親往。

第七條

債務人如實無財產可供執行者，或執行後所得之數不足清償債務者，債權人如經同意得令債務人寫立書據，俟有實力之日償還，債權人不同意者，仍依試辦章程四十二條辦理。

前項書據寫立後，債權人如查出債務人尚有其他財產時，得執前項書據請求更為執行。

第八條

執行之費用以必要部分為限歸債務人負擔，並應與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

第九條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因執行推事書記官承發吏違背職務上義務，或執行延滯及其他侵害利益提起抗議時，由廳長裁斷之。

不服前項裁斷者，得向上級司法行政監督長官聲明之。

前項聲明不服期間自接受裁斷正本之翌日起為七日，但用口頭裁斷者，自諭知之翌日起。

第十條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關於強制執行之方法，及於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有所聲請或聲明異議時，由廳長裁斷之。

中華民國八年 八月三日

不服前項之裁斷者，得向上級審判廳聲明抗告。

廳長或執行處推事在發強制執行命令前，如已傳訊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者，得對於命令逕向上級審判廳聲明抗告。

第十一條 因執行事件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得提起異議之訴時，執行處得指示其另行起訴。

第十二條 執行處關於執行事件自開始執行後，不得逾三箇月。但有特別情形者，得報明廳長酌予展限。

第十三條 民事執行處每月應製作執行報告書及執行事件一覽表，由廳長呈報司法總長。

## 第二章 動產執行

第十四條 對於動產之執行以查封及拍賣行之。

第十五條 查封動產由執行處推事令書記官指揮承發吏行之。

第十六條 查封時得於債務人房屋器具及其他藏置物件所在，用啓視封閉等方法搜索之。

查封時如債務人不到場，應命其家屬或鄰右一二人到場，遇有必要時得請求警察官蒞視。

第十七條 查封時如遇反抗，得請求警察官之協助。

第十八條 查封物件以其價格足償債務及執行費用爲限，但價格在百元以上時，應由鑑定人另行鑑定。

第十九條 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家屬一箇月間生活必要之物品。

第二十條 職業所必要之器具物品不得查封，竄非已成贖者不得查封。

第二十一條 查封時如有不便搬運之物，應呈請該管審判衙門指定保管人或委託相當之官署保管。

第二十二條 查封時應由書記官作查封筆錄，並查封物品清單，筆錄應記明左列各項：

一、爲查封原因之權利。

二、動產之所在地種類件數及應聲敍之事項。

三、債權人及債務人。

四、查封年月日。



五、查封人員之署名蓋印。

前項筆錄，應使第十六條第二項到場人署名畫押。

第二十三條 星期日及紀念日不得執行查封事件，但遇情形緊急時得呈請該管長官核辦。

第二十四條 查封時如遇重大事件，書記官承發吏不能逕行辦理時，應呈請該管長官核辦。

第二十五條 書記官承發吏如違背職務上義務致人受損害時，應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六條 拍賣動產，由執行處推事命書記官指揮承發吏於動產所在地或指定之處所行之。

第二十七條 拍賣之動產以所查封物品爲限。

第二十八條 執行拍賣之推事書記官承發吏，不得自爲其拍賣人。

第二十九條 拍賣期日由執行處推事酌量情形於查封後定之。

第三十條 拍賣之場所及日時應由審判廳先期公告。

公告應以在拍賣地之適當方法行之。

公告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拍賣物之種類數量品質及應聲競之事項。

(二)拍賣之原因時日處所並執行書記官承發吏姓名住址。

(三)閱看筆錄清單之處所。

第三十一條 拍賣應於公告後五日行之，但因物品之性質有宜速爲拍賣之情形時，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高價物之拍賣非經鑑定人評價後不得爲之。

第三十三條 金銀物品不得以生金銀行情以下之價值拍賣之。

第三十四條 於市面有行情之物，不得以行情較低之價值拍賣之。

第三十五條 前二條所揭之物若於拍賣日無相當拍賣之要約時，得以拍賣日行情以上之價格任意賣却之。

第三十六條 拍賣之要約因有較高價拍賣之要約，或不待拍賣而終了拍賣時，當然失其效力。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三日

第三十七條 拍賣物品之交付與收納價金同時行之。

第三十八條 最高價拍買人不於拍賣終結後或指定交價日期交付現金者，應再行拍賣。

第三十九條 拍買於賣得金足清償債權額並繳納執行費用時，即行停止。

第四十條 拍賣終結後書記官應作成拍賣筆錄。

筆錄應記載左列各項：

(一) 拍賣物之種類數量品質及應聲敘之事項。

(二) 債權人。

(三) 各拍賣物拍賣人之姓名及其價額。

(四) 拍賣開始及終結日時。

(五) 拍賣之停止及其事由。

(六) 拍賣書記官承發吏之署名蓋印。

(七) 作成拍賣筆錄之處所及年月日。

第四十一條 拍賣終結後，應依訴訟費用規則第七條所定額數，自賣得金中扣除執行費用，以其餘額交付債權人，若其餘額尚超過債權額時，則以其超過額交付債務人。

第四十二條 債權人在拍賣終結前，對於書記官承發吏所行拍賣程序有認為不利於已時，得向管轄審判廳聲明

抗議。

有前項抗議之聲明時，管轄審判廳得令停止拍賣，但因停止有生損害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三條 第三人證明關於拍賣物提起異議之訴時，應停止其拍賣。

第四十四條 依前二條規定停止拍賣時，承發吏應以相當之方法保管拍賣物。

第四十五條 拍賣終結後書記官承發吏應將賣得金即行交存會計科，由會計科交付債權人，或由債權人具領收

書向會計科領取。

第四十六條 債權人係多數時，執行處應作成價金分配表，交付會計科，並指定分配日期通知各債權人。

第四十七條 參與分配之債權人除依現行法例有優先權利者外，均視債權額數平均分配。

第四十八條 債權人對於分配表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前提出書據向執行審判廳聲明異議。

第四十九條 已屆分配日期債權人並無異議之聲明時，應按分配表實施分配。

第五十條 有異議之聲明時，審判廳認其聲明為正當關係債權人亦無他項陳述者，應更正分配表，而為分配。異議未終結者，應就無異議之部分先為分配。

實行分配書記官應作分配筆錄。

第五十一條 異議未終結者，聲明異議人非自分配之日起二十日內對於他債權人正式起訴，執行處得仍依前定分配表實行分配。

### 第三章 不動產執行

第五十二條 對於不動產之強制執行，以查封拍賣管理之方法行之。

前項不動產指土地房屋與其重要成分而言。

第五十三條 執行以受訴第一審審判廳為執行審判衙門，可供執行之不動產若不在前項，執行審判廳管轄區域內者，執行審判衙門應據債權人聲請，移轉該管審判廳或其他官署執行。

第五十四條 第三人如對於強制執行之不動產有權利者，須於強制執行之終結前，向執行審判廳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若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以債務人為被告。

前項之訴審判未確定前，審判廳得酌量情形停止查封拍賣管理或限制之。

第三人若敗訴時應賠償債權人因其起訴而生之損害。

第五十五條 聲請查封之書狀應填寫左列各項：

(一)債權人債務人及審判廳。

(二)不動產之處所種類及應聲敘之事項。

(三)查封原因之一定債權及其所得執行之書據。

第五十六條 查封由執行審判廳書記官督同承發吏以左列方法行之：

(一)揭示。

(二)封閉。

(三)追繳契據。

前項情形，得適用第十六條二項及第十七條之規定。

第五十七條 書記官於查封時應作查封筆錄。

第五十八條 查封筆錄應填載左列各項：

(一)爲查封原因之權利。

(二)不動產之處所種類及聲紋之事項。

(三)債權人及債務人。

(四)追繳契據之種類件數。

(五)查封年月日。

(六)查封人員之署名蓋印。

前項筆錄應使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到場人員署名畫押。

第五十九條 債務人就已受查封之不動產，僅限於必要範圍內有管理或使用之權利。

第六十條 債務人得於查封後七日內，向審判廳提出現款聲請撤銷查封。

前項期間債務人得邀同債權人向審判廳聲請展限。

第六十一條 已查封之不動產，債務人未依第六十條規定聲請撤銷時，審判廳得據債權人聲請或以其職權命爲

拍賣。

聲請拍賣之書狀適用第五十五條規定。



第六十二條 拍賣不動產，審判廳應選派鑑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價以估定之價爲拍賣最低價。

第六十三條 拍賣不動產應由審判廳先期公告拍賣期日及拍定期日。

第六十四條 拍賣公告應載明左列各項：

(一)不動產之處所種類及應聲競之事項。

(二)拍賣之原因日時處所並行書記官承發吏姓名住址。

(三)拍賣最低價。

(四)拍定之日時及處所。

(五)閱看筆錄之處所。

(六)對該不動產上有權利者依限聲明。

(七)利害關係人應於拍賣期日到場。

第六十五條 拍賣期日至少須距公告日起十四日以後。

拍賣得由審判廳酌量於審判廳內或其他處所行之。

第六十六條 拍定期日距拍賣期日不得逾七日，拍定於審判廳內行之。

第六十七條 拍賣公告之方法，除揭示於執行審判廳及該不動產之所在地外，得酌量登載一種或數種之報紙。

第六十八條 各拍買人所聲明之價額於未有聲明較高價額以前，受其拘束。

拍賣非俟催告各拍買人聲明價額逾一小時後，不得終結。

拍買人於聲明價額後，非以現金或有價證券可當該價額二十分之一之金額預交承發吏爲保證金時，不許拍賣。

前項保證金於已交後，若有聲明較高價額預交保證金之拍買人時，前拍買人於宣告拍賣終結，得即時要求返還。

第六十九條 承發吏於報告最高價拍買人姓名及其價額後，應宣告拍賣終結。



承發吏收受拍買人保證金應於宣告拍賣終結時，給予收據，並即時交付於執行處書記官轉交會計科。

第七十條 拍賣終結後書記官應作拍賣筆錄。

筆錄應記載左列各項：

(一) 不動產之處所種類及應聲敘之事項。

(二) 債權人。

(三) 催告聲明拍買價額日時。

(四) 各拍賣價額並其聲明人姓名住址或無聲明合格之價額。

(五) 宣告拍賣終結日期。

(六) 報告最高價額拍買人姓名及其價額保證金。

(七) 拍賣書記官承發吏之署名蓋印。

(八) 作成拍賣筆錄之處所及年月日。

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前項筆錄準用之。

第七十一條 拍賣期日無合格聲明拍買價額者，執行審判廳應酌減最低拍賣價，更定新拍賣期日。

新拍賣期日準用關於拍賣期日之規定。

第七十二條 拍定期日審判廳得使利害關係人到場以決定允許其拍定，並以職權繕製權利移轉之書據。

第七十三條 自拍賣日起，經三次低減拍賣價格無合格聲明拍買價格者，得依最低價格由審判廳以職權發給權利移轉之書據交債權人收受。但書據內應載明自給發書據日起，一年內有第三人增價購買時，許原債務人向債權人備價贖回。

前項贖回期間如不動產之價格在五千元以上者，並應酌予延長。

第七十四條 以數宗不動產供拍賣其一部分之不動產之賣得金已足敷清償債權總數及一切應負擔之費用時，對

於他宗不動產應停止拍定。

前項情形債務人得指定其應賣之不動產。

第七十五條 拍定人因允許拍定之決定取得不動產所有權。

第七十六條 拍定人非繳足價金後，不得請交不動產及一切書據，於決定後交付前，審判廳得據拍定人或債權人聲請命管理該不動產。

債務人拓行交付時，審判廳拍定人或債權人聲請，應命承發吏勒令交付，遇必要時得請警察官吏協助，並依職權以公告方法宣告債務人未交付之書據無效，並發給拍定人證明書。

第七十七條 拍定人若不能如期繳足價金，審判廳應以職權將該不動產行再拍賣，但拍定人於距再拍賣期日三日前繳足價金及此項程序之費用時，得撤銷之。

行再拍賣時，前拍定人不許再請拍買且再拍賣拍定價額若較低最初拍定價額時。應令負擔其不足之數及此項程序之費用。

第七十八條 共有物應有部分之拍賣，審判廳應通知他共有人最低拍賣價據共有物全部之估價比例債務人應有部分定之。

第七十九條 賣得金之交付及分配，適用第四十五條至第五十一條之規定。

第八十條 已受查封之不動產執行審判廳若認不必拍賣時，得據債權人聲請或以職權決定管理、聲請管理之書狀適用第五十五條規定。

第八十一條 管理決定後，審判廳應禁債務人干涉管理人事務及處分該不動產之收益又若有給付收益之第三人，應命第三人自後向管理人給付。

第八十二條 管理人由審判廳委任之，但債權人得推薦適當之人。  
管理人對不動產因管理及收益得占有之，若遇抵抗時，得隨時聲請審判廳核辦或警察官吏協助。

第八十三條 審判廳對管理人應指示關於管理，必要事宜定其報酬，並監督其業務進行。

審判廳得使管理人立保證或撤退之。

第八十四條 管理人就不動產之收益於扣除租稅及其餘公課及管理費用外，須以其餘額從速交給債權人。

前項交付數額債權人有異議時得聲請審判廳核辦。

第八十五條 管理人應於每年或其業務執行終結後，繕具計算書呈報執行審判廳，並須呈由審判廳分別報告債權人及債務人。

前項計算書債權人或債務人有異議時，須於接受計算書送達五日內聲請審判廳核辦。

第八十六條 債權人若已由不動產收益受其清償時審判廳，應以職權決定撤銷其管理權，並使管理人解職。

#### 第四章 其他之執行

第八十七條 確定判決係命債務人爲一定行爲而不履行者，執行處得以債務人之費用命第三人代爲履行。

前項費用由執行處依通常執行程序行之，遇有必要時並得選任鑑定人評定費用數額。

第八十八條 確定判決係命債務人爲一定行爲而非他人所能代行者，債務人若不履行時，執行處得處債務人以一千元以下之過怠金，以強制其履行債務。

前項規定於應婚姻之判決應爲夫婦同居之判決，不適用之。

第八十九條 確定判決係命債務人容許他人之行爲或禁止債務人爲一定之行爲者，債務人不履行時，執行處得管收債務人或處債務人以一千元以下之過怠金，並得據債權人聲請命債務人供相當之保證。

第九十條 關於繼承財產或共有物分析之執行，由執行處將財產總額核算分配給與證明書記載財產種類及其部分之權利移轉。

第九十一條 關於物權上動產不動產之執行，執行處應命債務人交付之，債務人不交付時，准用動產不動產執行之規定。

第九十二條 前二條之執行，執行處應命債務人交付證明權利書據其無書據或債務人拒不交付者，執行審判廳得公告其書據無效並發給證明書。

第九十三條 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或其他之財產權，執行處據債權人聲請禁止債務人處分或命第三人停止支付並轉付債權人。

第九十四條 第三人接受命令後，於其債權或財產權不承認其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論時，應於十日內提出書證向執行審判廳聲明。

第九十五條 債權人若以第三人之聲明為不實在，得向有管轄權之審判廳提起訴訟請求其履行並通知債務人。

第九十六條 債務人對於第三人債權財產權持有書據者，執行處得命債務人交出書據。

第九十七條 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生活必要費用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 第五章 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

第九十八條 假扣押須就金錢債權或得易為金錢之債權，為保全對於動產或不動產之強制執行時，得聲請之。

第九十九條 假扣押之聲請無論起訴前起訴後或債務未至履行期限皆得為之。

第一百條 假扣押非料日後不能為強制執行或執行困難，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不得為之。

第一百一條 假扣押之聲請專屬於本案之管轄審判廳或管轄假扣押物所在地之審判廳。

本案之管轄審判廳為第一審判廳，但本案係屬於控告審者以控告審者以控告審判廳。

第一百二條 聲請假扣押應於聲請書內填載左列各事宜：

(一)當事人之姓名年齡籍貫住址。

(二)請求之表示。

(三)聲請假扣押之原因之理由。

(四)審判廳。

請求若無一定之金額者，應記明價額因扣押物所在地定審判廳管轄者，應記明扣押物及其所在地。

第一百三條 假扣押之聲請遇有急速情形時得以言詞為之。

第一百四條 假扣押之聲請以決定審判之。

第一百五條 審判應就債務人因假扣押所應受之損害，已命債權人供擔保者，債權人雖未聲敘請求之表示及假扣押之原因，亦得爲假扣押之命令。

第一百六條 假扣押之決定內，應記明債務人因停止或撤銷假扣押所應供擔保之金額。

第一百七條 命債權人供擔保而發假扣押命令者，應將其提存之擔保及其方法記明於假扣押之決定。

第一百八條 假扣押之決定應送達於債務人。

第一百九條 駁回聲請假扣押之決定或債權人供擔保之決定，毋庸爲前項之送達。

債務人對於假扣押之決定，得爲抗告，其抗告期限爲七日。

前項抗告不停止假扣押之執行。

第一百十條 本案未起訴時，假扣押審判應因債務人之聲請，應以決定指定相當期間命債權人起訴。

第一百十一條 經過前條期間債權人未起訴者，假扣押審判應得因債務人之聲請或以職權撤銷假扣押之決定。

第一百十二條 債務人於假扣押原因消滅後，或提存擔保後，得聲請撤銷假扣押之決定。

第一百十三條 聲請撤銷假扣押之決定，應向假扣押審判廳爲之，起訴後應向受訴審判廳爲之。

第一百十四條 前三條聲請應以決定審判之。

第一百十五條 假扣押之決定因抗告或逾起訴期限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生之損害。

第一百十六條 聲請假扣押時，依其聲請對於第三人得發禁止支付之命令。

前項命令第三債務人如有確實證明不爲承認時得聲明異議。

第一百十七條 假扣押之執行除本規則有特別規定外，準用關於動產不動產執行之規定。

第一百十八條 假扣押之命令由書記官督同承發吏行之。

第一百十九條 於假扣押命令後，債權人或債務人有承繼時應附記於執行文。



第一百二十條 假處分非因係爭物之現狀變更，日後不能為強制執行或執行困難或因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不得為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 假處分之命令及其程序除有特別規定外，準用關於假扣押命令及其程序之規定。

第一百二十二條 審判廳因為假處分得酌量情形為一切必要之處分。

第一百二十三條 審判廳非有特別事項不得命債務人供擔保而撤銷假處分之決定。

第一百二十四條 假處分為防重大損害急迫強暴或其他必要時，審判衙門得就係爭之法律關係為假定狀態。

第一百二十五條 假處分之聲請應由管轄本案之審判廳，以決定審判之遇有急速處分者，亦得由係爭物所在地審判廳審判之。但應促當事人於該廳所定期間內起訴，屆期不起訴者，得依聲請或以職權撤銷假處分之決定。

第一百二十六條 審判廳得依必要情形於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之宣示。

第一百二十七條 左列各款情形審判廳得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示：

(一) 被告承認原告之請求時。

(二) 對於有扶養義務人命其履行時，但以起訴前最近六箇月分及訴訟中已屆履行期之部分為限。

(三) 同一當事人在同一審級受第二次缺席判決或第二次以後之缺席判決時。

(四) 因左列事件涉訟諭知之判決時。

第一 業主與租戶因接收房屋或遷讓使用修繕或因業主扣留租戶之家具物品涉訟者。

第二 雇主與雇人因雇用契約涉訟其期限在一年以下者。

第三 旅客與旅館酒飯館主人運送人船舶所有人或船長因寄放行李款項物品或房飯費運送費涉訟者。

第四 因占有涉訟者。

第五 因財產上金額或價額其數在五百元以下之事件爲被告敗訴時。

第一百二十八條 債權人若聲敘在判決確定前不爲執行，日後履行困難或生難於計算之損害者，審判廳得因其聲請爲假執行之宣示。

審判廳就債務人因假執行所受之損害已命債權人供擔保者債權人雖未爲前項之聲敘，亦得爲假執行之宣示。

第一百二十九條 債務人聲敘因假執行恐受不能回復之損害者，若係第一百二十七條情形，審判廳得因聲明不爲假執行之宣示。

若係前條情形駁斥聲請假執行之宣示。

第一百三十條 假執行之聲請須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爲之。

假執行之審判應記明於判決主文。

第一百三十一條 審判廳爲假執行宣示之審判有所遺漏或忽略假執行之聲請者，得由聲請以追加判決補正之。聲請追加判決應於判決之送達後七日內爲之。

第一百三十二條 有假執之宣示債權人得即聲請執行。

前項之執行由書記官督同承發吏行之。

第一百三十三條 宣示假執行之本案判決經撤銷或變更者，關於所撤銷或變更之部分所爲假執行之宣示失其效力。

第一百三十四條 假執行之宣示基於前條情形失其效力時，審判廳應以判決命債權人賠償債務人因假執行宣示所受之損害。

債務人得爲前項之請求。

#### 第五章 附 則

第一百三十五條 本規則施行前各審判廳所訂關於民事執行各項規則辦法，自本規則施行日起均廢止之。

第一百三十六條 本規則於民事訴訟律強制執行律未施行以前爲有效。

第一百三十七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部修改之。

第一百三十八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八月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六〇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九年八月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一四號。

## 四 日 徐世昌發布命令，表示悔禍。

令曰：

「本大總統就職伊始，有鑒於佳兵之不祥，以保國安民爲主旨，涵容隱忍，兩載於茲，欲以區區誠心，融化各方之意見，遂不惜委曲遷就，而從事調和。乃一黨專制，激起政爭，政爭不已，繼以兵禍，操戈同室，喋血近畿，心之所期，適與事實相反。假令制馭有方，亦何至有今日之橫決！竟使士兵暴骨，商民塗炭，孰爲爲之，孰令致之：以釀成民怨之局，反躬循省，疚悔何追。況民國擾攘屢矣，本大總統懲前軫之失，懷後車之戒，乃不私徇一黨，而卒無以弭黨禍；不私置一兵，而卒無以戢兵爭；不私用一人，而朋比把持者，轉得有所牽掣。屬階爲梗，較諸前所經過殆又甚焉。是皆見事不明，臨機不斷，初不料以寧靜而召亂萌，德薄才疏，奚庸自諱。繼茲國勢凋敝，來日益艱，因果相尋，至可悚息。所願邦人君子，一以悔禍爲心，納之正軌，崇國家之威信，解時局之糾紛，人皆有自省之心，斯世少競爭之患。爲國爲民，百端待理，凡我有衆，其共勉之！此令。」(註一)

## 北京政府派李純為南北和議全權總代表。

北京國務院原派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王揖唐爲皖系黨羽，本日經國務院撤銷其資格，徐世昌並於本日特改派江蘇督軍李純爲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與廣東軍政府繼續和議。廣東軍政府雖表示同意，但李純認爲駐閩粵軍將發動回粵，廣東地位勢將發生動搖，上海和會已無足輕重，故表示不願接受總代表一職。(註二)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五日

三九四

註一：民國九年八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〇七號。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五九五。

## 五日 蔣中正接國父自滬電召，離鼓浪嶼赴滬。

蔣先生中正在閩，於上月二十二日，接奉國父電，告以對時局有根本解決之大計劃，蔣氏欲聞之。本月五日，復接上海來電，因即離嶼赴滬，於七日抵滬，即偕廖仲愷謁國父，談粵軍及國內大局。

(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趙春年為審計院副院長；原任審計院副院長許士熊病故，令給銀三千元治喪，並派京兆尹王瑚前往致祭。

本日，大總統徐世昌發布兩令：

(一)

審計院副院長許士熊學識淹通，持躬清正，久歷中外，克勤厥職，比年贊襄計政，尤著才猷。溘逝遽聞，殊深惋惜。著給予治喪銀三千元，派王瑚前往致祭，並交國務院從優議卹，以示篤念賢勞之至意。此令。

(二)

任命趙椿年為審計院副院長此令。(註二)

北京政府令免全國經界局總辦曾宗鑑職。(註三)  
蒙古王公，抵北京入覲。

外蒙汗王貝子呼圖克圖等，由張家口來北京，於本日入覲。(註四)

美國國會議員團來華訪問，本日抵滬，上海各界開會歡迎，國父即席講述「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主張廢除二十一條。

美國國會議員團，由前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sch)率領，來華訪問，於是日抵滬。(註四)上海各界開會歡迎，並邀國父講演，講題爲「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提出廢除二十一條的主張。(註五)講詞全文如下：

中國現在是在極端混亂的狀態裏頭，這三年之間，南北打仗。現在南邊又分爲雲南、廣西兩部；北邊也有直隸、安徽兩派的戰爭。中國自古以來，再沒有這樣混亂的了。這個情形似乎由壞變到更壞，卒之弄到許多國民絕了望，想不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然而在我相信，這問題如果循着正路走去，一定有解決方法找得出的。要解決中國問題，須先曉得三層：

(一)這個不是純然關於外國人的問題：二十年前中國當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時候，隨着他們喜歡怎樣處置，幾乎瓜分了去了。有許多國贊成立刻瓜分中國，但是當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發出一件通函到各國，從此這個問題就打消了。若是現在的中國問題，仍舊純然關於外國人，那外國政治家們，立刻可以想出一個解決法。

(二)這個問題，又不是純然關於中國人的問題：中國人常常自己弄妄關於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不要他人干預。他們可以把那獨裁的政體，變成民國，而且一切關於內政的問題，中國人自己可以解決得了。

(三)這個問題是複合的問題：不專關於中國人，又不專關於外國人，實在是兩個混合起來的，所以頂難解決。一定要先把種種情形研究清楚，才能找出解決法。如果你看定了這個問題的性質，那找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倒是很簡單的。

我已經看出了如何才能夠停止中國現在的混亂，這個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條款。如果這二十一條款能夠廢除，就再沒有混亂了。

甲、二十一條款之歷史：

二十一條款是什麼東西呢？許多人都想着以爲這個單純是日本蠶食中國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不過很簡單的一個問題。因爲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對抗日本的壓迫。然而實在這個條款，是由中國人起的，袁世凱有意承認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五日



本這些特權，作為日本幫袁世凱做中國皇帝的代價。當初日本還是逡巡猶豫，不敢提出這麼激烈的條款。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加藤高明男爵，豫先留心查察袁氏是否可以答應。等到他看清袁氏願意答應之後，也就要求袁氏絕對守秘密，在日本未提出以前，不許洩漏這個條款的内容。及至提出了以後，新聞洩漏了出來，中國人外國人各方面紛紛起來反對，就是袁氏自己的人也反對起來。袁氏於是平告訴日本政府，叫他始終堅持，遇有必要的時候，就出兵來顯一顯武力。日本聽了袁氏的策畫，就派兵到中國來。當時日本人民都攻擊日本政府這種無名舉動。那日本首相就聲明這祇是朝鮮駐屯軍期將滿，所以政府派兵去交代。這個完全是飾詞，因為這些兵，是在期前兩個月派出去的。但是日本首相，就以此壓止了國中的反對。然而在中國，袁世凱就把日本派兵當做直接威嚇，他好叫中國人相信他，除非答應了二十一條款；不然，日本就用武力。此種頂深的密謀，從來公衆沒有曉得的。却是除了了解這種事實以外，要尋中國問題的正當解決法真是困難。

當時日本輿論以為這個是日本政府外交上的失態，所以加藤外務大臣逼着要辭職。中國全部的人，雖然一致反對這件事，袁世凱却命令他的首相，現做北京總統的徐世昌，和他的外交總長陸徵祥，簽定了這硬把二十一條款壓在中國上頭的協定。等到二十一條款成為已成事實，日本人民也不再責備政府了。

乙、二十一條款的效果：

這二十一條款所決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國的主權讓給日本了。在這種協定底下，中國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屬國日本的陪臣國，恰和從前日本在高麗所用方法一樣。

二十一條款簽押以後，日本軍閥和政治家，就起手整理他在東三省和中國其他地方上面的優越權。此時日本政府看清了他們可以用外交來征服中國。於是乎英國儘管有很有可以注目的努力，來拿中國加進協商國裏頭去，日本却禁止中國不許他參加世界大戰爭。

世界上的事情忽然變了，美國和德國絕交，並且請中國照他的樣子去做。許多中國的有識者，都說這是從日本手裏頭救出中國來的唯一道路了。北京政府決定了跟隨美國之後，不多幾天，上海的日本領事跑來找我，傳一個消息給我說：「他的政府要要求中國和日本連起來，而且對德宣戰。」我問他日本政府為什麼忽然間在這件事上變更

政策？他不能够滿足答復我。我就立刻十分擔心，曉得日本這種新動作，是有一個陰險的事實藏在裏頭。我告訴日本總領事說：「我贊成日本維持中國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來反對日本把中國放在日本保護底下來參戰的新計畫。」

我那時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單靠外交來征服中國，就在請中國參戰這個表面名稱裏頭，打算着用軍事統轄來征服中國了。我曉得這是沒有救的，因為所有協商國的國家，都要中國參戰的。所以他們不知不覺，就幫了日本，在中國上面，得了軍事的統轄。

我所能夠走的，止有一條路，就是把中國拉開做兩半。那北京政府已是因為盲從日本給他縛住了，我就在廣州建立一個政府。果然能牽制着日本軍閥的計畫，日本政府隨着段祺瑞的意思供給餉械，想打滅我們南邊。我們雖然拿着很缺乏的軍裝，而且內中不一致，（因為南方軍閥常常聽北京的指揮）然而還能够做到成一個要顧慮的抵抗。等到戰鬥起了以後，南方軍閥看見輿論主張太強，逼着也要走到我們這一邊來了。

丙、世界事情又一變：

歐洲大戰忽然間完了，五強國連日本也在內，遞一個共同勸告書到南北兩政府去，勸告速成國內和平，那就中國可以作爲一個統一國家，派代表到巴黎和會去。經過若干猶豫之後，兩邊政府的議和代表派出到上海來了，和議開了。

在這當中，日本軍閥已經想出了征服中國的成案，就是用中國的軍閥來征服中國。於是製造出兩個軍閥頭子來：在北京的軍閥頭子是段祺瑞，另外又做一個軍閥頭子在奉天。這個奉天軍閥頭子張作霖，得了日本的幫助，所以能够擴張他的勢力，現在已經有三十萬兵。段祺瑞所管的兵約有十萬，於是乎中國的兵力，就在日本的統轄底下。當和議開的時候，我主張恢復合法國會，容他行使法律上職權。因為照約法，一切外國條約要經國會批准，才有效力。我曉得這合法國會是不會批准二十一條款的。我的目的就是用國會的行動，來廢除二十一條款。北邊不肯答應恢復國會，撤回北方代表，自然上海和會從此而止了。

此後不久，段祺瑞起首對我接頭，他說南北戰爭，就是他和我的戰爭；其餘南北他種軍隊，都是中立的，他求

我提出可以做和平協定基礎的條件。我提給他第一個條件，就是廢除所有對日密約。關於這一件，我和段祺瑞由個人代表交換意見，將近一年。到底段氏允了我的條件，答應廢除軍事協約。於是我和他的同僚商量，發一個宣言，聲明我們準備照從前一樣的條件做基礎，來重開上海和會。當時段氏就拿個人名義正式復一個電，又由邊防處發一個通電，宣言軍事協約作廢。從此引起最近的北方紛亂，結局成為段氏的失敗。

段氏是被兩種勢力打破的，一種是吳佩孚做首領的排日勢力，一種是張作霖做首領的親日勢力。吳佩孚是有全國輿論和外國的力量幫助的，許多人都以為段氏一打倒，這個情勢總好一點。然而現在我們看清了，這是由不好走到更不好去。正是跳離了熱鍋，跳進了火爐。我的用日本所練的邊防軍，來打日本的計畫，自從段氏失敗以後，也就消滅了。

不論現在有甚麼商量在這裏進行，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條件，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製的最強烈的鐵鎖鍊，來綁中國手腳的。實行二十一條款之統一的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去了。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個人不贖，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中國的大混亂是二十一條款做成的，如果廢除了他，中國統一就馬上可以實現。

把這複雜的問題，詳細研究過之後，我們曉得這個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外國人問題，所以要用各種力量都並合起來做工夫，連中國人連日本中間的民主份子，都要算進去，幫助廢除二十一條款。

用筆比用劍還有力，這是約翰海的通函能够防止瓜分中國，所已經證實的。我相信你們有名譽的團體，跟着我所指出的方向，發出好議論，也一定一樣有力；所以我請你們議員團員幫忙解決這中國問題。你們不久要到日本做客了，我相信你們可以用你們做客人的好力量，倡導廢除二十一條款。這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方法了。（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二——三。

註二：民國九年八月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六〇八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一三四。

註五：同註四。

註六：「國父全集」，第二冊，捌——一〇四至一〇七。

## 六 日 唐繼堯致電國父，請國會移重慶集會。

是日王伯羣轉來唐繼堯致國父及唐紹儀，伍廷芳電，略謂李烈鈞已到滇，並與熟商，整頓武力，先由烈鈞往重慶，繼堯稍候即行，國會決移重慶，成都已下，熊克武潛逃。（註二）

## 粵桂軍發生衝突。

駐大埔之桂軍，自四日起，連日與駐峯市之粵軍，互相攻擊，本日粵軍退出峯市。（註二）

## 日本答覆美國通牒，為其在西伯利亞之行動辯護。

美國因日本在西伯利亞之行動，曾向日本通牒，聲明美國態度，謂當尊重俄國之領土權。本日日本政府答覆。略謂：

- (一) 日本駐兵於海參崴及遮巴羅夫斯克。因海參崴常受過激黨之威脅，且該地日本居留民約有七千人，須加以保護也。又遮巴羅夫斯克，為通過尼柯萊夫斯克港之要衝，故亦有駐兵之必要也。
- (二) 日本政府對於尼港事件，欲得將來之保障，且對於日人所受之損害，及日本被毀之威信，須要求賠償，故占領薩哈連州，（即庫頁島）以為賠償確定前之擔保。
- (三) 尼柯萊夫斯克港為薩哈連州之一部，故亞尼奇沙佐羅夫斯克以南之占領，所以保後方之聯絡，並軍需品之輸送，而設置兵站焉。（註三）

## 附錄：日本佔領庫頁島事件

一九二〇年春夏間，日本政府藉口於尼哥萊夫斯基(Nikolaevsk)案（日人七百名曾在該地被過激黨屠戮）實行佔領庫頁島之北部，嗣經美政府抗議，卒無效果，庫頁島在我國歷史上頗有關係，日政府此種處置，於西伯利亞前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六日

四〇〇

途，影響重大，吾人不當加以忽視。

庫頁島明代謂之苦夷，日本謂之樺太，西文謂之薩哈連爲一狹（二十至一百五十哩）長（六百七十哩）之島，位於俄屬濱海省之東海岸，面積二萬九千五百五十方哩，人口約五十萬（一九二〇年統計），物產富於魚，石油，金礦，揮發油，煤礦等，產魚類尤富，爲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本屬我國，明時屬奴兒干都司，清屬吉林省。十九世紀初外國探險家屢至其地，惟僅知其地爲一半島，不知其中間隔一韃靼海峽也，迨一八五七年俄軍官納惠爾斯哥，發見庫頁島及韃靼海峽，植國旗於島上，於是我國乃失其宗主權，惟島之南部則爲日人所佔，至一八七五年，全島始歸俄政府兼併，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美總統羅斯福提議媾和，日俄代表遂於九月五日在樸資茅斯簽訂條約，俄國允將旅大割讓日本，又以庫頁島南部自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割歸日本，在北部約占全島五分之三之地，則仍歸俄領。是役實爲日本爭西伯利亞利益之第一次勝利，然日人初不以得南庫頁之地爲滿足，庫頁島爲天然漁業中心地，其地位又復與日本最相接近，故日政府久有併吞全島之計劃，歐洲第一次大戰後，西伯利亞方面紛擾無已，日本思乘此時機，以攘奪東西伯利亞利益，然各國屢次聲言撤兵，對於俄國內亂不加干涉，日本遂亦無可如何，會尼港事件發生，日本輿論界有所藉口，遂大言領庫頁島全部之議，且有主張令政府佔後貝加爾湖以東諸地者。於是日政府除在後貝加爾增兵外，復實行佔領庫頁島全部，宣言日本爲保護僑民生命財產起見，不得不實行此舉云。

於是至七月終遂有美國政府之對日抗議，其全文未經公布，據外面推測，則抗議中所述，爲日本對西伯利亞政策之全部，其根本理由，即日本在西伯利亞之行動，不應違背一九一八年協約國初向西伯利亞共同出兵時之協定。即須由協約國一體爲俄國領土之管理者，然日本最近之行動，如（一）關於設置緩衝國之日俄交涉（二）日本佔領海參威，

（三）日本佔領庫頁島等均違背上項原則，故美國提出抗議，希望日本說明理由，並尊重樸資茅斯條約之義務云。

日政府之覆牒，於八月六日發出，牒文大意謂美政府此次通牒，有所誤解，特辯明三點（見史事紀要九年八月六日）

（四）日政府答覆之通牒，美政府未再答辯，大概已經兩國外交官疏通矣，日本佔領庫頁全島，至此告一結束。（註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四。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一三四。

註三：同右書，頁一三七。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五——二七。

## 七日 北京政府下令通緝王揖唐及安福系議員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萬瞻、臧蔭松、張宣等六人。

北京政府先於八月三日下午令解散安福俱樂部，指安福俱樂部爲一「搆亂機關」，然對於安福俱樂部份子，則未取嚴厲懲辦態度，且聲明「除已有明令拿辦諸人外，其餘該部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此令發布後，直系首領曹錕、吳佩孚及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王占元均表示不滿，主張嚴懲。徐世昌迫於威勢，乃於是日下令通緝王揖唐及安福系議員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萬瞻、臧蔭松、張宣等六人。其通緝令如下：

### 一、通緝王揖唐令

「據江蘇督軍李純電呈，王揖唐遣派黨徒，攜帶金錢，勾煽江蘇軍警及緝私各營，並收買會匪，攜帶危險物，散布揚州鎮江省城一帶，以圖擾亂，均有確鑿證據，請拿交法庭懲辦等語，王揖唐經派充總代表，職務至爲重要，乃竟勾煽軍警，多方圖亂，實屬大干法紀，除已由國務院撤銷總代表外，著即褫奪軍官暨所得勳位勳章，由京外各軍民長官飭屬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此令。」（註一）

### 二、通緝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萬瞻、臧蔭松、張宣等六人令。

「前以安福俱樂部爲擾亂機關，業有令實行解散，所有籍隸該俱樂部之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萬瞻、臧蔭松、張宣，或多方搆煽，贊助奸謀，或淆亂是非，潛圖不逞，均屬附亂有據，著分別褫奪官職勳章，一律嚴緝，務獲懲辦。其餘該部黨員，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務各濯磨砥礪，咸與更新。此令。」（註二）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七日

四〇二

北京政府令褫曲同豐等官職，交陸軍部懲辦。

原令文曰：

「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第三師師長陳文運，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翰，第十五師師長劉詢，謙威將軍張樹元、於此次徐樹錚等稱兵近畿，甘心助亂，以致士卒傷亡，生靈塗炭，均屬罪有應得，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翰、劉詢、張樹元、著即褫奪軍官軍職，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以伸軍紀。此令。」（註三）

北京政府通令京外法官，不得列名黨籍。

原令文曰：

「司法獨立，爲法治國之恆規，顧欲保持其獨立精神，一在法官威循矩矱，不以黨系而有所重輕，一在長官各守範圍，不以職權而妄加干涉。吾國改良司法，粗具規模，如非淬厲其精神，何以厚植其基礎，應責成司法部，通飭京外法官，自奉令之日起，無論何種結合，凡具有政黨性質者，概不得列名，其已列名黨籍者，即行宣告脫離，仍由部隨時考察，如敢陽奉陰違，立予分別懲處。並令各該管長官，除依照法令規定，得行使監督權外，所有裁判案件，不得違法干預。該部爲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尤應力加整飭，以資表率。總期無偏無黨，不屈不撓，於以鞏固法權，宣通民隱，用副本大總統尊重法治之至意。」（註四）

北京政府令山東督軍田中玉，於新任省長齊耀珊未到任前，暫兼省長。

山東省長屈映光辭職照准，北京政府任命齊耀珊繼任；並令齊未到任前，由山東督軍田中玉暫行兼署。（註五）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駐華公使，要求撤去哈綏、哈長路軍隊，惟為日方所拒。

日軍退出俄境後，將軍隊移駐哈綏、哈長路線，本日北京外交部照會駐北京日使，要求即日撤去。

當經日使覆稱：日軍之駐於中東路線，係依照協約國代表在海參崴所議定之公約，日軍若退，則在俄國濱海洲之日軍，定有被過激軍攻擊之虞，但日本並無在中東路線永遠駐兵占據土地之意云。（註六）

### 護法國會在雲南決議：撤銷岑春煊總裁職務。

護法國會議員萬鴻圖本日向國會提出議案，以廣東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陰謀勾結北方軍閥，出賣護法，要求取銷岑春煊總裁職務，國會於是日召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決議撤去岑之總裁職務，並由參眾兩院正副議長林森及褚輔成聯銜通電昭告中外。（註七）電文如下：

各報館均鑒：議員萬鴻圖等爲岑春煊毀法誤國亟應取消總裁職務事，提出議案，文云：爲岑春煊毀法誤國亟應取消總裁職務事：竊自國會遭非法解散，總統被逆軍放逐，國家法信墜落，綱紀紛裂。國會議員，因負人民之委託，代表國家主權，乃開非常會議於廣州，選舉總裁，建設政府，以護法戡亂，蓋處國家非常變故之時，不得已而爲此非常選舉也。岑春煊身爲總裁，復居首席，應如何念時勢之阨危，顧責任之重大，殫精竭誠，以盡厥職。乃彼醉心利祿，不惟昧於護法救國之義，且竟毀法誤國，悍然爲北方橫暴武人之所不敢爲。如國會改軍政府爲護法政府，所以正名也，既經多數議員決議，復經伍總裁通告國際，岑氏抗拒，不與施行，必於政府上標一軍字，其主義均以武力治國，與袁世凱輩等，固大背民主本旨。而廣州政府，係由國會產生之機關，岑以一人私意，敢抗拒國會之改名，其目無法律，尤可概見，似此行動，尙何護法之足云？況岑與北方叛逆之僞政府勾通，破壞制憲，消滅國會，犧牲約法，希圖交換私人權利，其罪已不容赦；復以雲南爲護法中堅，滇軍在粵，不便圖私，遂以私人引誘粵督莫榮新，強奪滇軍，另派重兵，圍攻李參謀部長，所有法律軍紀，概與滅棄。國會議員在粵時，對於岑春煊提不信用案，岑氏竟敢派兵蹂躪議院秘書廳與議員住宅，並劫奪國會經費，作攻打滇軍之軍餉，又復私訂五項條件，爲拍賣護法之交換，岑氏之罪，更無可道。夫護法救國，本爲福利吾民，今舉岑春煊爲總裁，不能貫徹主旨，反縱其假護法救國名義，毀法誤國，貽吾民以危害，豈非國會議員有負國民之委任耶？前去粵赴滬，本係揭開廣州岑氏假護法救國之罪惡，希望再促和會，就法律、外交、廢督、裁兵諸端，從速解決，以息兵事，而蘇民困。彼岑春煊以公開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八日

四〇四

和會，不便圖和，竭力破壞，加以北方軍閥，自相競爭，絕無言和之誠意，現竟爲私人權利衝突，挾兵作亂，互相殘殺。處此國家陷於無政府地位，國會議員爲維繫國家法信，保持國家綱維，集會雲南，重建政府，使不鄭重將事，國事將無可爲矣！岑春煊既以罪狀昭著，亟應取消其總裁職務，以挽前次國會用人之失當，而利今後護法戡亂之進行，是否有當，伏乞公決等因。當於八月七日，開參衆兩院聯合會，決議岑春煊毀法誤國，即行撤去總裁職務，准此通告。參議院議長林森、衆議院副議長代理議長褚輔成佳，印。（註八）

註一：民國九年八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一〇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一三五。

註七：「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四。

註八：王景濂，唐乃霈：「中華民國法統遞嬗史」，頁九一——九二。

## 八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公使團，引渡藏匿使館內之安福禍首。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明令拿辦之安福系禍首十名，藏匿使館界內，特照會駐北京外交團，請設法將其交出，引渡與中國當局，依法辦理。當經法英美三吏分別覆稱引渡罪魁事，各使曾開會議，意見不同，結果由各使自覆。各國公使均以本使館內並未藏匿禍首爲答。惟日本公使無法掩蓋事實，乃於九日正式通告北京政府及外交團，承認中國政府所列十名禍首，除李思浩外，其餘徐樹錚等九名均收容於日本兵營內，但拒絕引渡。日本公使致北京政府外交部之照會如下：

「爲照會事，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國楨及姚震九人，各自來本公使

館請求保護其生命，本公使館顧念國際上之通義，及中國許多之事例，認為出於不得已，決定對於以上諸人，予以相當保護，收容公使館護衛營內。且對以上諸人嚴重詰誠，在該收容所內不得干與一切政治，並使與外面交通完全斷絕。本公使當將以上各節通告貴代理總長之際，深信貴國政府當能十分諒解本公使館此等之處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現在以上諸人所受之保護，並非因其所屬政派之如何，予以特別待遇；雖以上諸人不屬他之政派，在公使館亦不能因此拒絕。茲奉本國政府訓令，相應奉達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註一）

日本公使此項通知發布後，全國輿論大譁，紛紛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嚴重交涉，要求引渡，日使一概置之不理。安福系被通緝之議員光雲錦藏匿於崇文門大街日本商人經營之扶桑館內，為中國警察查明捕去，日本公使竟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其包庇安福系禍國陰謀，因而大白於天下。（註二）

## 北京政府指定華俄道勝銀行股本為教育基金。

原令：

「教育為國家要政，前以經費支絀，亟應備設基金，明令交部籌辦。茲據教育部呈稱：華俄道勝銀行股息，原係專作教育經費，請明令將此項股本，定為教育基本金等語，應即准如所請辦理。其關涉路權事宜，仍歸交通部主管以清權限。此令。」（註三）

## 武穴兵變。

湖南第七師及暫編一旅礮兵各一營，突在武穴騷動，由馮玉祥率軍彈壓，本日全體繳械遣散。

（註四）

註一：存萃學社編集：「直皖戰爭文牘」。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一三六。

註三：民國九年八月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一一號。

註四：同註二，頁一三五。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九、十一日

四〇六

## 九日 北京政府任命靳雲鵬署國務總理暫兼陸軍總長。(註一)

靳雲鵬於民國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以陸軍總長暫代國務總理，至同年十一月五日真除。靳本皖系，然處直皖兩系之間，頗覺左右為難，故於九年五月間，曾先後四度請辭，惟至七月二日——直皖戰爭爆發前夕，始獲照准。國務總理一職，由海軍總長薩鎮冰代理。直皖戰爭結束，薩鎮冰辭職，徐世昌徵得直奉雙方同意，再度任命靳雲鵬為內閣總理，並暫兼陸軍總長，以維持北京政局。

北京政府派顧維鈞為國際聯盟全權代表；任命劉崇傑為駐日斯巴尼亞國（西班牙）特命全權公使兼駐葡萄牙國特命全權公使。(註二)

參謀次長唐在禮辭職，北京政府任命蔣雁行繼任。(註三)  
保定兵變。

皖系陸軍第十五師自近畿戰事失敗降直後，直軍予以收編，改派齊寶善代理第十五師師長，駐於保定。是日該師士兵突然譁變；經直軍彈壓，始告平定。(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八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一二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四〇。

註三：民國九年八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一二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一三六。

十一日 國父電陳炯明告知劉志陸砲兵營長接洽響應江防艦隊，全體來歸，請放膽回粵。

國父以桂系劉志陸部砲兵營營長，經派梅放洲到汕聯絡，可接洽響應江防艦隊全體來歸，乃電陳炯明曰：

「競兄鑒：仲兄往漳，曾致函述及劉志陸砲營營長事。今得港消息，彼約三辦法：一、兄進攻潮汕時彼即響應。二、如事前調出前線，則與粵軍接戰時即倒戈。三、如以上二事皆辦不到，則礮砲以消阻力等語。此間派梅放洲到汕聯絡，彼現尚在汕，可差熟人訪之，便知詳確情形也。廣州李安邦確能響應，江防艦隊全體可來歸，請兄放膽回粵，而先以全力擊破劉志陸之衆，則破竹之勢成，而三日糧兩戰彈，亦可於此得之矣。何日開始攻擊？望先電聞。孫文、眞。（十一日）」（註一）

國父派陳箇民為國民黨駐西貢總支部總幹事。（註二）

北京政府改組，原任內務總長兼署交通總長田文烈，海軍總長薩鎮冰，外交總長陸徵祥均免職，任命顏惠慶署外交總長，張志潭署內務總長，周自齊署財政總長，董康署司法總長，范源濂署教育總長，王迺斌署農商總長，葉恭綽署交通總長，薩鎮冰署海軍總長，靳雲鵬兼陸軍總長。（註三）

以上內務、外交、財政、司法、教育、交通、農商等七部總長俱係新任，海、陸軍兩部則係蟬聯。其中教育總長原為傅增湘，傅於民國八年五月因學生風潮擴大辭職後，北京政府即令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旋袁希濤辭職，北京政府任命傅嶽棻為教育部次長並代理部務。迄九年八月十一日，北京政府始正式發佈命令，特任范源濂署教育總長。原任次長代理部務傅嶽棻於八月十八日辭職，北京政府任命王章祐署理。（註四）

桂系下達動員令，派沈鴻英率部進攻福建。

桂系為策應北方直系軍閥對皖系之攻擊，並為殲滅駐閩粵軍起見，於是日以軍政府名義下令動員，派沈鴻英為總司令，桂軍劉志陸為中路司令，浙軍呂公望為右路司令、靖國軍方聲濤為左路司令，會同進攻福建。林葆懌亦率領海軍前往詔安，配合作戰。（註五）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十二日

四〇八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四。

註二：「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五。

註三：民國九年八月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一四號。

註四：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二——八七。

註五：「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五冊，頁一九五。

## 十二日 駐閩粵軍在漳州誓師，回兵廣州。

桂系軍隊既已藉攻閩爲名，進攻閩南，行其假途滅虢之計，駐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遂決定遵奉國父指示，回兵攻粵。是日，粵軍在漳州公園舉行誓師大會，即日出發前線，並發表「出師通電」及「全體將士宣言」如下：

### 一、粵軍誓師通電

「粵軍攻閩，原爲護法討逆。漳州破後，方擬直搗閩垣，而軍政府突命停戰，迫令休兵，不得已勉敢干戈，靜待後命。今皖直之爭已息，大局之解決有期，並無用兵之必要，乃忽紛紛調兵，壓境而陣，若謂攻李厚基，則何不出兵於停戰之前？而何不先事與我相商？至今仍未見討伐明令，跡其所爲，無非仇視粵軍，意圖襲擊，故曖昧態度，欺我粵人。想粵軍苦戰經年，轉鬥千里，所領餉械，爲數最微，每有請求，百無一應。粵省爲護法之區，粵軍爲護法之軍，何以粵省之財，粵軍不能稍分餘瀝？炯明撫視行間，見士卒饑苦情形，不覺泣然流涕，每念我粵慘狀，輒用痛心，愈迫愈深，必欲置諸死地而後甘心，粵軍何辜罹此慘毒？炯明不忍同室操戈，自相殘殺，惟有嚴守防地，以免糜爛地方。如桂軍必欲逞兵殘民，則炯明亦不能負其責。孰是孰非，當有公論，嗟我粵人，尙其鑒之。」（註一）

### 二、粵軍全體將士宣言

概自辛亥反正，瞬屆九年，內政不修，外患迭起，變亂侵尋，迄無寧宇，螭蟾沸羹，舉國騷然。然而地方之

糜爛，人民之塗炭，尤莫如我粵之局爲甚。我粵自莫榮新等竊踞以來，殘害吾民，無所不至，舉凡民意所屬望之事，民意所歸附之人，莫不被其破壞之，殺害之，驅逐之。番難義會，流毒最烈，年中因而喪命傾家賣妻鬻子者，以數萬計；鴉片煙勒種遍地，鄉人求免，反遭其禍。是民意所欲禁絕者，而彼偏弛之。兵工廠所出槍械子彈，悉數發給桂軍，或運回廣西，粵人軍隊，絲毫不與。近復妙想天開，將機器大部運去南寧；廣雅圖書，乃吾粵文化之命脈，劫掠殆盡，始呈抗焚，無此毒計。是民意所欲保存者，而彼偏奪之。造幣廠所出毫洋，概運回桂，以致吾粵銀根短絀，毫幣低落，粵人損失，年逾千萬。是民意所欲留粵以流通市面者，而彼偏掠之。吾粵連年兵燹水旱，民不聊生，莫榮新不但不設法救濟，反巧立名目，大肆敲剝，一縣委員有多至二十人者，雖前清豁免之糧，亦勒令繳納，否則拿人酷詐；至於婦女，淒楚萬狀，不忍目睹。是民意所求安寧者，而彼偏擾之。以上各事，皆經省議會議決，疊次質問，概置勿恤。彼等盜賊其心，豺狼成性，誠如湘省譚督禡電所云：視本省如天驕，視他省如奴隸也。程璧光、湯廷光，首倡護法，率艦南來，因民意所歸，一則遭其暗殺，一則幾及于難；孫中山、伍廷芳，爲吾粵素平衆望之人，均遭驅逐。唐少川爲吾粵名宿，總代西南，可以謀粵省之福利者，而亦遭攆斥；粵人警衛軍百餘營，悉遭改編，陸續以桂軍頂補，其排除異己，立心險狠，已可概見。至其縱容強盜乞丐之兵，擾騷閭閻，更屬罄竹難書。吾人所受亡省之痛，較之高麗、安南、波蘭亡國之痛，尤加百倍。彼輩天賦賊性，謀財謀命，是其慣技。近將駐湘桂軍，移師入閩，壓迫我軍，其居心無非仇視粵人，儼同敵國，雖我軍在外，僅有一線，亦必欲誅鋤之，以爲滅種之計，俾得長踞吾粵，荼毒吾民。全軍同人，忍無可忍，乃不得已全體宣誓，冒死殺敵，救我粵人，粉身碎骨，實有榮光。英哲有言，人必先愛其鄉，而後能愛國。粵軍今日係爲鄉爲國而戰，凡一切黨派，及其他問題，均非所知。是用飲泣誓師，掬誠相告，同胞諸君，尙祈鑒之。粵軍全體將士同叩。（註二）

### 是日奉軍出關回奉。

駐近畿奉軍二十七、八、九、三師，自本日起，陸續由南苑廊坊撤回奉天原防。（註三）

### 日軍在吉林東寧任意捕人。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十四日

四一〇

吉林東寧朝鮮僑民，被匪擾害，日本即派大隊拘捕與凱湖左近居民三百人，指以爲匪，並要求知事，擬派兵入境代辦。（註四）

註一：李培生編：「桂系據粵之由來及其經過」（民國十年七月廣州惠愛西路藝苑印刷所印），頁一四。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一三六。

註四：同註三。

## 十四日 國父致電陳炯明，告以與海軍方面談判情形，並指示機宜。

先是，國父於十一日電陳炯明，告知劉志陸部砲兵營長接洽響應江防艦隊來歸事。本日又電炯明告知與海軍談轉圓條件，指示機宜曰：

「競兄鑒：今日饒子和來談甚久，說彼日內回粵，當竭力調解海軍，使之釋怨轉圓，助粵攻桂，欲知兄處條件如何。文答以此事我可代競存負責定之：一、海軍當助粵軍攻下汕頭，汕頭下後，競存即回潮汕，悅卿可到漳州。二、海軍兩軍一致行動合攻廣州，廣州下後，另議計畫進取。饒對此甚滿意云。到粵後四五日當有切實回答。倘海軍能轉圓，則廣州自在掌握，而由海道出一奇兵於欽廉，以撲桂賊之老巢，亦易如反掌，誠便利也。如不能轉圓，亦宜積極進行，不必畏也。惟對於悅卿部下，暫宜取緩和態度，以待饒之調解，結果如何，然後再酌。孫文、寒。（十四日）。」（註一）

詎炯明未能遵照國父所示辦妥，海軍方面，反與莫榮新計劃入閩攻擊粵軍，國父乃再電知炯明促速進兵東江與李烈鈞連絡進撲廣州曰：

「香港來電，海軍憤兄攻方，已與莫合派兵船護泰順輪載劉達慶兵來閩攻兄。海軍不足畏，所患者仍爲桂賊耳。聞兄曾阻海濱圖劉志陸，不先發制人，反使劉得從容減伍，及隔絕其部下之革命黨人與外間通消息，致敵勢固張，同志膽寒，殊爲失策，此後汕頭不可圖矣。桂賊今請岑與協和調和作緩兵計，一面以大兵欲先滅兄，令劉志陸、劉



達慶、沈鴻英及海軍作三面圍攻，而夏述唐、呂公望爲內應。倘彼計得行，兄立陷於四面楚歌矣。兄爲自救計，當破釜沉舟，勿戀防地，速集中軍隊爲一大突進於東江流域，與協和聯絡而撲廣州；廣州一下，桂賊必瓦解，而海軍可就範圍矣。廣屬甚空虛，文已派李安邦起事，信其必有影響也。望兄速圖劃之。文。」（註二）

### 護法國會在雲南開會，補選劉顯世爲總裁。

在雲南之護法舊國會，通告於本日開非常會議，補選劉顯世爲政務總裁，以繼岑春煊之缺。（註三）

### 北京政府任命王寵惠爲大理院院長。

大理院院長原爲安福系之姚震（次之），姚於七月二十八日免職，大總統徐世昌任命董康繼任。八月十一日，董康出任司法總長，徐世昌乃任命王寵惠繼任。（註四）

北京政府核准農商次長兼代糧食調查會會長江天鐸，兼署交通次長權量辭職，任命高凌霨爲農商次長，徐世章署交通次長。（註五）

### 美國國會議員團抵達北京。

美國國會議員訪華團由上海起程，經杭州，南京，山東等處，於是日抵達北京，各界均熱烈歡迎。訪問團首領芮恩施曾晉見大總統徐世昌，並曾表示贊同召開國民大會以解決時局的主張。（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四。

註二：同右書，玖——四七五。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七號，頁一三七。

註四：民國九年八月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一七號。

註五：同註四。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七號，頁一三四。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十五、十六日

四二

## 十五日 徐世昌令各官署，撫綏蒙情。

令文如下：

「共和肇造，五族一家，向來中央對於蒙民，無不優加待遇，各蒙古王公喇嘛等，亦多深明大義，故外蒙自治暨呼倫貝爾特別區域，均經先後呈准取消。本大總統深幸遐邇同心，不分畛域，惟慮奉行官吏或尚因沿舊習，浸至蒙情隔閡，誤會滋生，用特明申誥誡，此後無論京外官署，對於內外蒙古均應加意撫綏，所有從前需索欺凌等弊，務當革除淨盡，並當崇尚黃教，維持習俗，以順蒙情，其有關蒙民福利者，尤必悉心籌辦，俾圖發達，並由國務院轉飭法制局於此次改定西北籌邊使官制，斟酌現在情形，採取漢蒙參用主義，妥慎釐訂呈候頒行，用示中央廓然大公之旨。各該蒙古王公喇嘛等，亦當仰體國家德意，翊贊宏猷，總期誠信交孚，詐虞悉泯，於以綏安邊圉，同我太平，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註一）

## 北京政府特任陳毅暫署西北籌邊使，特任唐在禮為裕威將軍。

西北籌邊使一職，自徐樹錚於七月四日免職後，即由副使李垣代理。及直皖戰後，皖系失敗，所有督辦邊防事務處與該處所轄之邊防軍及西北軍等名義，均被取消（七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乃起用陳毅，於是日頒令特任陳毅暫署西北籌邊使。同日，頒令特任唐在禮為裕威將軍。（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八月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八一六號。

註二：同註一。

## 十六日 粵軍發動全線攻擊，攻佔蕉嶺，大埔，饒平。

粵軍於發表誓師通電後，即迅速部署，並於今日發動總攻擊。初期攻擊係分兵三路：以第二軍全部任右翼，由永定、上杭、武平攻大埔、松口、蕉嶺、平遠，以完全肅清韓江上游，佔領梅縣、興寧為目的，由許崇智指揮；以第一軍之一部任中路，由小溪、平和，進攻饒平、平原而出高陂，由葉舉指揮

；另以第一軍之一部任左翼，由鄧鏗指揮，與中路軍會合，共同肅清韓江下游，以完全佔領豐順，潮安、汕頭爲目的，而以破惠州爲最後目標。鄒魯，姚雨平等以義勇軍名義，在潮汕、梅縣應援，運動劉志陸之親信軍隊饒光、羅兼柔爲內應。義勇軍張我東復在惠州上游爲應，譚啓秀沿海而前。粵軍將士久駐閩南，屢受桂系挫折，此次反旆，咸具破釜沉舟之志，故戰鬥力極強，攻勢凌厲，莫榮新悉調桂系精銳林虎、馬濟、沈鴻英及滇軍李根源全部分頭抵禦，卒被擊潰。（註二）次日，廣東之大埔、黃岡、饒平等處，相繼爲粵軍所攻克。（註二）

註一：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頁一〇八九。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五，國父致陳樹人電。

十七日 護法國會非常會議在滇議決，國會及軍政府移置四川重慶。（註一）

北京政府核准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田文烈免除兼職，任命張志潭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註二）

北京政府特任命財政總長周自齊兼幣制局督辦鹽務署督辦。（註三）

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向京師衛戍司令部具呈控訴段祺瑞、徐樹錚擅殺其父陸建章，要求「依法嚴辦」。

其原呈爲：

「呈爲段祺瑞等擅殺元勳，虛構罪案，據情哀懇依法裁制，以雪沈寃而伸國法事：竊先父炳威將軍上將銜陸軍中將陸建章，生平敷歷中外，熱心國事。自前清末葉，身膺軍閥，綏靖地方，歷著成績。迄民國肇造，蒙特任爲陝西將軍。蒞任以來，迭經政變，瞻咨俊乂，寄託干城，凡有利於國家者，無不虛心採納，措施裕如，使陝省從前腐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十七日

敗殘刻之風一洗而空之，是功在國家，衆目共覩。因是特授勳位勳章，歷酬勳勞在案。方期鞠躬盡瘁，力策前功。不意民國六年段祺瑞把持政權，南北啓衅，先父於十月間御馮前大總統命，南下調和息兵，而段祺瑞暗行撥弄，阻礙和局，是以先父痛憤，在寧抱病，電呈中央赴滬就醫，於民國七年夏，歷四月病愈。回津後，已電呈前大總統及國務院，日內赴都銷假，詎料爲段祺瑞嫉視，於夏曆五月初六日，陰使逆賊徐樹錚設計，以客禮誘至私室，遽行槍擊，立時殞命。各界聞之譁然，咸謂陸某事無左證，並無應得之罪。事後該逆賊等知違犯法律，罪不容追，乃於擅殺之後，竟行虛構罪案，朦蔽呈報。又復迫脅馮前大總統下令奪官，藉以遮飾耳目，自文己過。當時黑白混淆，政府亦未加詰責，而彼狼心毒手，尙欲罪及妻孥。彼時承武亡命遠竄，不敢申訴，茹苦含辛，未嘗不切齒痛心，誓與此賊不共戴天。

「今者逆賊等又復逞兵近畿，誣順爲逆，種種施謀，實屬內亂之罪。今值罪惡貫盈，人神共嫉，復幸義師雲集，亂黨連戰敗衄。該黨羽翼徐樹錚業經明令奪官拿辦，現在雖尙逍遙法外，未能明正典刑。既已奉令嚴緝，該賊縱然避匿使館，亦應據理請求引渡歸案受訊，科以應得之罪，庶伸國家法紀。而先父橫遭慘死，冤沈海底，設無日昭雪，何以慰幽魂於泉壤？惟有懇請鈞部仗義執言，據情轉呈大總統飭知主管陸軍部組織軍法會審，按律分別懲治，則感荷雲天，曷其有極。」

「抑承武更有泣訴者，置先父於死者，雖係徐樹錚，而教唆徐樹錚使之實施犯罪之行爲者，則實爲段祺瑞。按諸新刑律第三十條之規定，則段氏亦爲正犯之一。矧徐樹錚聽從段氏陰謀，徒以憑空捏造之詞，擅殺國家上將，猶自飾曰消除後患，是其純出私憤，實爲故入人罪之陰謀也，無可諱言。按謀殺先父事實，試段祺瑞、徐樹錚等均已構成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罪。除徐樹錚所犯之罪，業經按照普通刑事罪犯呈請究辦外，惟段祺瑞尙有軍人資格存在，按諸陸軍刑事條例及陸軍審判條例之規定，是以另案呈請組織軍法會審，依法制裁。」

「總之，渠等目無法紀，肆行兇殘，論公罪，則賣國弄權，私締密約；論私罪，則擅殺元勳，謀害異己，實國法所難容，刑無可追。倘不亟伸國法，嚴令拿辦，不惟承武先仇未解，不能忍憤偷生，而綱紀蕩然，尤難消除後患。爲此披瀝陳訴，仰祈憫念死者二載沈冤，橫被誣蔑，務懇特允嚴治段祺瑞以應得之罪，俾死者沈冤得雪，則承武

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以報鴻恩於高厚，曷勝泥跼待命之至！除分呈外，所有擅殺元勳據情哀懇依法懲辦緣由，理合具呈，伏乞鑒核批准施行。謹呈衛戍司令部。具呈人陸軍少將、公府軍事諮議陸承武謹呈。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十七日。」（註四）

按：陸建章於袁世凱時代任京師執法處處長，以酷刑慘戮反袁黨人無算，素有「陸屠戶」「活閻王」之惡諺。今承武原呈自尊其父為「元勳」，未免臉上貼金，識者嗤之。而陸建章死於徐樹錚之手，未經審判，即正典刑，雖殺之不以其道，然究屬大快人心之舉。茲承武欲乘機為父復仇，當屬自動，或出諸他人指使，亦非無可能。（註五）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六六。

註二：民國九年八月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二〇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存萃學社編集：「直皖戰爭文牘」。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三期，頁一九。

## 十八日 國父致電唐繼堯，告以桂軍可一撲而滅。

國父以駐閩之粵軍，返粵討伐桂逆之籌備，業已就緒，正擬即速發動，乃致電滇省唐繼堯曰：

「冀廣兄鑒：銑電悉。知兄處尙着着進行，甚喜。競存處現籌備已竣，到時當能分桂賊大半之力。海軍初以方事，幾至與競存決裂，今已設法和解，想可一致攻桂；如此東面有粵軍為中堅，海軍為輔助，西面有兄大軍以臨之，欽廉廣肇更有民軍以牽制之，桂賊必難兼顧，當可一撲而滅也。證之此次協和（李烈鈞）以千餘人出巡，桂賊利用鐵路以十倍之業作三面攻擊，而協和猶能安全來到，始與該處之滇軍會合，桂賊復軟而求和，可見桂賊之戰略門志殊不足畏也。孫文、巧。（十八日）」（註一）

徐世昌發布整飭官箴令，不准兼職兼薪，並裁汰冗員。

原令如下：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十九、二十日

四一六

「設官分職，國有常制」。比者仕路蕪雜，寢趨浮濫，官制本有定限，而例外多置散員，預算原有範圍，而支出或逾恆軌。甚至冗閒之職，超出正額，庸闌之材，輒兼數事，倖門既廣，官常益淆，值此國計艱屯，固必力求撙節，重以政綱凌替，尤當嚴肅官方，嗣後責成各該長官，切實整頓，所有從前之巧立名目位置冗員，悉行裁汰，並各就所屬，嚴加甄核，凡資緣倖進，與闌冗不稱職各員，即行斥免，以清仕途，而澄治本。至各機關人員，分職雖有繁簡，而任事各有責成，並應責其專任，勿得兼薦他職，致涉廢弛。仍由審計院切實考核，除明令特許外，不准兼差兼職，以期官皆稱任，款不虛糜，於以澄敘庶僚，刷新政治，用副整綱飭紀之至意。此令。」（註二）

北京政府核准教育次長傅嶽棻辭職；特任張弧為幣制局總裁；任命汪士元署財政次長，潘復兼鹽務署署長稽核總所總辦。（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五。

註二：民國九年八月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二一號。

註三：同註二。

十九日 北京政府派王迺斌兼糧食調查會會長；（註一）

粵軍右路許崇智部克梅縣，中路葉舉佔潮州，潮汕鎮守使劉志陸敗走。（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八月二〇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二三號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四。

二十日 國父電勉伍學煥籌助軍餉。

伍學煥率先籌餉，以助粵軍平桂。國父致電嘉勉，並囑其與朱執信斟酌撥款接濟各地民軍曰：

下譯交伍學煥。學煥兄鑒：此次率先籌餉，以助粵軍，熱誠義俠，實深欽佩。現聞桂賊聚全力於惠州，以圖抵抗，恐惠州一時未易攻下，此時能致桂賊於死地者，在令各地民軍紛起，擾彼後方；而尤以欽廉高雷起事，撲彼南

寧老巢爲要着。諸兄與執信兄酌奪，分別撥款接濟，務使各地能立即紛起，使彼首尾不顧，則惠州可破，而省城必下。千鈞一髮，幸即圖之。孫文。（八月廿日發）。（註一）

## 粵軍入汕頭。

駐汕守軍砲兵營營長余鷹揚，在汕首義討賊，桂軍劉志陸率殘部逃走，粵軍入汕，余鷹揚謁粵軍參謀長鄧鏗，經協議將全部改編，爲砲兵團及粵軍第二十九統領，並抽調一部兵力隨粵軍出發。（註二）汕頭陷落，桂軍大爲震驚。莫榮新竟以粵督名義，下令禔革陳炯明援閩粵軍總司令職，並報請岑春煊、陸榮廷等，「將陳炯明官位勳章，一並禔革，並下令懲辦。」（註三）

## 北京政府令裁撤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缺。

原令如下：

「前迭據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曹錕電呈，懇辭經略使兼職等語，該經略使宏濟艱難，勦勤夙著，歷辭兼職，具見體國之誠，既據稱揆察目前情勢，無設置經略之必要，應准將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一缺，卽行裁撤。此令。」（註四）

## 北京政府令免究近畿亂事脅從人等。

原令文曰：

「罔治脅從，古有明訓，現在近畿亂事已戢，所有肇禍及附亂諸人，業有令分別禔奪官勳，嚴緝懲辦，其餘人等，或迫於威脅，非出本衷，或罔識內容，誤趨歧路，自應寬其既往，予以自新，經此次明令之後，除個人行爲犯有關涉刑事案件，應另行依法辦理外，餘均從寬免究，以彰寬政。」（註五）

## 張耀曾、谷鍾秀、文羣等發表宣言，解散政學會。（註六）

##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成立。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二十一日

四一八

蘇俄策動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設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參加者有周恩來，趙世炎，李立三，李富春等，並在上海發行「中國共產黨」月刊。

陳獨秀，邵力子，受第三國際共產東方部負責人之指導，在上海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至是月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北京之李大釗，廣州之譚平山，均與之互通聲氣，是為共匪組織黨之初步。

按「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成立後，第三國際復在上海設立「外國語學社」以楊明齋，俞秀松主持之，是為吸收青年之外圍組織，出版有「共產黨月刊」「上海勞動界」等刊物，另在各地設立「馬克斯主義研究分會」，北京方面，由李大釗，張國燾主持，出版有「勞動者」刊物，創辦有「平民教育講演團」，及「勞動夜校」。廣州方面，由譚平山主持，出版有「勞動之聲」等刊物，其他各地負責人，湖南為毛澤東，四川為惲代英，浙江為沈玄廬。（註七）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六。

註二：民國九年九月十五日余鷹揚上國父書原件。

註三：「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頁八四，莫榮新馬電。

註四：民國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二三號。

註五：同註四。

註六：「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四。

註七：阮芳華：「中國赤禍四十年」。

## 二十一日 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電覆唐繼堯、呂超等，即赴重慶設立政府。

八月六日，唐繼堯致電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謂李烈鈞到滇後，經與熟商，整頓武力，先由烈鈞往重慶，繼堯稍候即行，國會亦決定移設重慶。四川方面，熊克武被逐出成都，川軍總司令呂超亦致電

國父，請入川組織政府。國父因於是日，與唐紹儀、伍廷芳電覆唐繼堯、呂超，告以即赴重慶組織政府。  
(註一)

國父致電陳炯明暨各將領，嘉慰討桂作戰勝利。

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於是日抵汕頭督師，國父特電嘉慰曰：

「汕頭粵軍陳總司令鑒：請轉粵軍各路司令暨前敵各將領均鑒：得悉陳總司令電，知粵軍分路進兵，所向大捷。連得名城險要，使敵聞風而潰。良由執事等指揮素定，謀略為備。由此綏定百粵，預祝最大之成功。」  
(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金紹曾為陸軍次長，王耒為國務院法制局局長，唐在章為僑工事務局局長，孫培兼署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關賡麟兼漢粵川鐵路督辦。  
(註三)

北京政府裁撤全國經界局。

本日，大總統徐世昌頒令，裁撤全國經界局，並令內務，財政兩部會同接收。據內務，財政兩部會員辦理全國經界局結束情形如下：

「為全國經界局遵 令裁撤，謹將該局結束事宜辦理完竣情形恭呈仰祈鈞鑒事，竊查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奉大總統令，全國經界局著即裁撤，此令，等因，奉此，遵即會同令知該局將關防圖記並一應卷宗圖書器具等項，暨接管全國經界局文卷圖書儀器等項，分造清冊，聽候派員接收，至該局領支經費應一併迅行結束，照章造具決算書呈送核辦等因，令行遵照辦理去後，旋據該局造送各項清冊，呈請核示前來，即經遴選兩部司員，按照冊單點驗清楚，除該局經費截至本年八月底為止，由財政部照撥清訖，該局已支用無餘外，所有卷宗圖書儀器等項，當經會同商定仍交由內務部主管司科分別收存保管，其木器家具一項由兩部分別收存以備公用，至該局裁撤以後，所有辦事人員，查無經手未完事件，其應領薪俸亦已由局發給清訖，除將該局木質關防暨銅質小官印各一顆，咨呈國務院飭局銷燬外，所有全國經界局奉裁以後辦理結束竣事各緣由，理合呈請 大總統鑒核，訓示祇遵。謹呈」  
(註四)

北京政府令停辦張恰鐵路，並裁撤該路督辦一職。（註五）

北京政府交通部呈准本國電報加入萬國電報公會為會員。（註六）

北京政府令撥銀賑陝西災歉。

陝西本年歉收，督軍陳樹藩、省長劉鎮華，聯名急電請賑，大總統徐世昌於本日令撥銀二萬元，交該省長派員散放。

徐令原文如下：

「陝西督軍陳樹藩，省長劉鎮華電呈，陝省本年春收歉薄，秋災復成，貧民艱食，日有流亡，懇頒帑賑撫等語，所陳災歉情形，殊堪憫惻，著財政部迅撥銀二萬元，交該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毋任失所，用恤民艱，此令。」（註七）

北京政府令撥款賑濟河南各屬水旱兵災。

河南省上年南陽一帶，被水成災。今年河北二十餘縣，又成荒旱。信陽洛陽，復遭兵禍。督軍趙倜電請振濟。大總統徐世昌於本日令北京財政部撥銀二萬元滙交該省長散放。其令如下：

「據河南督軍趙倜電呈，豫省上年南陽一帶，被水成災，今年河北二十餘縣，赤地千里，荒旱又成，信陽洛陽，復罹兵禍，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懇請頒帑振濟等語，該省連歲被災，復遭兵燹，民生艱困，軫念彌深，著財政部迅即撥銀二萬元，滙交該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以惠窮黎，此令。」（註八）

北京政府令撥款賑濟山東兵災。

山東德縣、陵縣、平原、恩縣、禹城一帶，頻年荒旱，此次復被兵災。督軍兼署省長田中玉電請賑撫，大總統徐世昌於本日令由北京財政部撥銀三萬元，交該省長派員分赴災區散放。

「據山東督軍兼署省長田中玉電呈，魯省德縣、陵縣、平原、恩縣、禹城一帶，頻年荒旱，益以兵災，餓殍載



塗，請予振撫等語，該省連年荒歉，民困未蘇，此次被兵各地方受災尤重，哀我黎庶，憫念殊深，著交財政部迅即撥銀三萬元，尅日匯交該省長遴派委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用副軫念民艱之至意，此令。」（註九）

## 北京政府任命孟錫珏為全國水利局副總裁，于寶軒為經濟調查局副總裁。（註一〇）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六九。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六。

註三：民國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一六二四號。

註四：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三三號。

註五：同註三。

註六：「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四。

註七：同註三。

註八：同註三。

註九：同註三。

註一〇：同註三。

## 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覆日使收容徐樹錚等之照會，表示不能承認。

駐華日使小幡舊吉前於本月九日通告外交部，聲明已收容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加以保護，拒絕引渡，北京外交部因於本日覆文爭辯。略謂：敝國政府，不能承認貴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為抱歉。刻敝國政府，正從事調查各罪犯之罪狀，一俟竣事，即將其犯罪證據，通知貴使，請求引渡，並希望貴使勿令諸犯逃逸，或遷移他處藏匿。日使復於二十七日提出答復，略謂：貴總長本月二十二日答復敝使，本月九日，關於收容徐樹錚等於帝國使署兵營之通告同文，業已領悉，據稱貴國政府不能承認敝使上次通告之件，且將以根據法律之罪狀通知敝使云云。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二十二日

惟貴國大總統頒發捕拿該犯等之命令，係以政治爲根據。故敝使署即視爲政治犯，而容納保護之。敝使並聲明無論彼等將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訴，敝使不能承認貴總長所請將彼等引渡。（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八號，頁一四四。

二十三日 國父函復葉獨醒，告粵局即定，閩事待商，並以方聲濤背黨附桂，至爲浩歎。

方聲濤本爲民黨、乃爲桂系莫榮新所誘，會擊粵軍，國父於函復葉獨醒談及其事曰：

「獨醒兄大鑒：手書奉悉。兄此次遠道奔馳，爲鄉爲國，皆已大盡其力，熱心如此，實可欽遲。方聲濤從前本爲國民黨，不料被桂軍所餌，竟與莫（榮新）逆會擊粵軍，致違民黨護法之主旨，辜負同志之希望，殊爲浩歎。今覲存已得潮梅，更進惠州，全粵有傳檄可定之勢。此後粵省得入我黨手中，再商量閩省辦法，必可得圓滿之結果。切望便告關中同志，靜候時機，並仍疏通閩粵感情，一致助粵滅桂。兄何時過厦出洋，並祈見告，以慰馳念。長途珍攝爲要、此復，即頌時綏。孫文、八月二十三日。」（註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七八。

二十四日 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到汕頭，委洪兆麟爲鎮守使，鄒魯爲道尹，姚雨平爲潮汕衛戍司令，馬育航爲籌餉局總辦，黃強爲海關監督。（註一）  
駐通縣西北軍譚變。

西北軍宋子揚所部一旅，自近畿戰亂後，改隸奉軍，駐紮通縣，於本日突然譚變，肆行焚掠，損失甚鉅。（註二）

俄白黨謝米諾夫與海參崴政府訂約。

謝米諾夫本日與海參崴代表已簽定草約，約中載明後貝加爾代表占座位三分之一者，既已加入海參

歲臨時國會之後，後貝加爾與濱海州應共同管理。而謝氏應仍爲哥薩克人合法舉出之司令。並充後貝加爾軍隊之總司令，雙方自定約後，應各擔任停止內爭。哥薩克人布里雅特人與農人已依謝氏示文，在赤塔開會一次，組織委員會，籌備國民大會之代表選舉事宜。（註三）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四。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八號，頁一四四。

註三：同右書，頁一四七。

## 二十五日 英、法、日三國駐華公使，抗議北京政府停付俄國庚款。

駐華英、法、日公使因我國停付俄國庚子賠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當經外交部答復，俄國現在並無適合之政府，前俄皇所派公使，已失其行使代表權，且我國僑民在西伯利亞損失甚鉅，亦應由俄國賠償，故此項賠款未能照付云。（註一）

## 駐華日使對光雲錦被捕一事，提出質問。

安福系要員光雲錦，前因附亂有據，爲北京軍警在內地日人旅館中捕獲，本日駐華日使竟致文北京外交部質問，略謂：

「中國軍警，在日人居住地捕拿犯人，並不於事前通知，或徵求日本當局之同意，實所不解，請貴部對於此事詳爲解釋。」（註二）

## 日人企圖同化臺灣人民，鼓勵實施臺日共婚制。

按日臺共婚制，始自民國九年，即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次郎所高唱，惟當時係採權宜方法，於八月二十五日由總務長官通飭各廳長開始受理日本人及臺灣人間之婚姻，養子女之戶籍申報。又據井出季和大臺灣治績志記載自一八九五年「領臺」起始，至一九二九年，凡三十五年間，日臺共婚經以特殊手續取

得戶籍登記者僅八十四對。自共婚法施行後包括收養，入贅在內之統計，至一九三二年底二七二對，至一九三五年底，由日本人之家入臺灣人之家凡三八〇對，由臺灣人家入日本人家者凡三六〇對，合計七四〇對。（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八號，頁一四四。

註二：同註一。

註三：「臺灣治績志」，頁八七九。

##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財政部呈准民國三年所發行之有獎儲蓄票本，一律換發五年公債票。

北京政府財政部於民國三年委託新華銀行發行有獎儲蓄票一千萬元，原定開籤三次，三次不中，給還原本，復於民國六年呈准展緩償期。繼續開籤三次。扣至明年四月，展期又屆。現財政部以庫藏奇絀，如此鉅金，斷難籌集。擬將此項未中籤之儲蓄票，一律換發民國五年內國公債餘存債票，以資清理，已奉指令照准。（註一）

## 北京政府令撥款賑濟直隸旱災。

直隸保定大名津海所屬各縣，亢旱爲災，由督軍曹錕省長曹銳呈請賑濟，徐世昌於本日令財政部撥銀二萬元，交該省長派員散放。原令如下：

「據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曹銳電呈：直省地方去秋迄今，雨澤稀少，保定、大名、津海所屬各縣，多未播種，饑象已成，懇請撥款賑濟等語。該省頻年荒歉，民困未蘇，此次亢旱爲災，秋收難望，嗷鴻遍野，憫惻殊深，著財政部，迅即撥銀二萬圓，剋日匯交該省長遴派委員，核實散放。至該省災情較重，值茲國計艱絀，仍應由該督軍省長等多方籌募，設法振恤，毋任災黎失所，以副軫念民艱之至意，此令。」（註二）

## 克州兵變。

山東兗州第七混成旅軍隊，係鎮守使唐天喜所部，本日有一部份突然譁變，肆行搶劫，當經省中派員往剿。（註三）

唐繼堯，劉顯世聯名通電，宣佈收束時局，刷新政治主張，要求廢除督軍制。

電曰：

西南護法，於今三年，止兵言和，亦已二週。因法律外交兩問題，迄無正當解決之法，以致和會久經停頓，時局愈亦糾紛。夫維持法紀，擁護國權，此吾輩夙抱之主張，亦國民應盡之天職。顧大義所在，雖昭若日星，而時局變遷，則其意愈晦。是非莫辨，觀聽益淆，吾輩護法救國之初衷，將無以大白於天下。而僉壬假借，得以自便私圖，恐國家前途，益敗壞而不可挽救。吾輩爲貫徹主張計，謹掬真誠，鄭重宣言，以冀我全國父老兄弟之共鑒。特列條件如下：

### （甲）關於收束時局之主張

- 一、南北和平辦法，應由正式和會解決。
- 二、和議條件，以法律外交兩問題爲國本所關，須有正當之解決。

### （乙）關於刷新政治根本救國之主張

- 一、宜將督軍以及其他特設兼轄地方之各種軍職，一律廢除，舉設師旅長等，統兵人員直隸於陸軍部，專任行兵及國防事務。
- 二、全國軍隊應視國防財政情形，編爲若干師旅，其餘冗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設軍事委員會計劃執行。
- 三、實行民治主義。雖在憲法未定以前，宜先籌辦各級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團體，以確立平民政治之基礎，而實現國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二十六日

四二六

上列各條繼堯顯世謹決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諸友，其有與同志者乎？吾輩當祝禱以期。至地方畛域，黨派異同，非所敢擇也。（註四）

##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抵達北京。

遠東共和國外交代表優林自本年六月十二日自買賣城申請前來北京被拒後，致電其本國政府請求交涉。適北京政府所派赴俄考察之陸軍中將張斯慶於此時通過蒙邊，進入俄境，遠東共和國遂引為藉口，由其總統克柔斯亦可夫以外交總長名義致電北京，詢問張斯慶之任務，以及優林被阻於蒙邊不能前來北京之理由。張斯慶於抵達上烏金斯克後，亦致電北京邊防處為其關說。北京政府外交部初欲派員與優林在恰克圖談判，優林不滿，曾於七月十八日致電北京，要求改於庫倫談判。七月二十一日，外交部致電庫倫西北籌邊使公署，告以「部派委員因事不克成行」，優林如不自居為正式代表，僅以商務委員名義來京接洽商務，中國政府當予同意。優林獲悉此訊後，同意改用「遠東共和國商務總代表」名義，致電外交總長，請發護照。外交部於八月三日核定發給護照，優林等一行六人遂於八月八日自恰克圖乘汽車向北京進發。十二日抵庫倫，二十三日抵張家口，二十六日抵達北京。（註五）時法國駐華公使，勸告中國政府勿與優林作政治談判，並促請防止其鼓吹過激思想，外交部乃聲明優林係以商務委員名義而來，接洽限於經濟事務，至政治問題，中國政府當局與各國取一致態度。（註六）

臺灣日總督府制定全島警察署之名稱，位置及管轄區域加強控制臺胞。（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八號，頁一四五。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三四九——三五〇。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十八號，頁一四五。

註六：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二二七。

註七：「臺灣省通志」第二冊。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令派陸鴻儀為修訂法律館副總裁，石志泉為總纂。（註一）

## 北京政府內務部公布「天壇管理規則」。

北京政府內務部於本日，以第一〇一號部令公布「天壇管理規則」十條，其全文如下：

- 第一條 天壇內外圍之古蹟及建築物，應由主管司之經管人員負保存整理之責。
- 第二條 古蹟及建築物有毀損時，經管人員應即詳具情形報部核辦。
- 第三條 原有之建築物於必要修繕時，經管人員應先行陳部核定。
- 第四條 外圍之房屋或土地，除從前業經許可借用者外，嗣後概不再借。
- 第五條 外圍之房屋或土地已經許可借用者，如欲擴充或變更時，須於事前經由本部同意。
- 第六條 未經本部許可凡借用者，不得將房屋或土地轉借於第三者。
- 第七條 內圍之重要部分（祈年殿、皇穹宇、圓丘、齋宮）除允許參觀外，概不借作他用。
- 第八條 借用者所組織之機關人員對於本部施行管理壇內之一切規則，均有遵守之義務。
- 第九條 壇外附屬之官地，由經管人員隨時清查造冊陳報。
- 第十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 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修正東省鐵路督辦公所暫行編制專章」。

北京政府交通部本日發布第三九九號部令，公布「修正東省鐵路督辦公所暫行編制專章」一種，條文如下：

- 第一條 政府為管理東省鐵路事宜，設立督辦公所於哈爾濱。
- 第二條 督辦由交通部提出國務會議議決，呈請簡派，依照東省鐵路合同所規定，實行監督鐵路暨辦理交涉一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二十八日

四二八

切事宜。

第三條 督辦公所職員依左列規定組織之：

(一) 參議一員 簡任待遇。

(二) 秘書長一員 簡任待遇。

(三) 秘書二員 薦任待遇。

(四) 科長四員 薦任待遇。

(五) 科員八員 委任待遇。

第四條 簡薦待遇各員，由督辦商由交通部派充，秉承督辦之命處理事務，委任待遇各員，由督辦遴派報部備

案秉承長官之命分管事務。

第五條 督辦公所分設左列各科：

(一) 總務科 掌理機要考績文書警務及審查彙擬單行章程與凡不屬於各科事項。

(二) 監查科 掌理監查鐵路營業運輸及一切車務機務工務籌議改良事項。

(三) 稽核科 掌理稽核鐵路進出款目及預算決算事項。

(四) 交涉科 掌理翻譯暨關於路務交涉交際事項。

第六條 督辦公所因辦理繕校及其他事項，得酌用雇員。

第七條 職員俸級比照國有鐵路局局員，月薪分級表擬敘，另由部核定頒布之。

第八條 本章如有未盡事宜，由督辦隨時會商交通部酌核修改。

第九條 本章以國務會議議決公布之日施行。(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三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 三十日 安福系國會第三期常會宣佈閉會。

皖系戰敗後，安福系國會勢必隨之消滅。經徐世昌、靳雲鵬與曹錕、張作霖會商結果，決定聽其自行休會，而不由北京政府下令解散。本日，適逢其第三會期滿期，參院議長李盛鐸，衆院議長劉恩格遂宣佈閉會。李氏宣讀閉會詞曰：

維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三十日，爲我國會第三期常會閉會之期。兩院同人，咸集禮堂，濟濟鏘鏘，洵盛典也。溯自上屆常會閉會，僉以預算未克議決，乃廣續開臨時會。逮臨時會閉會，休假無多，而本屆常會復屆閉會之期。我同人等兩年來寧處不遑，恪恭盡職，舉凡關於國計民生重要各案，均能和衷共濟，次第進行，此則我同人等所堪引以自慰，並告無罪於國民者也。憶自民國肇建，數經憂患，時局多艱。前屆國會，一再召集，未能終期。獨我本屆國會，乃能循序程功，三開常會，先前策後，此不獨我同人等之榮，實國家之幸也。

今者常會雖畢，而同人等任期未滿，亦即同人等之責任未終。際茲世界趨向和平，實爲民治進步之要鍵。正宜獨心彈力，各據誠悃，以培邦本，而濟時艱。值此休假之時，允資綢繆之計。願我同人，互加勉焉。（註一）

北京政府特任孫振家署湖北省長，原任省長何佩瑤免職。（註二）

北京政府下令懲辦前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及其部屬。

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應兩湖巡閱使王占元之電請，於本日頒發兩令，懲辦前長江上游總司令皖系將領吳光新及其部屬，兩令如下：

### 一、

「前據兩湖巡閱使王占元電稱，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潛居漢口，希圖煽亂，當經明令將吳光新免去湖南督軍、長江上游總司令各職，交王占元澈查確情，呈候核辦。茲據呈覆吳光新縱兵殃民，吞沒軍餉，近復有擅調軍隊，佔據鐵路，煽惑軍官，勾結匪類各情事，應請褫奪官勳，歸案懲辦等語。吳光新著即褫奪官秩勳位勳章，卽就鄂省依法組織軍法會審，訊明呈辦，以肅軍紀，此令。」（註三）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三十一日

四三〇

二、

「兩湖巡閱使王占元電呈，長江上游警備司令所屬第四旅旅長費國禔，前在宜昌有唆使軍隊暴動情事，嗣逃至漢口，猶與伊弟費國禔先後遞信屬軍，希圖煽惑，又第二旅第四團團長馬林前在宜都勒搶鉅款，暗令兵隊譁變，上游司令部參謀長楊言昌，煽動軍隊，令與土匪勾結，擾害地方，均屬圖亂有據，請褫奪官勳通緝訊辦等語，費國禔、馬林、楊言昌，勾結煽亂，情罪昭著，實屬大干法紀，均著褫奪官職勳章，連同費國禔一併嚴行通緝，務獲歸案訊辦。以昭炯戒。此令。」（註四）

義大利新任駐華公使杜臘酢呈遞國書。

本日上午九時，新任義國駐京公使杜臘酢呈遞接任國書。陪同覲見之官員姓名爲：

參議兼管天津領事事務莫斯尼谷，海軍隨員少校兼衛隊統帶巴爾隨，漢文正使賁薩，衛隊統帶多薩篤，商務副隨員畢德璣，航空隨員博士嘎斯圖，醫官博士儒拉，神甫廖迺迪，通譯生藍夢亭。（註五）

註一：顧敦錄：「中國議會史」，頁一五六。

註二：民國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三三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八號，頁一四五。

三十一日 國父分函湘省譚延闓趙恒惕，請交還李國柱部隊以便調遣。

李國柱時任湘南游擊司令，其部隊一營，前由趙恒惕調用，尚未歸還，國父因函趙氏請將此營兵交還國柱以便南攻廣州。函曰：

「炎午總指揮大鑒：湘局初定，想綏輯多勞，甚念。據李國柱函稱，伊有一營，前暫歸尊處效力，尚未交還。查李所部完全係革命軍，艱難締造，有一枝槍一點血之苦。今湘省已入湘人之手，無須此項軍隊，而廣東適爲有事



之秋，正賴革命軍，以資戡定。希念袍澤之誼，速將該營交還李部，俾便調遣，想執事大軍在握，當不在此區區也。專此，並頌時綏。孫文，八月卅一日。」

一面即覆李國柱函曰：

「石琴兄鑒：周君帶來一函及自郵寄來之函，均悉。已併兩函意，作書譚（延闓）趙（恒惕），不知有無效力。且兄須善爲審度，毋使彼方徒生嫌怨，益置我於困境。若能設法自行撥出，則較求諸反對方面，更爲穩妥矣。款項正在籌措，惟此刻瀕窘困，籌得後自當力爲援助。此復即頌戎綏。孫文，八月三十一日。」

國父又恐趙恒惕不願將李部一營兵交還，特另函譚延闓請其轉達曰：

「組安先生大鑒：湘難頻仍，聞輯綏漸安，甚慰。據李國柱函稱，有所部一營前轉歸炎午師長處效力，現頗有編遣之說。查李所部艱難締造，有一枝槍一滴血之苦。現在湘省已入湘人之手，無須此項軍隊，而廣東適爲有事之秋，正賴革命軍，以資戡定。希即告知炎午師長顧念袍誼，迅將該營交還李君俾便調用。此次粵桂之戰，實出於桂軍迫人太甚。覲存爲欲達護法救國之目的，又不能聽實力之毀滅，故覲存不得已而一戰。時賢對於國局各有政見與手段之不同，然是非之理，本出一源，且各省人解決各本省事，已成今日之正論，固不難互相印證者也。今桂軍已敗潰不堪，而粵中游匪四起，欲早平息，處處須兵。李部以革命黨關係，甚願出而助力，文意亦即擬調彼赴粵，俾得紓其報國之志，且亦使湘省減輕負擔。好在此軍系統已早顯明，在湘固應爲湘效力，而出湘之後，其行動自不至令湘省負責。想執事襟懷磊落，當能聽報國者之各行其志也。揣此，並頌時綏。孫文，八月三十一日。」（註一）

不料趙恒惕果然不納，反將李部該營士兵，予以編遣。李國柱祇得隻身至粵。國父任其爲總統府參

軍及湘粵邊境招撫使。（註二）

北京政府令進封外蒙各札薩克汗王公等。

原令文曰：

「此次外蒙撤銷自治，各札薩克汗王公等，同心內向，翬贊輸忱。允宜普錫褒封，用宏獎勸。所有外蒙各札薩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三十一日

四三二

克汗王公等，無論沿襲前清及得自外蒙者，均照現在封秩普進一爵，無爵可進者，別封其一子，此外喇嘛等有呼圖克圖各名號者，一體量予加封，用慰傾向之忱。著由該管長官按照各盟旗詳細查明現有在封秩人數。造冊彙送蒙藏院。呈請明令進封，以示綏懷遠服嘉勵忠誠之至意。」（註三）

北京政府派唐在復為駐國際聯盟大會全權代表。（註四）

國立北京大學，以名譽博士學位，贈予法國前總理班樂衛及法國里昂大學校長魯班。我國大學以學位授與外人始此。（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九——四八一。

註二：雷嘯岑：「李國柱革命事略」。

註三：民國九年九月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三四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七。

國父為吳宗慈著「中華民國憲法史前編」作序。

原序略謂：

「憲法者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四千年之帝制，易為民主，於是中華民國出現於世界。民國約法亦同時產生，此四萬萬人民公意之表示也。是故袁世凱以洪憲奸之於前而不可，張勳以復辟亂之於後而輒敗。實物之教訓，亦可以戢奸雄之野心，而正邪辟之亂萌矣。……民國九年，人民求憲法而不見，今見此書，其感慨覺悟為何似。抑吾人懷荀子羣衆無門之戒，既以護法為職志，則惟有努力奮鬥，期必達目的而後止。吾知中華民國憲法必有正式宣告於海內外之一日，吳君其泚筆續記之。」（註一）

案：吳宗慈字藹林，生於一八七九年。江西南豐人，廣東非常國會衆議院議員，著有「中國憲政史」、「護法計程」等書。

華僑陳嘉庚擬創辦大學，特捐創辦費一百萬元，（分四年繳清）常年費三百萬元，（分二十五年繳清）邀請蔡元培、汪精衛、黃炎培、鄧萃英諸人為籌備員，隨經閩省府指撥校址，定名為廈門大學，聘鄧萃英為校長。（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十二——二二。

註二：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七。

中華民國九年 八月三十一日

四三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九月

一日 上海商界救國總團部成立，請國父蒞臨指導。

是日下午一時，上海商界救國總團假法租界八仙橋西首永樂里全國各界聯合會，召開成立大會，函請國父蒞臨指導。（註一）

新雲鵬電唐繼堯、劉顯世、李烈鈞商南北和議。（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據通俗教育研究會呈送改修戲劇議案及修正獎勵戲劇章程，通告各省推行。（註三）

胡景翼在陝西三原宣佈討伐陳樹藩。

胡景翼，字笠僧，陝西富平人。清末爲同盟會員，曾參與辛亥陝西光復之役，六年夏，護法之役起，黨人在陝西組靖國軍應之。胡氏任靖國軍南路總司令，與段系陝督陳樹藩戰。（註四）七年，胡爲陝督陳樹藩誘捕，被拘禁達二年之久，至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始獲釋放。胡獲釋後，即赴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所在地之三原，重振護法軍旅，宣佈繼續討伐陳樹藩。（註五）

新青年雜誌編輯部自北京移上海，立場轉變，陳獨秀開始發表其傾向馬克斯主義政治主張。

新青年雜誌，原名青年雜誌，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由陳獨秀創刊於上海。第二卷起（民國五年九月一日起），改名爲「新青年」，以鼓吹新思想相號召。並移北京出版，倡言文學革命。其後受俄國革命影響，於第六卷第五號（民國八年五月）出版「馬克斯主義研究專號」，開始左傾。惟陳獨秀本人，則



仍不脫民主主義思想範疇。其後再移上海出版，其第八卷第一號於是日出版，陳獨秀先後發表「談政治」，「對於時局的我見」及「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等文章，開始傾向馬克斯主義之政治主張。（註六）

### 岳州美教士被戕事件，獲致解決。

美國教士雷瑪特，前因長沙戰亂時在岳州爲潰兵所戕，迭經駐北京美使向北京外交部交涉，現議定由政府給卹金四萬五千元，案遂終結。（註七）

註一：上海商界救國總團成立宣言及上國父函原件。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五。

註三：同註二。

註四：「革命人物誌」第三集，頁二九二——四。

註五：劉鳳翰：「于右任年譜」，頁八七。

註六：參閱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下，頁七九三——七。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三九。

二 日 北京政府令內務部籌備九月十六日祀孔大典，並派國務總理靳雲鵬代表大總統徐世昌行禮。（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爲直魯豫巡閱副使。（註二）

直皖戰後，直系氣燄甚盛。大總統徐世昌已於八月二十日任命曹錕爲直魯豫巡閱使，駐保定。以與張作霖之東三省巡閱使等齊。是日再任命吳佩孚爲直魯豫巡閱副使，以爲羈縻。曹錕欲令吳佩孚進駐小站，拱衛京畿。吳佩孚不應命，仍以洛陽爲駐節練兵之地。直系軍閥中之保、洛二派，已開始各築藩籬

矣。且由於直系勢力之膨脹，爲奉系所難安，於是直、奉之間，從此亦多爭端。論者有謂此乃徐世昌以昔日操縱直皖之故技，轉而施之於直、奉之間，實有意播弄之也。（註三）

## 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清華學校董事會辦事細則」。

北京政府外交部本日以第九十二號部令，公布「清華學校董事會辦事細則」十八條，其條目如下：

- 第一條 美國退還賠款之收入，清華學校經費，及游美監督處經費支出，董事會得隨時稽核之。
- 第二條 清華學校每年度編製本校經費及游美監督處經費預算草案應先由董事會公同審核修定前項預算草案經董事會核定後，仍由清華學校照章報部，並由董事會備具報告書送部存案。
- 第三條 清華學校遇有呈部事件關於學校改革者，應先與董事會接洽。
- 第四條 董事會因事實上之必要，得隨時向清華學校調取賬簿單據等件，或實地調查。
- 第五條 前項之實地調查人員，由董事會公同推定呈由部長酌派。
- 第六條 清華學校工程購置臨時等費，每次支出數在五百圓以上者，應先函知董事會核定方得動支。
- 第七條 清華學校凡有招商投標事項，除照向章由部派員監視外，其應予某商承辦，由董事會遵照審計院章程審議決定。
- 第八條 清華學校延聘教員或職員時，應先將草合同或聘書送由董事會審查後，方得訂定。
- 第九條 清華學校基本金之存放生息，及一切財產之保管方法，由董事會籌議後，呈請部長核奪辦理。
- 第十條 清華學校購置動產及不動產，由董事會切實調查，認爲確有利益，呈請部長核奪辦理。
- 第十一條 董事會以奉派董事三人組織之，計分會長一人，文牘一人，記錄一人，由各董事互推分任。
- 第十二條 董事會如有董事二人出席，即可開會其缺席董事得派代表預會。
- 第十三條 董事會於每月末一星期內開常會一次，如有部長交議事件，或會長提議事件，及清華學校臨時送議事件，得開臨時會議。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日

四三八

第十三條 董事會開會如有必要時，得請清華學校校長副校長或主管職員到會列席。

第十四條 董事會會議事件以董事全體同意作為議決。

前項會議事件如董事意見未能一致時，陳請部長決定。

第十五條 董事會所議決重要事件，應每次備具議案，由會長送呈部長閱核施行。

第十六條 董事會文牘案卷及簿冊證據等件，由本部主管各科分別保存。

第十七條 本章程如有應行修正之處，由董事會討論決定呈請部長核准公布。

第十八條 本章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吉林省長徐鼎霖免職，北京政府特任鮑貴卿暫行兼署。（註五）

北京政府核准蒙藏院副總裁恩華辭職，遺缺任命陳廷傑繼任。（註六）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三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五九七。

註四：民國九年九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三八號。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一。

#### 四 日 陳炯明自老隆上電國父，請速匯軍餉，以濟眉急。

陳炯明部駐閩粵軍，於上月十二日在漳州誓師，回攻廣東後，進展至速。惟於進駐潮汕後，攻勢即緩，國父急之。陳炯明於本日自老隆上電國父，請求速匯軍餉。陳氏連發兩電，文曰：

（一）欲軍進行極速，兵站趕追不及。汕頭籌款，緩難濟急。以至中央到紫金後，絕糧兩日，下鄉乞米，向士兵借款買菜，停頓不能出發攻敵，幾誤大事，炯明老隆接堵，五內焦焚，務請尊處速籌速匯，或帶紙幣到汕批換，以

濟眉急。

(一) 潮梅至惠各路均數百里，行軍極為困難，現已迫近敵人，攻擊河源、惠陽之敵，日間定有捷報，電陳也。

國父得電後，即滙三萬五千六百元。(註一)

許崇智抵河源。(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翟文選為東三省鹽運使；蘇毓芳為山海關監督；饒應銘兼察哈爾墾務總辦。(註三)

張作霖、曹錕於本日出京，共赴天津，在津與靳雲鵬及各省督軍代表，共商時局問題，旋各回防。(註四)

臺灣發生暴風雨，死傷一八五人，房屋倒萬棟。

此次颱風雖由臺灣北部通過，但雨量以臺南最大，達七二·六公厘，而風速彭佳嶼三十八公尺，基隆二六公尺，因此造成南北部重大災害。計死亡一三六人，傷五〇人，房屋全倒五四三棟，半倒八一八棟。(註五)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七——八。

註二：同右書，頁七九八。

註三：民國九年九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三八號。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五。

註五：「臺灣七十年來之颱風」，頁六五。

五日 四川前敵各軍總司令劉湘、師長楊森，占領成都，呂超、趙又新敗走。(註一)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四、五日



## 俄舊黨高梅濶夫在吉林被擊斃。

俄國舊黨高梅濶夫，前因侵入邊境擾亂，曾經吉省捕獲，後被駐吉俄領事藏匿，詭言逃逸，於前月二十五日由吉省軍事長官在俄領事館內搜獲，電告中央押解入京。日前至一粒氣地方，高忽奪槍反擊兵士，當即逃逸，本日復經兵士搜獲，高仍挾槍拒捕，當被兵士擊斃。（註二）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五。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三九。

## 六日 國父電唐繼堯囑調在湘滇軍南向討桂。（註一）

朱執信奉國父命，策動虎門砲臺獨立。

粵軍克復潮安及梅縣後，乘勝疾進，右翼進佔老隆、龍川、河源。河源一役，擊潰桂軍沈鴻英、林虎之主力。中路進佔永安，左翼由海陸軍擊破三多祝，進抵平山，距惠州僅四十里。自河源平山克復後，西江、北江革命軍乘虛突起，朱執信偕吳禮和等策動虎門砲臺獨立，守兵於是日宣佈獨立。（註二）

## 山東鄆城兵變。

駐山東鄆城陸軍第二十旅旅長吳長植所部軍隊，於本日晚間譁變，損失頗鉅。（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三九。

## 七日 粵軍克復惠陽縣城。

回粵粵軍，於本月初自潮汕發動攻勢。右翼於二日克老隆，五日破河源；中路於二日克永安後，進



攻古竹，橫瀝；左翼於一日驅逐三多祝之敵，三日進佔平山。本日，再克惠陽縣城。（註一）  
徐世昌核准經濟調查局副總裁李景銘辭職，其遺缺令派趙連琪繼任。（註二）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九二。

註二：民國九年九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四一號。

八日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在私宅婉告俄使庫達攝夫：俄在華使領已失代表資格，盼其辭職，並自行取消所有俄國在華領事資格。（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李進才為將軍府將軍，王懷慶兼陸軍第十三師師長。（註二）  
新疆省政府與俄國土耳其斯坦政府訂立通商條例十條，北京政府核准暫行試辦。

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前於本年九月六日，致函北京政府，聲稱新疆省政府已令伊寧道尹許國楨與俄國土耳其斯坦政府委員商訂「臨時通商條件」十條，請予鑒核。（註三）北京政府經研議後，於本日核准暫行試辦。其條文如下：

（一）中國新疆伊犁官府與俄國土耳其斯坦政府之委員，為兩國邊界人民之利益及聯絡雙方感情起見，擬互設商務交涉機關，以資接洽。

（二）中國得設商務兼交涉機關，於中國伊犁城，以為利益之交換。

（三）俄國商務兼交涉機關，普通俄民由俄運貨來伊或由伊運貨回俄。均須依照新疆統稅章程。向中國稅關納稅，以尼堪卡倫為兩國通商出入必經之道，如有繞道出入者，即以偷稅違法論。

（四）兩國人民因貿易發生爭論時，及所有民刑訴訟各事，均以住在國法律裁判執行之。

（五）兩國人民因事過境界往來，須持有雙方發給之護照，始准入境。

（六）關於俄敗兵逃民回國各問題，雙方定議。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日

四四二

(七)俄代表宣言塔什干政府頒布之免罪書，係尊重人道，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定案，經此番解釋，該敗兵逃民回俄，自無危險，中國官府必極力勸其回俄，俾得各安生業。

(八)伊犁官府允准俄國，派委員一人隨員二三人來伊，會同交涉局辦理逃民敗兵回俄事件，一俟辦理就緒，即行解散回國，並附條件，關於中國商民在俄疊被扣留沒收之財產貨物及其他之損失問題，由雙方議定之。

(九)俄代表聲明，此項問題非其職權分內之事，但關於此類事項，塔什干政府已設有調查賠補會，擬將來應由中國商務兼交涉員赴俄直接交涉，較為有效，然俄代表允認將伊犁官府之要求，轉達塔什干政府，並以個人名義，力予維持。

(十)以上各條，經雙方委員同意用中俄文字立案，各書寫兩份，雙方簽字，換收存執，以昭信守。(註四)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五。

註二：民國九年九月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四二號。

註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關係史料——一般交涉」，頁二二四。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四〇。

## 十日 北京政府特任陳毅為庫烏科唐鎮撫使，並公佈「庫烏科唐鎮撫使及所屬各官署組織暫行條例」。

北京政府以俄國舊黨，謝米諾夫部屬恩琴(Baron Ungern von Sternberg)進擾外蒙，庫倫緊急，乃於是日特任暫署西北籌邊使陳毅為庫烏科唐鎮撫使，以防守蒙邊。(註一)以西北籌邊使官制，不合現情，飭由國務院另行詳審改訂，呈候依法施行，惟蒙邊事務，關係綦重，亟待從速頒布，俾資循守，經改訂庫烏科唐鎮撫使暨所屬各官署組織暫行條例，於是日明令公布，並特任陳毅為庫烏科唐鎮撫使。此後庫烏科唐等處事宜，即由鎮撫使督率所屬各員，依照暫行條例辦理。(註二)「庫烏科唐鎮撫使暨所屬各官署組織暫行條例」全文如下：

第一條 本條例所稱庫烏科唐以左列各地爲區域：

一、庫倫所屬喀爾喀土謝圖汗盟車臣汗盟。

二、烏里雅蘇臺所屬喀爾喀三音諾顏汗盟扎薩克圖汗盟。

三、科布多所屬杜爾伯特扎哈沁額魯特明阿特各部。

四、唐努烏梁海各部。

第二條 庫烏科唐設鎮撫使一人，駐紮庫倫，由大總統特任，管理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各部民政事務，兼掌庫倫所屬土車兩盟事務，統轄屬境內駐紮各軍隊蒙旗警備隊及一切軍政事務，並受政府之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及司法行政暨其他特別官署之行政事務。

第三條 庫倫設漢蒙參贊各一人，由大總統簡任，襄助鎮撫使，管理所屬土謝圖汗盟車臣汗盟事務及地方民政，兼理各盟蒙旗警備隊事宜。

第四條 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各設參贊一人，由大總統簡任，隸屬於鎮撫使，掌理管轄區域內各盟旗事務，並得承鎮撫使之委任，節制在本境駐紮軍隊及蒙旗警備隊。

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各設副參贊一人，由大總統簡任，襄助參贊處理事務。  
參贊副參贊，由漢蒙人員分任之，但蒙員應於所屬之蒙古王公資望深重者選任。

第五條 前條各參贊之管轄區域如左：

一、烏里雅蘇臺參贊，管轄所屬三音諾顏汗盟扎薩克圖汗盟事務。

二、科布多參贊，管轄所屬杜爾伯特兩盟暨扎哈沁額魯特明阿特各旗事務。

三、唐努烏梁海參贊，管轄所屬唐努左右克木齊克撒爾及格陶稽淖爾庫布遜淖爾等旗及各佐領事務。

第六條 恰克圖設民政員一人，由大總統簡任，隸屬於鎮撫使管理本境民政事務及邊界通商事務。  
恰克圖設副民政員一人，由大總統簡任，襄助民政員處理前項事務。  
恰克圖民政員及副民政員，由漢蒙人員分任之。

第七條 庫烏科唐各部商民聚居處所，除恰克圖外，得酌設理事官，管理地方商務警衛事宜，其向屬各扎薩克所管旗務，仍由各扎薩克管理之。

前項之理事官，受參贊之監督，由鎮撫使薦任，並咨明內務部。

第八條 鎮撫使、參贊、民政員、理事官各公署職員，均參用漢蒙人員。

第九條 鎮撫使直隸於大總統，於第二條所定事務，隨時呈報，並商承各主管官署辦理。

第十條 鎮撫使對於所屬各蒙旗封爵襲替及喇嘛轉世各事宜，應依向例分別呈報大總統咨明蒙藏院辦理。

第十一條 鎮撫使於所轄地方官署之處分，認為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時，得停止或撤銷之。

第十二條 鎮撫使於所轄官吏認為應付懲戒或應給獎勵者，呈請大總統行之，並咨明主管官署。

第十三條 鎮撫使於軍政事務，承大總統之命，受陸軍部之監察指示。

第十四條 鎮撫使於軍事之計畫及命令，承大總統之命，受參謀部之監察指示。

第十五條 鎮撫使於所屬軍官之任免，應呈請大總統或咨明參謀部陸軍部分別辦理。

第十六條 鎮撫使及所轄各公署之編制另定之。

第十七條 在未設法院以前，因裁判民事刑事訴訟事件，得暫於鎮撫使參贊民政員各駐在地，分設審判處，其理事官駐在地，得酌設承審員，或由理事官兼充之。

審判處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十八條 庫倫及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恰克圖，各設警察局，辦理警察事務。

警察局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北方將領由曹錕領銜覆電唐繼堯、劉顯世，陳述國是主張。

本日，北方將領曹錕、吳佩孚、張作霖、李純、齊耀琳、王占元、何佩瑒、倪嗣冲、聶憲藩、陳光

遠、戚揚、盧永祥、沈金鑑、李厚基、田中玉、齊耀珊、趙倜、張鳳臺、閻錫山、陳樹藩、劉鎮華、鮑貴卿、孫烈臣、張廣建、楊增新、姜桂題、蔡成勳、王廷楨、馬福祥、何豐林、張文生等聯名覆電唐繼堯、劉顯世，對唐、劉上月二十六日通電所提主張，提出答覆。曹等電文如下：

接讀有日通電，尊重和平，促成統一，語長心重，感佩同深。就中要點，尤以注重法律外交兩問題爲解決時局之根本，羣情所向，國本攸關，錫等分屬軍人，對於維持法紀，擁護國權，引爲天職，敢不益勵初心，勉從兩君子之後，所希望者：關於和議之進行，務期迅速，苟利於國，不尙空談，精神既同，形式可略。此次西南興師，揭橥者爲二大主義，一曰護法，一曰救國。南北當局，但能於法律問題持平解決，所謂軍職問題民治問題，均應根據國會及國會制定之憲法，逐漸實施，決不宜舍代表民意之機構，而於個人或少數人之意思爲極端之主持，致添紛擾。是法律問題之研究，當以國會問題爲根本；即軍職之存廢及民治之施行，亦當以國會爲根本。現在新舊國會背棄職務，不能滿人民之願望，復以黨派關係，不足法定人數，開會無期，而時效經過，尤爲法理所不許。值此時局危難之際，欲求救濟，舍依法改選，更無他道之可循。果能根據舊法，重召新會，護法之議既達，則統一之局立成，此宜注意者一也。至於中國國家，實因列強均勢問題而存在，國際關係與國家前途之興亡至爲密切。前次滬會停滯，實以外交問題爲主因，即北方內部之紛爭，亦由愛國者與專恃奧援不知有國只知有黨之軍閥，爲公理與強權之決戰。差信公理戰勝，違反民意之徒，業經匿跡消聲，嗣後中央外交之政策，應以民意爲從違。在南北分裂之際，無論對於何國所訂契約，皆應舉而訴諸輿論。國本既固，庶政始成，此應注意者二也。若夫和議方式，允宜早日觀成爲旨歸，軍事收束，特設委員會，尤爲施行時所必要。此皆中央屢徵同意，期在必行，毋庸過慮者也。總之時局日艱，民困已極，排難解紛，當得其道，凡我袍澤，果能及早覺悟，不事私爭，所謂護法救國之宗旨，均經圓滿解決，則同心禦侮，共謀國是，人同此心，何敢自外，兩公主持和議，情真語摯，敬佩之餘，用敢貢其一得，希即諒察。」（註五）

駐日本特命全權公使劉鏡人呈准免職，北京政府令調任胡惟德繼其任。（註六）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十一日

四四六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四四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四〇。

註三：同上，頁一三五——一三七。

註四：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九三。

註五：「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三五〇——一。

註六：民國九年九月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四四號。

## 十一日 北京政府令趕辦直、魯、豫各省急賑。

原令文曰：

「今歲直隸山東河南等省，雨澤稀少，亢旱成災，其被災較重地方，竟至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前經特發帑項，交各省省長遴員核實散放，現在節候戒寒，秋收無望，哀我蒸黎，何以卒歲，亟應迅籌賑恤，俾資救濟，著內務財政兩部會同各該省長官，迅速籌集款項，分派專員，趕辦急賑，一面督飭地方官紳，辦理平糶，所需米石雜糧，經過各地方關卡，一律准免稅釐。並由各該省長飭屬查勘被災情形，將應徵錢糧，分別呈請蠲緩。以卹民艱，總期地方元氣設法保全。災後餘生不致失所，用副保惠元元至意。」（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王繼曾為駐墨西哥國特命全權公使，兼駐古巴國特命全權公使

。（註二）

## 張敬湯在鄂執行死刑。

在鄂執行死刑。（註三）

湖南第七旅旅長張敬湯，係張敬堯之弟，經高等軍法會審後，判處死刑。由鄂省電呈照准，於本日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四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九號，頁一四二。

## 十二日 北京政府開復李奎元、張宗昌、陳德修三人處分。

前陸軍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前湖南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前皖軍副司令陳德修，均因湘事獲譴，現由張作霖、曹錕、王占元、陳光遠等呈請開復，徐世昌於本日明令照准。令文如下：

大總統令：據張作霖、曹錕、王占元、陳光遠等電呈，查前陸軍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前湖南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前皖軍副司令陳德修，均因湘事獲譴，曾經代邀寬典，未蒙允准，迨近畿戰事發生，鄂豫同時吃緊，軍隊複雜，滋擾堪虞，該前師長等深明大義，任事實心，均屬異常出力，勞績彰著，應請特沛恩施，准將李奎元、張宗昌、陳德修三員，開復前得處分，以策後效等語。李奎元、張宗昌、陳德修三員，前因湘案所得處分，應准開復用昭激勸。此令。」（註一）

## 北京政府明令裁撤幫辦山東軍務一差。（註二）

粵軍與閩督李厚基約定，讓還閩南各地，而以接濟軍械，減致平旅來粵參戰為條件。（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四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四。

## 十三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設立「和約研究會」。

北京政府外交部為研究討論此次和平條約，國際聯合會事務，及將來在該會提議事項，以備各機關採擇履行起見，特設和約研究會，擬定會章大綱六條，呈奉令准。會章大綱條文如下：

第一條 宗旨 茲為研究討論此次和平條約應辦事宜，及將來應在國際聯合會提議事項，以備本部及各機關採擇施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一——十三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四、十五日

四四八

行起見特在本部設和約研究會。

第二條 範圍 和約研究會專為研究討論之機關，議決之件仍由本部轉相關之各機關採擇施行。其關係較大者，由本部提出國務會議議決施行。

第三條 組織 和約研究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由外交總長呈請 大總統派任之。書記長一人，會員十二人，由外交總長聘任或委派之。書記員五人，由書記長遴選呈請外交總長委派之。書記長因事務之必要，得酌用僱員。

第四條 職務 會長主持議席分配研究事項，副會長襄助會長，並於會長因事不能到會時，代行會長職權。會員列席會議擔任研究各項問題，書記長除會議參預討論外，秉承會長副會長主辦一切事務，並有督察書記員僱員之責，書記員襄助書記長分任撰擬編纂保管收發文件等事項。

第五條 會章 和約研究會章程分大綱，細則二種，會章大綱由外交總長提出國務會議議決後公布之。會章細則由會長提出草案，經全數會員三分之二之可決，函請外交總長核定公布之。

第六條 和約研究會會章大綱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一）

### 譚延闓在長沙召集自治會議。（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六〇號。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六。

## 十五日 北京政府令定民國十年一月施行所得稅條例。

原令文曰：

「經國之謨，制用為要，利民之政，保育為先。現在民治日益發展，支出遂見繁多，而振興教育，提倡實業，需款尤亟，自應啓發稅源，藉以孳培邦本，民國三年一月公布之所得稅條例，前經准如財政部所請，於民國十年一月施行，稅則既甚輕微，負擔亦極平允，應即責成財政部嚴定考成及獎勵辦法。認真辦理。其徵收各事項，有關內

務農商各部者，並著各該部切實協助，各省區軍民長官，尤應同力合作，督屬推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一俟收有成效，儘先撥作振興教育提倡實業之用，庶幾款不虛糜，民需實利，育才殖業，咸利賴之。」（註一）

## 陸榮廷電陳炯明，勸罷兵修好。

粵軍圍攻惠州，陸榮廷見事急，乃致電陳炯明，妄言罷兵修好。電曰：

「迭奉電函，復傳信使，親善之意，溢於言表。當將盛意轉達粵中，囑其加意接洽。昨據莫督報告，執事已陳兵潮汕，進逼惠州。逃聽之餘，不勝駭異。竊謂執事旌麾之出在援閩，遼爾倒戈，義何所取？況屬桑梓之邦，橫加蹂躪，抑亦仁者所不忍爲。執事護法同袍，素明大義，何忍破壞和平，牽動大局？或者偶聽浮言，致成誤會，正不妨開誠見告，何至相見以兵？若其執意與戎，究竟命意何屬？尙冀罷兵修好，免致糜爛鄉邦。不然，莫督維持秩序，職責攸關，自當悉索敝賦，與君周旋，正不能顧念私交，置地方於不顧也。謹書忠告，幸執事實利圖之！」（註二）

陸之呼籲和平，休戰息爭，旨在緩和進攻，得以從容部署。惟此時粵軍節節勝利，非一紙電文所能嚇阻，況烽火燎蔓，已遍及全粵，尤非陸、陳之間任何諒解所能遏止。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四九號。

註二：周康燮：「粵軍回師紀略」。

## 十六日 四川省議會歡迎軍政府入川。國父去電致謝。

西南護法國會議員，由滇省遷入四川重慶。本月十五日接四川省議會以敬（二十四日）電歡迎軍政府入川。電曰：

「天禍中國，內閣頻仍，統系分掣，南北迄無寧晷。推原其故，胥由無政府以維繫之，無國會以監督之也。近閱報載，諸公現擬到川另組合法政府，本會極表歡迎。乞速命駕，以慰民望。」

國父覆電謝曰：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五、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六日

四五〇

「四川省議會鑒：敬電奉悉。西南自桂逆破壞，法統幾乎中絕。幸貴省及時戡定，奠我宏基。自應本改造之精神，建民治之極軌，文雖不敏，願隨其後。忝承電促，感奮交併。特復。孫文叩，銑。」（註一）

北京政府核准安徽督軍兼長江巡閱使倪嗣冲免職，特任李純兼長江巡閱使；任命張文生暫署安徽督軍。（註二）

張文生爲張勳舊部，駐徐州，因張作霖之力保而得皖督。張於九月二十五日接任，其呈報就職日期文如下：

「爲呈報到任日期，仰祈鈞鑒事本年九月十六日，恭奉 大總統電令，特任張文生暫署安徽督軍，此令，等因奉此，文生遵於九月二十四日馳抵蚌埠，二十五日准前安徽督軍倪嗣冲派員將印信文卷齎送前來，當於本日接印視事，業經電呈在案。伏念文生謬以輟材，忝膺疆寄，任大責重，兢惕滋深，惟有盡心供職，矢慎矢勤，以冀仰答鴻慈於萬一。所有到任日期及文生感激下忱，理合具文呈報，仰祈鑒核。謹呈。」

北京政府令發行公債，收燬中國、交通兩行發行之京鈔。

原令略謂：

「中國、交通兩銀行北京鈔票，前由國務院飭行停止兌現，數年於茲，時局迭更，情形複雜，以致市面金融，公私收入，均受牽累，本大總統每一念及，時軫於懷，迭經飭由主管機關，速籌補救，茲據財政部呈擬發行公債，收燬京鈔，清理借款各辦法，均屬切實可行。應即責成財政部督率該管機關，認真辦理，自經此次整理之後，官商各界，對於金融財政，亟應合力維持，以副平市恤民之至意。」

先是，十四日北京政府令發行整理金融公債，收燬中交兩行京鈔。時梁士詒任公債局長，主張先整理舊債，再推行新債。第查考中央財政，不易整理之重要原因，實由於京鈔之未能收回。果欲刷新政治整理財政，則收回京鈔，實不容緩。但其財政困難，勢固苦於無從籌得現金。以爲直接開兌之需，則唯



有發行公債，藉以收回之一法。且自中交兩行京鈔停兌以來，金融阻滯，公私交困，影響民生計，所關尤鉅。民國七年，雖曾發行長短期公債，撥還中交兩行欠款，以期收回京鈔，整理金融，而事實上並未能收效。爲根本整理京鈔計，乃與北京財政部商定發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債，以爲收回京鈔之用，是日（十四日），由北京政府以明令公布其發行原委及整理辦法。令云：

「中國交通兩銀行所發北京鈔票，自停兌以來，金融阻滯，公私交困，自非趕籌整理方法，不特有碍金融，抑且影響人民生計，所關至鉅。茲經國務會議議決，由財政部發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債六千萬元，以三千六百萬元發交內國公債局出售，按照額面，收回前項京鈔，盡數銷燬，並定自本年十月一日起，截至民國十年一月三十一日爲發行公債時間，過期之後，所有前項停兌之京鈔，無論公共機關或商業機關，不得再有授受，並不准再有行市。其有不願購換債票者，得向北京中國交通兩銀行分別換取定期存單，利率期限，悉與公債相同。一面另由財政部幣制局迅訂發行兌換券條例，嚴定限制，呈請公佈施行，此後中交兩行兌現鈔票，應懷遵兌換券條例辦理，藉以整理金融，昭示信用。」

#### 當時發行此項公債之原委，約有數端。

(一) 查中交兩行尚未收回之京鈔，其總數共約三千六百萬元之譜。此項京鈔，其由交通部積存者約有二千一百萬元，再向中交兩行調查各銀錢行號共約存七八百萬元，投機富商所積存者約有二百三十萬元，其個人零星存入銀行者，不過一百萬元左右。觀此可知所有之京鈔，以積存於交通部者爲最多，其餘均在各銀錢行號及投機商人之手，實際上真正流通於市面者，爲數絕少，觀於市面上買賣日用貨物，並無京鈔進出，要可見京鈔已純爲投機物，如能收回，則裨益於商業民生者，爲利至薄也。

(二) 債額定爲六千萬元，查此項公債既以專收京鈔爲唯一宗旨，則所定債額，宜與中交兩行現在尚未收回之京鈔數目相符合。乃查現時之中交兩行未收回京鈔，不過三千六百萬元，何以政府必用六千萬元之鉅額公債收之？不知此乃政府對於京鈔全盤籌劃根本解決之辦法有不得不然者。中交兩行尚未收回京鈔數目雖有三千六百萬元，

而財政部兩三年來所借各銀行京鈔借款，尙負有京鈔二千四百五十餘萬元之債務，此外交通部及各鐵路積收京鈔二千一百餘萬元，亦押在各銀錢行號，作爲借款押品，均未清理。若政府此時僅辦三千六百萬元之公債，收回京鈔實在數目，不將財政部所欠各銀錢行號京鈔債務暨交通部押在各銀錢行號之京鈔押品同時清理之，則前項財政部京鈔借款陸續到期時，若以京鈔償還，則市面又有京鈔出現，若欲用現洋償還，不獨與借鈔還鈔之原訂合同不符，卽以現金按照市價償還，京鈔行市仍不能使其斷絕。且前項交通部押在各銀錢行號京鈔，於押款到期償還時，又不能不將作押之京鈔照數提回，充作鐵路經費之用。彼時京鈔必又流通於市面。是以政府通盤籌劃，兼權並顧，必須有六千萬元之公債，除以三千六百萬元收回京鈔實在數目外，另以二千四百萬元備爲財政部清還所欠各銀錢行號京鈔借款之用。其辦法依該行號有自願以公債抵還者，則以公債直接償還之。其不願者則以此項公債票，交由交通部向各銀錢行號調回從前作押之京鈔，轉交財政部，分償部欠各銀錢行號借款，以符借鈔還鈔之義，而避強迫授與之嫌，由此觀之，所謂中交兩行未收回京鈔三千六百萬元者，卽包括財政部所欠各銀錢行號京鈔借款數目暨交通部作爲借款押品之京鈔數目在內。不過政府非用前項辦法整理之，則京鈔名目無由取消，京鈔行市無從斷絕耳，譬如甲出一種紙幣百元，流通市面，由乙收之，而借於丙，自外面觀之，甲、乙、丙三人之債權債務似有紙幣三百元之多，其實實際上不過百元而已。但甲若欲收回此種之紙幣，非合乙丙兩人之債權債務一併清理之，其勢不能。蓋甲欲清理對於乙之債務，必使乙先清理對於丙之債務，方能了結也。此政府所以於專收京鈔公債中不能不另加三千四百萬元債額，爲清還京鈔債務之用也。

## 曰

擔保品係以關稅餘款。當時多疑此項餘款係因償還外債之金鎊價格跌落所得之款，將來鎊價騰貴，則歸無有。但政府於規定公債條例時，其所擬計劃，則以中國外債暨庚子賠款及各項經費之在關稅支出者，每年計英德洋款英金一百八十萬餘鎊，以六仙令折合銀兩，約六百餘萬兩，俄法洋款二千一百萬佛郎，按原定以二十二佛郎折英金一鎊，約合銀三百十餘萬兩；庚子賠款九百五十餘萬兩，遼河工程費六十萬兩總共每年約支銀二千餘萬兩；查關稅收入，近數年來每年均在四千萬兩上下，除支付以上各款外，尙有餘款二千萬兩左右，可以撥歸政府應用，此外三、四年公債暨七年短期公債還本不敷之款，每年共約六百萬元，約合銀四百二十萬兩左右，

亦在前項餘款內支撥；實際每年政府可以淨得關餘一千八百餘萬兩。今姑擬鑄價由六仙令驟然高至四仙令之點，則前項償還外債與鑄價有直接關係者，僅英德洋款及俄法借款兩項（兩共合銀九百餘萬兩）；比照增加，每年不過增銀三百餘萬兩，而前項淨得餘款尚有一千四百餘萬兩，以之償付金融公債本息，亦屬足用。且是年新稅則實行，關稅收入，每年預計可增八百萬兩之譜也。

#### （四）

該次收回京鈔之計劃，係以此項公債之發行，既由政府以院部令申明此項公債專為整理金融而設，發行日期，自民國九年十月一日起，至十年一月二十一日止，期滿之後，不再發行。市面亦不得再有兌換之京鈔行市，係儘四個月以內，以公債收回京鈔。又對於持有京鈔及在兩行有京鈔存款之人，其不願於發行期內買公債者，期滿之後，得向兩行換取現金存單；其利息及分還期限，與公債同，至四個月期滿後，其尚未收回之京鈔，得換現金存單，由兩行分期付款，此當時所擬之計劃也。

該項整理金融公債，北京財政部擬定發行條例十四條，於九月十九日公布，規定九年十月一日開始發售，定額為六千萬兩，利率按年六釐。此項公債還本付息，由北京財政部函請總稅務司在關稅餘款項下儘先提撥，預交中交兩行，專款存儲備付；俟屆付息及還本時，除以關餘已撥之數抵付應付本息之數外，不敷之數，由財部函請中交兩行籌墊。其撥款辦法，係將每期應撥本息之數，按六個月均分；計第一月至第六月，每月應撥本銀八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息錢三十萬元，按月由總稅務司撥交中交兩行，收公債局賬備付。九年十月份第一批本息共計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由總稅務司於關餘項下撥交中交兩行規銀八十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九錢九分。其十一月份祇由總稅務司撥到現銀五十四萬五千兩，以後迄未照撥，由中交兩行墊付。自十年起，遂歸入整理公債案內辦理。（註三）

### 外蒙庫倫發生騷亂，曹錕電促陳毅赴庫就任。

蒙古叛民圖謀獨立，醞釀已久，至本月十三日夜間，竟槍礮齊鳴，自賀獨立。駐庫倫司令褚其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七、十八日

四五四

聞警立即派隊彈壓，獲其爲首者二名，餘衆散匿。本日曹巡閱使銜，致電中央，爲褚旅請餉，並代促新任蒙使陳毅速行赴庫。（註四）

北京外交部聲明願與優林商談商務及保護西北利亞華僑問題。（註五）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九九。

註二：民國九年九月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五〇號。

註三：「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九三——九九。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〇號，頁一三七。

註五：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三七。

十七日 北京政府任命陳錄為駐法蘭西國特命全權公使，令劉式訓為外交次長。（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五一號。

十八日 北京政府核准江蘇省長齊耀琳辭職，任命王瑚繼任；王瑚所遺京兆尹一缺，任命孫振家繼任。（註一）

北京政府特任夏壽康為湖北省長。（註二）

中日調查廟街事件結果公佈；日本向中國提出節略，要求道歉，懲兇及弔慰被害日人遺族。

日本指控中國駐廟街軍艦砲擊日人並資助俄人一事，經雙方派員會同調查（參閱本紀要民國九年三月十二日及七月二十七日紀事）後，於本日公布其「共同判決」如左：

一、駐廟街張副領事文煥爲保護華僑起見，與紅黨交涉，雖無可批評，但對於認爲行同馬賊之紅黨尙與之爲個人交



際頗爲遺憾。

二、當紅黨接近廟街情形切迫之時，江亨艦長陳世英與白黨協定，凡侵入中國軍艦及運船周圍一定界限者，可加以射擊，此事曾由白黨公布於報紙；陳艦長對其部下亦下同樣命令，及紅黨入市後，仍未將該命令改變。於三月中旬日本與紅黨戰鬪中，日本軍之一部於三月十二日未明接近中國礮艦時，在礮艦內之監視兵即以機關槍向之射擊。及天明，始知被擊死者爲日本兵三名，急即鑿冰成穴，投屍其中，以期隱蔽此事，頗爲遺憾。

三、江亨艦長陳世英借與白黨礮三尊，其中五響礮一尊爲紅黨所奪，陳艦長不即設法取回該礮，以致該礮最後有爲紅黨利用之形跡，頗爲遺憾。

四、中國水兵於三月中旬日本與紅黨戰爭時。或有因私事出外，爲自衛起見，攜帶軍器行走街中，乃以誤解故，對於日本兵有射擊形跡。又其中有一兩名經過紅黨礮兵陣地附近時，爲紅黨脅迫，致有教授礮操之形跡，頗爲遺憾。

中、日兩方委員會查結果既已判決，中國留泊麻郭之軍艦遂得於九月二十日開行。駐北京日使館於兩方委員共同判決之同日（九月十八日）送致節略於中國外部，提出如下之條件：「第一、中國政府對於共同判決第二項及第四項前段所載事實，應以公文向日本陳謝，又對於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四項後段所載事實，應向日本表示歉意，此項公文並須同時公布。第二、中國礮艦江亨所屬之艦隊司令官，應訪問廟街守備隊所屬之日本軍司令官，爲前項同樣之陳謝，並表歉意。第三、中國政府對於共同判決第二項所載，於射擊有關係之兵丁及其監督士官，應嚴重處罰，又該艦長不但有指揮監督之全責任，且有極力隱蔽射擊事實之罪，應從重處罰。第四、中國政府對於本案被害者之遺族，應講適當之弔慰方法。」（註三）

## 臺灣「沙拉第」山胞，襲擊捫崗駐在所。

臺灣臺中州能高郡之「沙拉第」山胞，襲擊捫崗駐在所，殺害警備員多人，日知事以歸順山胞組織奇襲隊，防其出草，並請軍隊作示威行動，以維持能高郡向白狗方面及羅東郡溪頭社一帶之治安。（註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九日

四五六

四)

俄國駐華公使庫達攝夫照會北京外交部，詢中國政府對俄使領之真正態度，並表示彼不願自動辭職，致負此項重大責任。(註五)

日本撤退伯力駐軍。

海參崴日軍總司令大井今日發出佈告文如下：伯力爲通入薩哈連之要道，故日軍依照日本前撤退後貝加爾軍隊時之宣言，不得不駐兵該地，且爲維持地方秩序計也。今伯力政局已有進步，故余諭令駐兵撤退，余甚望此舉可助成俄屬遠東政府之統一，奠定和平而增進日俄之交誼。(註六)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五二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張忠祚：「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三七——三三八。

註四：「臺灣省通志」，第二冊。

註五：「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六。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〇號，頁一四〇。

## 十九日 北京政府公佈「整理金融短期公債條例」。

北京政府爲整理金融起見，特發行短期公債六千萬元。定名爲整理金融短期公債本日公佈條例，規定公債償還時期爲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利率年息六厘，以關稅剩餘爲擔保，用途則爲收回袁世凱治下發行不換銀行券（中交兩銀行）六千萬元。其中二千四百萬元，係充財政部及交通部短期借款之整理。

(註一)

附錄：整理金融短期公債條例

第一條 政府爲整理金融起見，發行短期公債，以六千萬圓爲額，定名曰整理金融短期公債。

前項公債，由內國公債局經理發行。

第二條 此項公債利率，定爲週年六釐。

第三條 此項公債，每年付息兩次，上半年付息定爲三月三十一日，下半年付息定爲九月三十日。

第四條 此項公債，自民國十年起，用抽籤法分六年償還，每年償還兩次，每年償還總額十二分之一即五百萬圓，自民國十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扣至民國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全數償清。

前項公債還本，以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爲開始付款之期，其抽籤日期，定於三月十日及九月十日在北京執行。

第五條 此項公債還本付息，由財政部函請總稅務司，在關餘款項下，按照附表所列每次應付本息總額，儘先提撥，預交中國交通兩銀行專款存儲備付，倘所撥關餘不敷應付本息之數，即由財政部指定的款如數補撥。

第六條 此項公債按照票面價格發售，專收北京中國交通銀行鈔票，不折不扣。

第七條 此項公債票概不記名。

第八條 此項公債票面定爲四種如左：

(一) 十圓

(二) 百圓

(三) 千圓

(四) 萬圓

第九條 此項公債之債票及息票，得自償本付息到期之日起，除海關稅外，用以完納一切租稅，及代其他種種現款之用。

第十條 此項公債，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十九日

四五八

第十一條 此項公債，得隨意買賣抵押，其他公務上須交納保證金時，得作為擔保品。

第十二條 經理此項公債票人員，對於此項債票，如有損毀信用之行爲，依照妨害內債信用懲罰令，分別懲罰。

第十三條 每屆還本付息十五日以前，由財政部呈請大總統特派審計院審計官二員，稽查此項債款帳目，並檢驗還本付息之款，每屆抽籤還本之時，亦由審計院審計官會同財政部長官監視一切。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整理金融短期公債還本付息表

日 期	付 息 數	還 本 數	本 息 總 數	尚 負 債 本
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百八十萬圓	五百萬圓	六百八十萬圓	五千五百萬圓
十年九月三十日	一百六十五萬圓	五百萬圓	六百六十五萬圓	五千萬圓
十一年三月卅一日	一百五十萬圓	五百萬圓	六百五十萬圓	四千五百萬圓
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一百三十五萬圓	五百萬圓	六百三十五萬圓	四千萬圓
十二年三月卅一日	一百二十萬圓	五百萬圓	六百二十萬圓	三千五百萬圓
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一百零五萬圓	五百萬圓	六百零五萬圓	三千萬圓
十三年三月卅一日	九十萬圓	五百萬圓	五百九十萬圓	二千五百萬圓
十三年九月三十日	七十五萬圓	五百萬圓	五百七十五萬圓	二千萬圓
十四年三月卅一日	六十萬圓	五百萬圓	五百六十萬圓	一千五百萬圓
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四十五萬圓	五百萬圓	五百四十五萬圓	一千萬圓
十五年三月卅一日	三十萬圓	五百萬圓	五百三十萬圓	五百萬圓
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十五萬圓	五百萬圓	五百十五萬圓	無
共 計	一千一百七十萬圓	六千萬圓	七千一百七十萬圓	(註二)

## 日軍允歸還黑龍江省電桿。

日本軍隊前在黑龍江省，由昂昂溪至黑河，借用我國電桿掛線，黑省督軍鮑貴卿曾與關東都督訂立條約十條，有無償領受之規定，現日軍已經裁撤，並不履行條件，欲將所掛之線，售諸該處電局，經電局長請示軍署，復與日軍談判，始允照約歸還中國。（註三）

## 臺灣青年發動華北救災運動。

東京臺灣青年會發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饑饉救災募集救濟金運動，由陳斯提議，由臺灣募三千四百五十元，東京募一千一百九十三元，交由中國駐日大使館處理。（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五三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號，頁一三七。

註四：葉榮鐘等：「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八八。

## 二十一日 北京政府任命張景惠為察哈爾都統，原任都統王廷楨調京供職。

本日，北京政府發表命令，調察哈爾都統王廷楨為顧威將軍，赴京供職，另任張景惠為察哈爾都統兼第十六師師長，察哈爾特區遂歸入奉系勢力範圍。（註二）

北京政府令准經濟調查局總裁張元奇辭職，遺缺特派李國筠繼任。（註二）

北京政府派王正廷為和約研究會會長，劉鏡人沈瑞麟為副會長。（註三）

## 朱執信在虎門砲臺殉難。

朱氏名大符，字執信，九年秋，奉國父命，由滬赴漳州與陳炯明合謀討岑、莫，策動虎門砲台要塞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六〇

司令丘渭南響應。後因降軍與鄧鏗之部隊發生衝突，情形嚴重，執信隻身往虎門曉諭，不意被降卒包圍，中彈身殉，時年三十六歲。

朱氏弱冠遊學日本，研讀經濟與哲學，夙懷壯志，新軍倪映典之發難、黃花崗之役、均參與籌劃，民國三年冬，圖驅龍濟光不成，八年國父在滬著述，執信常侍左右，未嘗須臾離。建設雜誌發刊，鼓吹革命建設思潮，執信屢撰長文倡導，立論警闢，才思縱橫。當虎門砲台降軍與鄧鏗部隊發生衝突時，黨人亟謀調停，降軍謂非朱來不能解決。執信聞之，決意親往。同志以降軍內部複雜，勸其勿輕率親往。執信慨然曰：「如能有裨於大局，個人安危何足計議。」卒隻身往虎門要塞，不意降軍包圍，執信一面勸慰，一面後退，不及半途，身中多彈以殉。（註四）

附錄：

#### 一、譚亮暉：粵軍返粵虎門事變記

在虎門，留着幾段先烈底光榮史蹟：有焚燒鴉片的林則徐，有血染邊城的關天培，還有殺身成仁的朱執信。園林幽靜，豐碑巍然，在境內也有着這樣幾處勝地，使人遊賞。

在這裏，我想擱下了前面的，只來談談關於民國九年粵軍還粵事，和朱執信紀念碑事情，過去隨着時間而湮沒，大好園林也不難斷碣殘碑，成了榛莽荒穢的丘墳了！但今日，把革命的光榮史實來重提，向魔掌鐵蹄下的舊遊來遙祭，相信未見得是多餘罷！

朱執信紀念碑在虎門太平圩之後，鷺公洲之麓，其前爲莞太公路（東莞至太平），虎門醫院連于其園傍。紅牆輝映，綠村扶疏，山光流影，市聲車塵，其地幽雅，亦交通衝要之市場也，該碑年前始告落成。

在談起這段事情的始末，我們不能不追述一下那位與朱執信同時殉國、爲黨史所未載的無名英雄——鄧鈞。

鄧鈞，乃虎門北柵鄉人，器宇軒昂，固一前進之熱血青年也。負笈北京大學，其時「五四」運動的怒潮初發，他南旋滬上，鼓吹羣衆，聯絡當地學子，以謀大規模之響應，那時候便與孫總理認識，孫總理知其年少有爲，勇于



任事，乃邀其共事革命工作。

民國九年，粵軍回粵之際，孫總理委鄧鈞爲南路挺進軍司令，襲取虎門。他奉命後，只以兵力單薄，經濟困難，殊難取勝於桂軍，苦思無計，乃求助於友人譚浩（虎門金洲鄉人），肯之。可是當時軍閥專橫，荏苒遍野，匪黨實力，亦在不弱也。

譚浩承了鄧鈞之約，乃星夜馳往蓮花山及霄邊沙頭一帶（俱虎門地名），走訪綠林首領戴配，相見之下，欣慰無已，爲的他們原是知交好友。譚浩運用婉轉動聽的辭令，一談就談了幾個鐘頭，結果就把戴配說服，願意歸順粵軍，參加革命的戰鬥工作。

事發之日，戴配領着手下的那隊大軍，浩浩蕩蕩的，一戰而下虎門，佔據沙角（虎門要塞），以爲粵軍還粵之根據地；可是境內一帶，仍有一小部份桂軍未退，鄧戴等乃於沙角砲台休息整理，容圖再進，其時鄧鈞奉委爲虎門要塞司令；鄒魯、朱執信適押餉由香港抵沙角，朱欲以和平方法把事情解決，實不願再來自相殘殺，乘船逕赴太平埗附近的虎門鄉司令部（地爲虎門水師督署故址，經此役後，全署爲火焚燬），與桂軍參謀長葉伯侯議和（時司令官丘惠南已遁），席間談了許多，條件很滿意的訂妥，情願自此息兵和好。最後，一行幾人前往東較場，衙署離較場要行一段相當遠的路，向桂軍訓話。

桂軍將領麥廷楷、霸王某來自綠林，與戴配有著深重的仇恨，在那妥協的情勢裏，心殊不滿，暗地力怨葉伯侯和自己的意志相左，乃俟朱執信、鄧鈞正在上台訓話時，暗使一小部的桂軍，竟然暴動起來，槍聲卜卜的子彈射向台上。朱執信、鄧鈞和戴配的兩位兄弟匆忙出走，連呼：「不要誤會呀，一切我講妥了！」話未說完，朱執信使中槍倒地了，不住的搖手說：「我是朱執信呀！」「我是朱執信呀！」同行戴配的兩位兄弟連忙就抱住他，又是搖手說：「朱先生呀！這是朱先生呀！」對方聽到這聲，不只是不停放槍，還且有上尉軍官走過來，用左輪槍連放數響，竟把朱執信、鄧鈞和戴配的兩位弟兄，當場一起殺身成仁，爲國犧牲了。

朱屍橫擱于渠上，血染衣衫，惟時爲民國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也。

不過要說明的，在槍彈橫飛的當時，鄧鈞和戴配的部屬，始終沒有還過槍。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六二

鄧鈞死時，那不過廿歲左右罷，遺骸葬于虎門督署後之山麓，禁地也破例葬之。遺妻女一，事後譚浩翠之往謁總理，得卹金三千元，黨中同志亦多捐助。

從此革命的戰鬥過程，平添上光榮的一頁；而虎海蓮山的嶺前，也豎立這樣的一座莊嚴皓潔的豐碑：

民國九年粵軍還粵之役，執信先生以名世異才，爲國犧牲，天下惜之！及十一年粵人爲立碑紀念。嗟夫！先生之文章事業，所在不朽，何待金石。惟此爲先生成仁之地，尤動人感慕之忱，則後死者不無所迹。工事既成，衆以文字屬責，乃謹書之。番禺胡漢民撰並書。（註五）

## 二、戴季陶：懷朱執信先生

朱執信先生死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來，我常常想着他，因爲想着他，又想着許許多多的事情。不但如此，因爲想着他，又刻刻想到自己。我是不說謊話的，他死之後，我決沒有悲傷過，我決沒有哭過，只是十分慚愧，十分懷喪。每一想着他，就覺着自己在德行上少了一個導師，同時我又替一切世界上的人可惜，我相信死了一個朱執信，全世界的人，在進化的道途上，失了一個很有力量的推進機。我這些確信，並不是由我和執信的友情上生出來的，實在是我的知識結成的果子。執信先生啊！你雖然死了，我還不敢對着你留在我腦裏的幻影，僅僅說你是我的好朋友，借你的人格來增自己的光榮，我只是一件一件的想着你那留我腦裏的崇高純潔的影子，對自己要求努力，對世人希望努力。執信先生呵！中國人最缺少的是崇高的氣象，你的崇高氣象，却真可比得喜馬拉雅的最高峯。中國近代的人——在「爲公衆」名義下面活動的人，最缺乏的是純潔，你的純潔，真是可以比得峨眉山下平羌峽裏流着那碧澄澄的水。我認識的人很少的，我曉得的人也很少的，可是在我所認識所曉得的裏面，我只認識你是第一個崇高純潔而又能不斷努力的「真人」！

自從民國以來，同志的朋輩當中，死的人已經不少了，我所最親近最佩服的朋友，民國五年死了一個陳英士，今年又死了一個朱執信。兩個人都是很能努力的，但是我對於英士，於他的努力而外，在他的美德一方面，我只認識一個剛毅堅強，我覺得革命黨中的陳英士，確是金屬當中的唐古斯丁；我對於執信，我覺得他的崇高純潔，在近代人中，實在是沒有看見第二個。我雖然不願用古典文學，可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兩句話，的確可以用

來讀他了。

我想着英士活着的時候的舉止言笑了。他無論對着甚麼人，總是熱烘烘的。我每見着他，就覺得他是很多情而可愛的人，但是過了見着面那一個熱烘的時候，每想着他，總覺得有一股鬼氣森森的冷氣，令人毛骨悚然。我對於執信却不然，我每次見着他，看見他那黃而帶青的面色，炯炯射人的眼光，直立不移端坐不動的行止，總覺得只敢敬他畏他，不敢親近他，却一旦離開他，他那冷冰冰陰沉沉的形狀，在我腦裏，立刻都轉爲一團錦簇簇熱騰騰的情意，只覺他是天下第一個多情的人。英士和執信，兩個都是富於特性的人，兩人的特性在何處，我雖不敢妄加論斷，可是在我個人的感觸，就只是如此。至於在我個人的願望上，我只覺得英士是我所敬畏而不欲學的，執信是我所敬愛而不能學的。

在學問上，我不敢妄評執信有如何高深的學問，但是他那研究學力的智慧和熱誠，真是我們幾個常在一塊的朋友大家所不及的。讀書的量，我不及他；讀書的理解力，我也不及他。至於講到知識行爲結合一致的意力，更是我們所萬萬不及他的。中山先生說：「英士有革命的熱誠和勇氣，而智識學問差；執信有英士的革命精神，而知識學問却超過英士。」這句話確是很老實的評語。展堂先生說：「執信生平，不曉得有一個『險』字。」這真是他意力超絕的所在，也是他「真學識」的所在。近代的中國人當中——革命黨當中，有知識有學問的人雖然不多，却也不是絕無，但是像執信這樣知識感情陶融爲一片的人，真是鳳毛麟角。我不敢妄自尊大，却不敢妄自菲薄，我覺得在當今知名的人當中，有許多是我所不屑的，有許多是和我差不多的，有些是我所能作而不願作的。如像執信這個人，除了他由文字得來的知識而外，他那知情渾化的風格，真是我所極其羨望而絕學不到的。我還記得死朋友當中有一個蘇玄瑛，這個人是我所不願學同時也是我所不能學的一個人。他的性情，也很有超絕一切的去處，但是他到底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結晶，就超生活的一面看，他也是一個人類中的俊秀，却是在生活裏面看，他倒是一個累世的人。這樣的人，高而不崇，潔而不純，於個人可稱爲良友，於社會絕不能不說是贅疣。至於執信，他是十分具有超人間的風格和韻致，他却十分理解人間物質生活的至理。他從前是既不學尼采也不學馬克斯的，四五年前，他才醉心於尼采的超人哲學。建設初發刊的時候，他作一篇小說，叫作超兒，那正是他受尼采感化的作品。星期評論第二十

餘期裏面，他有一首咏星光的詩，這便已經在超人哲學裏面，加進許多唯物史觀的意義去了。他說：「自待應學尼采的超人哲學，待人應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這真正執信最可愛最可敬的地方，更是他特性過人的地方。他讀尼采的書，讀成了朱執信；他讀馬克思的書，也讀成了朱執信。一切知識，都是造成他那崇高純潔的尖塔的資料。展堂說：「可惜他的壽命不如尼采和馬克斯」；這句話真是深知執信深愛執信深惜執信的確評。且看現在的人，大都是自待使用唯物史觀作辯護資料，待人却偏要用尼采的超人哲學作攻擊理由，豈不可恥？許多人看見執信那冷冰冰的莊嚴面象，靜寂寂的孤高氣質，便只當他作一個頑固乖僻的冷人，却不曉得冷癡了的地壳，却包着熱融了的火球。執信這個人，固然不是一團純火的太陽，却何嘗是冷透了月亮？

今年夏天，我和展堂先生跑到湖州去避暑，那時候執信已經到南方去了。他有一封信來責備我們，說我們不應該下鄉。他說：「你們既然不是作隱君子的人，此刻何苦跑開？將來既然仍舊要跑出來，現在下鄉，豈非多事？」原來執信這個人，他自己是不作享樂生活，同時又是不作隱遁生活的——他對於享樂，並不是極端反對，他對一般人的享樂，他並且是很主張的。他只是對於有改革思想的人，他以為不應該享樂。他以為凡是在改革時代，却是要由少數人的吃苦，才換得衆人的享樂。至於他對於隱遁，却是極端反對。有一次我和他談天，他說：「現在這些自命高尚而作隱遁生活的人，都是過分的貪婪，既然吃衆人做成的飯，穿衆人做成的衣，住衆人做成的房子，就應該爲衆人作事。」他這話實在是十分合理的。現在想來，我當時搬到湖州去，實在是含得有偷懶和規避的意義，他的反對，是很正當的。却不料我接他這一封信之後，便再也不能有第二封信接到。想着他這幾個月來的努力生活，和由努力而竟至犧牲的結果，再想着自己這幾個月來享樂生活的罪惡，真是十分慚愧，十分懊喪。我記得他去年到漳州去，他做了一篇說「革命黨應該如何？」的文章登在漳州發行的閩星雜誌上，他說：「俄國的布爾色維克的精神，只是在他們那爲社會犧牲精神上。他們共產黨員工作的時間特別比非共產黨員多，而所受的俸給，特別比非共產黨員少。要有這樣的犧牲精神，然後才可以作成一個革命事業。」（文章的意義如此，原文的話語我却記不得了），他這篇文章的用意，是對甚麼人說話呢？是對一般的中國人說的麼？是對福建的一般人說的麼？不錯，他是站在一般中國人面前，站在福建人的面前說話，當然也可以當他是爲一般中國人或是爲一般福建人說的。可是細細想



一想他的苦心所在，他那一些話，却是對着一般革命同志的說話，可說他是一篇對於革命黨的告誡文。話是由他口裏說出的，把他生平的行爲拿來想想，也可以說是他自己志願的告白。我們對着這樣一個人，而這一個又是我們的同志，是我們很親切朝夕相切磋的朋友的這一種轟轟烈烈慘慘淒淒的死，怎麼不慚愧？而他的死，既不是在達了目的以後，也不是在惡戰苦鬥氣盡力絕的當時，只是在不明不白的場合沒有意義的時候，怎麼不懊喪？他死了之後一個多月，幾個親切的同志朋友這一種慚愧懊喪的心，便繼續了一個多月。可是再追想起執信所作「星光」詩上「我們的眼睛昏澀了，還有我們的兄弟，我們的兒子。」那幾句話，我們愈覺得自己毛骨悚然起來。真是，執信死了，我們可以用不着悲傷，用不着慚愧，更用不着懊喪，只是千萬不能忘記了他那首星光詩的意義！

「一個星剛剛毀了，

一個星剛剛團起，

執信雖然死了，

還有執信的兄弟，執信的兒子。」（註六）

### 三、秩如：先兄執信行狀

先兄幼有至性，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姊妹。十五歲時，廣州城鼠疫流行，先考妣同時染疾，皆發大熱，昏迷不省人事，先考病八日而歿，先母病數月，僅獲痊。先兄看護甚謹，數月之間，或通夜不就寢，或不解衣而臥，不及二三小時而復起，積疲之餘，往往坐立之間，不能自制其倒眠。及先母已愈，先兄就床一寢，經三日而復醒。十八歲時，先母病歿，先兄看護如前，入殮之後，亦一寢經三日而後醒。二十一歲時，先兄方留學日本，聞兩姊相繼歿，哀痛成疾，幾至不起，民國四年，末妹病歿，先兄爲之經紀其喪事，葬之於先考之塋，先兄又收養從兄遺孤三人，慈愛備至，其一人中疫，發大熱數時而歿，先兄手自灌藥，不稍畏避傳染，死者已氣絕，灌藥之調匙，猶在先兄之手，與死者之口之間，其真摯不苟如此。民國二年，龍濟光入粵，欲全滅吾家，先兄當時甚貧，自顧不暇，猶憐其弟，携之東渡，使得留學。聞之者皆感嘆謂余曰：「令兄誠可謂天下無雙之友愛矣」。先兄友而好學，四書五經通鑑廿四史內經，皆爛熟於胸中。十六歲始習數學于從舅汪仲器先生，但自弧三角以上至於微分積分及立體幾何解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六六

析幾何等，則自讀書籍而習之。每夜研鑽非至四更不就寢，不獨能憶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來之原理，與其應用之範圍；不獨諳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曆志、周髀算經、勾股、開方捷術、數理神蘊、曆象考成、中西算學大成、華蘅芳梅定九算書、則古昔齋算術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時代諸算書，無不探其蘊奧。（余不通高等數學故不能述之）渡日本後，又廣購東西洋數學名家之著書而讀之，尤好演算難題，算思苦索，廢食忘寢。凡與數學有關之科學，如天文學力學之類，亦皆通曉。嘗應留學日本法政科生招考，以第一名合格；同時應北京大學預科招考，亦以高第入選。先兄捨北京而往日本，專心研究經濟科，儉食約處，以購書籍。凡居日本一年半，所領學費，不過六百圓，而所購之書籍，凡數百圓，其在日本時所居之客舍，僅三疊（三張席）；每日所食，唯白飯及醃菜而已。其苦行節儉。誠有非他人所能爲者。日本文雖較歐文爲易習，而日本語則全與吾國殊，以短少之時日，終難熟達，歸國後，甚易遺忘。先兄居日本歲餘，即能自由聽講；歸國十餘年，不獨無所遺忘，且日有進境。英語之書，亦能誦讀，蓋非其精力特異於常人，但常人不肯向學，而忍耐之力，不及先兄故耳。

先兄忠於爲人。其與人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則無論對於何人，皆直陳己見無所避忌。余嘗問之曰：「兄與胡漢民先生共事，如魚與水，必無爭論可斷言矣」。兄曰：「不然，每日爭論，少亦數次，多則十數次」，可以見其直諒之一斑矣。先兄爲人清廉，而好施與，家用常不足，而未嘗苟受一錢，同志有急，以己之衣物錢財贈與，毫無吝惜。有受其厚恩而改從惡黨者，兄不以爲意。曰：「吾所以助之者，爲公非爲私也。彼改從惡黨，是彼對於社會而爲負心人耳，吾無私怨焉」。民國二年，廣東被龍賊所擄，兄事敗去粵，貧乏不能自贍，而同志有求救者，不問同省異省割己質以救之。或有感激流涕者曰：「士窮乃見節義，吾居末世，唯於君見之耳。今世政界之人，無廉恥，無節操，變節易說，以迎合當世而取祿位者，紛紛皆是。先兄素性貞介，雖屯遭挫折，困苦流離，而自始至終，未嘗變節易說。其死也，亦殉其主義而死者也。視彼之遊美洲而夢俄羅斯，爲袁氏之內閣之一總長，而又背叛袁氏，子女玉帛所在，雖事十姓，亦不辭者，人格果何如哉。先兄常以殉國殉民爲己任，斷脰決腹，是其素懷。前清末年，先兄運動革命甚力，與同志聚商，常至五鼓而後歸家，狂風怒號，冷雨侵骨之夜，家人盡睡，老僕婦獨靜坐而待，聞叩門三聲，啟而復續者，則必先兄之歸家也，前清宣統二年正月，廣東新軍之變，倪映典於十二月每日，宿

於兄之客廳，正月元旦，由吾家直赴新軍起事，先兄自是日起，數日間行蹤不明。初三日，新軍事敗，倪氏被殺，搜捕之吏役軍隊，結日過門，鎖鏈琅璫之聲，統劍鏗鏘之響，皆足使吾亡魂失魄。蓋吾知先兄之必預謀，而其遭難與否，亦不可而知故也。三月二十九之起義，先兄自二十六日離家後家人不知其何往，二十九晚，先兄偕黃克強等百餘人焚攻督署，黃克強乘第一轎，先兄乘第三轎，爆彈所及，堂屋倒潰，道路梗塞，末由前進，而敵人援兵大隊已至，不得已退出，右手及胸前，均為爆彈所傷，血透重衣，行之雙門底之一橫巷，避入林伯虎君之家祠，幸而得免。四月初一，乃出城往香港，同志死者九十六人，可謂險矣。桂賊專肆，粵事益危，先兄冒險入香山，運動起兵，先作書訣弟而後啓行，賊運未窮，不能如願。此次驅逐桂賊，先兄屢由滬往漳州，與陳總司令謀虎門獨立，先兄冒險入內，竟為逆賊所害，此特其著者耳。其他冒險之事，不知凡幾。自三月二十九之後至於今日，吾接先兄訣別之書，已及數次。（一在三月二十九後，一在民國三年十一月將入內地謀起兵逐龍濟光時，一在民國四年，將往香山起事驅桂時，即開砲攻督署時）吾常勸其不可太冒險，兄不答，徐舉手自擬其頸曰：「好頭顱誰當砍去」，又曰：「譬猶沙堡，有用以煮飯，經歲月而後損壞者，又有用以盛爆藥，擲向盜賊，隨用隨毀者，吾則盛爆藥之係也」。又曰：「豈可不自犧牲，而望之他人乎」。又曰：「先人耿介之性，實傳之我，若覩顏苟活，其何以對祖宗」。又曰：「吾本東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閒，冒險殺賊，尙差足以自快，家中但視吾為已死可也」。蓋其決死殉國之心，十餘年如一日焉。

先兄少博學能文，下筆萬言，語簡括而典雅。留學歸國後，以為欲輸入歐洲文明，非翻譯西洋書籍不可；西洋文字，非直譯不能盡其真確之意義；而直譯則必須借用日本譯名，且文辭艱澀而難解，無可避免。故其當時所作之文字，所編譯之講義，類皆多用日本名詞；其文字亦質朴而艱澀，學生輩苦其難解，嘖有煩言，科舉出身諸人，亦羣相攻擊。近數年，編輯建設雜誌，多用白話體文字，以圖智識之普及，亦其啓鑰民智之苦心也。然先兄若徒慕文字之華美，套古人之調，不惜改原文之真意，變字義之範圍，則貽誤讀者，甚非淺鮮，寧受不通之譏，不肯沒其傳導真知識之良心，雖衆口交謫，亦弗之恤。先兄勤於讀書，勉於執務，夙興夜寐，居處有恆，不賭不嫖，不吸鴉片，不飲酒；前清末年至民國元年間，嘗吸雪茄烟及烟仔，既而以爲有害，遂絕不再吸。常歎吾國人不好讀書。曰

：「若使吾等一日不讀書，當是如何痛苦耶？然吾國之少年，則常不喜讀書，而費時於又麻雀，豈不惜哉。」

先兄自留學日本歸國後，奔走國事，積勞過度，神經衰弱。然三月二十九後，避居香港，靜養數月，精神復原，肌肉豐美。自此以後至於今日，除民國三年曾患瘡幾死外，疾病甚稀，常操十磅啞鈴以練磨身體，飲食居處，皆有常度，決不買過街饅頭熟麵等物，以防感受傳染病。其意以為此身當留為國犧牲，斷不肯輕喪於身體口腹之欲也。

嗚呼吾兄！今已死矣！今已慘死於惡徒之毒手矣，吾未見有如吾兄之決死為國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好學奮勉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孝友慈愛者；未見有如吾兄之任俠勇為者；吾未見有如吾兄之清廉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博覽彊記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忍耐者；未見有如吾兄之諒直者。以此忠烈無雙之國士，方在驅桂賊救粵民之中，竟死於毒手，豈非可悲之甚者耶。

嗟呼！吾兄之歷史，奮鬥之歷史也；吾兄之生涯，犧牲之生涯也；與民賊鬥，與境遇鬥，與世人之冷嘲熱罵鬥；犧牲其財產，犧牲其精力，犧牲其生命，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焉。余每深夜靜思，逾覺其志節之可憐也。今則已長逝矣，雖百身其可贖乎。嗚呼哀哉！（註七）

#### 四、朱執信傳

一、家庭教育的影響 朱執信，原名大符，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西曆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生於廣東番禺縣。他的先世本是浙江蕭山人，因遊宦來居廣東。父親棟垞先生，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儒者，研究古代刑名之學，摹習桐城派古文，都很有功夫，而於詩詞和隸書，尤有獨得。常自評其詩說：「清而薄似僧廚之粥，挺而弱似盆山之竹，黝而削如羸夫之羊，瑩而確如砭垞之玉。」可見其自許。母親是同邑名儒汪穀庵先生的女，棟垞先生曾從汪先生學，因其才為所愛重，纔把女嫁給他的。

棟垞先生性情狷介，不隨俗浮沉，平常歡喜彈琴以自消遣。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重其才名，聘入幕府，惟不甚加尊敬，他大怒，作書責其無禮，拂袖而去。

執信的家世素清貧，父親死時，僅餘琴幾張，圖書法帖幾千卷，此外別無他物，但遺留給他的精神上的遺產，

却是很豐富的。他曾寫信給他的兄弟說：「先人初無他貽，惟此耿介之性，實賦諸我，儼觀顏苟活，豈不有忝於祖？」從這裏可看出家庭教育給他的影響。

二、天才的數學家 執信賦性很聰明，又勤勉好學。少年時，他的父親聘請了一位老師叫做章奏簾的給他教書，章的學問頗有根柢，也很會講解。可是開講不到幾天，老師忽然自請解聘，弄得大家莫明其妙。問其所以，他說『大符的天資太好，凡所有經書中的疑義，我所能明白的，他也都已明白，他不能明白而要向我請教的，我必須用過一番苦功夫纔能解答。天天如此，實在太苦。而且他的學力已經能够自修，還是讓他自修去罷！』老師辭退後，他在家裏自己用功，進步很快。

十六歲時，他跟隨從舅汪仲器開始學習數學。這種新的功課，引起他的濃厚的研究興趣。一面聽講，一面自習，每夜非至四更不肯就寢。不多幾時，數學中的三角、幾何、微積分各門，都無不精通。乃轉而研究我國古代的曆算，從正史中的天文律曆志，周髀算經，到清代梅定九等人的著作，都遍覽無遺，其造詣竟集中西算學的大成了。其後入廣州教忠學堂讀書，除學習功課之外，仍致力於數學的自修，孜孜不倦。

十九歲時，應滿清政府派遣留日學生考試，名列第一，而年齡最輕。到東京後，因性喜數學，故選習經濟科。留學生中，有些專攻數學的，往往以深奧難解的算題相質難，他稍為凝思，便提筆布式，無不立解，同學都嘆其敏捷。

數學的涵養，給他一生事業很大的幫助，他的思想有系統，言論有條理，做事有步驟，和這種嚴格的科學鍛鍊有着密切的因果關係。他曾發表一篇長文章，叫做『生存之價值』，在這一篇富於哲理的文章裏，他竟用了數學的方程式來計算生存價值，真是別開生面了。

三、革命理論家 清末，革命思潮瀰漫全國，日本留學界尤為革命的重心。執信在國內時，兼治明儒王船山之學，於民族大義，印象甚深，而當時流行的新學書籍，尤歡喜閱讀，早萌維新之志。到了東京，日與革命志士相往還，革命思想愈進。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國父孫中山先生聯合留學志士創設中國同盟會，他便毅然加入。他稟承家學，文章做得很好，乃運用新思想，發為議論，鼓吹革命。那時候，清廷感於



革命大勢之可怕，爲緩和人心，宣布實施立憲，一班意志薄弱的人，頗爲所惑，他便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發表許多篇文章，揭破清廷的煙幕，文字清朗，理論透闢，很得讀者歡迎。在一篇叫做「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的文章裏，他開頭就說：『吾今正告天下曰：中國立憲難，能立憲者惟我漢人，漢人欲立憲，則必革命，彼滿洲即欲立憲，亦非其所能也。』其立論之斬釘截鐵，往往如此。

當時革命的大敵，除了滿清政府外，尚有康有爲爲首的保皇黨。保皇黨自「戊戌政變」後，散布海外各地，打着忠君的旗幟，發表謬論，破壞革命，搖惑人心，東京尤爲其大本營。國父領導黨人和他們做唇舌筆墨的鬥爭，把他們的假面具揭破無餘，執信也是其中最得力的一員。他駁斥保皇黨，完全根據新的理論武器——論理學，一字一字的分析，一句一句的責難，使對方無法強辯。

民國成立後，在討袁時代，在護法時代，他始終都是革命理論鬥爭的健將，他的犀利的筆鋒，常使反革命派感到頭痛。

他對於革命理論最大的貢獻，還不在破壞方面，而是在建設方面，可以說，正因為他對於革命理論有了深刻的造詣，對革命敵人的攻擊，纔能適中要害。當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初成立時，國父舉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做爲革命的宗旨。民生主義的標出，不特黨外人感到驚奇，就是黨內同志也有表示異議者。他獨能認識國父的深切用意，極力擁護，並且根據自己淹博的學識，發揚而光大之。那時做了一篇叫做「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的文章，發揮民生主義的道理，和中國可能同時並行政治革命（即民族民權兩主義）與社會革命（即民生主義）的理由，原原本本非常客觀，非常透切，解除了許多人的疑惑，其贊翼主義之處實多。

四、革命實家和革命策略家 執信不特是一個犀利的革命理論家，而且是一個英勇的革命實行家，同時又是一個巧妙的革命策略家。

他到日本去留學時，頭頂本來留着辮髮。辮髮是滿清的制度，革命黨叫他做豬尾巴。別個留學生到了國外，因受革命空氣的渲染，認爲留豬尾巴是一種侮辱，都自動把牠剪掉，只有他一個人仍然拖着，別人笑他頑固，他僅一笑置之。有些好朋友要強他截髮，他便拔出小刀來聲色俱厲的說：『誰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他的用意



何在，使人莫明其妙。後來在日本大學畢業後，他和一班黨人回國來活動，在滿清統治下，非蓄髮不能入內地，已經截髮的同志，都感到非常為難，只有他一個人藉着豬尾巴的掩護，不為清吏注意，坦然回來，大家纔大服其智。

執信回到廣州，一面教書，一面暗中進行革命。未久，胡漢民等奉國父之命在香港設立機關部，計劃南方起義軍事，他便加入工作，活動甚力。他時常隻身潛入滿清的新軍中，向下級軍官和士兵宣傳革命，吸收他們加入同盟會，以為起義時內應之助。他的背後拖着豬尾巴，身上穿着他父親遺留下的舊式衣服，長袍大袖，招搖過市，見者不指為頑固，便嗤為怪僻，沒有人懷疑他竟是一個激烈的革命黨的。他却藉着這種便利，恣意進行，收效甚大。

執信活動最得力的，尤在於聯絡廣州附近的民軍。以新軍為革命的內應，以民軍為革命的外圍，計劃可謂十分週到。紀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九〇八年）十月，清帝載灃和皇太后那拉氏相繼逝世，人心搖動，他認為是難得的機會，便和同志會議，謀以巡防營、新軍及民軍同時發難，攻取廣州。巡防營由鄒魯姚碧樓主持，新軍由趙聲主持，民軍則由他自己負責。不幸事洩失敗，同志死者數人，他僅以身免。

過了一年多——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起義準備又已成熟，香港機關部決定於次年正月初六日在廣州發難，事前和執信約好，到時率領四鄉民軍來援。不料是年除夕，因新軍和警察發生小衝突，致掀起新軍中的大波動，躍躍欲試。至次年正月初三日遂由黨人倪映典領導起義，新軍人人奮勇，襲取軍械局，奪得槍械，猛攻省城。不幸映典中途中彈斃命，餘眾也潰散，事就失敗，執信響應起事的準備，竟不得一試。

這一役失敗後，黨人仍然再接再厲，謀在廣州做規模更大的起義，給滿清政府致命的打擊。籌備完成後，黃興等親到廣州主持，原定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起事，旋又改為二十九日。這一次的計劃，是分十路向廣州進攻，執信仍負統率民軍應援的責任，同時又助黃興選定先鋒隊三百餘人，作為全軍的基本隊伍。後因城內風聲太緊，黃興電阻香港同志勿來，先鋒隊也暫行解散。不料到二十七日清吏似已有覺，紛紛增兵扼守要地，並且將新軍中可疑的部隊繳械，消息傳出，人人自危。同志會商，均主張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黃興也以為然，就決定仍於二十九日起事。執信頗不贊成，他說：『命令不能隨便變更，變更多了，便不能發生效力。況且先鋒隊已經遣散，留在城內的同志人數過少，起事成功的希望很微。但是，革命的事，決不能策其萬』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七二

全，大家既已公決起事，我也願意服從！」

到了二十九日下午三點鐘，同志紛紛到黃興的寓所集合，聽候命令，每個人都奮發鼓舞，勇氣百倍。執信本來別有任務，但激於義憤，也想加入，同志們見他穿的是長衫，都大笑說：『看你穿着長衫，怎能衝鋒陷陣？』他祇說：『不難！不難！』立刻取刀把長衫的下半截掉，雙手挾着兩個炸彈，參加出發。他隨着黃興等去攻督署，先把衛兵擊斃直衝入內堂，想活擒清督張鳴岐，遍尋不獲。這時炸彈擲完了，胸口已經受傷，但他仍空着雙手，和黃興等轉戰到雙門底，看見地下臥着犧牲的同志，手裏還拿着槍，便拾起來作為武器，向前衝去，直到子彈放完了，大家被衝散了，他纔把槍丟掉，拖着豬尾巴，逍遙自在的在街上走，清兵毫不加注意，他得從從容容的避去朋友家裏，到了第二天纔搭船去香港，這便是有名的『三月廿九之役』。

還不到半年，革命黨又在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廣東方面黨人也積極活動，執信仍負責發動民軍，會攻省城。後來因為清水師提督李準的投誠，粵局不血刃而解決。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聘他做都督府的總參議，兼負責編練軍隊，準備北伐。南北議和告成後，改任廣東核計院長，兼廣（廣州）陽（陽江）綏靖處督辦。核計的事情，本來非常瑣碎，但他憑着數學和經濟學的素養，兼以辦事勤勉，應付綽有餘裕，所有各機關的預算決算，一經過眼，如有錯誤，便立刻發現。陳炯明曾把軍隊中的收支送交審核，過幾天，他向炯明質問，軍隊中的旗幟何以和帳簿上的數目不相符呢？炯明一時答不出來，大感不安，事後告訴別人說：『執信先生真苛細，軍隊旗幟也查到了！』

二次革命失敗後，胡漢民離開廣東到上海，旋隨國父去日本，執信和廖仲愷等隨後也到。民國三年七月，國父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整旗鼓，繼續討袁，以粵督龍濟光是袁氏心腹，實為革命大敵，非先去之不可，便派他和鄧鏗回廣東來主持。他們回到廣東，把軍事分做兩方面進行：東北方面，分為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龍（門）四路，由鄧負責；西南方面，分為南（海）、順（德）、番（禺）、花（縣）、清（遠）、新會、高州、恩（平）、開（平）、兩陽（陽江陽春）五路，由他負責。鄧鏗所運動的，以軍隊為主，綠林只有惠州和增龍兩處一小部分；他的部屬，則大部都是綠林。

到了十月下旬，布署略定，惠州的綠林首領，躍躍欲動，軍隊運動也已成熟，於是便由惠州增龍首先起事，謀聯合軍隊，直攻省城。不料軍隊竟失約，起事的部隊只得轉攻東莞，和守軍血戰一天，至于彈用盡纔解散。可是各方面的同志，因消息隔闕，只聞惠州起事，而不知已經失敗，紛起聲援。鄧子瑜首先在博羅響應，為敵所敗。南順一路，也決定十一月十日在佛山起事，由執信和陸領親自指揮。時佛山敵軍雲集，防備甚嚴，黨人不顧一切，奮勇向前，從十日到十三日，鏖戰甚烈。後因查知博羅方面已敗，香山江門花縣等地未能立即響應，敵方援軍又源源而至，衆寡不敵，只得撤退，相約不犯民間秋毫，以保持革命軍名譽。

高州一路，執信委李海雲負責統率，海雲佛山已經起事，也於十一月十六日攻取電白城，因高州他屬未能同時動作，乃棄城東行，謀會合兩陽軍隊向廣州進攻。兩陽軍隊事前已準備就緒，到時不料機謀漏洩，未能發動，致使高州的隊伍因失援而潰敗。

這次的損失不小，但執信並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民國四年十二月，袁世凱悍然稱帝，革命的聲浪瀰漫全國，他在廣東愈加緊進行，來和全國倒袁的運動相配合。那時雲南的義師已經起來，分做兩路出師：一路由蔡鍔率領攻四川，一路由李烈鈞率領攻廣東。龍濟光聞訊，急抽調精銳的部隊西上防禦，留守廣州的，只是些沒有戰鬥能力的新兵，執信認為乘機突發，容易得手，便邀集同志商議，擬分三路進行：一路由綠林首領謝細牛統率，從番禺縣的石湖村出發，襲取兵工廠；一路由澳門潛入內地，沿增城、羅崗洞、龍眼洞一帶前進，攻擊省城小北門；一路由廣九路一帶，喬裝藏械，沿途上車，直撲省城東關，牽制敵兵，使不能兼顧。等到襲取兵工廠得手，羣得槍械更招集綠林，分為兩路夾攻省城的西關和大北門，以為東北兩軍的援應。這個計劃大家都表贊同，就決定二月九日（民國五年）為起事日期。二月五日，他親自帶領同志數十人潛入石湖村，村中已先有謝細牛所部綠林數百人，和民軍千餘人，而清遠、花縣、東莞各方面尚有綠林數千人，也約定八日來會，聲勢相當浩大。不料還未到期，村中奸細已向敵軍告密，龍濟光大驚，急選精銳的軍隊兩營交礮兵團長田春發率領出發，八日黎明潛行到石湖村，為民軍發覺，奮勇抵抗，激戰甚烈，田春發和所部一營長被擊斃，另一營長受重傷，敵軍死亡枕藉。相持到九日早上，敵軍的砲隊增援趕到，用大砲轟擊，砲火太猛，執信才下令引退。功敗垂成，極可惋惜！

這一役失敗後，執信轉謀虎門，待機而發。未久，袁世凱憂憤暴斃，帝制告終，共和再造，國父下令各方義軍罷兵，他纔停止進行，討袁軍事，到此始告結束。

五、新智識的熱烈追求者 執信的天分固高，但他並不因此而忽視學力，他的求知慾很強，對於新知識的追求，比什麼都要熱烈，所以他的學問天天都在進步，他的思想時時刻刻都隨着時代前進。少年時候在鄉間讀書時，他歡喜閱讀新學書報，接受了新的思想。到日本後，他立刻信仰三民主義的學說，成爲最徹底的革命主義者，這都是很好的例。

討袁軍事結束後，他離開廣東到上海。民國六年，國父回粵護法，他也跟來。第二年，國父因廣東局面困難，離粵赴滬，他也離開廣州，到福建漳州的粵軍部隊裏住了一下，轉去上海。民國八九年間，國父命黨人在滬刊行建設雜誌，鼓吹革命建設思潮，他也是其中主要的分子。

這個時候正當「五四運動」的高潮，全國人士都被捲入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怒潮中，他便立刻迎上了這種新潮流。八年七月裏他寫一封信給中國國民黨今總裁蔣介石先生說：『弟現在視察中國情形，以爲非從思想上謀改革不可，故決心以此後力量全從事於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軍事界。』於是，他一面站在革命立場上，指導羣衆的愛國運動，如學生今後之態度，羣衆運動與促進者，要運動鄉下人愛國纔有用一類文章，便是爲此而作。他這時寄一封信給古應芬說明這個意思說：『來書論爲人類奮鬥一節，恐怕中國人民尚未做得來，弟以爲惟未做得來，所以不能不提倡。至於此次風潮仍係以愛國兩字激發，弟豈不知，但欲望其於愛國之內容，更加一研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耳。愛國與愛人類，是有個程序，弟之意正與兄同。……然非於提倡國家主義時，同時警告之以尚有較高之目的，將恐流入褊狹之國家主義，而侵略主義即隨之而興矣。即如往年主張強有力政府主張帝政者，不外謂如此始能富強耳。求富尚有損人之途，求強則不免於侵略，故楊度謂德日能強能富，法美能富不能強，在彼雖爲贊成帝制之口實，而在信其說者，則固以富強國家爲目的，從而當效德日，不當效美法也，即應學侵略主義，不應學抵抗主義也。觀於睡獅醒一語入人之深，可以知之矣。人人知愛國，而愛之適所以害之，如兄所謂日本人心裡，仇視中國者，仍居百分之九十幾，仍是愛國的思想，正證明愛國不特不必於人類有益，抑且不必於國家有益，惟愛國



同時愛一切人類，始能有益於人類且有益於國家耳。此弟所以提出爲人類奮鬥一義也。』這一段話是國父民族主義最正確最完全的註解，也可見他指導羣衆運動的苦心！

另一方面，他又以思想家的地位，參加了新文化運動。胡適之等提倡白話文，很受一班人士的歡迎，他也認爲白話文是傳達意志的新武器，極力主張，自己的文章也多用白話文發表。有人寫信問他，既然主張用白話文，何以有時仍不放棄文言呢？他回信說：『所以主用白話文，以其漸近自然也。所以自不多用白話爲文，以少日惟操粵語，其以普通語爲文之不自然，猶之文言，抑又過之。』所以他更進一步，主張用各地的土話來寫文章，比流行的白話文更爲自然，更爲便利，這種前進的思想，是够人驚嘆的！

由於白話文的提倡，當時又產生了白話詩運動。執信對於白話詩也下過一番功夫，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首白話詩，都得到好評。而對於白話詩的音節，尤有特別見地，和胡適之胡懷琛等往復討論，貢獻很多。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支流，是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也是由胡適之等提倡的。周代的井田制度，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掀起了一場大論戰，論戰的兩個壁壘：一個是胡適之們的新青年；另一個是執信和胡漢民廖仲凱等的建設雜誌。胡適之等從考證學派的觀點出發，懷疑井田制度是後人的僞託，並非實有其事，執信等則根據新的社會學原理來肯定井田制是古代的社會制度，這種解釋、直到現在看來，還是很正確合理的。

執信在上海這二年短短時間內，學問和思想進步之快，真堪驚人。但是，這不祇是他個人的成功，同時也是黨的成功。我們如果不否認，這兩年內建設雜誌和其他黨的書報的宣傳，對於十三年後黨的改組成功的偉大貢獻，那麼，他的文字功勞是不容抹煞的。

#### 六、爲革命而犧牲 執信抱着犧牲決心來參加革命，他到底爲革命而犧牲了。

民國九年秋，國父命陳炯明從閩南率師回粵，驅除桂系，執信被派負責聯絡廣州附近友軍，以爲聲援，他已經招降了虎門砲臺的守兵。後來這些降軍因事和一位鄧同志的部隊發生衝突，情形頗爲嚴重，黨人亟謀調停，降軍說：『非朱先生來不能解決。』鄧軍也一致擁護。執信挺身而出，欲親去曉諭降軍，同志都來勸阻，說：『降軍內部複雜，不能不慎重。』他說：『只要大局有補，個人安危何足計較？』就於九月二十一日，不顧一切，隻身前往。不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意竟被降軍包圍，他一面勸諭，一面向後退，退到半路，圍仍未解，而身上已受槍傷，乃坐地上，揚着手說：『我是朱執信！我是朱執信！』降軍仍放槍如故，復中彈多處，竟為革命而犧牲了！年纔三十六歲。

過了一個多月，十一月初旬，桂系離粵，廣州克復，國父離滬南下，恢復軍政府，同志都來慶賀。國父很感傷的說：『執信犧牲，我們付的代價太大了！』聞者都為之愴然泣下。

七、典型的革命人格 執信不但有不可磨滅的革命事功，而且具有完全的革命人格，是很值得做後死同志的模範的。

第一點，是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他曾寄家書說：『吾本東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閒，冒險殺賊，尚差略以自快，家中但視吾為已死可也』。又說：『譬如沙堡，有用以煮飯，經歲月而後損壞者，又有用以盛爆藥，擲以盜賊，隨用隨毀者，吾則盛爆藥之係也。』最後竟以身殉革命，雖然可惜，但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第二點，是勇於負責的精神。當任廣東都督府總參議時，舉凡掃除清軍殘餘勢力，對付反動派，改編民軍，整理財政等事，都一身任其勞，忙得不可開交，每天只睡一、二小時，有時連衣也不解，就地假寐，起來又治事，甚至因聽電話太多，兩耳為之紅腫，也不稍顧。其勇於負責，往往如此。

第三點，是刻苦耐勞的精神。胡漢民解廣東都督職後，他也連帶解職，想出國去留學，漢民為他籌旅費萬元，漢民本人也收到國父在臨時政府總統任內撥給他的俸金六千元，另外廖仲凱為他籌的二千元，共得一萬八千元。因聞黃興陳其美等在上海密謀討袁，不欲把款做無謂的消耗，乃聯同坐着三等艙赴滬，外間無一人知道。到滬後，把全部款項交給張靜江，作為起事之用。民國八年冬，葉楚傖因事離滬，請他暫代民國日報的筆政，天寒大雪，他每天從家裏到報館，身上穿的是很薄的衣服，頸間圍着一條圍巾，滿身都是雪花。同事問他為什麼不搭車來，他說搭不到車，其實是有車而不搭。黎明從報館歸家時，仍然是步行，天天如此。其刻苦耐勞，為常人所不及。

第四點，是處事嚴正的精神。執信臨事，一秉嚴正至公，絕不雜以私情，故有時雖予人以難堪，但對方也無不諒解。在廣東和胡漢民共事時，有人向他說：『先生和胡先生共事，如魚得水，一定是沒有一點爭論的？』他回答說：『並非如此。我們每天爭論，少也數次，多則十餘次，做事沒有不爭論的！』在上海時，有一回，因南北和議

問題，他和一位同志的意見不合，辯論甚烈，幾至動武，同訴於國父。國父說，某同志的意見是黨的主張，他不應反對。他聽了後，立刻認錯。像這樣服從公理的精神，也是處事嚴正的另一面。

第五點，是對人忠厚的態度。執信處事嚴正，對人則很忠厚。他寄他四弟秩如書說：『懲忿窒慾爲持己之大端，忠厚待人，必無良心苛責之結果，猜忌之術，非常人所能用，用則適以自敗。』他這種忠厚態度，是每個和他接觸的人都會感覺到的。

第六點，是修身律己的精神。革命不但是一種破壞，而且是一種新建設，所以真正革命主義者，不僅僅憑着血氣，更要有偉大的道德修養。這種條件，執信是俱備的。他寄人的信中說：『來教所以相詰者，即持論而不實行一點。然弟以爲凡對於一種舊道德習慣，加以改革，而主張新道德者，至少須如蔡先生所說：「取予之間一介不苟者，乃可言共產；男女之間一事不苟者，乃可言自由戀愛」。這種純潔的精神，他一生信守不渝。當他殉難的消息傳到上海時，國父長嘆道：『執信是革命中的聖人！』從這句話裏，我們可想見他的人格修養了。

第七點，是好學不倦的精神。國父曾說：革命要有高深的學問。這一點，執信是完全做到的。前面所述他熱烈追求新智識，便是指的這種精神。他平時無論有事無事，手裏都不釋卷，在漳州軍次時，歡喜閱西文書籍，鄧總來看他，遇不着，便檢視他的書籍在不在。若不在，就知道他已經去了，屢試不爽。他的學問的淵博，不但革命同志中不多見，就是比於純粹的學者，也是毫無愧色的。除了數學和經濟學是他專攻外，其餘如社會學、哲學、歷史學、政治學、軍事學、新舊文學——等等，無一不精通。他於外國文，本來已學好英日文兩種，後來到上海，又從人研究俄文，這種好學不倦的精神，真像孔子所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了！

第八點，是功成不居的精神。執信一生做事，只知道埋頭苦幹，沒有半點權利思想。好幾次革命大役中，都是他做的主幹，但是他完全不露一點聲息。胡漢民曾批評他說：『先生做事，與衆不同：不居名，不居功，暗中做一個很大的運動的中心人物。』這是一點沒有錯的。（註八）

## 五、胡漢民：朱執信別紀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執信之性情及致學，多秉之於嚴父，故欲述執信，不能不述其父棣垞先生（名啓運）之性行。棣垞先生者，浙江蕭山人。父某，仕粵不歸，故遂家於粵。少而遊於汪穀庵（名琮，字美生，口口之叔），先生之門。穀庵先生器其才，以女妻之，治古文辭規撫桐城，長於詩詞，善草隸書，好鼓琴。嘗自言：「吾駢文不若五舅，詩文行草，庶幾過之」。又自評其詩，以爲：「清而薄，如僧廚之粥；挺而弱，如盆山之竹；勳而削，如羸夫之肉；瑩而確，如硃碇之玉」，番禺陶邵學，亦以爲先生行性似元結，文學似陳師道，藝術似姜夔，非今之士所有，其推挹如此。性狷而違俗，嘗刊一石，文曰：「隘而不恭」。意有所不合者，間亦爲嫚辭侮之。一日，游政署會計之所，見室中所儲，悉簿籍貨幣之屬，其人又儉荒；乃謾言曰：「是間曾所謂『寶藏興焉』！」其人不解，則遜辯謝之；先生大笑而出。謂人曰：「若寧知我之意，乃謂『禽獸居之』耶？」其謾易又若此。張之洞督粵，重其名，聘之入幕，顧不加尊禮，先生大悲，貽書責之，遂拂袖而去。

執信幼慧，勤于學，其發問，往往難倒宿儒。髫齡時，棣垞先生即爲延宿儒章奏饒者授課，章學有根底，亦善講解，然授課未幾，遞請解館。棣垞先生駭詢其故。章曰：「執信天資穎異，凡經書疑義，吾所能解者，彼亦能解。彼所不解，而以相資者，吾亦須考據研治，始能答之。然日日爲之勞乃無極。彼之學力，已能自修，故不如聽其自修。」乃卒行，執信亦由是在家自修者數載。

執信十五齡時，廣州大疫，父染疫，不數日而歿，後數年，母亦病逝。家本寒素，且有弟一、姊二、妹一，生活殊艱，其母舅辛伯，乃兼負教養之責。執信被薰陶既久，其志趣益是堅定。

時國內興學之風漸起，有丁仁長者，創教忠學堂於廣州，辛伯亦爲創辦人之一，執信因亦入校治學。顧校中科學及國學，率皆淺薄，乃以餘力治科學，而專論於數學，駁駁深造。未幾，因校中驟生風潮，乃退學。

時口口與執信同治學於家，皆嗜新學。凡有新學書籍之譯本，悉購歸研讀。又篤嗜船山、亭林內家言，口口專攻亭林，執信則治船山學，於民族大義，鑄入甚深。執信又承其家學，爲文力摹桐城，故所學益進。

## 二

甲辰歲，日本東京設法政速成科，清政府在國內許選學生若干人，赴日留學。執信考列第一，而年最幼，故同

行者皆禮重之。時余與口口、執信皆同治學，各擇所遽者，專任其一。其紀錄講義，及搜集參考書籍，亦分別就所治者位之。執信以長于數學，乃專治經濟學。

執信之遽於數學，友朋中初不甚知之。比赴日留學以後，他校數學專攻科之學生，往往以深奧難解之題，質之執信，執信凝思有頃，輒躍然曰：「得之矣！」乃簞簞布式，質疑者皆欣然而去。由是衆始驚其造詣之深。

執信之將由粵赴日也，其姑母楊夫人誠以勿斷辮髮，執信諾之。故抵日入學，終未斷髮，同學皆擲揄之。比加入同盟會，乃結髮於頂。一日，余與口口約，相機爲截其髮，方言談甚歡時，口口取剪，笑謂之曰：「執信，今日爲汝截髮，何如？」執信色遽變，白衣袋出一小刀，厲聲曰：「孰犯吾者，請試吾刃！」余等知其不可奪，乃笑言慰之而罷。實則其小刀爲一日常裁紙之具，長不逾二寸，銜以木鋏，未必能傷人，顧執信甚寶其刀，勒銘於其鋏，曰：「飲讎敵血，奮婢婢魄，以是爲汝之生活。」蓋視爲干將、莫邪，不是過也。

執信既篤於學，故致思甚遠，往往忘其盥沐，余等嘗故詭之曰：「今日又未盥洗耶？」執信亦惘然不能辨也。嘗蓄爪甚長，一日，總理謂之曰：「汝爪過長，吾爲汝剪之。」執信竟從，遂斷其爪。

### 三

余既卒業於東京，則亟思返國謀實行舉事。顧欲入內地，非蓄髮不可。執信以猶未截髮，遂返廣州，授課於法政學校，陰行鼓吹聯絡，以謀大學。余及口口則在香港，設機關部計劃一切。執信在廣州，與古湘芹、李君佩、張樹楠諸君，進行甚力。又與姚雨平、張谷山等聯絡，有志加入同盟會。執信又往往一人赴軍營，向兵士及下級軍官宣傳，促彼等參加革命，無可畏懼。

是時執信所服，多爲其父所遺之衣，皆數十年前之式，廣袖寬袍，游行自若。人或指爲頑固，或嗤爲怪癖，因無疑其爲激急之革命黨人者，執信乃得從容肆志，以發揮謀慮。

庚戌年正月新軍之役，執信亦爲重要負責人之一。時余與口口能不入內地，留港策應，張樹楠已死，故祇由執信與毅生、覲存及姚雨平，實行負責。時新軍中負責接洽者，爲倪映典；綠林方面有李福林，又有陸蘭清、陸領、譚義、何江等人，皆以執信聯絡加入者爲多。至辛亥光復之際，執信聯絡此類之民軍，計在十萬以上，亦可見其致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八〇

力之勳矣。

余等在香港機關部，既於己酉十二月下旬，約執信協商，定正月初十日，以新軍在廣州發動，而四郊之綠林爲之協助；不及，則延至十五日。議既定矣，十二月三十日，忽有新軍兵士二人，因事與警察嘩爭，警察逮捕二兵，新軍大憤。惟以子彈已見收，及持械毀警察所，毆警士，以圖報復。倪映典知事迫，即夕來港，請示辦法，余與伯先、克強，協議終夕，即應否暫行制止新軍之動作。倪亦謂如幹部主勿動，彼亦能加以制止，於是決定制止。惟翌日爲元旦，港例無舟赴省，初二始行。初三晨，抵廣州，知新軍因要求放假不許，自動離營，清吏已加以警戒，形勢極迫，倪既無可制止，乃召其所聯絡之諸軍官：「謂勢既無以延，不如即發」。衆以不得子彈，正相顧猶豫間，會有一統帶齊某者至，齊固素不附革命者，倪乃遽槍殺之，因吹號集合，襲軍械局取子彈，謀撲省垣。清水師提督李準，乃督滿洲兵，以利兵相抗，並發射機關槍，新軍不支，退走。至牛王廟，倪中彈，墮馬死，衆亦以彈盡走散，事遂敗。

#### 四

庚戌新軍之役既敗，進行爲之一沮。辛亥春，積極準備，乃定議在廣州，再作大舉，並以種種方法，潛運軍械。如偽造遷居狀，而藏槍械於沙發椅彈簧之中，如作送禮狀，而裹炸藥成糕粽之式。而男女同志，復飾種種形式，潛行運送，如飾爲送親者，而喜轎之內，則軍械也。如飾爲喪葬者，而棺木之內，亦軍械也。莫不竭思殫慮而爲之。又以當時在粵運輸之髮包，百斤之微，散之可以盈室，故裹紮極緊，以藏軍械其中，檢查最不易，因用以運輸軍械尤夥。然是時，忽爲海關破獲，清吏乃嚴防。未幾，又有溫生才襲殺滿洲將軍爭琦事發生，省垣偵緝益急，於是汲汲不能緩矣。先是，同志間鑒於庚戌新軍之敗，乃主舉事前必推定先鋒若干人，以備作第一批之衝鋒陷陣，且以指揮本軍及歸附各軍者也。是時，定先鋒額爲五百人，惟祇選得三百餘人，多由執信所選定。未幾，克強主延期，即囑執信、毅生令各先鋒暫行退散。又越數日，三月二十八日，克強又主於翌日即發，理由則以爲：（一）髮包內軍火既被搜獲，清吏戒備偵緝，必益嚴緩則益危；（二）若多數人既退出廣州，異日集合不易，勢易渙散；（三）日前所以主延緩之最大原因，則爲我方已聯絡之駐觀音山防軍他調，而傾據姚雨平報告，則新來駐軍，與我聯絡尤



多，機不可失。而林廣塵亦主即發甚力。

先數日，執信以遣散先鋒事已赴鄉，至是聞訊趕回，謂諸人曰：「此次改期之議，余意殊不謂然。以已發之命令，不宜隨意變更。且當選鋒集於廣州之時，則不動，至遣散之後，則又動。今人數未及當日之半，欲期成功，事殊難言。雖然今日之事，革命也，寧有萬全？既公決舉事，我亦必從行。」

二十九日，執信見諸人陸續出發，軍械等亦分別分配。時執信猶服接衫；接衫者，當時風尚，以上衣而連下裳者也。衆目而笑曰：「若御此衫奈何能陷陣？」執信曰：「是何難。」立截去其下裳。又曰：「余不嫻於槍擊，界我炸彈二，可矣。」遂行。由小東營轉戰，趨督署，見戰方烈，林廣塵已臥血泊中。執信既擲二炸彈，俯視同志中之戰死者，猶持手槍不釋，乃取之，與克強及何克夫，衝入督署，欲擒偽督張鳴岐。張已從屋上遁，遍覓不獲。而室中盤餐羅列，知其去未遠，然卒不得。乃又偕克強向雙門底行，則方聲洞已殉國於其地，時清軍已羣集，克強力抗之。執信欲迎擊，振槍機，子彈已罄，清兵亦未注意及之。遂棄槍，何克夫已趨避，執信乃折向橫街行，越數街，達林樹巍，林雲陔寓室，因啓戶入，時已遍體浴血，爲炸彈傷者數處。乃洗沐更衣。翌日，遂至香港。

時廣州事已敗，同志殉者甚衆，皆以執信已不免，然彼以蓄髮故，清軍多忽視之，故得從容脫險，握手相慰，幾疑隔世。

## 五

辛亥之秋，武漢樹義，各省響應獨立者踵起。僞督張鳴岐，欲詭稱獨立，以緩和民黨，而僞水師提督李準者，與張鳴岐不協。余等在港機關部知之，乃遣人說李歸附，李從之，親將降書送來。余等復謂之曰「降書猶不足立信，如必欲自明心跡者：（一）須限期懸掛青天白日旗幟，（二）須即讓出虎門要塞，（三）將所有軍隊，悉開至省河駐紮。」又謂：「必能行此三者，則足以制張鳴岐。」李皆從之。

未幾，香山一部分民軍發難，南海、番禺、新會各屬之民軍悉起；李準所部又陸續調赴省垣。鳴岐大愕，乃陽稱獨立，又依違不懸青白旗，旋又取消獨立，以李準之態度頗異，乃屬陸軍提督兼新軍都統龍濟光，以電話詢李準應付方略。李準謂之曰：「事已不可爲，堅白（張鳴岐字）以速行得計。」龍以告張，張乃急遁。時新軍協統爲蔣尊

黨，與民黨接洽已久，可無顧慮。李準乃急電余，謂已由諮議局推余爲都督；未到前，由蔣尊簋暫代。

余得李電，尙猶豫。而在港同人，皆以爲李非可久恃者，若不急蒞省以定人心，則事變猶爲難料，余從其說，乃決卽赴省。然是時，執信、毅生均已赴各屬發動，故余赴省之時，祇李君佩、謝良牧、李應生、林直勉及余妹及內子七人，以爲革命之幹部。及今思之，猶覺忍俊不禁也。余等既抵廣州，李準已於水師行台相迓，乃相率步行至諮議局，沿途燃爆竹致敬者，聲徹遐邇。既抵諮議局，衆必欲余卽行就都督任。余以事緊急，遲恐有變，乃斷然允之。

余既就職，則以執信爲都督府總參議，掌理機要，並兼管陸軍，海軍則由毅生掌。執信在府不特綜理萬機也，卽每日接各處之電話，亦幾不暇給。不數日，兩耳皆爲之腫。

余及執信在督署，以事繁故，每日常祇一二小時睡眠，有數夕則並不解衣，卽就樓上，假寐少頃，仍繼續治事。既須計劃行政事務，又須防範李準之動作。又因維持金融之故，將以前印存之紙幣，悉蓋用督都之印，而流通之於市。執信既須鎮壓民軍，使不致有越軌之行動，又須集中軍隊，加以訓練，以爲北伐之準備。萬務鞅掌，勞可知矣。

余等治事將兩月，則接總理自新加坡來電，謂於某日經香港赴上海，約余往晤，屆時，余遂赴港，迎總理於舟次。總理欲余同往上海，余當時頗不贊成總理之赴滬，而欲其留粵。因謂總理曰：「今日之傾覆滿洲，殆無問題，足爲梗者，祇袁世凱耳。袁祇四鎮之兵，縱富於戰鬥力，亦不過搖搖武漢，取湖南已不易易。卽能取湖南，同時又必兼顧江浙之乘其隙，卽並能取江浙，其能長驅入粵，至速亦需時半載。在此半載之中，我方有姚雨平之軍爲勁旅，不足，又簡選各地民軍而訓練之，五六萬精卒不難。以此與袁世凱戰，戰而勝，乃可以言革命之成功。今先生遽然至滬，各省必舉先生爲總統，然無一兵一卒，以爲指導號令之具，先生擁一虛名於事又復奚濟？故余意以爲留粵便。」

總理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夫今日人民及黨人所望於我者，非望我有堅強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殘破之局，以撥亂反治也。今如君之言，不逕赴中部，應民衆收拾時局之望，而過反故里，從事養兵，人其謂我何？且

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惡，即在無政府，如能創建政府，則滿清之政府固必傾覆，即袁世凱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爲患於新政府。不宜預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謀以武力爭天下爲也。余曰：「先生意既決，余當從先生之言，相偕北上。」乃至函執信及競存，告以此行之意，且勉其維持粵務，遂行。

執信留粵期中，悉心編練新軍，成績日著。南京臨時政府既北遷，余仍返督粵事，更任執信爲廣（廣州）陽（陽江）綏靖處督辦，及廣東核計院長。核計院在督府內，執信日與其學生及諸職員研討審計之方，致力不懈。執信有一奇癖，即回家即不作事，作事即不回家。故繁勞之際，往往終歲不一還家。其於用職員也，亦必多擇其無家室之累者，晝夜營營，治事不綴。其審核各機關也，不特簿記上之數字，鉤稽甚嚴，即職員治事之勤惰，亦稽核甚周。如一學校也，於是校內教員之多寡，缺課之數目，皆能詳之。某次，因稽核陳炯明軍，不但於其軍數，查核至晰，即各隊之軍旗，亦一一核之，分別指而詰陳曰：「君各隊之軍旗，乃較簿籍所錄數爲少，何故耶？」陳爲之氣懾。出而語人曰：執信先生殊苛，（陳在廣州法政學校肄業時，執信任教員，故陳以師禮事之。）並軍旗之數亦督察我也」。

## 六

癸丑，討袁事起，余與競存，執信在粵，共商應付之策。執信謂：「此時欲討袁，必先簡選革命之勁旅，今在粵之第一師爲鐘鼎基，第二師爲蘇慎初。第一師之中，無革命黨人，第二師之中雖有而不多。今若新編革命軍一師，則第二師當然可互相提携，第一師亦不致有所變化，此上策也。其次，則余辭去一切名義上之職務，專選優秀同志，在粵各軍中，宣傳革命之理論，與討袁之大義，以堅決將士討袁之心，此又一策也。」然競存是時，已懷觀望，於二策皆猶一不應。余等知無可爲，乃以粵事委之競存，而與執信先後離粵。

余與執信離粵之時，以執信先擬赴海外留學，余曾爲其核給一萬元，全是仲禮爲我籌二千元，陸文輝則交來總理在臨時政府任內給余之俸薪六千元。（先是余等在南京總統府之時，每人各月祇得二十元，及臨時政府結果，總理曰：「君在此三月勞動，月應得二千元，乃給余六千元。余不受，總理命陸文輝代貯之，以備余緩急。至是，陸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八四

諗知余窘，乃以此款進。故二人共得萬八千元，既不欲遽耗之，乃與執信議携之赴滬。以聞克強入南京，英士則在上海，或能相機助之，因相偕乘三等倉以抵滬，外間無知者。至滬後至愛文義路訪英士，英士不意余等之遽至，甚異之。又晤張靜江，知軍事用款極絀，余與執信，乃悉舉萬八千金以畀靜江，以爲舉事之需。

克強既入南京，英士在上海尙無大發展。余與執信乃促總理返粵，以爲革命之根據。蓋以競存既色厲而內荏，龍濟光在梧州又祇二三千人，不足以相阻。總理遂決偕行。舟經福州，日本領事來言，張我權、蘇慎初已與龍濟光合謀據粵應袁世凱，事已無可爲，宜勿往。總理乃與余同赴臺灣，旋先後赴日本。執信則赴港視察，旋亦與仲愷同來。時與執信、仲愷皆奇窘，乃合僦一月租二十金之室居之。

中華革命黨既成立，執信時時於民國雜誌有所撰述。且悉力經營粵事，時往來滬港間，龍濟光之厭於粵，執信之力爲多焉。

## 七

中華民國六年，總理以護法南下，執信亦從行。大元帥府既成立，執信多所贊襄，又時赴四鄉，聯絡各地軍民，莫光新等，皆嚴憚之。

七年夏，總理辭大元帥職離粵，執信初擬赴海外治學，然以不忍離總理之故，旋亦來滬。並於建設雜誌、上海晨報、上海星期評論，皆時撰文，以發抒其意。惟嚴於疾惡，黨人有墮節喪行者，皆直斥不稍假借，故同志多嚴憚之。

辛亥以後，執信意弗善陳炯明之所爲，故不樂與之共事。然重以總理之命，猶時往一參佐其謀畫。顧陳亦敬而退之，不能盡用其談也。民國七八年間，陳駐軍漳州，執信曾數往，皆遽還，意忽忽不樂。九年，因應粵軍回粵之役，促李福林、魏邦平，迫桂軍離廣州，並樹職虎門，以相呼應，而內奸突起，竟以身殉，哀哉！

綜執信之平生，約可以治學與革命二事概之。而革命奔走之時，仍不廢其治學。其在漳州軍次也，時隨携西籍數種，研治不輟，故鄧仲元每於覓執信不得時，輒檢視其臥室中有無西籍存在。若並書籍而不獲，則知執信已行矣。

執信之治學也，用力專而致思銳，故能以短時甚獲奇功。八年留滬之頃，曾治俄文數星期，即能提筆作俄文短牘。其在家作文之時，諸兒繞膝撓之，執信則撫一兒，置一兒於膝，好言慰之。右手乃握管撰述不休，其專精不移又如此。

執信性淡泊，於物欲殆無所染。初留日本治學時，嘗耽吸菸捲，既而覺其不善，乃痛戒之。其戒之道，則爲購最精之菸捲數匣，吸之數日，曰：「足矣！」遂絕。由是終身不復染。執信之言曰：「菸捲以吸之者多，故已戒而復溺者比比。余必吸至精之菸捲數日，由是，見他人常用者，皆若土苴，而心不稍動矣，故能決然而絕之也。」

（註九）

註一：民國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五五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號，頁一三八。

註四：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篇「朱執信傳」。

註五：「中央黨史會藏」，原稿。

註六：「建設雜誌」，第三卷第一號，頁一七七——一八〇。

註七：「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三八——四四〇。

註八：「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二八——四三七。

註九：「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四四——四五二。

## 二十二日 國父派蔣中正赴汕頭，參加討桂之戰。

蔣先生中正八月初離漳州返上海後，曾於是月八日回籍一行，是日回上海，國父聞之，即以電話召之，商議出處，於俄、蜀、粵三方，任自擇之。蔣先生以赴粵則伸公繼私，遊俄則同行者皆非素契，均將有待，頗欲入蜀，而廖仲愷力挽之去粵，卒從其請。於三十日自滬首途赴粵。十月三日經香港，拜奠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二日

四八五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三日

四八六

朱執信靈柩。五日上午舟抵汕頭，赴粵軍總部，與各參謀晤面，並擬作戰意見電陳炯明，旋赴前敵，加入右翼軍作戰。（註一）

### 國父批准陳自先所部改番號為救國第八軍。

粵軍回粵討桂系時，廣東各地紛紛揭旗舉義者，有黃明堂、陳繼虞、周之貞、王鳴亞、胡文燦、李天德、梅萼等，西江、北江、瓊崖等處，皆入民軍之手。陳自先亦集兵十八營，並繼續擴大收編，向高雷方面桂軍進逼。時救國軍已定番號者為一至七，因函請國父權改為救國第八軍。國父批示云：「許稱為第八軍，着速攻南寧。」（註二）

北京政府令准蒙藏院副總裁兼都護副使治格免除本兼各職，任命達壽為蒙藏院副總裁；薛之珩為都護副使。（註三）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六——七。

註二：國父批牘原件。

註三：民國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五六號。

##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頒令，停止帝俄駐華公使領事人員優惠外交待遇，前俄使庫達攝夫盼能保護俄人。

蘇俄政府既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表對華宣言，聲明蘇俄情願自動放棄帝俄時代俄人在華之一切特殊權利，廢止中、俄兩國間之一切不平等條約，北京政府亦願乘此機會收回中國對俄已失權利，於是乃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宣佈撤銷外蒙自治，廢除一九一五年中俄蒙協定，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完全停付俄國之庚子賠款，並不顧一八八一年之中俄條約，在中國西方邊界設關徵稅，新疆當局亦已與蘇俄邊疆地方官府協議通商，因之，舊時帝俄政府在中國之使領人員，已不能行使其職權，北京政

府因決定停止其外交優惠待遇。先於九月二十二日，由中國電政當局通知俄國使館，謂奉外部命令，此後將不再爲代遞俄國使館密電，俄使庫達攝福乃因此向外交總長顏惠慶提出抗議，顏氏當答以此種密電未含有政治作用，將使中國地方當局感遇困難，故中國電局不能代爲傳遞。顏氏並示意俄使應自動退職，以解決當前困難。俄使則謂彼有保護旅居中國三十萬俄僑責任，如將來之俄國政府將彼撤回，或中國與帝俄正式斷絕國交，彼之職務，方克解除。北京政府因於本（二十三）日，以大總統令停止舊俄駐華公使領事外交優惠待遇，並以原文通知俄使。（註一）令文如下：

「據外交部呈稱：比年以來，俄國戰團林立，黨派紛爭，統一民意政府迄未組成，中俄兩國正式邦交，暫難恢復，該國原有駐華使領等官，久已失其代表國家之資格，實無由繼續履行其負責之任務。曾將此意面告駐京俄使，應請即日明令宣布，將現在駐華之俄國公使領事等，停止待遇等語。查原呈所稱各節，自屬實在情形，惟念中俄兩國，壤地密邇，睦誼素敦，現雖將該使領等停止待遇，而我國對俄國人民，固友好如初，凡僑居我國安分俄民，及其生命財產，自應照舊切實保護。對於該國內部政爭，仍守中立，並視協商國之趨向爲準。至關於俄國租界暨中東鐵路用地，以及各地方僑居之俄國人民一切事宜，應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區長官，妥籌辦理。此令。」（註二）

俄使庫達攝福氏，於接獲中國政府明令停止待遇之通知後，於本日下午即致牒北京外交部提出說明，聲稱錄送中國政府近三年內違背中俄條約之舉動，於將來經中國承認正式全俄政府表示同意後，始能發生效力。庫氏牒文如下：

「貴總長呈請總統所下之命令，已於今日公布，其全文業已收到。余今將公布之命令，通告駐華各俄領事，俾布告居於彼等領事區域內之俄民。旅華俄民此後將失其正式俄員保護，余望總統命令中所述切實保護安分俄民及其生命財產一節，中國政府能鄭重貫徹履行之。余今須聲明者，此項保護，必須依據中俄條約確切實施之現狀爲之。蓋余嘗屢次警告中國政府，近三年來中國違背中俄之條約各節，須俟中國承認之全俄正式政府允可後，始能作爲合法。茲將違背條約之主要各端，開列於後：（一）一九一八年中國取銷中俄關於邊界及松花江禁酒計劃之條約。（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總統命令取銷關於外蒙自治之諸條約。（三）一九二〇年總統命令取銷關於呼倫貝爾政治現局之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四日

四八八

條約。(四)中國政府近屢次違背一八九六年中東鐵路合同之精神與文字。(五)一九二〇年七月中國政府拒絕續交庚子賠款俄國應得之部份。實背一九〇一年和約。(六)一九二〇年夏季，中國政府在陸地邊界設關徵稅，實背一八八一年條約。(七)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總統命令，遽行更改俄國僑民與彼等產業之現狀，此項現狀，皆依據中俄條約，及因以發生之各項政治契約合同所得者也。」(註三)

北京政府繼即派員接收天津、漢口俄租界，關閉各地俄領事館，其領事裁判權亦隨之終止。惟中東路之合同，至十月二日始改訂完成。

註一：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八六——二八七。

註二：民國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五七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號，頁一三八——九。

## 二十四日 國父電福建督軍李厚基，希派軍助粵軍討桂。

初，粵軍與福建督軍李厚基協定，粵軍讓還閩南各地，而以接濟軍械及贓致平旅來粵參戰為交換條件。及粵軍回粵，屢攻惠州不下，國父乃電李厚基迅速派兵助粵軍討桂系，以收夾攻之效。原電曰：

余田侯參議鑒：壽密。轉呈李督軍鑒：漾(二十三日)電敬悉。王旅及廈門方面軍隊，已出發助防，俾粵軍先無後顧之憂，銘感奚似。此次粵軍回粵，屢戰獲勝，俱賴尊處接濟援助之力，已深感荷。惟我師轉戰月餘，不無疲乏，而桂賊則盡傾兩省之兵，死力相抗，故惠州未能即下。今王旅以精兵助我，聲威立壯，尤企早清內患，即趕至前方，閩粵合兵，一得惠州，則廣肇各地不成問題矣。今日得湘省碼電云：湘贛兩軍已出發在途，計五日內必入粵邊云云。此亦可分敵人兵力，知注並及。孫文、敬。(九月廿四日)。(註一)

## 俄國前駐華公使庫達攝夫，電令各地俄領停止職務。

北京政府宣佈停止俄國使領人員待遇後，俄使庫達攝夫不得已於是日電令各地俄國領事停止職務。哈爾濱俄國道勝銀行則於是日起改懸法旗。(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九〇。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六。

註三：同註二。

## 二十五日 湖北武穴駐軍譁變。

駐武穴毛鴻恩所部暫編第一旅第一團第三營，於本日藉口欠餉未發，遽爾譁變，幸為駐紮該處鄂軍第四旅盧金山所聞，即整隊出而彈壓，並派兵兜擊，毛軍見勢不敵，始紛紛向鄉村逃竄。（註一）

粵軍進軍順利，粵督莫榮新急調沈鴻英、林虎等部，赴東江堵截。（註二）

北京政府接收天津俄租界；「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抗議白俄軍自華境侵犯赤塔鐵路。

北京政府既已明令停止帝俄駐華使領人員待遇，是即否認帝俄政府之在華地位，因即命令各省地方接收各處俄國租界及其他俄人在華利益。天津當局於奉令後，即於本日將天津俄租界接收。（註三）同日，「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則為舊俄白軍自中國境內出擊赤塔鐵路，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〇號，頁一三九。

註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六。

註三：North China Herald, Oct. 2, 1920, (XXX VII, 12.

註四：「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三八。

##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發行償還內外短期公債八釐債券。

北京政府本日發行償還內外短期公債八釐債券，額設九千六百萬元。北京財政部呈准與鹽餘借款聯合團磋商發行債券辦法，經數日後，事遂定，於本日由各銀行號與財政總長簽訂合同，發行債券九千六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百萬元。七年期，八釐息，發行價格，按照三四年暨善後借款辦法，照八四發行，所有債券，全數充作償還短期內外債務，不得移充別用。其合同條件如左：

- 一、財政部發行八釐公債，名曰「償還內外短期債八釐債券」，總額定為玖千陸百萬元。
- 二、債券自發行之日起，分七年還清，第一年抽籤還本一次，不得少於百分之四。自第二年起至七年止，每年抽籤還本兩次，以十二次平均還清。
- 三、債券年息八釐，每半年付息一次。
- 四、自本年四月起，應由財部在放還鹽餘項下，按照另表數目逐月照撥，自關稅實行切實值百抽五之日起，應在所增關餘項下，按照另表數目移充基金，倘所增關餘不敷應撥之數，仍以鹽餘補充之。
- 五、債券償還內外短期借款，應按債券條例發行，價格按八四計算。
- 六、債券自本合同簽字之日起，一月以內發行。
- 七、債券未經發行以前，所有原訂各項契約，一律繼續有效。
- 八、本團各行號於收到債券之時，應將原有抵押品按成繳還財部。
- 九、財部允於此項債券未還清以前，不再以鹽餘抵借款項。本團各行號亦不得承受政府以鹽餘作抵之借款。關於本條規定有效期間，以債券基金全數移歸關餘項下，足敷撥付基金時為止。
- 一〇、財部如向外銀團商允發行鹽稅公債時，應先與本團商訂贖回此項債券辦法。（註一）

註一：「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一九七。

二十七日 廣州警察廳長魏邦平，廣惠鎮守使李福林，在河南宣告獨立，響應粵軍討桂。

廣州警察廳長魏邦平，廣惠鎮守使李福林響應粵軍討桂，於本日率部，在省城對岸河南宣告獨立，所有內河兵艦及廣三鐵路，均為收復。駐紮江門警衛軍司令陳德春亦與魏、李一致行動，組織辦事處於



綏遠砲臺，桂系交通，完全被扼。魏、李舉義經過，據李福林上書云：

「福林爲愛鄉愛國起見，爰於夏曆八月十六日（按即陽曆九月二十七日）與魏麗堂（邦平）兄會師省河，宣佈獨立，即刻派兵佔領三水河口，扼守西江下游，堵截桂軍來路。駐紮三水縣城桂軍古營長祥忠率衆抵抗，我軍圍擊數小時，槍傷古營長，擒獲斃命，又傷斃敵兵百餘人，俘虜百餘人，縣城遂告安定。其後敵兵屢圖東下，均爲我軍擊退，前後計三次。……敵兵計不得逞，改由陸路廣寧、四會偷下，均以我軍佈置嚴密，迭被截擊退回。現四會清遠均屬我軍範圍，敵兵無從偷渡，省河艦隊一律爲聯軍收用，水陸斷絕。敵已無可設施，至東路石龍、廣爲民軍牽制，北路韶屬，又被滇軍背攻，莫賊坐困省垣，喘息將絕。……彼外援已絕，內座亦空，束手待亡亦且夕間事耳。」

—（註一）

## 蘇俄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

蘇俄政府企圖利用北京政府派赴莫斯科考察之張斯慶爲媒介，俾打開中俄談判之門，因於九月二十七日擬定一項新的對華通牒，仍由加拉罕署名，提出八點具體條件以作兩國談判基礎，是爲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十月二日，復由加拉罕致函張斯慶，附該宣言俄文本，請其轉達北京外交部。宣言全文如下：

查去年七月二十五日，本部曾向中國人民及南北政府披露宣言內稱：從前帝制時代與中國所訂各種條約，現俄政府概行廢棄。至帝國政府及俄國有資產黨前在中國所侵略者，亦一併交還中國人民，並請中國政府開始談判，以定邦交等語。茲聞此項宣言，貴國政府已經收到；各界人民各機關極願貴國政府與我國開始談判，以定中俄兩國之邦交。貴國政府已派軍事外交代表張中將斯慶來莫斯科，我等不勝歡迎；並願與貴國代表直接談判，以期彼此了解中俄兩國公共之利益。且我輩深信中俄兩國將來所解決各種問題，無不與兩國互有裨益。惟中俄人民之公敵力阻我之親善，蓋深知兩國之親善，互相援助，其所以鞏固中國者，將來無論何國均不能欺侮侵略中國人民有如今日也。由貴國代表自能確信我國對於中國誠懇親善之意。惟迄今未奉相當之訓令，以證兩民族之友誼，而爲從速和好之障礙，殊爲可惜。和好遲延，因而兩國政治、商務諸重要利益不能實行。本部願助兩國和好速成，特聲明：一九一七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七日

四九二

年七月二十五日勞農政府宣言書內所載之原協約各則，本部堅持不變，並以之爲中俄協約之基礎；本部爲闡發宣言書內所載之原則起見，茲將中俄主要條款，爲求兩國利益之所必需者，請送貴部查照：

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外交部聲明：中國原有各種條約，認爲無效。所有中俄土地之侵略及俄國在中國之租界地，概行辭退，並將俄國帝制政府及俄國有資產黨前在中國所侵掠竊取者，一併永遠無償退還中國。

二、兩共和國竭力設法從速規定兩國商務上實業上之關係，然後訂立專約，雙方遵守最惠國待遇之原則。

三、（甲）所有俄國反對革命黨之各機關、各團體、各個人，中國政府應不予以援助，並不准其在中國領土內有所舉動。

（乙）本約簽字以前，所有中國領土內有反對勞農政府之軍隊各機關，或反對勞農政府之同盟政府者，中國政府應解除其武裝，隨同其財產，一併交由勞農政府接收。

（丙）勞農政府關於反對中華民國之各機關、各個人，亦負同等之義務。

四、旅華俄僑應遵守中華民國一切法令，斷不能享受治外法權；旅俄華僑亦應遵守俄國一切法令。

五、凡在中國自稱俄國外交代表、領事代表，未有本國政府之委任狀者，中國政府應自本約簽字後，即與斷絕關係，並驅出華境。原有俄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其財產案卷等，亦應交還本國政府。

六、勞農政府辭退庚子賠款；但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不能將此款轉交俄國領事，或要索此款之某人，或俄國某機關。

七、本約簽字後，中俄兩國互派外交代表，互派領事。

八、關於勞農政府利用中東鐵路一事，中、俄兩國允許另訂專約。將來訂立此約之時，除中、俄兩國外，遠東民國亦可加入。

以上所列主要各條，可與貴國代表和衷商議。儼中國政府認爲與兩國有益，必須更改之處，可以加入。但兩大民族之關係，不能以上列各條包括罄盡。是以兩代表對於商務、邊界、鐵路、海關等問題，將來仍須另訂專約。我

等竭力設法，以定兩國親密之和好；並願中國亦有懇切迅速之答覆，以便速定和約。相應函請查照。此致中華民國外交部。代理外交部部務加拉罕（簽字）。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第六三七二號。（註二）

張斯馨於十月三日，即將此宣言電致北京外交部及陸軍部。並謂：「細繹所開各條，於我實有裨益。惟事關重要，原書由慶帶回，詳細報告。」（註三）案：蘇俄此次宣言，字面上雖仍謂「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勞農政府宣言書內所載之原協約各則，本部堅持不變」，實際上所提八項條款，則已改變了第一次宣言中所宣布的友好立場。如對中東路之交還，第一次宣言中所作的承認是「勞農政府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全部及他種產業，由俄皇政府與克倫斯基政府及霍爾瓦特、謝米諾夫、苛而恰克等賊徒，與從前俄國軍官商人及資本家等佔得來者，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第二次宣言則完全改變態度，謂「關於勞農政府利用中東鐵路一事，中、俄兩國允許另訂專約。將來訂立此約之時，除中、俄兩國外，遠東民國亦可加入」，由無條件歸還到另訂專約，其企圖繼續控制中東路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 對日廟街交涉結束。

我國砲艦在廟街被日軍扣留一案，北京政府派出王鴻年等為委員，協同日本委員前赴廟街實地調查。本日中央接王鴻年等來電，報告調查手續，業已完竣，該停泊尼港各艦，已於十九、二十一等日開駛。

（註四）

註一：李福林上國父函原件，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註二：「革命文獻」第九輯，總頁一二一五——一七。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一般交涉」（民國九年），頁一一一。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〇號，頁一三九。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岑春煊、陸榮廷謀緩和粵局，通電詭稱願由粵人選任督軍，維持治安。

昨日魏邦平、李福林宣佈獨立後，即與桂系粵督莫榮新立於敵對地位，並通電要求桂軍回桂。自是省垣於戰氣籠罩下，商店閉市，居民相率徙地避難。岑春煊乃請在粵海軍乃以第三者地位，出任調停。二十八日，由林葆懌向雙方奔走，局面稍見緩和，而陸榮廷則是日自南寧發出勅（廿八）電，表示解決粵局意見，略謂：

「現為保全地方計，即請粵省諸公，同籌議妥，速舉賢能，繼任督軍，以維治安，而息紛擾。除陳炯明倡亂逞私不能交付外，無論何人，出擔粵事，桂軍在粵一日，無不盡力維護……一俟粵局底定，桂軍即當全數調回，以符不爭利權之初心，而完顧全唇齒之本旨。」

二十九日，廣州各法團根據陸電，召開會議，推舉省議會議長林正煊代表往見莫榮新，請示善後辦法，莫表示：「不貪戀權位，亦不忍糜爛地方，依陸巡閱使勅電執行，任何人均可接任粵督，惟陳炯明不能前來接任。」林又與李福林、魏邦平議定，同意用協商方式，解決桂軍離粵問題。次日，李、魏偕陳炯明代表黃強同赴海珠海軍部召開會議，推舉海軍次長兼海圻艦長湯廷光（朗亭，廣東花縣人）接任廣東督軍，李、魏即據以通電公布。莫榮新對此，則無贊否之表示，且於十月二日召集廣州各團體代表至督軍署開會，提出桂軍如何撤離接防及欠餉開拔費用如何籌措等問題，意在緩和人心，乘機搜括，蓋尚貪戀權位，毫無去意也。（註一）

湖北省當局接收漢口俄租界完畢，其他各地俄領館亦相繼接收。

北京政府於通令各省接收各處俄租界後，於本日湖北當局將漢口俄租界接收。庫倫與吉林之舊俄領事館亦被武力接收，科布多之俄領館被置於當地俄僑民選市長之下，廣州沙面之俄領事館則被英國領事查封。在中國本部及蒙古之其他各地俄國領事館十九處，亦相繼為中國地方當局接收。（註二）

英、美、法、日四使照會北京外交部，重申殷望中國早日完成統一，屆時新銀行團將予以協助。（註三）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六〇九。

註二：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九〇。

註三：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三八。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七。

## 二十九日 國父函謝閩軍王永泉助粵討桂。

國父以粵軍回粵討桂，屢攻惠州不下，曾於二十四日致電李厚基請其派兵助粵討桂。於是閩軍王永泉毅然以勁旅相助。國父乃函謝曰：

「伯川仁兄執事：前荷賜箋，當即奉答，計達左右。自粵軍籌備返粵以來，深得李督軍援助一切，其間執事推轂之力，尤為可感。此次毅然以勁旅相助，俾我軍聲威倍壯，而桂賊聞風膽落，凡在粵人，俱深感激。時局將次解決，正賢豪立功之機會，以執事之才氣韜略，展布南中，誰與孟晉，此僕最所期望不置者也。軍旅之事，拙速勝於巧遲；矧彼窮蹙之山寇，豈能當我一擊，使惠州早定，百萬居民即脫兵戎之禍，惟執事速圖利之。專肅，即候助安。孫文、九月二十九日。」（註一）

## 國父致電周震鱗囑促湘贛各軍，早入粵邊，助粵討桂。

國父以魏（邦平）李（福林）聯合助粵討伐桂系，省垣已有戰事，亟盼湘贛各軍，早日入粵相助。

本日致電湘境周震鱗電曰：

「周道映先生鑒：道密。沅（二十七日）日魏邦平以所部及江防艦隊進省，與海軍李福林聯合，限莫（榮新）賊二十四小時退出，聞莫尚抵抗，省垣已有戰事，惟湘贛各軍，應早入粵邊，吾輩望之如歲，請其兼程並進。北江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二十九日



空虛已甚，可以順流而下，此時形勢，若祇遙為聲援，非所望也。孫文。鮑（二十九日）。」（註二）

北京政府調任駐美公使顧維鈞為駐英公使；駐英公使施肇基為駐美公使。（註三）  
王占元上電北京政府，報告川省內爭情勢。

北京政府以川局紛亂，曾電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整頓防務，以備不虞。本日王巡閱使有電報告北京政府，略云：據宜昌王總司令電稱，川軍日佔優勢，劉湘所部，已攻克合川。石青陽、王文華等駐三峽，固守待援。呂超一軍自棄成都後，聲勢遠不如前，現以全力反攻瀘城，正與川軍激戰云。（註四）  
臺灣日本總督府公佈州制施行令及市街庄施行法。（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九〇。

註二：同上，頁四九一。

註三：民國九年九月三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六二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〇號，頁一三九。

註五：「臺灣省通志」第二冊。

### 三十日 國父函促林修梅入桂討賊。

國父是日致函林修梅，促其即日入桂討賊，函曰：

「浴凡兄鑒：臨行留給手書，誦悉。兄急於討賊，劍及屨及，所謂先後言行，一矯時流虛張之習，誠為佩服。刻廣州由魏、李聯同海軍逐莫出境，粵局雖近解決；惟桂賊餘孽甚衆，老巢不覆，難免收山。務趁其喘息未定、布置未周之際，突入桂省，掃穴犁庭，則西南匪患可絕，乃可以達到吾人救國目的。兄仗義三湘，夙稱勇毅，大勳所集，勉望彌殷。此復，即頌戎綏。孫文，九月三十日。」（註一）

蔣中正自滬首途赴粵。

蔣先生中正應國父及廖仲愷之請，決赴粵贊助討桂軍事。是日上午，訪胡漢民，談收復廣州以後各事，旋即首途赴粵。於十月三日經香港時，拜朱執信靈柩，感傷不已，撫棺痛哭。旋轉輪赴汕頭。

(註二)

## 湖南廢除道制。

湖南督軍譚浩明本日發出通令，照民國初元辦法，將道署機關一律裁撤。(註三)

天津俄人抗議俄租界收回。俄商懸掛法國旗，北京政府外交部向法國駐華公使交涉，令其撤收。

俄使領停止待遇後，所有俄國租界，均已陸續接收。惟天津俄界接收後，僑津俄人在津置有不動產者，頗不乏人，以俄界既歸中國管轄，所有一切利權，均大受損失，特提出正式抗議條件，向政府交涉。

至俄商懸掛法旗交涉一事，亦因自北京政府中央停止俄使待遇後，東三省、哈爾濱、海參崴各處俄商，紛紛改掛法旗，道勝銀行亦藉口法國保護為辭，不允我國接收。當經黑龍江督軍鮑貴卿致電北京政府，請示辦法，本日北京外交部特向法使聲明。其內容：

- (一) 根據九月二十四日法使拒絕俄使庫達福請求法使代管俄產之事，證明法國並非希望接管俄產之意。
- (二) 哈爾濱之法旗，係出於俄人規避接管之一種作用，對於法政府未為何等讓渡之手續，故事實上不徹底。
- (三) 俄商濫用法旗，若吾國前往接收，轉恐涉及法國國徽尊嚴，故先行聲明，希望轉告其撤收法旗，以免因俄國人關係，損及中法完全無缺之睦誼云。(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九二。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頁一二六——七。

中華民國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秋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〇號，頁一四〇。

註四：同右書，頁一三九——四〇。

秋  
俄人胡定康(Gregori N. Voitinsky)來滬晉謁國父。

四九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月

一日 國父電促譚延闓迅飭所部，出師討桂，直下廣東北江。

自魏邦平，李福林宣告獨立，海軍逼莫榮新離開廣州後，莫氏乃倡南北調和之說，用作緩兵之計，且要求條件，離間粵人。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聯名電告魏、李，速驅莫氏，以安粵局。又促譚延闓迅赴時機，飭部直下江北。同時函勸田應詔、趙恒惕，即乘桂系老巢調遣之空，進攻桂林。其致電譚延闓曰：

「周道腴先生鑒：道密。轉譚總司令鑒：據李國柱來信，曾迭請出兵攻桂。查李從事革命有年，極為可靠，該部組織，煞費苦心，今當桂賊猖狂之際，多一份兵力即多一份功效。況聞該部已有編併計劃，意即可令其協同攻桂，俾使向外發展。於粵於湘兩得其益，諒可行也。再據港電，自魏、李獨立，海軍同時逼莫離省，全局當可解決，乃有倡調和之說，莫利用之以緩兵，且要求條件，離間粵人，以遂狡計。除由文與唐伍諸公電告魏、李，速驅莫賊以安粵局外，特恐賊心不死，重以糜爛粵人，實不堪命。請念救兵如救火之義，迅飭所部，直下北江，驅除桂賊，豈惟粵人受賜，全局實利賴之。孫文、東。（十月一日）」（註一）

又致函湘省田應詔曰：

「鳳丹先生惠鑒：秋風勁爽，秣厲維勞。粵中自粵軍鏖戰惠州，桂賊精銳盡喪，現李福林、魏邦平又皆獨立，進駐省城，海軍聯同一致，逼莫退出粵省，西江、北江，皆已克復多縣，桂賊必然敗退，此刻正在撐持，桂省老巢，調遣一空，貴軍若能立即攻入桂林，必可唾手而得。桂林既得，則桂賊無可收山，兩粵可以肅清，吾人救國之目的，不難達到。貴省輿情，對於討桂，已成一致主張。執事又素明遠大，當此湘省疲憊之餘，必為向外發展之計，蓋攘外即以安內也。茲因周君重高回湘之便，特託持函，並面為致意，即希察納為幸。孫文、十月一日。」（註二）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一日

又致函湘軍趙恒惕曰：

「炎午先生惠鑒：秋風勁爽，秣厲爲勞。粵中自粵軍鏖戰惠州，桂省老巢，調遣一空，甚望貴省所派大軍，兼程並進，犁庭掃穴，在此一舉，大功之成，不特粵人受脫，國家實利賴之。茲因周君重嵩回湘之便，特託持函，並面爲致意，即希察納爲幸。孫文、十月一日。」（註三）

駐瓊崖滇軍何福昌等部，通電援粵。

駐瓊州滇軍何福昌，瓊崖衛戍司令蔣超青等，於本日通電各處，宣布獨立，定名爲聯合援粵滇軍。

（註四）

吉林交涉局令哈爾濱俄國各法院停辦。

北京政府於九月二十三日宣布停止舊俄使領待遇之同日，復以大總統令宣布，取消俄國在華之領事裁判權，中東路界內之俄國法庭亦應自十一月一日起，一律取消。吉林交涉局依據此項命令，於本日會同濱江地方審、檢兩廳長前往俄國各法院諭令停辦，囑將所有未結案件，移交我國法院辦理，並告以如能交代清楚，當代請中國政府酌量留用，襄助司法事務。惟俄國法院法官均拒不交代，並要求維持俄國法院舊日組織，法院人員應全體留用，繼續任職。吉林當局見俄國法院不肯和平交代，乃將哈爾濱俄人所設「地方廳」及第一第三兩「治安審判廳」，先行封閉，派人看守。（註五）

臺灣日本總督府實施全臺戶口總檢查。（註六）

日據時期臺北市改制成立。

臺北市行政區域，清代屬淡水縣轄，通過三市曰艋舺，曰大稻埕，曰城內，縣治在臺北市域中區，割臺後仍稱三市區，至民國九年十月一日依州轄市市制之規定，始設臺北市，市治在今之城區，臺北市之名自此始。原來民國九年臺灣首任總督田健次郎採取同化政策，標榜地方自治，於七月二十七日公



布改定地方官制，並改訂行政區域，全島設臺北、臺中、臺南、新竹、高雄五州，臺東花蓮二廳及臺北、臺中、臺南三市，八月十日復制定州、廳、郡街庄之名稱，位置及管轄區域，旋於九月一日、十月一日起分別實施，總督田健次郎並發表談話稱：「廢止支廳，設置郡市，實爲此次改制之要點，蓋從來地方官制之改正，雖有數次，而其主旨均傾向中央集權，地方官之權限極爲狹小，此次改制，不獨提高其地位，擴張其權限，而與此相伴之國體，遂亦漸次成立。因此凡事如須一一聽從中央，不特有失機宜，亦且滯難行，地方政務，自應由地方官員負責處理，使國務之發展，與民衆之便利，相互增進，尤以地方公共事業之設施，應成立公共團體，使之與政府共同負責，以收政治之效果，此即革新政治之主因也。」自此，臺北始行建市，設臺北市役所於臺北市三板橋大竹園，（今之行政院址）仍隸屬臺北州，廢原來之三區制，分全市爲一百五十五街庄。（註七）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四九五。

註二：同右書，玖——四九三。

註三：同右書，玖——四九三。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五。

註五：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一四——三一五。

註六：「臺灣省通志」第二冊。

註七：「臺北市志沿革志」，頁五六——五七。

二 目 古應芬奉國父命，携款十萬八千元自香港赴汕頭，接濟陳炯明部粵軍；國父由滬陸續匯港款十五萬餘元，亦均轉汕頭交陳。（註一）

北京政府令裁撤長江巡閱使缺，任命原巡閱使李純為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五〇二

為蘇皖贛巡閱副使。(註二)

北京政府與華俄道勝銀行簽訂中東路合同，規定該路由兩國以營業性質合辦，中國得加入管理，將來該路改組，中國政府並得委派董事。

北京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於本日與華俄道勝銀行經理蘭德爾，簽訂關於中東鐵路之「補充協定」。該協定係以一八九六年之中俄條約為根據，規定該路由兩國以營業性質合辦，中國得加入管理，將來該路改組，中國政府並得委派董事。(註三)

設置之東省特別區市政管理局(設於哈爾濱)管轄。至該路界內之行政權，由中國政府所據北京交通部公告之「管理東省鐵路續訂合作」，含正文七條，附件十五件。茲錄如下：(註四)

管理東省鐵路續訂合同暨附件

緒言

一、中國政府：一因以庫平銀五百萬入股，曾經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與俄籍華俄道勝銀行(即現今俄亞銀行)合夥開設生意，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

二、因東省鐵路公司所欠中國政府五百萬兩之本利，加以中國政府接濟該路款項之種種債權關係，

三、因俄國政治案亂之故，致失其管理該路及維持秩序之能力；

四、因中國政府以領土主權之關係，對於管理路界以內地方之治安，維持世界公共之交通，實行保護該鐵路之財產暨整頓一切秩序均有應負之責；

綜上述之理由及責任，中國政府特於九年十月二日正式通知該銀行，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暫時代替俄國政府執行該路合同及現行章程之所有各項職權，並執行光緒二十二年所訂合辦東省鐵路合同及公司原有現行章程所予之特權，此項代執行俄政府職權之期限，以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俄國政府，並彼此商定該路辦法後為止，特續訂本

合同以資遵守。茲於民國九年十月二日，中國政府特派交通部代表中政府與駐北京道勝銀行（即現在俄亞銀行及以後改組之銀行）代表暫駐巴黎之道勝總銀行，彼此同意訂立以下條款，爲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之東省鐵路續訂合同。

第一條

東省鐵路公司（以下稱公司）一俟本合同簽字之後，務即將應繳中國政府各款同價之鐵路債券交與中國政府，此項債券性質另函聲明，其款詳列於後：

（甲）按照原合同第十二條，該公司於路成開車之日應繳中國政府之庫平銀五百萬兩。

（乙）前項五百萬兩歷年應繳之利息，應自開車之日起算，按公司章程第十六款每年照六釐計息，並應按息上加息計算至一九二〇年爲止。

由一九二一年起，所有前項債款，應照上文（甲）（乙）兩項之總數，每年給息五釐，每半年支付一次，此項鐵路債券至中國贖路之時清還，或由贖路款內扣還亦可。

因上項欠款而發行鐵路債券，應以該路之動產及不動產作爲擔保。

第二條

董事會董事九人之內，除督辦在外，中國政府得派華籍董事四人，不以有無股份爲限，至於俄籍董事由俄人自由選舉，如遇中俄投票之數平均時，督辦除固有議決權外，有加一取決之權。

第三條

董事會法定人數以七人爲至少之數，所有一切取決，亦必須得七人全體同意，方可有執行之效力。

第四條

中國政府得於稽察局之五員內，派華籍稽察員二人，其總稽察即由此五人中選舉。但以華籍爲限。

第五條

爲該路管理便利起見，所有華俄人員均應秉公支配，受同等之待遇。

第六條

公司以後所有之權利及所有之職務，無論何項均應嚴行限制於商業範圍之內。所有一切政治事項，均應禁止中國政府並得隨時嚴重取締之。

第七條

凡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即西曆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所訂之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及公司原有章程，與本合同不相牴觸者，均爲有效。

本合同兩繕華、法文各二份，但以法文爲主。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五〇四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二日即西曆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訂於北京。

代表俄國道勝銀行（即現在俄亞銀行及將來改組之銀行）

駐上海道勝銀行行長葉節司基  
駐北京道勝銀行行長蘭德

代表中國政府交通部

道勝銀行致交通部函（第一號）

逕啓者，今日決議東省合同一事，曾經彼此同意，應聲明東省鐵路公司欠付中國政府之款，應用算式如下：（甲）按照原合同第十二款公司於路成開車之日應繳中政府庫平銀五百萬兩；（乙）前項五百萬兩歷年應繳之利息，應自開車之日起算，按公司章程第十六款每年照六釐起息並應按息上加息計算至一千九百二十年爲止，茲因前項開車日期雙方尚有爭執在敝行認爲一千九百零七年貴部認爲一千九百零三年起算，是以欠繳之總數未能解決，現將此問題俟雙方查明證據解決後，再用專函證明欠繳之總數即本利兩項之數。此致交通部。

道勝銀行呈總長函（第二號）

總長鈞鑒今日決議東省鐵路續訂合同一事，曾經彼此同意應聲明之款如下：

- 一、董事會會辦仍以俄人充之，此外另添幫會辦二人，華俄各一人，仍由董事中選充之，惟俄籍會辦離職當時，當由俄籍幫會辦代理之。
  - 一、管理東省鐵路俄籍局長外，另設華籍副局長一人。
  - 一、所有工務、機務、車務、會計四處，俄籍處長處，各另設華籍副處長一人，以資襄助，此外如董事會認他處應添設副處長時，當以華人充之。
- 以上各條，即希鈞察，順頌日祉。

交通部致道勝銀行函（第三號）

逕啓者接貴行函稱今日決議東省鐵路續訂合同一事，曾經彼此同意應聲明之款如下：

- 一、董事會會辦仍以俄人充之，此外另添幫會辦二人，華俄各一人，仍由董事中選充之，惟俄籍會辦離職時，當由俄籍幫會辦代理之。

一、管理東省鐵路俄籍局長外，另設華籍副局長一人。

一、所有工務、機務、車務、會計四處，俄籍處長處各另設華籍副處長一人，以資襄助，此外如董事會認他處應添設副處長時，當以華人充之。

以上各條，本總長均表同意，特此函復，順頌日祉。

道勝銀行致交通部函（第四號）

總長鈞鑒：今日決議東省鐵路續訂合同一事，曾經彼此同意，應請鈞部通知東省鐵路督辦於十月內召集該路道東大會，以便另行正式組織新董事會，並純以商務性質另行整理路事，此後股東大會按照公司章程，每年舉行一次，即祈鈞核，順頌日祉。

交通部致道勝銀行函（第五號）

逕啓者：接貴行函稱：今日決議東省鐵路續訂合同一事，曾經彼此同意應請鈞部通知東省鐵路督辦於十月內召集該路股東大會，以便另行正式組織新董事會，並純以商務性質另行整理路事，此後股東大會，按照公司章程每年舉行一次等因，本總長均表同意特此函復。順頌日祉。

道勝銀行致交通部函（第六號）

總長鈞鑒：今日決議東省鐵路合同一事，曾經彼此同意應聲明之款如下：

（一）臨時添設之坐辦，決計取消。

（二）所有臨時添設之各缺，凡不在公司章程內所有者，一律取消。此致交通部。

交通部致道勝銀行函（第七號）

逕啓者，來函聲明今日決議東省鐵路合同事曾經彼此同意應聲明之款如下：

一、臨時添設之坐辦，決計取消。

二、所有臨時添設之各缺凡不在公司章程內所有者，一律取消。

以上兩節，均悉並特復函聲明本總長同意，此致道勝銀行。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五〇六

交通部致道勝銀行函（第八號）

查光緒二十二年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第一款內載，所有股票祇准華俄商民購買等語，是華人有購買該路股票之權與俄人相等，又該路章程第十款內載公司股票本金之總額定為五百萬盧布，共分一千股，每股五千盧布等語為此根據上項兩款，中政府要求道勝銀行將該路股票讓與華人一半，即二百五十萬盧布，磋商多日，雙方爭持無決，中政府特聲明：對於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二月號所訂合同，雖許簽訂之權，而於要求購買股票一層仍得有續議之權，相應函達，即請查照。並希見復為荷。此致道勝銀行。

道勝銀行復交通部函（第九號）

總長鈞鑒：奉到今日來函，聲明中政府對於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二日所訂之合同，雖許簽訂之權，而於要求購買東省鐵路股票一層，仍有繼續提議之權敬悉，並以備案，謹復敬請鈞安。此致交通部。

道勝銀行致交通部函（第十號）

總長鈞鑒：遵奉鈞意敝行應用本函聲明者：俄亞道勝銀行（即前華俄道勝銀行）係股分有限公司，純係商辦性質，對於俄國各政黨並無牽連之關係，尤特聲明者：東省路事除華俄兩國外，並無有第三國之關係特此聲明，敬請鈞安。

交通部致道勝銀行函

逕啓者：中國政府（一）因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曾經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與俄籍華俄道勝銀行（即現今俄亞銀行）合夥開設生意，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二）因東省鐵路公司所欠中國政府五百萬兩之本利，加以中國政府接濟該路款項之種種債權關係；（三）因俄國政治紊亂之故，致失其管理該路及維持秩序之能力；（四）因中國政府以領土主權之關係，對於管理路界以內地方之治安維持世界公共之交通，實行保護該鐵路之財產，暨整頓一切秩序均有應負之責，綜上述之理由及責任，本部特代表中國政府正式通知貴行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暫時代替俄國政府執行該路合同及現行章程之所有各項職權，並執行光緒二十二年所訂合辦東省鐵路合同及公司原有現行章程所予之特權，此項代執行俄政府職權之期限，以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俄國政府，並彼此商定該路辦法後為止，

即希查照見覆爲荷。此致道勝銀行。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二日

道勝銀行呈交通部函稿

總長鈞鑒：接奉大部函開：中國政府（一）因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曾經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與俄籍華俄道勝銀行（即現今俄亞銀行），合夥開設生意，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二）因東省鐵路公司所欠中國政府五百萬兩之本利，加以中國政府接濟該路款項之種種債權關係；（三）因俄國政治紊亂之故，致失其管理該路及維持秩序之能力；（四）因中國政府以領土主權之關係，對於管理路界以內地方之治安，維持世界公共之交通，實行保護該鐵路之財產暨整頓一切秩序，均有應負之責，綜上述之理由，及責任本部特代表中國政府正式通知貴行，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暫時代替俄國政府執行該路合同及現行章程之所有各項職權，並執行光緒二十二年所訂合辦東省鐵路合同及公司原有現行章程所予之特權，此項代執行俄政府職權之期限，以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俄國政府並彼此商定該路辦法後爲止。即希查照見覆等因，本行業已敬悉，肅此奉覆，順頌日祉。

譯俄亞銀行致總長函

敬啓者，前因會議東省鐵路關於貴總長所要求之事業，經電達敝總行，對於東省鐵路公司全部股份屬於俄亞銀行之所有權，必須覓一證據，以爲證明。

此項覆電及函件業於九月二十四日由駐華法國使館交到敝行，茲將抄件轉送貴部，此項證據係由法國外務部經手寄來，確能證明東省鐵路全部股份之所有權屬，於俄亞銀行。此致交通總長葉。

俄亞銀行蘭德啓，

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六日自北京發

讓駐華法國公使館致俄亞銀行函

逕啓者，前准貴行聲稱關於答覆北京交通部所要求之正式文件爲證明俄亞銀行有東省鐵路股份全部之所有權事，茲將法國外務部對於本公使所陳請，業已給予一切便利，使銀行交付此項證據，得有駐倫敦之俄國財政部委員沙孟君簽字情形奉達台端，此項正式文件業由巴黎俄亞銀行董事會保險寄入貴行，茲附九月十八日法國外務總長兼國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五〇八

務總理寄發本公使電報一件，送請察閱，此項電報足以證實確係正式證據，貴行可向中國政府證明一切也。此致駐華俄亞銀行總理史紀愛斯基君。

卜柏啓。

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自北京發

譯法國外務總長兼國務總理米勒霍君致駐華法國公使卜柏君電

祈告史紀愛斯基君，所請求之證據，現已照發並祈將下列電文轉交史紀愛斯基君爲禱：

（閣下可於下次郵船收到俄國財政部委員沙孟君寄發保險信函之正式證據）所敘原文如下：

俄國財政部委員即駐倫敦之俄國公使隨員沙孟君，於此次寄發之信函，證明東省鐵路公司全部股份屬於俄亞銀行所有。

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十六日自巴黎發。

沙 孟押

俄亞銀行董事會押

米勒 霍 押

駐華法國公使照鈔

譯俄亞銀行致薩長函

總長鈞鑒：鄙人證明俄亞銀行是股份公司，並是俄國國民事業曾在俄京註冊，特此聲明。專此敬候日祉

北京俄亞銀行蘭德啓

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六日

附錄：傳啓學：中俄中東路合同之簽訂

俄國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廿五日發表對華宣言，願將中東路及租讓之一切權利，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但一九二〇年九月廿七日，俄國又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對中東路問題的態度，已由無條件交還，改爲兩國共同處理。俄國

中東路公司爲保持權利，由華俄道勝銀行的代表，向中國政府提出下列三項原則，與北京政府交涉：(1) 中東路係華俄道勝銀行與中國政府合夥建築者。(2) 華俄道勝銀行係商人合開之股份公司，與俄國國家及俄國政黨均無關係。(3) 華俄道勝銀行既與俄國國家及俄國政黨均無關係，現俄國內部雖發生變動，但一八九六年訂立之合辦鐵路公司合同，理應由華俄道勝銀行與中國政府交涉改訂。在交涉時，法國政府且出面證明，認定華俄道勝銀行實爲股份公司，爲俄國商民之企業，與俄國政府或政黨無關，而中東路公司股份之全部則均爲銀行之產業。北京政府此時不敢利用時機，與俄國政府交涉，全部收回中東路；竟允與華俄道勝銀行代表交涉，由交通部總長葉公綽與華俄道勝銀行代表蘭德爾，於本日改訂管理中東路合同。原合同除序言外，共有七款，茲將要點敘述於次：

序言。中國政府特……正式通知該銀行，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暫時代替俄國政府，執行該合同及現行章程之所有各項職權，並執行光緒二十二年所訂合辦東省鐵路合同，及公司原有現行章程所予之特權。此項代執行俄政府職權之期限，以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俄國政府，並彼此商定該路辦法後爲止。特續訂本合同，以資遵守。……彼此同意訂立以下條款，爲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之東省鐵路續訂合同。

一、東省鐵路公司一俟本合同簽字之後，務即立將應繳中國政府各款同價之鐵路債券，交與中國政府。……  
甲、應繳中國政府之庫平銀五百萬兩。乙、前項五百萬兩歷年之利息，應自開車之日起算。每年照六厘計息，並應按息上加息，計算自一九二〇年爲止。由一九二一年起，所有前項債款應照上文甲乙兩項之總數，每年給息五厘，每半年支付一次。此項鐵路債券，至中國贖路之時還清，或由贖路款內扣還亦可。因上項欠款而發行鐵路債券，應以該路之動產及不動產作爲擔保。

二、董事會董事九人之內，除督辦在外，中國政府得派華籍董事四人，不以有無股份爲限。至於俄籍董事，由俄人自由選舉，如遇中俄投票之數平均時，督辦除有議決權外，有加取決之權。

三、董事會法定人數，以七人爲至少之數，所有一切取決，亦必須七人全體同意，方可有執行之效力。

四、中國政府得於稽查局之五員內，派華籍稽查員二人，其總稽查即由此五人中選舉，但以華籍爲限。

五、爲該路管理便利起見，所有俄華人員均應秉公支配，受同等之待遇。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五一〇

六、公司以後所有之權利及所有之職務，無論何項均應嚴行限於商業範圍之內，所有一切政治事項，均應禁止，中國政府並得隨時嚴重取締之。

七、凡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廿五日即西曆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所訂之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及公司原有章程與本合同不相牴觸者，均爲有效。（註三）

根據上述合同，中國所得利益，僅有三項：（1）俄人承認償還應還中國之五百萬兩，並允息上加息。（2）中國取得一部管理權，由中國人任督辦，得派董事四人，並任總稽查。（3）中東路的權利或職務，限於商業範圍之內，中國政府得隨時取締一切政治事項。中國所受損害，則有二項：（1）承認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訂立的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有效。即八十年限滿之日，中國始得收回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毋庸給價；三十六年後，中國始可有權給價收回。在蘇俄政府已宣布無條件將中東路歸還中國以後，華俄道勝銀行企圖保留一部路權之時，北京政府仍承認俄國既得的權利，實屬糊塗已極。（2）中東路中國雖有董事四人，並任督辦；但第三款規定所有一切取決，必須董事七人全體同意，方可有執行之效力。這就是給俄國人否決權，凡是俄人不同意的事件，就不能執行。

（註五）

### 北京政府令派何宗蓮等會辦賑糶事宜。

原令文曰：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災情綦重，亟應妥籌民食，所有賑糶事宜，著各該省長督飭所屬切實籌辦，並著派何宗蓮前往山東，吳鑑孫前往河南，田應璜前往山西，高增爵前往陝西，會辦各該省賑糶事宜，以蘇民困。

」（註六）

北京政府內政部公布「釋藏經典頒給規則」，「釋藏經典印刷規則」暨「釋藏經典保管規則」。



北京政府內務部制定有關推廣釋藏經典規則三種，呈經大總統徐世昌核准施行，並於本日以部令予以公布。三種規則條文如下：（註七）

### 釋藏經典頒給規則

第一條 頒給釋藏經典以左列各款爲限：

一、奉大總統特令頒給者。

二、依照管理寺廟條例第四條之規定，因表揚而頒給者。

三、經內務部轉呈 大總統令准頒給者。

第二條 曾經頒給釋藏經典因故損失致不完全者，得呈由地方官署查明咨經內務部轉呈 大總統核准補給之。凡呈請頒給釋藏經典，須由請經者聲敘需用經典理由，並覓具北京官利住持二人以上證明書，呈請內務部轉呈核准。但請經者如非僧寺，由主管官署咨部核辦。前項所稱北京官利，以柏林寺、賢良寺、法源寺、拈花寺、廣通寺、覺生寺、萬壽寺、大覺寺、香界寺、臥佛寺爲限，內務部對於請經者如認爲無頒給之必要時，得拒絕其呈請。

第三條 頒給釋藏經典奉大總統令准後，須由領經官逕呈內務部或由主管官署咨行內務部請領。

第四條 頒給釋藏經典經內務部准領後，由領經者自備工料覓工印刷。

關於印刷規則另定之。

第五條 頒給釋藏經典須由內務部發給證書，並向受經者繳收領證費二十元。

前項證書地方官署於必要時得查驗之。

第六條 頒給釋藏經典不得轉賣或贈予於他人，但呈經官署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轉賣或贈予經官廳核准後，受經者須向內務部補領證書，仍須繳納領證費。

第七條 頒給釋藏經典裝運出京時，由內務部驗封經箱發給護照，並咨財政部稅務處轉飭沿途關卡查驗放行，免納稅釐。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日

五二一

第八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釋藏經典印刷規則

第一條 印刷釋藏經典每年定為兩屆，其期間以三月至四月及九月至十月為限。

第二條 頒領釋藏經典由受領者自覓商人承印，但同一屆內不得分用印刷商人二處以上。

前項印刷商人如領受者不在京時，得委託柏林寺住持代覓之。

第三條 印刷商人承印釋藏經典須遵守左列各規定；

一、不得將經版運出寺外工作 二、不得損壞版片 三、不得偷印私賣 四、不得多印篇張 五、不得字跡模糊 六、經版印畢上架不得次序凌亂。

第四條 承印商人覓妥後，應由柏林寺住持加具切結，擔保該商確能遵守前條各款之規定，呈報內務部核准。

如所覓商人未能遵守規則經部查出有可疑時，得由部逕行指定妥實商人辦理。  
內務部為前項核准後，即傳知柏林寺住持遵照，每屆印刷規定期間擇期開工。

第五條 每屆印刷柏林寺住持須將啓庫及竣工日期分別呈報內務部。

第六條 每屆印刷由內務部派員督同柏林寺住持監視一切，自開庫之日起至竣工之日止。

第七條 佛教徒衆或其他箇人因誦誦起見，於每屆印刷時得選擇經典取具柏林寺住持切結，呈請內務部核准附印，但每人至多不得過十種每種至多不得過十份。

第八條 承印商人於印刷時，有損壞版片及多印篇張或字跡模糊者，均應負賠償之責。

第九條 領受經典者及承印商人如未經呈准之前，私自偷印或販賣營利及受他人屬託附帶私印者，除將工料充公外，並予柏林寺住持以相當之處罰。

第十條 印刷經典期內禁止閒雜人等隨意入寺，但遇有團體或箇人來寺參觀經部員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柏林寺住持於印刷開工及工畢出寺時，應舉行佛事或經懺，及請經者應備香供禮物，均依照向來習慣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釋藏經版保管規則

第一條 釋藏經版向存柏林寺官刹，由內務部督同柏林寺住持遵照本規則認真保管。

第二條 釋藏經版按照字號分置柏林寺前後院東西四殿，定爲四庫，所有各庫現存經版字號數目架別暨其次序，均詳細填列表冊，存內務部禮俗司備案。

第三條 經版各庫庫門均用內務部禮俗司封條封鎖，責成柏林寺住持加意看守。

第四條 每年自初伏日起至末伏日止，須將各庫窗牖一律開啓，以透瞭潮濕其窗牖啓閉時，均由內務部派員監視之。

前項透瞭潮濕期內各團體或各個人得赴寺參觀，但須經內務部禮俗司核准。

第五條 柏林寺住持對於經版須遵守左列各規定：

一 各庫門非奉部司傳知或允准，不得擅自啓封。二 各庫窗牖除透瞭時期外，應同各庫庫門一律關閉。三 每歲透瞭期內暨印刷工畢後，須將各庫掃除潔淨並將門窗一律糊裱完整。四 平時不許有人在庫內焚點香燭，並不得於各庫貼近舉火吸煙。五 各庫房屋應注意認真查視，遇有雨漏牆斜等事，隨時修理完固，不得稍有滲漏傾塌。

第六條 柏林寺住持對於前條各規定有奉行不力，致損及經版者，應負賠償之責。

第七條 釋藏經版於每屆印刷後，由本部派員按照表冊詳細檢查，遇有木架損壞版片闕損及次序凌亂者應隨時修補改正。

第八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居留我國琿春地區韓國獨立黨人焚毀日本領事館，日本派兵入琿春，慘殺韓人及我國居民，造成「琿春事件」。

一九一八年後，韓國人民因受民族自決潮流影響，奮起爲復國運動。次年（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三一運動發生，旅居我國間島琿春地區韓人，多曾參與。及本年十月二日，朝鮮革命黨人朴東明，金永植等會同俄人及中國鬚匪數百人襲擊琿春，並焚毀日本領事館。日人死十一名傷十名，被俘一名。事變以後，日方於五日（十月）即調兵入境，九日始由駐北京日使向中國外部提出交涉，在十月，十一月兩月之間日兵進入琿春及琿春附近延吉各縣者約在數千人左右，並設置軍用電話、電報、與朝鮮互通消息，並裝置一無線電台，且當日軍開入琿春及琿春附近以後，日兵曾採取報復手段，對於無辜之韓人肆意屠殺，並曾焚毀鄉村、學校、教堂多處。（註八）又遷怒華人。慘殺數百，八日，日本外務省發表出兵琿春聲明書，九日，駐華日使乃又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允其出兵延吉，會同中國剿匪，並取締韓國獨立黨。中國外交部雖予拒絕，而日人已自由行動，已派兵進據延吉、和龍、汪清、東寧、寧安等五縣矣。

**天津俄人懸掛法國國旗事件，交涉解決。**

中東路改訂合同後，哈爾濱道勝銀行及中東路公司所懸之法國國旗，業經法使轉令撤下，至俄國人民願掛法國旗者，聽其自行決定。（註九）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七。

註二：民國九年十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六五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二十一號，頁一三五。

註四：民國九年十月三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〇號。

註五：傳啓學：「中國外交史」上冊，頁三二四—六。

註六：民國九年十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六五號。

註七：民國九年十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〇號。

註八：張忠祚：「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三九—三四〇。

註九：同註三。

### 三日 北京政府特任張國淦為平政院院長。（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章祖申為駐瑞典國特命全權公使，兼駐挪威國特命全權公使。（註二）

北京政府特派孟錫珏為文官普通考試典試官，曾彝進、王世澂為副典試官。（註三）

北京政府准中國紅十字會正會長呂海寰免職，另派汪大燮充中國紅十字會正會長。（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十月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六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三。

### 四日 廣東各界成立全省各界聯合維持和平會，決允予桂軍開拔費以使其撤離。

為使桂軍早日撤離廣州，廣州各團體乃於四日成立全省各界聯合維持和平會，僉認桂軍果有誠意遵守和平，則粵人自願付出若干金錢，作為購買和平代價，遂決定辦法三項：①籌款以五十萬元為度，先由省城各團體分認數目墊付，俟事定後，由廣東省議會追認籌償。②新任督軍既已選定湯廷光，應請莫督軍於三日內交出印信，即行交款。③廣東善後問題，即請新任湯督軍處理。以上三項，分別向新舊兩任督軍湯廷光、莫榮新報告。（註一）

湖南各界聯合會舉行會議，決請督軍譚延闓召集憲法會議，以制訂省憲。（註二）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六〇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三、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五日

五一六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七。

## 五日 國父覆日本宮崎寅藏，望糾正日本軍閥侵華政策，迅為同舟共濟之謀。

國父對日本政情之批評，曾謂「日本眼光遠大之士，皆主聯絡中國國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時宮崎寅藏（即三十三年落花夢之作者），致書國父，祝粵軍勝利並弔朱執信死難。國父復書略謂：

「滔天先生鑒：兩接手書，一祝一弔，所祝者尚未確，而所弔者已成真，良深痛恨也。惠州屢攻不下，至今尚在惡戰之中，朱執信兄往虎門收降，為敵軍一部所暗算，殊為不值。日者廣州已附我，惠州當終歸我有，可無疑義。按今後中國大勢，民黨不獨可得志於南方，且不久可以統一中國，英美對我方針，近來大表好意，白人外患，可以無憂。此後民黨之患，仍在日本之軍閥政策。倘日本對華仍行其扶舊抑新之手段，則中國之內亂未有已期也，如此則吾人亦不能不倒行逆施只有親英美以排日也，而其咎則當歸之日本。深望日本民間領袖糾正軍閥之方針，不為同洲侵略之舉，而為同舟共濟之謀，則東亞實蒙其福，而日本亦終享其利。東亞經綸百年大計，無愈於此者矣。日本同志幸為圖之。此復，並候大安不一。頭山翁，木堂翁，寺尾翁，統此尚好。孫文謹啓。十月五日。」（註一）

## 蔣中正到汕頭，參加討伐桂系軍閥之戰。

國父派蔣先生中正赴粵，共圖收復廣州、惠州大計。蔣先生於九月三十日自滬首途。是月三日經香港拜奠朱執信靈柩，五日上午舟抵汕頭。赴粵軍總部與各參謀晤面，並擬作戰意見電陳炯明，（時陳在老隆。）其戰略計劃為左翼當獨立作戰，固守潮、梅，則海陸豐雖暫放棄亦可，須誘敵向左深入，乃可弛其惠州之防，以便我右翼作戰。右翼可分二部，一向龍門、增城前進，使其獨立作戰；一部固守河源、紫金，監視惠州，相機規取。如直取博羅，反起敵死守死戰之心，恐曠日持久，不如西向龍門，略取遠勢。蔣先生旋即赴前敵，加入右翼軍作戰。（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一四九七。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七。

## 六日 北京政府廢止有獎實業債券。

北京政府農商部前呈准發行第一期有獎實業債券，已在北京抽籤給獎，現該部以開支過鉅，得不償失，已呈請廢止。（註一）

## 澳門葡人填築海外案，停工結束。

去年七月間，澳門葡官擅在青州附近濬海填灘，經我國提出抗議，始暫停工。惟停工後澳門政府迭派委員，向北京交通部提議、要求通融，現經交通部允許並訂定合約，結束工事。（註二）

## 臺灣新竹州「謝卡羅社」山胞誤於迷信，時常出山，殺害行人。

臺灣新竹州「謝卡羅社」山胞，因惡性流行感冒蔓延，而生迷信。時時出山，殺害行人。該州派遣日警彈壓，不能奏效。遂請軍隊出動，是日進駐南庄、司馬限、詩艾三地，利用山胞敵對關係，嗾使「交岸社」、「大隘社」山胞，燬其部落。（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臺灣省通志」第二冊。

## 七日 北京政府任命張國淦兼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王寵惠兼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註一）

## 湘西駐軍舉林修梅為靖國軍總司令。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六、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八日

五一八

湖南常澧鎮守使王正雅敗死後，其子王育寅撫有其衆。近日通電各處，宣言願改隸靖國軍，舉林修梅爲總司令。（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十月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〇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六。

## 八日 蔣中正自松口到梅縣，致電陳炯明、鄧鏗，論進軍全盤戰略。

電曰：

「途中思索戰局，目下只要固守河源、紫金，右翼軍即可如計進行。龍門爲增江上游，尤不可不爭。此後戰局，左翼當獨立作戰，如能固守潮屬，則海陸豐雖暫放棄亦可。鄙意須誘敵向左深入，乃可弛其惠城之防，以便利我軍右翼作戰。然河源、紫金果能固守，料敵必不敢有窺取海陸豐之謀。此後右翼作戰，可否分爲二部，以一部向龍門、增城前進，使其獨立作戰，以一部固守河源、紫金，監視惠城，或可相機規取。左翼軍如抽兵向平湖前進，是側面行進，甚爲危險，倘能抽出三千以上勁旅，左翼戰線仍能固守無恙，則此着未始不可行也；否則不如暫緩爲是。右翼如直取博羅，恐逼近惠城，反起敵死守死戰之心，不如西向龍門，略取遠勢。然河源不可不留強將勁旅固守，否則不如直取博羅，以其距離較近，聯絡較易，可以減少前進部隊之危險，但亦須視博羅敵兵強弱如何，能否一舉克之耳。不然，我軍距離固較近，而敵方距離更近，使其首尾相應，仍不能斷其博羅接濟，則戰線延長，又成不了之局矣。究竟如何進行，務請臨機立斷。中正約十一日可到老隆，以雨大水急，進行甚緩，焦灼之餘，惟有貢此一二，當否乞酌奪。」（註一）

## 莫榮新拒不撤離廣州，湯廷光在士敏土廠就任粵督。

廣州各團體前於四日決定供給莫榮新開拔費五十萬元，而以交出粵督印信交與湯廷光，率桂軍離粵爲條件。而莫榮新則於六日答覆：桂軍開拔費用，必須籌付二百萬元，並拒交督軍印信，保證不下令向

省城開砲，決不自行啓衅，其戀棧不去之意益明。至是湯廷光乃不待其印信之交出，即於八日在河南士敏土廠就任粵督，並成立海珠和會，由莫榮新、岑春煊、李福林、魏邦平派遣代表參加，商討桂軍撤離問題。（註二）

北京政府明令吳佩孚，齊燮元加陸軍上將銜。（註三）

北京政府派陳毅兼庫倫所屬圖車兩盟金礦督辦。（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允許前俄使館房屋由前俄使庫達攝夫管理。

自我國取消俄使待遇後，駐北京公使團，議定將俄使館房屋，仍委前俄使庫達攝夫管理，業經外交部允許。（註五）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七—一二八。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六〇九—六一〇。

註三：民國九年十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一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六。

九 日 國父致電浙督盧永祥，望撥助臧致平部子彈，俾臧部得赴粵助戰。（註一）  
北京政府令交通部整頓東三省鐵路。

令曰：

「溯自俄國政變以來，影響及於東省鐵路，政潮所播，秩序紛紜，於兩國債權利益，世界公共交通，所關匪細。我國自始即決定宗旨，令該路脫離黨爭關係，是以民國六年迄今，迭派軍警，維護治安，所有擾亂路務行爲，概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九日

五一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九日

五二〇

行禁阻。中俄合同內，俄政府對於該路之權責，暫由我國擔負，以保安寧。一面妥籌整理該路內部管理各辦法，雙方協定，共策進行。頃據交通部呈稱：本年春間，與原訂東省鐵路合同之華俄道勝銀行代表續訂之合同，現經議定，其要點為增用華員會同管理路事，完全將該路範圍，置於商業性質之內。其中國政府代行俄國政府職權，並以中國政府承認俄國統一政府並另行議定該路辦法之日為止等情。當經准予照辦。此後該路事務，應由交通部率同該路督辦等，督飭華俄各員，認真整頓，力圖改良。其該路一帶公私生命財產，並由東三省軍民長官會商各主管部，妥籌善法，切實保護，以副保惠維持之至意。」（註二）

### 北京政府令派朱啓鈴督理印行四庫全書事宜。

令文如下：

「大總統令：四庫全書為我國最鉅典籍，名播海外，迄今百載，前之分存七部，僅餘其三，既有日即淪散之虞，而承學之儔亦未由得資沾溉。中外人士，多有以印行為請者，自應設法仿印，以廣流傳而垂久遠。茲據教育部呈請籌款付印，並特派專員主持其事，著派朱啓鈴督理印行四庫全書事宜，庫行會商主管各部，擬定辦法迅速從事，以副本大總統闡揚文化之至意。此令。」（註三）

### 北京政府令吉林省軍政長官迅即剿辦琿春匪亂。

吉林省琿春等處，時有匪黨出沒，為害地方。北京政府據報迭經令飭嚴密防範。近據吉林督軍電稱：據報告本月三日黎明，琿春突來匪徒三百餘名，肆行搶掠，並有燬傷領事館外僑情事。業經派隊馳剿，並派遣尹親往查辦等情，聞之深堪詫異，著責成該省軍政長官，迅即督飭地方軍警馳往切實剿辦，並將查明詳情，據實呈報。所有該地外僑，尤應切實保護，勿稍疏虞。（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〇。

註二：民國九年十月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一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七。

註四：同註三。

十日 北京政府明令嘉獎曹錕，並特任張作霖為鎮威上將軍，李純為英威上將軍，新雲鵬、王占元、趙倜、陳光遠均授為陸軍上將，張廣建，閻錫山，李厚基，楊增新等武員與張景惠，陳毅等文官，亦分別獲授勳獎。

本日十月十日為國慶日，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乃大頒勳獎，對文武官一致籠絡。計：（註一）

特令嘉獎者一人：直魯豫巡閱使曹錕

特任為上將軍者二人：

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為鎮威上將軍

蘇皖贛巡閱使李純為英威上將軍

授陸軍上將者四人：

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靳雲鵬

兩湖巡閱使王占元

河南督軍趙倜

江西督軍陳光遠

頒給八獅軍刀以昭榮錫者四人：

甘肅督軍張廣建

山西督軍閻錫山

福建督軍李厚基

新疆督軍楊增新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日

頒授勳二位者四人：

鮑貴卿 馬福祥 吳佩孚 王承斌

頒授勳三位者六人：

孫烈臣 蔡成勛 齊變元 王懷慶 閻相文 張景惠

頒授勳四位者六人：

曹 銳 陳 毅 張作相 曹 鏌 趙玉珂 蕭耀南

頒授勳五位者十九人：

汲金鉞 孫傳芳 許蘭洲 秦 華 何恩溥 鄒 芬 張學良 劉夢庚 楊文愷 倪文漢 殷鴻壽

王廼斌 潘 復 王毓芝 于冲漢 李 馨 朱 熙 黃振魁

頒授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者十人：

張志潭 薩鎮冰 張懷芝 田中玉 盧永祥 陳樹藩 張文生 陸 錦 蔣雁行 何豐林

頒授一等大綬嘉禾章者五人：

顏惠慶 葉恭綽 范源廉 張仁奎 楊春普

頒授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者八人：

李榮殿 杜錫鈞 成 愼 張宗昌 符 麟 談國桓 任毓麟 張壽齡

頒授二等大綬嘉禾章者三人：

楊恩培 褚其祥 高在田

頒授二等寶光嘉禾章者十人，

張海鵬 楊以來 商德全 王用中 彭壽莘 盧金山 胡恩光 楊 潤 宮邦鐸 吳恆燾

頒授二等嘉禾章七人：

李殿臣 李景林 張福來 郭瀛洲 陳錫武 譚慶林 易兆霖  
頒授一等文虎章者六人：

周自齊 田文烈 吳俊陞 白寶山 陳調元 馬玉仁  
頒授二等文虎章者十一人：

孫岳 梁朝棟 趙明德 張榮 鮑德山 董政國 李濟臣 曹景桐 吳毓麟 毛過風 熙洽

北京政府特任袁乃寬為秉威將軍。(註二)

北京政府特派內務總長張志潭兼賑務處督辦，劉式訓兼外交領事官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長，任命黃榮良為駐奧地利亞國特命全權公使。(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駁復日本出兵琿春聲明。

日本外務省於本月八日發表出兵琿春聲明書，九日，日本駐華公使小幡復照會北京外交部，聲稱日本決續派兵至琿春龍井村平亂，北京政府本日由外交部駁復日本，以中國政府已於十月九日令吉林督軍迅平琿春騷亂事件，日本出兵實有背中國主權。詎日本並不理會，且在延吉等地擅設警察署。中國政府雖多次抗議，日軍則延至民國十年以後，始行撤退，而擅設之警署則仍照鄭家屯故事，自由處理。而因此事件慘被日兵殺戮之無辜華人，日方則迄未允許賠償。(註四)

中東鐵路公司與北京政府訂約，將中東路交中國政府管理。(註五)

註一：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二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一日

五二四

註四：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四〇。

註五：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五三九。

## 十一日 蔣中正抵老隆，與陳炯明議攻河源。

蔣先生中正於是日抵達老隆，至粵軍總司令部與陳炯明議商軍事，蔣說陳集結精強部隊，務於最短期間克復河源。時粵軍已收復潮汕各地，連日與桂軍激戰，並進逼惠州。（註一）

## 莫榮新否認湯廷光督粵。

廣東自桂軍李福林、魏邦平宣告獨立後，廣東省議會議長林正煊從中斡旋，公舉湯廷光督粵。湯於本月八日，在士敏土廠就職。但莫榮新却於本日通電，否認交卸，並表示決不輕棄職守，另提新條件四項：①粵督須由岑春煊、陸榮廷於沈鴻英、申葆藩二人中，擇一接任；②桂軍須留兩師兵力，長期駐粵；③陳炯明退回漳州，魏邦平退回香山，李福林仍准留駐廣州河南；④廣東仍須承認陸榮廷為兩廣巡閱使。是莫榮新前允和平撤兵者，不過藉以延宕，作為緩兵之計，況此時東江戰事，漸趨穩定，態度遂轉強硬，亦一重要因素也。（註二）

## 林葆懌宣佈南北海軍統一。

海軍一部份，自民國六年宣告獨立，隸屬廣東軍政府。廣東各界且已推海軍次長湯廷光為粵督，以促莫榮新離粵。不意海軍總司令兼軍政府總裁林葆懌竟於本日與藍建樞、蔣拯、杜錫珪等，通電各處，聲稱安福敗滅，南北海軍，本屬一家，特實行統一。（註三）實則林葆懌此舉，係出於北洋政府之收買也。林電發表後，海軍艦艇仍留粵海，並無應者。

北京政府交通部令路電郵局加收賑捐。

北京交通部爲救濟直魯豫晉陝等省旱災，籌辦工賑，擬修築滄石、烟灘、曹兗三線路基，並將隴海西段，一併展拓，特定各省路電郵加收賑捐，於本日起實行。（註四）

外國駐華使團照會北京政府，對中國政府停止舊俄使領待遇表示關切，要求中國政府與外交團商訂暫時管理俄人在華利益辦法。

北京政府於九月二十三日正式照會俄國駐華公使館停止其使領人員外交優惠待遇後，俄使庫達攝福除於二十四日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異議外，復照會外交團請求援助，勿令中國政府之處理損害俄人在華利益。日、法兩國公使乃向使團建議，俄國在華之利益應暫交列強代爲保管，各國公使亦多表示同意。因於本日以公使團領袖名義照會中國北京政府外交部，謂：

「駐京各國公使對於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停止俄使領待遇之命令所開各節，與中國有約各國公使研究關於各國在中國利益上有何影響，外交團各使請本領銜公使通知中國政府，請將各公使與外交總長關於此事會議各節，正式照會領銜公使。來照內聲明，令開辦法，中國政府萬不能永遠取消俄人按約在中國所享之利益。此不過暫時辦法，俟俄國將來政府成立經各國承認時，再行議定一切。外交團願助中國政府辦理令開各節，因此本領銜公使代表各公使，請中國政府與外交團商訂暫時管理俄人在中國之利益辦法。」（註五）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頁一二八。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六一〇。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七。

註四：同註三。

註五：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九一——二。

十二日 國父電湖南省議會，盼促湘軍出師援粵討桂。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二日



先是，湘省議會致電國父，詢及粵桂戰情。國父於是日覆電，請促湘軍出師援粵。蓋湘之同志李國柱、王育寅等均願率部攻桂，國父即派林修梅前往湘省接洽。電曰：

「長沙省議會鑒：庚電悉。此次粵人驅逐桂匪，實迫不獲已，貴省人民及統兵長官，多數主張出師援粵，義聲所播，薄海同欽。目下戰事正在進行，匪勢仍未潛銷。所望共抒互助精神，以清西南餘孽。上月王育寅派員來湘，願率所部攻桂以抒粵患，頗嘉其知義。當囑務與湘中將領，一致進行，並派林君修梅前往察看助理矣。護法軍興，擾攘數載，民生之憔悴亦甚矣。願欲減縮痛苦之期限，惟有相率而起，連清內奸。桂匪禍粵，非片言所能罄，湘人好義，實出自第二天性，尚乞督促進行，不勝盼禱。孫文、伋。（十月十二日）」。（註一）

### 北京外交部再抗議日兵在琿春行動。（註二）

### 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李純自殺。

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李純，前曾患病請假，本日早四時餘，忽用手槍自戕，彈中右脅乳下，不及治療，登時出缺。留親筆遺書三封，大意國事多艱，不能挽救如意。惟有自戕以謝國人，及請中央遴賢接任巡閱使，並以齊幫辦署理督軍。十五日奉令給予治喪費壹萬元，生平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原令如下：

「大總統令：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勳一位陸軍上將李純，奠定東南，勳勤夙著。比年邦家多難，該巡閱使坐鎮江表，才略昭宣，羣流翕洽，而於和平統一之大計尤能多方贊導，悉力籌維，幹國匡時，聲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劇，屢電請假調理，祇以時事艱難，東南大局賴其主持，諭令在署醫治，力疾視事，方冀調攝就痊，長資倚畀。乃本日據齊耀琳、齊燮元電呈：該巡閱使兩月以來，臥病奄奄，每以時局糾紛，統一未成，平時述及，聲淚俱下，近更疚憂愧恨，神經時復錯亂，本月十二日忽於臥室用手槍自擊，傷及右脅乳下，不及療治，登時出缺。手寫遺書，縷述愛國愛民素願莫酬

，不得已以身謝國。惓惓於蘇省之治安，國家之統一，籌慮周密，語不及私，披覽之餘，曷勝震悼。該故巡閱使年力未衰，猷爲正遠，乃以焦憂大局，報國捐軀，頓失長城，實爲國家痛惜。著派齊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給予治喪營葬費一萬元。所有該故使身後事宜，著齊燮元、齊耀琳督飭所屬妥爲辦理。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一體照料，生平政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候特製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績。仍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用示篤念勳勞之至意。此令。」（註三）

李純所留遺書，亦經北京政府於十月二十日命令內務、教育兩部設法妥爲保存。原令如下：

「大總統令：已故蘇皖贛巡閱使江蘇督軍李純報國捐軀，前經明令優卹；茲據代理督軍齊燮元、省長齊耀琳將該故巡閱使遺書派員齎送來京，披覽之餘，彌深惋惜！遺書於愛國素抱及捐軀報國之苦衷抒述周詳，而於和平統一志願未酬，尤引爲畢生之憾。忠誠匡濟，生死不渝，迹其取義成仁，可使頑廉懦立，即處分家事各端如恤災、助學之誼，保身持家之訓，皆足以詔示來葉，風勵末流。應由內務、教育兩部將此項遺書設法妥爲保存，垂諸久遠，以彰令矩，而揚國光。此令。」（註四）

按：李純（一八七一——一九二〇），字秀山，直隸天津人。生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出身小站。以落第秀才，棄文習武，投効於馮國璋之步兵學校爲書記。後肄業於北洋武備學堂，曾任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之第十一協協統。辛亥（一九一一）九月，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後，清廷即以李純升任第六鎮統制。旋奉令隨同第一軍軍統馮國璋進兵湖北，在武漢與民軍交戰。民國建立，第六鎮改制爲第六師，李純仍任師長。民國二年夏，袁世凱陰謀制壓國民黨人，密令李純率部南下。江西討袁軍起，李純以九江鎮守使進軍江西，攻擊討袁軍。事定，袁世凱任爲江西護軍使，並暫兼江西民政長。十二月，真除江西都督。與江蘇都督馮國璋，湖北都督王占元，稱直系「長江三督」。五年七月，各軍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六年八月，馮國璋以副總統身份離寧入京繼黎元洪爲代總統，所遺江蘇督軍一職，遂調李純繼任。九年八月，一度奉派擔任南北和議北方總代表。直皖戰爭發生，直勝皖敗，北京政府初任李純兼任長江巡閱使，十月，裁撤長江巡閱使缺，任命李純爲蘇皖贛巡閱使，仍兼江蘇督軍。任命發表甫十日，即傳自殺。

## 中國銀行團在紐約開會。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二日

五二八

美英法日四國代表，本日在紐約開會，磋商在華設銀行團問題。拉門德氏任美國代表，爲大會主席，愛狄士氏任英國代表，日本亦有特別代表二員到會，嗣於十五日簽定最後辦法。（註五）

### 羅素應邀來華講學，本日抵滬。

英國哲學家兼政論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應北京大學，上海公學，尚志學會等團體之邀請，來華講學，於是日上午九時到滬。與其偕來者爲其女友柏蕾克（Miss Dora Blake）。滬上方人士於是日假上海美術學校開歡迎大會，由汪大燮任主席，丁文江擔任翻譯，梁啟超代表各邀請單位致歡迎詞。次日（十三日），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新教育共進社、基督教救國會、中國公學、時事新報等六團體復在大東旅社開會歡迎，羅素蒞臨講演「中國宜保存固有之國粹」。十四日下午，在中國公學講「社會改造原理」，十六日再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教育之效能」，二十一日下午，在南京講「愛因斯坦引力新說」。（註六）

羅素於十月二十日離滬後，遍歷南京、長沙等各大都市，發表演講，歷時近十一個月，於明年（一九二一）九月離華返英。其在華講演之主題可分二類：一爲屬於哲學與科學者，如「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愛因斯坦引力新說」等是；一爲屬於社會科學者，如「布爾什維克的思想」、「社會結構學」、「到自由之路」等。（註七）其講演多由張松年擔任翻譯。羅素於訪華之後，曾著「中國之問題」（Problems of China）一書，其見解頗有發人深省之處。

附錄：張松年：志羅素（附羅素所著書目）

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現代世界至極偉大的數理哲學家。是於近世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開一新時期的一種最高妙的新學，（即數理邏輯也）叫記號邏輯或邏輯斯諦科（Logic）很有創發而且集大成的，本着數學之批評的研究

。他在哲學裏也成立了一種新方法，（言精神是哲學裏的科學法，言方式就是『邏輯的和解析的方法、』）他的哲學（名叫『邏輯的原子論』或『絕對多元論、』認有種種的個體和關係，而不認有個包括一切的宇宙根基，簡單說是由於『關係』的新研究，而生『關係在外說』，在現代哲學界思想界，要算最有影響的。最近他又拿那在數學與哲學已著大效的『邏輯——解析法』為心理學的新研究，得出與在美發生的『行動主義』（最新的心理學）與『中立一元論』（即美派的新實在論）大部分相同的結論，認心物的分別不是實質的，只是他兩所從的因果律的等級不同，此是一件今年學問界裏極可注意的事。

他又是第一流的能文者，有邏輯與作散文的天才，最能解析，最精細，最能析事理入微，他文章的明析透澈，周密銳利，真是一時無比，無論論什麼東西總使人容易領悟，論學能使人深入，論事能使人感動，他這種能力，人沒有不佩服的，與揭慕斯和般伽雷一樣。

羅素是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在英倫的塞埠頭城生的，與巴枯寧、托爾斯泰、克魯波特金等同，也出身於貴族。他的祖父羅素伯一世（即 Lord John Russell）是維多利亞時代有名的改進黨的政治家。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的提議者，曾經兩次為首相，父是個子爵，他自己又是他長兄羅素伯二世的假定承嗣，所以羅素在劍橋大學雖學的是數學與哲學，原是關心政治的，以後的主張社會改造，並不為奇，先就嘗強烈的主張過女權，主張過自由貿易，競爭過選舉。

歐戰以來，他大唱平和論，反抗戰爭，論英國外交之謬。一九一六年竟因為良心上不肯當兵的人辯護，被政府罰了金百鎊，劍橋大學的三一書院也把他的數學原理講席革掉，但是他的勇氣却越發旺起來，他的智慧之光越發亮起來，他的頭腦越發冷靜，心越發熱起來，他的學者的良心也越顯露出來，他的改革論越發熾盛起來，他的主張越加公正起來，他的感化力也一天比一天的更大起來，政府慌了，把他約束不准出境，破壞了他到美哈佛大學講演的宿約，去年又把他下獄六個月，但是如在巴枯寧、克魯波特金一樣，下獄一次也不過使他的意志更堅固一番，使他的見解更透徹一層罷了。所以現在羅素已完全成了光明磊落的根本改造論者，世界改造的指導者，同情於他的人已經遍處都有，罷工的工人也多找他去指教，自然以世界的學者說話是容易使人信的，也實因他的話能够恰合事實，深當人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二日

五三〇

心，本來真理不外與事實相應的說話。

羅素新近表明他的態度，他是以無政府主義為終極的理想，但現在主張的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一種『社會 Guild 社會主義』。要曉得這全是幾經思索幾經考察而後得的結果，必不可輕輕看過又要曉得羅素的政治學說社會學說，與他的數學學說哲學學說通是一貫的，因為他是一個頭腦極清楚的科學的哲學家，他很見到科學與藝術的重要的，所以他的社會改造的主張也總照顧這方面，他說世界最好的東西是由內來的，像創造的藝術、愛、思想這類的東西是，這些東西上必不可缺的便是自由，所以羅素主張的行會社會主義是偏向無政府主義的，正因無政府主義對於這等物事最為注重最為便當。就是最強於這些事以及人的關係和生活的愉樂，羅素是極能洞燭社會的根本、現代的病原的，所以他主張改造要從根本下手，絕不枝枝節節而為之，他的改造社會的方法之根本便是他常說的衝動之轉變，他說人的行為多是發於衝動，衝動分兩類：一是創造的，一是占據的。學術等都起於創造衝動。而占據衝動是種種惡事之原，財產和國便是這種衝動兩個重大的表現，所以改造社會要使占據的衝動變成創造的，最好的制度是最發展創造衝動最減削占據衝動的，最好的生活是創造衝動居最大的地位，占據衝動居最小的地位的。羅素這種主張便也是關係他的注重思想、學術、個人自由、愛情、善意的，以至他對於教育、人間關係（如男女關係）的主張都如此。（在教育上他極重兒童的思想力心的冒險，他說教育不外發展本能、發展天才、發展個性、與懷惕黑A. N. Whitehead 與南白瑟 T. Percy Nunn 說略同）。

羅素又是很喜歡引老莊的書的，在他那部講社會改造最近的書『達自由的路』。卷頭題有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 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 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的話，羅素的改造理想，實大致類此。

附羅素所著書目

1.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96.
2.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rmany, 1897.
3.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tz, with an Appendix of Leading Passages, 1900.



4.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Vol. 1, 1903.
  5. Philosophical Essays, 1910.
  6. Problems of Philosophy, 1912.
  7. Philosophy of Bergson, 1914.
  8.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1914.
  9.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1914.
  10. War, the Offspring of Fear, 1916.
  11. Justice in War Time, 1916.
  12.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1916.
  13. Political Ideals, 1917.
  14.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 1918.
  15. Roads to Freedom: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1918.
  16.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1919.
  17. 與 A. N. Whitehead 合著 Principia Mathematica, Vol. 1, 1910, Vol. 2, 1912, Vol. 3, 1913. (註八)
-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〇。
-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八。
- 註三：民國九年十月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六號。
- 註四：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八一號。
-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九。
- 註六：「上海資料研究續集」，頁六七四。
- 註七：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上冊，頁四二一——四三六。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三日

註八：「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八號，頁一〇六——一〇八。

五三二

### 十三日 國父電促李烈鈞自渝來滬，商決大計。

李烈鈞駐軍重慶，國父初欲其率部由湘入粵，肅清兩廣，惟蘇督李純於十月十二日自殺，張作霖兵逼京津，長江方面出現有利機會，國父因電促李氏即行來滬，商決機宜。電曰：

「重慶李協和部長鑒：黃密。粵事相持未決，湘軍又徘徊不進，故前電極望兄由湘入粵，肅清兩廣。湘中我方可靠的軍隊，亦有萬餘，尙敷調遣，惟今時局忽生劇變：一、李純確於昨日自殺身死。二、西報載北京謀復辟，張作霖兵逼京津，曹錕南逃。三、林葆懌偵日與北方海軍聯名通電，宣告統一。四、浙閩爲自衛計，皆有動機。五、鄂中段系軍隊，已陸續發動，贛東又與贛南軍隊惡感甚深，與贛西贛北鎮守均有猜忌。似此長江機會絕佳，亟宜統籌全局，確定大計。現得覲存報告，李根源軍隊被我截獲子彈三百箱，並擊斃團長一名，李軍大困，粵事漸可解決。長江形勢今較粵爲急爲重，務請兄迅駕來滬，決定機宜至盼，並速電復（十月十三日）。（註一）

（註二）北京政府令准陸軍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免職；任命閻相文為陸軍第二十師師長。

楊庶堪通電辭四川省長職。

楊氏辭職後，即來滬向國父請命，經任其為國民黨本部財政部長，負籌劃軍需，掌理機要；並負責接洽各方派來聯絡之代表。（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一。

註二：民國九年十月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四號。

註三：「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八〇四。

十四日 許崇智電請蔣中正前往相助。(註一)

國會議員發表告別四川父老宣言，離開重慶。

國會議員抵雲南後，本擬於雲南組織政府，以唐繼堯不表贊同，主張移國會與軍府於重慶，議員因又先後入川，於九月十日抵重慶。詎知川省武人，亦復內訌不休，熊克武圍攻重慶，議員終不能久留，因於十月十四日發布宣言，告別川省父老，離重慶他往。至粵軍返旆，岑，莫出走，流離顛沛之國會議員，始得於十年一月十二日復回廣州，開兩院聯合會議。(註二)

### 唐山煤礦爆炸。

唐山開灤煤礦，本日因沼氣爆炸。死傷工人五六百名。(註三)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八。

註二：顧敦錄：「中國議會史」，頁一七九。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八。

### 十五日 北京政府任命齊燮元代理江蘇督軍。

齊燮元，字撫萬，遜清秀才，後入北洋陸軍武備學堂，得爲北洋軍將弁，屬直系。初任馬繼增部第十二旅旅長，繼任第六師師長，旋轉任江蘇督軍李純之參謀長，兼金陵鎮守使。爲人工於權謀，頗得李純信任。九年十月二日，北京政府任命李純爲蘇皖贛巡閱使，並以齊燮元副之，十二日，李純自殺，或謂係由齊燮元逼迫所致。然北京政府仍徇直系諸將領之意，於本日任命齊燮元代理江蘇督軍。(註一)

北京政府核准衍聖公孔德成先行頒發襲爵封軸，成年後補行覲見。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四、十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

五三四

北京政府於本年四月二十日令封孔德成爲衍聖公，依規定須親赴北京覲見受爵。因孔氏年幼，不能成行，國務總理靳雲鵬因呈請先行頒發封軸，以資信守，待孔氏成年後再行晉京覲見。當蒙徐世昌於本日批准。靳雲鵬原呈如下：

「爲衍聖公孔德成現未及歲襲爵封軸，擬請先行頒發以資信守，恭呈仰祈鈞鑒事。銓敍局呈稱本年四月二十日，奉大總統令孔德成襲封爲衍聖公，此令，等因奉此，查勳位令第六條內載，凡依優待條件保有親王以下之世爵者，各以授有勳位論。又授勳禮載凡滿王公世爵，初受爵或晉爵及襲封均與授勳禮同各等語。現時該公爵封軸，業經由局辦竣，呈請蓋璽發下。該衍聖公孔德成既係五等世爵，應遵照前令，親詣大總統府恭行授爵禮領受封軸，惟查該公爵現屬幼齡，未能遵行授爵典禮，擬請將襲爵封軸先行頒發以資信守，仍俟成年時補行覲見，以重襲典，是

否有當呈請轉呈等情前來，理合據情呈請大總統鑒核訓示遵行。謹呈」（註二）

## 川軍劉文輝部佔領重慶。

川軍混亂，情勢益烈，熊克武部成都被逐後因即退駐綿陽，聯合各軍，併力反攻，復得成都。前月二十七日劉湘所部佔領資中，二十八日楊森所部佔領內江。至本日劉文輝所部佔領重慶。（註三）

## 公使團承認我國收回俄租界。

我國停止俄使領待遇後，所有俄領租界，業已陸續接收管理。雖在華俄僑，曾有反對之主張，而外團方面，已認我國收管俄界爲有理由。本日復照會我國爲正式之承認。（註四）

## 新四國銀行團成立。

新銀行團爲美國威爾遜政府所發起。民國六年，段內閣向舊銀行團爲第二次善後借款時，四國以戰時困難，勸美國復歸銀行團。美國以曠昔曾經宣言脫離，拒絕之。至民國七年五六月間，威爾遜政府

招集本國銀行三十餘家，組織對中國借款團，而聽本國政府之指揮，旋向日英法三國提議曰：

此次戰爭，使美英日法等國，成互助提携之精神，由四國資本家組織團體，辦理中國借款，以助中國產業之發展，與財政之鞏固，似爲適宜之舉。美國已擬定組織銀行團之綱要如左：

- 一、由美英日法四國資本家，組織對中國之借款團。
- 二、凡中國政治借款，經濟借款，一概承受。
- 二、舊銀行團各員既得之借款優先權，讓予中國，或新銀行團。

美國此項提議，英法自表歡迎。惟日本對中國之投資政策，已樹特殊勢力，如加入新銀行團，則無法操縱，有背本國政策；如不加入，則又陷於孤立。故一則派代表參加四國銀團會議；一則由國人積極反對新銀行團之政策。民國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國銀行團代表，在巴黎議決新銀行團實行上列諸問題之要點如左：

- 一、贊成美國組織新銀行團之綱要。
- 二、關於實業及鐵路借款，除已爲各國既定之權利外，凡現在及將來，此項借款優先權，由本團承受。其本團外資本家，已經訂有契約，或優先權，務設法使讓渡於本團。
- 三、四國承認俄國政府後，得許俄國資本家加入本團。
- 四、比國財團成立後可希望加入。
- 五、團內之各國銀團，各自成本國團體。祇許代表本國經濟活動，不得代表他國利益。
- 六、實業及鐵路借款，由本銀行團統籌全局辦理，本團內之各國銀團，得各使其代表及技師提出計劃書。
- 七、許日本銀團，平均擔任湖廣鐵路借款。

上項議決之協定，日本輿論大起反抗，認爲新銀行團對於南北滿洲及內外蒙古爲日本具有之特殊勢力範圍，不能漠視，一再要求新銀行團予以承認。嗣於一九二〇年即民國九年五月十一日協定滿蒙調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六日

五三六

解辦法如左：

甲、南滿鐵路與其現有之支路，連同爲鐵路附屬品之礦產，不列入新銀行團鐵路範圍之內。

乙、議築之洮南熱河鐵路，與議築自洮熱間至海岸之鐵路，歸入新銀行團鐵路範圍之內。

丙、吉林會寧鐵路，鄭家屯洮南鐵路，開原吉林鐵路，吉林長春鐵路，長春洮南鐵路，新民屯奉天鐵路，四平街鄭家屯鐵路皆在新銀行團範圍之外。

自此美英日法四國組織對中國借款之新銀行團，起自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七月，迄於一九二〇年九月（民國九年），其間爲日本滿蒙除外問題，費兩年以上之時期，始得解決，而新銀行團正式成立於民國九年十月中旬。由四國駐華公使，將新銀行團成立，及希望中國早立統一政府，使新銀團贊助中國前途發展之計劃，得見諸實行之旨，通告中國政府。至民國十年三月，更將新銀行團交涉經過各項文件，送致中國政府。（註五）

註一：民國九年十月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六號。

註二：民國九年十一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六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八。

註四：同註三。

註五：劉彥：「中國外交史」，下冊，頁六五二——六六一。

十六日 粵軍許崇智部克河源；蔣中正會許崇智於陂頭，就商戰務。

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大破李根源，沈鴻英等部桂軍，攻克河源縣城。蔣先生中正當日卽至陂頭，與許崇智會商戰務。次日，蔣氏抵河源，並對陳炯明，許崇智提出作戰計劃。（註一）

臺灣日本總督謀鎮壓山胞。

臺灣中部山胞，情勢不穩，日總督恐影響山地全體治安，是日在官邸召集警務局長理藩課長，各州知事等開理藩根本政策並作四項訓示，以統一指揮，進行「討伐」，又廢數百個警察分屯所，於每半日路程之要地，築造分遣所一處，派行鹿砦等防禦工程，每所配置警備員二三百人，以集中力量，鎮壓異動。  
(註一)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二八——一二九。

註二：「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二七。

## 十七日 北京政府公佈直魯豫巡閱使署組織令。

本日，北京政府公布「直魯豫巡閱使署組織令」，含五條，原文如下：

第一條 直魯豫巡閱使署設參謀長一人，簡任承巡閱使之命辦理署內一切事務。

第二條 直魯豫巡閱使署設左列各處：

一、秘書處：掌理機要事項。

二、參謀處：掌理軍事計劃事項。

三、副官處：掌理宣達事項。

四、政務處：掌理軍務行政事項。

五、軍務處：掌理關於軍隊事項。

六、軍醫處：掌理關於軍隊衛生事項。

七、軍需處：掌理軍需事項。

八、軍法處：掌理關於陸軍司法事項。

第三條 各處設處長一人簡任承巡閱使之命掌理本處事務。  
處長視少將或同等之簡任職。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七日

五三七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七日

五三八

第四條 各處分設各科科置科長一人薦任科員無定額委任承長官之命分掌本科事務。

各處之分科以別表定之。

科員之額數由巡閱使酌定之。

第五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國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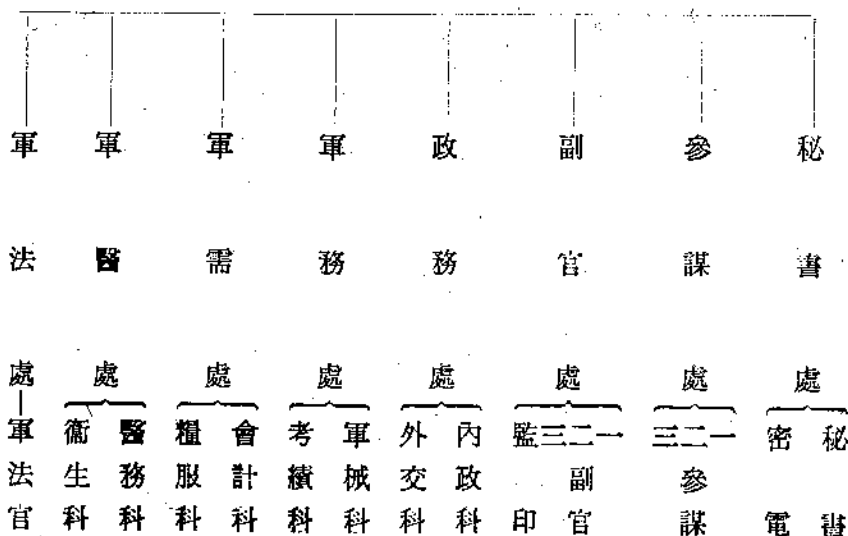
Academia Historica



附錄：直魯豫巡閱使署組織表

直魯豫巡閱使

參謀長



北京政府舉辦義賑獎券。

北京政府內務部以本年北省亢旱，區廣災巨，擬舉辦義賑獎券，以資賑濟。本日已會同財政部呈報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七日

五四〇

設處舉辦。(註二)

北京政府發表直隸陸軍各師旅改編後各師旅長人選，王承斌等為師長，王用中等為旅長。

直皖戰後，直系軍隊大為擴充，人事亦多所變動。曹錕乃透過陸軍部請予擴編，並陞任王承斌、張福來、蕭耀南、曹錕等為師長，王用中、董政國、彭壽莘、孫岳等為旅長。本日，大總統徐世昌發布指令予以核准。茲錄陸軍部原呈如：

「為請改編直隸陸軍各師旅、簡員任命繕單恭呈鈞鑒事、准直隸督軍曹錕電稱竊擬改編師旅暨分配餉款情形，業經呈請鑒核在案，復查所擬改編師旅名稱尙有宜加變更者，前擬將第一混成旅編為直隸陸軍第一師，第二混成旅編為直隸陸軍第二師，第三混成旅編為陸軍第十四師，茲擬將各師名稱概與陸軍各師依序排列，即名為陸軍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師，其第四五兩混成旅，編為直隸陸軍第一師，又衛隊混成旅，第一二三補充旅，前擬改編為直隸第一二三混成旅，茲擬將各旅亦與各混成旅排列，其第一補充旅，編為陸軍第十二混成旅，第二第三補充旅改編為陸軍第十四十五混成旅，衛隊混成旅，改為直隸陸軍第一混成旅所有月餉，及一切用款，仍照原擬辦法規定現當入手改編之時，所有各師旅長亟應遴選得人先，行擬定請簡、茲查有直隸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堪以任為陸軍第二十四師師長，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張福來，堪以任為陸軍第二十五師師長，直隸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堪以任為陸軍第二十六師師長，直隸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錕，堪以任為直隸陸軍第一師師長，直隸第一補充旅旅長王用中，堪以任為第十二混成旅旅長，第三師第五旅旅長董政國，堪以任為第十四混成旅旅長直隸第三補充旅旅長彭莘堪以任為第十五混成旅旅長，陸軍中將孫岳，堪以任為直隸第一混成旅旅長。以上所列各員，均經詳加選擇，定能勝任，謹此電陳，懇請俯賜照准，分別任命等因查該督軍所請改編直隸陸軍各師旅，原為劃一軍隊拱衛中央起見，擬請將直隸陸軍各師旅，按照國軍號數，挨次改編其暫定之直隸陸軍第一師一混成旅亦可順次編列，毋庸再用直隸名義，如蒙俯准該督軍所保師旅長各員，本部詳加覆核，均堪勝任，擬請任命，俾重職守，理合繕單具呈，



伏乞鑒核訓示施行。謹呈」。(註三)

北京大學授贈美國學者杜威以哲學博士學位；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法學博士學位。

國立北京大學，前曾授贈與法前總理班樂衛氏等學位。茲復於本日舉行第二次授贈名譽學位禮，特贈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以哲學博士學位，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以法學博士學位。(註四)

附錄：

### 一、杜威生平

美國約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生於美之佛蒙特州(Vermont)爲著名之實驗主義教育哲學家。一八九六年創辦實驗學校(The Laboratory School)，以從事實際教育與革新。一九一〇年著「思維術」(How We Think)，一九一六年，其名著「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問世。一九一九年春，至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講學，講「哲學之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同年，接受中國學術團體之邀請，來華講學。留華兩載，足履十一省，對我國思想界影響甚鉅。一九二〇年接受北京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二一年由華返美，仍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迄於去世。(註五)

### 二、芮恩施略歷及其著述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一八七〇年六月十日出生於美國威斯康新州之米瓦溪市(Milwaukee, Wis.)。一八九二年畢業於威斯康新州立大學，獲文學士學位，一八九四年獲法學士學位，一八九八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曾先後遊學德國柏林、法國巴黎，及意大利羅馬各大學。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一年任威斯康新州立大學政治學助教授，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三年任該大學正教授。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任美國駐華全權公使。卸任公使後，曾在華盛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七日

五四二

頓短期執行律師業務。嗣任中國政府政治顧問。一九二四年一月病歿於上海，得年五十四歲。

芮氏任駐華公使之前，曾任德國萊比錫大學羅斯福講座教授，及智利大學客座教授。駐北京時，曾與中外學者名流，共同發起「中國政治學會」(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被選任副會長。會員中有美人古德諾(Frank J. Goodnow)，魏羅伯兄弟(W. W. and W. F. Willoughby)，亞當士(Henry C. Adams)，英人莫禮遜(George Morrison)，布萊登(Robert Bredon)，培文(Prof. Bevan)辛博森(B. Lenox Simpson)，法人莫沙特(Mazot)，白道(Padoux)，俄人珂羅惠洛夫(Konovalev)，史特爾哈爾斯丁(Srael-Holstein)，日人有賀長雄等。中國方面有陸徵祥(曾任會長)，嚴復，王寵惠諸人。曾刊行季刊，並按時舉行論文宣讀及演講等會。設有圖書館於北京南池子。

芮氏以學者出任駐華公使，頗思有所作為。對於美國應如何協助中國建設，曾有許多主張。在其所著「使華記」(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一書弁言中，說得很清楚。他認為美國一向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實屬消極行動。而美國對中國的積極行動，應為非政治的。對於中國的教育、中國的商務、中國的企業，美國應直接繼續參加活動。而活動的立場與態度，應基於自由合作的精神(Spirit of free cooperation)，而不可居於師保(Tutelage)的地位。他反對美國重歐輕亞的傳統觀念。他曾預言美國輕忽亞洲與中國的政策，將自食其惡果。

芮氏著述有下列各種：

- I. The Common Law in the Farly American Colonies, 1899.
- II.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1900
- III. Colonial Government, 1902.
- IV.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1905.
- V. American Legislature and Legislative Method, 1907.
- 六.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1911.
- 七. International Unions, 1911.

八、Essentials of Government, 1920 (Published in Chinese) (未曾見過)

九、Secret Diplomacy, 1921.

十、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922, 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Garden City, N. Y., and Toronto. (現有影印本，由 Paragon Book Gallery, Ltd, New York, N. Y. 發售)。(註六)

臺灣日總督署創立臺灣體育協會。(註七)

臺籍飛行員還臺作鄉土飛行。

臺灣第一個飛行員謝文達在臺中作鄉土訪問飛行。謝氏臺中東勢角人，六月畢業日本伊藤飛行學校，八月參加日本飛行協會主辦之民間競技飛行大會榮獲三等獎後，九月携機還臺，訪問鄉土。各界熱烈歡迎，共募三萬餘日元購新式客機一架贈謝氏，後謝氏駕駛該機飛往大陸，為祖國服務。(註八)

註一：民國九年十月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七八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一號，頁一三九。

註三：民國九年十一月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七〇〇號。

註四：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教育紀事」，頁八八。

註五：高廣孚：「杜威教育思想」，頁五。

註六：姚崧齡：「芮恩施使華記要」，頁三——六。

註七：「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二八。

註八：同前註。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七日

五四三

十八日 滇軍朱培德部攻佔廣東韶州。(註一)

新任秘魯國駐華公使呈遞國書。

秘魯國新任駐華公使富瑞立，於本日向徐世昌呈遞國書。(註二)

吉督鮑貴卿否認與日人訂約。

琿春交涉發生後，北京外交部迭次向駐北京日使要求撤兵，迄未撤退，並陸續增兵。近由延吉公民急電政府，稱吉督鮑貴卿已與日人訂立會剿辦法八條，要求從速取消，旋經吉督聲明並無其事。(註三)

中日廟街交涉調查結果發表。

日本海軍前在廟街被俄國紅軍虐殺，日人指我國海軍有協助俄軍嫌疑。曾由駐華日使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當經雙方派員會查。現已將調查結果發表(一)駐廟街張副領事爲保護華僑起見，曾與紅黨交涉。(二)紅黨接近廟街時，江亨艦長與白黨約定凡侵入中國軍艦及運船周圍一定界限者，可加以射擊。三月十二日未明時，日本軍隊之一部接近中國礮艇，艦內監視兵，以機關槍向之射擊。天明始知擊死者爲日兵三名。(三)江亨艦借與白黨礮三尊，內一尊爲紅黨所奪，致該礮有爲紅黨利用形跡。(四)日本與紅黨戰爭時，中國水兵或者因私事出外攜帶軍器自衛，乃以誤解，故對日兵有射擊形跡。又其中有一二名經過紅黨礮兵陣地附近時爲紅黨脅迫，致有教授礮操之形跡云。(註四)

國際統一救災會成立。

本年直魯豫陝諸省，亢旱爲災，中外人士，先後發起救災團體，茲復聯合組織，定名爲國際統一救災總會。即日由梁士詒等十六人呈報成立。並公推徐大總統爲該會名譽會長。(註五)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八。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二十二號，頁一四〇。

註三：同右書，頁一三九。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二。

十九日 蔣中正與陳炯明，許崇智在河源會議作戰計劃。

陳炯明、許崇智均於十八日到達河源，是日與蔣先生中正舉行會議，會商作戰計劃。陳炯明主張攻博羅。次日，許崇智病假，陳炯明任蔣中正爲粵軍第二軍前敵總指揮官，蔣辭不受命，仍願以個人關係代行許崇智軍長職權，指揮第二軍作戰。（註一）

北京政府派陸徵祥爲賑務處會辦。（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三二九。

註二：民國九年十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八〇號。

二十日 北京政府令准山東省長齊耀琳辭職，特任山東督軍田中玉暫行兼署山東省長。（註一）

石青陽上書國父，報告在川失敗情形。

石青陽在川，以熊克武態度不明，乃率部討伐。國父曾於本月一日函其駐川待命，將來長江形勢，如有變動，或將調其率部出川，直趨武漢，原電曾有「惟川禍連年，皆因內訌，非力圖向外發展，終無寧謐之日。」，「此後長江形勢或有變動，貴部務必舍去川中一切，直趨武漢，必可達吾人遠大之目的也。」等語。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十九、二十日

五四五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日

五四六

石氏所上報告書，略謂：

「此次川中戰事，本屬全勝之局，乃以意見不愜，遂至喪敗如此。現青陽同漢羣（呂超）錫卿（盧師諦）三部（共編六個混成旅），均集中涪陵，擬節次退守西秀黔彭休養，以待事機。前托尊處代購飛機手槍，擬請暫緩購置，所有存款，望鼎力代為保存。當此喪敗之餘，款項絲毫，皆可珍重。事機驟至，即須鉅款支拂。」（註二）

桂軍葉泰尾焚掠民居，向惠州退遁。（註三）

中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江蘇省教育會開第六次會議。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六次會議到代表三十二人，代表十九省區，議決案二十四件，討論有關教育經費獨立案，增設國立大學案，頒訂國音字典，改革學制系統案，學生自治綱要案等，會期由本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註四）

江蘇省議會議決廢除督軍制。

江蘇自李督出缺後，蘇省人士多主張乘機廢督，茲復經該省議會通過電請政府實行廢督案，一面並通電各省議會，要求一致主張。（註五）

廣東義國教堂被焚，義使提出交涉。

駐北京義使，因廣東義國教堂被兵焚燬，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當經政府電廣州軍政府查覆。

（註六）

註一：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八一號。

註二：石青陽上國父書原件。

註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〇。

註四：「教育雜誌」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七；十二期，頁一。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二號，頁一四〇。  
註六：同註五。

## 二十一日 外蒙古王公電請北京政府懲辦私借外款喇嘛。

外蒙古少數喇嘛，前與日人私訂借款契約，茲由蒙古王公聲明：此事係少數不肖之徒，假借王公名義，應請中央嚴加逮緝究辦，並向外國聲明一切借款，非中央政府承認者，完全無效。（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廿二號，頁一四〇。

## 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答覆各國駐華公使，說明停止舊俄使領待遇之必要，並聲明：俄國領事裁判權當然中止。

自北京政府於本年九月二十三日頒令停止舊俄使領待遇後，駐華各國公使深恐中國政府此後對於俄人之措施，影響各國人民在華之特殊權利，復因舊俄公使的請求，竟出面干涉。九年十月十一日由使團領袖照會中國外交部，既謂「中國政府萬不能永遠取消俄人按約的在中國所享之利益。此不過暫時辦法，俟俄國將來政府成立經各國承認時，再行議定一切。」又謂「請中國政府與外交團商訂暫時管理俄人在中國利益之辦法。」俄國宣言自願放棄的權利，竟由英法日各國代為交涉保留，殊屬怪事。中國外長乃於是日對上述照會，作如次之答覆：

「……查本國政府宣布停止俄國使領待遇，實因俄國使領久已失去代表資格，不能行使職權，故不得已按照他國先例，有此停止待遇之舉，以免除事實上之困難，現在適用一切辦法，自屬暫時。至俄國正式政府成立得中國承認時，再行決定一切。對於俄國在華人民，仍留其由條約所賦與之利益。俄國租界由中國代為保管，界內一切行政暫無變更。倘為情勢必須改良時，亦可酌量辦理。俄國領事裁判權當然中止；但如中國法庭審理他國人控告俄人案件，可引用俄律，以與中國法權不相抵觸者為度；或延用精通俄律專員備法庭顧問，亦無不可。此等辦法，中政府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於維護俄國人民固有權利，委曲求全，當爲各國公使所諒解，自無再與外交團另訂暫時管理俄人辦法之必要。惟各國在中國利益，如因停止俄使領待遇，而或有可受影響之處，本部極願與駐京各國公使隨時接洽，以解除一切困難也。」（註一）

此後外交團仍再三與我國交涉，維護俄人在華的特殊利益；但俄人在華之利益已被中國逐漸清理。俄國在中國內地及東三省之郵局，均被封閉；旅華各地之俄人，已由中國司法機關管理；帝俄政府存於中國國內銀行之財產，均由中國代爲保管。

### 粵軍攻克惠州城，桂軍向博羅退却。

桂軍連遭敗績，士氣沮喪，擬將惠州交與李根源，調回林虎、馬濟、以抗李福林魏邦平。惟李根源軍亦遭粵軍截擊，陷入困境。二十日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因病請假，蔣中正代理軍長職務，率部作戰，所向克捷。桂軍棄泰尾，向惠州潰退。二十一日，蔣率第二軍，進至黃麻陂，熊略部佔領橫瀝，鄧鏗部進至家公嶺，與平山左翼軍聯絡合圍後，粵軍乃於二十二日一舉攻克惠州城，桂軍向博羅羅湖退却。時東江桂軍，因江門警衛軍及高、雷、欽、廉、瓊各處民軍應援粵軍，乃致進退失據，而廣州桂軍又陷於圍攻之中，桂系勢窮力竭，惟冀能安全離粵而已。（註二）

註一：張忠鈺：「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九二。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〇。

### 二十三日國父命林直勉代表出席三藩市（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股東大會。

三藩市少年中國晨報社開股東大會，國父於收到該報社所寄啓事、股票及息金後，親筆填寫委權紙一張，委託正在三藩市之林直勉爲股東之代表，依期出席股東大會，代行本股東之職權。（註一）

## 粵軍總部在惠州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總攻廣州計劃。

本日陳炯明邀蔣中正等召集軍事會議於惠州，決定總攻廣州計劃：右翼軍掃除增城之敵，向龍門埔前進，至南村附近集中，攻廣州西北；中路軍掃除石龍之敵，沿廣九路右方前進，集中龍眼洞，擔任東面之攻擊；左翼軍掃除東莞之敵，沿廣九路左方前進，至車陂，東園附近集中，攻擊廣州東南。如此則廣州桂軍，如困釜底，當無能為力矣。同日，蔣中正即令第一第七支隊佔領博羅，第六支隊及丘統領部向樟木頭，第三第四支隊向蘇村，追擊桂軍。（註二）

## 岑春煊宣言引退。

粵軍節節勝利，廣州已陷重圍，岑春煊知無法挽回頹勢，於本日通電各處，宣言引退。電曰：

「各報館均鑒：日前驚悉李秀帥逝耗，並讀遺書四紙，血淚縱橫，愴懷欲絕。茲讀張雨帥通電，願同人以秀帥之心為心，勿以鷸蚌之爭而利外人，勿因權利之私而傷國脈。更讀曹仲帥通電，秀帥以身殄國，藉以喚醒一切，來日大難，若僅知哀悼者，而死者未竟之遺志，末由繼續，心滋痛矣各等語。憂時念亂，語重心長，追念音塵，益增悲感。溯自南北構兵，和平之義，秀帥發始於長江，煊則和之於滬濱，自是厥後，函電信使，迴環絡繹，齊志一慮，聲應氣求，縱段祺瑞持之以武力，安福系撓之以陰謀，兔起鶻落，變幻百出，和平道梗，不絕如縷，而排除萬難，百折千迴，同趨一的，以謀貫徹，則固三年如一日也。不意大難既除，素願尚阻，因以尸諫，警覺同人，如此純潔犧牲，論煊之身，尤抱無窮遺恨。今秀帥既不惜一死，以謝國人，煊復何所徘徊？憎茲多難，天下洶洶，迷夢未醒，土崩之兆已見，魚爛之形將成，治絲益紊，萬方一轍，淪胥慘禍，迫於燃眉。倘因一二人之故，長使一國分裂，永陷國家於斷潢絕港之中，坐視吾民萬劫不復，將何以對天良？更何以對死友？午夜徬徨，籌思萬遍，息爭惟有不爭，交讓當自我始，某于即日宣言引退。更以四事呼籲國人：一、希望西南各省，速取消自主，俾南北統一，早日告成；二、希望京師從速依法召集國會，俾得補救外交，完成憲法；三、希望南北軍人，自動提倡裁兵，以免財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四日

五五〇

政破產；四、希望京省開誠布公，共圖善後，並協定外交財政實業教育諸種建設大計，以定國是。庶幾九年紛亂，自此告終，民治曙光，從新圖始。煊亦得退老林泉，幸觀盛治，轉禍爲福，要在國人。懺悔之誠，垂涕陳詞，伏維諒察。岑春煊。」（註三）

## 北京政府派孫多鈺督辦浦口商埠事宜。（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一五〇二。

註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〇。

註三：王景濂，唐乃濡：「中華民國法統遞嬗史」。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二號，頁一四〇。

## 二十四日 岑春煊、陸榮廷等宣言取消軍政府。

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等，於本日通電各處，宣言取消軍政府，電謂：

「慨自段氏毀法，耀武川湘，我西南各省暨南軍將士，宣言護法，遂至南北相持，戰禍蔓延，經年不解，我西南各省各軍於是成立軍府，原冀同心同德，捍衛大法，鞏固國基。煊等德薄能鮮，應付無狀，支撐兩年，變幻百出。近者大勢雖已啓先機，而局部復趨於崩潰。軍府刺擊其間，澄清何俟，既爲統一之累，重貽中外之憂，舉國徬徨，罔知所措。……煊等謹從良心所附出，特取斷然之處置，即日自決，辭去總裁，解除軍府職務，以期回復國家原狀，而滅愆尤於萬一。自今以後，當局應從全國軍民願望，依法召集國會，遞循法軌，與民更始，西南諸省，亦應顧念全局，迅速促成統一，妥籌善後，蘇息民生，以免覆轍相尋，競行不已，而使一切禍亂，無從緣附以行。尤望全國人士，同心爲國，相與維新，特此宣言。」（註一）

此電發表後，岑、溫及李根源相繼逃港轉滬。桂系軍閥，當時固已崩潰，其附庸桂系之政客集團，亦同歸消滅。林葆懌初隨程璧光南下護法，顧有始無終，乃受桂系誘煽，至是又通電與北方海軍聯合。



## 徐樹錚上電國父數陳合作大計。

岑、陸宣言軍政府取消，即乞英領事派兵艦保護離粵，時徐樹錚已由北京東交民巷日本兵營逃出抵滬。曾函國父陳合作大計，略云：

「李死（指李純）岑遁，粵府星散，請正學（待考）密商嘉公（盧永祥），即速聯合滇黔，提携閩粵川陝，撫翼蘇贛，從新組設軍府，登高一呼，萬山皆應。甘新不過垂手旁觀，魯皖亦必歸我，鄂豫更勿能爲，機不可失，千萬千萬！東鄰外交及川陝交親，弟可力任之，祈與嘉公（盧永祥）剖陳利害，救國救世，在此一舉。」（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三十二號，頁一四〇—一。

註二：「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八〇六。

## 二十五日 國父致電湘軍總司令趙恆惕，促贊助林修梅部援粵討桂。

湘西各軍將領王育寅、李國柱，公舉林修梅爲湘西靖國軍總司令，林於就職後即通電出師討桂。不意爲湘軍所阻，致發生戰爭。國父聞悉，乃於是日致電湘軍總司令趙恆惕，促其贊助林修梅部援粵討桂。電曰：

「長沙趙總司令，宋、廖、魯三旅長，林處長、各司令、各團營長，周道腴、李懋吾先生、各報館均鑒：粵軍討賊，義師景從，然寇勢雖窮，尚未去粵，倘鄰省同張撻伐，何難殲厥渠魁。前據周君震麟等電稱，貴省各軍多主張出兵援粵，近復徵諸輿論，則更對於援粵萬衆一心。即譚總司令仗義執言，亦有粵人治粵之魚（六日）電。夫桂匪非能容納人之忠告，若不臨以武力，直所謂對盜賊談仁義也。文竊以爲不然，義者王育寅派員前來，自請援粵，文以其頗知大義，遂令林修梅親往該處視察一切。頃據來電，公推林修梅爲湘西靖國軍總司令，林修梅就職後，復有攻桂之通電。湘中民氣，素有激昂慷慨之稱，林君起義衡州，艱難百戰，今又勇於討賊，登壇誓師，此湘軍之光榮，亦前民之矩矱，望贊此義舉，毋使林君獨爲其難，且樹之風聲，尤能得民意之助，他日盪滌瑕穢，攘除姦凶，公等之功，皆在民國矣。孫文，有。」（註一）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五五二

## 粵軍克石龍。

粵軍第一軍攻克石龍，桂軍向增城、東莞退却。（註二）

## 京奉鐵路火車出險。

京奉鐵路火車，於本日晚在山海關附近，因橋樑折斷，墜入河中，旅客因而傷亡者四百餘人。

（註三）

## 臺灣台中州商業學校臺籍學生，同盟罷課。（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一五〇二至三。

註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頁一三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四一。

註四：「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二八。

## 二十六日 國父分電湖南省議會及田應詔，囑即協助林修梅進攻廣西桂林柳州。

兩電原文如下：

### 一、致湖南省議會電

「長沙湖南省議會議員諸君均鑒：新成密。元電（按係指十二日侵電）計達。竊此次粵人力謀自決，與湘中軍士力謀援粵，而助其自治，皆人類最合理之衝動，實為中國政治之一線生機。貴省當局亦既有魚電與粵人之自主矣。然桂匪始終不悛，則湘人為維護人格計，託林君修梅回湘肩此重任，並電致趙師長等，勸其與林君一致。今惠州石龍雖已克復，然桂匪之占據粵境，備極殘暴者，其地尚廣。粵人視桂匪之在粵，比虎疫蝮蛇之近在盤也枕席間者尤甚。為今之計，惟有速求解除粵人此等恐怖觀念，縮短其時間，縮小其區域，勿使再為一晷一寸之延長，故不得不亟望湘人之互助。且此舉亦正惟平昔富於公義心勇敢心之湘人及湘軍，乃能堪之。故甚望貴省軍事當局，勿再有

所瞻徇，與林君爲一致之行動。尤望貴議會代表人民之眞意，促進貴省行政當局，維持其宣言，庶美國國會宜助歐之名譽，不能專美於西方也。人類倫理上之最高善意，決不能以孤立之抽象名詞代表之，亦非與世推移所能取得，惟能及時努力抵抗，或征服社會所公認之惡魔如桂匪者，乃眞善耳。惟諸君實利圖之。孫文。（十月廿六日）

。（註一）

## 二、致田應詔電

「鳳丹先生惠鑒：周參謀佩璋賁函來，得稔一切。執事義憤填膺，矢誠救國，曷勝感佩。惟今粵事未定，根基尚未穩固，且籌款一節，制下羅掘俱窮，萬難應付。文統籌全局，執事此時若能助林修梅統一湘西，進兵桂、柳，獲有土地之後，乃能設法行徹底之解決，此爲萬全之策，執事既具決心，必有成功之日。惟緩急先後之間，尙希斟酌爲幸。此復，並詢毅祺。孫文、十月二十六日。」（註二）

## 國父批孫科電：「倘莫榮新逃港，以刑事犯控之。」

國父長公子科，自香港電滬稟稱：沙面英領於二十二日逐溫宗堯出境，二十四日飛機擲炸彈於觀音山，岑（春煊）莫（榮新）即乞英領派兵艦保護離粵，莫已決離廣州，一二日間當逃。陳炯明二十三日到惠州。國父閱後批答：略謂「倘莫到港，即當搜羅控彼私吞公款證據，依法作刑事控訴。」（註三）

## 莫榮新率部退出廣州，通電取消自主。

桂系廣東督軍莫榮新以奧軍已臨廣州，於本日通電聲稱：宣布取消自主，並退出廣州。電曰：

「北京徐菊人先生、靳翼青先生、保定曹巡閱使、奉天張巡閱使、洛陽吳巡閱副使、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總商會均鑒：兩廣自主，原爲護法討賊。迨義師雲集，國會南遷，粵省遂爲護法之中樞。榮新一介武夫，力微德薄，適以時艱，出肩粵事，支撐三載，心力交疲。乃近者西南各省自生糾紛，國會內部復呈分裂，時局變幻，治絲益棼。榮新蒿目時變，一年以來，迭思引退，祇以中國久形分裂，內政外交，日陷絕地，將及淪胥。茲幸安福已倒，障礙已除，正旋乾轉坤之機，故始終竭誠擁戴軍府，以待南北之和平，奈實現終無定期，徒辜吾民之期望，於是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五五四

各總裁敬（二十四）日通電，撤銷軍府，解除職務，以期回復國家原狀，是榮新擁護軍府之責，亦可從此告終。謹於本月敬日起，率同將士，宣布取消自主，粵事應聽中央政府主持。現在戰事紛起，全省騷然，四民失業，長此相持，無論最終之勝負誰屬，切徒苦吾民，貽害地方。故自岑、林兩總裁及粵中各界領袖提倡調和之議，榮新即首先贊成，一面派出代表，切實磋商，一面迭電，前方各軍，相機撤回，趕辦收束。茲為保全粵民、減免戰禍起見，於中央政府未任專員以前，先率將士讓出廣州市區，所有維持地方治安事宜，應由粵民選舉之新督軍，負此責任。凡我將士，皆能貫徹和平本旨，決無糜爛粵局之心，當亦可為粵人所共諒。從此南北一家，桂粵一體，相期捐嫌戮力，共鞏國基，是則榮新之所厚望焉！莫榮新有（二十六日）印。」（註四）

### 北京政府司法部組織「籌議改組中東俄國法院臨時委員會」。

北京政府司法部以中東路俄國法院業經收回，應即進行改組因決定組織「籌議改組中東俄國法院臨時委員會」，並於本日以部令指派次長張一鵬為委員長，錢泰、王文豹、胡祥麟、吳洪椿、傅疆、程世模、梅貽穀、趙福濤、傅柏山、蕭煥烈等為委員，共同籌議。（註五）

### 俄舊黨擾亂庫倫。

俄舊黨謝米諾夫部下，聯合蒙兵二千餘人，於本日早二時，由北山向內蒙猛烈攻擊經駐庫司令褚其祥團長高在田等督隊協力抵禦。一面電請中央派援，當由北京政府飭鎮撫使陳毅迅速赴任，並派兵援助。（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三。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父批牘原件（中央黨史會藏）。

註四：譚微中：「庚申粵人驅賊始末記」。

註五：民國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一號。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二號，頁一四一。

二十七日 蔣中正率粵軍與敵軍在峻峯山激戰，大敗之，克復增城，即飭各部隊向福和追擊。（註一）

北京政府司法部令派余紹宋，吳銘濬、徐騷遠、王元增，金殿選為策議改組中東俄國法院臨時委員會委員。

司法次長張一鵬，主持之籌議改組中東俄國法院臨時委員會，於本日正式成立。（註二）司法部於同日以第八六八號部令，加派委員五人：余紹宗、吳銘濬、徐騷遠、王元增、金殿選，該會委員人數已達十五人。（註三）

註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一。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二號，頁一四一。

註三：民國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一號。

二十八日 何成濬奉國父命赴湘晤譚延闓，希出兵討桂。

國父派何成濬賁函赴湘晤譚延闓，請即出師入粵討桂。並致函譚延闓曰：

「粵事得左右主持公論者再三，使海內曉然於是非所在。贛團由湘而下，敵益驚駭。本月養日（二十二）粵軍遂克復惠州，梗日（二十三）克博羅，有日（二十五）進佔石龍，省城附近，當有戰事，然料莫等難於固守，指顧可下，今後或守西江，與我相抗，惟陸莫未除，不獨粵東隱患未消，即大局亦難言解決。茲特請何雪竹兄來湘請師，企多得部隊，更為粵省助援，使桂亂早日肅清。其當如何籌劃成行，統望左右為之訓導，予以助力。雪竹兄相知有素，此行裨益西南，可預信也。」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以國父此書所言，足證十月廿三日克博羅，二十五日下石龍。且國父在滬，不啻日夕切盼湘軍之出師援粵討桂也。（註一）

## 北京政府令開復已故炳威將軍陸建章原官勳位勳章。

原令文曰：

「前據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等電呈已故炳威將軍督理陝西軍務上將銜陸軍中將勳四位陸建章被陷冤死，請予昭雪等語。當交國務院陸軍部核議。茲據呈復，察核各項證據，陸建章並無煽亂事實，自應量予昭雪，陸建章著即開復原官勳位勳章，用彰公道。此令。（註二）」

## 北京政府令准優卹前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李純。

李純自殺後，北京政府於十月十五日下午令陸軍部議卹，陸軍部遵卹即具呈請發一次卹金七百元，遺族年撫金四百五十元，以三年爲期，當經大總統徐世昌於本日以指令照准。茲錄陸軍部原呈如後：

「爲英威上將軍在任身故，遵令議卹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奉 大總統令，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勳一位陸軍上將李純，奠定東南，勳勤夙著，比年邦家多難，該巡閱使坐鎮江表，才略昭宣，羣流翕洽，而於羣和平統一之大計，尤能多方贊導，悉力籌維，幹國匡時，聲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劇，屢電請假調理，祇以時事艱難，東南大局賴其主持，諭令在署醫治，力疾視事，方冀調攝就痊，長資倚畀，乃本日據齊耀琳齊燮元電呈該巡閱使兩月以來，臥病在纏，每以時局糾紛，統一未成，平時述及，聲淚俱下，近更疚憂愧恨，神經時復錯亂，本月十二日忽於臥室用手槍自擊，傷及右脅乳下，不及療治登時出缺，手寫遺書，縷述愛國愛民，素願莫酬，不得已以身謝國，惓惓於蘇省之治安，國家之統一，籌慮周密，語不及私，披覽之餘，曷勝震悼。該故巡閱使年力未衰，猷爲正遠，乃以焦憂大局，報國捐軀，頓失長城，實爲國家痛惜，著派齊耀琳卽日前往致祭，給予治喪營葬費一萬元，所有該故使身後事宜，著齊燮元齊耀琳督飭所屬，妥爲辦理，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一體照料，生平政蹟宜付國史立傳，並候特製碑

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績。仍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用示篤念勲勞之至意。此令，等因。奉此查本部歷辦成案，凡遇勲勤夙著在職身故之員，均查照陸軍平時卹賞暫行簡章，分別給卹，此次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江蘇督軍李純爲國捐軀，業經奉 令給與各項卹典在案，擬請從優依卹章第三條甲項之規定，按卹賞表第二號陸軍上將因公殞命例，給予一次卹金七百元，遺族年撫金四百五十元，以三年爲止，用彰盡績，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覆，伏乞鑒核施行謹呈」。(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四。

註二：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六八九號。

註三：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七〇四號。

## 二十九日 國父發表宣言，反對南北私相勾結謀和。

原電略謂：

「三年以來，本政府欲以和平之方法，使毀法賣國之人，厭亂悔禍，對內必使法律之效力勝武力，對外必使賣國條件悉行廢除，俾建設事業得以具舉，是以停戰言和。乃岑春煊等與北方暗中勾結，各謀私利，本政府乃令粵軍返粵，將內亂之人悉行驅除。今再宣言曰，北方行動最有害於國者三：

(一)利用軍閥，盜竊政權。

(二)以善後賑災等爲名，欲欺騙新銀行團，而得未經國民承認之借款，擅加國民之負擔。

(三)宣布僞統一，自認非法，而又以無國法上地位之機關，擅令各舉行僞國會選舉。凡此三者，苟有其一，已是破壞和平，陷國家於危境，本政府仍盼北方速行屏除軍閥，停止借款，取銷僞令，庶可相見以誠，繼續和會，爲正當之解決，以副人民之希望。」(註二)

## 粵軍克復廣州。

粵軍陳炯明、許崇智及李綺菴部討賊軍合攻廣州，於是日克之。桂軍莫榮新，馬濟等於勒索廣州商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二十九日

民付給若干開拔費後，率殘部繞道北江返桂。是日，陳炯明自石龍上電國父報捷。電曰：

「我軍本晨克復廣州，敵向北江退却，欽廉軍在省宣佈獨立。現一面處置欽廉軍，一面檄大軍追擊，請同展兄立刻回粵主持煩劇，炯須督隊前進也。」（註二）

李綺菴亦上電國父，報告討賊軍會同粵軍攻克廣州情形，電：

「討賊軍於二十七日自寶安開往平湖，會同粵軍進攻省城。二十九日早，桂軍由北江逃遁，我軍即入羊城。」（註三）

國父於獲悉粵軍克復廣州之捷報後，立電粵軍諸將士予以嘉勉。電曰：

「廣州陳總司令並分轉各軍司令指揮統領暨諸將士鑒：新成密。桂賊恃其凶悍，盤踞兩粵，假竊名義，實作內奸，西南護法之不達目的，彼實屬階。今幸我師迴戈一指，大盜立摧，士氣則凌厲無前，人心則壹繫以待，此非獨粵人之幸，實民治前途之福。惟念諸君撥甲戎行，躬冒矢石，雖憑義憤，允著勦勞！特以誠懇之詞，用勞袍仇之友。此際桂人尙殷請命，西征在即，秣厲尤勞，勉完康濟之功，用造承平之局，實嘉賴焉。孫文。」（註四）

國父函勉蔣中正，讚其「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

國父於粵軍討桂勝利之際，特由上海致函蔣先生中正，說明信託陳炯明回粵之用心，並對蔣氏備加慰勉。函曰：

「介石我兄惠鑒：競兄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爲黨爲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爲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復尋常可擬。我望競兄爲民國元年前之克強，爲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制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爲得意耶？兄與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盡告競兄也。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兄性剛而嫉俗過甚，故常齟齬難合，然爲黨負重大之責任，則勉強犧牲所見而降格以求，所以爲黨非爲個人也。兄以爲然耶？否耶？」

專復，即頌近安。孫文、十月二十九日。」（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九——二七。

註二：陳炯明電原件，中央黨史會藏。

註三：李綺庵陷電原件，中央黨史會藏。

註四：「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八。

註五：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三冊，頁一七——一八。

三十日 汪兆銘廖仲愷電請國父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以竟討桂全功。

原電文云：

「銘愷三十日由省往石龍晤競存，茲請用總裁名義：（一）致電競存，嘉勉粵軍戰功，並委為省長兼管全省軍務，凡粵所屬陸海各軍，均歸其節制調遣，此電望速決發。（二）致電魏（邦平）李（福林）獎其協同討賊之功，並勗其輔競治粵。（三）免林葆懌海軍總長職，以湯廷光為海軍總長。以林永謨為海軍總司令。」（註一）

北京政府罔顧事實，頒佈命令，宣告南北統一。

粵軍既克廣州，桂系失敗已成定局。岑春煊、陸榮廷等於潰敗之際，竟聲言取消軍府，莫榮新亦宣布廣東取消自主，公然向北京政府投降。北京政府罔顧事實，僅根據岑、莫等空頭電報，竟於今日由大總統徐世昌頒佈命令，宣佈南北統一。徐令全文於下：

「南北糾紛，累年未戢，民生久賴，國計日蹙。國人延頸跂踵，惟日盼統一之成，即友好諸邦，亦以促進和平，致其勸勉。本大總統就任以來，默察時艱，深維政治之刷新，必先謀國家之統一，迭經選派代表，與西南軍政府代表就滬集議，共籌解決，乃以事會多歧，遂致中輟，淹遲積歲，滋我疚慙。顧念統一進行，攸關國是。和議雖梗，信使頻馳。海內碩彥，亦能諒此衷誠。持論間有異同，期嚮已歸一致。正在分途商洽，期可及早觀成，乃故蘇皖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三十日

五五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三十日

五六〇

贛巡閱使李純，有慨於統一未定至不惜一死以謝國人。又據軍政府首席總裁岑春煊電稱：舉國上下，渴望統一，函電責備，言之慘傷。春煊何忍使國家分裂，致貽誤國之罪，爰於即日宣言引退，收束軍府，所有案件，咨請查照辦理。一面分電各省迅速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別接管，早成統一，以救危亡。並依法選舉國會，迅行發表各等語，復據陸榮廷、林葆懌等電同前情。中央望和若渴，已非一日，但能促成統一，有裨國家，自應博採羣情，速圖歸宿，著責成國務院暨主管部院，會商各該省軍民長官，將一應善後事宜，迅速妥籌辦理，際茲統一肇始，庶政力新，中央政府及各省軍民長官，職責有在，其各協力同心共規國計，務期導揚文治，康濟民生，以鞏固我中華民國維新之運。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註二）

## 北京政府令內務部依民國元年國會組織法，籌辦選舉事宜。

原令文曰：

「和平統一，善後各端，亟待次第施行，國會為全國人民代表，關係綦重，所有參眾兩院，應即從新選舉，著內務部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佈之國會組織法，暨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督同各省區長官，將選舉事宜，迅速妥籌辦理。此令。」（註三）

## 北京政府頒佈管理旅華俄人規則。

是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令頒佈管理旅華俄人規則，規定：俄人仍得如常旅居中國，旅華俄僑之生命財產應受保障，但俄僑應遵守中國之法律及規則，俄人如有違法或妨害治安之行爲，除應依法懲辦外，中國且得將其驅逐出境。次日（三十一日）北京政府復頒佈「東省特別區法院編制條例」一種，將東省特別行政區內之法權收回。（註四）

## 北京政府令展期償還參戰借款。

中日參戰借款現屆償還之期，北京政府庫款奇絀，一時未能清付，因由外交財政兩部，與日銀團



議定展期一年，日內已正式簽字。（註五）

註一：汪兆銘、廖仲愷電報原件。

註二：民國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一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九二。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二號，頁一四二。

### 三十一日 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通告中外，軍政府依然存在。

岑陸等見難再容於西南，遂投靠北京政府，宣布取消自主。北京政府以此藉口，於是月三十日頒發南北統一之令。國父等認為西南興師，所以護法救亡，非有個人權利之見，故和會公開，以示天下無所隱私，和會雖一度停頓，然正式之機關並未廢止。北方苟有謀和誠意，決不能捨正式公開之和會，謀取解決途徑。乃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正式宣言原文如左：

「竊文等嘗以南北構爭數年，海內困苦，而友邦勸告亦望早息兵爭，文等夙愛和平，因而與北方開誠相見，企外交法律一切問題，得正當之解決，蓋西南興師，所以護法救亡，非有個人權利之見。故和會公開，將示天下無所私隱。中雖一度議無結果，然和會正式之機關，並未廢止，文等亦既於六月三日，七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再三宣言，通告中外。以為北方苟有誠意謀和，決無有捨正式公開之和會，而與一二不負責任之人，私相勾結，認為得當之理。最近粵軍回粵，岑莫敗亡，乃相率逃竄之餘，輒為取消自主之說，其情可憫，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為口實，遽聞有偽統一之宣布，似此舉動，過於滑稽兒戲，直無否認之價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實思以偽統一之名義，希圖借取外債，以延長其非法政府之命脈，文等用不憚煩，更為正式宣告，須知岑春煊早已喪失地位資格，而軍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春煊等個人反覆，致生問題，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絕不承認，內而國民，外而友邦，勿為所欺。北方既毫無誠意，而用此種狡獪無聊之手段，使大局更起糾紛，咎有所在，為此通告中外知之。孫文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五六一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

五六二

、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世。」（註一）

陳炯明電呈 國父，請以廖仲愷為廣東政務廳長，鄒魯為財政廳長。

原電云：

「孫、伍、唐、各總裁鈞鑒，省城克復之後，百端待理，不可一時缺，查政務廳長等職向由政府委任，敢舉所知以備簡命，政務廳長廖仲愷可以勝任，財政廳長鄒魯可以勝任。掃除桂蠹積習，刷新吏治，於是乎在。如何之處，敬候卓裁。」（註二）

國父得電後，乃以鄒魯長政務，廖仲愷長財務。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七。

註二：陳炯明電報原件。

北京政府國務會議決定以「卿雲歌」為國歌，並定十年七月一日施行。（註一）

國歌樂譜，係國歌研究會會員蕭友梅所製，經教育部國歌研究會審定後，提出國務會議通過，並定十年七月一日起實行。教育部並於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將國務會議之決議通告各校遵照。（註二）並附歌譜及說明於下：

# 卿雲歌

*Andante maestoso*

歌聲

鋼琴

右歌詞舊傳虞舜所作，出尚書大傳，卿雲見昭明美大之容，復旦同日進無疆之旨，言由古聖，理符今時，樂譜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

中華民國九年 十月

五六四

爲國歌研究會會員蕭友梅所製，用E調長旋法，當中國姑洗宮調，鳴盛大於先，申詠歎於後，依義成譜，克協前詞，經本部國歌研究會選定，本年十月由本部提出國務會議，經議決定爲國歌，並定自十年七月一日實行。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教育部識。（註三）

註一：「教育雜誌」第十三卷第二期「法令」欄，頁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五。

註三：同上，頁一〇九——一一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一月

一日 國父任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軍政府秘書廳東（一日）電：令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管理廣東軍務，全省所屬陸海軍均歸節制，（註一）惟炯明表示辭意，其致四總裁江（三日）電略云：

「炯明此次返粵，純本粵人自治之意，自的一達，當即解甲歸田。現在粵民甫定，軍務未盡收束，不得不維持始終，勉副期望。至省長一職，自非炯明所能兼顧，務請另簡賢能，或命湯（廷光）總長兼任，俾得專任軍事，一心殺敵。」（註二）

炯明遲至十一月十日，始行通電就廣東省長之職。

陳炯明抵廣州，通電否認岑（春煊）莫（榮新）取消自主之通電。

陳炯明入廣州，飭屬隊繳省城一部份滇軍槍械。桂軍馬濟，林虎殘部六七千人竄清遠。陳旋命粵軍主力暨魏邦平統率各營併向滘江，直取韶關。（註三）

炯明並於是日通電否認岑（春煊）陸（榮廷）取消軍政府之電略謂：

「廣東軍政府政務會議，於今春伍總裁離粵之時，因不足法定人數，早已失其存在。嗣孫（國父）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等四總裁據法定之人數，發正式之宣言，暫以上海南方議和總代表辦事處為辦事機關。並聲明希望北方誠意繼續議和，所有護法軍隊，皆秉此以為指南。岑莫等之宣言，遠不能損軍政府和會之毫末。」（註四）

許崇智率部進駐廣州，國父致電慰勉。

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於十一月一日率部進駐廣州，士氣旺盛。國父聞而欣悅，並致電慰勉。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一日

五六五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日

五六六

曰：

火急。廣州潮州會館許汝爲軍長鑒：新成密。頃接粵訊，知兄於東日抵省，士氣旺盛，至爲欣慰。桂賊竊據粵東，盜憎主人，非徒粵民飲恨，吾黨革命事業，實茲梗腐。幸賴兄等迴戈，親冒矢石，肉搏爭先，血戰二三月之久，遂能放逐蠻酋，用康屯難，固公理之戰勝，亦策略之靡遺。民國九年粵軍戰史，第一功當屬兄矣。會當把晤，爲兄策勵，尙希再厲戈矛，迅速掃穴。出桂人於強盜之手，使兩粵聯爲一氣，固我初基，進而解決大局。庶三民主義得有貫徹之日，願與諸兄共勉之。（註五）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八〇九。

註二：陳炯明致四總裁江電原件。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二三三。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二十三號，頁一三五。

註五：「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八。

## 二 日 廖仲愷自香港電呈國父，報告粵局內部情形。

原電曰：

(一) 北方因粵軍宣布統一，於粵影響甚大，湯魏李以利相結，皆企趁此收場。粵軍將領久戰思逸，易爲此種空氣所中，滬上宣言到石龍，卽由號存本通電意旨，通告各領事，惟必盼劉、湘譚皆贊我之通電，始能鎮人心而壯士氣。川劉若能通電，宜速圖。否則勢孤，終恐釀變。因燕孫（梁士詒）運動，盛宜嚴防。

(二) 仲元（鄧鏗）與湘臣（洪兆麟）意見甚深，堅欲脫離不幹，果去則繼之者必黃強。請先生、展堂密電勗仲元奮鬥，另電嘉獎湘臣，告以爲國爲黨爲粵，皆賴彼力，統由精衛轉。

(三) 軍府委任覲存電，並致省議會。查現省會多由莫（榮新）楊（永泰）賄買。（註一）

譚延闓等通電宣布湖南與護法各省一致，並實行自治。

自張敬堯被逐離湘，湘人盛倡自治之說，譚延闓以湘軍總司令名義，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發出禱電，宣布湖南自治宗旨，旅居京滬湘籍名流，羣起響應，熊希齡等，在北京擬具湖南省自治大綱，寄回湘省促譚實行。譚雖實行自治，然仍嚴守護法立場，反對桂系單獨與北庭媾和。及粵軍回師克復廣州，而北庭竟恬然有宣布統一之命令，國父乃致電何成濬力斥岑、陸與北庭勾結之非，並請何成濬轉達譚延闓，希望對北庭偽令「能有堅決之表示，以慰羣望。」（註二）譚延闓因於是日通電各方，宣稱湖南與護法各省一致行動，否認岑、陸等取消自主之宣言，譚電內容略謂：軍府為西南集合體，對於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等取消自主之宣言，認為個人行動，決不承認。並宣言：

（一）湘軍主張當與西南護法一致，一切問題須由公開和會解決。

（二）湘人自治，以樹聯省自立之基，不受何方之干涉，亦不侵略各方。（註三）

## 軍政府免林葆懌職，以湯廷光為海軍部長。

軍政府海軍部長兼海軍總司令林葆懌為北廷收買，逕行宣布海軍統一，並離粵北上。軍政府以其背叛護法宗旨，明令免職。並任命海軍部次長為海軍部長。（註四）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管理留日學生事務規程」。

北京政府署教育總長范源濂本日以第一二二號部令，公布「修正管理留日學生事務規程」一種，計含三十條，即日起實施。其原文如下：

- 第一條 留日學生事務由教育總長委派監督管理之。
- 第二條 留日學生監督由教育總長委派，並呈報大總統備案。
- 第三條 留日學生事務除應行稟承教育總長或駐日公使辦理外，均由監督主持。
- 第四條 留日學生監督對於官自費學生，賚送留學證書請求批明入國或出國日期時，應詳加查核，並註明年月

日蓋章發還之。

第五條 留日學生監督應將官自費學生切實調查，於每年九月將姓名籍貫學校學科年級並在校成績分別列表呈報教育總長。

第六條 留日學生監督對於畢業學生請求發給證明書時，應將該生之畢業證書並在學年限，切實查核，發給前項證明書後，應彙案呈報教育總長。

第七條 留日官自費學生自入學至畢業，歷次考列優等或得有學校勸課褒狀者，應由監督呈報教育總長並各該生之本省行政長官。

第八條 留日官自費學生如有不守規則或不名譽之行爲，應由監督隨時勸戒，如屢戒不悛，應呈請教育總長並該生之本省行政長官。停止其官費或轉飭其家屬加以懲戒。

第九條 留日學生監督遇有官自費生無理請求或任意滋事等情，得呈明教育總長及各該生之本省行政長官。飭其家屬勒令回國。

第十條 留日官費學生在高等專門以上各學校學年試驗繼續落第二回者，又因疾病或其他事故認為無畢業之望者，應由監督呈請教育總長及該生之本省行政長官停止其官費。

第十一條 凡考入官立高等專門以上各學校之官費學生，不准改入私立學校，違者停止官費。

第十二條 留日官費學生於學校始業後滿一個月不到者，除有特別理由由原派官廳通知外，應由監督呈請教育總長及該生之本省行政長官停止其官費。

第十三條 留日官費學生無故缺席至一箇月者，應由監督呈請教育總長及該生之本省行政長官停止其官費。

第十四條 留日官費學生畢業後，如有請送各處實習者，應以學習醫農工各科成績最優之學生並得各病院及場廠許可者爲限。

前項請求實習學生，應先期呈由監督轉呈教育總長核定。

第十五條 留日官費學生除照選派留學外國學生規程選派者外，不得請送帝國大學選科。

第十六條 留日學生監督每月薪俸國幣四百元，辦公費國幣四百元，此外郵電雜費得核實開支。

監督爲辦理留學事務得延請事務員，並雇用錄事，所有月薪統由辦公費項下開支。

第十七條 留日官費生學費應暫照本規程施行以前辦法分別支給。

凡津貼生半費生支給費額由各省行政公署自行規定。

第十八條 留日官費學生之學費按月發給，不得預支。

第十九條 留日官費學生因病退學休學回國時，得多給一箇月學費作爲川資，但邊遠省分得給兩箇月學費。

前項之休學期以一年爲限，逾限者開除官費。

第二十條 留日官費學生因親喪請假歸國時，得多給一箇月學費作爲川資，但邊遠省分得給兩箇月學費。

前項之假期以一年爲限，逾限者開除官費。

第二十一條 留日官費學生畢業回國川資定爲日幣一百元，但邊遠省分得酌量增給之。

第二十二條 留日官費學生如罹有重症須入院療治者，得查照選派留學外國學生規程第五條第六項之規定，發給醫藥費。

醫藥費之發給以左列各病症爲限：

(一) 患急性傳染病者。

(二) 患危急內外症應施大手術者。

(三) 受意外之損傷有生命之危險者。

第二十三條 留日官自費學生如遇災變確有損害者，經監督查明後，得酌給救恤費。

前項救恤費至多以日幣八十元有限。

第二十四條 留日官自費學生如有在日本病亡者，得給棺殮埋葬費日幣四百元。

前項病亡學生之棺柩或就地埋葬，或運送回國，悉聽其家屬之便，但不得請求增費。

第二十五條 留日學生監督發給留學生學費及其他各費時，均應取得收條，彙案呈送教育部核銷之。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日

五七〇

第二十六條 各省得派經理員管理各本省之留學事務，其薪俸由各本省行政公署自行酌定支給之。

經理員除經理本省留學事務外，應受監督之委託協同辦理留學事務。

經理員之職務應參照本規程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及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分別辦理，並將本省留學事務報告各本省之行政公署。

未設經理員之省分，其留學事務均由監督兼理之。

第二十七條 各部所派遣之留日官費生除海陸軍學生外，如有咨請教育部委託留日學生監督管理者，亦應按照本規程辦理。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民國七年九月二日留日學生監督處呈准之留日官自費生獎勵暫行章程，及同年十一月呈准之留日官費

生實習暫行規則，在未經廢止修訂以前，得暫行依照辦理。

民國六年六月部令第四十號所定醫藥費發給辦法，在未訂專則以前，得暫行依照辦理。

第二十九條 民國三年十二月呈准公布之管理留日學生事務規程，自本規程公布日起即行廢止。

第三十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 吉會路督辦權量被控。

吉會路督辦權量，被吉長路局課員曾昌魯，呈控私吞土們嶺隧道工程獎金內公款十萬元，北京交通部派員查辦。（註六）

註一：廖仲愷各電原件。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八。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五。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七九。



註五：民國九年十一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六號。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五。

### 三日 國父電復曹錕吳佩孚，主張化兵為工，並諷其勿為軍閥政蠹。

國父得曹錕、吳佩孚聯名艷電，是日乃以江電復曰：

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陽吳子玉先生均鑒：豔（二十九日）電奉悉。藉審體國公諫，翩然憬悟，迴環維誦，良用欽遲。護法數載，卒荷贊同，薄海具瞻，匪惟私幸。至冀守正不阿，一切依法解決，不為少數政客私見僞行所蔽。法統誠立，糾紛自解，而國事乃真可為也。化兵為工之策，自信為今時救國不二法門。蓋舉世多訟言裁兵，不得其方，弊且立見，此策易簡無虞，朝決夕行。寢諸滯礙實施次第，當更為借箸之籌，一得之愚，或將為救世之利也。國人癥結，不獨成見，在乎作偽相乘，各私其屬，陽假嘉名，陰圖倖利，鬼蜮政蠹之為國人厭棄固矣。軍閥竊柄，尤易濫用權威，僭越非望。公等忱於民敵國艱，當與共雪斯恥，推誠共濟，何難不紓，時危事棘，豈勝企禱。專此布復，並鳴謝悃。孫文、江。（註二）

### 國父函林修梅，指示統一湘西軍事機宜。

是日，國父致函湘西林修梅，指示統一軍事機宜，聯絡川贛軍一致行動，曰：

浴凡兄鑒：十月十六手函，奉悉。貴軍可即稱為討桂軍，以免牽混。至移師計劃，兄可相機行之。款項正在籌措，因前挪貸一空，故頗難得手，然必極力設法也。現粵事已可結束，協和得由黔入湘，前月廿九到遵義。呂漢章、石青陽、盧錫卿三軍，亦有暫拋川局之計劃。兄亟宜聯絡湘中同志，統一湘局，與協和一致行動，並速派人與呂、石、盧聯絡，團成一片，鞏固實力，然後相機解決大局，是為至要。北廷前日發表統一偽令，滑稽可笑，已通電駁斥，諒達覽矣。此復，即頌戎綏。孫文、十一月三日。（註二）

### 蔣中正下令攻擊清遠。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四日

五七二

桂軍馬濟、林虎殘部六千餘人，竄集清遠，蔣先生中正因於是日下令攻擊清遠城。首由許濟部冒險渡河，衝破敵防禦線，圍其城。時敵軍大部已離城，惟有穩玉廷、鄧文輝少數部隊來乞降，不肯繳械。蔣公以其掩護潰敵，貽誤追擊，遂決計痛剿之。（註三）

#### 駐華法國公使請加入國際著作權公約。

駐華法使柏卜奉其本國政府訓令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請加入瑞士國國際保護文學美術著作權公約，北京外交部擬俟徵求各部意見，再行答覆。（註四）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一。

註二：同右書，頁五一〇。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三。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五。

#### 四日 國父在上海召集中國國民黨會議，說明修改中國國民黨總章，及海外總支部章程意義。

國父在滬召集同志舉行會議，發表演說，述明修改總章及海外總支部章程意義，其演講辭曰：

本部章程是在日本東京定的。當時纔經討袁失敗，大家灰心，以為革命黨勢力已盡，一時再難振興了；但是我覺得事業雖然失敗，一般同志依然存在，儘可再接再厲，我很怕大家冷淡下去，就要渙散了，所以我急急設法團結起來，發起這中華革命黨。不過那時候在海外亡命，和在內地辦黨的情形不同，所以當時章程只對準着海外情形來定的。現在我們既已能够在國內立脚，打算在國內進行黨務，那章程自然有多少要修改的地方。我們要國事和黨事分開來辦。國事無論怎麼樣，這總是要辦的。我們要曉得黨是什麼一件東西？這黨的目的是要怎樣的？我們造一個黨，是因為要把我們的主義和目的貫徹到底。當初創造同盟會，我也就抱着三民主義。不過當時同志鼓吹革命，全

憑着一腔熱血，未曾計畫革命成功以後怎樣的繼續進行，怎樣的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和主義。所以武昌起義成功以後，同盟會的同志就不能再往前做去，以致失敗。武昌革命成功的快，原來也是出人意外的。一般同志都匆匆跑到政界去了，所以這革命的進行，就未免半途而廢。距武昌革命不到三個月，我到上海就聽得一種輿論，那輿論也就是革命黨同志附和反革命黨的人發出來的，說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我當時聽了很覺奇怪，怎麼革命軍起，革命黨就要消呢？實在不懂他們所說的意義。現在看起來，我們的失敗就在這個地方。那是革命黨就沒有繼續下去。到後來統一告成，便有許多的黨紛紛起來爭握政權；只有革命黨遲之又久，纔改做了政黨。然因一時拼命去羅致人才，以致內部十分複雜；中堅人物又冷了心，原來的革命黨都退縮出來，所以結果就大大的失敗了！後來我鑒於這個失敗。所以就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以便實行我們所抱負的主義。

中華革命黨有幾個條件，當時老同盟會中人覺得不好，很有許多反對的，卒之至於分道揚鑣，不肯加入，其實他們很不了解。因為黨與國原有不同之處，最要分得清楚，黨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義，為要行一定的主義，就不能不重在人。本來舊國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現代新國家乃重在法。但法從何來？須要我們人去造成他。所以黨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在人。黨本來是人治，不是法治。我們要造法治國家，只靠我們同黨之人的心理。黨之能夠團結發達，必要有二個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義作用；至於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明白這個道理，方知道我要設置那些條件的道理。譬如我有一個要服從我革命的信條，大家覺得不對；其實我要求這個條件，也有理由，請一考究第二次失敗病根，那就明白了。本來第二次革命的時候，我們這方面較袁氏地太力充，財足兵多，何以竟至失敗？這個緣故，就是袁氏統一，民黨不統一。要救這個弊病，自然只有也用統一的法子，所以我就要求這一個服從的信條。但當時同志多不贊成，後來過了五六年之經驗，乃知這辦法很對的。還有我黨的三民主義，當初同盟會還只明白民族主義，拼命去做；至於民權民生兩主義，不很透徹，其實民族主義也還沒做完。至於我主張的五權憲法，那時不懂的更多。原來美國的三權憲法，乃是模仿英國的。當初英國沒有政黨，政治習慣上好像三權分立，美國模仿，乃規定在憲法上，分析清楚。英國也有人主張四權的，但我覺得非分為五權不可。我所說的五權，也非我杜撰的，就是將三權再分出彈劾及考試兩權；所謂三權者，就是君權之行政、立法、裁判獨立起來。但中國自唐宋以來

，便有脫出君權而獨立之兩權，即彈劾、考試是也。現在我們主張五權，本來即是現時所說的三權，不過三權是把考試權附在行政部份，彈劾權附在立法部份。我們現將外國的規制和中國本有的規制融和起來，較為周備。外國無考試。只有英國有文官考試。英國明白說過，考試是取法中國，足見這考試制是最好。一九〇四年，我和王寵惠在紐約曾談到五權憲法，他很贊成；後來他到耶魯大學專攻法律，反疑惑起來，說這五權分立，各國的法律都沒有這樣辦法，恐怕不行。這也奇怪，中國固有的法制，他倒拋荒了。他起初很贊成，後來學了法律反不贊成，足見他的思想爲一方面所錮蔽，能融通了悟的，實在難得。現在已十餘年了，還是沒有什麼人懂得。但我們實行起來，後來必博法律家大大的贊成。譬如英國的政治，到了孟德斯鳩出來，才贊成他。所以我的主張，必定要做到五權憲法，否則無論如何，總要革命。這就是我黨一定的目的。

民族主義，當初用以破壞滿洲專制。這主義也不是新潮流纔有的。而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個中華民族。若單是做到推倒滿族的專制，還是未曾完成。至於民權，現在也未做到。即使單單做到民權，不實行民生主義，也就不能使人享受福利。像美洲等國，可謂民權發達，怎麼有革命的事發生呢？只爲人民的生活太難，貧富的階級相去太遠，那社會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所以中國縱使做到美國民權發達的地步，也還是要革命的。不過像中國現在的情狀，舊潮流沒有弄清，那新潮流更是無人注意。我們最好是把他來一次解決，以免禍亂疊生。有人說：「各國百年前，只是民權革命，直到現在，乃有社會革命，我們也要分開步驟纔好。」不知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這個狀況，到了現在，經濟發達，資本制的流毒已經彌滿世界，中國也感受這種惡潮。請看上海，房租日高，地價奇貴，工錢稍稍加點，貧民生活反不如從前的容易。據此看來，這惡潮不是已經到了嗎？怎麼還可把百年前外國的狀況來比呢？所以我們的三民主義，應該一貫做去，掃除一切不平等的。如民族主義，即是掃除種族之不平；民權主義，即是掃除政治之不平；民生主義，即是掃除社會之不平。這種種的不平，既然都在眼前，所以我們同時就要解決，免得枝枝節節。而且不如是就永遠不能適應世界的潮流了。所以我黨就要以三民主義爲宗旨，五權憲法爲目的，合攏這兩樣來做革命。我們有個最好的同志，就是朱執信。他的學問是很大的，對於革命事業又非常熱心。他嘗問我：「革命何以要服從個人？」我說：「這容易解釋，就是服從我的主義便了。譬如道統，也是把



個人來做代表的，如說孔子之道；又如宗教亦然，如說耶穌教，佛教之類；學說亦是這樣，如進化學叫做達爾文學說；我中國講良知的，也叫做陽明學；又如一種政策，也可以個人代表，如孟祿主義，即是代表防備歐洲政策的。以上都是以個人來代表的。我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可以叫做孫文革命；所以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本來民國不是三民主義行不過去，只因推倒帝制以後，革命黨就已消滅，沒有人切實去做。所以我趁着亡命之後，把這些同志約束起來。當時許多的人反對我把個人做主義去辦黨；不知黨本是人治，不像國家的法治，這話前頭已經說過了。綜而言之，黨用人治的長處很多，人治力量乃大。我們革命失敗，全是日本搗鬼。起初助袁世凱以摧殘民黨，後來經民黨多方運動，不助袁氏，乃又偏偏要抬出岑春煊來扶值官僚勢力。無奈討袁之後，我們黨已解散，沒有勢力抵抗他。現在我們又漸漸恢復了，我就趕緊在國內擴張起來實行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現在爲便利起見，把從前的章程，大家參酌修改。

我還要將民族主義發揮一遍。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即如我們所住的租界，外國人就要把治外法權來壓制中國人，這還是前清造的惡因。現在清室雖不能壓制我們，但各國還是要壓制的，所以我們還要積極的抵制。我看暹羅在國際上比中國地位還高，所以我們定要積極的將我四萬萬民族地位抬高起來，發揚光大。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却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爲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爲完了。現在實在還沒有做到，所以我們還是三民主義缺一不可，這是確定不能改易的。所有章程，大家可以商量修改。（註一）

**蔣中正督率粵軍攻克清遠縣城；並向許崇智報告張國楨通敵並一切情形。**

清遠縣縣城於本日克復。惟於清遠戰役中，發現副司令張國楨有通敵及違令情事，因向軍長許崇智提出報告。翌日，再致函許崇智，揭陳張國楨罪狀。（註二）

**北京政府特派張謇督辦吳淞商埠事宜。（註三）**



## 北京政府國務院通電各省，徵求借款意見。

北京國務院對於新銀行借款一事，自接駐美公使顧維鈞報告該團在紐約開會情形後（見十月十二日）於本日通電各省，徵求意見。略謂自民國七年，美國首倡組織新銀團之議，上年五月各銀團在巴黎迭次開議，本年美銀團代表拉孟德氏，又因銀團事項，曾來華調查一切，上月英美法日新銀團已在紐約開正式會議，近接駐美顧公使電告，現由銀行交到會議日程，中有數條，對於中國借款討論，以地丁稅爲擔保，照鹽務辦法，由外國稽核員監督，對於鐵路政策，主張統一鐵路，比較各幹支線之重要，及優先轉移辦法，畫一各路設備，平等投票，工程司會議，其尤重要者，調查中國最近情形，如南北統一，裁撤軍隊，確立憲法，選舉國會，下年之預算案，建設適當財政制度，監督借款用途，綜其大要，不寒而慄，諸公關懷大計，明識匡時，值此千鈞一髮之秋，宜求保國存家之策，竭誠相告，願聞讜言。（註四）

### 譚浩明宣佈廣西取消自主。

廣西督軍譚浩明，繼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通電宣布取消自主後，亦於本日發出通電，宣布廣西取消自主，一切政令悉聽北京政府主持。實則譚氏此舉，意在向北庭搖尾乞憐，故其通電實毫無意義可言。（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捌——一〇七至一一〇。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三——一六。

註三：民國九年十一月五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六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五——一六。

註五：同註四。

五日 國父與伍廷芳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主賡續和議，謀事實上之統一。

(註一)

## 蔣中正離粵經港返滬。

蔣先生中正以粵軍張國楨部通敵違令，收編降敵，乃兩度具函許崇智揭陳之，是日，至廣州會見許崇智及鄧鏗，當晚即離粵赴港，次晨，由港搭輪赴滬。臨行，留書陳炯明，責其變更戰略。有曰：

「中正直諒，決不敢昧我良心，此次奔命，實以執信之死，而激成同仇敵愾之志；並以粵局漂搖，引起我捨己從人，維持本黨之責；自以爲竭愚盡忠，一秉至公無絲毫自私自利之心容於其間也。」（註二）

陸軍大學校長熊炳琦，教育長張厚琬調職，北京政府任命賈賓卿繼任為陸軍大學校長，阮肇昌繼任為陸軍大學教育長。（註三）

山東督軍田中玉電請廢督。

魯督田中玉本日致電北京，謂各省督軍一職，將來宜一律裁撤，勿存留將軍司令之名稱，捍衛國家之師旅，宜統歸中央節制，以陸軍部總其成，地方治安，則責成各省長擔負完全責任。對於原有警察警備，力加訓練，一律成爲武裝警察，以維持地方秩序，並請先由山東試辦。（註四）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〇。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六——九。

註三：民國九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七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六。

六日 國父函中國國民黨古巴分部蔣道日等，准該部改為支部，並改派周雍能為民聲報編輯。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六日

五七七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六日

五七八

國父原函云：

道日墨園兄鑒：九月十二日來函，已悉。古巴黨務，賴兄之熱心與毅力，蒸蒸日上，殊深欣慰。所稱改支部一節，自應照准。已着總務部照繕委任狀，並頒發新印信矣。仍望我僑古巴諸親愛同志，本互助博愛之精神，謀團體永久之鞏固，一德一心，共濟時艱，祖國光榮，實利賴焉。此次粵軍討賊，承古巴僑胞捐助餉銀三萬元，解囊者慷慨，與勸募者之勤勞，熱誠偉績，古之卜式，不是過也。粵軍已於十月二十八日收復廣州，桂賊狼狽西逃，廣東全局，大旨粗定。古巴諸親愛僑胞，聞此佳音，想必歡聲雷動，與君文安，現不能應民聲報之聘，文已改派周雅能君前往承乏。周君現定本年十二月七號搭（中國）郵船在本部起程，取道三藩市，以赴古巴，啓行時總務部當有電告知。此復，順頌毅祺。孫文十一月六日。（註一）

北京政府派王寵惠為法權討論委員會委員長，張一鵬為副委員長，並於同日公布「法權討論委員會條例」。

法權討論委員會之職掌，在於討論關於收回法權之準備實行及善後事宜。設委員長、副委員長各一人，由大總統特派；委員十六人，由外交總長、司法總長於外交部、司法部或其他官署官員中，會同延聘富有法律學識或外交經驗者充任之，並可延聘在中國政府服務之外籍人士擔任委員。（註二）本日，大總統令派王寵惠為法權討論委員會委員長，張一鵬為副委員長，並公布「法權討論委員會條例」一種，其全文如下：

- 第一條 法權討論委員會掌討論關於收回法權之準備實行及善後事宜。
- 第二條 法權討論委員會以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一人，及委員十六人組織之。
- 第三條 委員長副委員長由 大總統特派。
- 第四條 委員由外交總長、司法總長於外交部、司法部或其他官署職員中，會同延聘富有法律學識或外交經驗之

員充之。

在中國各官署服務之外國人，亦得聘充委員。

第五條 法權討論委員會應討論之問題如左：

一、由外交總長或司法總長提交者

二、由委員長提出者

三、由委員提出經委員長認可付討論者。

第六條 討論問題有須特別調查者，委員長得於委員中指定調查專員。

第七條 討論完畢之案，應具報告書分送外交總長司法總長，經認可後施行。

第八條 法權討論委員會置事務員五人以下，承委員長之命掌委員會議事之預備及紀錄事宜並一切庶務。

事務員由外交總長司法總長於外交部或司法部職員中遴派之。

第九條 法權討論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委員及事務員，均不支薪。

第十條 法權討論委員會得因繕寫繙譯文件及襄理雜務，酌用雇員。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 各省自治聯合會在北京成立。

蘇、鄂等省旅居北京公民，組織自治聯合會，先後加入者已有河南、山東、甘肅、江西、四川、

福建、廣東、安徽、山西、廣西等省，本日由各省區代表，在北京江西會館，開自治聯合大會，並宣告

成立。（註四）

### 四川省議會通電主張自治。（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二二。

註二：民國九年十一月七日「政府公報」，第一六九八號。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六日

五七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七—九日

五八〇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二十三號，頁一三六。

註五：「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〇。

## 七日 徐世昌在北京召開統一善後事宜籌備會議。

北京政府於上月三十日宣稱南北統一，次日，國父即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名通電中外否認之。不意徐世昌無視於國父等人之否認，仍於本日在北京召開「統一善後事宜籌備會議」，全體閣員及梁士詒均出席，岑春煊亦派代表參加，決定由國務院設立籌辦統一善後會議事務處，辦理統一善後事宜。（註一）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六一四。

## 八日 駐華公使團請保護旅庫僑民。

俄國白軍進攻庫倫亂事，迄今未平，駐華英美法日各國公使團，因此特向政府要求設法保護該處僑民，北京政府允飭駐烏科唐鎮撫使陳毅設法保護。（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六。

## 九日 國父在中國國民黨會議席上，解釋「訓政」意義。

國父在上海國民黨本部召開會議，討論黨務，即席演講，解釋「訓政」意義。曰：

「訓政二字，我須解釋，本來政治主權是在人民，我們怎麼好包攬去做呢？其實我們革命就是要將政治攬在我們手裏來做。這種辦法，事實上不得不然，試看民國已經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還是不懂共和的真趣，所以迫得我們再要革命，現在我不單是用革命去掃除那惡劣政治，還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設，所以叫做訓政。這訓政好像就是帝制時代用的名詞，但是與帝制實在絕不相同。須知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來被壓做奴隸的人民，一旦抬他



作起皇帝，定然是不會作的。所以我們革命黨人應該來教訓他，如伊尹訓太甲一樣。我這個訓字，就是從伊訓上訓字用得來的。又須知現在人民有一種專制積威造下來的奴隸性，實在不容易改變，雖勉強拉來做主人翁，他到底覺得不舒服。我舉個實例：美國林肯放奴，這是何等一件好事！論理，這奴隸要怎樣的感謝林肯。他不但不感謝，反把林肯做了他們的仇敵，以為把他們現在的生活弄掉了，竟至把林肯刺殺了，這不是習慣難改嗎？還有那坐牢的人，坐到十年之後，他就把牢獄當他的正當生活，一旦放他出來，他很不自願，因為要他去自尋生活，他就沒有辦法，所以國家並要替他們設個收養所，去教訓他。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中國奴制已經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些強迫的手段，迫着他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這就是我用訓政的意思。菲律賓的自治，也是美國人去訓政，現在二十年了，他們已經懂得自治，所以美國給他自治，不過中央政府還要美國派一個監督去訓練他。」（註一）

## 國父與唐紹儀，伍廷芳通電各方，宣布岑春煊破壞護法罪狀。（註二）

電曰：

（銜略）組庵冬電否認岑陸林宣言及岑漾敬兩電，詞嚴義正，欽佩莫名。自西南護法，國會南遷，由各省各軍合組軍府，原期同心協力，貫徹始終。不意劣馬害羣，莠草壓苗，岑陸莫與政學系諸奸，盤據軍府，擾亂國會，種種罪惡，罄竹難書，揭其大端：（一）對於湘軍，則長岳既復，即力阻其進行，專利自私，致並棄湘省以資敵。（二）對於北廷，則密使往還，日夕私議條件，以破壞上海之正式和議。（三）對於憲法，則地方制度方經二讀，彼少數人即結合搗亂，屢次缺席，致功敗於垂成。（四）對於駐粵滇軍，初則擅委師長，繼則助逆抗命。終則強迫改編，致內訌不已，竟召分裂。（五）對於川事，則挑撥熊氏反對聯軍出師，並離間滇軍之顧趙，使川軍與川軍戰，與滇黔軍戰，致聯軍失敗，出師絕望。（六）對於粵軍，則汀漳方復，即斷其後援，近復逞其假道伐虢之計，增兵進逼，欲消滅之而甘心。及粵軍自衛反攻，桂軍屢戰皆北，岑莫逃亡，乃通電取消軍府及廣東自主，滑稽兒戲，無聊亦復無恥！覲存來電，謂彼等僅能取消其竊據之名器，及其自身之人格，誠哉是言。竊念我西南各省各軍，以護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九日

五八二

法救國爲職志，支撐數載，艱險備嘗，現在人民自決，潮流所趨，吾人正宜本真正之民意，革故取新，推廣民衆教育，振興農工實業，整理地方財政，發展道路交通，裁撤無用軍隊，實行地方自治。我護法各省聯合一致，以樹全國之模範。諸公艱難共濟，久證心期，尚望共策進行，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孫文、唐紹儀、伍廷芳。（駐三）

### 中國國民黨公布「總章」。

中國國民黨本部近將民國八年十月十日公布之「中國國民黨規約」，修正爲「中國國民黨總章」，於本日正式公告之。計共十八條，第一條仍規定「本黨以三民主義爲宗旨」；第二條規定「本黨以創立五權憲法爲目的」，則係新增加之條文。（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規定：路途遙遠或氣候欠宜地區使領人員任期，以二年爲限，其餘各館人員仍依舊例，以三年爲限。

本日，外交部發布第一百八十五號部令，規定：

駐外使領各館任職期限，民國以來尙無明文規定，一仍前清三年任滿之舊制。但使館如巴西、秘魯、墨西哥、古巴等處，領館如北波羅洲、南斐洲、巴拿馬、薩摩島、順寧臘等處，或路途遙遠，或氣候欠宜，咸以久住爲苦，應於制定章程以前，凡上述各使領館之任職期限，暫以二年爲滿，其餘各使領館宜循舊制，毋得援例。此令。（註五）

駐一：「國父全集」第二冊，捌——一一。

駐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〇。

駐三：「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一三——五一四。

註四：全文見「革命文獻」第八輯，總頁一〇二二。

註五：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七〇四號。

# 十日 國父通告規定統一中國國民黨譯名。

國外國民黨各支分部，均以國民黨名義向當地政府註冊，惟所用英文名稱，各處未能一律，甚多不便，國父乃規定統一英文譯名，通告各地一致採用。所定國民黨之英文譯名為 The Kuo Ming Tang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至其他國文字，則祇譯作 (Kuo-min Tang) (註1)

陳炯明通電就廣東省長職，並主張廢督。

十一月一日，國父以軍政府秘書廳電令委任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管理廣東軍政，全省陸海軍均歸其節制。詎陳猶豫延宕，至是日始通電宣佈正式就職，並佈告主張廢督。(註二)

林葆懌通電離粵。

軍政府總裁兼海軍總司令林葆懌，自附和岑、陸通電宣布統一後，即擬率領艦隊北歸，嗣以各艦軍官，多數反對，林遂於本日自行宣告離粵，並將艦隊司令職務，移交海圻艦長林永謨代理。林氏本隨前海軍總司令程璧光南下護法者，持志未堅，乃至中途降北。(註三)

黔軍旅長盧燾、谷正倫、何應欽、胡瑛等率部進入貴陽，驅逐劉顯世。(註四)  
日本駐華公使提出彈春撤兵條件。

駐華日使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彈春撤兵之條件，緣以日本前在彈春地方自由進兵，經我迭次交涉，茲日使小幡提出撤兵辦法四條：

(一) 中國應向日政府保障增派軍隊至延吉，實力維持治安，保護該地之日本臣民及其利益。並討伐馬賊與不逞鮮人。  
。使日本領土內治安，不受累及。

(二) 彈春龍井村、局子街、百草溝、頭道溝等，日人居住地方，中國應配置必要軍隊，若不配置軍隊，則中國須許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一日

五八四

日本在必要地點留駐守備兵。

- (三) 將來延吉方面，若再發生有如此次之事變，日本爲自衛計，當再出兵，臨時處置，中國政府當預爲承認此事。
- (四) 中國政府承認以上各條，則日本軍隊可逐次由延吉撤退。對於第三條將來日本再可出兵之要求，則不予承認云
- (註五)

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因日本軍隊久據琿春未撤，特派于沖漢赴日交涉。(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五。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七。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〇。

註五：同註二，頁一三六——七。

註六：同註二，頁一三七。

十一日 何成濬上電國父報告湖北護法決心，國父覆電請促譚延闓出兵攻桂。

何成濬是日由長沙上電國父，報告湖南當局力維護法之決心，國父至感欣慰。並覆電何氏，囑促譚延闓立即出兵攻桂，以靖內患，而使「省民自治之義，得推及兄弟之邦」庶可「相扶共進，不陷於蹉涼之境。」，原電文曰：

「真電悉，組安與我同心，至爲欣慰，惟粵省雖復，不亟將桂省根本改造，則游匪死灰復燃，終成後患。況彼既附北，而居我湘、粵之背，聯鄂即可覆湘，聯贛即可禍粵，此形勢之顯然者也。組安既允出師，務請即由郴永突入廣西，掃彼老巢，清吾內患。西南與師已閱數載，雖中多波折，然局勢近乃轉佳。蓋借名竊利者，今已揭穿假面、而真正主張主義者，正可成純粹之團體，一致行動，以解決大局，較之左支右絀者爲尤愈也。即望轉告組安，戮力扶持，使省民自治之義，得推及兄弟之邦，庶可相扶共進，不陷於蹉涼之境。組安洞明治亂，所見相同也。」(一)

註一)

唐繼堯宣佈雲南閉關自治。(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〇九。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〇。

十二日 國父電准中國國民黨三藩市支部總幹事林直勉辭職，派劉蘆隱繼任。

原電曰：

「直可回，蘆隱准署總幹事。孫文」(註一)

蔣中正抵上海，趨謁國父報告廣東情形，旋返奉化原籍。

蔣先生中正於五日離廣州後，六日晨，由港搭輪回上海，臨行留書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責其變更戰略，蓋陳作戰時，置西江要地肇慶於不顧，反以中央軍派遣北江，名爲掩護右翼軍回攻四會，事實上右翼軍既進至北江，攻克清遠，除直上韶關，肅清北江任務之外，決無折回四會，再完成西江任務之理，蔣先生以所謀不合，乃毅然求去，是日返滬後即晉謁國父，報告廣東情形，翌日再晉謁，乃知許崇智亦積憤來滬(註二) 時胡漢民力主蔣先生暨許崇智應速返粵，因簽請國父曰：

「汝爲來，固須先生邀其速即返粵，介石亦定要與之偕回，兩人素服先生，先生以大義感情誠懇動之，且凡事須積極奮鬥，若祇潔身拋棄兵權，則他人正中下懷，此求兩人所宜知也。」(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覆牒日本駐華公使，對廟街中國軍艦擊斃日人事件，提出答辯。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於九月十八日照會外交部，要求中國政府對廟街中國軍艦擊斃日人事件道歉，懲兇、弔慰死者遺族後，北京政府即決定循外交途徑作折衝交涉。本日，外交部致送日使節略一份，對事



件責任問題提出答辯。節略要旨爲：

「綜觀以上情形，或係個人行爲，或係由於誤會或係出於自衛或係被人脅迫，或因善意而致懷疑均非出於故意，並與政府無關，政府自不能直接負責；是以對於貴公使提出第一條之公文陳謝一節，礙難承認，且就本案觀察，總以就事論事，不牽涉政府爲宜，此節曾向貴公使當面提及。惟本國水兵，無論是否出於誤會，既有射擊日人之事爲敦睦邦交起見，由江防司令前往道歉，並願於射擊有關係之士官水兵，自行加以處置，對於日兵遺族，並爲相當表示，以便早日結案」（註四）

北京政府特任羅開榜為慎威將軍；任命何恩溥為陸軍次長。（註五）  
鄂省添設施宜、蒲通兩鎮守使。

湖北督軍王占元電請添設施宜鎮守使，駐紮宜昌。添設蒲通鎮守使，駐紮蒲圻。並將漢口鎮守使，改為漢黃鎮守使，移駐武穴。本日由北京陸軍部呈請照准。（註六）

福州中日交涉結案。

去年十一月間，日人在福州凶毆學生一案，迄今已及一載，現已由北京政府外交部與駐華日使交涉解決，於本日換文結束。其內容（一）日政府以公文道歉。（二）日政府給受傷人卹金一千三百元。（三）津貼順記飯館八百元。其處分犯人及善後事宜，俟兩國政府查明後辦理（註七）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玖——五一五。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三九。

註三：胡漢民上國父簽呈原件。

註四：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三八。

註五：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七〇四號。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七。

註七：同註五。

### 十三日 貴州督軍劉顯世通電解除軍政兩職。

貴州督軍劉顯世於本日電告解除軍政兩職，略謂顯世自行解除貴州督軍職務，既以靖國聯軍副司令名義，收束軍事，前在川黔軍，已全數撤回，責成盧燾節制整理。所有靖國聯軍副司令，著即撤廢，至兼理省長一職，察全黔民意，主由民選，已另文咨請省議會遴選賢良，以安地方。新省長未到任以前所有省長職務，由政務廳長代理。各路游擊軍，應協同各道尹知事，盡力維持治安。將來歸新省長節制。顯世即日退休山林，藉遂初志（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七。

### 十四日 北京政府國務院設立籌辦統一善後會議事務處。

北京政府自統一令頒布後，國務院擬羅致南北要人，特設一委員會，籌議善後事宜。因先設立籌備統一善後會議事務處，從事統一善後委員會之籌備。（註二）

### 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指令：內務部呈報籌辦賑災第一期情形，准予備案。

內務部呈 大總統報明籌辦賑災第一期大概情形，原文如下：

「為陳明本部籌辦賑災第一期大概情形，恭呈仰祈鈞鑒事。查本年入春以來，雨澤愆期，順直魯豫秦晉等省春收不豐，秋收更形歉薄。本部迭於七八月間電咨各省區，調查所屬道縣倉儲情形。列表送部，以為哀多益寡酌盈劑虛之計。詎意公家固鮮，儲蓄，民間亦少蓄藏，一旦成災，赤地千里，東起海岱，西薄關隴，南包河洛，北抵京畿，災區廣至三百餘縣，災民多至二千餘萬人，萬姓嗷嗷，饑驅道路。仰荷 明令，發給山東省賑銀三萬元，直隸河南陝西等省各二萬元，復派王瑚幫辦直隸賑務，何宗蓮吳鏡孫田應璜高增爵各會辦原籍省分賑糶事宜，又奉 令責

咸內務財政兩部，速籌的款，趕辦賑糶各等因，具仰軫念民依無微不至。志譚忝長內務，深用憂灼，當會同財政農商交通各部，組織籌議賑災臨時委員會，常川開會，一面討論賑濟方法，一面期與財農交各部暨各省疆吏，隨時接洽，事隸一部者分別辦理，事涉數部者會同辦理，如賑糧免稅減輕鐵路賑糧運費，均經財政交通兩部製定條例，公布在案，籌措賑款一事，亦經與財部分別借款募債，迭次商洽，稍有端緒，復由外交部函致各僑商暨農商部函致各實業公司，募集款項，俾助賑需，謹臚舉大概情形爲我 大總統陳之：

一、擬訂籌賑辦法大綱 催科之吏，不解撫字，荒政諸書，未嘗研究，當此流亡載道。每苦拯救無方，本部爰擬訂籌賑辦法大綱十七條，舉凡查災、施賑、通商、勸分、急賑、糶賑、工賑、諸法，詳細具載，提交國務會議議決，分咨各省區督飭所屬認真籌辦，示以準則，俾資遵守。

二、派員調查各省災情 各省調查側重本區，本部責任通籌全局，倘災區輕重之不別，必籌賑緩急之失宜，且已賑未賑，尤須詳切查明，俾免偏枯重複。爰特派委員會同被災各地方官，實地調查，計派赴京兆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各省，京漢津浦京奉京綏各鐵路，沿途地方各員，均早分道出發，按照本部製定調查主旨，陸續呈報到部，大約山東河南以中部爲最重，直隸山西以南部爲最重，陝西據報災情甚重，然迄今報告表冊尚未據該省送部，應俟調查完竣，再行另案陳明。

三、籌商糶運 告糶輸粟救災要義，各災區羅掘俱盡，勢必仰給鄰封，本部爰分電奉吉黑龍鄂贛蘇皖浙江等省。咨查糧食收成，運輸道路，從前禁糶出口省分，亦商令暫行弛禁，均得覆電允糶雜糧，惟浙江以迭罹水災，急圖自救，未能代謀，然東三省本歲豐收，蘇鄂甯皖亦均可購，當可源源接濟。

四、禁止燒鍋 饑歲禁釀，古制所重，北方燒鍋，耗糧尤鉅，本部爰商明財部分電各被災省分，一律嚴行禁釀，藉免消耗，俾維民食，一面仍詳查災情輕重，分別辦理，以期民瘼餉源，可資兼顧。

五、提前趕辦急賑 此次災情極重，惟時會所迫，借款墊款，均甚困難，昨由各處撥到賑款，已先就直魯豫晉被災最重者三十餘縣，趕發急賑，一面分別各該縣調查極貧戶口，一面派員赴東三省購辦雜糧，以期速圖救濟，惟災重地廣不敷分布，現正商由財部籌集鉅款，趕速分途進行，俾免延擱誤時。

六、安置出境災民 災民逃荒就食，紛入鄰境，倘先事未及準備，雖出境難望生存，本部爰分別電咨災民出境，應由被災省分急電通知，災民入境應由所在省分妥事安置，倘以人數過衆，礙難收容，當爲資遣還鄉總期行旅便安，毋令流離失所。

七、籌畫移民實邊 腹地患人滿，邊地患人稀，平時移民費鉅效寡，今則紛紛移徙，不待招徠，倘能安集便成土著，本部爰分電奉吉黑三省省長，熱察綏三特別區都統，商令酌定選送年格，收容分配人數，給地分利，章程房井牛犁籽糧費用，詳爲區處，俾安生業，庶於救災卹鄰移民實邊，兩有裨益。

八、修正義賑獎勵章程 義賑章程核准於民國七年，見諸實行，尙多窒礙，此次災情重大，需款尤鉅，本部爰加修正，寬予獎勵，業經提出國務會議議決施行，以冀鼓舞羣情，藉得增加賑款。

九、開辦義賑獎券 近來各省區以籌工賑或慈善事及其他名義，開辦獎券，先後經部核准，茲值北五省旱災甚重，賑款浩繁，擬於募集，本部再四籌維，與其分屬各省集款，漫無稽查，不如專設機關籌賑，較有把握，業經飭令各省前辦獎券依限停止，另定畫一辦法，由部發行義賑券正副兩種，通行全國，售價月額五十萬元，實收四十萬元有奇，除支配獎額開支外，贏餘之數，胥充賑款，現已發行，雖屬一時權宜之計，亦可略資補救。

十、籌辦國道工程 救荒之策，莫善於以工代賑，顧非有大工不足容多數之災民，且限以一隅不足活他境之饑卒，本部爰擬修築國道工程，一爲京濟線，由京西涿縣起，南行偏東訖濟南，計程九百三十里，一爲封濟線，由河南開封起東行訖濟南，計程六百餘里，一爲通秦線，由京東通縣起，東行偏南訖秦皇島，計程五百餘里，或擇要先修，或分途建築，當俟款項籌定，立即迅速興工，至南運河工程關係數省，已函由運河工程局速商墊款，趕爲辦理。

以上諸端，皆爲救荒要政，惟是國帑有限，災區甚廣，志潭倦懷民瘼，力短心長，現正商由財政部趕集鉅款，期於多春兩賑無誤時期，平糶工程分途並舉，所幸各部協力籌助，共策進行，期於賑務災情，或有裨益，一切末盡事宜，容俟續報。所有本部籌辦賑災第一期大概情形，理合恭呈具陳。伏乞鑒核備案。謹呈。」（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七。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〇

註二：民國九年十二月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三〇號。

## 十五日 粵軍進佔肇慶。

粵軍自入廣州後，桂軍退駐肇慶，粵軍分路進攻，即於本日佔領。（註一）

盧燾通電就任貴州代理總司令，以任可澄為貴州省長。（註二）

駐永定浙軍陳肇英部與粵軍發生衝突。

駐永定之浙軍陳肇英，本與粵軍聯合，近忽發生衝突，在菴埠互相攻擊，浙軍敗退潮城。（註三）

## 直隸高陽兵變。

李奎元所統率之十一師，自皖直戰爭發生後，撤防至直隸，分駐河間、高陽、蠡縣、任邱等處。茲聞因欠餉過多，駐紮河間及高陽等軍隊，先後譁變，旋即潰散。（註四）

## 國際聯盟第一屆大會開幕，北京政府派顧維鈞、唐在復代表中華民國出席。

國際聯盟第一屆大會於本日在日內瓦之宗教改革紀念館開幕，出席會員國代表四十一國，另有尚未入會之十二國，亦派觀察員列席。大會公推瑞士總統摩泰為名譽主席（議長），並選舉比利時外交部長哈曼斯為主席（議長）。（註五）我國北京政府派顧維鈞、唐在復參加。會議共歷時三十四日，至同年十二月十八日閉幕，通過設立國際法庭，取締鴉片貿易，接受奧、保等國入會等重要議案數十起。其會議之緣起與經過，「幼雄」氏在其「國際聯盟第一次議會概況」專文及「世界新潮」通訊中，敘述甚詳，茲錄如下：

### 國際聯盟第一次議會概況

#### 一、何謂聯盟議會

幼雄



此次世界大戰，各國人民，咸遭莫大之損失，戰後之困難狀況，姑置不論，即回想戰時軍隊之強橫，器械之殘酷，猶足令人戰慄不已，於是人心厭亂，均欲謀正義之實現，以保持永久之和平，美大總統威爾遜氏逆察潮流，遂有國際聯盟之建議，擬定規約十四則，在巴黎和平會議中宣布，聞者莫不傾服，稱為當今必要之舉，然而欲集強弱懸殊之國家，情勢各異之民族，會議利害切己之問題，事實之難，殆可想見，故自成立迄今，一年之內，各國之意見分歧，暗潮起伏，每出意料，及至此次聯盟議會開幕，而大局始得告一段落焉。

考聯盟之組織。分爲三部。卽聯盟議會、聯盟理事會、聯盟事務局是也。事務局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經巴黎和平會議議決。以英國外相貝爾福氏之秘書德龍芒氏爲事務總長。分法務、政務、行政、委任統治、條約登錄、社會問題等十部。理事會則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國際聯盟正式成立時。開始活動。前後在巴黎、倫敦、羅馬、聖失白斯頓、不魯日、日內瓦等處會議十一次。所解決之問題甚衆。其組織法。分常任理事與非常任理事二種。常任理事爲英法日意四國之代表。（如美國加入聯盟則有五大國代表）非常任理事爲四小國之代表。

聯盟議會之組織。各國得派代表三人。而會議時之表決權只一。凡在聯盟行動範圍以內及足以影響世界和平之一切事項。均爲其權限所及。決議時須得全會一致通過。非有特殊之情形，不以多數爲表決，雖任何大國。亦不與以優越之權利。故大國之在理事會。尙得行其獨裁的寡頭政治。而在議會中則無所施其技。此實聯盟議會保持平等主義之一端也。

## 二、第一次聯盟議會召集前之情形

國際聯盟爲美大總統威爾遜氏所創設。已如上述。惟美國因內政問題之糾葛。拒絕和平條約之批准，對於聯盟一事。已有不願加入之趨勢，各國人民又以種種變故，反對聯盟者甚多，遂致國際關係，依然陷於無政府狀態。茲節錄聯盟議會召集前之輿論如左。亦可見當時各國之態度矣。

一、以聯盟爲歐洲本位說 易言之，卽謂聯盟由此次大戰之結果所產生是也，持此說者，以抱門羅主義之美國人爲最烈，查聯盟規約第十條，凡聯盟國須保全他聯盟國之領土，尊重其獨立，遇有外邦侵伐時，各負擁護之責任，說者遂以是項條約爲破壞美國之門羅主義，且謂其效力僅能以歐洲爲本位。聯盟之行動，亦僅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二

爲防禦德國之侵略云云。此反對聯盟之一說也。

二、以聯盟爲英國本位說 一九一九年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平會議所發表之規約，乃對於聯盟之必要而立論，議者因其未擬具體辦法，遂嘗威氏爲空談，致使公正之主張，爲抱功利主義之英國所利用，蓋聯盟規約之成案，多根據於英國斯麥茲將軍所擬之草案，故英國於無形中得有特殊之權利，如美法等各國在議會及理事會止得一票之表決權，而英國則以五大殖民地各以獨立之資格加入聯盟，佔有六權，是聯盟不啻以英國爲本位矣。此反對聯盟之又一說也。

三、以聯盟規約爲對德和平條約之一部說，聯盟規約之起草者。既爲戰勝德國之協約國。自必含有側重協約方面之色彩。因此遂惹起中立各國之不平。主張親德之國。甚且在和平會議討論媾和條件時。極稱聯盟條約之不得當。此反對聯盟之又一說也。

四、小國所起之反感 吾人尙能憶及和平會議之狀況乎。重要問題。悉憑最高會議即五大國之首相會議決定。比利時要求參預之權。爲路德喬治所峻拒。四十年在議會中生活之克利孟梭氏。至謂小國之加入。徒足以遷延會議。此種專斷態度。旁觀者尙抱不平。而況身歷其境者。其視和平會議等於維也納會議。因而推想及國際聯盟等於百年前之神聖同盟。其誰曰不宜。此瑞典、挪威、丹麥、所謂斯幹那維亞三國所以有聯盟規約改正案之提出也。持此而反對者又一。

五、以聯盟爲毫無權力說 巴黎和平會議之結果。仍不外權力平衡武裝和平之舊態。早已爲威爾遜氏所料及。則國際正義到達之期。尙不能期以時期日。亦可推想而知。然則解決國際最後之紛爭者。武力與強權耳。所謂國際真正之和平者。一理想中之和平耳。貝爾福氏者素以支持聯盟自任者也。亦謂託聯盟以重大責任。不若退而修國際政治的教育。以期規律森嚴、思慮縝密之輿論得以發展。國際聯盟之威信失墮若此。欲求人心之不解體。寧可得乎。此其反對者又一。

總上各項。皆足以阻止聯盟之進步。至聯盟議會果能保持真確的正義與否。則當以其決議案之執行定之矣。

### 三、第一次議會之召集

第一次聯盟議會之召集者。照規約所載。實爲北美合衆國大總統。今美國既未加盟。故威爾遜氏亦只能以個人資格實施其召集之權云。

議會會址。比利士主張在不魯日。威氏不許。乃在設立聯盟本部之日內瓦召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卽於日內瓦之宗教改革紀念館。行開會儀式。到會者四十一國。英之代表爲貝爾福、費攝巴痕斯。法之代表爲巴喬斯、維佛尼亞、挨拿德。日之代表爲石井子爵、林公使、目賀田。意之代表爲推衣致德尼、尼可賴。是皆富有經驗長於外交之政治家也，其他外交人員及在野黨領袖。派往旁聽者不可勝數。議長一席。英法二國。各欲攘爲己有。然當選者則爲第十次理事會舊議長比國外相哈曼斯氏。又舉瑞士聯邦大總統摩泰爲名譽議長。副議長十二人。半由各委員會委員長兼充。半則另行選定。議長及副議長協組幹部會。議定各種會議日程。及整理議場之手續。此次議會之佈置。能完密無缺者。莫不稱幹部會之得力焉。

### 四、議題

議會議題。總前聯監事務局所準備及以後追加者。共計二十有九。列記於左：

- 一、議長副議長之選舉。
- 二、任命委員審查各國代表之信任狀。
- 三、議題之審查。
- 四、議事規則之審核及採用。
- 五、未記入於聯盟規約附屬書中之各國加入聯盟。
- 六、報告聯盟理事會之事務。
- 七、事務總長關於聯盟本部所在地之理事會及關於事務局之組織與其事務之報告。
- 八、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止聯盟第一期及第二期之預算。
- 九、一九二一年度之預算草案。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五九四

- 一〇、常設國際司法裁判所設置案。
- 一一、常設公共衛生機關之設置。
- 一二、依凡爾賽條約處理關於聯盟權限之交通機關及通過問題之常設機關設置案。
- 一三、因凡爾賽條約第三三六、三三七、三七六、三八六等各條而起爭議之裁判所。
- 一四、聯盟議會及聯盟理事會與各種專門機關之關係。
- 一五、國際財政會議之勸告。
- 一六、聯盟費用之分配方法。
- 一七、在必要時使用聯盟經濟的封鎖及武器之準備。
- 一八、統計委員會之報告。
- 一九、關於實行婦女兒童買賣諸協定之監督。
- 二〇、在聯盟理事會中除主要協約國及聯盟國已選出之代表外，其他四國代表之選定。
- 二一、規約之改正。（丹麥、挪威、瑞典三國政府提出）
- 二二、關於實行鴉片諸協定依規約所定之監督。
- 二三、聯盟理事會與議會之關係及其權限。
- 二四、常設軍事委員會。
- 二五、波蘭窒扶斯疫。
- 二六、委任統治。（即委任管理）
- 二七、聯盟職員之旅券。
- 二八、印度要求加入八大工業國案。
- 二九、受戰事慘害諸國之兒童救濟法。

五、各委員會

會議問題。先經各委員會之審查，報告於議會，再行決定，此次委員會計分六組。各組選舉一委員長及一副委員長。茲將各委員會分別審查之問題，標示於左：

第一委員會（即一般組織委員會）

主任貝爾福（英） 副主任顧維鈞（中國） 問題、第四、二〇、二一、二三、各項。

第二委員會（即專門組織衛生、運輸、永久財政組織委員會）

主任鐵多尼（意） 副主任霞納佳（羅馬尼亞）

問題、第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九、二二、二五、二七、二八、各項。

第三委員會（即司法委員會）

主任巴喬斯（法） 副主任戈斯泰（葡）

問題、第一〇項。

第四委員會（即預算委員會）。

主任里盎（西班牙） 副主任萊斯德萊波。（哥倫比亞）

問題、第六、八、九、一六、各項。

第五委員會（即加入聯盟委員會）

主任何諾（智利） 副主任白萊哥（烏拉圭）

問題、第五項。

第六委員會（即代管及軍備委員會）

主任白蘭汀（瑞典） 副主任亞古羅（古巴） 問題、第一七、二四、二六、各項。

六、主要問題之經過

以會議前之形勢論之。此次聯盟議會。似當抱極大之悲觀。不謂竟能得美滿之結果。使各國國際間之正義。確有實現之希望。此誠出人意料者也。茲將其主要問題之經過。逐項記錄如下：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一、規約之改正 此案爲瑞典、挪威、丹麥等諸小國所提出。英代表貝爾福曾在第一委員會宣言。謂修正規約。當出以慎重。今尙未知規約有必當改正之處。則此事一時恐難實行云云。又此次議會。甚望美國之加入。而美國之加入。又與本問題有莫大之關係。(因規約第十條故)茲以美國新總統哈定氏聲言將於五六月間下屆聯盟會議時蒞場披露其關於國際聯盟之意見。故與會各國多主張暫行緩期。交下屆議會再議。即提出之三國與荷蘭亦莫不贊同。惟阿根廷則因議會打消其提案。遽告脫離。一時輿論。咸不之直。蓋此案並未議決，若以手續上之展緩。不如其意。因而出會。則任何議會，皆將不能成立矣。法國代表巴喬斯又謂聯盟規約不應與對德和約併爲一談。引第一條(會員)及第二十二條(委任統治)爲證。即亦編爲問題與修正案一同提交於下屆議會。

二、議會與聯盟理事會之關係及其權限 此問題頗引起各小國之注意。蓋小國之視理事會。不啻一國之政府。而視聯盟議會不啻一國之議會。政府受議會之監督。則理事會當然應受聯盟議會之監督也。經第一委員會審查後。由法代表維佛尼亞與加拿大代表羅威爾擬就報告。提交議會。並下一種之解說謂理事會與議會間雖未免有不能一致之處，但各以正義的精神。謀事務之進行。而又有貝爾福氏所提議之混合委員會以協和之。當亦不難於解決云。當時議會中對於此項報告。除某節中「專獨」二字外。已完全採納。其條文即「議會無權打消或修改理事會專獨的權能內之決議。而行政會對於議會之決議。亦必表示同樣之尊重。」是也。

三、常設國際司法裁判所 議會對於此問題。一致採納。更附以須交各國政府批准之規定。俟批准後。法庭方可受理國際爭端。我國代表顧維鈞氏力贊此案。謂欲伸公道之尊嚴於國際。非有強迫裁判所不可。當經各國一一簽字。葡萄牙則又於所簽字下。聲明此法庭之裁判權在某種法律問題上。可立即強迫執行一款，惟此款之簽否。仍聽各國自便。

四、軍備減少問題 此問題爲聯盟成立唯一之要着。將來國際和平達於如何程度。即視此軍備減少達於如何程度爲斷。負審查之責任者爲第六委員會。法代表宣告其政府之主張。謂必俟二大條件實行。方能於此間

題有所磋商。即（一）德國須遵行凡爾賽和約諸條件。尤以減少軍備爲最要。（二）建設管理與調查機關。開始行其職務是也。英代表費攝氏亦言此時所能討論之範圍。似宜以私人製造軍械之禁止及軍械買賣之問題爲限。推二國之意。蓋恐德國乘機而圖報復。則減少軍備不啻自縛其手。恣敵人之掎擊耳。嗣由議會決議，請英外部法律顧問官赫斯德氏陳述一八九九年比京會議取締軍械貿易之計畫。與一九一九年大會之結果。並請其籌劃聯盟會如何取締始克有效之方法。一面再由第六委員會向理事會報告如何貫徹一九一九年大會取締軍械貿易諸項決議之籌議。於是理事會徇第六委員會之意見。函請美國非正式的研究此項問題加入該會。美國於此問題雖表同情。然以非聯盟會員。不便參預。正式拒絕。遂有人提議先請各國裁減目前之陸軍預算案。當經議會決定。要求理事會通告各國。在財政年度兩年內。所有陸海空軍費之總額。不得再超過最後一年之預算案。總其議決之結果。則分三種。（一）取締軍械公約應速批准。（二）調查商家製造之軍火。（三）催請軍事大會調查軍備現狀。並另組專門大會從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研究稽核軍備之辦法。如此則此案於一二年中。可望其實行矣。

五、各國之加入聯盟 委員會之審查此案分爲三起。（一）盧森堡與波羅的海諸國。（二）奧地利、保加利亞、萊取登斯泰恩與亞美尼亞。（三）前爲土國領土之各國與科斯塔里加等國之入會志願書。凡入會之國。應註明之條款。爲（一）他國政府對於此新國之承認。（二）政府之穩固。（三）疆界之切實規定。（四）政府無國際拘束。（五）對於聯盟軍備條例之遵守。法代表亦提出四種條件。大致與此相同。計在議會通過得以加入者。有奧、保、芬蘭、盧森堡、亞爾巴尼亞、科斯塔里加等國。而亞美尼亞、萊多尼亞、立陶宛、喬治亞、因無獨立之能力。阿才培疆、烏克蘭、因無穩固之政府。萊取登斯泰恩則以地方偏小。無入會之資格，均遭拒斥，德國之加盟。雖經會員三分之二之贊成。苟事前運動。亦不難成熟，然德國自行宣告非待賠償問題解決以後不願加入。且法國又竭力反對。故議會中亦未提及也。

六、委任統治 此問題之決議。組織一委員會。接收管理國之常年報告而研究之。並及其關於執行委任管理權之事件。備理事會之顧問。其會員爲受託國四人。非受託國四人。遇有任何一國將執行管理權時。則該國

代表得以諮詢資格。出席於該會。若於被委託管理之境內遇有勞動組織之問題。則該會可商諸國際勞工局之正式代表。德國殖民地之委託代管。曾由德國向聯盟議會提出抗議。略謂按照凡爾賽條約。德國殖民地之代管權。應由聯盟議會分配之。今協約國自行分配其統治權。實為不合法云云。

七、經濟封鎖案 南非洲代表薛西爾在軍備委員會述其對於會章第十六條經濟封鎖之意見。應設一機關。責成其考察時事。遇有違背會章之處。即報告理事會。於必要時。實施經濟封鎖之手段。荷蘭代表福克則謂理事會僅有請各國施行經濟封鎖之權。至如何施行。應由各國自定。遂由委員會決議。請理事會指派國際封鎖委員會。會員人數不得超過八人。其中至少須有半數為在理事會無常任職之各國代表。並有權向專門家徵集見聞。又凡聯盟之國。各應對於違約國斷絕外交關係。已得議會通過。

八、其他各問題 除上述各問題外。尚有預算案及其分配法。波斯寧扶斯疫之防止。四小國非常任理事之選出，公共衛生鴉片貿易婦女兒童買賣等。均經討論通過。明年聯盟會議經費。計美金一千二百餘萬。以國家等次攤派分為四等。我國為增進國際地位起見。已認攤一等國之經費。計美金一百二十一萬元。寧扶斯疫已經募捐設法防止。四小國之非常任理事為西班牙、巴西、比利時、中國。吾國自聯盟開會以來。與協約國之感情。頗感融洽。此次願使當選。各國代表無不致賀，則此亦吾人所當引以自慰者也。

#### 七、聯盟議會之排難解紛

聯盟議會開會時。一方有亞美尼亞與土國民黨之仇殺。一方有波斯立陶宛之相爭。而波蘭則又受勞農俄羅斯之侵害，議會悉以一致之精神。和平之手腕為之解決。於亞美尼亞則函請美國出為調人。於波斯則勸告人民在維爾拉地方。開公民大會自決。而委託荷蘭瑞典維持其秩序。於波蘭則方籌良善之方法。以期得和平之解決。此皆聯盟會防止之成績也。

#### 八、聯盟議會與我國

此次聯盟議會。我國所派代表為顧維鈞唐在復二氏。在委員會所建議各案。無不受議會之採納。即其認攤一等國經費一舉。亦於增進吾國國際地位。大有裨益。初、當開會之二週前。日使林權助曾言中國於此二十年內。在國

際聯盟之地位。斷難與日本同等。然未幾而我國代表竟獲理事之選。其時日本投票何國。雖未明瞭。而英法二國則確係投票中國。隱若以此懲戒日本之大言者。亦可見各國對於日本。抱有無窮之反感矣。至山東問題。本擬在議會提出。嗣以會期迫促。議案山積。各國代表。似又未嘗顧慮及此。則提出後之成敗。尚在未知。願使乃聲明其保留提出之權。將於適當時期再行提出。惟吾儕國民。觀於此次議會中之勝利。固當額手稱慶。然欲鞏固國家之基礎。發展國家之勢力。則仍責在吾民。願使曰。中國之所求於國際聯盟者。在排除外國在華之勢力。由中國自謀救濟之道，吾人當知所以自勉矣（註六）

### 國際聯盟大會之第一幕

#### 一、開幕之盛況

凡爾賽條約內所訂國際聯盟約章。其第三條如下。『議會由聯盟員之代表組成之。議會應按照所定時期。或遇事機所需。並可隨時在聯盟所在地或其他擇定之地點開會。議會開議會時。得處理屬於聯盟行動範圍以內。或關世界和平之任何問題。議會開會時。各聯盟員祇有一投票權。且不得派三人以上之代表』。根據此項條文。國際聯盟第一屆議會於本年七月。由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召集。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國際聯盟所在地瑞士日內瓦開會。期前各國代表團會集日內瓦者。共凡千人。外國新聞記者之會集者二百人。派代表到會之國凡四十有一。更有尚未加入國際聯盟之十二國。亦派代表到會旁聽焉。上月十五日上午。大會開幕。由瑞士聯邦大總統摩泰（Motta）氏及國際聯盟理事會會長比國代表哈曼司氏（Hymans）致開會辭。次西班牙代表里盎（Quinones de Leon）提議請哈曼斯即任為議會之議長。嗣用秘密投票法。由會衆表決。以三十五票之多數通過。會衆即向新議長歡呼致賀。大會於午後繼續開會。巴西代表團動議加花圈於盧梭銅像。因盧梭為日內瓦市民故也。英國代表巴痕斯（Georg Barnes）動議致電威爾遜總統。均經大衆通過。

#### 二、議會內部之組織

第一日大會決議內部分設六委員會。每國得派一人。出席於每一委員會。各項提議均歸委員會分別審查後。再交大會表決。第二日復決議除議長外。設副議長十二人。其中六人以委員會主任充之。其餘六人則用秘密投票法。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

由會衆選出。茲錄會長副會長及委員長人物如下：

名譽議長 摩泰（瑞士）

議長 哈曼司（比利時）

副議長 石井子爵（日本）

略納田克（Karneback荷蘭）布兒里東（Pueyrredon阿根廷）俾納斯（Benes捷克）福斯德（Foster加拿大）

阿泰維阿（Octavio西）

委員會

一、一般組織委員會

主任貝爾福（Balfour英）

副主任顧維鈞（中國）

二、專門組織、衛生、運輸、永久財政組織委員會

主任鐵多尼（Titoni意）

副主任霞納佳（Take Jonscu）

三、司法（國際法庭）委員會

主任巴喬斯（Bourgeois法）

副主任戈斯泰（Alfonso Costa 葡）

四、預算委員會

主任里盎（西班牙）

副主任萊斯德萊波（Restrepo哥倫比亞）

五、加入聯盟委員會

主任何諾（Huneus智利）

六〇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副主任白蘭哥(Bianco 烏拉圭)

六、代管及軍備委員會

主任白蘭汀(Branting 瑞典)

副主任亞古羅(Aguero 中巴)

三、德國加入聯盟問題

本屆國際聯盟議會開會期間。大約當有一二月之久，在開幕一星期內。除報告理事會經過情形外，無何項重要之決議。其開幕時最爲衆人注目者，則德國應否加入聯盟之問題是也。法國代表反對德國加入聯盟。甚爲劇烈。英國代表工黨領袖巴痕斯則贊成德國加入。謂此爲英國勞動者之意志。非產業平和成就後。則一般的平和。必不可求得云。此外更有數國代表。亦贊成德國加入。惟據德人之宣稱。則殊不願於此時期加入聯盟。德國國際聯盟協會會長克勞斯(Herr Kraus)宣稱德國不願加入。謂吾人現極願消滅戰爭仇恨。苟吾國加入。則法國將因憤恨而脫離。如是則平和不免破裂云。又該會書記斯伏爾茲(Herr Swartz)則謂德國非至賠款數目決定後。不願加入。『德國之簽字於凡爾賽條約。不啻簽一空白支票。今加入聯盟。是不啻自行保證其實行和約條款也。故德國如未知賠款確數之前。加入國際聯盟。則不啻又簽一空白支票矣。』現在此問題尚未由委員會開議。

同時德政府對於前德國殖民地分配方法。向國際聯盟議會提出抗議，謂按照凡爾賽條約。協約國自行分配代管領土。實屬非法。德國殖民地之最後命運。不當由負暫時管領責任之國家任意決定。而當由國際聯盟議會決定之。因國際聯盟爲代管地之管領者故也。此項抗議書。提出於議會。而不提出於國際聯盟理事會。尤可注目。議會對於此項抗議。現尚未致答覆云。

四、聯盟議會中之各國勢力

議會中各國雖平等列席。然各國勢力實亦有強弱之不同。其中握有主權者。仍不外英美法意日五大國。議會中各國皆只有一投票權。而英國則獨有六票。因其屬地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洲、新西蘭、印度均有單獨投票權故也。此外拉丁民族勢力亦極廣大。因此歐洲及南美洲列席代表幾占議會之半數。故西班牙及南美十三國曾要求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六日

六〇二

以拉丁文爲國際聯盟所用正式文字。與英法文相同。此案可望通過。至就實力而言。厥惟法國最爲強大。因法國有  
中歐諸小國及南美諸國爲聲援。故其意志足以左右議會之全體。意大利則與法國頗多衝突焉。（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三號，頁一三七。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〇。

註三：同註一，頁一三八。

註四：同註一，頁一三八。

註五：同註一，頁一三九。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三號，頁二六——三六。

註七：「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三號，頁三一——三三。

## 十六日 日本駐華公使聲明：徐樹錚由日使館遁逃。

徐樹錚自北京政府明令通緝後，曾由日使聲明收容。並擔保不與外間交接。本日駐華日使小幡西吉，照會北京外交部、聲告徐樹錚逃逸。並稱逃逸時間，約在十四日晚至十五日早之間。（註一）日使小幡照會原文如下：

「爲照會事：收容於本館護衛隊兵營之徐樹錚氏，近來再三請求本使停止其保護，撤退出本公使館外，曾經本使切實促其反省。茲據護衛隊長報告稱：該氏至十一月十四日晚，尚確在該兵營內，而十五日之朝即不見該氏之形迹。自係在十四日之夜，與十五日朝之間，單身逃出該所無疑等語。本使當日收容該使，係基於國際之通義，並無他意。當日曾將收容該氏之事實照會貴國政府在案。茲復將該氏逃出本館之事實，照請貴國政府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註二）

上項照會，純係外交遁詞，以故作不知爲推託，實則徐樹錚之脫逃，完全出諸日方之周密部署，事後日本報紙曾刊載其經過：

「據北京之日本人所傳：十一月十四日，當徐樹錚逃出使館時，有日本兵士一員，先到北京之日本雜貨店加藤洋行（其店主即憲政會代議士加藤定吉氏），買特大號之柳行李（按即柳條箱）一隻，後又往他舖購求小號一隻，並由居留民高森助次郎將徐氏裝入。當時因麻繩不敷，即將腰間皮帶代之，而自己乃換着和服。然此事其妻因不知之，駭之而詰諸夫，渠不得已告以故。不意當時琴師在側，聞而達諸外也」。

「自兵營到車站，均由南司令派遣小野寺主計正與其男一路保護，趁當晚火車赴津。惟自使館區域至車站，通過城門時，中國偵探虎視鷹瞰，異常注目。因係日兵行李，不欲滋事，乃任其脫漏。故徐氏雖蟄伏箱內，幸有護衛者之周旋，得直達津門，而未受絲毫虛驚也」。

「北京守備隊長鎌田中佐，因掛念徐氏之行止，幾致夜不成寐。翌晨得南司令之軍用電報後（行李於十六日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乞最守秘密），遂走訪公使，報告徐之走脫。而公使聞之，亦電告政府，求示處置方針。隊長歸營後，又拍電南司令，謂余已不得已，將此事報告公使矣！」

「徐氏行李到津後，本定趁十八日出港之花笑丸渡日，後該丸因有徐氏關係，遂改早一日出港。南司令為對於公使守秘密之一電，特上京辨明非出本官所為，或部下參謀等借本官之名義而為之，亦未可知。」（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覆日使，促即撤退彈春日軍，並拒絕日本將來可再出兵之要求。（註四）

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外人在各地設立高等以上學校，得援大學專門學校法令呈部核辦。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布第十一號令，布告外人在各地所設專上學校，得援大學及專門學校法令，呈部核辦。布告原文如下：

「查近年以來，外國人士在各地設立專門以上之學校者，所在多有，其熱心教育殊堪嘉許，惟是等學校，大半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七日

六〇四

未經報部認可，程度既形參差，編制時復歧異，以致畢業學生，不得與各公立私立專門學校畢業學生受同等之待遇，滋足惜焉。茲為整理教育獎勵人才起見，特定外國人之在國內設立高等以上學校者，許其援照大學令，專門學校令以及大學專門學校各項規程辦法，呈請本部查核辦理，以泯畛域，而期一致。特此布告。」（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五。

註二：存萃學社編輯：「直皖戰爭文牘」。

註三：同註二，原件係北京政府於民國十年二月九日作為情報譯出。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〇。

註五：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一〇號。

## 十七日 粵軍佔領廉州。

粵軍黃明堂，以欽廉接近桂系駐區，率部進攻，於本日佔領廉州。（註二）黃明堂，廣州欽州人。性任俠，早歲投身會黨，聚游勇數百人，出沒於廣西鎮南關那模村一帶，屢挫清兵。一九〇七年，國父孫中山先生至河內，謀革命，明堂舉其衆聽命於國父，遂有鎮南關及河口諸役。河口之役敗後，明堂率餘衆退入越境，不時出入粵、桂邊區，擾擊清軍。辛亥革命發生，各地黨人聞風起義，明堂亦率部收復廣東四邑，號明字順軍。廣東光復，明堂授任為統制，維持地方治安。其後討袁及討桂諸役，無役不與。九年秋，粵軍回粵討桂，明堂為謀響應，遂有進攻欽、廉之舉。（註二）

## 北京政府令，切實籌備地方自治，並籌備選舉。

本日，徐世昌頒布「大總統令」兩道，令內務部妥籌地方自治，並籌備選舉。兩令原文如下：

「地方自治為共和立憲國家根本要圖，我國自治制度仿於前清之季，規模草創，成效未覩，民國肇造，沿襲其

制，多所不便，迨至三年，紛亂環生，遂至停廢。嗣於六年，雖曾復議興辦，乃以國家多故，迄未實行。本大總統就任以來，每念民治不舉，時切深憂，前經頒布縣自治法，並由內務部呈准設立地方自治模範講習所，暨道縣地方自治講習分所，培養儲備，期於有裨設施。現在兵爭既息，大局粗定，自治要政，不容再緩，即著該管官署暨各省區民政長官，切實籌備，務期有成，惟是我國幅員廣袤，各地方經濟與教育程度至不齊一，立法定制，宜有權衡，著內務部博稽各國成規，廣徵各省區意見，於法令之未完善者，增訂修改，擬具草案，呈候核奪，依法公布，仍一面進行規畫經費儲備人才，以便法令公布後，立可施諸實行，用副本大總統尊重民治之至意。此令。」（註三）

## 二、

「選舉之制，天下爲公，所以尊重全國人民之公權，俾各舉其衷心悅服之人，代表其意於國會，若於選舉之時，發生壟斷把持賄通情屬諸弊，則當選者或非真正民意之所歸，選舉之形式雖存，而精意已失，必致人民失望，衆意乖離，國家安有寧日。瞻念及此，曷勝悚慄，民國肇造以來，國會選舉業經兩次舉行，於一切監督之方，糾察之法，釐定本已周詳，關於舞弊訴訟諸端，亦皆訂有專條，無如法令雖密，多未實力奉行，用特重行申告，此次辦理選舉，凡各級監督官吏與各司法官廳務，當一秉至公，依法執行，如有壟斷把持賄通情屬諸弊，查有實據，立即舉發盡法懲辦，以重公權。而維選舉，毋得稍涉徇縱，同干咎戾。其共懷之。此令。」（註四）

## 北京政府外交部設立編譯處。

北京政府署外交總長顏惠慶於本日發布部令，裁撤調查處，另設編譯處，令派張煜全充編譯處主任，張祥麟兼充副主任。並公布「外交部編譯處章程」八條，原文如下：

第一條 編譯處掌調查外交事項，並繙譯外國法制條約外交文書暨書報。

第二條 編譯處置左列人員：

主任一人，以本部簡任職或曾任簡任職人員兼充。

副主任二人，以本部簡任職或資格較深之薦任職乃與簡任職資格相當之人員兼充。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七日

六〇六

處員若干人，以本部薦任職委任職及辦事人員兼充或專任。

遇有必要時，得由編譯處主任呈請部長，酌添譯員或委託相當人員辦理第一條所列事務。

第三條 前條譯員及委託人員之專辦譯務者，其功課應計算字數於辦事細則中規定之。

前條譯員辦事滿一年以上成績優美者，得由主任呈請部長酌量調部任用。

第四條 主任承部長之指揮總理處務監督處員。

副主任輔助主任辦理處務，主任有事故時，副主任代理其職。

第五條 主任得隨時向本部聽司查閱文卷。

第六條 譯員及委託人員於秘密事件，應負保守秘密之責任。

第七條 辦事細則由主任會同副主任酌擬呈由部長核定。

第八條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 北京政府簽訂道清鐵路清孟枝路合同。

道清鐵路清孟枝路借款合同，本日由北京政府交通財政兩部，與英商福公司簽字。（註六）

## 湖南第十二區司令蕭昌熾被戕。

湖南平江第十二區司令劉夢龍，經譚延闓命令撤職後，代以蕭昌熾。其部下不服，遂於本月十四日，將蕭昌熾戕害，並宣言獨立，譚延闓對於此事，連日在省中會議，決擬提出辭職。（註七）

直隸省議會通電各省議會，各選代表會集上海，共同制定省自治法。（註八）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六。

註二：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篇黃明堂傳。

註三：民國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公報」，第一七〇九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一〇號。

註六：同註一。

註七：同註一。

註八：「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一。

十八日 北京衛戍司令王懷慶為徐樹錚自日使館脫逃事，自請處分；並提高緝拿徐樹錚之賞格為十萬元，通電各省飭屬一體嚴緝。（註一）

湖南省議會議決廢除督軍。（註二）

海容軍艦回國。

海軍代將林建章於本日通電各處。聲稱茲因協商各國，對西伯利亞已一律撤兵。特遵令將駐威軍事機關於十月二十五日撤消。並於十一月二十日督帶海容軍艦回國，由永健軍艦代任護僑職務。（註三）

各國駐華公使團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對中國政府對俄人在華權利之處置表示不滿；並提出變更管理俄僑辦法三項，要求接納。

北京政府於十月三十日公布「管理旅華俄人規則」，復於十月三十一日公布「東省特別區法院編制條例」後，駐華各國公使團表示不滿，乃於是日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變更辦法三項，要求接納。公使團照會摘要於下：

「接准來照……具悉一切。惟查所有對於俄國在華人民之地位現已適用之一切辦法與上列中國政府所稱各節逕相抵觸耳。遇有開涉俄人民刑各案件，應歸其本國法庭按照該國法律審理。與其他各國人民一律，此係俄人由條約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八日

所賦與之最重利權。……然十月二十二日來照內，對於司法利權不過局部提及之。其本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大總統命令公布之東省特別區域法院編制條例，以取消俄人於東省鐵路界內所享治外法權爲趨向；按照此等條例，裁撤俄國法庭，並將俄人歸於中國法庭管轄。至該條例擬聘之外國顧問；於中國法庭僅有次等之關係。其對於俄人適用俄國法律一節，該條例內毫無提及也。天津華官對於管理該埠俄國租界已施之各辦法，與中國政府所擬議之俄國租界內一切行政暫無變更……等語亦相抵觸。……照現行適用及各關係人所公認之制度，租界警察應歸該租界市政廳管理，華官此次逾越天津俄國租界市政廳行政權之主要部分，……以致僑居該租界各國人民受其影響焉。中國政府……將關於俄人應行釐定之各問題，如民事及公證人各狀認人冊護照正式契約等事，留而未定。乃管理以上各事將歸何項文官之職權一層。對於常與僑居華境多數俄人有交易之各外國人最重之利權有關也。茲爲保護公共利益起見，擬將中國政府已施之各辦法略爲變更如下；（甲）租界：承認（一）所有俄國租界可自編警察，應歸該市政廳管理；（二）所有俄國各租界之市政廳仍應照現行制度繼續辦理。（乙）法權所有俄國在華原有之各法庭，其組織及職員均仍其舊。嗣後該法庭以中華民國名義行使其法權，惟照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所公布命令之意義適用俄國法律。遇有俄人與俄人，或俄人與外人所發生之案，應歸該法庭審理。至俄人與華人發生之案，如俄人係被告人，應歸就地俄華審判官組織之混合法庭審理；如華人係被告或加害人，應歸其本國法庭審理，此等辦法，以解除事實上之困難爲目的，含有純粹暫時之性質，其維護出於條約關乎治外法權之各利權，乃應完全保存其主義也。（丙）公證人及行政各職權：中國僑居多數俄民之各地方，於交涉員公署內設置俄國顧問。對於俄國人民行政及公證人之各職權，其外交部內應設俄務總局，派中國辦事大員一員主持其事，並由中國政府委任俄國顧問，以資統一及監視上列之各機關。……爲詳籌各辦法起見，應由貴部召集混合會議，務令中國各處及東省鐵路界毫無政治意味之俄國各機關選派代表參與會議，……本領銜公使及各國公使極願遇有照上列各大綱擬派之俄國審判官及顧問時，應由中國政府及外交團互商選派……惟各國人民利益，如因施行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大總統命令或有可受影響之處，各該國公使自留有權與中國政府隨時接洽商辦耳」。（註四）

## 日本允撤駐琿春軍隊。

駐琿日軍，曾由日本提出撤退條件，當經北京外交部答覆，分別准駁。本日駐華日使小幡，復備文照會北京外交部聲明關於一二兩項所請求之保護日僑，及五處增駐軍隊各節，來文認為中國應負責任，允自動的分別辦理，本公使深表滿意。至第三條所列之隨時出兵，原為預防中國政府不能十分取締兇徒起見，今承表示，不至再有何等意外，並擔負完全責任。本使亦深為諒解。姑將此項條件，暫行保留，俟將來再遇暴動發生，臨時協議。所有因此次事變開往琿春之日本軍隊，於奉到來文之後，業由本館飭令陸續撤退。（註五）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六〇一。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六。

註四：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九三——二九四。

註五：同註三。

## 十九日 國父修正中國國民黨規約。

民國八年十月十日，國父令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並於同日頒發「中國國民黨規約」一種，計含八章，三十二條。本年國父在滬，於著述之外，兼及黨務，先於十一月九日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繼又修正中國國民黨規約為六章三十條，於本日公希實施。修正中國國民黨規約原條文如下：

###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黨以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

第二條 本黨以創立五權憲法為目的。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六一〇

## 第二章 黨員

第三條 凡中國人民成年男女，與本黨宗旨相同，願確守本黨信條者，由黨員二人介紹，並具誓約於本黨，由本黨發給證書，始得爲本黨黨員。

第四條 黨員入黨時須納入黨金十元，每年年捐一元；但曾效力於革命及現在爲革命效力者，得由本部認可，免納黨金。

第五條 前經入中華革命黨領有黨員證者，得換取或補給新證書。

第六條 凡黨員須遵守本黨一切規則。

第七條 黨員不得兼入他黨，並不得自行脫黨。

第八條 黨員如有違背規約、或個人行爲妨害本黨名譽者，經幹事會審察確實議決後，得宣告除名；凡受除名處分者不得再入本黨。

## 第三章 機關及組織

第九條 本黨設本部於上海，管理全黨事務。

第十條 本黨設支分部於國內各省區、各縣及國外華僑所在地，並因交通上之關係得設總支部；總支部之應設地點，由本部定之。

第十一條 總支部、支部、分部之通則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黨總理一人，代表本黨總攬黨務。

第十三條 本黨本部分總務部、黨務部、財政部；宣傳部；其他直隸本部之必要機關，得依總理命令創設之。

第十四條 總務部之職務如左：

一、掌理本黨機要；

二、管理本黨庶務；

三、接洽國內外各總支部、支部、分部。



第十五條 黨務部之職務如左：

- 一、主管入黨事務；
- 二、保管誓約及冊籍；
- 三、調查黨員履歷。

第十六條 財政部之職務如左：

- 一、管理本黨度支；
- 二、徵收黨費及義捐；
- 三、調查預算及決算報告。

第十七條 宣傳部之職務如左：

- 一、出版編輯及譯述事項；
- 二、演講事項。
- 三、教育事項。

第十八條 各部長承總理之命，綜理各該部事務。

第十九條 各部副部長輔助部長處理各該部事務；部長有事故，得代理之。

第二十條 各部幹事長、幹事承各該部部長之命令，分掌各科事務。

第二十一條 各部部长、副部长任期二年。

####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二條 本黨每年由總理召集大會一次；其有特別重大事件，由總理召集臨時會。

第二十三條 大會以總理為會長。

第二十四條 大會會期由總理定之。

第二十五條 大會會議、本部各部會議及特別會議，另以規則定之。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五章 黨費

第二十六條 本黨黨費以左列各款充之：

- 一 黨員入黨金；
- 二 黨員常年金；
- 三 黨員特別捐；
- 四 借債。

第二十七條 本黨財政，按月由財政部長造具清冊，彙齊公佈。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部、支部、分部及總支部間之關係，另以規則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規約經本部職員過半數或支部長五人以上之提議，得修改之。

第三十條 本規約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冊，陸——二七至二九。

## 二十一日 陸榮廷通電退出廣東。

粵軍西進，桂軍大敗，陸榮廷迫不獲已，乃於是日通電，率領全部桂軍，退出粵省。北京政府徐世昌派陸督辦粵邊防務，並任譚浩明為廣西督軍。

陸榮廷原電略謂：民國以來，粵省迭生變亂，軍民紳商各界請援呼籲，乃率師東下，勉任維持，自潮惠前方發生衝突，即通電莫督，主張退讓，交還督印，退出省區，一面停止東江戰爭，一面調回各路防軍，所有駐粵各軍，現在已經一律調出粵境。此後粵省地方治安，即由粵人負責云。（註二）

臺灣屏東機場完成，日警務署設航空班，開始作為臺灣山地偵察轟炸之用。

臺灣總督府警察總署長大津麟平，為籌劃臺灣警察航空班，令其屬下着手臺灣警察航空之調查籌備

，民國八年以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日元創設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六月訂定有關章則，設在屏東，開始建築機場跑道、庫房，同時就警官中募駕駛練習生五名，由民間徵募機械練習生十五名，於八月七日由臺北出發赴所澤航空學校學習，於民國九年二月及四月畢業回臺，四月十六日在臺北練兵場初航，十月以屏東機場完成，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該地舉行警察航空班成立典禮。此後機場之擴展，氣象觀測等逐漸完成。警察航空班先以中島式機用於山地飛行，以「摩利斯法魯滿式」及「魯納」擬作基本訓練之用，各備二架。其後山地之偵察轟炸，中央山脈之橫斷飛航，臺東花蓮兩地方之山地示威飛航，臺灣最早之郵遞飛航，皆由警察班辦理。民國十六年因日本空軍在屏東開設飛行隊而合併。（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六。

註二：「臺灣省通志」交通篇，頁二八九。

## 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徐樹錚脫逃事，照會日本公使提出四項要求。

北京政府外交部爲徐樹錚自日本使館脫逃事，於二十二日照會日使，提出要求四項：①向中國政府道歉；②懲辦日使館武官衛兵；③徐樹錚以後如有損害中國之舉動，日應負全責；④交出其餘禍首八名。（註一）

## 貴州黔軍代總司令盧燾等通電，宣布與護法各省一致。

貴州督軍劉顯世於十一月五日通電解職，黔軍由代總司令盧燾指揮，盧與混成旅旅長胡瑛，谷正倫等於是日通電各方，宣布仍與護法各省一致行動。（註二）

## 美國宣布對華新銀行團成立。

美國國務院發表文告，謂對華銀行團，業已成立，美、英、法、日四國政府皆予以完全之同意。確

信中國人民因此可獲得資本，以改良其交通。並希望中國人民因此可得更大之統一，與更廣之經濟發展，而有關係之各國，亦可因此獲得有關於遠東事件之更大諒解。（註三）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一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七。

註三：同右書，頁一三九。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公布「衆議院議員選舉日期令」，規定各省衆議院初選日期為民國十年三月一日，覆選日期為同年四月一日。

是日，徐世昌頒布「大總統令」，文曰：「茲制定衆議院議員選舉日期令公布之。此令。」其「衆議院議員選舉日期令」全文如下：

第一條 各省衆議院議員初選舉，於民國十年三月一日舉行。

第二條 各省衆議院議員覆選舉，於民國十年四月一日舉行。

第三條 前二條規定遇有必要情形，得由初覆選監督呈報選舉總監督爲十日以內之延期。  
選舉總監督決定延期後，報告於內務總長。

第四條 蒙古西藏青海衆議院議員選舉，於民國十年四月十日舉行。

第五條 前項規定遇有必要情形，得由選舉監督爲十日以內之延期，報告於內務總長。

第六條 如延期已滿十日各地方確因辦理困難致不能依期舉行選舉時，選舉總監督或選舉監督得聲明理由，報告內務總長，再行延期，其日期由內務總長分別核定之。

第七條 籌備日期與選舉日期有關者，以內務部令定之。

第八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北京政府內務部公布「衆議院議員選舉籌備日期令」，規定選舉實施日程。

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既公布「衆議院議員選舉日期令」，署內務總長張志潭即依據「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暨「衆議院議員選舉日期令」制定「衆議院議員選舉籌備日期令」一種，於同日以第一百二十七號部令公布之。其全文如下：

第一條 衆議院議員本屆選舉之籌備日期，依本令行之。

按照衆議院議員選舉日期令而延期者，其籌備延期依選舉延期之規定行之，但不得與法定期間牴觸。

第二條 籌備日期依左列各款規定行之。

一、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

總監督委任各覆選監督選舉法第十五條

總監督定覈選監督駐在地選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二、十二月一日以前

初選監督設辦理選舉事務所選舉法第十四條

初選監督分派調查員定調查委員辦事細則選舉法第二十三條

三、十二月二十日以前

初選監督籌定投票區呈報覆選監督核定後轉報總監督選舉法第二十二條

四、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各初選區選舉人名冊一律告成選舉法第二十五條

初選監督頒發選舉人名冊於各投票所宣示公衆選舉法第二十六條

初選區選舉人名冊分別呈報覆選監督及總監督選舉法第二十五條

五、十年一月十日以前

初選監督判定更正選舉人名冊選舉法第二十七條

六、一月二十日以前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六一六

初選監督補報更正選舉人名冊於覆選監督及總監督選舉法第二十八條

初選監督頒發選舉通告選舉法第三十二條

七、一月三十日以前

總監督分配覆選當選人名額通知各覆選監督選舉法第七十條第三項

總監督呈報該省選舉人總數於內務部選舉法第二十九條

覆選監督製成投票紙分交各初選監督選舉法第三十九條

八、二月九日以前

覆選監督製成初選當選證書分交各初選監督選舉法第六十三條

九、二月十九日以前

覆選監督分配初選當選人名額榜示各初選區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

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前

初選監督造具投票簿製成投票區分交各投票所選舉法第四十條

初選監督分交投票紙於各投票所選舉法第三十九條

十一、三月一日以前

覆選監督頒發選舉通告於各初選區選舉法第七十一條

舉行初選舉選舉日期令第一條

十二、三月二十日以前

初選投票所開票所一律裁撤選舉法第三十六條

確定初選當選人選舉法第六十條

初選監督通知初選當選人給與初選當選證書並榜示當選人姓名呈報覆選監督選舉法第六十二條及

六十四條



十三、四日一日以前

初選當選人名冊一律到達各覆選監督駐在地

初選當選人一律齊集各覆選監督駐在地

舉行複選舉選舉日期令第二條

第三條 蒙古西藏青海議員選舉籌備日期以選舉日期前爲限，不適用本令第二條之規定。

第四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駐二）

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宣布軍民分治，廢除督軍，民選省長，並聲明即日解除軍民兩職。

湘軍總司令譚延闓自率部驅逐張敬堯，進駐長沙後，順應湘人高倡自治之說，於七月二十二日宣布湖南實行自治。惟湘軍各將領間，頗有欲取譚自代者。十一月一日，譚延闓宣布湖南與護法各省一致，否認岑春煊等取消軍府宣言，湘軍第一師師長趙恆惕等尤不愜於譚，迫譚去職。譚延闓因於是日宣布湖南廢除督軍，實行軍民分治，並聲明即日解除軍民兩職，由趙恆惕繼任湘軍總司令，譚氏引退。（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一五號。

註二：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一六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七。

二十四日 胡漢民致函蔣中正，告以國父囑請即行赴粵。

蔣先生中正於本月十三日自滬歸寧波後，國父數函催其返滬，並同赴粵。胡漢民、張人傑、戴傳賢亦屢函催促。本日，胡漢民受國父命，再函蔣先生，告以國父即將赴粵，囑即隨後速往。函中有曰：

「吾人作事，第一以爲社會人類；其次則爲朋友知己。天下本無快心之事，目前更少合意之人，惟比較可以有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六一七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一八

爲，則硬着頭皮去做，人之於我，其誠意或有未逮者、而我以主義目的爲重，則當仁不讓，無可躊躇，磊磊落落，仍率我之眞面目以行，即彼作僞客氣者，亦無所施其技矣。」（註一）

### 日人在廈門建築警署，我國向日政府抗議。

駐廈日領，前年曾擬在廈建築警署，經政府交涉始已。近日復在該地雇工購料，重事建築。當由廈門道尹函請警廳阻止，一面經省署請示中央，當由北京外交部特電駐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政府抗議。

（註二）

### 俄舊黨侵佔恰克圖。

犯庫俄黨，前曾由我軍擊退。近因我國撤回恰克圖原駐騎兵，該黨復乘虛侵佔，烏科唐鎮撫使陳毅，迭電向中央告急，當派張景惠、鄒芬爲援軍總副司令先後出發。（註三）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重印本）卷一，頁一四〇——一。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廿四號，頁一三七。

註三：同註二。

### 二十五日 國父偕伍廷芳，唐紹儀等自上海赴廣東。

國父與伍廷芳唐紹儀相偕由滬赴粵，在滬國會議員亦相繼而至。四川熊克武，劉存厚均來求附。熊克武入成都，任川軍總司令；劉存厚退往西川，熊劉事前均來求附國父，胡漢民曾簽請云「先生宜責以孰先有明確之表示者，即先收納其人」。至「湘事黔事，則於暗中另做工夫」。（註一）

### 北京政府派王景春會辦東省鐵路公司事宜。（註二）

### 北京政府派陸榮廷督辦粵邊防務，譚浩明爲廣西督軍。（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五九。



註二：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二七號。

註三：同註二。

## 二十六日 趙恒惕通電就湖南總司令職。(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七。

## 二十八日 張斯慶訪俄回國抵達北京，携回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原本。

本年六月，北京政府督辦邊防事務處派遣陸軍中將張斯慶率團赴俄考察，於九月上旬抵達莫斯科。

張斯慶在俄，曾與翟趣林等會晤，自稱俄人對其「備極優待」。(註二)實則俄人對其故示好感，意在利用其缺乏外交經驗之弱點，使其對北京政府作有利於蘇俄之報告也。九月二十七日，蘇俄政府擬定「第二次對華宣言」，十月二日，加拉罕致函張斯慶，託其將宣言轉達北京政府外交部，十月十六日，蘇俄復與張締結所謂「協定」，承認「在互惠主義的基礎上」授與中國代表以自由通行權及領事權利，實則張斯慶並非正式外交人員，絕無權簽訂任何協定，北京政府因將其召回。(註三)十月三十一日，蘇俄外交部曾為其舉行歡送大會，列寧並曾於十一月二日予以接見，意在籠絡，而張氏不察。張斯慶離莫斯科後，經西伯利亞返國，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抵達北京。除携回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之原本外，並携有第一次對華宣言的「修正謄本」(Corrected Copy)，至於何處曾加修改，張氏並無所悉。蘇俄消息報曾藉此大加宣傳，謂張斯慶回抵北京後，說過不少對蘇俄有利的話。(註四)

## 林支宇通電就任湖南省長職。

湖南省議會於推行省自治的口號下，選舉第十二區司令兼警務處長林支宇為臨時省長，林支宇因於是日通電宣告就職，並正式宣告湖南實行自治。湖南既倡之於先，浙江、雲南等省和之於後，聯省自治主張遂蔚成民國初年政治史上之一大運動。(註四)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二〇

## 在日臺僑所組織之「新民會」、「臺灣青年會」，假富士見町教會召開聯席會議，推行「六三法律撤消運動」。(註五)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

「新民會結成後未久，田總督曾就付與臺灣總督以律令制定權的法律（即第六十三號法律）之存廢問題，發表意見說：本島之實狀尚未達到廢棄本法之地步；因此新民會員糾合在東京本島人留學生二百餘名，於大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麵町區富士見町教會集會。謂爲要縮小臺灣總督之權限，莫若作本法之撤廢運動，而協議其實踐運動之方針。」

這一天，蔡培火豎起大書『撤廢法律第六十三號』之布旗於演壇之上，並與會中主要人物十五人，登壇用激昂的語調高叫『給我們自治權！』『撤廢法律第六十三號！』但結局未見確立運動方針而散會。該會（新民會）幹部又曾計議乘日本國會開會之機，擬向日本國會及總督府出張所（東京辦事處）舉行示威運動，並對兩院議長暨總督府出張所提出陳情書，但均未見實行（註六）

臺灣人備受六三法之害二十餘年，至民國九年即日大正九年，第一代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新任；六三法之存廢問題，已成各方面議論之中心。田總督就任時，曾謂記者曰：「我姓田，是中國人歸化於日本，臺灣人之處境，我甚理解，且極同情」。及至在日本帝國議會，討論六三法存廢問題時，田總督以政府委員資格，列席證言曰：「臺灣實際狀況，尚未達到廢棄六三法之域」。臺灣人對於田總督之前後發言，判若兩人，皆大失所望。

當時，在東京有新民會與臺灣青年會，二個團體，皆熱心奔走於臺灣政治改革運動。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兩單位會員二百餘名，假東京麵町區富士見町教會，開臨時聯席會議。討論如何縮小日臺灣總督權限問題，大多數人主張應由撤廢六三法運動開始，上講臺發表意見者，多至十餘人，情緒熱烈。有提議向貴衆兩院議會提出陳情書者，有主張向日臺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及貴衆兩院，發動一次大規模示威運動者；意見分歧，未能一致，終於無所決定而散會。



日本政客中，有不少同意撤廢六三法；而主張「內臺一如」者。其意見：是要使臺灣人負有當兵義務，而同時予以選出代議士於衆議院之權，是乃根據同化政策者。東京新民會與青年會中，昔時曾參加同化會者，多傾向此說。林獻堂初時亦極贊同此說，曾向各同志曰：「如得撤廢六三法，從使需要任何犧牲，本人亦所不辭。」

然而主張撤廢六三法之根本思想，如前所述是脫不離同化主義範圍。但此時日本學界，被推尊爲新進殖民政策學者，如矢內原、山本、永井等，各在非難同化主義殖民政策。以爲同化主義雖可壓迫、欺騙殖民地原住民於一時；而原住民一旦覺醒起來，爲解放而反抗、衝突、終須發生流血慘劇。如此陳腐不合時勢潮流之殖民政策，若用之於文化程度極低之未開化民族，或尙有一段時間，可以收獲過渡期效率；倘若用在殖民地人與母國人文化水準難分高低之臺灣，只可能促進兩民族間之衝突，斷無善果可期。

至若自治主義者，始終承認殖民地特殊性，尊重其固有文化，保存其民族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依照自治主義殖民政策之過程，殖民地總有翻身脫離母國而獨立之一日。此固基因於「果熟蒂落」之自然法則，無可避免。但殖民地倘若循自治主義過程，演進至獨立以後，必能承認從前母國爲宗主國。於經濟、軍事、外交、種種可能保持友好關係，密切提繫；從百年大計着想，此誠開明而有益之殖民政策也。英國之於坎拿大、澳洲、南非洲等各自治領之統治情形，亦可以證實自治主義殖民政策之優良。

新民會會員中，反對同化主義，而主張自治主義者，有林呈祿及以外數人。林呈祿爲臺灣人留學生之老前輩，畢業明治大學，曾到祖國湖南法政學堂當過教授。辭職後再渡東京，研究殖民政策學，常出入於進步的殖民政策學者之門，對於自治主義殖民政策，頗有心得。適逢新民會在討論撤廢六三法之時，林呈祿獨持異論，以爲運動撤廢六三法，無異否認臺灣特殊性；而肯定同化主義，即所謂內地延長主義也。於是主張中止撤廢六三法運動，強調臺灣特殊性；提議籌備請願設置臺灣議會。對林呈祿之意見，多數新民會員，驟然發生思想動搖；雖有共鳴者數人，但泰半在議論紛紛中，不易判別可否。嗣後林呈祿於民國九年即日大正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之臺灣青年第五號，以「六三法問題之歸著點」爲題，用日文發表議論一篇，其要點譯錄於左：

總督之委任立法權，早晚當然是要撤廢，施行於臺灣之法律，歸著結論，將來是需要在帝國議會制定。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三二

到相當時期，衆議院選舉法，當然不得不施行於臺灣。就臺灣住民中公選代表者，送往帝國議會，只是時間問題而已。依此見解：是以憲會當然施行於臺灣；而且施行於臺灣之法律，以得與內地一樣立法爲前提，乃純理上之結論。

然則上述理論，在所得之歸結，是否爲現在日本帝國統治臺灣之根本方針？假定爲是：就此方針，在賢明有識人士，不得不考慮是否爲適合統治殖民地之要諦？利不利於殖民國之將來？帝國統治方針之如何？固無須吾人稽考，自有實際可以考察。以具有悠久之歷史，特殊之民情、風俗、習慣，固有之思想、文化。現在三百四十萬漢民族，果然可與內地大和民族，在純然同一制度下受統治與否？不能無疑。

從來，政治家，學者，只識議論近世勃興之立憲思想，與民本政治；列舉臺灣特殊事情，主張不得有與內地一律立法之制度，而未聞有言及民意代表一事，實屬遺憾。蓋實際更重於理論，對臺灣特別統治，實非設置臺灣住民參與特別立法之制度不可。在鎮壓時代，或未開地區，當作別論；唯既標榜以文治精神，統治有歷史之民族，而不立脚於立憲法治制方式，不知其如何能自圓其說？

如上所述，六三問題之歸著點：從純理上而言，將來撤廢特別統治，在帝國議會處於同一立法；但從實際上而言，遠不及更進一層，設置臺灣特別代議機關，使之發揮特別立法權能，較有意義。

自林呈祿之論文發表以後，日本政、學各界反響頗佳。在東京之臺灣留學生等，對於這運動撤廢了六三法，亦漸次減少興趣。而且六三法改正案，於民國十年即日大正十年，在帝國議會第四十四回開會中，已經決定照舊繼續施行；撤廢議論，暫時已不成問題。

先是民國九年八月，蔡惠如在上海出席互助社主辦歡迎廣東大理院長徐謙之茶會，席上曾就日本統治臺灣情形，作一場悲憤之報告演說。當時祖國爲打倒北洋軍閥，由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正在籌備北伐，一聞臺灣亦有民族革命同志，皆特別表示欣慰；並約以後互通聲氣，藉以共策共勵。同年臘底，蔡惠如從上海到東京，適林獻堂亦從臺灣來京，兩人互談祖國及臺灣近況。後乃會晤林呈祿，討論改革臺灣政治問題。林呈祿即本其主張，傾談同化主義與自治主義之是非得失，林蔡兩人均大有所感悟，不久之間，完全放棄從前所切望之同化主義即大悟澈底。對於

運動撤廢六三法，亦感覺殊乏意義。因林獻堂之思想轉換，對於東京臺灣留學生之影響甚大。其後臺灣輿論，日趨於請願設置臺灣議會運動。（註七）

註一：張斯璽、朱紹陽致外交部電，民國九年九月十八日

註二：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六九——七〇。

註三：同註二，頁七〇——七二。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七；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五四八——一。

註五：「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二八。

註六：葉榮鐘等：「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六六。

註七：「臺灣省通志」抗日篇，頁七八——七九。

## 二十九日 國父抵廣州，恢復軍政府，重開軍政府政務會議。

國父偕伍廷芳、唐紹儀等抵廣州，恢復軍政府，重開政務會議。即以觀音山舊督署爲軍政府所在。

唐紹儀則假亞洲酒店爲行轅，伍廷芳兼外交部長，住府內，國父則下榻粵秀樓。（註一）國父旋發表各

部部長如下：內政部長國父自兼，財政部長唐紹儀，交通部長唐繼堯，陸軍部長陳炯明，外交部長伍廷芳，司法部長徐謙，參謀部長李烈鈞，又任命馬君武爲秘書長，交通部長唐繼堯未到任前，命王伯羣署理，參謀部長李烈鈞現正在出差，以次長蔣尊簋暫行代理部務。（註二）而屢經流離轉徙之非常國會，亦再集合於廣州。出席議員二百二十餘人。惟其中中堅份子，不過數十人，其猶豫不定者，泰半皆已散去。

北京政府外交部駁覆駐京公使團提出管理俄僑條件，謂：俄國在華各機關，如有意見可向外交部俄事研究會陳述。

北京政府外交部對於駐華各國公使團十一月十八日照會中所提變更管理在華俄人辦法，於本日駁覆

如下：

「查中國對於在華俄人現在一切進行辦法，與十月二十二日照會所稱各節，實無抵觸之處。俄僑民刑案件，依照條約，固應歸領事裁判，但俄國領事既經停止待遇，已無能行使此項職權之人員，所有在華俄僑民刑事案件裁判之職權，自不能不暫由中國執行。……東省鐵路界內之有俄國法庭，既非根據於東省鐵路合同，亦並非在中俄條約領事裁判權範圍之內。當時俄人方面擅自設立法庭，未曾得中國政府之許可。此項踰越條約範圍本屬侵損中國主權之行爲，在停止俄使領待遇以前，業經東省鐵路督辦暨地方官迭向俄領交涉取消，已有成議，並非因停止待遇而始有此舉。其與停止待遇係截然兩事，理甚明瞭……最近司法次長赴哈爾濱實地調查。爲顧全俄人在華利益起見，特將東省鐵路界內作爲特別區域，組織特別法庭，所有地廳高廳及地方分庭均得委用外國人爲諮議或調查員，各分庭並得准諮議或調查員助理純粹俄人訴訟事件。此外，外國律師得在上指之特別法庭出庭辯護，而俄國公證人仍許繼續其職務，至適用俄國法律一節，在中國公布之法律適用條例範圍以內，當然可以引用，故此次組織條例中自無提及之必要，至天津華官逾越俄國租界工部局行政權一節，查俄國租界工部局一切辦事章程均已許其暫行照舊，特派員本係代行俄領職務，遇事當然有監督之權，來照所稱逾越工部局之行政權云云者，恐屬誤會。……至於護照契約等，自應均由代行俄領職務之官員管理，一切辦法悉參照俄領原定者辦理，俾與僑華俄人以便利，自不致與俄人有交易之各外國人利益有所妨礙。……茲並將貴公使團所擬變更辦法分別解釋如下：（甲）所有租界內工部局業經仍照現行制度繼續辦理。警察關係地方治安，按之法理，本國政府自應負相當之責任。惟所有屬於工部局董事會自治範圍以內之權限，毫不侵害。（乙）此次東省特別區域內所組織各級法庭及其地點，……均經仿照（俄國舊有各法庭）設立。且俄國各級法庭舊有法官業已有委充諮議及調查員者，以後尙擬繼續委用。其餘俄人書記官及翻譯官等亦經酌委充任，……其餘尙擬續派。（丙）俄國舊有公證人已許其繼續職務，本部……並已在部內設立俄事研究會，以本部各機關重要人員及熟悉俄事人員組織，並派前駐俄劉公使饒人爲主任。至俄僑較多之各地方交涉署內，如漢口海拉爾等處，業經聘用俄人爲顧問。此外各地方於必要時尙擬繼續聘用。上答各節均爲本國政府內部行政。俄國在華各機關如有意見發表，儘可向本部俄事研究會陳述，本國政府無不詳加考量。至召集混合會議一節，……且事屬本



## 湖北宜昌兵變。

國主權以內之事，本國政府認為礙難照辦。至法庭內委用諮議或調查員……應由司法部依法選派。……各交涉署聘用之俄人……應由外交部監督。總之，凡涉及各外國人利益之處，本政府業經聲明鄭重注意，斷不至發生若何影響。……至關於俄人方面各問題，本國政府……體察籌謀，有加無已。即以此次俄國政變而論，沿邊一帶……俄國敗兵難民逃來華境，不下數十萬人，本國……均經分別接濟收養或遞送。……俄人滋擾我邊疆，虐待我僑民，沒收我商貨，類此情事不可勝舉。是在俄人方面於條約內應盡之義務，久已未能遵守，而本國體念俄艱顧全友誼之厚意，非但不因之而隄減，反使本國國家及人民均增重大之擔負。此種情形係各國所無，而為中國所獨有者。」（註三）

吳光新舊部第十三混成旅經改編為鄂軍後，駐紮宜昌，本日晚突然譁變，搶劫銀行，並縱火焚燒，延及外人貨棧，三十日由三十五旅旅長王都慶，調兵入城堵剿，變兵始散（註四）。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五九。

註二：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頁一〇九〇。

註三：張忠綏：「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九五—二九六。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八。

## 三十日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向外交部提出五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

「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於八月抵達北京，但未為北京外交部所承認，且以租屋，插旗等糾紛，備受冷落。（註一）優林為打開窘境，於本日照會外交部，提出五項具體意見：

（一）宣言廢除帝俄時代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協定，取消一切非互惠性之特權，確定雙方關係完全建立於平等機會之原則之上。

（二）舊俄使領待遇既已停止，應從速恢復領事館，換言之，即設立遠東共和國的新領事館。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六二六

(三)拒絕道勝銀行(The Russo-Asiatic Bank)對中東鐵路之要求。

(四)發展兩國商務，並訂商約。

(五)恢復邦交。(註二)

## 中俄舉行第一次非正式會議。

是日下午四時半，中國代表與「遠東共和國」代表舉行第一次非正式會議。中國方面出席者爲劉鏡人、朱鶴翔、「遠東共和國」方面由優林偕其全部隨員柯尙寧，阿嘎魯、顧蘭謨參加。中國當時之立場，爲商談範圍僅限於商務經濟，故以解決商務問題爲前題。然在商談商務經濟問題之前，俄國須先承認中國政府所提出之四項先決條件。這四項條件是：

一、在中國領土之內，不爲任何與中國之社會組織不能相容之政治行爲之鼓吹。

二、賠償中國僑俄人民由於俄國革命以來所受之損失，其中包括俄國紙幣價格奇落所受之損失。

三、擔任保護現居遠東各地方之中國人民之生命財產，並予以旅行，經商與居住之一切利便。

四、中國人民在新疆邊地及後貝加爾湖各地方，曾遇種種可憾情事，應明白處理，並須遏止此種情事，重行發生。

優林當即表示上述四款，彼以全權代表之身分，可以作主承諾，只須將辦理情形，電達遠東政府。惟提出一變通辦法，即一面就四款中應施調查手續者，雙方從事調查，一面亦不妨立即商議通商事務。劉鏡人堅持須先將四款解決後，再議其他，優林亦不再爭持。其後，優林並於十二月十三日，正式以親筆簽名立法文函件一通，致達外交總長顏惠慶，對中國方面所提四款，聲明完全承認，並請中國方面早日決定日期，開始會議(註三)

北京政府派魏宸組爲國際聯合會全權代表；林葆懌加海軍上將銜。  
北京政府外交部調查境內外國郵局。

英法美日俄奧等國，自通商以來，均於我國設有郵局，此次南美開世界萬國郵政大會。我國亦派代表出席，乘此擬將各國在我國境內所設之郵局，提出交議撤裁。外交部因特令各省地方官，先將境內外國郵局，逐一詳細查報，以便屆時提出交議。（註五）

### 萬國郵政大會通過撤廢在華客郵案。

萬國郵政大會開幕後，我國出席代表劉符誠，以英美日法四國在華設有郵局，殊礙中國郵權。特提出撤廢理由書，請求公決。當於本（十一月三十）日，全案通過。劉符誠並於十二月六日致電北京政府報告決議經過情形。（註六）

註一：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一四五—五〇。

註二：同註一，頁一五八—九。

註三：同註一，頁一六〇—一。

註四：民國九年十二月一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二二號。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二十四號，頁一三八。

註六：「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三八。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三十日

六二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二月

一日 國父與伍廷芳等通電宣佈，在廣州重開政務會議。

國父、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等，本日通電各處，聲稱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廣州重開政務會議，繼續執行職務，並發布宣言，提出五項主張：

- (一) 厲行自治。
- (二) 普及教育。
- (三) 發展商業。
- (四) 整理財政。
- (五) 廢督裁兵。(註一)

北京政府發行賑災公債。

本年北地災區賑濟，需款甚巨，經北京財政部呈准於原有稅捐附徵一成，作為賑捐，旋以緩不濟急，改為先募賑災公債四百萬元，即以前項賑捐為償本付息的款。並按各省情形，分別攤派，本日開始發行。(註二)

北京政府為應付公使團，下令各省官吏認真保護俄僑。

原文如下：

「大總統令：前於停止駐華俄國公使領事待遇令內，曾剴切聲明，凡僑居華境俄國安分人民，仍應照舊切實保護。惟恐各地方奉行不力，拊循安集，或有未周，用再嚴申誥誡，著責成各地方軍民長官督飭軍警，對於僑居境內俄國人民，務當照舊切實保護，一體妥為待遇。用副本大總統保護外僑之至意。此令。」(註三)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一日

六二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三〇

日本外務省訓令駐華公使向中國要求在琿春頭道溝、百草溝、局子街等地設置警察，並保留出兵權。（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七。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九年十二月二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二三號。

註四：「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一。

## 二 日 北京政府閣議暫不廢督。（註一）

北京政府令准東三省巡閱使署參謀長張作相免職，遺缺任命許蘭洲繼任。（註二）  
江蘇省議會廢除取締繭行條例，緞業機工等搗毀議會，毆打議員。

江蘇省議會本日開會，緞業因議會議決廢止繭行條例，邀約機工數百人赴會請願，沿途加入者，不下數千人，擁入議場，毆傷議員十人，職員五人。（註三）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一。

註二：民國九年十二月三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二四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七。

## 三 日 北京政府特任王士珍為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署江蘇督軍，（十月十五日已受命代理）任命何豐林為淞滬護軍使。（註一）

註一：民國九年十二月四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二五號。

## 四 日 日本要求在琿春設警，當為中國駐日公使胡惟德拒絕。



日本藉口韓國獨立黨人攻擊日人，派兵進駐琿春地區，經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交涉，日本雖佯允陸續撤兵，但師鄭家屯事件之故智，於本日向我駐日公使胡惟德，要求在東道溝，百草溝，局子街等處設置日警，並保留隨時出兵琿春之權，胡使以其有害中國主權，當即拒絕。（註一）

宜昌兵變，波及外商，法日兩使提出交涉。

湖北宜昌兵變時，波及外商。本日駐華法國公使及日使，均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七。

註二：同註一，頁一四八。

## 五日 中國申請加入國際無線電報公會。

本日駐華英使致函北京外交部，略稱中國加入無線電報公會，已與瑞士伯爾尼萬國電局接洽。

（註一）

內國銀行團，在上海成立。

內國銀行團，於本日在上海成立，允借大宗款項於政府，惟須專用於實業方面，且必須有切實之押品云。（註二）

長沙軍隊藉口欠餉，發動變亂。

湖南軍隊藉口欠餉未發，本日突然譁變，發生內鬨。變兵屬程潛系，主使者為李仲麟，謀倒趙恒惕。總司令趙恒惕、省長林支宇，無法支持，避匿他處。經省議會、商會及各公團，聯合會議設法，由商會承認籌洋十萬元，作為十一月軍費。以前積欠，由省府預繳民十田賦，兩年內分四期償清。即晚派代表與軍方接洽。結果：

（一）十一月軍餉由商會擔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六、七日

六三二

(二) 以前積欠，在本年陰曆年終以前散發十成之二。

(三) 各軍即日退回原防，服從長官命令。

(四) 軍界仍一致擁戴趙總司令。(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 六日 軍政府裁撤廣東各道道尹。

廣東自陳炯明省長抵粵後，即將欽廉、嶺南、兩道尹缺裁撤。軍政府復於本日通電所屬，所有粵海、潮循、高雷、瓊崖、四道尹缺，一併裁撤。(註一)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告日使護送客僑離庫倫。

北京外交部於本日通告駐華日使，略以庫倫日僑，及該處俄副領烏里雅蘇臺俄領等家眷，皆已於本月一日，護送至張家口。(註二)

## 北京政府教育部派委郭秉文兼充國立東南大學籌備員；派鄧萃英兼代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二三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九。

## 七日 各國同意附征賑捐。

北京政府前擬就海常各關，於平常征收稅鈔外，附征賑捐一成，並以一年為限。業經分函各國公使

，請予同意。嗣經英、美、法、日、巴西等國，先後照復允認。葡、丹、瑞士等國，亦一律承認。（註二）

意國將本年五月間馬西羅駕駛抵京之飛機一架，贈與北京政府。

駐華義國公使杜臘酢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聲稱義國政府擬將本年五月間馬西羅抵北京飛機壹架，贈與中國航空處，陳列航空學校，留為紀念。本日由航空處處長丁錦，呈准收受，並擬籌備收受飛機典禮。（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八。

註二：同註一。

八日 北京政府頒令裁撤幫辦江蘇軍務名義。（註一）

英國駐華公使為購飛機事提出交涉。

北京政府前向英國訂購飛機，聲明不作軍用。當直皖戰爭後，奉天保定方面運去十二架。英使迭次抗議，本日復提出條件兩項。（一）奉天保定不能設立分站。因原定京津飛行計劃，天津即為一點。故奉天保定之飛機，應即於本年內運至天津。（二）如奉天保定無誠意將飛機運津，則請奉天保定將應付英商之飛機欠價，作一次交出。（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十二月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三〇號。

註二：「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八——一四九。

九日 日本不顧中國反對，擅自在琿春頭道溝，百草溝，局子街設警。（註一）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二。

十日 庫倫形勢和緩。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八—十日

庫倫俄黨經我軍痛剿後，漸趨和緩。茲由庫烏科唐鎮撫使陳毅，先後電告中央（北京政府）。（一）新疆援兵已到庫西。（二）庫倫西盟王公有電表白，並無與俄舊黨勾結聯絡之事。（三）庫南多倫叨林等處俄黨，爲援軍騎兵隊及察軍步兵，嚴爲驅逐。均向庫西蒙格圖哲林等處逃竄。庫北恰克圖之俄黨，已令褚旅協助援軍，速往兜擊，不致再有南下擾庫之虞。惟東蒙方面俄黨，將竄擾烏爾托。應令黑省軍隊，從速迎擊，以免蔓延。（註一）

### 湖南義國教堂被劫。

駐華義使杜臘昨，因湖南寶慶靖港等處所設義國教堂，被軍隊搶劫，提出交涉。當經政府轉電趙恒惕，會同鄂省特派員，速與該處教堂妥速商結。（註二）

### 劉湘等在重慶會議，議決制定省自治法。（註三）

### 赤塔政府改組。

西伯利亞赤塔政府閣員已總辭職。州議會領袖請紅旗報主筆安託諾夫氏組織新閣，傳聞新閣將以共產黨四人，少數黨二人，農黨二人組成之。（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二。

註四：同註一，頁一五一。

### 十一日 曹錕、張作霖等北方將領，致電滇黔，磋商統一。

曹錕、張作霖、王占元、孫振家、盧永祥、沈金鑑、陳光遠、戚揚、齊燮元、齊耀琳、田中玉、趙倜、張鳳台、張文生、聶憲藩、閻錫山、陳樹藩、劉鎮華、李厚基、鮑貴卿、孫烈臣、張廣建、楊增新

、曹銳、姜桂題、張景惠、蔡成勳、馬福祥、吳佩孚、何豐林等，於本日致電唐繼堯、劉顯世，略謂：法律問題，重在精神，今奉 明令，依據舊法選舉國會。法律之精神已復，國際條約借款合同，本無秘密性質，自宜公諸輿論。至於滬上和會，南方總代表，係受命於軍政府，現既事實紛歧，此後祇有意見之商榷，不必更拘形式，善後之事，自宜使國人共見共聞。（註一）

註一：「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三五。

十二日 各省區自治聯合會代表向北京政府請願廢督裁兵，徐世昌，靳雲鵬拒絕接見。（註一）

四川將領劉湘、但懋辛、劉成勳等通電主張四川獨立自治，反對川督劉存厚

。（註二）

註一：「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二。

註二：同註一。

十三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赤塔轄境華僑備受俄官苛待，照會優林轉電赤塔政府解除苛令，賠償損失，善待華僑。

照會略稱：

「乃俄國自政變以來，吾國僑商之寓居俄境者，所受生命財產之損失，不可勝計。歷經本國政府於未曾停止俄國使領待遇以前，備文通知駐京俄使，或請其查辦，或請其備案，以爲全俄正式政府成立後要求賠償之根據。赤塔政府成立，一再聲明與中國親善之意旨，中國政府雖與赤塔政府未曾正式往來，而對於此項聲明、本國政府與全國人民均甚樂聞。乃自近數月來，疊接地方長官及各處領館報告，吾國僑商之寓居赤塔政府轄境以內者，仍受種種苛待。茲特另開清單，即希轉電赤塔政府，請其逐條澈查，並將一切苛令速即解除。至華商因此種苛令歷受之損失，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十二、十三日



如米麵貨物之被官設商店扣留者，房屋財產之被徵入官者，商貨現金之被稅關搜去者，均應一律發還，否則按照公平市價發給現金。華僑所得各種紙幣不能行使者，應持平兌給現金，此項現金，華僑如願回國，不論何時，應即特別許可，准其自由攜帶，以便回國辦貨，往來貿易，並沿途加以保護。至華僑之被迫充當兵役及苦工者，亦應立即解除此項強迫之職務，復其自由，在此服役期內，應給予相當之補償。亟盼赤塔政府早日秉公辦理，以踐前言。

「（註一）

優林致函外交總長顏惠慶，承諾中國之四項條件，並請指定開始會議日期。

本日，優林以親筆簽名之法文函件一通，致送顏惠慶總長，對中國所提四項條件（見本書十一月三十日條——編者），聲明完全承認，其函略稱：

「十一月三十日與劉公使（鏡人）會晤之結果，茲以敝國政府名義，於商議遠東共和國及中國間經濟及商務交際之先，悉從尊意，承認四項，……並請將指定開始會議之日期示知爲荷。」（註二）

註一：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一六三——四。

註二：同註一，頁一六三。

十四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二次照會日使，引渡安福系之段芝貴等八人，如再有逃脫，日使應負責。

北京政府外交部自徐樹錚逃亡後，曾向駐華日使提出要求四款。旋按照覆聲明不能負責。北京外交部因復於本日二次去文駁覆：

- (一) 徐樹錚脫逃，日使及日兵營既不負責，我政府視爲無監視之能力。其餘禍首段芝貴等八人應速引渡。
- (二) 徐等原非國事犯，本無保護之必要，何得引用國際慣例。
- (三) 其他各禍首，嗣後如再發生脫逃之事，日使及日兵營當負全責。（註一）

然日方始終漠視抗議，僅將小野寺調回本國，且陸續縱使曾毓雋、王郅隆、梁鴻志等逃逸，俱鴻飛冥冥，脫出網罟，北京政府卒未能弋獲也。（註二）

各國駐華公使團第三次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對管理並保護在華俄人問題，提出詢問。

北京政府既於十二月一日以大總統令，命各地方政府務必竭力保護俄僑，中國在東路界內新設之法庭，亦於十二月二日開始執行職務。使團於接得中國外部十一月二十九日之覆文後，於十二月十四日第三次照會中國外部，對於十二月一日之大總統令表示滿意。並希望中國方面能切實遵行，同時使團以下列數事實詢中國政府：

（甲）俄國租界內工部局之警察是否……仍歸工部局董事會管轄，又華官監督之權僅經由工部局董事會間接施行，此層是否定明？

（乙）中國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公布之法律適用條例，僅以外國民事法局適用為限，則中國政府擬於何種案件以何手續及經由何機關適用俄國法律？

（丙）俄國公證人不適於中東鐵路界內繼續執行其職務，惟中國他處公證人之問題將如何解決？

（丁）來照所提之俄國顧問，其職權之範圍如何，……而中國政府是否擬於新疆省，蒙古各處及北京聘用俄國顧問？

（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九。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見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四期，頁一二〇。

註三：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九七。

十五日 中暹減稅交涉結束。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十五日

六三八

暹羅政府對於我國僑商征收重稅，經北京政府外交部責成駐暹領事，嚴重抗爭，茲暹政府已允爲減輕，讓步如下：

- (一) 入境人頭稅，舊例每人應納暹金二百銖，今全免。
- (二) 農稅，每畝舊例於正賦外，每畝每年加課三十銖，今減至年課十銖。
- (三) 營業稅，舊例年納純益十分之一，今減至年課二十分之一。(註一)

### 中國當選為國際聯盟行政院非常任理事。

國際聯盟第一次大會於是日會議，除通過奧國爲會員國(各會員國一致投票贊成，獨澳洲未投票)，並選出西班牙、巴西、比利時、中國等四國，爲非常任理事國。計：西班牙得三十五票。巴西得三十三票，比利時得二十四票，中國得二十一票。(註二)選舉進行，東方雜誌曾有專題通訊報導，茲錄於下：

#### 中國竟廁身於國際聯盟會行政院矣

天一

國際聯盟會種種議案，足以引起我國人之興趣者，十不得一焉，其最足以引人希望者，殆行政院非常任委員之選舉乎，聯盟會以行政院(前有譯爲高等會議者)爲大會冠，大會由各國代表組織之，行政院先有英、法、美、日五大國爲常任會員，復有非常任會員四人，按照盟約第四條，由大會選舉，惟該院去年成立之時，大會未開，故由五大國指定比利時、巴西、希臘、西班牙，爲非常任會員。今次大會既開，自應按照盟約第四款正式選舉，在不得爲常任會員者，莫不思作非常任會員，雖若虛榮，或可得一部分之事權，故對於此項選舉，競爭甚烈也。

記者拭目以視，搔首以思，欲知中國對此將如何，今日之內政如此，向日之外交如彼，今欲與列強折衝樽俎，嘗鼎一臠，豈易言者，初、中國代表曾進行行政院非常任會員分洲選舉之法，以四員之三在歐洲各國中選出，餘一員在亞洲或他洲選出，以如是則最老最大之中國，或有幾分希望也，繼聞如此辦法，分委員會中竟不與贊同！記者不覺大失所望，又聞諸我國代表辦事處人員，微露尚未完全失望之意，次日聞委員會竟能通過之，以爲目的可達矣，



不意十一日提出大會，又有人反對，其反對之理由，則謂此乃改變盟約，本屆不能提及，記者乃惴惴懼，恐此四席非常任會員，將爲歐洲有關係之國占盡之，人言厖雜，討論半日，見我國代表據案舌戰，爭論結果，我願終未完全得償，僅由英代表建議改爲志願案以示調停。我國代表因希望未絕，亦遂允可云。

四席之中，比利時最有希望，因其戰績具在，各國咸存惻隱之心，次爲西班牙，又次爲巴西，此三席幾乎內定，所贖未決者第四席耳，此第四席英欲瑞典，法欲捷克，他如羅馬尼亞、葡萄牙、波蘭等國代表，亦躍躍欲試，時見我國代表四處奔走接洽，似欲爭在人前，嗣聞暹羅波斯，頗爲贊成，南美各國，亦願與中國攜手，英屬五國，亦同此意，惟各大國方面，頗難乎，至選舉期前一夕，英方徇各屬國之願，允舉中國，至選舉日清晨，法國方面亦露允意，至此時間，記者方抱一線希望而往會場參觀。

十五日下午四時，開行政院非常任會員選舉會，會長宣告選舉法，每一席投票一次，大多數當選，到會之國三十九，得二十票者爲大多數，不能得二十票而票數分散者，准就得票最多之二名中重新投票一次，如選舉後二國票數相等，則由會長掣籤定之，於是開始投票，第一次舉出西班牙，中國得有兩票，第二次投票，舉出巴西，中國仍得二票，至第三次投票結果，得票數最多者中國十九票，比利時十六票，均以未滿二十票，不能當選，會長聲言，應即重行投票，我國只差一票，實可痛惜，時會場中各國代表，紛紛離席，交頭接耳並與我國代表一再談話，知其所談者必爲此次投票之結果，惟不知其袒中國，抑反對中國耳，旋聞某大國代表聲言，此次應投比利時，下次再舉中國，觀其態度，不啻下指揮令然，惟時我國代表亦自表示退讓，此殆中比向極親近，不便過示競爭，且知下次之爲操券而得，故未堅持也，至結果發表，果然舉出比利時，至第四次投票，中國正得二十一票當選，至此我國竟躬身於國際聯盟會行政院矣。

被舉以前，允我相助者若干國，爲我奔走者若干國，記者雖不能盡知，然可決其必有，幾經探詢，知選我者爲英法及南美各國，英屬諸地，與暹羅波斯，日本聞亦在內云，被舉以後，驚駭者若干人，慶賀者若干人，華族寓公，人人色喜，記者目擊情狀，汗流浹背，思中華民國，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國際上所處地位，已與列強同等矣，然一展世界統計，某國每千人中大學學生幾人，每居民若干人，小學校一所，中國人數四百兆，恐每兆人中大

學學生不及十人也，以教育言，可與人同等乎？農業不振，水旱頻來，工業幼稚，洋貨盈市，以實業言，可與人同等乎？常海關稅，權操於人，借債以存，仰糧寅缺，以財政言，可與人同等乎？官以蠹成，民以遊廢，瘡痍滿目，積穢當衢，以內政言，可與人同等乎？租界林立，外人操審判之權，郵使雖通，客局滿通商之埠，幣制不一，鈔票發於外國銀行，交通阻滯，航路多入他人掌握，即以國際言，可與人同等乎？加以南北相持，多年不解，進而南中有南，北中有北，一國之政，且不能行，乃欲在國際聯盟會行政院行世界之政，外人聞之，必啞然笑矣，引領東望，悵焉久之。（註三）

林呈祿在「臺灣青年」第五號發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引起臺胞廣大同情。（註四）

#### 附錄：臺灣警察沿革誌載林呈祿「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

總督的委任立法權早晚應予撤廢，施行於臺灣的法律，將來應歸著於由帝國議會制定之結論。到了相當的時期，衆議院選舉法當然亦非施行於臺灣不可。換言之，由臺灣居民選舉代表參加帝國議會，這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此種見解，乃以日本憲法當然施行於臺灣，而且施行於臺灣的法律，可與日本國內法律同樣立法爲前提，在純理論上所可能導致的結論。

然而，上述理論上的歸結，是否即爲現在日本帝國統治臺灣的根本方針？假定這是可以肯定的，那末，這一方針果係把握殖民地統治的要諦與否，做爲一個新進的殖民國，日後將能大有所爲的賢明有識人士，似乎不能不加以考慮。當今帝國的統治方針如何？吾人可以付之不問，但由實際上考察之，吾人亦同情於（日本）政府向來所引爲疑懼者，即有悠久之歷史，具特殊之民情、風俗、習慣，保持固有之思想與文化的現在三百四十萬漢民族，能否使其與日本大和民族，站在純然同一制度下，而加以統治，的確不無疑問。舉凡過去主張臺灣情形特殊，不能與日本國內推行同樣立法，但又言近世勃興的立憲思想，民主政治的政治家、學者，以及民意代表，甚少言念及此，誠屬遺憾。在理論上，無寧是尊重實際的統治，殊有設置容許臺灣居民參與的特別立法之制度。何以見之？蓋



處在鎮壓時代或未開發地域，可作別論；苟持文治精神以統治具有歷史之民衆，而不立足於憲政法治之體制，其議論必難獲得透徹之理。

如此說來，六三法問題歸著點，由純理論上考察，則將來撤廢臺灣的特別統治，而在帝國議會中予以同等之立法，乃是必然之理，但由實際上考慮，不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臺灣設立特別代議機關，而作特別立法之爲愈也

（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頁一四九。

註二：同註一，頁一五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三號，頁一六——一七。

註四：「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二八。

註五：「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六七。

十六日

北京政府農商部，推行新制度量衡。

我國行用之度量衡器具，彼此各異，對於國課與貿易，關係頗重。茲由北京農商部訂定辦法四項：

- （一）於各省實業廳下附設度量衡製造局，官督商辦。
- （二）限期廢除舊有權度，先從牙行商店入手。
- （三）各地牙行商店從舊有權度廢止日始，一律行用度量衡製造局所出之權度。
- （四）嚴定取締舊有權度及懲罰條例，除通令各地方官注意推行外，並令知實業廳關於是項整理權度，迅行遵辦。

（註一）

顧維鈞在國際聯盟會，對於魯案聲明於下屆國際聯盟開會時提出。

本屆國際聯盟大會十八日閉幕，關於魯案及二十一條並吾國希望條件各端，本日由我國代表顧維鈞向列國代表概括聲明，並言中國人民，不甘緘默，擬即提出國際聯盟以解決之。但本屆閉幕在邇，故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十六日

六四一

不得不俟諸下屆國際聯盟開會時提出云云。已由行政部將此段談話紀錄於會議冊上。(註二)

陝、甘、鄂、直、魯等省發生地震。

陝甘等省發生地震，震災慘重，尤以甘肅之固原、海原等地為最烈，死傷約十萬人。寧夏所屬，自七時起至次日一時止，震動十餘次，倒塌房屋，傷斃人民，亦甚衆多。陝西同州，並有一處陷落，長一里，深數十丈，全市人民，無一幸免。(註三)

江西省議會通過民選省長案。

江西省議會於本日開第五次大會，因提議民選省長案，贊成與反對兩方，發生衝突，至十八日開會，將該案依法通過。(註四)

英屬南洋羣島頒佈學校註冊條例，不利於華僑教育，華僑羣起反對。(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三。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二。

十七日 喇嘛丹畢江在西安就撫。

喇嘛丹畢江，率衆千餘，盤踞甘肅新疆交界各地。蒙匪迭次派人勾結，意圖擾亂。茲由駐庫烏科唐鎮撫使陳毅，電稱該喇嘛現在西安，已繳械就撫。(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四。

十八日 北京政府財政部通令緩行所得稅。

所得稅條例，前定民國十年一月施行。嗣因各省商會紛紛請求展緩。經財政部及農商部，提交國務

會議議定准予暫緩三個月，至十年四月實行。茲財政部電令各省財政廳，轉令各埠商會一體遵照。

(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四。

## 十九日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

本日，徐世昌以大總統名義頒布：「茲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公布之」。此項細則，計合七十八條，於選舉區劃及選務人員，初選與覆選手續，均有規定。其條文如下：(註二)

### 第一章 各省議員之選舉

#### 第一節 選舉區劃及辦理選舉人員

第一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行政區劃之境界有變更選舉區劃一併變更時，應由原轄選舉區選舉監督，將隸屬於該管區之選舉人名冊關於變更之一部，送交新轄選舉區選舉監督。

選舉監督接到前項選舉人變更名冊時，應繕寫副本分送關係各區之辦理選舉人員

第二條 每屆選舉，各省選舉總監督應於法定選舉事項最初日以前，設辦理選舉事務所，專司籌備全省選舉一切事宜。

第三條 辦理選舉事務所酌設委員若干人，由選舉總監督遴選派充。

第四條 辦理選舉事務所之辦事細則，由選舉總監督定之。

第五條 辦理選舉事務所於本屆選舉完畢後裁撤。

第六條 初選監督及覆選監督各就本署設辦理選舉事務所，專司各該區選舉一切事宜。

第七條 初選辦理選舉事務所，除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設管理監察各員及調查員外，得酌設委員若干人。

第八條 覆選辦理選舉事務所除依本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設管理監察各員外，得酌設委員若干人。

第九條 初選及覆選辦理選舉事務所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及覆選監督定之。

第十條 初選監督及覆選監督於委任投票開票各監察員後，應將其姓名住址通知各該投票開票管理員。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十九日

六四三

第十一條 初選及覆選辦理選舉事務所之裁撤，依第五條之規定。

第二節 初選舉

第十二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初選監督按照地方情形分劃本管區域爲若干投票區時，應通告本管區內。

第十三條 每選舉區分爲二箇投票區以上時，須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各投票區須冠以第一第二等字樣。

二、選舉人名冊各投票區分別造具。

三、各投票區設投票管理員若干人，由初選監督遴選派充。

四、初選監督當於選舉期五日以前，將選舉人名冊分送各投票區投票管理員。

五、投票完畢後，投票管理員應會同投票監察員之一人或二人以上將投票紙投票簿及選舉人名冊彙送於開票管理員。

第十四條 選舉人之年齡及在該選舉區住居年限，以開始調查選舉人名冊之日計算。

第十五條 同一選舉人不得編入數選舉區之選舉人名冊。

第十六條 調查員造具選舉資格調查表由該員鈐蓋名章於表內所列選舉人資格負完全責任。

第十七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選舉人名冊應載事項，初選監督督察調查員調查明確核實造冊與各該調查員負共同責任。

第十八條 投票管理員須製成投票錄，開票管理員須製成開票錄，初選監督須成選舉錄。詳記關於投票開票始末情形，於本屆選舉期內保存之。

第十九條 投票所須有相當設備，使投票人不能窺視交換及爲其他不正行爲。

第二十條 覆選監督依本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分交投票紙於各初選監督後，須將分交數目各若干報告於選舉總監督。

第二十一條 初選監督依本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分交投票紙於各投票所後，須將分交數目各若干報告於覆選監督。

覆選監督接受前項報告後，須彙報選舉總監督。

第二十二條 分交投票紙之數目，除由選舉總監督分別彙報於內務總長外，各該監督須將分交各數目宣示於辦理選舉事務所。

第二十三條 投票紙分交於各投票所後，由投票管理員查明數目，嚴密封存，非屆選舉日期當衆驗明封識後，不得啓封。

第二十四條 投票人到所時，須由管理員監察員會同調查員，詳詢姓名住址與選舉人名冊，對照無誤，由投票人簽字後，方得交付，票紙如疑爲非本人時，須有其他投票人爲之證明。

前項證明之事實須記載於投票錄。

第二十五條 投票人因錯誤污損投票紙或封筒時，得請求換給。

前項投票紙或封筒之換給，管理員須將該投票人姓名記載於投票錄。

第二十六條 依前二條之規定，投票紙交付或換給完畢後，投票管理員須於當日將交付總數換給總數及餘存總數分別記載於投票錄並宣示於投票所。

前項宣示，投票人認爲有疑義時。得以十人以上之請求，由投票監察員即時當衆檢察，但不得檢及業經投入票內之票紙。

第二十七條 各投票所受領投票紙後，須記明數目，俟投票完畢，由投票管理員將用過數目報告初選監督，並將污殘票紙一併繳還。

第二十八條 投票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管理員及監察員得令其退出：

一、冒替者。

二、在投票所內喧擾勸誘，不服管理員及監察員或巡警之制止者。

三、在投票所內窺視交換，不服管理員及監察員或巡警之制止者。

四、攜帶凶器入投票所者。

五、有犯刑律妨害選舉各罪之嫌疑者。

六、在投票所內有其他不正行爲，不服管理員及監察員或巡警之制止者。

第二十九條 投票人因有事故退出投票所外，或因有前條各款情事令其退出者，投票管理員應取回投票紙，將該投票人姓名並退出緣由記載於投票錄。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十九日



第三十條 因有事故退出投票所之投票人，欲入所投票時，管理員得於投票所未關閉以前，准其入所投票，但因有第二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令其退出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投票管理員認為必要時，可給選舉人以投票所入場券及入場號數。

第三十二條 遇有天災及其他事變發生致不能投票時，投票管理員得呈報初選監督改定投票日期，但至能投票時不得延至三日以外。

第三十三條 投票管理員於投票以前，應將投票區當眾開驗。

第三十四條 選舉票須由投票人自行投入票區。

第三十五條 投票人投票時，投票管理員須派二人列席投票區側，各記投入票數，記數完畢後，報告於投票監察員。

前項報告，由投票監察員會同投票管理員核對，二人所記總數記載投票簿並宣布於投票所。

第三十六條 投票區於投票完畢後，由投票管理員會同投票監察員即時當眾嚴密封鎖，非屆開票時當眾驗明封識，不得啓封。

投票人有二十人以上之同意，得公推十人，另備各人簽名蓋章之封條，加封於投票區。

第三十七條 投票區封鎖後未移送於開票所以前，不得移出投票所外。

第三十八條 投票區移送開票所時，除鎖鑰另行鈐印封固外，投票管理員應會同投票監察員酌派巡警監守或護送。

前項規定如投票人有十人以上之同意，得公推二人請求於管理員會同駐所監守或護送之。

第三十九條 已逾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時間，投票尚未完畢，須於次日接續投票者，其投票區之封鎖及監守於前三條之規定準用之。

第四十條 投票區移交開票所除在途時間各依道里計算外，不得延至二小時。

第四十一條 投票區到達開票所後，在未屆開票日時以前，開票管理員須酌派巡警嚴密監守，該投票區投票人所公推之護送人亦得會同監守之。

第四十二條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初選監督酌定開票時刻後，須先行於開票所及初選監督所在地之交通便利各地方，宣示公衆。

第四十三條 開票時間自初選監督所定時刻起至午後六時止。若逾限尚未完畢約計未開之票數在三分之一以下者，開票管理員得

呈明初選監督酌量延長時間，其數在三分之一以上者，於翌日午前八時起接續行之。

前項接續開票投票區之封鎖及監守，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 第四十四條

開票管理員於開票完畢後，須會同監察員決定有效票若干，無效票若干，分別記於開票錄，並宣示公衆。

#### 第四十五條

開票管理員須會同監察員將投票總數與投票人總數分別記載於開票錄，投票總數與投票人總數相較有增多或減少時，應附記其增減理由。

#### 第四十六條

選舉人得請求管理員給與開票入場券入開票所參觀開票，但管理員得臨時限制入場人數。

#### 第四十七條

前條入所參觀之選舉人於開票事宜認為有疑義時，得由十人以上之請求，由開票監察員即時當衆檢察。前項請求人之姓名及檢察情形，須記載於投票錄。

#### 第四十八條

屆投票開票時刻該監察員有因事故缺席者，由選舉監督於選舉區內之選舉人中選派代理。

前項缺席監察員及代理監察員之姓名，應分別記載於投票錄或開票錄。

#### 第四十九條

同一選舉區被選舉人有二人以上同姓名時，除別有方法能證明其當選應屬何人外，依決選投票方法決定之。前項證明於三日內有本投票區選舉人十人以上確認為不實者，仍行決選。

#### 第五十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如住居各為一投票區時，就各本投票區分別行之。但依地方之便宜，得由選舉監督擇一適中之投票所，令其連合投票。

#### 第五十一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應先一日分別記載各該人之職業及住址，榜示於投票所。

#### 第五十二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除於選舉票書被選舉人姓名外，並須於姓名下記載被選舉人之職業及住址。

#### 第五十三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以得票較多數者為當選，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 第五十四條

本節關於投票紙投票區投票開票檢票各規定，於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均準用之。

#### 第五十五條

依本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之選舉旅費，由各該選舉區酌給。

#### 第五十六條

選舉人名冊選舉人資格調查表投票紙投票區並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之製辦經費，由各該選舉區籌給。

#### 第五十七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選舉人員及依本細則所設委員，其公費由各該選舉區酌給。



第五十八條 投票錄開票選舉錄須繕寫副本，以備選舉人或被選舉人請求閱覽。

第五十九條 選舉人名冊、投票簿、投票紙、投票封筒、投票票、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及初選當選證書式，依附表所定。選舉資格調查表式，由初選監督定之。

### 第三節 覆選舉

第六十條 覆選被選舉人年齡以舉行覆選之日計算。

第六十一條 依本法第七十三條覆選舉，投票紙應由覆選監督依式製成發交投票所。

第六十二條 覆選選舉人應於覆選期前，親赴覆選區辦理選舉事務所報到，呈驗初選當選證書。

第六十三條 投票時覆選選舉人須將初選當選證書持赴投票所，由管理員監察員查驗相符，方得交付投票紙。

第六十四條 覆選選舉票除依法令書被選舉人姓名外，須於姓名字樣以下記載被選舉人之籍貫。

第六十五條 覆選監督製成開票入場券，於投票入票後發給各該覆選選舉人。

第六十六條 投票完畢後覆選選舉人有十人以上之同意，得公推五人另備各人簽名蓋章之封條，請求管理員監察員加封於投票票。

第六十七條 開票所須經覆選選舉人三分之一以上入所監視驗明封識，方得開票。

第六十八條 開票所駐守之巡警，祇任維持該所秩序，對於覆選選舉人監視開票不得干涉。

第六十九條 投票所、投票紙、投票票、投票開票檢票同姓名者之證明，或決選及選舉等費之籌給各事項，除本節有規定者外，均準用初選舉之規定。

第七十條 除投票紙投票封筒投票票投票錄開票選舉錄之定式，與初選舉同者外，其覆選選舉人名冊覆選選舉投票簿議員證書及議員遞補證書式，依附表所定。

### 第二章 蒙古西藏青海議員之選舉

第七十一條 每屆選舉由選舉監督於法定選舉事項最初日期以前，設辦理選舉事務所。

第七十二條 各選舉區之本管各地方行政長官，得依前條之規定，設辦理選舉事務所但須呈報於選舉監督。



某縣第投票區投票簿

[illegible]

徐世昌指令外交部，派朱啓鈴為代表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接受博士學位。

法國巴黎大學將授徐世昌博士學位，由外交部轉達。徐以不克親往接受，於本日指令外交部特派朱啓鈴代表前往。指令文曰：

「此次法國巴黎大學以最高博士學位，贈與大總統，不特有吾國學術榮譽，並足爲邦交敦睦及兩國文化互輸國民輯協之明徵，我躬當此，實深感謝，祇以身膺國政，未克親往，特派朱啓鈴代表前往接受，以昭鄭重，卽由外交部查照轉達。此令。」（註1）

李烈鈞部滇軍抵湖南沅城。

李烈鈞所部滇軍自四川退出後，屯駐黔境，擬假道湘省入粵，連日與湘軍在晃州芷江等處接戰，本日李軍抵沅城。（註三）

註一：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公報」第一七四一號。

註一・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四。

二十一日 我國承認分擔國際聯盟會第二屆會議經費。

國際聯盟會我國代表顧維鈞、唐在復，本日致電北京政府，略謂本屆會議告終之際，該會中理事會



提出明年第二屆開會經費之議案，此項經費係由各國分攤，分爲四等。維鈞等爲增進國際地位起見，已認攤一等國之經費，合計應攤美金一百二十一萬圓，分七、九月兩期交付。（註一）

北京交通部挪用賑款，直、魯、豫、晉、陝五省人民反對。（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四。

註二：「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一八二。

二十三日 新嘉坡華僑代表回國向北京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與英國交涉，取消學校註冊條例。

英屬新嘉坡等處居留政府，頒布學校註冊條例，不日實行，經該屬僑民請求取消無效，公推代表回國請願，要求政府，向英使交涉取消。（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四。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爲中國當選國際聯合會非常任理事，特通令全國，勗國民「化除畛域，力圖統一」。

先是，中國駐國際聯合會代表顧維鈞、唐在復，電告北京政府中國已以二十一票當選國際聯合會行政院非常任理事，國務院即於十二月二十一日通電各處，報告此一外交成就。本日，徐世昌復以全體國務員之副署，發布命令，公告中國已當選國際聯合會非常任理事，並勗勉國民「化除畛域，力圖統一」。

徐電全文如下：

「大總統令：據外交總長顏惠慶呈國際聯合會代表顧維鈞唐在復電稱：聯合會大會選舉行政院非常任會員，我國以二十一票多數當選。又稱：自開會以來，環球列邦，對於我國均表示其深厚之感情，並重視前途之希望，此次選舉結果，以國際地位增進之故，其尤關切者。且謂：榮譽既昭，責成亦大，盼中國舉國一致，奠定政局，速謀發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六五一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五二

展，庶有餘力與在會列邦共謀世界幸福，各等語。本大總統深維立國之道，國際地位實與修明內政互有關係，必須同時增進，乃足以鞏固邦基，見信友國。本年十月三十日曾以統一肇始，特頒明令責成院部暨軍民長官，安籌善後，並以協力同心，共規國計，互相勗勵。乃者，國際聯合大會選舉非常任會員，賴諸友邦贊助，我國獲預其選，榮譽所在，責成攸關；自茲以往，應如何保持榮譽，勉盡厥責，我政府以逮全國人民，當能益加省勉。除電飭駐外各公使，隨時與駐在國政府表示摯誼，提挈進行外，凡我國民，尙其鑒於友邦期許之切，化除畛域，力圖統一，以植我中華民國永久之丕基，而弼成薄海大同之美舉。此則本大總統所昕夕跼盼者也。此令。」（註一）

### 廟街中國軍艦擊斃日人事件解決。

廟街中國軍艦擊斃日人事件，北京政府外交部於十一月十二日覆牒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提出答辯並提出解決辦法，惟日使於十一月十七日以節略答覆中國外部，對華方提出之解決辦法，表示不滿。中日兩方外交當局於是商定，由雙方派員面爲接洽，籌商解決辦法，該員等議定之辦法如下：

- （一）由駐東京中國公使以照會向日本政府道歉；
- （二）十月二十六日日使節略第二款，中國應允照辦（江亨所屬之艦隊司令官應訪問廟街守備隊所屬之日本軍司令官，向日本陳謝，並表歉意）；
- （三）十月二十六日日使節略第三款，中國應允照辦（免陳艦長之職，水兵則按其犯罪之輕重，處以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重禁錮處分後，由海軍部員以口頭通知日使館，其內容不另公布）；
- （四）中國給與日人被害者之遺族以卹金三萬元，廟街案件解決辦法既經議定，中國外長顏惠慶乃與日使小幡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先後互致照會，承認上述之解決辦法，廟街案件至此始告結束。（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佈國音字典，並發佈訓令，說明國音係以普通音爲根據，不含北京土音在內。

教育部所發佈之第五七八號訓令原文如下：

「據國語統一籌備會函稱：前讀音統一會審定之字音，業經編印國音字典一書。查本會規程第四條第一項爲國音字典之校核訂正，是本會對於國音字典實負有修訂之責任。因即根據此旨，將此書交由本會審音委員會詳加覆核，悉心修訂。茲已修訂完竣，凡關於此次修正字母，校改字音之理由及將來重印國音字典時體例之改定，均一一加以說明，印有國音字典附錄一小冊，正擬函請大部公布。適見第六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請定北京音爲國音，並頒國音字典議決案一件。查讀音統一會審定字音，本以普通音爲根據，普通音即舊日所謂官音，此種官音即數百年來全國共同適用之讀書正音，亦即官話所用之音，實具有該案所稱通行全國之資格，取作標準，允爲合宜。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較最多，故北京音在國音中適占極重要之地位。國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與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即以此故。惟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此類土音當然捨棄，自不待言。本會此次修訂國音字典，凡遇原來注音有生僻不習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於普通音者，當然在採取之列。至北京一隅之土音，無論行於何地均爲不便者，則斷難曲從。該會所欲定爲國音之北京音，當即指北京之官音而言，決非強全國人人共奉北京之土音爲國音也。國音字典中對於北京官音既已盡量採用，是該會所請求者，實際上業已辦到，似可無庸贅議。至於聲調問題，公布注音字母之部令中僅列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並未指定應以何地之五聲爲標準。誠以五聲讀法因各地風土之異與語詞語氣而千差萬殊，絕難強令一致。入聲爲全國多數區域所具有，未便因北京等處偶然缺乏，遂爾取消，正猶陽平亦爲全國多數區域所具有，未便因浙江等處偶然缺乏，遂爾取消也。蓋語音統一，要在使人人咸能發此公共之國音，但求其能通詞達意，彼此共喻而已。至於絕對無殊，則非惟在事勢上有所不能，抑亦在實用上爲非必要也。現在國民學校業已施行國語教育，因之外間對於標準字音需求孔亟，此國音字典本爲標準字音而作，現經本會修訂完竣，合將國音字典及附錄呈上，應請大部迅即公布頒發，並令行各省教育廳及直轄學校，自經此次公布之後，國語讀音悉當依此修正之國音字典爲準繩，以昭劃一。至語音本隨交通而有變遷，法令當順時宜而漸圖改進，此後本會當廣徵各方面之意見與發音學聲韻學言語學等專家之所討究，俟事勢上有修訂之必要時再行開會議決。此次編訂字典釐正讀音係統一語言之初步，規模粗具，功效易期，仍冀各方面分途研討，共事推行，庶能精益求精，完成國語統一之業等因前來，合亟檢同原書一份，令行該局、廳、校轉知所屬各校小學，嗣後教授字音，悉以該書爲準繩，藉收讀音統一之效。此令。」（註三）

三

附錄：國人：注音字母與萬國音標

我國注音字母，產出不易。自釋守溫製成三十六母後，作者甚夥：陳晉翁刪「照穿牀娘」爲三十二母，吳澄刪「郡娘非牀知徹」易以「芹圭缺羣危威」仍爲三十六母。李汝珍則刪「郡定並奉從邪牀禪匣喻知徹澄娘」爲二十二母。方以智又從李氏字母中減去「非清照影」四母，仍用「從知」二母，合爲二十母。陳澧則取「廣韻」切語上一字，分爲四十類。近人勞乃宣氏造五十八母，清濁皆備。分「夏透輦捺」四類，頗爲明晰。直至注音字母產出，定聲母爲二十四個。

「韻母」昔不標明，舊時屬於「影」母之中，而「等韻」之問題，因之產出。其實「等韻」卽是搜尋「韻母」之問題。如顏氏家訓所說「內言外言」，劉熙所謂「開唇合唇」，許慎「淮南子註」所謂「橫口閉口」，鄭樵所謂「內轉外轉」，江永所謂「侈斂」，以及章太炎氏所說「弁修」；皆不外說明唇之撮圓或後弛，與夫舌之隆降；亦卽讀「元音」時口腔之狀況也。

「韻部」是統「元音」「重音」「變音」而言。自鄭庠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後，音學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顧亭林分十部，入聲四部。江慎修分十三部，入聲八部。段若膺分十七部，入聲同江氏。戴震氏分九類二十五部；用「影」紐之字表韻，是爲特識。（按戴爲段氏師，書成於段氏之後）。孔廣森分十八部，發明「陰陽對轉」之理。嚴可均分十六部，章太炎氏之「交紐轉」「隔越轉」等皆根據嚴氏。王念孫分二十一部。章太炎氏分二十三部，其弟子黃侃氏又改爲二十八部。章氏「成均圖」可謂集各家之大成，其弟子胡以魯氏又爲之重行排列。直至注音字母產出，確定韻部爲十五；內有「介母」三個，亦可以用作「聲母」。

「廣韻」上「反切」所用之字，上一字凡四百五十二文；（見陳澧「切韻考」），下一字凡千零三十一。（見李元「音切譜」）。合共千四百八十三字，其瑣碎煩雜爲何如？注音字母僅有三十九，可以切一切音；其簡便快利，雖婦孺可知。此眞統一國語之利器，而亦我國現在之所急需；將來應用更萬不可少。

注音字母之產出，既如彼其難，而其效用，又如是之宏；社會之需要，更如此其急；所以我愛注音字母，我很

愛注音符母！所以我願意他如好花，如皎月，如美女，無半點缺點；好介紹他和那萬國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攜手。

考人類的發音機關 (Organs of Speech) 總是一樣，就其發聲部位而言謂之「聲」；就其收音於喉而言謂之「韻」。所以最單純之「聲韻」，各國大略相同。記諸紙，表聲者謂之「聲母」；(Consonants) 表韻者謂之「韻母」。(Vowels) 各民族所用表音之符號有不同，而所表之音則一。由單音接合而成語言，因接合之法不同，而語言遂不能一致。然就「音素」而言，(音素是聲母和韻母所表的音) 初非有所歧異；不過各民族各有特別發達之音，不能一律耳。

即由前項原因，所以學者連合組織一萬國語音學會，(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比較各國所有之「音素」，製成一種「聲音學字母」。即所謂「萬國音標」是也。於是各國講授聲音學時表聲音之符號可以歸於一律。而此種字母，亦可謂為世界語言統一之基。我國從前字母，有等於無，僅少數學者研究，不應用於普通社會。現在注音符母，已由教育部公布，全國士女童孺，一齊學習，國語統一有期；更希望其價值，和萬國音標一致。現將字母列後：

注音符母

讀若

萬國音標

ㄌ	ㄋ	ㄊ	ㄊ	ㄋ	ㄈ	ㄇ	ㄆ	ㄆ
勒	訥	特	得	物	弗	墨	潑	薄

注音符母

讀若

萬國音標

ㄗ	ㄘ	ㄙ	ㄙ	ㄙ	ㄙ	ㄙ	ㄙ	ㄙ
之	希	膩	欺	基	黑	我	克	格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五五





	唇 Labial		齒齒	穴齒	顎硬	(喉淺)顎軌	門喉
	重 Bi-labial	輕 La.-dental					
聲母 (Consonants)							
Plosive 破聲	p ㄆ, ㄇ, b			tʃ, ㄘ, d		k ㄎ, ㄌ, g	{ʔ}
Nasal 鼻出	{m} ㄇ, ㄇ	{m}		n ㄋ	nʃ	ㄋ, ㄌ	
Lateral 舌旁				l ㄌ			
Roller 捲舌				r ㄖ			
Fricative 摩擦	{f}	{f, v, ㄈ}	θ ㄒ	s ㄙ, z ㄗ, ʃ ㄕ, ʒ ㄖ, ʈ ㄗ	ç ㄑ, ʎ ㄒ	x ㄒ	{h}
Semi-Vowel 半音	w ㄨ, ㄩ				j, (y) ㄐ	(w) ㄨ	
韻母 (Vowels)							
Close 閉	(y) ㄩ, (u) ㄨ				前Front —i, ㄨ, {y}	中Mixed —e, ㄨ, {y}	Back後 {w, u, (x)} ㄨ, ㄨ, ㄨ
Half-Close 半閉	{(ø)} ㄨ, (o) ㄨ				e {ø} ㄨ, æ {æ} ㄨ	ə ㄨ	o ㄨ, ɔ ㄨ, ɜ ㄨ
Half-Open 半開	(æ) ㄨ				ㄨæ		ɜ ㄨ, ɜ ㄨ
Open 開	(ɔ) ㄨ				a ㄨ		ɜ ㄨ, ɜ ㄨ

【表中符號說明】 凡在括弧甲式( )中者，是發音時兩部分皆有關係。在括弧乙式{ }中者，是我國不常用之音。現在學術，不能閉戶研究，兩相觀摩，可以得益。茲將關於聲音學幾個簡單的條件列下：

1. 氣(Breath) 聲帶大開，讓氣由肺中通出，經過聲帶(Vocal Cords)流出口腔，不生顯明作用。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2. 聲(Sonant)氣在「發音機關」上，因阻礙(Obstruction)或摩擦(Friction)生的一種作用謂之聲。若氣過強大，在聲帶上起一種摩擦作用，(異常短促，聲帶不顫動)，與口腔發的聲同出，謂之濁聲。

3. 韻(Voice)聲帶收緊，氣經過時，聲帶顫動成音謂之韻。

4. 半音(Semi-Vowel)發音時聲帶開張，較韻母爲大，聲母爲小，則成半音。

5. 字音(Pronunciation)一聲一韻相合而成；——單是一個聲母，不用韻母來拼不能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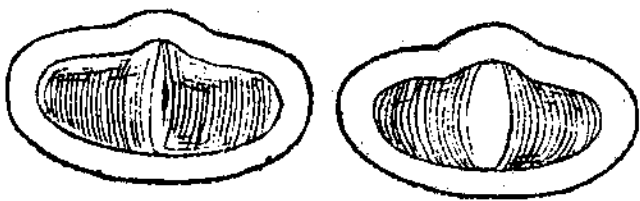
我國注音字母尚未臻於完善，知之者不乏其人，而改良之難點，亦不可不知。

(一)不能依古韻家之見解，泥於古而不能適用於現在之社會。如段氏分「支脂之」爲三部，確爲考古有得。然段氏嘗作書與江晉三，說到「足下亦知其所以爲三乎？僕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注音字母中，竟能分出；而應用上亦適合，此最難能而可貴。其有古韻雖分，今之方言已大多數混合，不妨變古從俗，萬不可泥。

(二)不可強多從少 現有主張以京音官話定爲國音國語，使全國一致學習；並舉外國以爲例。不知各有環境不同，外國方言與其京都語音相差若我國之甚，我國若完全以京音官話爲標準音標準語；於國語統一之前途，殊多窒礙。

注音字母雖難修改，然求合於音理，適於應用，不妨詳爲商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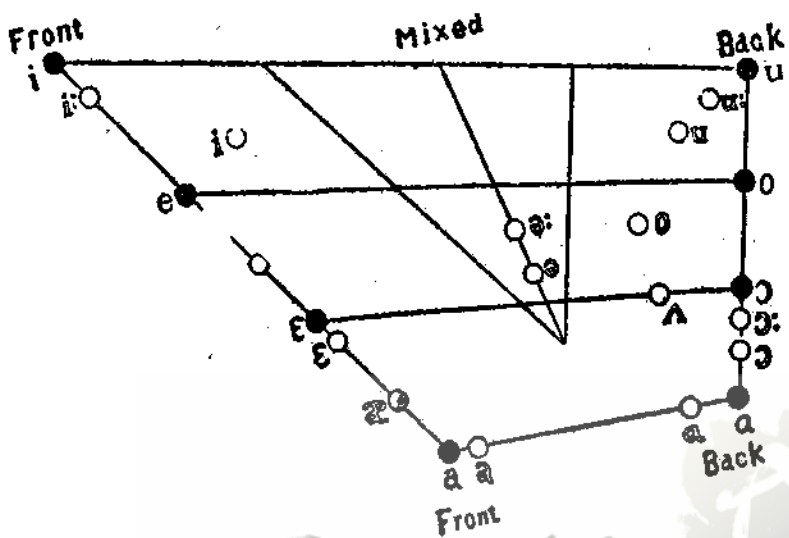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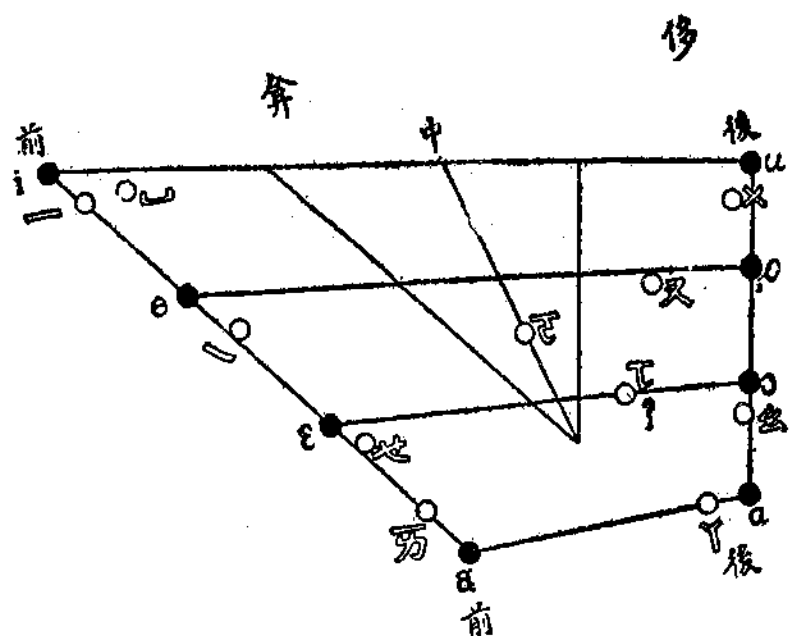
## 發聲時狀況 發韻時狀況



一、「ㄕ」之位置如何？「ㄕ」三母，即舊母之「照穿審」；並將「知徹澄」歸納於中。北人可以分別

，而南人久已與齒頭「ㄕ」之音同呼。昔李汝珍氏已有此言，至今日而「正齒」與「齒頭」之音更相密結。餘杭章氏有「正齒撮齊即齒頭，齒頭闔開爲正齒」之論，章氏南人，對此不無疑問。其實「ㄕ」三母之音素；一爲「舌上」古讀「舌頭」，一爲「正齒」古與「齒頭」不分；是則長江下游之音，較古未曾大變，僅「舌上」之「知徹澄」混入於「精清心」耳。是「ㄕ」之音系，尚未成立，此南人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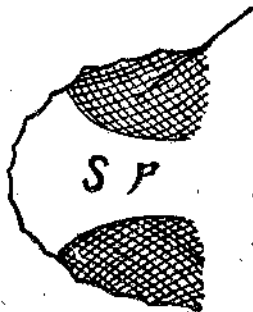
以不能分別。而吳敬恒氏嘗言「北方能讀『知徹澄』以『照穿牀』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略略返抵上顎，音之感覺在舌葉不在舌尖，感覺於舌尖，則爲不規則之『端透定』矣」。今就發音狀態而言「尸」系與「厶」系——其餘皆複母——之分別，尚不僅吳氏所言，今列圖如左——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五九

### 舌抵顎之部分



### 舌抵顎之部分



爲韻母「ㄟ」牽動，遂移入硬顎，何以知之？

1. 我國舊字母中無此，皆包於「見溪疑匣」之中，足見由後世之音變，此由時間方面言之。

2. 國音中「ㄟ」韻「ㄍㄨㄢ」無字，因悉數移入硬顎故也。閩粵人尙讀古音；讀「鷄」如「ㄍㄟ」讀欺如「ㄕㄟ」；確爲軟顎齊齒之音；不過與全國比較，實居少數，再考「ㄣ」類乎「ㄞ」——此係德國「ch」之音，如「sch」[ʃ]與此爲「姊妹母」——勞乃宜氏分爲「夏透」二類「如」[ʃ]「ㄎㄨ」[x]等是也。「ㄟ」爲ㄟ，如法國音「a mouille」[ɑ̃]爲復母，如「s」此一音系英國未特製母，「ㄟ」音不常用；其餘各音，在聲音學上，酌定條件：

a、「ㄍ」有剛柔兩音，——「ㄍ」類似「ㄍ」本爲「羣」母，現注音字母中，已將「濁母」容納於「清紐」之內：將「濁平」定爲「陽平」而未製母。——在「ㄍ」之前，（即吾國所謂齊齒音）

常爲柔聲：例如「Engine」但未盡變，如「Begin」則仍是剛聲。讀柔聲時即類似「ㄣ」。

b、「ㄘ」如與另一母音相拼，則混成「Sh」音，如「Ocean」即其例也。所以「ㄘ」即類似吾國之「ㄟ」母。吾師江氏嘗亦認爲剛柔關係，定成一種「天然聲母」——濁音亦未製母，今節舉如下：

「見見（加）者古音」 吉闊（天然聲母）

「溪溪」 乞穀

「疑疑」 擬愕

兩音系雖有分別，今我國能讀者，不過十分之三四；若兩相合併，則吾國依前次所定之四百三十餘音中，頓少五十九音，——指有音有字而言，兼統四聲在內。然就習慣上應用而言，尙不至於缺乏；宜分宜併，有待於斟酌者一。

二、「ㄣㄣㄟ」應如何解決？此四母產出最後而性質亦最複雜。本爲軟顎「ㄍㄨㄢ」之音，







「ㄩ」三字注音，究竟讀爲聲母，抑讀爲韻母？竊擬在「介母」用爲「聲母」時，加點於字下以示別；韻母仍舊。如「衣」「烏」「迂」當注爲「一·一」「X·X」「ㄩ·ㄩ」音氣較合。若另製三母，則恐應用上多增阻礙；不若加點示別之爲愈。此關於「介母」與「純粹韻母」是否宜有區別，有待於斟酌者三。

此外國音中，混「娘」於「尸」，舌頭硬與顎不分；平有陰陽，則清濁莫辨；認「東」爲「X」，則「侯部」無以對轉，錢玄同氏已有論文——見新青年雜誌。茲不贅述。（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政府公報」，第一七四五號。

註二：張忠祚；「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三九。

註三：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第一七四八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至第十一號。

## 二十五日 北京政府特派顧維鈞為中華民國駐國際聯盟行政院代表（註一）

中國既當選國際聯合會行政院非常任理事，北京政府因於是日正式頒令，特任顧維鈞爲駐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中國代表。復以顧維鈞、唐在復於出席國聯大會期間，表現優異，乃於二十六日令授顧維鈞勳三位，唐在復晉給一等大綬嘉禾章。（註二）

註一：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政府公報」，第一七四六號。

註二：同註一。

## 二十七日 甘肅寧夏護軍使馬福祥等，宣告與督軍張廣建脫離關係。

甘肅寧夏護軍使馬福祥，甘邊寧海鎮守使馬麒，涼州鎮守使馬廷勳，導河鎮守使裴建準，甘州村鎮守使馬麟等，本日聯銜電告北京政府：與甘肅督軍張廣建脫離關係，略謂甘事前以張督廣建賄誘奸人，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捏電漢回世仇。旋經議員公民迭電質問，均已證明。現已決定俯順輿情，與張氏脫離關係，各率所屬文武將吏維持現狀，應懇政府迅免張氏，另簡賢能長甘，所有軍政一切事項，仍當秉承中央，一俟甘席得人，即行恢復原狀。（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五。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以陸榮廷譚浩明等通電取消軍政府，特頒令特派陸榮廷督辦粵邊防務，譚浩明為廣西督軍，李靜誠為廣西省長，令其妥籌善後。（註二）

令曰：

「據譚浩明李靜誠電呈軍府業經撤銷，責任解除。特率全省文武官吏，宣言取消自主，一切政令悉候中央主持。並據耀武上將軍陸榮廷電呈軍府收束，國是大定。亟盼從容措置，鄂治觀成各等語。桂省地居邊遠，該上將軍等多方綏輯，功在邦家，據電各情，尤見宏濟艱難，深明大義。所有該省善後事宜，即着悉心妥籌辦法，隨時呈報察奪，總期政令敷宣，及時建設，羣生樂利，咸使昭蘇。用副本大總統嘉惠巖疆之至意。」（註二）

北京政府調任唐在復為駐義大利國特命全權公使，王廣圻為駐荷蘭國特命全權公使。（註三）

勘測航空路線竣事，由北京至上海間，計九百零八英里。

全國航空路線，經北京政府國務院閣議決定先辦京滬一線後，即由航空處派員偕同外國技師由北京南下，沿路勘測，現已勘畢覆命，擬具辦法六條，呈經航空處轉呈北京政府照准，其內容要點如下：

- (一) 航路：計長九百零八英里。合華里一千五百九十八公里有奇。由北京至上海，空中直道較陸行為近。
- (二) 航站：北京上海各設正站一處。天津、濟南、徐州、南京等各設分站一處。其餘沿路分設飛行上落支站八處。
- (三) 經費：開辦費暫定十六萬五千元，經常費月定四萬元。

四 地畝：所需地畝，依照交通部築路購地辦法，由航空處直接派員或賃或購，分別辦理。

(五) 航業：投遞郵件，搭載貨客，依法開辦，擬於開始航行日起，三個月或六個月期內，專運郵件，偵察航線，兼揚航業，俟辦有成效，再行推廣，搭載客貨。

(六) 機關：籌辦期間，由航空處指派各科各股人員，組織委員會辦理。俟開航後，再設航空機關，遴派專員，以專責任。(註四)

註一：民國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政府公報」，第一七四九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五。

三十日 國父任命譚延闓為湘軍總司令。(註一)

國父批復林支宇，以分縣自治為立國基礎。

湖南倡行自治以來，各界人士頗有贊許其說者，國父則認為聯省自治不能達成真正自治，認為立國須以分縣自治為基礎，適湖南省長林支宇上書國父，略謂：『世界潮流日新，民族胥知自決，鞏固自決之基礎，期政化之改進，匪勵行聯省自治不為功。鈞座返旆珠江，亟宜建設聯省政府，促成各省制憲，以新耳目，而彰民治。』國父批示云：「以分縣自治為立國基礎，聯省只能成官治，不能達自治」。

(註二)

北京政府令四川省長張瀾開缺，特任熊克武為四川省長，劉湘為重慶護軍使；並責成督軍劉存厚等，妥籌善後。

令曰：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六六

「南北擾攘，數載於茲，受禍之烈，川省爲最。徒以政局紛糾之故，致使沃壤隙區，久淪兵燹，元氣不復，民生殄瘁，眷懷西顧，惻惻實深，茲幸川局底定，重覩和平。所有該省善後事宜，亟應妥籌措理，用慰囑望，著責成該省督軍劉存厚省長熊克武、重慶護軍使劉湘等，督飭所屬，悉心籌劃，共策進行，謀川局之又安，出羣生於水火，於以奠定西陲，鞏固邦基，有厚望焉。」（註三）

同日，北京政府任命四川各鎮守使，計：楊森爲瀘永鎮守使，陳洪範爲嘉叙鎮守使，劉成勳爲建昌鎮守使，邱華玉爲忠萬鎮守使，陳國棟爲合川鎮守使，但懋辛爲綏定鎮守使，余際唐爲酉秀鎮守使，陳能芳爲夔開鎮守使，鄧錫侯爲順遂鎮守使。另任命田頌堯爲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唐廷牧爲陸軍第二十二師師長（註四）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六〇。

註二：國父批牘原件。

註三：民國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第一七五〇號。

註四：同註三。

三十一日 北京政府特任張廣建爲煥威將軍，並令即來京供職。（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一）蔡成勳爲甘肅督軍兼署省長。（二）馬福祥爲綏遠都統。蔡成勳未到任以前，陸鴻濤暫行護理督軍，陳閔護理省長。（註二）

新疆與蘇俄締結局部商約。

新疆督軍楊增新與俄屬土耳其斯坦委員鄔愛路夫，議定新疆伊犁與土耳其斯坦之局部通商條件，大要如下：

（一）中國現在俄國奎示內塊他土七河各地。設立商務兼交涉機關，俄國得在伊犁寧城等處，設立同樣之機關。

- (一) 俄商應按照新疆稅則，及中國稅關規則，一律納稅。
- (二) 按照原定之通商道路行走，不准漏稅。
- (三) 兩國民刑案件，均照居住國法律裁判。
- (四) 兩國人民不准越境，如有必須越境者，須攜帶雙方所發之護照。
- (五) 由俄國政府頒發免罪令，中國官憲，應極力援助在中國境內之敗兵難民回俄。
- (六) 對於中國商民之損害賠償，莫斯科政府，願與將來中國所派駐俄之商務兼交涉委員，共同調查，直接交涉（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二號，頁一三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十二月 北京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呈將北京郵電鐵路兩校與上海唐山兩工業學校合併，改辦為交通大學。（註一）

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所得稅充辦教育用途。

國家與辦所得稅以七成撥作教育經費，三成撥作實業經費，北京教育部規定以五成充辦國家教育之用，二成補助地方教育之用。（註二）

註一：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八九。

註二：同註一。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六八

附錄：民國九年北京政府及各省區職官表

一、北洋政府總統府及國務院直屬各局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府統總			院務國	
		總 統	副 總 統	秘 書 長	國 務 總 理	參 議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徐世昌		吳笈孫	錢能訓六月十三日免。龔心湛六月十三日代，九月二十四日免。靳雲鵬九月二十四日兼代，十一月五日任。	許士熊 張國淦 曾彝進 袁良 王式通 許寶衡六月十三日署。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徐世昌		吳笈孫	靳雲鵬七月二日免。薩鎮冰五月十四日兼代，八月九日免。靳雲鵬八月九日署。	許士熊 張國淦 曾彝進 袁良 王式通 許寶衡八月十八日任。 于冲漢九月九日任

秘書廳秘書長	郭則澐一月十一日署。	郭則澐
法制局局長	方樞	方樞 王 未八月二十一日任。
銓敘局局長	許寶衡一月十一日署，六月十三日免。 郭則澐六月十三日任。	郭則澐
統計局局長	吳廷燮	吳廷燮
印鑄局局長	曹秉章	曹秉章

二、國務院各部總次長參事司長年表

名 稱	年 代	部 交 外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總 長	陸徵祥一月二十五日回國，八月十三日免。 顏惠慶八月十一日署。	
次 長	陳錄九月十七日免。 劉式訓九月十七日任。	
參 事	袁克誼 岳昭燭十月三日任。 章祖申十月三日免。 唐在章十月三日兼署。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七〇

內務部					
參事	總長	次長	交際司長	通商司長	政務司長
孫培 劉馥 吳貫因	田文烈八月十一日免。 張志潭八月十一日署。	何煜	陳恩厚	周傳經	王繼曾
汪希十二月二十四日調。					施紹常九月十一日任。
徐譚十二月二十四日任					
民政司長					
呂鑄					

劉崇傑  
刁作謙九月十一日任。  
嚴鶴齡  
王景岐九月十一日任。



財政部										
職方司長	警政司長	土木司長	禮俗司長	衛生司長	總長	次長	次長	參事	賦稅司長	
曾維藩	王揚濱	陳時利	聶寶琛	劉道仁	李思浩七月二十四日免。潘復七月二十四日代。周自齊八月十一日署。	吳鼎昌十月二十八日免。汪士元八月十八日署，十月二十八日任。	潘復一月五日回任。	項驥 范治煥 凌文淵 黃贊元	袁永廉六月五日任。	
			吳含章六月十七日任。	汪希十二月二十四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七二

陸軍部

會計司長	朱延昱
泉幣司長	王世澄
公債司長	盧學溥
庫藏司長	劉慶鏜三月二十日免。張訓欽三月二十日任。
總長	靳雲鵬五月十四日辭（羅開榜五月十四日暫代）。靳雲鵬八月十一日兼署。
次長	羅開榜 金紹曾八月二十一日任。
次長	張志潭 何恩溥十一月十二日任。
參事	齊振林 龔維璽 沈郁文九月十七日免。余晉蘇九月十七日任。 韓麟春
軍衡司長	金紹曾 倪文瀚九月二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海軍部									
參事	次長	總長	軍法司長	軍醫司長	軍需司長	軍學司長	軍械司長	軍務司長	
吳振南 徐興倉 劉華式 謝葆璋	徐振鵬	薩鎮冰八月十一日免，同日任。	施爾常三月九日死。 陳登山三月九日署，三月十六日任。	姜文熙	蘇錫第	吳昭麟	翁之麟九月二日免。 于化龍九月二日任。	李鍾岳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七四

部軍海						部育教											
軍衡司長	王兼知	軍務司長	陳恩燾	軍械司長	吳綬禮	軍學司長	李景曦	軍需司長	林葆綸	軍法司長	鄭寶青五月七日任。	總長	傅嶽棻八月十一日免代。范源濂八月十一日署。	次長	傅嶽棻八月十一日免。王章祐八月十八日署。	參事	湯中二月十二日調，十月十六日復任。 蔣維喬 鄧萃英 秦汾二月十四日兼署，十月十六日任。

部法司					部育教		
監獄司長	刑事司長	民事司長	參事	次長	總長	社會教育司長	專門教育司長 普通教育司長
王文豹	邵修文七月八日免。 吳源七月八日任，九月七日免。 潘元教九月七日任。	林志鈞	余紹宋 錢泰 湯鐵樵 何基鴻	張一鵬十月二日差（余紹宋代）。	朱深七月二十四日免。 張一鵬七月二十四日代。 董康八月十一日署。	高步瀛	張繼煦十二月二十四日免。 陳寶泉十二月二十四日任。 秦汾四月十二日調。 湯中四月十二日任，十月十六日調。 任鴻雋十月十六日任。



交通部		農商部						
次長	總長	漁牧司長	工商司長	農林司長	礦政司長	參事	次長	總長
姚國楨七月二十四日免。權量七月二十四日署，八月十四日免。	曾毓雋七月二十四日免。田文烈七月二十四日兼署，八月十一日免。 葉恭綽八月十一日署。	汪揚寶	陳承修	黃藝錫	邢端	秦瑞玠 張新吾 辛漢 王治昌	江天鐸八月十四日免。高凌霨八月十四日任。	田文烈二月二十七日免。江天鐸二月二十七日代。王迺斌八月十一日署。

徐世章八月十四日任。

參事 陸夢熊

雷光宇

王景春（何時任未詳）。

關廣麟

路政司長

黃贊熙

鄭洪年（何時任未詳）。

電政司長

蔣尊禕

航政司長

胡初泰

郵政司長

劉符誠

參謀本部

總長

張懷芝二月十四日假（蔭昌二月十四日兼署），四月二十日回任。

次長

唐在禮八月九日免。蔣雁行八月九日任。

第一局局長

雷壽榮

第二局局長

崔承熾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七七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七八

第三局局長	姚任支
第四局局長	袁華選
第五局局長	黃慕松
第六局局長	謝剛哲
製圖局局長	張士元

三、其他重要機關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步軍統領衙門	統 領 王懷慶
京師警察廳	總 監 吳炳湘七月二十六日免。殷鴻壽七月二十六日任。
京畿衛戍司令部	司 令 段芝貴七月二十四日免。王懷慶七月二十四日兼署。
蒙 藏 院	總 裁 貢桑諾爾布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二月增爲二副總裁

副總裁

治 格九月二十二日免。達 壽九月二十二日任。

恩 華二月二十六日任，九月二日免。陳延傑九月二日任。

審 計 院

院 長

莊蘊寬七月二日回任。

副院長

趙椿年八月五日任。

平 政 院

院 長

夏壽康 張國淦十月二日任。

航空事務籌備處

處 長

丁 錦

華 工 事 務 局

總 裁

張 弧 唐在章八月二十一日任，九月二十二日免。三 多九月二十二日任。

將 軍 府 將 軍

遠威將軍

徐樹錚七月四日任。

商德全九月四日任。

李進才九月八日任。

師景雲二月十七日任。

稅 務 處

督 辦

孫寶琦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七九

全國烟酒事務署	會辦		鹽務署		幣制局		造幣總廠	全國水利局
	署長	督辦	署長	督辦	幫辦	總裁		
張壽齡二月十九日重任。	二月增添署長一人。錢錦孫二月九日任。	李思浩七月二十九日擢。周自齊八月十七日兼。	張弧八月十八日調。潘復八月十八日任。	錢錦孫	周自齊八月十七日免。張弧八月十八日任。	饒孟任二月十九日任，八月二十二日免。王毓芝八月二十二任。	吳鼎昌，此後不設總廠，改為天津造幣廠。	李國珍



副總裁		王式通八月二十一日免。孟錫珪八月二十一日任。
大理院	院長	董康
總檢察廳	檢察長	汪燦芝四月一日假（張孝植兼代）。
京師高等審判廳	廳長	沙彥楷一月二十四日任。
京師高等檢察廳	檢察長	尹朝楨八月十九日調。周詒柯八月十九日署。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	委員長	夏壽康 張國淦十月七日任。
司法官懲戒委員會	委員長	夏壽康 王寵惠十月七日任。

#### 四、歷屆內閣更迭表

1. 靳雲鵬內閣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國務院	總理	靳雲鵬十一月五日任。
	外交 部	總長 陸徵祥十二月三日免，同日任（未到任前陳鐸代）。 次長 陳鐸

內務部	總長	朱深十二月三日免。田文烈十二月三日任。
	次長	許寶衡十二月三日免。何煜十二月三日任。
財政部	總長	李思浩代十二月三日任。
	次長	吳鼎昌
陸軍部	次長	李思浩十二月三日免。 潘復十二月三日任，十二月六日假（錢錦孫十二月六日暫署）。
	總長	靳雲鵬十二月三日免，同日兼任。
海軍部	次長	羅開榜
	次長	張志潭
司法部	總長	劉冠雄十二月三日免。薩鎮冰十二月三日任。
	次長	徐振鵬
司法部	總長	朱深十二月三日免，同日任。
	次長	

國務院	總理	薩鎮冰五月十四日兼代，八月九日免。
	次長	薩鎮冰臨時內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八月九日
教育部	總長	傅嶽棻代。
	次長	傅嶽棻十二月三日任。
農商部	總長	田文烈十二月三日免，同日任，二月二十七免。江天鐸二月二十七日代。
	次長	江天鐸
交通部	總長	曾毓雋十二月三日任。
	次長	曾毓雋十二月三日免。姚國楨十二月三日任。
參謀本部	總長	張懷芝假（陸錦代，蔭昌二月十四日兼署）。四月二十日回任。
	次長	陸錦十二月十四日免。唐在禮十二月十四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八三

海軍部	外交部		內務部		財政部		陸軍部	
	總長	次長	總長	次長	總長	次長	總長	次長
	陸徵祥	陳 籙	田文烈	何 煜	李思浩七月二十四日免。潘復七月二十四日代。	吳鼎昌	靳雲鵬五月十四日辭。(羅開榜五月十四日代)。靳雲鵬八月十一日兼署。	羅開榜
						潘復一月五日同任。	張志潭	薩鎮冰八月十一日免，同日任。

參謀本部	次長	唐在禮八月九日免。蔣雁行八月九日任。
	總長	張懷芝
交通部	次長	姚國楨七月二十四日免。權量七月二十四日署。
	總長	曾毓雋七月二十四日免。田文烈七月二十四日署。
農商部	次長	江天鐸
	總長	江天鐸代。
教育部	次長	傅嶽棻八月十八日免。王章祐八月十八日署。
	總長	傅嶽棻代。
司法部	次長	張一鵬
	總長	朱深七月二十四日免。張一鵬七月二十四日代。
	次長	徐振鵬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八六

3. 靳雲鵬內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八月九日——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國務院	總理	靳雲鵬九年八月九日署，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免。
	總長	陸徵祥八月十三日免。顏惠慶八月十一日署。
外交部	次長	陳錄九月十七日免。劉式訓九月十七日任。
	總長	田文烈八月十一日免。張志潭八月十一日署，十年五月十四日免。 齊耀珊五月十四日任。
內務部	次長	何煜
	總長	周自齊八月十一日署，十年五月十四日免。李士偉十年五月十四日任（未到任前潘復暫代）十月二十八日免。高凌霨十月二十八日任。
財政部	總長	吳鼎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免。汪士元九年八月十八日署，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任，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假（朱延昱暫代）六月一日免。鈕傳善六月一日任，十一月六日免。羅鴻年十一月六日任。
	次長	潘復十年十一月五日免。汪士元十一月五日任（未就）。鍾世銘十一月十一日暫代。十二月九日任。

陸軍部	總長	靳雲鵬八月十一日兼署，十年五月十四日免。蔡成勳五月十四日任。
	次長	羅開榜 金紹曾八月二十一日任。
海軍部	次長	張志潭 何恩溥十一月十二日任。
	總長	薩鎮冰八月十一日免，同日任，十年五月十四日免。李鼎新五月十四日任。
司法部	次長	徐振鵬
	總長	董 康八月十一日署。
教育部	次長	張一鵬九年十月十二日差（余紹宋代）十年三月五日。余紹宋十年三月五日署。
	總長	傅嶽柔八月十一日免代。范源濂八月十一日署，十年五月十四日免，同日任。（未到任前馬鄰翼代）。
農商部	次長	傅嶽柔八月十四日免。王章祐八月十八日署，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免。馬鄰翼五月二十九日任。
	總長	王迺斌八月十一日署，十年五月十四日免，同日任。

交通部	次長	江天鐸八月十四日辭。高凌霄八月十四日任，十年十一月一日免。黃熾十一月一日代。
	總長	田文烈八月十一日免。葉恭綽八月十一日署，十年五月十四日免。張志潭五月十四日任。
參謀本部	次長	權量八月十四日免。徐世章八月十四日任。
	總長	張懷芝
	次長	蔣雁行

## 五、駐外公使領事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駐英吉利公使		施肇基	施肇基九月二十五日調。 顧維鈞九月二十五日任。
駐倫敦總領事 副領事		曹雲祥 羅昌二月十四日任。 羅忠誠一月二十五日署。	羅昌 羅忠誠
駐新嘉坡總領事 副領事		羅昌一月二十日調。伍璜一月二十五日署。二月十四日任。 孫士傑	伍璜 秦汝欽（何時任未詳）

駐檳榔嶼領事	戴培元	戴培元
駐澳大利亞總領事 副領事	魏子京 王沅 周思敬（何時任命未詳）	魏子京 周思敬十二月九日回部。 施紹曾十二月十五日署。
駐紐絲綸領事	林軾垣	林軾垣
駐薩摩島領事	林潤釗八月二十五日免 李方十月十八日署	李方
駐坎拿大總領事 副領事	楊書雯 趙宗壇	楊書雯 趙宗壇
駐溫哥華領事	葉可樸一月七日任	葉可樸
駐北波羅洲總領事 副領事	謝天保七月二十三日免，余祐著七月二十三日任。	余祐著
駐緬甸仰光領事	周國賢	周國賢九月八日免。 張國威九月八日任。
駐南非洲總領事 副領事	劉毅（何時任命未詳）	劉毅
駐法蘭西公使	胡惟德四月十七日假。 岳昭燭四月十七日代辭。	胡惟德九月十日調駐日。 陳鐸九月十七日任。
駐巴黎總領事 副領事	廖世功二月十四日任。 李駿署。	廖世功 李駿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駐德意志公使		
駐漢堡總領事 副領事		
駐瑞典公使	顧惠慶（兼）朱誦韓代辦使事。	顧惠慶八月十一日調署外交總長。 章祖申十月三日任。
駐挪威公使		章祖申十月三日兼（十月始設）
駐丹麥公使	顏惠慶（兼）	顏惠慶（回國）八月十一日調署外交 總長。曹雲祥代辦。
駐美利堅公使	顧維鈞	顧維鈞九月二十九日調。施肇基九月 二十九日任。
駐金山總領事 副領事	朱兆莘 譚學徐二月十四日調。王懷份二月十 四日署。	朱兆莘 王懷份
駐紐約總領事 副領事	周啓濂	周啓濂六月十五日免。史悠明六月十 五日任。
駐檀香山領事	伍璜二月十四日調。譚學徐二月十 四日任。	譚學徐
駐斐利賓總領事	桂 墀	桂墀九月八日免。周國賢九月八日任
副領事	李照松	李照松
駐日本公使	章宗祥四月十七日假（莊景珂四月十 七日代辦），六月十日免。劉鏡人九 月三日任（未就）。	劉鏡人九月十日免。胡惟德九月十日 任。（未到任前王鴻年暫代）



駐橫濱總領事 副領事	徐善慶。 郭左淇六月七日免。鄭啓昌六月七日署。	徐善慶 鄭啓昌六月十日開。蔣道南六月十日署。
駐神戶總領事 副領事	嵯 鏡 柯鴻烈（兼）	柯鴻烈九月十七日任。
駐長崎領事	馮 冕	馮冕二十五日回國。郭則濟十二十五日署。
駐朝鮮總領事 副領事	富士英 王鴻年六月七日署。 黃宗麟	富士英八月三十一日免。馬廷堯八月三十一日任。 錢承榮
駐仁川領事	張國威十月十八日任。	張國威九月八日免。許同范九月八日任。
駐釜山領事	辛寶慈（何時署未詳）。	辛寶慈
駐新義州領事	許同范	許同范九月八日免。胡襄九月八日任。
駐元山副領事	馬永發	馬永發
駐甄南浦領事	胡 襄十二月三十一日免。陳 鑣十二月三十一日署。	陳 鑣九月十七日任。
駐荷蘭公使	唐在復	唐在復十二月二十九日調。王廣圻十二月二十九日任。

駐阿姆斯特達姆領事		
駐爪哇總領事 副領事	歐陽祺六月十三日任。 歐陽琛	歐陽祺 陳錫璋（何時署未詳）
駐泗水領事	賈文燕	賈文燕
駐把東領事	余祐蕃一月十七日調。 陳以復六月十六日署。	陳以復
駐棉蘭領事	張步青	張步青
駐三寶壟領事		
駐義大利公使	王廣圻	王廣圻十二月二十九日調。唐在復十二月二十九日任。
駐脫利斯脫領事		
駐比利時公使	汪榮寶一月五日調。 魏宸組一月五日任。	魏宸組
駐昂維斯領事		許熊節四月二十三日任。
駐日斯巴尼亞（西班牙）公使	戴陳霖（兼）	戴陳霖六月十九日免。劉崇傑九月九日任。

駐葡萄牙公使	戴陳霖（兼）	戴陳霖六月十九日免。劉崇傑九月九日兼。劉家驥代辦。
駐巴西公使	夏詒霆	夏詒霆
駐秘魯公使	夏詒霆（兼）吳振麟代辦。	夏詒霆（兼）吳振麟代辦十二月二十三日免。羅忠詒代辦十二月二十三日任。
駐墨西哥公使	羅維鈞（兼）馮祥光代辦。	馮祥光代辦。王繼曾九月十一日任。
駐順拿臘總領事 副領事	胡襄十二月三十一日署。初設領事，一九二五年後升格為總領事。	胡襄三月八日回部。李向德三月八日署。
駐覃必古領事		
駐米市加利副領事		
駐古巴公使	羅維鈞（兼）沈成鵠代辦。	王繼曾九月十一日兼。吳克倬代辦。
駐古巴總領事 副領事	沈成鵠十一月二十五日免。 吳克倬十一月二十五日兼署。 周思敬 羅則琦十二月三十一日署。	吳克倬八月十八日任。 （九月二十四日總副領事改為使館秘書，仍兼理領事事務。） 羅則琦
駐巴拿馬公使		

駐巴拿馬總領事	徐善慶一月七日免。 吳佩洸一月七日任。	吳佩洸
副領事	周鍾岳	周鍾岳
駐瑞士公使	汪榮寶一月五日任。	汪榮寶
駐奧地利公使		黃榮良十月十日任。
駐芬蘭代辦		
駐智利代辦		
駐蘇聯外交代表		
駐列寧格拉特總領事		
副領事		
駐海參崴總領事	邵恆濬	邵恆濬
副領事	畢文啓	畢文啓七月十七日調。
駐雙城子領事		畢文啓七月十七日署。

駐伯利總領事 副領事	權世恩五月七日署。	權世恩
駐廟街領事	張文煥	張文煥十二月六日回國。
駐伊爾庫次克領事	魏渤	魏渤四月十九日免。 朱紹陽五月二十四署。
駐黑河總領事 副領事	嵇鏡（何時署未詳）	嵇鏡
駐赤塔領事	管尙平（何時署未詳）	管尙平
駐特羅邑領事		
駐斜米總領事		
駐阿拉木圖領事		
駐特什干領事		
駐安集延領事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九六

駐宰桑領事

六、各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1. 直隸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督 軍		曹錕七月九日革職留任，七月二十六日撤消處分。	曹錕
天津鎮守使		趙玉珂	趙玉珂
薊榆鎮守使		曹錕 股本浩十月三十日任。	股本浩
冀南鎮守使		周符麟	周符麟
口北鎮守使		汪學謙九月二十一日免。譚慶林九月二十一日任。	譚慶林
省 長		曹銳	曹銳
政 務 廳 長		陸長佑	陸長佑

財政廳長	汪士元 王之杰八月二十一日署。	王之杰
教育廳長	王章祐 馬鄰翼八月二十一署。	馬鄰翼
實業廳長	嚴智怡	嚴智怡
全省警務處長	楊以德	楊以德
天津警察廳長	楊以德	楊以德
特派交涉員	黃榮良 祝惺元十月十三日任。	祝惺元
津海關監督	趙從蕃八月十七日調。李書勳八月十七日任。	李書勳
長蘆鹽運使	丁乃揚	丁乃揚三月十二日調。王鴻陸三月十二日署。
高等審判廳長	廉隅九月二日調。凌士鈞九月二日署。	凌士鈞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陳彰壽七月十三日任。陳克正九月十六日任。	陳克正九月六日免，經家齡九月六日署。
津海道尹	姒錫章	姒錫章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六九八

保定道尹	姚聯奎十一月十六日免。張昌慶十一月十六日任。	張昌慶
大名道尹	許元震	許元震
口北道尹	李同卿	李同卿

2. 奉天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督軍	張作霖		張作霖	
洮遼鎮守使				
東邊鎮守使	馬龍潭		馬龍潭	
省長	張作霖		張作霖	
政務廳長	史紀常八月二十一日免。魁陞八月二十一日署。	魁陞		
財政廳長	王永江	王永江		

教育廳長	謝蔭昌	謝蔭昌
實業廳長	王孝綢八月二十一日免。談國桓八月二十一日任。	談國桓
全省警務處長	王家勳	王家勳
省會警察廳長	王家勳	王家勳
特派交涉員	關海清	關海清
山海關監督	曾有翼	曾有翼九月四日免。蘇毓芳九月四日任。
安東關監督	王秉權	王秉權
奉天關監督		關海清十二月一日署。
東三省鹽運使	金鼎勳	金鼎勳九月四日免。翟文選九月四日任。
高等審判廳長	沈家彝四月二日免。呂世芳六月十三日署。	呂世芳八月二十六日免。單豫升八月二十六日任。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梁載熊四月二日免。楊光湛六月十三日署。八月十八日調。梁載熊八月十八日任。	張務本九月十六日署。

遼瀋道尹	榮厚九月四日免。史紀常九月四日任。	史紀常
東邊道尹	方大英	方大英五月二十九日免。何厚琦五月二十九日任。
洮昌道尹	都布林	都布林五月二十九日免。

3. 吉林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稱	年	代
督軍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吉長鎮守使	裴其勳十二月二十六日免。關朝璽十二月二十六日任。	關朝璽
延輝鎮守使	高鳳城	高鳳城
寧阿蘭鎮守使	陶祥貴	陶祥貴
省長	郭宗熙十月二十三日免。徐鼎霖十月二十三日任。	徐鼎霖九月二日免。鮑貴卿九月二日兼署。
政務廳長	瞿方梅	瞿方梅



財政廳長	劉彭壽一月二十七日免。丁道津一月二十七日任。九月二十四日調。董士恩九月二十四日署。齊耀珊十二月二日任。	齊耀珊
教育廳長	楊乃康	楊乃康
實業廳長	陶昌善	陶昌善一月二十日免。榮厚一月二十日任。
全省警務處長	趙憲章	趙憲章
省會警察廳長	趙憲章	趙憲章
特派交涉員	王家澤	王家澤
濱江關監督	毛祖模	毛祖模
琿春關監督		(七月增設) 陶彬七月二十四日任。
高等審判廳長	樂駿聲	樂駿聲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張映竹	張映竹十一月十一日調。經家齡十一月十一日任。
吉長道尹	陶彬	陶彬六月十九日調。蔡運升六月十九日署。

濱江道尹	李家鏊一月十八日免。傅彊一月十八日任，十二月二日免。董士恩十二月二日任。	董士恩
延吉道尹	張世銓	張士銓六月十九日免。陶彬六月十九日任。
依蘭道尹	阮忠植	阮忠植 郇克莊（何時任未詳）

## 4. 黑龍江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 國 八 年（一九一九年）	民 國 九 年（一九二〇年）
督 軍		鮑貴卿七月六日免。 孫烈臣七月六日署，八月十一日任。	孫烈臣
黑河鎮守使			巴英額六月二十四日任。
呼倫貝爾鎮守使			張奎武二月五日任。
省 長		鮑貴卿七月六日免。 孫烈臣八月十一日兼。	孫烈臣
政 務 廳 長		鄭謙七月六日免。 于駟興七月六日任。	于駟興 朱佩蘭十月十四日任。
財 政 廳 長		董士恩九月二十四日調。 劉尙清九月二十四日署。	劉尙清六月五日任。

黑 河 道 尹	施紹常	施紹常二月三日免。 張壽增二月三日任。
綏 蘭 道 尹	谷芝瑞	谷芝瑞
龍 江 道 尹	王樹翰	王樹翰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楊光湛六月十三日調。 易恩侯六月十三日署。	易恩侯
高等審判廳長	周詒柯（何時署未詳）	安永昌九月十六日調。 六日任十一月五日免。 陳彰壽九月十五日署。 吳家駒十一月
特派交涉員	范其光三月十三日免。 三日署，十月二十八日任。 鍾毓三月十	鍾毓 施紹常二月二十六日任。
省會警察廳長	張仁三月十六日，兼十月二十九日免。 宋文郁十二月十六日署。	宋文郁
全省警務處長	張仁三月十六日任，十月二十九日免。 宋文郁十二月十六日署。	宋文郁
實業廳長	魏紹周	魏紹周
教育廳長	劉潛一月二十三日免。 十三日任。譚士先九月三十日署。	譚士先 孫其昌七月二十二署。

5. 山東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〇三

名稱	年	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督軍	田中玉		
濟南鎮守使	馬良九月九日裁撤。		
兗州鎮守使	唐天喜九月十日免。何鋒鉦九月十日任。		
曹州鎮守使	張培榮		
煙臺鎮守使	朱泮藻五月十五日免。張懷斌五月十五日任。		
省長	田中玉 齊耀珊六月二十四日任(未到任前八月七日由田中玉兼署)，十月二十日免。田中玉十月二十日兼署。		
政務廳長	丁傳紳九月四日免。周嘉琛九月四日任。		
財政廳長	李欽十月七日免。張壽鏞十月七日任，十二月十四日免。張肇銓十二月十四日任。		
教育廳長	袁榮燮九月二日免。覃壽堃九月二日任。		
實業廳長	田步蟾		

全省警務處長	二月九日設 劉焜二月十五日署八月二十六日免。高延文十月二十四日兼代。
省會警察廳長	金榮桂八月二十三日免。晉延年八月二十三日署，十月二十四日免。高延文十月二十四日署。
特派交涉員	施履本
東海關監督	王守善
臨海關監督	李書勳八月十七日調。屠文溥八月十七日任。
山東鹽運使	夏繼泉
高等審判廳長	陳福民五月十一日任，十一月十一日調。張志十一月十一日任。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梅光彥
濟南道尹	張仁濟八月二十二日免 龔積柄八月二十二日任。
濟寧道尹	陸榮榮八月二十二日免。張慶雲八月二十二日任。
東臨道尹	龔積柄八月二十二日調。沈爾昌八月二十二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〇六

膠東道尹 吳永

6. 河南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代 民 國 八 年 (一九一九年)	民 國 九 年 (一九二〇年)
督 軍	趙倜	趙倜	趙倜
歸德鎮守使	寶德全	寶德全	寶德全
豫北鎮守使	方有田	方有田	方有田
南陽鎮守使	吳慶桐	吳慶桐八月二十日免。李治雲八月二十日署。趙傑十一月三日任。	吳慶桐八月二十日免。李治雲八月二十日署。趙倜二月二十六日免兼。王印川二月二十六日署，七月二十四日免。張鳳臺七月二十四日任。
省 長	趙倜	趙倜	趙倜
政 務 廳 長	孫世偉	孫世偉	孫世偉
財 政 廳 長	蔣懋熙一月三十日免。鄭焯一月三十日署，十月二十一日任。	鄭焯九月十六日免。陳善同九月十六日任。	鄭焯九月十六日免。陳善同九月十六日任。
教 育 廳 長	吳鼎昌	吳鼎昌八月二十五日免。李步青八月二十五日任。	吳鼎昌八月二十五日免。李步青八月二十五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7. 山西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實業廳長	陳善同	陳善同 張之銳九月二十一日署。
全省警務處長	龍敏修	龍敏修二月十二日任。
省會警察廳長	龍敏修	龍敏修二月十二日兼。
特派交涉員	許元	許元五月二十一日免。謝傳安五月二十一日任，十二月九日免。謝銓庭十二月九日署。
高等審判廳長	凌士鈞	凌士鈞三月五日任。廉隅九月二日署，十月三十一日免。許受衡十月二十八日署。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吳家駒	吳家駒九月二日免。王淮琛九月二日任。
開封道尹	葉濟	葉濟
河北道尹	范壽銘	范壽銘
河洛道尹	楊葆元	楊葆元
汝陽道尹	陶燭照二月八日免。 楊承澤二月八日任。	楊承澤

名 稱	年 代	督 軍	晉 南 鎮 守 使	晉 北 鎮 守 使	省 長	政 務 廳 長	財 政 廳 長	教 育 廳 長	實 業 廳 長	全 省 警 務 處 長	省 會 警 察 廳 長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閻錫山	閻錫山	張培梅	張樹幟	閻錫山	賈景德六月七日免。 楊兆泰六月七日任。	朱善元	虞銘新	趙炳麟	南桂馨	南桂馨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閻錫山	閻錫山	張培梅	張樹幟	閻錫山	楊兆泰	朱善元	虞銘新	趙炳麟	南桂馨	南桂馨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閻錫山	閻錫山	張培梅	張樹幟	閻錫山	楊兆泰	朱善元	虞銘新	趙炳麟	南桂馨	南桂馨

河東鹽運使	吳用威二月十一日調。 馮國勳二月十一日任。	馮國勳一月十日調。宋尊 望一月十日任，八月九日免。 金鼎勳九月九日任。	金鼎勳八月五日免。 張英華八月五日署。
高等審判廳長	徐維震署。	徐維震五月十一日任。	徐維震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鹿學良	鹿學良十二月三十日免。 王慎賢十二月三十日任。	王慎賢
冀寧道尹	徐之榮	徐之榮 孫英倫六月二十八日任。	徐之榮六月二十八日免。
雁門道尹	方貞	方貞	方貞
河東道尹	馬駿	馬駿	馬駿

8. 江蘇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督軍	李純十月十二日死。齊燮元十月十五日代，十二月三日署。	
淞滬護軍使	（七月廿日改護軍使爲鎮守使）。何豐林七月二日任，（十二月復改爲護軍使）十二月三日重任。	
江寧鎮守使	齊燮元 官邦鐸十二月十九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〇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二〇

蘇常鎮守使	朱熙
通海鎮守使	張仁奎
淮揚鎮守使	馬玉仁
徐海鎮守使	張文生 陳調元九月二十五日署。
海州鎮守使	白寶山
省長	齊耀琳九月十八日免。王瑚九月十八日任。
政務廳長	蔡寶善
財政廳長	胡翔林 張壽鏞五月十三日任，十月二十三日免。嚴家熾十月二十三日任。
教育廳長	胡家祺
實業廳長	張軼歐
全省警務處長	



省會警察廳長	王桂林
特派交涉員	楊晟五月二十一日免。許沅五月二十一日任。
江海關監督	姚煜
金陵關監督	曹豫謙十月二十八日免。溫世珍十月二十八日任。
蘇州關監督	周嗣培四月十五日調。楊士晟四月十五日任。
鎮江關監督	冒廣生十月二十八日調。賈士毅十月二十八日任。
淮安關監督	陶思澄十月二十八日免。冒廣生十月二十八日任。
揚由關監督	謝宗華七月十一日免。陶璦七月十三日任。
兩淮鹽運使	段永彬十月八日免。趙毓煊十月八日署。
高等審判廳長	林榮七月二十四日免。朱獻文七月二十四日任。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王樹榮

金陵道尹	俞紀琦
滬海道尹	王廣廷
蘇常道尹	王莘林
淮揚道尹	王曜
徐海道尹	段母恣四月十三日調。趙曾蕃四月十三日任。

## 9. 安徽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督 軍	皖 北 鎮 守 使	皖 南 鎮 守 使	省 長
民 國 八 年 (一九一九年)		倪嗣冲	殷恭先	馬聯甲	龔心湛一月十一日免。呂調元一月十一日任(未到任前李維源護)。三月四日到任,十二月三十一日開。聶憲藩十二月三十一日任。
民 國 九 年 (一九二〇年)		倪嗣冲九月十六日免。 張文生九月十六日暫署。	殷恭先	馬聯甲	聶憲藩

政務廳長	鄒日輝三月十八日免。 李大防三月十八日任。	李大防
財政廳長	劉鴻慶一月三十日免。 胡思義一月三十日任，九月二十四日假。 陶銘九月二十四日署。	陶銘五月二十五日任。
教育廳長	胡家祺	趙憲曾九月九日署，十月十四日免。 張繼熙十月十四日署。
實業廳長	高炳麟	高炳麟
全省警務處長	劉道章一月一日代，十一月二日任。	劉道章九月二十五日免。 程炎勳九月二十五日任。
省會警察廳長	劉道章一月一日代，十一月二日兼。	劉道章九月二十五日免。 程炎勳九月二十五日兼。
特派交涉員	王守善十一月七日免。 王潛剛十一月七日兼。	王潛剛九月九日免。 胡惟賢九月九日兼。
燕湖關監督	王守善十一月七日調。 王潛剛十一月七日任。	王潛剛九月九日免。 胡惟賢九月九日任。
鳳陽關監督	倪道煊	倪道煊
高等審判廳長	張志	張志十一月十一日調。 張映竹十一月十一日任。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袁鳳曦	袁鳳曦

安慶道尹	徐鼎康	徐鼎康
蕪湖道尹	祝從恩	祝從恩
淮泗道尹	李維源	李維源

10 江西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 國 八 年 (一九一九年)	民 國 九 年 (一九二〇年)
督 軍	陳光遠	陳光遠	陳光遠
贛南鎮守使	吳鴻昌	吳鴻昌九月十六日免。 張之傑九月十六日任。	
贛西鎮守使	方本仁	方本仁	
贛北鎮守使	吳金彪	吳金彪	
贛東鎮守使	九年九月二日設。	岳兆麟九月二日任。	
省 長	戚揚	戚揚	

豫章道尹	何剛德	何剛德
潯陽道尹	傅春官	傅春官
贛南道尹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范之杰	范之杰
高等審判廳長	陳經	陳經
省會警察廳長	閻恩榮	閻恩榮
全省警務處長	閻恩榮	閻恩榮
實業廳長	鄒日燁 夏同龢六月二十八日免。 鄒日燁六月二十八日任。	鄒日燁
教育廳長	許壽裳	許壽裳
財政廳長	楊慶鑒	楊慶鑒
政務廳長	陳嘉善	沈祖恩一月十五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一六

廬陵道尹 趙毓奎

趙毓奎 董錫成十月十三日任。

11 福建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督軍	李厚基	李厚基	李厚基
廈門鎮守使	唐國謨	唐國謨	唐國謨
汀漳鎮守使	臧致平	臧致平	臧致平
省長	李厚基	李厚基	李厚基
政務廳長	王善荃	王善荃五月二十一日免。 許逢時五月二十一日任。	王善荃五月二十一日免。 許逢時五月二十一日任。
財政廳長	費毓楷	費毓楷一月八日任。	費毓楷一月八日任。
教育廳長	蔣鳳梧	王述曾一月二十七日署。	王述曾一月二十七日署。
實業廳長	張景光	李厚恩一月二十七日署。	李厚恩一月二十七日署。

汀漳道尹	曹本章	曹本章
廈門道尹	陳培錫	陳培錫一月十日任。
閩海道尹	王善荃	王善荃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許逢時	許逢時 劉豫瑤五月十二日署。
高等審判廳長	葉爾衡	葉爾衡
福建鹽運使	劉孝祚一月十日免。馮國勳一月十日任，二月十二調。吳用威二月十一日任。	吳用威
廈門關監督	胡惟賢	胡惟賢九月九日調。唐柯三九月九日任。
閩海關監督	孫啓泰	孫啓泰五月十九日免。林炳章五月十九日任。
特派交涉員	王壽昌	王壽昌
省會警察廳長	俞紹瀛七月二十六日免。史廷颺七月二十六日任。	史廷颺六月八日兼。
全省警務處長	俞紹瀛七月二十六日免。史廷颺七月二十六日兼。	史廷颺六月八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二八

建安道尹

蔡鳳祺

蔡鳳祺

12 浙江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督軍	盧永祥七月二日任。	盧永祥	
嘉湖鎮守使	王桂林 王賓九月二十三日兼署。	王賓	
寧臺鎮守使	何豐林 王桂林九月二十三日任。	王桂林	
省長	齊耀珊六月二十四日調。 沈金鑑六月二十四日任。	沈金鑑	
政務廳長	馮學書	馮學書	
財政廳長	沈昌穀五月八日任，八月七日免。 陳昌穀八月七日任。	陳昌穀	
教育廳長	夏敬觀	夏敬觀	
實業廳長	雲韶	雲韶	

全省警務處長	夏超	夏超
省會警察廳長		
特派交涉員	王豐鎬	王豐鎬
杭州關監督	胡翔林五月十三日任。 杜純六月十日署。	杜純
浙江關監督	孫寶瑄	孫寶瑄
甌海關監督	楊士晟四月十五日調。 周嗣培四月十五日任。	周嗣培十二月十八日免。 胡惟賢十二月十八日任。
兩浙鹽運使	蔣邦彥八月十七日免。 趙從蕃八月十七日任。	趙從蕃二月二十四日免。 蔣邦彥二月二十四日任。
高等審判廳長	經家齡十一月十一日調。 陳福民十一月十一日任。	陳福民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陶思曾	陶思曾
錢塘道尹	沈致堅	沈致堅
會稽道尹	張鼎銘	張鼎銘

金華道尹	黃慶瀾
甌海道尹	趙曾蕃四月十三日調。 段母怠四月十三日任。
	黃慶瀾
	段母怠

## 13 湖北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 國 八 年（一九一九年）	民 國 九 年（一九二〇年）
督 軍	王占元	王占元		
漢 口 鎮 守 使	杜錫鈞	（十月由漢口鎮守使改爲漢黃鎮守使） 杜錫鈞十月二十一日任。		
襄 陽 鎮 守 使	張聯陞	張聯陞		
蒲 通 鎮 守 使		劉躍龍十月二十一日任。		
施 宜 鎮 守 使		趙榮華十月二十一日任。		
省 長	王占元三月二十九日免兼。何佩瑤三月二十九日署，十一月十三日任。	何佩瑤八月二十八日免。孫振家八月二十八日任，九月十八日調。夏壽康九月十八日任。		
政 務 廳 長	韓光祚四月九日任。	韓光祚十二月七日免。 沈澤生十二月七日署。		



財政廳長	王嵩儒四月十二日任。	王嵩儒一月二十日免。 魏聯芳一月二十日署。
教育廳長	路孝植七月十二日署。	路孝植三月二十五日任。
實業廳長	魏宗蓮	魏宗蓮 周英杰十二月十八日任。
全省警務處長	崔振魁	崔振魁
省會警察廳長	崔振魁	崔振魁
特派交涉員	吳仲賢	吳仲賢
江漢關監督	吳仲賢	吳仲賢十二月三十日免。 陳介十二月三十日任。
宜昌關監督	馬寅伯二月十一日免。易廼讓二月十一日任。周英杰十月十一日署	周英杰五月十三日任，十二月十八日免。 魏宗蓮十二月十八日任。
武昌關監督	李厚祺	李厚祺三月十五日免。 卓煥三月二十五日任。
新隄關監督	黃祖徽	黃祖徽
高等審判廳長	劉豫瑤	范之杰一月一日署。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趙秉琛	趙秉琛 張仁普九月二日暫署。
江漢道尹	張履春	張履春
襄陽道尹	朱佑保	朱佑保
荆南道尹	孫振七月十七日任。	孫振家 劉道仁十二月二十四日任。

14. 湖南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稱	年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湘軍		張敬堯六月十三日革職留任，六月二十九日免。吳光新六月二十九日任，(七月十六日在鄂被捕)，七月二十九日免。譚延闓七月一日署，十一月二十三日解職。(十一月二十五日自治)。 趙恆惕十一月二十三日任總司令。	趙恆惕
湖南鎮守使		趙春霆	趙春霆
零陵鎮守使		望雲亭	望雲亭
岳陽鎮守使		車震	車震

常 豐 鎮 守 使	王正雅	王正雅
湘 西 鎮 守 使	馮玉祥	
長 岳 鎮 守 使	吳新田	吳新田
長 寶 鎮 守 使	田樹勳	田樹勳
省 長	張敬堯六月十三日革職留任，六月二十九日免。吳光新六月二十九日兼署，八月三十日抵。譚延闓七月一日兼署，十一月二十三日解職。林支字十一月二十八日被推舉。	林支字四月六日解職。趙恆惕四月六日省議會選爲省長，四月十九日就職。
政 務 廳 長	史久紹六月二十六日視職。（據「湖南省志」六月爲劉岳峙，七月爲曾繼吾，十一月十二月爲馮天柱。）	（據「湖南省志」四至七月爲劉庚先，八月爲李鳴九，十月爲吳景鴻。）
財 政 廳 長	據「湖南省志」六月、七月爲陳炳煥，十一月爲蕭翼鵬，十二月爲姜濟寰。	據「湖南省志」四月爲楊丙，七月、八月爲袁華選，十月爲鍾才宏。
教 育 廳 長	李金藻	
實 業 廳 長	嵇炳元	
全省警務處長	劉之龍六月二十六日視職（此後未見任免）。	周介禎 張輝瓚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二四

省會警察廳長	劉之龍六月二十六日褫職（此後未見任免）。	
特派交涉員	朱孝威	朱孝威
長沙關監督	朱孝威	朱孝威
辰州關監督	段宏業	段宏業
高等審判廳長	高 种三月十八日任。	高 种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王淮琛三月十八日任（此後未見任免）。	
衡陽道尹	周大烈九月三十日裁撤。	
辰沅道尹	王一德九月三十日裁撤。	
湘江道尹	王丙坤褫職。該缺九月三十日裁撤。	

15 陝西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 國 八 年（一九一九年）	民 國 九 年（一九二〇年）
-----	-----	----------------	----------------

督 軍	陳樹藩	陳樹藩
陝南鎮守使	管金聚	管金聚六月九日免。 張寶麟六月九日任。
陝北鎮守使	井岳秀	井岳秀
省 長	劉鎮華	劉鎮華
政 務 廳 長	祝鴻元	祝鴻元
財 政 廳 長	張孝慈六月三十日免。 高 杞六月三十日署。	高 杞
教 育 廳 長	覃壽堃	覃壽堃
實 業 廳 長	陳 幹八月十四日任。	陳 幹八月二十八日免。 王 訥八月二十八日任。
全省警務處長	王 樾三月十四日任。	王 樾
省會警察廳長	王 樾三月十四日兼。	王 樾
特派交涉員	賈濟川	



潼 關 監 督	文 懋 一月十四日免。 彭淵恂 一月十四日任。	彭淵恂 十月二十三日免。 謝宗華 十月二十三日任。
高等審判廳長	賈 晉	賈 晉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易恩侯 (安永昌四月三日署)	尹朝楨 八月十一日任。九月八日辭。 安永昌 九月十六日任。
關 中 道 尹	賈濟川	賈濟川
漢 中 道 尹	張士秀 八月三十日免。 楚緯經 八月三十日任。	楚緯經
榆 林 道 尹	王 健	王 健

## 十六 甘肅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年	稱	代
督	軍	張慶建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寧	夏	護軍使	馬福祥
甘	州	鎮守使	二月由護軍使改。馬麟二月二十四日任 馬麟

隴東鎮守使	陸洪濤	
隴南鎮守使		孔繁錦三月十四日任
肅州鎮守使		吳桐仁三月三十日任（未到任前由張永棟代）。
甘邊寧海鎮守使	馬麒	馬麒
甘邊平陰鎮守使	吳攀桂	吳攀桂
涼州鎮守使	二月由總兵改。馬廷勳二月二十四日任。	馬廷勳
河州總兵	張定邦三月四日辭。胡立成三月四日任（未到任前由裴建準暫署）。	裴建準三月三十日任
省長	張廣建	張廣建十二月三十一日免。蔡成勳十二月三十一日兼署（未到任前陳閻護）。
政務廳長	洪延祺	洪延祺
財政廳長	丁道津九月二十四日署。	袁毓麟一月八日免。丁道津一月八日任
教育廳長	盧殿虎	盧殿虎

實業廳長	司徒穎	司徒穎
全省警務處長	鄭元良	鄭元良
省會警察廳長	鄭元良	鄭元良
高等審判廳長	邵修文一月二十三日免。徐聲金一月二十三日任。	徐聲金 王久道一月十六日署。周樹模十月十六日署。蘇兆祥十二月四日署。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徐聲金一月二十三日調。黨積齡一月二十三日署。	黨積齡 張藎臣十月十六日署。
蘭山道尹	陳闡	陳闡
渭川道尹	張紹烈	張紹烈
涇源道尹	王宗祐一月十一日免。歐陽溥存一月十一日任。	歐陽溥存
寧夏道尹	陳必淮	陳必淮
西寧道尹	黎丹	黎丹
甘涼道尹	許承堯	許承堯

安肅道尹

楊思

楊思

十七 新疆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年	稱	代
督軍	楊增新	楊增新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伊犁鎮守使	楊飛霞	楊飛霞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省長	楊增新	楊增新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政務廳長	易抱一。	易抱一。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財政廳長	潘震	潘震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教育廳長	易抱一	易抱一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實業廳長	閻毓善	閻毓善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省會警察廳長	馮景熹	馮景熹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日

司法籌備處處長	張正地	張正地
迪化道尹	張鍵	張鍵四月十七日調。樊耀南（何時任未詳）。
伊犁道尹	許國楨	許國楨
阿克蘇道尹	劉長炳	劉長炳
喀什噶爾道尹	朱瑞墀	朱瑞墀
塔城道尹	汪步端	汪步端 張鍵四月十七日署。
焉耆道尹		九年明令設道，十四年始見任命。
和闐道尹		九年明令設道，十四年始見任命。
阿山道尹	八年設。周務學六月十三日署。	周務學

十八 四川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年 稱	代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	---	-------------	-------------



督	軍	熊克武十一月二十九日辭。劉湘 公推爲總司令。劉存厚十二月三十日任。		劉存厚
重慶	鎮守使	熊克武（鍾體道代）。		熊克武十二月三十日免。劉湘十 二月三十日任。
瀘	永鎮守使			楊森十二月三十日任。
嘉	紘鎮守使			陳洪範十二月三十日任。
建	昌鎮守使			劉成勳十二月三十日任。
忠	萬鎮守使			邱華玉十二月三十日任。
合	川鎮守使			陳國棟十二月三十日任。
綏	定鎮守使			但懋辛十二月三十日任。
酉	秀鎮守使			余際唐十二月三十日任。
夔	開鎮守使			陳能芳十二月三十日任。
順	遂鎮守使			鄧錫侯十二月三十日任。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日

七三一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三一

省	政務廳長	財政廳長	教育廳長	實業廳長	全省警務處長	省會警察廳長	特派交涉員	重慶關監督	成都關監督	夔關監督
張瀾	修承浩	鍾志鴻	吳景鴻	夏循壇	吳本榮暫代。	吳本榮暫兼代。	錢爲善 梁 熊六月十三日署。	陳同紀	沈保儒署。	顏錫慶
張瀾十二月三十日開。熊克武十二月三十日任。	修承浩	鍾志鴻	吳景鴻	夏循壇	吳本榮	吳本榮	錢爲善	陳同紀	沈保儒	顏錫慶

雅安關監督		
寧遠關監督		
四川鹽運使	晏安瀾一月二十二日假。張英華一月二十二日暫代。	張英華
高等審判廳長	鄭文易	鄭文易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黨積齡一月二十三日免。	。蹇先昌 張仲孝十一月二十七日署
西川道尹	周恭壽	周恭壽
東川道尹	胡駿	胡駿
建昌道尹	楊端宇	楊端宇
永寧道尹	吳蓮矩	吳蓮矩
嘉陵道尹	劉景烈	劉景烈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十九 廣東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七三四

名	年	代
督	軍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廣惠鎮守使	李福林	李福林
肇陽羅鎮守使	隆世儲	翟汪
南韶連鎮守使	隆世儲	隆世儲
潮梅鎮守使		
高雷鎮守使	林虎	林虎
瓊崖鎮守使	龍裕光	龍裕光
欽廉鎮守使	沈鴻英	
省長	李耀漢 陳炯明十一月十日兼。	陳炯明兼

莫榮新(十月二十六日莫榮新退出廣州，陳炯明三十日進入廣州城)。陳炯明十一月二十九日軍政府任爲總司令。

陳炯明六月二十六日軍政府派爲援桂總司令。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潮 海 關 監 督	粵 海 關 監 督	高 等 檢 察 廳 檢 察 長	高 等 審 判 廳 長	特 派 交 涉 員	省 會 警 察 廳 長	全 省 警 務 處 長	實 業 廳 長	教 育 廳 長	財 政 廳 長	政 務 廳 長
鄭浩	林鵬翔	張仁普（此後未見任免）。	黃用中（此後未見任免）。		魏邦平	魏邦平	周廷勸	符鼎升		
鄭浩	林鵬翔				魏邦平	魏邦平	周廷勸	符鼎升		

七三五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三六

欽廉道尹	瓊崖道尹	高雷道尹	潮循道尹	嶺南道尹	粵海道尹	兩廣鹽運使	瓊海關監督
	周沆（十二月六日裁撤）。	朱爲潮（十二月六日裁撤）。	胡鄂公（十二月六日裁撤）。	呂春瑄（十二月六日裁撤）。	唐恩溥（十二月六日裁撤）。		張學環
							張學環

二十 廣西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督軍	名	年	稱	代
譚浩明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譚浩明（十一月三日取消獨立）十二月二十九日任。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桂平鎮守使	韋榮昌	章榮昌
桂林鎮守使	林俊廷	林俊廷
龍州鎮守使	黃培桂	黃培桂
省長	李靜誠	李靜誠十二月二十九日任。
政務廳長	張德瀾	張德瀾
財政廳長	李靜誠	李靜誠
教育廳長	吳鼎新	吳鼎新
實業廳長	湯丙南	湯丙南
省會警察廳長	陳凱	陳凱
特派交涉員	關冕鈞	關冕鈞
梧州關監督	關冕鈞	關冕鈞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田 南 道 尹	柳 州 道 尹	桂 林 道 尹	蒼 梧 道 尹	南 寧 道 尹	高 等 檢 察 廳 檢 察 長	高 等 審 判 廳 長	龍 州 關 監 督	太 平 關 監 督	潯 州 關 監 督	南 寧 關 監 督
	蘇建斌	王安瀾	溫德溥	龔育麒	安永昌	許受衡	韋樹模	馮應楷	李春暉	韋錦恩
	蘇建斌	王安瀾	溫德溥	龔育麒			韋樹模	馮應楷	李春暉	韋錦恩

鎮南道尹

韋樹模

韋樹模

二十一 雲南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年	代
督軍	唐繼堯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
省長	唐繼堯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政務廳長	丁兆冠	唐繼堯六月一日通電解職，任三省聯軍總司令。
財政廳長	繆嘉壽	唐繼堯六月一日通電解職。
教育廳長	陳廷策	繆嘉壽
實業廳長	由宗龍	陳廷策
全省警務處長	唐繼禹	由宗龍
省會警察廳長	唐繼禹	唐繼禹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三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四〇

特 派 交 涉 員	張翼樞	張翼樞
蒙 自 關 監 督	徐之琛	徐之琛
思 茅 關 監 督	陸邦純	陸邦純
騰 越 關 監 督	由人龍	由人龍
雲 南 鹽 運 使	由雲龍	由雲龍
高 等 審 判 廳 長	唐啓虞	唐啓虞
高 等 檢 察 廳 檢 察 長	易文燾	易文燾
滇 中 道 尹	唐爾鏞	唐爾鏞
蒙 自 道 尹	陳 善	陳 善
普 洱 道 尹	陸邦純	陸邦純
騰 越 道 尹	由人龍	由人龍

說明：以上各廳處長道尹等，係根據印鑄局「職員錄」錄出，故缺任免時間。



二十二 貴州省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名	年	代
督軍	劉顯世六月二十一日通電解職， 任靖國聯軍副司令。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省長	劉顯世十一月十三日聲明解職， 主張省長民選。省政交政務廳長 代。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政務廳長	何麟書	任可澄一月二十八日公推。
財政廳長	張協陸	張協陸
教育廳長	席聘莘	席聘莘
實業廳長	黃祿貞	黃祿貞
全省警察處長	李映雪	李映雪
省會警察廳長	李映雪	李映雪
高等審判廳長	龍靈	龍靈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胡曜	胡曜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四二

黔 中 道 尹	王伯羣	王伯羣
鎮 遠 道 尹	陳廷棻	陳廷棻
貴 西 道 尹	吳緒華	吳緒華

說明：以上各廳處長道尹等，係根據印鑄局「職員錄」錄出。

二十三 順天府（京兆）熱河特別區域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都 統	京				年 代	
	實業廳長	教育廳長	財政廳長	政務廳長	京兆尹	名稱
姜桂題			陳昌穀		王達八月三日免。王瑚八月三日任，九月十八日調。孫振家九月十八日任。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姜桂題九月十日調。汲金純九月十日任。			陳昌穀		孫振家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河						熱			
熱河道尹	審判處長	特派交涉員	警察廳長	全區警務處長	實業廳長	教育廳長	財政廳長	政務廳長	朝陽鎮守使
戚朝卿	戚朝卿	張翼廷	馮夢雲	馮夢雲			譚椒馨		股貴
戚朝卿	戚朝卿	張翼廷	馮夢雲	馮夢雲			譚椒馨一月二十二日免。白承頤一月二十二日任，十月二十五日免。樂駿聲十月二十五日任。	李心曾十二月十八日任。	米振標十一月十二日免。
								股貴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二十四 察哈爾特別區域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七四四

名	年	稱	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都		統		王廷楨九月二十一日調。張景惠九月二十一日任。	張景惠
察東鎮守使		使		唐啓堯九月十五日免。李榮殿九月十五日任。	李榮殿
察西縣守使		使		喬建才	喬建才
政務廳長		長		李杜芳 陳昌毅二月十二日任。王賢賓(何時任未詳)十一月十一日免。葆廉十一月十一日署。	十二月三日由總務處改。洪維國十二月三日任。
財政廳長		長		陳世華八月二十四日調。饒應銘八月二十八日任。	葆廉十一月五日任。
實業廳長		長		張錫光四月一日免。王固磐四月一日兼代，十月二十七日免。何果忠十二月八日代。	饒應銘 章啓槐十月二十五日任。
全區警務處長		長		張錫光四月一日免。王固磐四月一日兼代，十月二十七日免。何果忠十二月八日代。	何果忠十一月一日署。
警察廳長		長		張錫光四月一日免。王固磐四月一日兼代，十月二十七日免。何果忠十二月八日代。	何果忠十一月一日兼署。
審判處長		長		周樹標	
興和道尹		尹		胡商彝	章啓槐二月一日任，十月二十五日免。劉恩格十月二十五日任。

二十五 綏遠川邊特別區域軍政民政司法職官年表

綏	綏									年 代
綏	都 統	總 務 處 長	財 政 廳 長	教 育 廳 長	實 業 廳 長	全 區 警 務 處 長	警 察 廳 長	審 判 處 長	綏 遠 道 尹	川 邊 鎮 守 使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蔡成勳	元愷	張鼎彝			楊紹曾	楊紹曾	張蓋臣六月八日署。劉毓漳十月二十六日署。	周登偉	陳遐齡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馬福祥五月二十六日任（未到任前周登偉暫護）。	元愷	張鼎彝		段永新十二月十日署。	楊紹曾七月十八日免。余鼎銘七月十八日任。	楊紹曾七月十八日免。余鼎銘七月十八日兼。	劉毓漳	周登偉	陳遐齡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四六

邊 川邊道尹

康明良一月二十七日任。

康明良

二十六 蒙藏青海行政職官年表

名 稱	年 代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司令督辦外蒙善後事宜	徐樹錚七月三日免(西北邊防司令七月二十八日裁撤)。李垣七月十五日任。陳毅八月十五日任。	庫烏科唐鎮撫使
庫倫辦事大員		庫倫參贊
科布多佐理員	洪楨三月四日假(趙步青代)。	科布多參贊
烏理雅蘇臺佐理員	恩 華	烏理雅蘇臺參贊
唐努烏梁海佐理員	嚴式超	唐努烏梁海參贊
恰克圖佐理員	李 垣	恰克圖民政長
西藏辦事長官	陸興祺五月十九日假(李嘉嘉代)，八月二十七日續假。	駐藏辦事長官
(制此為改月九年九)		
		陳 毅九月八日改任。
		彭楚克車林九月二十五日任
		洪楨九月二十五日改任，十二月二十一日免。李垣十二月二十一日任。
		札密養多爾濟九月二十五日任。
		李 垣九月二十五日任，十二月二十一日調。黃成祥十二月二十一日任。
		路邦道九月二十五日任。
		陸興祺(李嘉嘉代)。

七：巡閱使經略使宣撫使及其他籌邊鎮撫等使年表

年 代	名 稱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	年 代	名 稱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長江巡閱使	倪嗣冲九月十六日免。李純九月十六日兼（十月二日裁撤）。	東三省巡閱使	張作霖		
長江上游總司令	吳光新七月十六日被捕，七月二十九日免。孫傳芳八月九日任。	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	曹錕八月二十日裁撤。	長江上游總司令	孫傳芳
東三省巡閱使	張作霖	西北籌邊使	徐樹錚七月三日裁撤。	副使	吳佩孚八月九日免。
西北邊防總司令	徐樹錚七月二十八日裁撤。	省巡閱使	曹錕八月二十日任。	蘇省巡閱使	王士珍一月七日裁撤。
副使	吳佩孚九月二日任。	兩湖巡閱使	王占元八月九日免。吳佩孚八月九日任。	副使	齊燮元一月七日裁撤。
蘇皖贛三省巡閱使	李純十月二日任。王士珍十二月三日任。	粵邊防務督辦	陸榮廷（何時撤未詳）。	省巡閱使	陸榮廷一月三十一日任。
副使	齊燮元十月二日任。	廣西邊防督辦	陸榮廷	陸軍檢閱使	姜桂題

兩湖巡閱使	王占元六月十三日任。	藝疆經略使	張作霖五月三十日任。
湖南檢閱使	吳光新六月十三日兼，七月十六日被捕。		
粵邊防務督辦	陸榮廷十二月二十九日任。		
陸軍檢閱使	姜桂題九月十日任。		

八、安福國會（新國會）議員姓名錄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此係據八年末記錄）

（一）參議院議員

議長 李盛鐸

副議長 田應璜

直隸 馮家遂

奉天 曾有嚴

吉林 祝華如

黑龍江 霍文選

江蘇 段書雲

安徽 倪道杰

江西 吳鈞

曹鈞

陳瀛州

于貴良

蔡國忱

楊壽枏

蘇文選

江紹杰

楊以儉

趙連琪

畢維垣

楊崇山

鄧邦述

張敬彝

熊元鏗

陳廣彪

陳克正

成多祿

李占英

徐果人

姜兆璜

許受衡

趙元禮

蘇毓芳

徐肇銓

宋連甲

周作民

柳汝士

魏斯炅

朱仕清

毓朗

林韻官

畢桂芳

劉文煜

周秀文

蔡儒楷

王邦隆

溥緒

羅鴻年

吳宗濂

任鳳賓

汪聲玲

周詒春

許世英

(二) 衆議院議員

七四九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七五〇

議長 王揖唐

副議長 劉恩格

直隸 卞薩昌

籍忠寅

葉雲表

張濂

王葆鑒

田子鵬

蘇藝林

汪鐵松

張佐漢

耿兆棟

張恩綬

王恩澍

董景勳

盧嶽

王文芹

賀培桐

武繩緒

聶 颺

王雙岐

營雲岫

吳得祿

賈庸熙

韓梯雲

王樹枏

奉天 卮克莊

曾憲文

高 清

魏福錫

董寶麟

孫孝宗

馮泮春

教德興

翁恩裕

劉興甲

吉林 金明川

遂長增

賈明善

趙 驥

王汝澈

孫恩溥

劉 哲

烏澤聲

黑龍江 趙仲仁

劉振生

文子鐸

張文翰

李維周

江蘇 夏仁虎

孫錫恩

柳肇慶

蔣士杰

陸冲鵬

鮑宗漢

金詠榴

陸才甫

藍公武

黃家璜

孫潤宇

葛夢樸

彭清鵬

孫靖圻

解樹強

楊 潤

任祖棻

夏寅官

郝崇壽

季龍圖

顧詠葵

楊毓達

沈仲長

王玉樹

王立廷

張從仁

臧蔭松

安徽 洪玉麟

吳厚卿

光雲錦

趙熙民

周行原

胡延禧

丁葆光

劉兆麟

倪道煌

丁冠軍

華維嶽

蔣尚恒

吳 山

江忠廣

崔 法

陳嘉言

陳光譜

黃光昌

吳文瀚

周維藩

吳榮成

史啓藩

龔慶霖

永 壽

江西 包發鸞

熊正琦

饒孟任

吳道覺

程 臻

梅士煥

楊蔭喬

葉先圻

黃文潯

林金相

劉思桂

熊 坤

龍 晃

李學蓮

黃大燠

邱 珍

葛 莊

魏會英

劉樹棠

熊正璣

宋育德

李家浦

魏調元

蔡公一

浙江 汪 然

金紹城

周承莢

汪立元

金 森

錢 豫

沈椿年

謝鍾靈

杜棣華

董能藩

王行健

黃秉義

王錫榮

袁 翼

何勳業

黃秉鑑

汪 展

黃靈雨

蘇應銓

黃 羣

章獻猷

杜 持

蔣季哲

姜周輔

林 卓

林 同

賀德霖

福建 邵繼琛

林 棟

劉以芬

李 俊

林佑衡

鄭 蕚

王大貞

陳蓉光

黃 蔭

陳 亮

陳爲鈔



湖北	邱曾煒	劉映奎	鄭元楨	高登鯉	李兆年	陳震	曾毓熙	李寶楚	胡柏年	湯用彬	王彭
湖北	賀猷冕	呂瑞庭	饒漢秘	趙儼歲	周棠	劉亮	李繼楨	李寶楚	胡柏年	湯用彬	王彭
湖南	劉果	甘鵬雲	余德元	鄭萬瞻	王運孚	王璟芳	何佩瑄				
湖南	李棠生	羅正緯	吳德潤	易克臬	吳劍豐	張宣	周渤	晏才猷	王毅	朱俊烈	何海鳴
山東	陳琢章	符定一	唐乾一	向乃祺	楊岳	吳凌雲	廖名縉				
山東	李慶璋	艾慶鏞	郭光烈	韓純一	勞慶弼	邵晉蕃	周福岐	呂慶圻	王廣瀚	王之錄	杜維儉
河南	周祖灝	沙明遠	王廣瑞	張棟銘	王訥	王宗元	安鵬東	曲卓新	于之鳳	謝鴻憲	夏繼泉
河南	徐卓增	郭景岱	李隨揚	陳鴻疇	鄭錫田	王曾禮	李自辰	何雪峯	李綬恩	原恩源	王印川
山西	王澤弘	張坤	王敬芳	郭涵	林東郊	彭運武	陳善渠	袁振黃	張摺璜	張石生	金燾
山西	徐亞屏	程克	王伊文								
陝西	譚湛	崔雲松	岳維	王珍	李步雲	史作鑑	楊逢盛	盧植瑞	李少唐	鍾允諧	羅仁博
甘肅	白建勳	李蘊華	高杞	吳崇德							
甘肅	宋振聲	彭立枋	敏翰章	王廷翰	宋梓	馮翔瀚	侯效儒	張超	趙國瑞	郝天章	馬良弼
新疆	謝萬魁	安大榮	加拉	麻和浦	袁進業	楊增炳	蕭琛	黃中立			
四川	饒應銘	吳淵	黃雲鵬								
雲南	楊增美										
貴州	姚華										
京兆	張滙泉	康士鐸	白常文	孟錫珏	徐世一						
熱河	李東萊	鄧述禹	張其密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中華民國九年 十二月

察哈爾 張 欽 高煥章 卓特巴札普 宋弼良

綏遠 卜兆瑞

歸化城 賀色春

西藏 巫懷清 劉朝望

蒙古 張文李芳 阿昌阿 車林桑都布 布爾格特 克希克圖 羅卜桑車珠爾

七五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再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〇〇元 美金一二元  
精裝 新臺幣四五〇元 美金一三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國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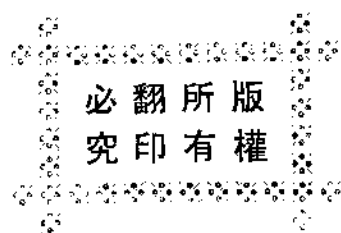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承印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電話：三〇六八〇六四・三〇六六七八一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電話：三八一五五五〇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九一一一五六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